古之善讀書者將窮其理以爲措施之本也是故别是非辨利害審成敗明體達用之方於是焉立自競爲博士家言而古書浸閣不理即有其人亦無非襲文法摘辭句以矜奇炫博而已故自明神廟以後其得讀書之眞者蓋鮮若吾從父學士先生自少至老無日不從事古書口不絶吟手不停披簡端行側丹黄錯雜於以發先哲之精義究未顯之微言而又考訂校讎不捐細大蓋遠擬之則劉原父貢父王伯厚之儔近言之則顧寧人先生其亞也先生之書滿家而身沒京邸莫之愛護取攜狼藉者有人而書以散佚喪舟南歸書簏半浸於水而書以腐敗破缺然所存者猶足沾潤後學而有餘迨先生歿久而名益盛聞風向慕爭欲一覩其書爲幸者幾無遠近於是評閱之本且走四方所幸及門之士昔時所逼假而傳錄者尚存什之三四而往往珍惜過甚秘不肯出堂昔從從父小山先生

傳得數種此蓋無過什一然竊願公諸同志乃與同學沈君冠雲陳君和叔精搜而詳擇之先春秋三傳而次以兩漢書三國志其他將以漸採續緣各成卷帙無妨次第也至漢魏三唐之詩先生工力最深箋識不下數十家茲非其類當別謀單行耳所纂將成從弟祖述聞而躍然以喜力請任挍刊之役遂以付之後學之士誠由此而蘄進於古之讀書者則先生之記與此記之編皆不徒矣乾隆十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朔受學從子堂謹序

昔先大夫從何學士義門先生遊最久常述先生言書載道讀書以明道非收視返聽以精研夫天地之理古今之變事物之繁賾則夸多鬭靡徒以干利祿讀猶不讀耳蓋其言與朱子記稽古閣語同後生迂其說而不能行可慨已先生儲書數萬卷丹鉛不去手所發正咸有義據其大在知人論世而細不遺草木蟲魚識者嘆其學問彈洽不讓王厚齋非鄭漁仲輩所可幾然當時得其隻字盡秘枕中不復示人其後耗蠹散亡僅有存者談藝家所由抱恨於生不同時也先生門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先大夫外惟陳丈少章李丈方金丈來雍等得窺精要共相參稽故吾家猶存先生手書幾帙其餘俱係先大夫所手錄中年宦遊未遑求備而諸丈傳鈔亦與吾家互有無嗟夫以今之時去先生不甚遠弟子彬彬多入室而守貲抱殘僅存百一歷年更久并不可知則網羅收輯何可無人從弟維鈞

好讀書嗜何氏學以先生猶子祖述向曾開雕讀書記止六卷思續其志且廣其傳博搜遐訪擴至十數種與同志審真贋訂魚魯凡三閱寒暑而竣剞劂厥功最偉其中前後兩漢書三國志昔年太學刊經史從桐城方侍郎請取以釐正不朽之功同於儒先茲所增刻如干種並資汲古學者所當家有其書也元益學術謭陋無能仰承先志而師門墜緒不忘淵源願世之讀是記者以窮理爲設施之本而不囿於俗學此先生之志也夫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長至後一日小門生蔣元益謹序

義門讀書記凡例

一是記義門從子子未始爲捃輯猶子祖述付之梓止六卷子就所見廣之而書名則仍前刻之舊

一義門讀書丹黃並下隨有所得即記於書之上下方以及旁行側理卷帙既多本文不能全載故前刻用經疏之例僅標章句茲亦依其舊

一是記以四書爲首或全章曾有發明則標明某章下空一格即義門語也或見於第幾節者則標明某章某節而於章字下用一小點爲識或于一節中耑明一二句則標明第幾節某句云云而於節字下用一小點爲識間有批于註中者則標明註語云云而用一案字以別之或只爲註中一二句發者則標註某句云云而于註字下用一小點爲識其他悉同此例惟不比四書之顯而易尋故有標題數句者必標起

訖之句中間側注一至字以從簡省

一有引用前人之說以及同時師友議論必標姓氏義門或有斷語則用一案字以別之

一義門校勘最精一字一畫都不放過然坊本承譌襲謬苦難逐一舉正惟河東南豐二集善本難得不厭從詳

一有義門一人之說而前後各殊者識隨年進故所採從後爲多間有前後並載且有自爲駁正者讀者分別觀之可以驗其所得之淺深

一外間傳寫義門評閱之本不特真贋紛如即係真本而鈔錄數過不免譌舛茲刻採必真本且校讎再四然後付梓志慎也

一義門所評書甚多茲就見聞所及不過什一藏書家倘有義門校閱真本幸其惠我即當隨付剞劂

一是記共六十八種略次前後節取班孟堅前漢書序傳中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四語分爲一十二冊

同里後學蔣維鈞硯溪氏識

義門讀書記總目

四書六卷
詩經二卷
左氏春秋二卷
穀梁春秋一卷
公羊春秋一卷
史記二卷
前漢書六卷
後漢書五卷
三國志三卷
五代史一卷
昌黎集五卷
河東集三卷
歐陽文忠公文二卷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私箋本

第一卷 大學

長洲何焯屺瞻

聖經章第一節 語類云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按此解明德比注更優 止字本在事物上說然必其本體無有不盡故能立事理當然之極則止至善自須兼體用乃是易艮背有不見之止體也又有止所之止用也又即是周子主靜人極之意

第二節 知止只是識得大段定靜安是入道之始一段涵養德性工夫有此基址然後可為致知力行之本慮字則便是從致知做將去知所先後則條理脉絡一一分明前知止是嚮道而行此下便循途而至矣

定而后能靜 靜只是此心更不動搖走作非虛靜之謂

也如明德便以聖人爲必可學而不惑于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新民便以三代爲必可復而不惑于後世術數功利之卑

慮而后能得　知止是先知事之理如此如平日知得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慮是臨事親事君之時更研窮其精微曲折使此理無一毫欠鈌故知止僅云有定到慮後便云能得脫却注中處事二字則知止時豈未曾思慮耶

注安謂所處而安　言隨其所之此心只安在這裏今人將安字講做安土敦乎仁光景則豈止能得地位哉

第三節　所字是着力字知其當先當後而卽如此以從事也故近道

第四節　朱子云知主別識意主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　誠者眞實无妄全盡天理之謂故必推極其知於天理之極處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萬理同出一原格者物物必至其物與无妄之極也看得誠字眞則致字格字皆是推到頂上不泛然說向汗漫處去矣　致知次第當由外以及內蓋隨事精察而忽焉貫通則性無不在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如小德之統於大德也　博我以文到如有所立卓爾地位亦今日格明日格既然貫通之極致也

注意者心之所發也　有主之心所發也故好者必善惡者必惡

欲其必自慊　必自慊宋元板作一於善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是言其根氐之處無不到乃窮源之意非汗漫博求之謂也　極猶太極皇極之極非北極之極證以無所不用其極句自曉

第五節注物格知至四句　但可如此收轉照應不可作知止節正解

第六節　由上文觀之必至于脩身而已之明德始明由脩身推之而後能明明德于天下是故皆以脩身爲本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又佐天子諸侯治國平天下者庶人雖無國天下之責然亦必有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豈不均以脩身爲本哉

末節　又言家者此則自天子至庶人所同也只從末不治中推以示人見當脩身以爲家之準則不如此則國與天下更無可言耳

傳首章第一節　此節本是着力之辭次言顧諟則涵養工夫終言峻德則達天德之妙也

第二節　存其心所以養其性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顧諟明命實際不外此

第三節　峻字見至善意黎民於變皆克明中事即令下新民意

末節　自字是非於所性之外有加毫末之意所謂明命峻德即是這箇也

傳二章第一節　一層進一層即此之謂極

第二節　作字是又從而振德之意思已經咸與維新再造四海之民夌復加鼓舞作興之不已乃是極字意

第三節　舊邦非衰敝之謂言先世積德累仁太王王季肇基而文王之德又能克享天心也

注能新其德三句　能新其德句項首節以及於民句項次節始受天命句貼本節即起下極字

末節　新命不過新民之極至處故注中只言兩項

傳三章第三節　作爲人君五段題不細貼緝熙敬止着語無由說着

與國人交止於信　當就邦交說即朋友之道也國人若仍作庶民則是爲人君一項內事不必分五者矣

注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緝熙是
知承上節知字來
第四節　瑟僩是敬以直內赫喧是義以方外　恂慄威
儀是成德後培養工夫
末節　君子二句即是平天下傳中政事蓋必至此而後
爲新民之止至善也　賢賢親親則有所師法樂樂利利
則從善也輕　注咏歎淫泆　泆宋本液
傳四章　易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畏民志者
謀始之道也　上三章皆明新乎說此章承上起下又見
脩身以上一截尤爲用力之地所謂六分是內四分是外
也
補傳以求至乎其極　極是根本非泛濫周詳之謂
傳六章首節　意是好善惡惡之發非一念善惡之發
眞西山曰自慊是爲己言己之所以爲善者乃自我合當

如此若不爲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爲他人
而爲善也自欺是爲人本無實意爲善但外面若假借以
欺人欲人講好而已自慊是誠自欺是僞　注自脩之首
也按此句貫注德潤身二句　以徇外而爲人也按外字
人字即對獨字看　他人不及知按不及二字是幾　以
審其幾焉按獨字只是對人說幾是爲己爲人之幾只在
好一邊說但審好之實與不實耳
第二節　其始爲人則其繼必至欺人故復以小人警之
厭然身不泰如見肺肝心不安
第三節　此節只是証上人之視己二句指視乃言其形
外之實嚴字即指形外之可畏非形容揜著時自苦如是
也　十目十手是實事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即注中所
謂善惡也歷來講章認得不淸所以有兼指善惡及重惡
一邊之紛紜

傳七章第一第二節　二節分有心之病無心之病本是但語未圓不如云心有偏倚之病心無存主之病耳有所卽不在朱子未定之說不可從觀或問自明　此章是說正心故上節先從感於物而用心偏倚處說起若未感之時先無主而昏則此身日用動靜之閒尤無往而可矣上節是隨事反求下節是涵養大本但說有所卽不在道理狹矣聖賢豈如此其辭費哉　忿懥等字與下親愛五者同　注蓋是四者皆心之用按心之用是已發下節心有不存是未發

末節　正心是敬以直內孝弟慈是義以方外

傳八章首節　私箋云上章忿懥四者自其主乎心而有所係累則以言心之病此章親愛五者自其發于事而有所偏向則以言身之病按偏向之根在不正心病而事從之也　好惡是情情之發是意　注辟猶偏也按偏對正字　而不加察焉按病在心上

末節　此二句反覆言之者對經文其本亂而末治否矣下章先反喝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對經文其所厚者薄三句所藏身三句又迴顧

傳九章　此章只說教家故以身之感發言之下章說治國故必以政事言之乃家人國人之分今人誤以為國與天下之分不可通矣　聞之李世得

首節　孝者三句頂上不出家而成教只講理之相通方不須奪後三節教國人一層　注身脩則家可教矣按此跟身脩來則所藏乎身句亦極要緊　此所以家齊於上二句按此乃推開說以起下文不是孝者三句本位

第二節　世得云此節是鞭策人致力於本之詞按引書之意只以母子之心不遠喻家國之心無二覺於上下文義更為貫穿且不費力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此養字卽上保字近文多用姜嫄生民等詩謬甚　注又明立教之本按如此說恐単就教家上說亦得　不假强爲二句按孝弟慈乃心之同然所得于天也識其端謂孝弟慈推廣則所令皆是

第三節　仁讓又從孝弟慈推開說是因三者又推類以盡其餘也讓兼節文言之　注此教成於國之效按效猶云實迹也

第四節　上文言家齊而卽成教于國此以下又言教國非本之身脩家齊不可三引詩反覆詠歎皆以足上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按其所令二句打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第六第七第八節　三節中皆暗伏一箇身字在內　桃夭節刑于寡妻宜兄節至于兄弟其儀節以御于家邦　本或問

第二十二節　前言以財發身以身發財此二節又言非獨其身爲之所用之人亦不容于不審本節眼目在不畜聚斂之臣下節則畜聚斂之臣者也

伐氷之家　左傳食肉之祿氷皆與焉杜注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在官之食有氷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氷謂賜之受以歸在家用者也是伐氷得兼食言之周禮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注中獨言祭乃舉食之重者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二句　此節就義理以明用心之公下復舉利害以明擇術之審　注不忍傷民之力按不忍二字從好仁來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一卷　大學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二卷　中庸

長洲何焯屺瞻

中庸全旨　朱子云中庸當作六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二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第一章第一節天命之謂性　私箋云注兼人物然只以人爲主與誠者自成皆不必兼物按誠者自成可不兼物蓋成物之物亦人也此處不兼物說則末節注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句無根矣

率性之謂道　朱子云此率字不是用力字按未有不離道工夫只是言道之本然故章句亦云人物各循其性之

自然

脩道之謂教　注中所當行三字承第二句所固有承第一句脩之則於道無復乖戾於性亦無復昏蔽錯雜矣雙承上文即涵下致中致和根脉

注天以陰陽五行至所謂性也　陰陽五行是氣健順五常是理

第二節　安溪先生云上節是在性上做功夫而本文却就道字說起故注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解釋道字接云皆性之德而具于心便已引歸到性上又曰無物不有不是指道之散在事物者乃緊頂性之德而具于心一句言無不有是性也無物不有是性而性體無時不存此所以不可放肆而離之也自大全小注以來解說多錯遂使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及無物不有兩句皆成剩語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不可者人不可離道也不然只是離不脫耳楊氏以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講不可離不幾似異學所云作用是性乎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　須看注中存天理之本然句非寂守也欲使具于心者淸明昭著不至于昏則天命之本體常存有以爲酬酢萬變之本爾故或問亦云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不當疑其說成睹乎其所不睹聞乎其所不聞也此節或問之語實與太極圖解中惟人得其秀而最靈二節相爲表裏　或問云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按此二句則該貫覩聞而言之矣曰周防則是該乎動靜而愼獨則尤遏乎人欲之初萌也愼獨固方動之時而遂以戒愼恐懼二句爲主靜則愚所不解也　圖說曰主靜立人極非偏於靜也靜中含得動之理及動而止其所這靜的道又常在故定性書又云靜亦定動亦定　注無物不有按

言無不有是性也

第三節　其所以一念之萌而知之若是其審者亦由平日養之已熟　愼獨是義以方外專貴於博學問辨可見致和中自有知底工夫集義少不得精義一段事也不然大學首一章推本於致知格物爲大學始教何緣中庸開卷第一章不及致知一段工夫　注不曰幽獨之中而曰人所不知己獨知之者以應物之處言也

第四節　不曰仁義禮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性皆善而情易流也

末節　前是下學此是上達　致字只是涵養純熟使無一息間斷之意功夫固不外上二節也注中兩無少二字極重　注戒懼二字指睹聞至靜之中指不睹聞謹獨二字指隱微應物之處指見顯四句皆上二節事不得誤看至于二字作致字注脚

總注　首明道之本原四句按道也者三句鄭氏自爲一節惟章句尋求兩故字語脉截分二節總注則尚與先儒節解略同蓋亦未及脩吅之故　以去夫外誘之私二句按不可分屬

第二章第二節　時中從來作圓通識變講看來宜照忌憚二字爲妙靜時有忌憚則戒愼恐懼而靜得中之體動時有忌憚則必愼其獨而動得中之用靜亦中動亦中此之謂隨時處中此之謂無時不中戒愼恐懼卽是忌憚無戒懼工夫靜時不能合無偏無倚之中動時不能合無過不及之中故小人反中庸

第四章首節　舉氣稟之失卽可見世教之衰使教化隆盛則民自皆變化氣質而協于中矣

第二節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言飲食見道在日用平常之事不著不察人須有責焉非獨世教之衰也

第六章　或問以好問二句對非知之過執兩端二句對非愚者之不及然由不明故不行知愚各有之若舜之無遺善而人無不樂告以善是無所不知又知之不過也執兩端以取中則擇之審用中於民則行之至是既知所以行而又不以爲不足行也兩截皆兼知愚說爲密所引孔子語或非一時之言不容于口氣中牽綴上章字面然必意思相對使明行次第確然可尋乃盡文斷意屬脉絡相承之序　注淺近之言猶必察焉按邇言內仍當雙頂好問好察則下隱揚句方可從言字一脉相承

第七章　不知辟是不知辟禍之理欲以知免而反入於禍也

第八章　顔子天資純粹既不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所不必行若賢者之過中而以爲不足知又不畀汙苟賤不能行君子所當行若不肖者之不及乎中而不求所以知此其所由得爲眞知而能擇能守中庸之道以明也

第九章　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仁熟義精處

第十二章第二節　從夫婦與知與能說起正以救索隱之弊朱子自謂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可以會經文立言之意　與知與能之道皆日用常行而不可忽者正極切近下手處不可因愚不肖看作卑淺沒要緊事　與知與能蓋即良知良能凡日用倫常之事皆是不可泥居室二字至下文造端句亦蔓引詩始關雎等語此章皆就極小處形容出道之費來語大語小四句語氣不平　大小只是一個道自語之時各有大小耳如孝一也自其小言之則冬溫夏凊晨定昏省莫非道也自其大言之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又莫非道也　聖人所不知

不能以龜山所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二句求之自可
見　朱子亦有謂侯氏說得亦粗一條在語類首章說戒
懼條內
第三節　此節明雖細如鳶魚而道著于是也可謂費矣
承上語小而起下造端夫婦之意也　說一察字正以破
除隱字見得索隱於費外者非也　既以費隱發端似宜
兼說到隱而不言隱者費外無隱也　安溪先生問陸稼
書前章文謂飛躍即是道是否陸云飛躍是氣其飛躍之
是處乃是道先生請舉一端言之陸云色斯舉矣翔而後
集道之即飛躍而在者也若自投羅網背乎道矣先生賞
其的當　雖鳶魚也不離陰陽匹偶之理這便是道若泥
飛躍着解則是以知覺運動為性矣（一條陽賓實所記）無性外之
物知得遍滿逼塞有是氣即莫非是所性之理便須盡巳
之性由是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矣故程子曰喫緊為人

十三章　伐柯節是一人自觀忠恕節是兩人對觀道四
節是三人參觀
首節　非所當知所當行而造為虛僞之說則不忠非所
能知所能行而強為怪異之行則不恕　注固衆人之所
能知能行者也按此承上節與知與能來
第二節　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安溪先生謂
不如云即以其人之心治之使盡其人之道更明切治人
者正為使之盡道而以人治人則以其有自具之性故也
第三節　善推其所為者存乎恕預養其誠者存乎忠
第四節　吾所求乎子之事我者即以此心事父下倣此
　子臣弟友即是人字　所求即言也以事即行也　庸
言至微也庸行至細也一脫口而不敢涉于易一措足而
不敢避於難此古人敬威儀矜細行之事主敬之功存誠
之學也故曰慥慥大凡小節小事乃大德大閑之本小者

克盡則大者不患其不能推矣充其無易乎言之心即恕已量物之心也充其必勉于行之心即自責自脩之心也有是厚重篤實之基則推之于人倫之間以行其恕而道在是矣先儒忠恕形影之喻蓋謂此也苟非存誠養忠之有素雖欲强恕于施受之頃而有所不能矣　慥慥即所謂忠也對高遠難行說

總注道不遠人者至皆費也　以此解上章即無汗漫之弊而君子之道皆貼率性之謂矣

十四章首節　外字即下命字

第二節　富貴四項逐層自易以及難　無入不自得照下不怨尤看并有失而反求亦包在內蓋自得者自得其性分也非但自適之謂乙未侍先生偶言莊生齊物只是不知此章義理先生曰莊生是將富貴作貧賤貧賤作富貴看却漏了行乎二字即如處患難便該要動心忍性有多少事在不容恁地滚過去

第三節　正已而不求于人是就上章責已推進一層正已者自脩之極功也到能盡其性方可謂之正已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自不求于人矣

十五章首節　卑邇是小高遠是大此章是前後過文只重在兩自字

十六章　安溪云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物陰陽二氣者是這箇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只是這箇體於人心爲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這箇

首節　鬼神是氣之精英鄭康成曰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　鬼神者神之運于氣者也故注兼性情功效言之

第二節　夔孫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

第三節　林一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之曰以人具是理故於人言按此語極緊要此章仍當以人爲主體物而不可遺者實理齋明盛服而不可射者實心也

末節　鬼神雖兼聚散屈伸然體物不遺則其聚也神之格思則其伸也顯字却在聚而伸處見其微也可以謂之散而屈而不可謂之無此理張子正蒙言之詳矣其以鬼爲屈以神爲伸者又就二物分別字義如此耳實則鬼神皆有屈伸也 說本安溪

十七章　安溪云人必和妻子宜兄弟而後可以順父母盡人倫而後可以格鬼神此上數章相承之意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有如在來格之感矣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也脩德格天理不過如是但上數章言其理而此下則實以聖人故自大舜文武周公皆盡孝弟以至于誠神動天饗先饗帝者即上順父母格鬼神之實事也按此數章血脉無不貫通　又云仁爲五常之本而孝又爲仁之本然則孝是德之本脩德者必先孝是孝乃德中事然必脩德之盡乃能完孝之量而可以名孝則德又是孝中事矣二義相爲首尾大德不至格天不足以言大孝然而舜德之大又豈有大于孝者乎

第四節　宜民宜人此句不可作引証落空說必能仁民愛物乃極乎孝之量也

末節　注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按受命不但爲天子雖一命之士但簡在帝心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皆是

十八章第三節　斯禮也指上祀下文祭以大夫即上祀之意祭以士是陪說喪之達又以證祭之不可以不達也三年句不即指父母先儒論之甚詳　朱子語類中則

以爲獨指父母

十九章第二節　注通于上下者言之按此故祖廟兼舉諸侯以下乃與上章追王以下意相似

第三節　此節是從將祭說起　祖廟謂太祖之廟非通論七廟之制四時之祭亦於太祖之廟行禮　宗器兼先世寶器與庸器言　時食在庖人爲共祭祀之好羞注引禽獻於祭爲疎鬼神不貴褻味不言煎和也

第四節　此節是詳祭時之事因及助祭之人燕毛句則以類而畢舉之也　注中只說左昭右穆不說南昭北穆則兩節相承說至末節中始推而及之于大禘也　宗廟之次按次乃廟制之次　子孫亦以爲序按亦字上先補羣廟之主　有事於太廟按太廟卽上祖廟　相維辟公卿大夫在天子之廟則內謂侯也　林次崖謂依儀禮旅酬只是兄弟之子舉觶于其長長兄弟則舉其觶以酬賓

無賓子弟舉觶於其長之文賓弟子舉觶于其長乃是下文無筭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義嘗論此說似細而實泥特牲饋食經文詳故逐節區分中庸經文畧則言旅酬便統下無筭爵蓋必兼賓弟子之舉觶於其長於下文逮賤之義乃備朱子此句本之康成康成又卽引特牲饋食之禮豈肯漫下賓弟子三字乎

第五節　此節是主祭之人　私箋云第二節注言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觀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可見自天子達乎大夫士皆同此二節之行事矣踐位一節卽以證上諸色人各踐其位云云尤自快暢而注又專指先王則似獨此一節單指天子言矣何以云結上文兩節乎按雖通上下而文義以武周爲主故云

末節　安溪先生云人物之生固分形而異氣矣然而祖

宗一本者也天地同體者也知父而不知祖者飛鳥是也知人而不知天者衆庶是也明所本而知大則乾坤父母也民物兄弟朋類也舉五倫而措之其於天下也殆亦如示掌之近而易易乎撮其大意 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故制禮樂者必極於郊社禘嘗也知其義則萬民庶物本吾一體不可得而間則父母宗子之責自不可得而辭於治國又何有哉

二十章 因說人存政舉歸到明善誠身誠爲一篇樞紐天道人道又下數章根原

第六節 知人句王守溪文用一助字極妥不可泥注中欲字必字說成尊賢爲親親之本顚本末之序

第七節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而達道先言君臣者對君之辭也

第九節 困勉尚是中人此則因哀公遜謝故復示以中人以下入德之門中人以下卽末節所謂愚柔也此說吾所創然新而不穩 學莫先于立志知恥卽立志之謂

第十節 治人句猶大學之論治國在道理上說下句猶大學之平天下在經制上說

第十一節 上文脩身脩道首言親親而及尊賢此先言尊賢者敷政之序也 注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按此賓客非朝聘之人 此九經之序也私箋云序不重按覲下節是逐層推開則此序字如何不重

第十二節脩身則道立 上老老而民興孝所謂道立也注不惑謂不疑于理按理卽脩身事親之理要說得細

第十三節非禮不動 九經主于立政此只莊涖動禮之事

繼絕世至厚往而薄來 繼絕舉廢當請命于天子而行之治亂持危則脩方伯連率之職哀公所當自行也繼絕

則其國尚在但使之無君而有君其事較易故先言之亂則禍在一國之中易於整頓危則或將并于强大或地當水患非治亂可比先後次第皆非漫然者四者皆使諸侯得保其舊安其常而後徐講于邦交之典也　亂則君臣相獄父子相獄幾殄厥世矣危則侵削日滋息肩無所幾亡其國矣四項又相承也

第十五節　此節正是結束上文　豫者先知其理之實而素定之卽下節明善之根

末節　所謂明者卽後之至誠如神所謂强者卽後之至誠無息須透入誠字方能挽歸所以行之者一來脉

總注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　讀以下十三章當以此言思之則于考諸三王而不謬等句無滯碍矣

二十一章　此明誠二字卽從上章明善誠身來

二十二章　賛天地之化育則至命也吾之性本自化育中來　注巨細精粗四字直從十二章語大語小發脉注在二十七章洋洋乎二節尊德性一節　知無不明句頂上察之處無不當句頂上由之

二十三章　致曲有誠對至誠形著明對已之性盡動變化對人物之性盡　或曰變與化何別程子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

二十四章　理之先見處便是鬼神發見流行之實以實心而知其實理故曰如神此神字非如盲人夢衆君子謀於社之謂也　呂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旣無方所彼卽此也先卽後也未嘗分別隔碍自然達乎神明非特前知而已

二十五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書義淺說最清楚

首節　此節是從源頭上說下見人當立誠以盡行道之責誠者自成句雖天地萬物無所不該然不可說得泛了去須以人作主乃喫得下節誠之爲貴起大全所載俱是纍論道理若作文則當顧口氣血脉也　明道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四句中便包得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意第三節亦只須用此意一貫講去

末節　智即誠之明處　外內猶言已物　道理一有內外之殊豈能自然及物所以成不獨成惟其出於所性之固有也時措之宜正申明自然處而其用功在盡性者既得於已領一誠字便一以貫之

二十六章首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不可一息間斷君子誠之則自始至終更無間斷　舜五十而慕乃是誠於孝

第三第四節　悠遠博厚高明注云以其驗于外者言之蓋就一身發見處說所謂盛德之光輝也如其次致曲節所云形著明皆就一身言之講家多說入政治風俗上以井田學校禮樂文章塡實說殊覺語無倫次至講博厚所以載物節覺所以二字難通便云博厚即其載物處也於文義亦欠安穩不知以下文天地對照觀之爲物不貳對至誠無息是一層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之徵是一層生物對至誠之覆物載物成物是一層節次本是分明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乃由不貳而發見者如此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故有生物之功天地之覆載成物乃是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驗也博厚高明悠久與載物覆物成物堯舜孔子皆然不必專以有天下爲天子者說

第四節　先言悠遠而後博厚高明者至誠不息故驗於外有悠遠之象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則宜先言高明而後

言博厚乃先博厚于高明者蓋高以卑爲基凡誠之形於外必先覺其有與物同體氣象是博厚也於博厚中又覺其超乎萬物之上是高明也　載覆成合大小言之方與今夫天節相對此只是過化存神之意時文家用學校農桑等語與不見而章節背　須體味所以二字言其德可以載物覆物成物爾先生謂有是德則有是業雖未見之事功而規模亦已具矣

第七節　張長史云其爲物不貳天地之性一於生物也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　程子屢云天只是以生爲道

第九節　昭昭之多是小者及其以下是大者注中十二章句乃實理血脉處非假以指點文法下章大小根源亦卽在此兩層合來乃見不測非及其以下乃不測也　日月星辰華嶽河海卽是無窮廣厚之實不在生物內此天地之所以爲體也故注中云以其全體而言　邵子觀物外篇云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　郭象莊子注云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此語殊有名理何以能覆能載總此一誠故也　天地山水三層逐層吐出下節又收到天上　此節書顧麟士所論極清楚見說約中可補先儒所未備　注由其不貳不息按此句在及其二字上以致盛大四字是及其句

末節　上文極言生物之盛此節恐是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于聖人之意故下章卽接云大哉聖人之道然前人未有如此道者未敢遂自信也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節明至誠無息者以其盡性也盡性則全盡天理無一點氣質用事故無二無雜成性存存而不已矣　冂命曰德皆收在裏頭說　張子所謂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二十七章第二第三節　發育峻極是道之著于物理者禮儀威儀是道之見于人事者人事得其宜則萬物得其理矣禮儀威儀所以經緯乎萬物者也故下文議禮制度考文專言禮儀威儀之事　徐壇長文講優優大哉句云自其委曲善入而無微不至也似不可謂之大也然其纖悉必周而取之不盡也得不謂之大哉

第五節　注凝聚也成也按聚是立大本成是四面湊合得成即包下存心致知兩事

第六節　存心固是根本然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惟聖人本末一貫自聖人而下其致功皆是博文約禮從散殊處精察力行逐一實踐以復其性方始不是一個空殼子輔漢卿所錄優優大哉下一條云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觸處皆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于本體上有虧欠處最屬此章要義　涵泳已知敦篤已能不獨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爲德性之知能凡由學問而成者亦莫非德性之知能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問學皆所以復其德性所固有已知已能即爲我德性中物矣未知未能則有藉于學問　廣大是宅心高明是立志溫故是涵養敦厚是持守

末節　朱子云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

二十八章第二第三節　徐壇長文云議道自上必經緯人倫無所失而後簡器用謹書契則由大及小而不失其序風行于下必法度文章莫之悖而後重禮教叙彝倫則由粗及精而乃觀其成按二節經文必非無故爲此錯綜

竅等到此可入義疏疑得之師門緒論也
第二節　注文書名按書名兼形聲言之管子君臣篇云
兵戈一度書同名車同軌
二十九章第三節　三王後聖以往與來對言天地鬼神
以隱與顯對言下節知天知人乃舉來以該往即隱以該
顯實總結此四句　建諸天地猶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質諸鬼神猶言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若云象其屈伸往來仍舊
是建諸天地矣
第五節　動而世爲天下道三句當與見而民莫不敬一
例動字且就動作威儀上說
三十章首節　注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按內外本末
即下大德小德
末節　川流即是達道敦化即是大本惟仲尼能致中和
故亦如天地之大也　安溪先生云小德川流已發之和
也大德敦化未發之中也所謂一以貫之忠恕而已者也
三十一章　自溥博而淵泉自淵泉而時出所謂小德川
流也四時萬物之並育並行也自時出而淵泉自淵泉而
溥博所謂大德敦化也天之所以爲天也　此章從內說
向外故曰是小德之川流
首節　有臨不必專以有天下者言凡以上臨下皆臨也
聲名洋溢莫不尊親堯舜孔子皆然　仁義禮智渾然全
體者謂之大本下章立天下之大本是也時出而爲仁爲
義爲禮爲智則所謂發而皆中節者也非川流而何　和
以喜怒哀樂言而此云仁義禮智之德何也曰喜而中節
則無喜也寬裕溫柔而已怒而中節云云　四德之先又
有聰明睿知何也曰水於五行獨兩德焉朔易之位子半
之時前乎此者以藏萬物之用後乎此者以開萬物之基

以故聖賢之言智者或後之或先之中庸此章則先之而又後之德可先而可後者道成始而成終也蓋聰明睿知者開先之哲所謂神以知來也所謂火日外光能散而施也文理密察者精義之極所謂知以藏往也所謂金水內光能翕而受也以是而終始乎四德孔子所以集大成而中於百步之外也易言元亨利貞於冬獨複其文曰貞固揚子言罔蒙直酋冥於水獨重其名罔冥其理皆由此爾

生知之質是大底智主于合藏文理密察之智是從旁上又逐枝上生出主于分別

第二節　注充積于中按充積者大德之所敦也此二章道理皆交感互發

第三節　見言行皆發也莫不敬信悅則中節而和之至也

末節　配天達天皆從前章譬如天地二節來　天大無外而天下無性外之物至聖自明而誠爲能盡性以盡人物之性故廣大如天也血氣當闕合性字說

三十二章　此章從外說向內故曰是大德之敦化

首節　經綸出之時立本泉之淵知化溥博之原夫焉有倚中之極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五品之人倫乃其五性自然之用也不可誤看注中功用句爲體用意說向外去若以首句爲體中三句爲用至誠爲大德中三句爲化不惟立本知化二句更說不去兩章分屬之旨亦無歸宿矣　注以功用言者蓋經綸字知字皆就發用處見立本雖不可以發用言然便有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意思是亦發用也無倚者以其渾然自一誠流出不失其未發之中也肫肫三句正是未發氣象功用之本而無倚之實處

第二節　上六字是未發氣象　朱子云至聖一章說發

見處至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淵如天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却眞箇是其天其淵按此非特如之而已方解得出肫肫其仁只就至誠盡倫上見天下後世賴其分之合之非正意時文多倒說　脩道者有仁義禮知之四德而但曰其仁何也曰仁統乎四德也所謂脩道以仁是也前章旣以智始終四德而此又統以仁何也曰言明誠者智爲主所以目之曰至聖也言誠明者仁爲主所以目之曰至誠也然至聖之道則自溥博淵泉而出矣是即至誠之淵淵浩浩者也至誠之德則以聰明聖知而知矣是即至聖之聰明睿知者也夫然則誠明合矣中和一矣性命道教豈不同條共貫者哉

三十三章　尚絅之章自潛雖伏矣以下又自下學存養省察之事以推而極之聖人功化之盛其終乃明所性之妙出於天命而無聲臭之可言一一與首章相應首節先以爲己知謹引其端總注云反求其本正首章總注中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之意也陳定宇謂下文謹獨意已萌於此然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當留在下節不狹無惡中正貼獨字此節只宜虛說知謹耳知微之顯與莫顯乎微不可滚作一事

首節　守谿文解溫而理理字云良知之別白天則之分明

知遠之近三句　遠之近盡物性始于盡人性盡人性始于盡己性也盡性又始于致曲也風之自化動變始于形著也微之顯惟有誠則漸而形著也　逐層收向裏

注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　須看兩故字惟其有惡著之心故收斂向裏外之亦無不闇也日章之本在內章字即誠之形著處惟其誠日積于內故內之英華不

可過於外也判然離而二之則非矣
第五節 或問云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不作豈不顯也講
末節 朱子答陸子靜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二卷 中庸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三卷 論語上

長洲何焯屺瞻

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首節 注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按效先覺自立志始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按明善是知復初是行 善者所性固有之善也復其初者復其性也性有五而仁統四者故下章言仁仁之施以親親爲大故爲仁必求端於孝弟合內外皆誠然後復其性故三章戒巧令義理自絲貫繩連
時復繹思至則說也 此一段是知
學者將以行之至立時習也 此二段是行
第二節 注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按人性皆善故信從
私箋云到得說田地已是君子了按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蓋君子者成德之名成不獨成合內外之道也

第三節　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謂世無見用者也此對上說樂二字故云不愠中庸對上半塗而廢故云不悔耳

其爲人也孝弟章第二節　注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於仁否按此漢儒延篤仁孝前後之說

巧言令色章　此與下章連類記極有深意正是提撕教人加之省察切己反求從言貌細微處實下手做工夫起不是汗漫觀人之法

吾日三省吾身章　忠信所以進德也故曰得爲學之本傳習是業　人生日用要務如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往非切於身乃獨約舉三者不亦疎乎須認取省字蓋省察工夫必加意於易忽之處乃爲至精至密人生爲己謀無不盡爲己之私慝謀亦無不盡至於泛泛悠悠之人則容有不忠者矣人於父兄之前不敢不以實君上之前不敢不以實至于相狎相等之友則容有不信者矣人於苦心勞力所得未有不益求精熟者至於見成傳授出口入耳得之甚易視之無難則容有不習者矣於此日加省察乃不惟日用要務皆反身而誠且至精至密他人易忽之處工夫無所遺矣如此看三不字正極包括周備非疎漏也乃安溪先生看此章書之大意三者皆要從身字認取而用先生之說細細洗發

爲人謀而不忠乎　人字對下朋友言之

道千乘之國章　何以聚人曰財故爲政莫先於戒專利若侈用無節則財匱不得不出於聚斂矣故敬信之後即繼之以節用也然民之疾苦非上所能盡知苟其慮之不周雖有良法美意庸有不被其澤者必隨時隨事常存愛人之心而後能以身體之民生可得而遂也　世得云以時只是重農故歸於務本而五者皆是論其所存正德間

文何如此分曉　東漢韋彪云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先除其所患是末句善據　注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按各有次第乃讀經之要法也

賢賢易色章　法言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竭力句當如此二句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兼致知之務末節舉力行之要　此章次於子夏論學之後蓋能以盡倫爲本則雖得之生質者多而不得謂之未學若不能居敬存誠遷善改過切已用力雖既嘗學之亦浮游而無實之功已　朱子答韋齋卿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合之鄭文相所錄四者皆是身修之要就其中主敬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一條此章之義乃脩纂大全者專取後一條故近日作文四柱之外僅知主忠信句當重而於首節變化氣質工夫殊少理會又豈程子所謂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之次第耶南軒曰學以重爲先嚴於外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于是矣參觀此說則四節之輕重自明

首節　此君子或指始學之士言　不是決其後日不固也當下便如此故朱子云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學字內兼包致知　志向雖高知識雖敏亦不堅固

第三節　朱子云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按不待到他損我上細極　注友所以輔仁按將與講習也

第四節　注自治不勇按不是不改但不能如風雷之速

總注　游氏云云按以威重爲質小學也學以成之直貫
下以忠信爲主存心也以勝已輔之致知也吝於改過無
以入德力行也　游說將末句另提起說
禮之用章首節和爲貴　言人之用禮貴於和人多認注
中推原處爲正面
第二節　班固曰事畢其中禮取其和不以禮節則失中
而歸於不和矣何可行之有
總注　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按中和相因未有不
中而可以爲和者也
信近於義章恭近於禮　過與不及皆非禮也
食無求飽章　金云敏於事三字截斷前後總攝入此三
字而字直貫下句亦佳徐思曠文如此
貧而無諂章第二節　朱子答張敬夫云引詩正謂孔子
以無諂無驕爲未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
骨角者旣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之而復磨之蓋
不離是質而治之益精之意也
末節　注其所已言其所未言按兩言字與上句縈抱最
緊往來二字又無襌病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兩截各開說
爲政篇爲政以德章　此節卽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義
德字要在誠敬上說　注無爲而天下歸之按無爲二字
貼居其所說　北極非北斗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總注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云云
又以圓程子之說
子游問孝章　敬只在養内如曾子必請所與必曰有兩
必字卽是敬卽是至處　至於犬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
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且奪下矣
子夏問孝章　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罔

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助我起予此足發者也不違則不足

吾與回言終日章　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發發明吾道也

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發發明吾道也

注坦然由之而無疑按無疑二字與不違二字相應

溫故而知新章　知新當從大本大原中出不是逐節去

學來底

由誨女知之乎章　能勿以所不知自欺自必求至於知

而不能已焉

知之爲知之　私箋云本來真知按此隆慶戊辰後杜撰

邪說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孝慈則忠　此孝字兼愼終

追遠而言

或謂孔子曰章第二節　注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按乃

始也不要說煞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首節　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日

風明日雨蓋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

立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注中事字極分曉

第二節　不言唐虞夏繼世者其道同也若湯武革命去

舊汙而即新政宜若有難知者矣然大經大法固不外乎

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

事知來者世變雖無窮而規模之大者即與天地相終始

可也又何所不可知哉　注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按不必說到此

非其鬼而祭之章　私箋云諂與無勇乃即其事而斷之

之詞非推原也

八佾篇孔子謂季氏章　私箋云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

庭按廟庭本馬季長注

三家者以雍徹章　小序云雍禘太祖也以問禘章注語

反看則穆穆之義方見亦非天子無此容異乎尋常之優閒慨見矣　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林放問禮之本章第三節　注儉戚則不及而質按質朴了便可反本孔子從先進亦此意　程子近於本之說最精

夷狄之有君章　尹說不得程子之意惟大夫僭亂皆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也

巧笑倩兮章第二節　此句正解素以為絢注中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乃申上節以素絢句繼倩盼之意也時文讀注不明并上節注中如有素地而加采色句遂云子夏言詩而夫子忽通之繪事直以繆解便其油腔耳

第三節禮後乎　須抱定上文繪事後素講出禮後來方切因論詩而知學下文可與言詩之脈亦貫注泛講道理便失語氣　中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道問學之事忠信為質則尊德性以立其大本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聖人自曰能言則豈無徵者然亦須得杞宋之文獻為證佐天下乃肯信從今二國之文獻不足則能徵者不得不有所拘限矣然則如何而足耶其中材守之勿失其能者修明而講求之則聖言因而可徵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兩漢刋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穎達以禘為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殊不思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非郊祭而為天子諸侯之所通矣韋元成等議亦引祭義乃謂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鄭孔之失所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夷

攷二說略爲近之據國語祭公諫王謂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卽位來見耳非爲新王而來顏說止及一事而韋說及兩事也

或問禘之說章　注先王報本二句一層非仁敬三句二層而不王不禘二句三層　眞西山云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也　叅觀張子西銘則治天下不難之義自見

祭如在章　注祭神祭外神也按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五祀而已

王孫賈問曰章第二節　一思量到媚便是逆理便是得罪於天

周監於二代章　吾從不過詠嘆周文之盛與中庸殊別入手卽提從字者非也周文之盛全由監二代來二代擡得高則郁郁句益有精神矣第二句亦不可截斷講第三句從日用躬行上體貼方是實事亦不可槩指國家典章

子入太廟章　儀文度數聖人豈是不知其名其每事問者亦隨事討論一番使大家可以感格神明耳聖人謙退只似不知而問不露講求之迹故或人疑之耳是禮也　是字要實貼每事問敬謹之至乃注中推其意惟每事問所以爲敬謹之至若說成敬謹處卽禮便與或人之疑不相對

射不主皮章　貫革之射息謂軍皆入東西學耳非先王直廢武射也　古道二字空描不得復尙貫革題中所無添出不得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春秋正義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又云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　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注請而行之按行之二字包視朔在內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按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十六年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第二節　上節注云猶供此羊則禮未廢也但弗躬弗親名存實亡耳此節注中然禮雖廢廢字乃吾不與祭如不祭之意不可作人見爲羊吾見爲禮等囈語　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則但怠於臨朝不聽治此月之政及其未失則有司僅供其羊而君并不自請於廟但謂之餼羊明不親殺也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子貢欲去之注中禮廢句有兩層意

總注　楊氏云云按稟命於君親此句是頭因而視朔是尾

定公問君使臣章　大小皆禮常變皆忠　人臣不合而去亦是冀君之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首節　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按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　社主用石見新唐書儒學傳中卷張齊賢所議中

管仲之器小哉章第二第三節　管仲本賢大夫只是學問粗不曾謹小慎微便不知不覺流入於侈僭後生敘兩

節中事都似他極意要如此這便是三家了此亂臣賊子

何止器小哉　或人但駭仲之何以爲小故疑而問若何

者是器則始終不知亦不能問也

第三節　或人當周末文勝故疑不儉爲知禮　小而又

不儉故疑是拘於禮節

子語魯太師樂曰章　此是正樂之本能備此則無殘缺

失次矣以成內須透出此旨

總注　謝氏云云按樂之始作只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

言五音六律上蔡不知考於經也從之只是笙入時亦但

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八音如一淸濁高下四字到皦如

內方可用繹如則淸濁高下之相生如珠貫也時文輒入

旋相爲宮等語亦謬此只論音聲也

儀封人請見曰章　古者相見必由紹介逆旅之中無可

因緣故稱平日未嘗見絶於賢者見氣類之同致辭以代

紹介故從者因而通之夫子亦不拒其請與不見孺悲異

也

子謂韶章　揖讓征誅何妨說出題中有兩謂字本合斷

做不必順衍口氣也私箋謂宜空說者非也

居上不寬章　無處觀他了不要看作餘不足觀

里仁篇　自一章至七章皆論仁惟第三章是治人之事

其他皆由淺及深自治之功志仁無惡誘之使進於仁也

觀過知仁雖觀人之法亦引之使不終棄於不仁也

富與貴章　此章工夫一層高一層首節不過爲仁初入

手事終食不違則無時非仁矣造次顚沛則又無處而非

仁也

第二節　惡乎二字須從君子心上作自警自問語不敢

以取舍明爲可恃方鞭辟得下節起蓋時時自問自警便

是存養省察事也

末節　世得云造次二句亦如孟子殀壽不貳之意　青湖云造次難在始顛沛難在終　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閑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

總注　則其取舍之分益明按此蓋云其於仁如此而又何不處不去之難與有耳通章皆言爲仁不重富貴貧賤

不可粘煞首節講

吾未見好仁者章首節　注此皆成德之事按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啟手足處故爲成德之事本論類

第二節　注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按力是氣能用是志講章多不分明

第三節　注蓋不敢終以爲易云云按程子有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知得此意則下二節反覆厲望處自說得有味

人之過也章　苟志於仁則無惡矣功夫未密過不能無然觀過可以知仁終無流于不仁者也　各於其黨謂爲學未至於純則或偏于剛或偏于柔時而爲氣質所使末句但云觀其存心之厚薄則于仁之離合可知矣便不於題面外添出不仁二字

朝聞道章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知之眞便信之篤行之力守之固如此則生不虛生亦死不徒死

士志於道章　學莫先於立志志於道是矣然志又要篤志則必力行而不背外慕　這志字只是畧知鄉慕之意與遽而篇不同道字寬朱子以爲有志爲學便是

放於利而行章　不能大公無我則放利所不免也此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四句對面不可粗看　利與害對不與義對處處擇利而蹈則害必歸人

怨者四起已亦歸於蹈害矣　南軒云損以遠害益以興利非謂去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也害於已者遠之如懲忿窒慾是也利於已者興之如遷善改過是也遠如遠佞人之遠興如興於詩之興先生云損身之過則物害亦遠益已之善則世利可興更看得圓足持此以觀亦可以得遠怨之道矣　不必爲害人之事但處處要占便宜則人自有受其害者高蘇生文體貼注中欲字必字最好　注欲利於已二句只是不恕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章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不患無位章　知須在位之先何以反說在下二句蓋此是反已自修之事愈鞭辟向裏故第二層收緊一步說

參乎章　曾子一日三省其爲學主於誠身誠者聖人之本也故下學之功既至而上達者已不外此一聞夫子呼而告之卽反求以得衆理所自來矣然當夫子之卒其年才二十有九後此尚有完養吾一以幾於熟而化者觀其戰戰兢兢之言正中庸戒愼恐懼孟子存心養性實功蓋死而後已焉今人徒見此章已得其傳而不知其求進於聖人天道之極者方未止也　注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按曾子只知逐事皆要實心做出夫子便與直捷總說萬事皆從此出

第二節　注竭盡而無餘之詞也按竭盡無餘當照眞積力久說謂卽這箇忠恕做到到家處便是　如心爲恕按推已者人道如心者天道

總注　忠者天道道當作理以程子遺書改正安溪先生云天道不如天理之確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云云按曾子年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汗漫耳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無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已下工夫故渙然便得其本耳後人看做

通身汗下一悟百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肯云爾也
父母在章　第三句但言游而不言遠恐傷父母之心也
只離膝下便是遠何必他邦異域
人子心上講出不字　亦恐親之念我不忘倒補在上極
有意親之念子固情理所必然爲子者必當先意承志若
待其若此而後輟行則不可以爲子矣
父母之年章　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　本朱子
古者言之不出章　言之不出安得有躬之不逮恥字原
是虛景比唯恐有闕更活只可於也字推原指點寓譏刻
於活潑之中一著實講相去萬里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儉約意亦當帶說欲敗度之與縱
敗禮其失維均故注中非止二字亦自斟酌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此章言行各開說非相顧
之謂尹氏所謂君子之志乃欲字根本也　不可說似恥

其言而過其行　胡氏說甚精
德不孤必有鄰章　泛論事之理德字只作好事看
事君數章　朱子謂子游之言以儆學者於幾微之際須
說得細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
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注是以求榮而反辱二句
按求榮求親謂使君與友過而能改則臣主俱榮且可取
善輔仁之意但不學無術便反致疏辱不可說得汗下如
淩若柯朋友數二句文也
公冶長篇子謂公冶長章首節　可妻也三字畫斷下特
明其非罪以見不害爲可妻若以下二句爲可妻之實則
雖觀過可以知仁然非必待其有過而後可知也
第二節　南容是世卿之家故云不廢
子謂子賤章　朱子云此君子亦是大槩說恐子賤未能
强似子貢按此二章書不必牽連如子行三軍則誰與是

子路欲自質其學問不必牽連夫子獨許顏淵來也

賜也何如章　亭林云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殷曰瑚也此仍古注之誤　盛黍稷之器則雖未至于成德而亦有馨香之德足以感神明也須兼發此意不可但說三代法物玉之所以美者亦以其德也　注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按此句與上以君子許子賤照應

或曰雍也章第二節　被人看破所以取憎不但正人憎之卽同爲佞者亦憎之所謂口戕口也故曰屢　全體不息之謂仁心德畧有一毫欠缺便未全卽全矣而此心畧有一息間斷便非不息故曰不知其仁

子使漆雕開仕章　朱子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按自保得過四字最妙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如被虎傷者談虎而色變豈非自保得過之謂夫子所謂求爲可知也可字亦在自保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是自保得過到此方可謂能信　信字不獨在知上說蓋明德工夫已該格致誠正也　朱子曰曾點開漆雕開深穩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按參也以魯得之點也能見大意而不能實實下手做工夫故一貫之傳不傳其父而傳其子顏淵深潛純粹心解力行兼到可惜早夭而未達一間漆雕開能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不以小成自安故爲篤志然未能見得透徹故一貫之傳到底未得亞於顏子者其子路乎天資高朗毫無渣滓若達却爲國以禮道理便是堯舜氣象乃粗處未能克去卒以行行死故夫子於其死亦曰天棄予聖門高第弟子在此五人而優劣判焉故吾道獨歸曾氏

注此聖人所不能知二句　惟他人所不及知故開曰吾其材可以仕　聖人元非誤使

道不行章　無所取材只在一喜字上便覺意思過當了

女與回也孰愈章第二節賜也何敢望回　望字便見得
大相懸絶已含下知十知二
吾未見剛者章　邵子曰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剛
在內者也若掩襲於外未有不臨事忽然喪之也以孟子
集義所生節求之自見　觀物篇補注曰內剛則無慾此
語甚好　夫子忽然發嘆正是激人立志注中有志無志
二句極當翫味　程子云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此言與悻悻自好正相反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程子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
及也安溪先生謂此說比注優蓋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恕即甚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强　總注無
者自然而然按曰欲無何常不是禁止之辭

子路有聞章　徒聞而不行則爲口耳之學而無以實有
諸已矣子路勇於必行所以爲升堂之選歟
子謂子產章　或問云四者亦有相因之序按此說可資
科舉之學
令尹子文章　子張稱子文在三字必字上稱文子在又
字上人能勉於暫而不能勉於久故疑其仁也　未知焉
得仁與不知其仁也異直言他何處得箇仁來也
第二節　十乘是世守食邑所出不可看得輕小所之之
邦皆有高位重祿足以係縻不難富於其舊而文子志在
潔身去亂不俟終日泊然無所動于中方與下仁字淸字
有關涉
總注　文子之仕齊云云按只當責其不數歲而復反正
君討賊非其任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注引使晉之事只以證三思非

擧此以議其失

甯武子章　武子之愚只是但知有君不知有身并不知有成敗利鈍始終奉君以周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其後晉怒卒解成公卒歸其初實未計及向使不幸爲士榮鍼莊之續成公不免於酖君臣同盡亦其所心安理得畧無梗避者故曰其愚不可及若但以濟君於難立論則曹之侯獳得而及之矣

子在陳曰章　惟狂故簡或云其一種高曠絶俗之致便是成章處非也勇成箇勇藝成箇藝不是高曠絶俗

伯夷叔齊章　朱子曰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挾有私意便不能不念舊惡惟都是義理則可惡在彼吾無與焉惡既舊則吾惡之之念亦與之俱化矣　清者之量乃是聖人表幽闡微處與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章説和者之介正同

顏淵季路侍章　此章伊川數條至矣盡矣而李守約所錄朱子語云二子之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憾對憾言之也無伐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夫子則更無懲創不假修爲者也合之其家處謙所錄一條以看程子所謂未免於有意如天地之化工者覺意味親切

第二節　尤重在敝之二字上横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爲句　白虎通德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又張文昌贈殷山人詩有同袍還共敝蘇子瞻戲周正儒墜馬詩有故人共敝亦常情句不獨張子如此讀也　馬戴邊館逢賀秀才詩鹿裘共敝同爲客　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今人往往粗看子路先儒講爲國以禮云若達却便是堯舜氣

象可見子路胸次開朗豪無渣滓故曰亞於顏子者子路也

第四節　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方能因物付物不可只有下半截上面大德敦化下面小德川流也總注中如天地三字畧一讀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節是其義疏

總注　然未免出于有意也按小大在此分　二子用力者也夫子自然者也

十室之邑章　忠信二字口氣中要說得活相只如天資篤實不汨於習染流于浮僞可以爲向道入德之基注中如聖人三字不可太執着

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章第二節　簡字只就不煩說

第三節　上行簡是簡要下行簡是簡畧居簡是簡靜

未節　因上有不亦可乎之辨故注曰未喻

總注　程子云云按東陽許氏曰有主以理言無物以欲言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怒未便是已不遷處見他克已過則是已不貳處由他克已

總注　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至便更不萌作按不貳過韓子說自好程子所謂微有差失者與韓意同看來朱子力闘不貳之言行之說與易不遠復意思稍濶遠今須兼兩家之意謂非但言行之過不貳即一意始萌亦不貳之於言行如此則顏子初時下手後來成就地位皆能包括矣

子華使於齊章首節　私箋云與釜與庾便是義所當與義所當益若謂不當與不當益而夫子姑示其意則爲徇人矣按義者宜也情之所可通則亦不失其義也五秉則過情過情非義也使受之者不安

第三節　以九百爲多故辭非不受祿也

第四節　注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按有餘對九百以周貧乏應周急

總注　聖人寛容不欲直拒人按二句得聖人氣象　思辭其多按辭多故有鄰里鄉黨一語當體會　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按結以用財之語可見通章眼目止論當與不當與

伯牛有疾章　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也釋文闕　亡之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賢哉回也章　史記載孔子答子貢貧富之問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樂道之說自是穩當　注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云云按所樂者豈有外於是哉

子游爲武城宰章　總注愚謂云云按苟字邪字貼由徑賤字媢字貼非公事至朱子無一閑字如此

孟之反不伐章　策馬句注中鞭字當活看抽矢於門則猶殿後之脩策馬者急欲自掩耳

誰能出不由戶章　或問何莫之云猶云何莫學夫詩耳

質勝文則野章　鵠灘看質字只是質樸之意方妥　須發得七分是質三分是文之意分明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之謂彬彬也觀注復存楊氏之說於圈外可以得朱子之意矣

樊遲問知章　敬鬼神而遠之　卜筮稽疑亦質鬼神事程朱語錄非一條不可專指祀典就祀典論若臚列國家大事不切學者日用於樊遲何與耶

先難而後獲二句　先難者克己也程子亦統言其無私之意若以克己實疏所難則此因樊遲之失而告之遽躐等而希顏子之乾道哉例以先事後得只當就處心積慮上發明仁者循天理之自然無計功謀利之私意　就凡

事泛說　注民亦人也按此恐人誤以此爲有位之事耳
知者樂水章　此章須看六箇者字
齊一變章　此章只指國俗說向謂變齊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尚濶於情事也
仁者雖告之曰章　注而憂爲仁之陷害按陷元板作蹈字極善
君子博學於文章　此章不過入門之規模顏子則由於規模而直至於成德者也雖不是兩箇然淺深大小則懸絕即如博學於文有身通六藝之文多學而識之文聞一知十之文　約漢人讀曰要
如有博施於民章　分三段看
述而篇德之不修章　第一句是涵養第二句是致知第三第四句是力行但分遷善改過所以聖人說有四項新安一條畧得大意

志於道章首節　注而心必之焉按之字內包用力不是空空志
第三節　注則存養之熟按游藝亦是熟之事末句當幫貼在依仁中說內既常存外亦無所放也
末節　藝從小時已學到此只是涵養
子謂顏淵曰章二節　注自負其勇按此句說得太粗子路此時亦復茫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証更求進步耳
第三節　安溪先生云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也郤子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若只以斷字下注脚恐未是子路對症
富而可求也章　總注楊氏在天之說蓋以命言不如古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獨以義言爲當疏引秋官條

狠氏掌執鞭以趨辟乃下士之職士字亦有下落伊川和靖以義言爲勝不知何以却取楊氏也　義命二者本相爲表裏孔子亦曰有命賤職雖士字較有下落然亦是國家所設之官與從吾好語氣亦不合　此聖人舉下之言從所好句尚未須論到極精微處

子在齊聞韶章　不圖一嘆全從學之三月內生來　私箋云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於斯也按盡善盡美便是至字下面更着不得不意一轉矣　安溪先生云只將注語畧一那動云不意古今爲樂者至於如韶之美方合題面亦不似夫子平日全然不知舜者并無罅漏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第二節　怨乎句只問他當下可有感憤矯激爲非中正否不是後來追悔或問中甚明陳文子注中怨悔是後來不甘貧賤一時勉强終有悔心此則謂其賢知之過非天理人情所安猶有可怨悔者則不可以古律今也　注夷齊扣馬而諫按扣馬牽馬也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按不可誤看此二句此段并不爲衛君一直說下故也

飯疏食飲水章　樂字當貼知命不憂之意說聖人盡性至命者也義命是對待字方與下截相關

加我數年章　不可以易而學意不重易道固無窮無過亦不易言也到不踰矩方是無過　看繫辭中獨許顏子之不遠復以爲庶幾便知學易須膠粘無過說來上二句不可落空　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與無大過方貼合注語理則是而接之題語却汗漫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悔則過能改而至于吉吝則過不改而至于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

意也

子所雅言章　謂之曰雅言則自言教人及辨析經意皆是　不可只指教人說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第二節　注未得則發憤而忘食按未得之上補出立志來二字方有著落

子以四教章　世得云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接續看聖門施教次第方全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程子云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觀此及注意則下三句乃爲未知其道而欲求知者言之特愈於不知而作故曰次此節分兩層看實知其理四字卽指上二句夫子身上事說　生知之人有不待於聞見小知者衆人而欲效之則爲妄作矣須補此意末句次字方有下落

仁遠乎哉章　乎哉是喚醒非反詰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末節　注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二句按若作一節題須卽粘在巫馬期以告上翻落使首句都有情文勢亦緊死著皆活矣言期豈不知是諱惡然竊計又難自言豈不知娶同姓非禮孔子亦不肯曲辨然又礙諱惡故告之以觀孔子更如何處此乃比時文得一先著

子與人歌而善章　必使反上蒙引補自停其歌四字細甚　注聖人氣象從容四句皆包兩層說世幽謂上二句是聖人盛德之至下二句是動容周旋中禮世得則欲以誠意懇至句爲主而以從容包謙遜意審容包不掩人善意

奢則不孫章　失中意不必做不遜則無中之可論矣此節只要痛講奢之害大不可贅加儉之害小一層

君子坦蕩蕩章　循理則爲其所當爲非有爲而爲無往而不得其自然何所不寬平舒泰乎故范楊之言居俟上蔡之言不憂不懼朱子以爲不出程子規模之內而往往偏于一事也南軒之言求之在已而無必於外大畧與范楊同纂修大全者復取而附益之坐無識耳

泰伯篇泰伯章　父子兄弟之間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少之嫌季歷有奪嫡干統之咎雖能讓而不可謂之至德矣泰伯之不可及只在民無得而稱上定之若與文王之至德作一箇局勢看則倘濶於事情也　後人拘泥天下二字偏主讓商往往至說不去　漢書地理志云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興郊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採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云云安溪先生云用此段事實意脈以解論語便自明白不須紛紛謂讓商天下　或問中只指讓國於父子兄弟之間泯然無迹說天下乃後日推本而言　南軒解天下二字巧而不穩辨疑中取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第三節　許魯齋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洪範九疇貌言視聽思便次五行聖人於天道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顏淵問爲仁之目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大乖忤大和合利害成敗無非在于氣槩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禍有不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爲政之本　遠暴慢主敬是大本近信則有其質遠鄙倍則有其文　循物無違謂信顏色取接物故曰近信

以能問於不能章　不校是容而消之　說吾友嘗從事便是欲追踪顏子不徒泛敘往事　非徒希顏正欲如顏子之希聖耳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初看才志卓然已是君子及後來
益復堅定完固大小處無一點滲漏則其爲君子更無可
疑矣方是下章一毅字層次洗發則設爲問答口氣亦到
興於詩章首節　立志致知之助
第二節　居敬力行之助
第三節　盡性至命之助　胡雲峯曰興於詩是知之事
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是行之事成於樂則
行之熟故曰仁熟
民可使由之章　當時之人疑先王之以私意愚其民但
使之率由其政教而不告以深者故特言此以曉之蓋有
爲而發也　安溪先生謂此章當以朱子或問中所發明
智者過之賢者過之等意參看乃可以明不可使知之意
乃深於使之知者也若泛講深微難知便不是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驕吝亦緣不能盡其才若聖人
爲不厭誨不倦政與此二病相反之極　驕吝則無補於
世而才爲天地間之棄餘有累於己而才爲身心之贅餘
餘字要洗發
篤信好學章第二節　危邦二句去就天下二句出處
注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按中庸所謂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也惟其慎於始故能保其終
第三節　上言天下則是無邦也曰隱則是避世也比之
不入不居尚有所擇者更過之矣然亦有身雖將隱而託
跡是邦勢亦未能即去如柳下惠三黜之後而居魯孔子
當靈公出公之時未反魯而居衛是也則惟有不居其位
則進退自如足以歸潔其身矣大抵兩有道句皆是陪說
聖賢言語周備　此章發端即說到守死自是爲身際季
世者立之準繩權衡而子路死於衛不爲聖人所予者於
好學善道蓋猶未也不然食孔悝之祿死孔悝之難亦何

過之有　私箋云此只發明上節見隱意按若只明上節不變文曰邦矣

狂而不直章　而字是就一人身上流蕩到不好處去了方與古疾今亡有別

學如不及章　無兩層亦無兩候只是汲汲用功之中常常如此提醒注中一警字最有味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章　此節要照卒章楊氏之說兩路俱到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只有性可與天準則天者盡性之極也　獨稱堯之爲大蓋兼聖德與歷數言之邵伯溫述康節之意所爲極治之盛莫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也惟天爲大體味注中故字亦如字自當以天德言之主形體者大全誤載饒氏語折以朱子手定之書則或問謂范氏尹氏爲得之精義載范太史云孔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堯亦曰大哉天運於上無爲而物成堯亦如之矣尹和靖云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尹氏說今採入集註試參之中庸無爲而成上二節同體同用之說必兼神化言之方合朱子本意注不言堯德之精微而言德之廣遠自并大業皆是德所統貫下節特又從不可名之中指其一半可見者示人不得判然分屬微顯遂疑下節非仍廣遠無能名之事也　一篇堯典皆其君德之大也自以親九族而下暨之四時行百物生此則爲可見者耳德字貼爲君上說則兼體用非僅得於己之謂也豈可將德業看成兩截乎下節人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語遂誤以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則失朱子言堯之德不可以名其可見者此耳句本意矣巍乎煥乎經文同是贊嘆不盡之詞明道先生云文章成

功有成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卽是聖也從此體味則成功文章仍爲無能名何疑

總注　所可名者按此名字仍當作見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第三節　唐虞之際二句若云本爲周而援及唐虞則上文何以並舉立案解注者必以經文爲本也觀大全中所採陳定宇語云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皐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絕無歆檣側柁之說必須如此平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口氣爲下文二句收足難字轉捩地始八面俱到自蒙引於此節之首冠以孔子之言蓋主周言嘉靖初存疑繼出又謂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爲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白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著一句則尤以文害辭妄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之果如次崖輩之云否也　只就上文所記相較亦何必以周倒入而注中先從周室人才之多起義者爲才難直貫下文二句也後人乃謂唐虞爲賓周爲主二句轉爲周之盛而發則不善讀注而非夫子上下古今之意矣　注才者德之用也按難字從德之用看出與知能技藝之才不同

注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按夏雖禪授而所存者僅前代之餘才商非繼治而篤生者惟伊朱之二佐不能及不可一樣說

末節　私箋云三分有二只是以人心計之大槩三分人心已有二歸文王矣按紂都在豫州之地如奄國之屬皆在東方則云靑兗豫近之只說人心則以字無着落

禹吾無間然矣章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此溝洫二字

即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朱子或問中以濬畎澮距川釋之爲得本意天下之小水無所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與上卑宮室對照尤密

注備旱潦者也按旱無可爲者備澇而已朱子生長東南未知北地不可槩用翻水車也　或豐或儉世得欲以無小無大易之較爲槩括　各適其宜各字是各自無間不用看煞而字合說

總注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按不與在心上說是無間之根

子罕篇達巷黨人章　無所成名言其大而不可以一事名也注中惜字當渾之私箋難名之說是末節注中譽字與此惜字自相矛盾

麻冕章首節　純變了禮　儉是出煩難而趨簡約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第二節　固天縱之四字須一頓聖是夫子所不居然殆是矣方得答問口氣　安溪先生謂講聖字斷以中正仁義方與多能界際分明按此四字在性分上說今人用聰明睿知等語便是中庸小德川流之事攙過多能界分矣

吾有知乎哉章　吾有知乎哉五字即在下截有問必答處生出 說本朱子　程子曰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鄙夫固空空然義理本其所自具叩而發之則可盡以相告矣

鳳鳥不至章　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僅以文明之瑞爲言

總注　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按文章安得已

顏淵喟然歎曰章首節　或問此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眞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　世得云無窮盡在知一邊說無方體在行一邊說

節二節 語類循循善誘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第博文亦自有次第約禮中亦自有次第有箇淺深次第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可從而審其歸之理

第三節 顏曾資稟不齊成功一也卓爾當以一貫參觀

注所謂卓爾亦在日用行事之間按顏子亦向下學處精察力行到後方卓然見得夫子動容周旋莫非天理流行只是這大本中出耳 從之便是達天德事 注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按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總注 而歸功於聖人也按或問曰歸功一句未安蓋此非有所歸功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嘆其未能遽至於聖人耳

吾自衛反魯章 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云云固當即指得所爲正樂事也

只主區分雅頌方使題中各字有着落不可以南與風混攙侈其煩富 得所兼篇章及用之燕饗祭祀言之

子在川上曰章 注無一息之停不已也道體之本然全體也莫如川流一事也時時省察慎獨也無毫髮之間斷純亦不已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此章不必依史記講

語之而不惰者章 不惰只在力行上見顏子比子路尤行得盡

苗而不秀者章 爲自恃苗無不秀秀無不實者警

後生可畏章 上二句勉之下二句警之

法語之言章 繹須說到悔悟上

三軍可奪帥也章 以帥將兵其勇在他人以志帥氣其持守在自已奪不但外來境遇凡一身中嗜欲皆是 匹

夫非常人對上三軍看猶云一人也志泛說

衣敝緼袍章第二節　胡康侯解詩云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朱公遷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又是子路進步境界

第三節　子路心中但能無累未曾有主求進於道者存心養性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何有於不恥哉

歲寒章　須將范氏說翻轉看君子之在治世或與常人無異唯至歲寒而其節益貞耳不重在旁觀者說　歲寒言其歲異於常歲非四令之冬

知者不惑章　程子謂仁者不憂三句是德之序此是學之序　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不蔽於欲則自反而縮

可與共學章　爲學必始於致知致知必在於精義權字義理在共學時便已見得大意只是必待涵養踐履到義精仁熟地位然後時措皆宜惟變所適耳若說可與立時尚不識輕重恐聖賢無此學問也楊氏所謂信道篤是誠身事權則誠能動物推之而通感之而化矣已亥夏以可與立二句題課徒漫紀於此情乎師友凋謝無從質正也

注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按正蒙樂器篇權過中而合義者也

鄉黨篇孔子於鄉黨章首節　此節兼言貌之不同恂恂者信實之貌朱子謂亦有上蔡所解溫恭之意乃通指與鄉黨之人周旋容貌似不能言是於貌中兼及其言下唯謹爾是於言中兼及其貌

入公門章首節　公門是最外庫門

第二節　禮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左扉立於其中一本作闔門左扉　入自左扉出自右扉皆由闑右而不敢當中也　注禮士大夫出入君門按士大夫當作大夫士此曲禮之文也

第三節　位在庫門之內外朝也　內朝是治朝非路寢之燕朝　此外朝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

第四節　堂在雉門之內堂高七尺階有七等　堂是治朝鄭氏玉藻注所謂路寢門外之正朝　注兩手摳衣按衣謂裳　近至尊按此則已至堂上也　氣容肅也按言氣包色在內

第五節　路寢是燕朝在路門之內　臣常朝而出君乃退適路寢聽政　復位中庭之位　注舒氣解顏按舒氣二字帶上屛氣來

執圭章首節　李云聘問所執非命圭朱子嘗覺其誤而欲改之偶未追耳　瑑圭璋八寸聘璧琮八寸享以覜聘見考工記玉人之事條注瑑文飾也衆來曰覜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　鞠躬入門時上揖下授升堂時足縮縮如有循將授時　按入門不敢趨進升堂不得攝齊注說極與聘禮合執圭唯在此入廟門升堂時也聘禮後亦有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二語注云復記執玉異說蓋上文已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志趨謂審行步與此異也　曲禮執天子之器上衡謂高於心彌敬也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讀曰妥妥之謂下于心　注手與心齊按升堂讓注云讓舉手平衡也　戰色戰而色懼也按鄭注戰色敬也視今義長

第二節　注發氣滿容按亭林曰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首節　注飾領緣也按舉領以包袖袪

第三節　褻服當黑色

第四節　李云俗分朝聘祭服非是此包禮服常服言耳蓋此節服目在裘字不在衣字故注云衣以裼裘又云注言裼以包襲耳　裼與襲卽是一衣袒而不盡覆其裘則謂之裼盡覆而不使裘見于外則謂之襲禮注以覆蓋裼衣之美爲充美此恐有微誤蓋襲者藏也非重也　表裘不入公門惡其褻也是褻裘不裼　蜡祭亦用皮弁素服息民則黃衣耳

第五節　褻裘褻字對上朝聘祭而言

第六節　長字讀本音

第七節　居謂褻裘

第八節　舉佩以包帶

第九節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男子則深衣亦必具衣裳之象也　注裳用當作用裳至此爲讀見朱子文集中答歐陽希遜書

齊必有明衣布章齊必變食　私箋云潔其口按不但潔其口而兼欲充其氣如玉藻所謂朔食加于日食一等是也

食不厭精章首節　注牛羊與魚之腥按牛羊與魚當作牛與羊魚此少儀之文也　腥是生肉　聶而切之爲膾按禮記注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疏云謂先牒爲大臠而後細切之　膾麤則食之不化矣此固必欲如是者也　不厭是言其工夫節度不可苟簡不在聖人心上說注中下一句乃補此非爲口腹而欲如是當善會

第三節　割不正蘐說兼取邢疏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之意極是

第八節　祭於公以下文勢若自爲一節者安溪先生文與上扇對　祭之明日尚有繹恐分其誠敬之心第一日

無暇致膳與賜胙第二日又不可以諸父昆弟與煇包翟閽同日故必待第三日乃遍也若出三日則留神惠而肉亦敗矣不宿肉亦兼爲已將三日不可更稽也比君所賜可少緩當以是會之楊氏謂家祭可以宿食矣似欠體貼
韋昭國語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更考之

鄉人飲酒章第二節　郊特牲篇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中後一說正非無稽

問人於他邦章　如親見便是誠不可泛言其禮　人字不可放過聖人雖誠敬無所不在然亦未有非其人而槩施也蓋擇而後交久矣

君賜食章首節　注故不以薦句則餘當以頒賜矣句私箋旁批並云不重按也須照管到此節注精審極矣原本孔解邢疏而正席則采范太史義下二段則采楊文靖公義逐字有發明

第二節　周禮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導尊者也　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上一段祭是客禮命之祭君不祭可知而仍先嘗君食乃不敢當客禮也下一段則侍君而偶賜之食與禮食異不爲君所客者則君使膳宰自嘗羞而不先飯夫子本僅侍食而猶先飯者蓋以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敢當也

第三節　古人之堂東向北墉南牖病者本寢北墉下君來則遷於南牖下使君自東入堂南面視已則人臣雖病亦不失北面之意矣詳見四書叢說伯牛有疾章

朋友死無所歸章首節　注中當補云朋友以義合本不當殯之於家若其死無所歸而委之道路則義有不足不

得不殯意乃完備

第二節　私箋云祭肉則拜正以形容車馬之不拜按義理如此不是空空形容

寢不尸章第三節　注負版持邦國圖籍者按圖地圖籍名籍

第五節　左傳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疏云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害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害

色斯舉矣章末節　注梁橋也按今口外猶呼高嶺為梁此古語之流傳者叔明之說疑非　共向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為一節注中仍謂色斯舉矣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卽雉移山梁雌雉一句冠于首則辭意尤明者始于陳定宇近所用也三嗅而作定宇猶主不食之說旣過拱執亦不得語於見幾矣若取注中晁氏一條則可仍歸于遠舉之意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四卷　論語下

長洲何焯屺瞻

先進篇先進於禮樂章　謂孔子患時文之敝而欲救之以質者發自明道其在伊川亦云矯枉以救文之敝則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此重質之說也朱子或問謂安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故集注採尹氏所述伊川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四語而兩下今反謂之字以明周末文勝故持論倒置此重中之說也然朱子作家禮序云畧浮文敦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而語類中論考禮綱領數條持論亦多如此則重質尤合朱子本意

第一節　細看野人二字自有質勝之意江陵程文所主

自得之但須云救之以質乃就於中方圓倫　禮之本只
是教以人倫樂之本只是養其德性　注不自知其過於
文也按朱子謂同時考禮者下稍溺于器數一齊多昏倒
了亦所謂不自知也
第二節　朱子嘗云古禮於今實難行後世有大聖人者
作與他整頓一番令人甦醒必不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
之大意此節能透出甦醒二字精神來則大佳矣且如此
則於不自知三字亦照應得有意味　朱子又云若聖賢
有作必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
從我於陳蔡者章第二節　是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
九
總注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按曾子年最少時未及門也
子貢晚而聞一貫之傳有不止於善爲說詞者蓋進德有
不可限也

季氏富於周公章第二節　注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按
聖人氣象方說得到
柴也愚章　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喭是氣習之染
總注　四者性之偏按性如何有偏
回也其庶乎章　總注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按
補足此句方見庶幾下落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第六節　注衆覲曰同按
周禮殷覲曰同避宣祖諱故改曰衆
第七節鏗爾　集解於鼓瑟希下一斷以鏗爾屬下句孔
疏云鏗者投瑟之聲　異乎三子者之撰此句是謙詞
暮春者七句　曾晳進取須於言外得之王文恪作此段
題只淡寫直留在大結發見斟酌至當不然其言不讓殆
有甚於率爾者矣　注曾點之學四句推其根動靜之際
六句本文而其胸次悠然以下言外之意分三層看

第八節　曾點是其中有疑見得三子儘好何故不見許於夫子故獨留再問此不是自喜見許眞以夫子爲必薄三子而復問也蓋狂者平日心胸灑落或不暇於細務一聞三子之言未嘗不以爲實事切務必不可少異撰之言仍寓謙退在其間也正狂者進取不肯倒却一邊處未可以他日行不掩言便疑其爽然不屑一往放曠爲樂也

末節　私箋云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宮而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逼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爲諸侯之事按附庸無會同不達於天子故也

顏淵篇顏淵問仁章首節　唯復禮爲克己之盡但言克己而不至於禮則不過一時强制病根仍在故朱子不取呂與叔克己銘他日作詩又云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則禮之未復亦豈遂可以言克己哉禮字最喫緊　注已謂身之私欲也按身字緊要空說私欲不得下文視聽言動爲身之用則其目也讀或問自明伊川嘗云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或問以理易禮則無可持循之實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其所以爲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　注謝氏云云或疑顏子具體聖人不宜有性偏難克處然觀其自言願無伐善無施勞則亦必曾有伐施之病是亦偏處也但不可說得太重耳

總注　非至明不能察其幾二句何謂察其幾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是何謂致其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是自愼獨而精之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并無三月之違矣

仲弓問仁章　出門使民時能敬則未出門使民時便自無不敬所爲涵養工夫也但學者却須從出門使民時着力方有實地據爲工夫下手處仲弓所謂請事此也　兩

如字亦必用實貼然後見其爲敬之至若約畧寫大意直似易以他語亦得則仲弓之請事者安據耶

司馬牛憂曰章　總注意圓而語滯者也按此謂其有無差等之弊

子張問明章　易云誣善者其辭游蓋謂誣善必浮游其辭使事雖無據而可疑聞之者以爲發于無心而不覺正浸潤之類也不行焉又須將二者互說方透或問甚明注毀人者漸漬而不驟至而發之暴矣　句句對勘互形事變無窮已約畧可見矣　易疑者不疑易信者不信合來方是明無不照大全輔饒之說皆可觀　二者難察而能察之按惟二者相反故尤難察

子貢問政章首節　兵食而信之說本之大全中所採語錄然非朱子最後定本必如本注中補足教化方有在上者信孚於民根本豈得謂止須足食足兵民信盡此哉至教民以信雖不可一日緩若不待既足之後而總注復分出以人情而言以民德而言兩層則施爲固自有序大全所採黃直卿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非謂至此而後方施信于民之語亦不必據以獻疑直卿自云夫子初答爲政之先後也再答復告以義理之重輕也既有先後卽當如注中以人情而言之解矣

第二節　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卽其民也名募始於桓文之說初無所據卽三代而後兵制亦自唐之府兵既壞始專事召募當孔子之時合井田邱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在哉下兩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時文云於是下去兵之令於是乎下去食之令死句下矣　兩不得已而去猶云二者不可得兼也聖賢要是無可奈何故程子謂之直窮到底不可作去之所以足之一切兒戲之譚

末節　去食去字只對上足字亦非遂至無食也末二句乃究極其理而言之註語當分界清楚不得將易子析骸納入去字中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首節　哀公發問之意本爲年飢之時徹斂不給而商所以足國用者其初亦非欲加賦也特聞有子行徹之論誤以有子之意反在減二爲一務欲損上益下則於足國之道遠矣故疑而再問首節中不必卽入加賦二字此安溪先生意按先生之論最細當飢歲而議加賦雖至愚者不爲也

第二節　此盡字與孟子則盡反其本矣口氣同是爲他徹底打筭盡除一切苟且之政反之於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荒不能爲害本註但講徹法不做盡字便非注中逼字要透末節全脈在此

末節　財聚則民散君不務行徹以聚民而沾沾然曰吾猶不足亦思百姓足則孰與不足者百姓不足則孰與足者耶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首節　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首節　注忠信明決按四字皆重在上一箇字

聽訟吾猶人也章　此節無訟重在教化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私箋云但言感應之機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也

子張問士章第五節　卽察言觀色處便慮以下人若非慮以下人則察言觀色又是徇外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舉直錯枉智也然所以不容已於舉錯其源則自愛來精義中載楊中立引孟子語解富哉句極分曉云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

也急親賢之爲務蓋當務爲急莫如親賢舜湯之有天下以選於衆舉臯陶伊尹爲先務然則問智以舉直錯諸枉告之則仁智之務兼舉矣合之語類沈杜仲所錄尋常說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此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裡面包得智智裡面包得仁潘子善所錄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智了方能頓放箇仁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二條皆是正爲愛他不得不用分別也

第三節　樊遲疑二者之相悖以愛欲周而知有擇夫子則示以愛之者原不可混然無所別必愼擇以風示之使其感化而同歸於善斯吾仁之施自可無所不周耳上句固智之事而從愛人生來朱子所謂仁裡面有智也能使句則朱子所謂智裡面有仁也若以下文只言問智於夫子曰中上句亦突然從知說起便失來脈下句又如何突然轉到仁字相爲用耶

子貢問友章　善道正所以善用其忠也

君子以文會友章　講學即致知之事所以明善也若講成相聚做詩文與下便不相關　講學取善皆以我爲主

子路篇子路問政章首節　注中兩凡字便含得終身爲之不盡意

第二節　無倦是詞其請非益之也蓋禁止辭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第二節　作文當如謝氏之說寬說道理漸虛虛歸到綱常上看子貢猶不斥衛君而問夷齊豈聖人詞氣而顧昧于不非大夫之義乎注中是時云云前輩必但入大結也

第四節　鄙俗則所見限於淺近素無以與乎極本窮源之慮也輕率是帶說

第六節 禮樂只是事之理不興興字亦與崩壞殊
總注 而子路終不喻也云云按子路不去雖亂邦不
居之義然謂其終於不喻則非也其死也仕於孔氏則亦
聞悝之難而赴之而已故其言曰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死
悝非死輒也先儒於此多失之
其身正章 此節要重講下截則上截鞭辟愈有力輕帶
則聖人何苦有此贅 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
辨令
子適衛章 總注明帝尊師重傅云云按京江文教先公
族而後庶民只說得明帝事
善人爲邦百年章 私箋云爲邦猶云治天下也按三代
治天下未有在爲邦之外者 私箋云謂之亦可者微篤
不足之意按當時之論必有謂非嚴猛不可以更化者故
夫子述人言以致意卽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之意何嘗微寓不足耶尹氏注只泛論義理與當日語氣
不合百年二字亦不可看得迂緩風俗淳厚斷非一時一
人事
如有王者章 班固曰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
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此得如有二字語意
程子謂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然則必世後仁者其繼
亂之後無可因者乎
苟正其身矣章 私箋云正其身主臣言正人人字兼君
民說
葉公語孔子曰章第二節 何故要隱正謂其事於理有
未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卽在惻隱
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
人必知之直之至矣 庚辰八月因論春秋書夫人遜于齊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相與剖析及此

樊遲問仁章　居處恭方外也執事敬直內也

總注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按道理盡於敬與誠矣

君子和而不同章　當論其心之無所乖和字非止溫乎其容也

善人教民七年章　教民而可以即戎具在周官小司徒之所掌七年則大比者再矣

憲問篇克伐怨欲不行焉章第二節　此章當取雍也篇或問程韓之論不貳過參看又必歸重在以復乎禮上斯暢其旨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亦是制私也憲之病在不能拔本塞源徒爭末流耳制字貶剝不得注語須從有是四者一氣讀下荆川文掃制私二字便謬以千里爲難是因錯用工夫非僅許爲勉仁也以安勉爲言尤失分判

有德者必有言章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理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必也此程允夫問語首二句朱子略改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章　蔡氏曰玩語氣似爲易言仁者而發

爲命章　爲命二字要從義理上說起蓋是國家一大事又要存得禮讓誠慤之意極難盡善而鄭國之事次第不苟有可取者自然應對諸侯可以無辱命敗事之失不可將當日晉楚爭鄭事勢闌入喧客奪主反茯了題理

或問子產章第二節　彼讀若賁卦之賁彼義切哀也廣韵在五寘中　注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按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

末節　注而富人莫之敢拒者按拒敵也言其富無敵見

仲尼篇

貧而無怨難章　私箋云怨字要說得細方見其難按難

字只對易字耳說得細非復常情矣　有粗亦有細到夷齊方是貧而無怨之極處怨有怨嘆有怨悔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而終焉於義理毫無可悔處亦只是無怨也但此意當留在後半推進說耳

子路問成人章首節　文之以禮樂句是涵養以至於成德之事不可作變化氣質看　變化在前涵養在後兩意俱有程子云英氣最害事無偏倚駁雜只是連那一點英氣也融釋了此雖非聖人亦顏曾之徒也　注中窮理養心力行泛應八字於爲學次序極好

第二節　注中忠信之實四字亦不可看得太粗

總注　胡氏云云按紹聞編云下節胡氏之說較近然有一疑子路之言如此夫子何以無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注衛大夫公孫枝也按王厚齋云孔注作公孫拔枝字傳寫之誤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曰字不是他人即指武仲自己臧頭露尾耳次崖謂當時之人未見得他意思乃對信字說後人誤會都將曰字坐在旁人爲他解釋非也表記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與叔引此章以爲並得於孔子然言各有當經文無人字不必强加　注楊氏云云按旣以防則迹亦露矣故程子於中說心迹之判久矣不以爲是　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按何休注公羊晉趙鞅歸于晉傳云君子誅意不誅事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先言晉文者甚文故不得不予桓也桓雖假抑猶愈乎文之譎云爾予之抑傷之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第二節　如其仁言似此功業也庶幾其仁也誰如之訓當斟酌　注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按此謂全體之仁　九合若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三

本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子不從　春秋之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伯功則封建得以不廢生民稍獲休息從合諸侯包含利澤及人者大與仁字乃有關

管仲非仁者與章　總注程子云云按程子桓兄糾弟之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故孔子不以是深責管仲也若召忽之死雖不可謂之非然亦不過小諒而已如匹夫以意氣然諾相死當其奉公子糾來奔之時未嘗有討息仇救之責在春秋之時與亡人求入而死者多矣則未知爲亂賊之黨歟否歟又惡得而深予之此段本安溪先生之意言之　未嘗受命於先君則兄弟均之非嫡嗣桓公雖兄亦不得名其爲賊也從前輔糾爭國仲之失也却不可責以糾死亦隨而死古注王子邕云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按此說精當緻密

其言之不怍章　私箋云則字即就言之之𤾉作時說非待其爲而後見其難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厚齋云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托之空言

總注　程子云云當參觀或問朱子所推本末尤爲精盡以魯之半加齊之半是釋哀公魯爲齊弱久矣之疑非先力而後義也

不逆詐章　私箋云三句一氣不斷按不妨斷　注言雖不逆不億按全要體會雖字得力抑亦語脈方醒楊氏說只末二句好若說君子一於誠則不逆億便自然能先覺了

或曰以德報怨章第三節　以直二字凡待天下之常人

皆然不因報怨而有所增損耳竟將以直筭做報怨之法便糊塗總注中怨有不讎四字要看得圓蓋因怨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不皆在所必報也不可竟抹去題中報字

莫我知也夫章末節　爲學一淩躐便易怨天一輕浮便易尤人注中不得不合皆要在做工夫上看

公伯寮愬子孫於季孫章第二節　私箋云兩將字正在未興未廢之間不知命者以爲人可與得力時節也　朱子云這是未定之詞

賢者辟世章　次第以時地區分辟色則嘗居是邦辟言則嘗仕其國也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亦辟言之一事

子路宿於石門章　是字言獨是他如此若作原來是他豈不懸絶　注中胡氏譏字須活看晨門尚從吏隱與下章荷蕢不同只他見得難便住手與字有未知聖人更用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刺也先儒因下文子路

無酬答之語故謂其似譏然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亦豈謂其有所譏耶

子擊磬於衛章末節　注且言人之出處二句按此指淺深二句

子路問君子章　安溪先生評貞父修已以敬文云修已非無事者自一言一行至于應事接物皆是也但非以敬爲主則不能耳不是一敬而修己之事已畢程子言但知主敬而不知集義則是都無事也此意少人識取　私箋云安卽敬之極處

總注　此體信達順之道按體信達順出禮運

原壤夷俟章　注以其自幼至老按宋本老作長此解上二句也

衛靈公篇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此章注脚只在孟子盡其心者章後須補到存養安溪先生於長

史文後頗引其端然說得不斬截　天下之理千變皆由
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卽中庸立天下之大本意思
朱子語錄及北溪字義中發明謝氏說精矣此蓋進子貢
以涵養德性之要

第一節　注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按本者誠而明也　以
行言故曰忠恕以知言則誠明而已

第二節　注蓋其積學功至按積學致知也功至知至也

無爲而治者章　無爲者猶言行其所無事也注中下二
層意本揚子法言非正解

直哉史魚章第二節　注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按
厚齋云甯殖當爲甯喜

顏淵問爲邦章首節　封建不廢治天下卽在爲邦內謙
詞二字似稍濶遠

第五節　必言舞者舞所以象成功此章是論爲邦如舜
之九成爲邦功業方做得完備也不專是包聲在內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斥爲竊位紙上都是霜氣者與
二字豈復尚留不盡或以此二字都帶委婉則譬之小人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等語亦委婉也夫謂聖人出語渾融
不爲已甚者謂於竊位之外不宜別有深文如恐公室有
人私家翼翦之類羅織沒左證疑獄耳豈蔽賢應得之辜
可爲末減耶三思節其義亦爾一友謂子再字亦且放活
些子應之曰幸文子非四思而後行恐不好更說箇三斯
可矣竟無以難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注易從二字妙亦欲其同歸於
厚先之以善道之方耳非竟薄待之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章　此節當兼指窮理

君子義以爲質章　蟬聯而下三之字俱就處事說首句
體下三句用　義是天理之宜安有不誠實者信以成之

恐是謂其及於物處合內外皆誠實也

吾之於人也章　上節自是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事下又援古以曉有世教之責者不當薄待今此之人耳

第一節　私箋云如字活其字實　注中揚是善未著而自我表之稱是惡未著而自我發之二字不可順口讀過若善惡爲衆所共見則公好公惡不待言也

第二節　饒雙峯曰民字即上面人字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下有三代字面也　斯民也即三代之君直道而行之民而三代之君所以直道而行之民者以民心本直不可枉其是非之實也故直道二字偏主君說不得所以二字之意偏主民說又不得三代之三字口氣　注今此之人按箋云即上節人字也　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按即字極可味行之以私即此人行之以直即此人顧轉移何如耳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闕文西涯兼其事其文言之

巧言亂德章　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

衆惡之章　私箋云察字活有可信可疑二端在內按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亦無所疑矣可與楊說參看

吾嘗終日不食章　此章以仰之彌高一章看方得勞心必求遜志自得眞解　思與學不可分知行說　學是求之實拖注却云遜志便非學而不思者矣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不是中二句是無命也不是末一句是無義也命是中人說的知義則命不足道故口氣須着一折

當仁不讓於師章　朱子云此仁字當在大處難做處說

私箋云重一當字當擔當也

季氏篇　洪氏云云按洪氏此條不根應從辨疑刊削

季氏將伐顓臾章　通章尤重在責由求

第三節　注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此句是

第四節　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　詩魯頌正義云謂之社稷臣者以其附屬于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是世繼非專臣也然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　橫渠云雖非魯臣乃吾所以事社稷之臣也　注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按先王逼指虞夏以來言之　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按此則自周以來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

第六節　二子之罪只在不持不扶致季氏得縱其欲故夫子亦止責之如此下文注中冉有實與謀句太過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夫子固有以信之矣凡讀傳注須就經文彼此參看乃可以折其衷耳

第八節　此節自解所以難於救止之故不可說似代季氏遠慮注中是朱子過於疾惡處　固謂阻東蒙若虎之負嵎登蒙山則下臨費邑故曰近

第九節　欲之節夫子欲之二字

第十節　安溪先生謂凡物兼并則多均分則寡均未必無寡也富者多危貧者多安安未必無貧也古人之意以爲寧寡而不可使不均寧貧而不可使不安故所患者在彼而不在此夫子又推論其理謂古人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者蓋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雖或有寡不至於貧且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其和可知和則有無可以相資盈虛可以相濟并可不至于寡矣此古人所以貴乎均也古人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蓋安則內變不生外釁不作雖或不免於貧而決不至于傾矣夫爲國家計者慮傾危耳無傾危之慮則貧猶不足患而況於寡乎此古人

所以貴于安也
十一節　遠人猶當來且安之況邦域之中可尋干戈乎
十二節　相夫子即上彼相之相　分崩離析即上所謂
危也顛也　私箋云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夫子
以蕭墻對顓臾則蕭墻近顓臾遠其爲遠人可知按動干
戈於邦内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天下有道章　此章只指周家一代說
第二節　獨言政不在大夫諸侯糾合同盟翼戴天子方
伯連帥之職大夫竊柄即名不正也豈不有其君顧能奉
天子哉　安溪先生云天子主天下之政諸侯亦主一國
之政雖至治盛世諸侯得自治其國但禮樂征伐之權則
不敢自專耳若大夫則無政大夫有政即無道之邦矣故
特舉大夫言之　自諸侯亦是無道何以只說大夫須分
曉又諸侯若數世之内增修其德亦代有天下矣商周是

也須并見得對面之意
第三節　不議不横議也
益者三樂章　注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按樂字精神
正在辨字上見
君子有三畏章　三畏九思其數則經文所定凡以并合
作對者皆庸人自擾不待闘而始棄擲者也　存心養性
所以事天
生而知之者章　氣質不同是正意楊氏說又言表推論
耳此只可於下三段中見之如俗下于上也中即攙入不
廢學爲金針則中庸至誠盡性當照其次致曲耶
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是内外合一之事須體味南軒九
者當養之于未發之先持之于方發之際二語每句兼敬
義夾持工夫則程子所云各專其一朱子語錄中所謂一
是主一之義方有歸宿　曰忠曰敬曰言曰事二句所占

地甚濶此章次序似當以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參觀辛巳與世得商論得此

見善如不及章第二節　志者萬物一體之志也養此心謂之求其志道者萬物得所之道求志之時而道在我矣至此乃見之施行耳安溪先生少時解　注守其所達之道也按守字好便貼得隱居二字出

邦君之妻章　稱之異邦句若緣上邦人二字來則曰寡君夫人可已守溪據禮記自不謬　若如禮記夫人自稱於異邦之君則當在自稱曰小童之下萊峯文亦是雜記計于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稱之異邦之一證不得專據曲禮

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章第二節　孔子時年四十三

子之武城章首節　弦歌四達則邑人皆化於上之教而古治可復矣故夫子尤深喜之

第三節　君子學道句不可粘着武城君子須看注中皆字及必教二字夫子二句平說子游之意尤在下句見不可遺一人也能句句敘述中作虛步引起下句乃佳　愛人二字即說不忍下有不學道之人亦得　君子雖以位言然只是俊秀之屬愛人謂他日臨民也方是子游所取之人　私箋云道字不專指禮樂按率性謂道禮樂所以養其德性故學道者必由之　學字重與教字對令人只粘道字無欛柄矣　注皆不可以不學按皆字是指地無大小非總上之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注又言其效如此按言其效亦仲弓問仁章使以自考之意仍須收向裏來說　必有其效始是能行究竟

佛肸召章末節　此節是答昔言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第三節好仁不好學二句

此仁字只是愛之理不宜看得太濶故注中解愚字云若可陷可罔之類

總注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論來說信便可該直說勇便可該剛乃繁而不殺列之爲六皆因子路氣質所偏尤在此處故加詳也　但言仁智實包禮義在好學二字內辨之明義也處之當而有節文禮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次節是立志三節是修已四節應事接物五節不惟知常而能處變六節詩本性情教歸敦厚又就修已應事之重者言之

子謂伯魚曰章　二南之詩但言治國由於齊家耳若夫起化之本始于修身必待爲之者自得于聲詩之表然後有所感發興起爲能推之而通放之而準若將注中修身齊家句囫圇吞棗看過便似不曾讀詩者末二句亦安能醒發

禮云禮云章　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鐘鼓此用禮樂之本　此和字就人心言　總注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此制禮樂之本　此和字就統體言

古者民有三疾章首節　全是傷今不可離以思古意須看民字若古之君子有禮樂以養其中和之德氣稟之偏無所不化矣

第二節　私箋云此是即習氣以驗風俗狂矜愚是病曰肆曰廉曰直猶爲本症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爲別候矣

予欲無言章第三節　天理發見流行固不待言而顯著然非默識而深察之則亦有不可得見者須照首節注中不察二字下意乃抉開示子貢之神

孺悲欲見孔子章　士相見禮疏云傳通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第四節　注禮父母之喪云云皆攝舉開傳　受以成布接受繼也

君子亦有惡乎章　總注侯氏云云按此人人所當惡

微子篇柳下惠爲士師章子未可以去乎　言未可以去而事人乎是望之變通不是疑其不見幾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只是禮貌在季孟之間故曰不能用若權位如此則舉國而聽矣　當就事權上說景公初意本欲用孔子也及爲人所沮而志氣頓衰故復有不能用之言非特禮貌之謂也注中貴字及程子禮字不可誤看

齊人歸女樂章　聽行如季孫孟子以證見行可之仕桓子始非不善也俗下欲深文之不知如此則孔子去國反不得爲見幾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接輿佯狂事同箕子其心乃近於狷者也　如上章季桓子便是今之從政者

第二節　曾點之狂有茂對時物氣象接輿之狂但知天地閉賢人隱而已此夫子欲與言以廣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第二節　注今下問津今宋本作令按作令乃應上使字

第三節　歷聘而終無所遇則是未嘗不避人也

末節　夫子于他隱士未嘗自辯正爲桀溺之言有過甚者故明人之不可避因見天下之無可易也子路嘗聞浮海之嘆而喜恐其惑於桀溺之言亦因以喻之　孔疏隱于山林是同群言吾自當天下同群安能去人而從鳥獸居乎

子路從而後章首節　尹氏謂其詞氣雍容不當直云責子路言我惟恐如此何暇知夫子也　私箋云四體三句蓋言夫人四體不勤則不分五穀即莊子漢陰丈人往矣

無之吾事之意責子路意在言外

末節　道之行廢關氣運之盛衰非一身計也若君臣之義則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廢之則此身先有虧闕處矣故明知道雖不行此義不敢自我而廢也　行義對循祿說玩注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云云自見今人與潔身亂倫滾作一句都謬　注福州有國初時寫本云云按聖人說話便是八面俱到子路恐不解便如此當是受辭於夫子也

逸民章第二第三第四節　三節須兼時與道言之

太師摯適齊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官名次序皆有義理蓋分堂上堂下之樂言之侑食之官乃近君者故貴之也

周有八士章　或曰成王時人按此鄭康成說賈逵又以爲文王時　當從子政季長之說作宣王時中興之業所以不能盡復文武之舊者生材雖盛而淪于下位也

子張篇執德不宏章　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按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孤只是孤單　朱子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我之不賢與須於絜長量短時指與一箇茫然長思瞿然內愧光景上與字語意極安詳此與字極蹻蹐　子張之言乃泛然處衆之道非所以交朋友也毋友不如己者孔子言之但一拒字太迫狹耳注中過高二字尙斷不倒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未字只是足上後字作此句須沉吟追味見而後二字爲必不可易之法乃有情有味

仕而優則學章　重下截　上句爲世卿言之下句則草野之秀民也聖門無突然便說仕者兩則字亦須說得微不同上句是但有餘力便學下句是須有餘力乃仕也

堂堂乎張也章　重不能輔人邊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此所以觀常人之用

情非立教然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法家謂刑亂國用重典不知自上致之也哀矜勿喜包當用法平恕不失其怵惕惻隱意

紂之不善章　甚多也公羊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有人之惡有水之惡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是也須還他兩層

君子之過也章　此章乃警戒至切之語不可放退說曰月之食在君子爲非常之變人皆見之不可得而掩也人皆仰之惟速改斯得復其常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衛公孫雖知夫子者淺然亦見其無所不通以爲求之當世何處得此大成規模可從他就學故有焉學之問子貢告以夫子之大固有自來却四面零星鬬合非可限定一處何處不從學其成就亦非必專師一人也　注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按此句是

朱子言外推論非問答正解　道字固不論道體朱子解爲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以爲此則有時墜地賴人能記者耳其實列聖相傳之微言已不外此故孟子注亦舉此節證聞而知之但非子貢當下問答所及故或問於范太史之說復謂其不切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多見其不知量也　邢云古人多祇同音引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及張衡西京賦爲證

子爲恭也章第三節　大可爲化不可爲非人力可及當就德性學問至處實講

末節　上節總包體用說此節就德性之及人一半可見處示之與大哉堯之爲君章同

堯曰篇堯曰章第三節　有罪謂得罪於天　簡在句似並指有罪無罪說　注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按此二句

最難措詞

第四節　私箋云大賚正以富善人也按鹿臺鉅橋之積雖多亦安能徧及四海須知此是第一節事正爲商家畿內之民身在水火有朝不及夕之憂雖有善政亦莫能待故首爲此舉四海聞之亦如被其賜也善人則尤有加焉洪範中所謂富者有廩祿也注中皆字不可貼大字說下文方說四方政行天下民歸次第自可想見

第五節　安溪先生云此節正申明善人是富之意歸重在仁人上　私箋云過卽督過之過按此節敘在大賚之後只當就仁人上并見虐政汚俗所當咸與維新大慰百姓責望與之更始意不可泥書今朕必往重說伐紂也

第六節　權量者萬事萬物之本謹之而後法度可審法度審然後有官守

第七節　世者賢者之後世其家者也逸民又是無位之人二句亦相因說　注箕子商容不必拘

第八節　所重中便該得教化在內從善也輕民德歸厚也

末節　信字貼誠字說末句歸于公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第二節欲仁而得仁　私箋云孜孜所欲所得者在澤民之仁心政上則儘欲儘好儘得儘不妨按此說仁字極分曉

總注　尹氏云云按顏師古前漢書注中并以上章爲告子張之語

不知命章　此章胡雲峯以爲入德之事者自好

首節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只是信得命及便一直向前做得瀟灑磊落此命字但在氣上說與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命字同義不可說向理上去了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四卷　論語下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五卷　孟子上

長洲何焯屺瞻

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章。首節　史記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其生也未嘗僭稱

第四節　曰利則不本於理而動於欲一動於欲則凡有血氣必爭上下不安民志不定圖覦而起矣　安溪先生書汪青湖萬取千焉二句題文云畿方千里出車萬乘是也曰采地百里出車千乘采地十里出車百乘則謬矣采地十里只一成耳一成之地除去溝洫道路只六十四井爲一甸之數出兵車一乘安得有百乘采地百里只當出兵車百乘所謂千乘之國者蓋方三百餘里在周禮侯伯之封是也春秋時僭制踰限故列國多千乘大夫多百乘前輩多不理會鄭康成箋　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

甸爲作邱甲亦不過甸出四乘耳　百乘之家一同之地天子三公王子母弟之采邑　百乘千乘漢書刑法志甚分明

第五節　朱子於注中既下仁義未嘗不利句而又恐人誤以仁義爲求利之資故或問中又云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敢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然愚意孟子雖非教惠王以仁義求利而下二節自當更移下一層看蓋王何必曰利節乃正答以義理之本然下二節又推極事勢而論之使之必無他岐之惑故末節復繳轉云云亦猶大學孟獻子曰二節上節就義理以明王者用心之公下節復舉利害以明王者擇術之審也

寡人之於國也章首節　周禮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第四節謹庠序之教二句　庠序皆鄉學教之樹畜以養其老便是孝弟根本庠序之教又所以申之也申字合如此解則并下不負戴句皆一串矣蓋此章雖與齊宣是心足王章皆令舉王政而此章對上移民移粟自謂盡心言之尤重在養一邊

七十者衣帛食肉二句　不是總束乃王道之成効

注　二畝半在田按即割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　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按此即品節

末節　注則必能自反二句按自反即本文我字也蓋修其政由荒政而王政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首節　楊无咎云死者即長子也
五節　不忍其陷溺故往而正彼之罪非修怨也
齊桓晉文之事章　重保民而王句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所以保民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正是照應保字先説得推不忍之心一半自反其本以下又破齊王不能推之由然後告以行不忍之政一半章末然而不王者二句直繳保民而王
首二節　齊王以桓文之事爲問其意中即是下文所謂大欲也特以難於發問姑托之於取威定霸耳其事必出於與兵搆怨與保民正相反故孟子一句截斷徐發其不忍而導之不得泛作貴王賤霸門面語看注中羞稱詐力意不可泥　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戰國時主所謂霸功大率類此桓文不過借他名目
第五節　有是事則必有是心心之發最爲肫切可以保民則足以致王矣然百姓但習見王之行事而不察王之用心皆以王之以羊易牛爲愛也臣固知王不忍其觳觫之言由衷而發非若百姓之言也　是心足王句壇長云題是緊接有之直承王曰何由知吾可
第八節　周禮夏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而地官牛人無釁積之事是釁鐘本不當用牛以羊易之適得其當既得全吾不忍之心而亦不至暴殄天物乃應事之曲當者也故謂之仁術
第十二節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鶴灘文云明於此而暗於彼則爲之而不能推忍其易而先其難則推之而不善
第十七節齊集有其一　趙注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
第十九節　輔吾志須從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來
第二十節　注士嘗學問知義理按此只照下奚暇治禮

義哉淺淺說

第二十一節　明字對上惛字能知其輕重長短而善推者也

末節　老者衣帛食肉二句是老吾老幼吾幼四句究竟

莊暴見孟子曰章第三節　甚則今樂猶古樂矣

第四節　此節不過引起同字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方是甚處只是其字的影子甚之實則行仁政也　注亦人之常情也按雖人之常情然齊王意中所謂人與衆者亦諸臣媚子耳孟子則借以引之於與百姓同也

第六節　緊要在行仁政上但題面所無不可辭費耳百姓至于父子離兄弟妻子散雖鐘鼓管籥日聞于耳徒使其疾首相告可謂之與人樂與衆樂乎

管籥之音　詩云籥舞笙歌正義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又公羊傳云其言萬入去籥者何去其有

聲者廢其無聲者吾家御公注籥所以節舞廢置也置不去也此解尤明故凡言羽籥言籥舞皆舞則吹籥以為節非無音而但執之也

第七節　庶幾無疾病言幸不至為萬民憂勞成疾方與同樂相應

總注　二說皆未竟其旨或問中折衷精盡　楊氏說流而為王學

文王之囿章首節　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內皆岡嶺林麓為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地以養禽獸恣游觀也若靈囿則在辟雍之傍不過一射圃耳與齊之囿囿名同而實異矣

交鄰國有道乎章首節　注仁人之心至尤不敢廢按數語字字精細　明義理識時勢合兩層方是智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第二節　民自有當得者若雪

宮之樂不得遽至非上非也

第五節　注而又巡行郊野按近郊君所自行野外都鄙則司稼爲之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首節　明堂只是壇當據覲禮公王帶以下紛紜之說皆非是

第三節文王發政施仁五句　要看發字是政敎號令對上王者所居以出號令之所說引詩又收歸心上實實以不忍人之心行此不忍人之政也如此方界限分明不復不贅　注世祿者先王之世按先王是文王以上先世

第四節　思戢用光聿來胥宇此兩句是王業　弓矢干戈是行者之備非好貨之主能人人有餱乎　行者有裹糧是平時出行

末節　無怨曠只是室家相保之意

王之臣章末節四境之內不治　趙注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

王顧左右而言他　趙注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爲巨室章　賢才大而反小之國家重而反輕之慢賢則徒以病國此相因之理也

第二節　趙注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敎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能治乎　注鎰二十兩也王濤南辨疑云國語以二十四兩爲鎰脫一四字然此句本用趙注

齊人伐燕勝之章第三節　當時畿內之民尤親彼紂之毒虐文王取之固順民心事然六七王德澤入人者深苟非人人棄絕則亦事過追思難免其不悅也故堅守臣節至於匡救無所施乃聽其惡稔而自斃耳

末節以迎王師　破上人力不至於此

齊人伐燕取之章第二節自葛始　葛嬴姓之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趙氏注云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蓋至于有霓則人被雨澤旱已觧矣望字揔貫雲霓兼將雨及旣雨言之也最爲得之辨疑中引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云虹亦雨徵尚觧得不分明如蒙引謂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恐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則於經文多添曲折仍有難通矣

後來其蘇　辨疑云注中蘇字旣曰復生又曰蘇息兩義雜出從後爲長

第三節　子噲子之不聞別有虐政然名不正必致民無所措其手足虐孰有甚於此者乎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下文置君而去亦惟爲整頓此事便足救民水火耳

第四節　老者因兵入而播遷則招而反之小者爲吾所俘畧則送而反之非特不貪其土而幷安輯其民非特不毁其廟貌而幷勿移其器

鄒與魯鬨章首節　穀梁子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義與此章類

魯平公將出章末節君爲來見也　爲字與是以字對即所謂使之尼之也

公孫丑篇夫子當路於齊章第八節　注祖乙疑祖甲之譌但祖甲又在武丁後耳　疏有祖乙趙注無　凡七世元板七作九

第十二節　管仲功烈之卑政以無文王之德耳德字不可說得狹小了孟子必要從心性做出事業故非堯舜之道不陳然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寧卷懷而去但値此時勢則事半功倍不若文王之難也

末節故事半古之人　故字下須補有古人之德一層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首節　注亦有所恐懼疑惑按疑對

知言懼對養氣

第七節　私箋云大勇只末二句見之按當揔說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以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皆根於此此說聞之衞先生

第八節　下文說無暴其氣若因守氣句將氣字貶壞便節節俱礙守溪文云理主乎氣氣輔乎理二者相須而曾子尤得其要便節節俱貫通照應

第九節故曰持其志　儒門持志爲敬以直內之功注中所謂敬守也告子強制其心亦有似乎持志者故孟子因而爲之剖析注中先補力制其心四字正爲持志句生根萬歷中求其說而不得遂以持志屬知言一邊謬矣

第十二節　此難字正與是不難相對注中心所獨得不是空話浩氣生于集義集義本于知義心者氣之宰理又心之宰也工夫來脉至遠所以難言直與上不得于言勿求於心心字反照

第十三節　直養只是事皆合義故自反常直然先奪下文集義則急遽無序經文反前後冗複矣故本注且但從上文說來　無害據後注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似與下而又害之害字相應又本注云無所作爲以害之後注云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字面皆同時解遂攙說助長細尋經文脉絡助之長者乃指告子不能集義養氣而速求不動心之效故強制其心使人之神明與衆理應萬事者如死灰之枯槁則無以立天下之大本其害有甚於舍之不芸心不慊而日餒失其本體之充者所害在心若此處無害不過行之不能皆直害吾浩然之本體兩害字及作爲字相似而各有所指注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知其二字元板作却甚四書通中亦作却甚語類中引此作却甚不知何時始譌然元板

亦有作知其者

第十四節　配道義正塞乎天地之實落處

第十五節　或問孟子深闢義外而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先生云此辨一正一反卽是集義二句釋文　義者本性之固有而具於心爲氣之主宰者也不能集義則不能滿所性本然之量而心且流於虛無枯槁又安能生出浩然之氣來　天地生人是氣然必有理在内爲主宰此理卽義之根源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病根皆因外義惟以義理爲外而非内則理有不達遂不反求諸心旣無由集義以生此浩然之氣卽下文所謂不芸苗也及其氣有不充此心將不免於疑懼乃又强制以必其不動則下文所謂揠苗助長反害其心淪於枯槁寂滅之域者也非義襲而取句朱子初不指告子說注中揔上云告子不知此理然後轉云乃曰仁内義外文義甚明大全誤取胡饒二氏語雲峯以義襲而取卽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雙峯以正而助長是義襲而取則告子自云勿求於心矣豈復求一二之偶合於義自云勿求於氣豈復求襲取此氣於外乃舍不能集義强制其心之正條實犯而旁掠義襲而取以攻之試思揠苗之取象與襲取此氣者似焉否耶　注自反常直按此應上直養

第十六節以爲無益而舍之者　舍之者卽助之長者惟其見得那邊有益所以不耘耳不可作兩種人說故上文以不助長者寡矣句貫下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害之是害其心非害氣也與無害之害不同　注正預期也按古注正解作望字故曰預

期

第十七節　生心害政等語正對前當大任說

第十九節　上蔡語錄或以知言養氣爲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按此說可以爲上下關通證佐

第二十節敢問所安　安對上惡字口氣不可但捻居字

以力假仁者覇章　以德行仁朱子云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濶是自已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按以德爲誠乃周益公說也引書恭儉惟德無載爾僞爲證亦儘自好得此說乃知伊洛議論非尋常悟入者可及

仁則榮章第二節　貴德尊士則知脩身立政之本變化氣質可以大有爲下文在位在職則賢能樂爲之用而又各當其任也閒暇亦是賢能爲他支撐一番外侮稍息粗得寧靜非僥倖撞着好機會便及時大振頓一番婎政便兼養民敎民交鄰固圉無所不包刑則小者刀鋸大者甲兵皆得其當自然大邦畏小邦懷可以爲政於天下矣後半說到配命可知第一句全是脩身尊賢事

尊賢使能章　此與發政施仁下次第不同者蓋以行於國之規模遠近爲序前朝後市則國中也以次而郊關則爲路以次而都鄙則爲野非農之綴于商旅也第五節乃閒民故別而最後言之又見無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首節俊傑在位　衛云此在位謂未仕者舉而立之於位

第五節　獨言天下之民蓋閒民也　若作新附之民看更穩當以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之語參觀適與願爲之氓句呼應廛字不必定指市宅說文所謂一畝半一家之居也　布錢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是有里布有夫布守載師之單證則不能與題句肖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章首只說不忍之心者程子所謂四德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也然第四節注中固云因惻隱而悉數之言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故以四端四體對舉爲言

首節　注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按此句便是性情之根

第二節　下三句見不忍人之心不可忽　注故不能察識是知推之政事是擴全體此心是充

第六節　須將先王跌出人字入自謂不能方有根　張子曰害仁曰賊

末節知皆擴而充之矣　語類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爲要緊又云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按此知字極重注中尚說得輕然如淳所錄一條云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此句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眞能恁地充按注中正如此解當斟酌參看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末節　正己似對擇字說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第一節　須着眼人字方得揔注初無彼此之閒意思　注其勇於自脩如此按補出遷善一層方與下二節關通

第三節　注而舍己從人按元板已作以

第四節　羣輔錄舜有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遊本戰國策顏歜語

伯夷章末節　只是不肯至誠惻怛便是不恭　注中獘字直斷其如此非指其流

天時不如地利章第三節　私箋云古者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按古人亦以革爲兵左傳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孟子將朝王章首節　注孟子本將朝王按玩一本字方不是輕世肆志

第四節　陳堯舜之道實以大有爲望之卽輔世長民之術也

第五節　注在官不俟屨按宋元板官俱作宮然此語本出玉藻鄭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則作官爲是

末節　且猶句只可翻云管仲似乎可召不得云桓公似可召仲方與故將以下口氣不背　注處賓師之位按閻若璩曰范氏云處賓師之位非也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致爲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蓋就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眞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齊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召而後不往也齊王於其將歸乃就見之其不足與有爲可知孟子所以終去也此闗聖賢出處大者不可以

不辨　非當仕有官職按此句揔論大旨若不爲管仲自指生平所學言之兼此兩層說方完

孟子之平陸章末節　語錄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爲都

孟子謂蚳鼃曰章首節　注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按此兼官守

第五節　進退只作去留解承上無官守言責也　閻若璩云田敬仲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故孟子時爲客卿而曰無官守言責

孟子爲卿於齊章第二節　注王驩蓋攝卿以行按書蓋大夫故知是攝　不惡而嚴如此按不惡謂其始不以輔行非人而辭出弔之命在途雖不假以詞色亦未始凌傲之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首節　木通謂棺槨言之
第二節　非直何破以美以下又明愼終之誠愛
第三節　注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按法制所不當得非
達
第四節　注快然無所恨對盡字說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首節　天下可禪國不可禪三代以
上之天子皆推有德者迭爲之及以天下與人子孫退守
百里以承祖宗之祀未有弃棄其國者也子噲則自斬召
公之血食矣故孟子尤惡之
第二節　燕人干天之命齊人干天之討厥罪維鈞故曰
以燕伐燕　趙注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
天吏也我何爲勸齊伐燕國乎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第五節　欲富正對道不行說不行
其道而虛拘以祿是貨之也

第六節又使其子弟爲卿　子弟與前弟子對說　使者
營求之方非使令之謂以上使已例之自見
末節　字書買賣二字皆从网賤則買貴則賣皆罔之謂
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第二節　坐危坐也
第三節曰坐　並坐也與前不同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第四節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孟子望王改之者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第三節　此節述往事思來者
不得但爲伊呂鋪張
滕文公篇滕文公爲世子章第二節　言必稱堯舜郎人
皆可以爲堯舜之意不可說得廓落
末節　此節推說到善國亦不外此以足上不當復求他
說之意

滕定公薨章第三節　東萊辨大傳公子有宗道云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旣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滕謂魯爲宗國亦如此

末節　周禮疏倚廬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

滕文公問爲國章第六節徹者徹也二句　就上文次序言之當先辨助後辨徹此倒言之者正爲徹中已具助法規模但計畝均分不如助之只藉其力爲尤善耳須通下節看　計畝均分便有公田不足取盈於私田流弊故孟子不直取徹法而曰請野九一而助　注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二句按制民句承上恒產節取之之制承上恭儉節　周時一夫授田百畝按一夫二字是眼目方見均平之制　其實皆什一也至是亦不過什一也按辨疑云三代田制已無明文可考但當合經文什一之數而已南軒云夏商周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爲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爲助百畝者以十畝爲徹此說本分明　據詩中田有廬上入執宮功孟子自言五畝之宅推之以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各得二畝半以十四畝爲廬舍八家各得一畝七分半

第七節又稱貸而益之　稱周禮疏云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

第十五節　語類鄉遂用貢法然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

第十六節　禮記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旣引孟子又云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蓋引周禮載師之文也士讀爲仕旣近郊之地故禮記孔疏云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後來孟子疏及陳用之禮書皆仍之此鶴灘文有或寻之鄉遂之田一說也然載師之士田乃謂士大夫之子

所耕有問朱子以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朱子答以恐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爲之屬此說不泥舊聞而於古人立制之意尤爲近之此鶴灘文有或予之都鄙之田一說也

第十七節　餘夫二十五畝對世祿看亦以澤及野人之子弟也

第十九節　方里而井三句九一之形體以下又從分田中繳足制祿八家二句明九一之爲助法申結前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公事畢三句又推九一而助所以立制申結前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八家句中須補出以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家得二畝半

同養公田　趙注養其菑稼　注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也按金仁山曰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

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一千五百夫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第四節　許子衣褐見無庸於織以逃孟子之駁　奚冠何由道而之褐故問奚冠

第七節　草木禽獸妨害五穀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偪人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世得矣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日水地無分孟子蓋謂決排以後南水入江而江以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於江也按朱子但疑記者之誤耳非謂後人於經文便不當復致思也前說最精施功之多者四水而字以下略讀斷謂其他小水大抵皆注之江則於辯經極包括而水道自渾然無滯礙矣又書言禹平水土治水皆所以治地也如此辭

則下文然後二字亦可直接　由是水土既平而稼穡有地然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後中國可得而食可得只有可粒食之期蓋尚有待於后
稷之教也
第八節后稷教民稼穡三句　當從教字確實指陳降播
種殖嘉穀規模　育字當對鮮食艱食見非聖人能厚民
生無以致此若就氣化上論便似複講然後可得而食矣
人之有道也四句　人備五倫即完五性此則貴于物者
也苟不能復性以盡倫則違禽獸不遠矣
父子有親五句　仁智若循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理
密察足以有別也既曰有別則爲所性之智明矣北溪字
義曰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然程子謂禮只
是一箇序既曰有序亦當爲所性之禮也故瓊山程以智
字貼有別說較舊說推勘愈諦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勞來是資稟之近乎中
者匡直是資稟之過乎中者輔翼是資稟之不及乎中者
三者皆使之自得其性而已
聖人之憂民如此　當雙承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兩層
捻束近日講章謂獨承教民者讀大全陳定宇之說而未
詳也　注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四句按兩然後即
而暇耕乎暇字　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按放逸怠
惰從上逸居來
第九節　舜有五人而天下治錯引臯陶以終得人之盛
也
第十節　以天下與人句最難安放守溪文云以天下與
人此堯舜之所易也爲天下得人此堯舜之所難也何等
直截
第十一節　堯之大哉以其無名也舜之君哉以其不與

也二聖之不嘗心細務如此　曰無名曰不與若無所用心者然此是斷章不容摭實
十三節子貢反築室於場　趙注場冢上祭祀壇場也
秋陽以暴之　趙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注道德明著二句　道德明著對言行光輝潔白對氣象
十七節　同價者其道無僞則從其道之效也
陳代曰章第三節以利言也　利字專頂直字
周霄問曰章第三節　諸侯耕助四句祭義中語　惟士無田二句王制中語　無田謂無圭田
宋小國也章第三節　富天下正與宋事對
第五節紹我周王見休　私箋云昔事紂而今繼事乎武王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第二節　長幼謂同姓之人卑尊謂異姓之人猶言父兄百官

不見諸侯何義章第三節　玉藻云酒食之賜弗再拜若受於其家則不當復往拜矣　趙注豚非大牲故用熟饋
第四節　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初見時事　曾子子路皆剛毅無所屈撓之人稍有失色失容已深戒而亟違之須對下文所養句看趙注夏畦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人也按治畦是先築土爲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北方夏月惟此爲勞非若田作其旱潦猶任之天也莊子天地篇叙漢陰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日浸百畦卽其事也鑿隧是先治行水之道疏云治畦曰灌園乃南宋卻武人不至北方故誤作一層解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首節　注氣化盛衰二句按氣化盛天心復也人事得人心正也須有個根在
第二節　下巢避龍蛇上窟避鳥獸

第三節　掘地而注之海是大水治所謂予決九川距四海也水由地中行是小水皆治所謂濬畎澮距川也蛇龍恃水爲患故先驅之鳥獸因水患而偪人故水治而其害漸消各有次第

第四節　私箋謂自禹而後治亂不一桀之亂湯之治亦不及而直言及紂之身者盖舉亂之尤大而撥亂之功甚勞者言之　公羊傳注云草蕀曰沛漸洳曰澤

第五節咸以正無缺　無一事不出於中正無一事不出於周密

第八節　政在大夫者春秋既治之矣此又與庶人不議相反弒逆之禍陰竄於學術之中者也春秋之作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邪說誣民者并取愛敬之根而壞之則自此將視君父猶路人與禽獸之無知者一矣孔子討亂賊之道安得而著哉　亂賊悖倫者也楊墨賊性者也

第十二節　仁義充塞而人心不正故使人知有仁義者所以治其本也然充塞仁義者實自爲我兼愛之邪說爲之而行亦以詖辭益以滛故息之距之放之所以治其末也或問中甚分曉

匡章曰陳仲子章第四節　此節言即不爲蚓亷操豈猶有未充故下文孟子又以母兄相提而論隱然見大倫既亂則於人道有虧所傷者大非纔之以蚓不可固非責人無已也何傷是指不爲蚓何傷非謂居食何傷也

第五節　此節是不能充之案

已頻顣曰　病其所從來也　辨疑己當作已已惡之而他日偶食其肉故聞兄言而即哇之也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六卷 孟子下

長洲何焯屺瞻

離婁篇 離婁之明章 通章皆爲當時君臣非先王之道者而發

第四節 注所行不過差按所行接上節行字來

末節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正與此處相發

規矩方圓之至也章 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

愛人不親章第二節 此正字與大學絜矩矩字同意我之仁智禮無所不到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節 可學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謂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觀滕文公問爲國章下所以多二年是兼要畧寧外傳

第五節殷士膚敏　詩中多連舉殷商然此殷字乃非商
之變文當辮爲衆也　上云斯二者天也以氣化言之詩
云上帝既命以主宰言之仁者上帝生物之心所以反亂
爲治而維氣化之衰也故有以獨當天心而非大小强弱
之可論自不可爲衆矣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首節　本其身之所固有故曰
自暴自棄注中着兩身字於自字極醒
第二節　道理若待外求則暴棄猶可觧也今人人生來
性中有個仁居之便是人之安宅人人生來性中有個義
由之便是人之正路莫非固有無待外求豈吾身所不能
乎而反甘自暴棄是則可哀也已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上章警不求者此覺悟求者　此
與上章蓋一時之言親親長長仁義之發最切近者也
淳于髡曰章末節　權字即是義字與術字不同權正在
道上見離道言權便似將稱錘打在無星處如何稱得一
物淳于諭孟子以不援正不知權耳孟子以爲不足與深
言故聊以手援一語謝之其實權非枉道求合之謂不得
將權字看壞
人不足與適也章　語類云首三句當作一句讀　注間
字上亦當有與字按辨疑云中原古注本間上本有與字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易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
澤增高此好爲人師之善喻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第二節　舍館未定則是僅借
之行非親附王驩者也故下章但以餔啜責之
末節　注非好善而篤信之按陳氏所謂篤信與有諸已
之謂信稍别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但從之來不竟與之看徒餔啜只
以道途言之

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仁義是性事親從兄是道性之所發惟此爲實際處盡道乃所以盡性也下禮樂只作中和兩字看不可誤認注意使經文倶成倒說　程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處最分曉此章可以參觀而得之叅以程子論孝弟爲仁之本諳實字乃得分明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首節　順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

舜生於諸馮章第三節　注得行其道於天下也按此道字乃指散見於禮樂文章謨訓功烈者言之

第四節　惟其道無不同故爲國班爵祿二章孟子但因其大畧郎可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拘盡得其迹而自有以不拂乎先王之意也子思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亦猶是而已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第三節　小水則駕木大水則造舟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讀爲征）注云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巾車廏人乘役車　言轉委積則薪芻可知委人斂薪芻亦爲之役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第三節然後收其田里　季彭山讀禮疑圖云三年不收其所入誰與掌乎盖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按此語看得下落分明

人有不爲也章　張子云不爲不仁而後可以爲仁不爲不義而後可以爲義　有不爲須兼辨之明守之嚴兩意盖辨之愈明則其心有主而其有爲也釋然不疑其所行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其有爲也沛然莫禦其所往（本安溪）

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注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按朱子云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已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當作一句讀義見語類格心章

捴注尹氏云云朱子曰亦言外之餘意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重處固在自得然逐句之次又不容畧須參觀或問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仲尼所取於水者道體其事則聖人之純一不已其意亦未嘗不在學者故程子補出君子法之一層孟子因徐辟之病而藥之此告以務實者之立心似乎狹矣然斯恥也與中庸惡文之著同恥無實之不可繼則時時省察自不容已故實即是本朱子謂學聖人者必自孟子恥過情之語始

第四節　注暴得虛譽二句按暴得虛譽與上節注中兩漸字反不能長久與上節注中兩不已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首節　注而能有以全其性按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正是全其性

禹惡旨酒章第五節　四事之中其所以操心省身能盡其性者無不合也其所以施政立教盡人之性者則時異勢殊容有不合者矣有字作如此解則施字更有下落安溪先生全章文云其有不合者是三王有未兼也更現成得好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首節　歐陽公云霸者興變風息焉謂詩盡亡者獨公一人之論如此　龜山云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　安溪云詩亡殆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子舉巡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讓行焉諸侯脩述職之禮朝會雅歌於是勸戒繼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罪勸懲明也及周之東天子不巡狩則太師無採也故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謠相爲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無聞也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勸懲不明諸侯僭大夫

叛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貶所以申王事之勸懲也按鄭漁仲始疑胡氏雅亡之說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東萊亦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第二第三節　後之學者不知所以作之由不以春秋爲經世之大法而但以史視春秋則晉楚魯三國之記載其始固一也要之乃未經筆削則然耳豈知其事則桓文而已辨其名實其文則史而已正其名分不惟大義數千炳如日星抑且時措從宜莫非制事之權衡道揆之模範孔子自言曰其義則竊取之矣

第三節　義字兼正名盡性二意方能貼到存心　義者宜也盡性命之理故皆得時措之宜

可以取章　首段不重惡人過與而輕死也或問甚明當叅觀之

逢蒙學射於羿章末節今日我疾作　趙注疾作瘧疾注庾斯雖全私恩二句　廢公義之說不必拘曰侵則爲患小曰追則不過驅之速去使毋輕我爲無備而已不必殫其將取其師也多閱春秋事自見

西子章　趙注蒙不潔以不潔汚巾帽而蒙其頭面

天下之言性也章首節　照注故利並重照語類則獨重在利末節反牽合難曉

故者以利爲本　故有善惡兩件故必以利爲本　注猶所謂善言天者二句按此荀子性惡篇文

第三節　若將首節則字看得有不足之意則末節歴學中亦當挽入利字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首節　疏云喪其子故有子之喪亭林云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

第二節　簡畧也謂於禮不足故下即以禮折之
第三節　注若周禮三句按周禮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
職喪帥百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
而治之注旅冢宰下士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首節　語錄節問一條下云集注
非定本　存心只是處心與盡心篇存其心不同本語錄
末節　許魯齋云草木到秋精氣展盡故風霜亦搖落之
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
德行充實雖禍患不害也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
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
為崇難防備以此意看此節書則更無滲漏矣　又云坎
不盈祗既平无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到流得滿然後過
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宏毅堅重如舜事瞽叟
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坑坎自滿
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只得動心忍性
以待不敢急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又不得如此
以此意看終身二字亦妙
禹稷當平世章第四節　禹稷所任乃轉旋天下之責直
欲萬物皆得其所非效一官而已切天下剔發出有飢溺
則其急宜乎倍萬方是解上三過其門不入也若空空揣
取思字則以聖人之材處此綽有餘裕何為如是急哉
末節　閉戶暗貼樂字乃有味
曾子居武城章首節沈猶行　沈直深切廣韵在二十一
侵中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章　朱子謂楊氏所論得之楊曰
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
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

墦閒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按上文云瞯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謬矣

萬章篇舜往于田章第一節　竭力耕田猶是養口體之粗節必是於視無形聽無聲有不到處不知以何事得罪於父母耳於我何哉須是孝子心裏巳打筭到那窮處故下節說個如窮人無所歸

末節　熱中趙注以爲心熱恐懼猶言憂心如焚也近之

大孝終身慕父母　親親仁也慕親乃所性之仁根於心者物欲害之則孝衰矣聖人盡性斯渾然天理身終不足以移之只大概透發不失本心不可即貼舜說

娶妻如之何章第一節　故爲孤子之行以遂其孤憤之私是爲懟

末節然則舜僞喜者與　與疑詞非詰詞蓋欲求其義理之歸也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第二節殺三苗於三危　尚書竄蔡言曰左傳云蔡蔡叔孟子曰殺三苗字異音同古字通用也

末節　趙注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

咸邱蒙問曰章首節　注齊東齊國之東鄙也按趙氏解爲東作田野之人故釋此句　東鄙則海濱之野人也

第二節普天之下四句　引詩之意是舉遠以該近

我獨賢勞也　北山詩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孟子即以詩說詩也　注此詩今毛氏序云按此注獨取小序爲說

第三節　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孝思維則之謂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安溪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天字似以氣數言天之所廢天字似以天心言要之皆

氣數而理存乎中如堯舜之有敗子仲尼之不遇其君氣數之不幸也天心亦不得已而廢之夏商周繼世有人是氣數之幸也天心亦因而不廢之

第二節　一以二十又八載一以十七年一以七年故曰相去久遠施澤於民當根薦於天說方與上下相應

第四節　伊尹周公非客也萬章問意原統自禹以後言之故并推論商周之事若仲尼則生於王澤既竭乃有聖人之德而不在天子之位其遇獨與舜禹異此又其事理之變故并推明其有德無薦之由使天意人事詳盡無遺耳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第二節繫馬千駟弗視也

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

第三節　若講成高蹈避世便不是伊尹心事蓋耕野而樂堯舜之道便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但非有王者興則不可爲名世必成湯果大有爲然後出而於吾身親見之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第六節　只緣已是先知先覺常處畎畝斯其責不可他辭不就湯聘便屬推而納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章第二節　注故不諫而去之秦

按元板無秦字

末節　注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按辨疑云孟子言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又言年已七十所指之事亦已詳矣未可謂之無據也注文蓋見孟子之言與史記所載有不同故有此說讀此章者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年已七十矣則與史記所言晉虜走宛秦贖之授以政自不相妨不必言已無所據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首節以待天下之清也　德盛化隆既洗腥聞又不煩放伐方是伯夷所謂清而與神農虞夏

若合符節也

第四節　龜山云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第六節　條理二字亦要重　注若獨奏一音三句按此有始終而無條理　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韵按李云此於三禮無所考不知朱子所本

周室班爵祿也章第四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百倍公侯　凡言方者皆四方齊一之數當開方計筭方千里者（千倍）一百萬里也方百里者（百倍）一萬里也七十里者（七十倍）四千九百里也五十里者（五十倍）二千五百里也附庸四十里者（四十倍）一千六百里也三十里者（三十倍）九百里也二十里者（二十倍）四百里也十五里者（十五倍）二百二十五里也　禮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　厚齋云王莽曰附城蓋以墉爲城也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猶言屬城也

第五節　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王官不言公者官闕而不備也受地止言視侯者朱子謂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今但視其祿耳公侯皆方百里故受地惟準之侯也亦有本爲侯伯入爲卿士者則亦受畿內之地蓋國祿所入自以守宗廟之典籍此則所以報其功不嫌其富倍也且王畿備五等之制而陪臣極降殺之殊又不使侯國得擬於天子耶　注王畿之內二句按國不繼世故畿內得以容之

第六節　注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云云按三萬二千畝（三十五井）三千二百畝（不及四井）八百畝（不及一井）　庶人在官

府史胥徒也按府史由辟召胥徒給徭役
第七節　安溪先生謂君田皆三萬二千畝卿田皆三千二百畝徐注誤矣但次國三卿下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中卿下卿命於其君皆止食大夫之祿故有三之二之之殺耳按但以大夫倍上士之數核之又不合上下文法正同不應大夫士不用合筭也姑如徐說可矣朱子謂周禮王制不同姑勿一一以求其合可也況王制有下大夫五人若以四千八百四倍筭之與三卿又不合乎
敢問友章第二節　注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云云按或問中不滿張子說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第二節　託於諸侯章云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此云尊者賜之是葢有君臣之義存焉故末節云際可之仕也公養之仕也交際即是仕於其國而所得之祿賜孟子爲卿於齊其祿十萬乃交際之一端也而況受其句上冠以孔子之仕於魯也可見交際與仕不是兩事但將以爲行道之機非徒貪其豢養耳舊文皆作前論交際後論仕合者反離多費穿揷可謂憒憒
第三節　注孔子受之云云按下文於衞之事即是本身證佐引陽貨烝豚事却稍遠
第四節　罔不譈是衆之所共棄而無復可以交接之理矣　私箋云所不辭二句一說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此承不待教說來甚明順按此本趙注
第五節　與之交際非徒免死而已矣葢亦化之於善使諸侯聞吾教而能改則可以取民有制以三代之治民者治民即此人也
充類至義之盡也　義即義乎不義乎之義當云合道得宜守溪用權變推移未諦

第六節　注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按示於人見字明白

第七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見即上注中所謂示也見行可即是爲之兆萬歴癸未文都不合上節注意大全中輔氏說得之　世得云以所就三章觀之則見行可不根爲之兆亦未爲不是

仕非爲貧也章首節　道不可行於時本不當仕然家貧親老或需祿養則我身有時而不得不仕也　漢書兒寛傳注養主給烹炊者也故趙注云不能親執釜竈　注道與時違按四字乃喫緊當着眼

第二第三節　郝京山文兩用不敢也甚合

第三節　其職易稱非苟簡之謂職小任專反無撓之使不得行其道者也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抱關迹最疎遠與下立朝相反行夜擊柝則凡清書攫金不與其責矣　注柝夜行所擊木也按元板作行夜朱子本用趙注

末節　立乎人之本朝二句申明有時二字　罪也此卑貧所以宜居恥也此尊富所以當辭

士之不託諸侯章第五節　使之亟拜則亦幾於賜矣養君子之道楊氏引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之說甚妙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首節　管子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一鄉之善士章首節　一鄉之善士亦有散在一國之中天下之大惟我之善蓋於一鄉自然心同理同相爲契合矣盡字須如此看　注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廣狹指善說若看作人之衆寡則上半截便說不去

第二節　知其人則非徒想像之而已亦還以自驗吾身之善如何　尚友何所爲取諸人以爲善也

告子篇性猶杞柳也章　告子但知氣之爲性而不知理之爲性故妄謂知覺運動乃人生所固有仁義禮智則皆自外而至乃人所本無必待爲之而始成遂設杞柳桮棬之喻孟子亦未與正言性爲天理仁義之根於性只就一爲字折倒渠使無所置辨旣而告子自病其說之偏於惡也於是下章復爲湍水之喻謂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則終以氣爲性而已

首節　注如荀子性惡之說也按性無善無不善此告子宗旨所在與荀揚所見自別注意當渾之

性猶湍水也章末節其勢則然也　勢字與理字相反

食色性也章第三節　且謂長者義乎二句當如存疑兼長馬長人之說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　孟季子初是謂所長非所敬辨上章長之者爲外及孟子剖析出斯須之敬則又謂敬如此隨人轉變則并敬亦不由内也始之外長敬於一偏旣乃外敬則陷於性本無善之說而莫悟矣答問間有兩層意思

首節　未達長之者義乎之言故私論義内爲不可解也

第三節　上章就敬之同處謂其在外此章是就敬之異處見其在外兩般說話一樣機鋒也

第四節　爲尸是爲祖尸語類云古者爲尸必隔一代孫可以爲祖尸子不可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首節　未發以前何嘗有所謂善惡

第二節　此言雖未可定於初但教化所係者大此近荀子說

第三節有性善有性不善　二有字對第一節二無字下又言非他人所能爲對第二節似駁兩家

第五節　乃若之若舊訓順故注特云發語辭　須看注中但字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即此節以情言性之意也情之發也兼善惡而此言但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者故者以利爲本情之發而爲善則本乎性而理之順者也其爲惡乃鑿而使逆其所發者也

第六節　此處才字孟子從性字一滚說下只在理上論未曾論到氣程子之說當從言外補出夾雜便失語意

注乃物欲陷溺而然按此已起下章

第七節我固有之也　有字正破告子無字

第八節　上即情善而泝源於性此又舉孔子之說詩見惟性本善故情善而孟子之獨言性善非無徵也　性不可見故以情言然斷乎以善爲固有者人之性天所命也推本生民之始是固有二字下落有物有則有字與上節有字相應　秉彝指性商書所謂恒性也懿德指仁義禮智中庸所謂性之德也雖一理而層次有分　注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按千萬人所同千萬世不易故曰常

捻注　學而知之按此所謂思也求也　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按此所謂舍則失之

富歲子弟多賴章第二節　麰麥是降才之同能同生同熟者不陷溺者也其不同生同熟者陷溺則然也曰播種曰其地曰樹之時是三者皆非從天降也而可云皆熟以上明降才之同乎　不同熟者地之不齊雨露之不齊人事之不齊非麰麥之才有殊也

末節　邵子曰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第二節　此節氣字根脉須要分曉語錄中有兩條最善而大全皆遺之葉味道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心爲主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盛客盛然後勝得這

主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呂昭德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牿之反覆按此則放其良心下當先補出氣昏一層日夜所息中又當就無所作爲補出氣定而性復之意然後轉出平旦清明良心必有發見前後意方融貫

雖存乎人者　人字謂人之本來質地方與下未嘗有才相應以下氣字自貫注

有梏亡之矣　有當讀去聲

魚吾所欲也章第二節　義非外至乃所欲有之所惡有之蓋本心也是故從其甚者耳　此處是精義事

第四節　此處是省察事卽省察此良心之失與不失也

第五節　此節重在皆字見非但可以望賢者而不可以責中人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能常存之則必能舍生取義矣

第七節　臨事不能省察者由於平日先無精義之功良心雖有時發見却易爲利欲所昏蔽故不辨禮義而至於喪失也

末節　注本心謂羞惡之心按羞惡之心是義然義皆從仁出蓋謂失其仁義之心也故下章以求放心言之

總注　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按此所以下章說求放心

仁人心也章首節　私箋云有此心卽有此仁心而不仁卽非人矣

末節　私箋云心卽仁也求放心卽求仁也　注蓋能如是云云按自蓋字以下乃朱子以程子之意推而論之所以防異端之流弊也不必入口氣　程子云云撥約之使反指未學問人尋向上去指既學問人　此章大意新安

陳氏之說甚明

鈞是人也章第二節　注心得其職則得其理按理即天之理　若能有以立之按此句是操存根本　則事無不思按謂無不得其理　操存涵養使常淸明乃所謂先立其大也事至能思當留在不能奪中講

揔注　君子存誠二句按純乎天理之謂存誠在思之先敬則不昏故常能思　天君泰然按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出荀子天論篇

有天爵者章首節　南軒云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　雙峯云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爲我有乃爲可貴　天爵性分也人爵勢分也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首節　貴於已者已有可貴之實人亦從而貴之兼內外兩層說故下文旣言仁義又言聞譽

末節　以食比仁義以衣比聞譽葢二者又有內外先後略分輕重也　膏粱趙注膏細粱如膏者也　令聞廣譽根仁義來　文是衣繡是裳　欲貴之情有貪與夸二種聞譽二句又對夸者言之也不然只說仁義貴於已之理盡矣

羿之教人射章首節　盡其性

第二節　由其道　上節立志希聖下節用力有漸　此章言敎與學不是空譚須從實地做得到家方能有成聖譬則力也規矩方員之至也本非易事看得穀與規矩粗淺是時文之謬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第三節　不識性則但知甘食悅色而以義爲外不知敎則縱其甘食悅色之欲而以禮爲輕豈知禮本於羞惡辭讓之天則不如是則違禽獸不遠而無以立也可與立而後可與權

第五節　孟子以本末破他輕重二字下上之解不如趙注云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數語明暢

末節徃應之曰　孟子言當應任人如是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第二節奚有於是　朱風林四書旁註作言安有食粟而已之理却不若後來林次崖云是字指形體而言所以爲堯舜者不在於形體在於作爲也口氣較合

弗爲耳　弗爲者不盡其才者也

第四節　注陳氏云云按道性善稱堯舜原是一事今人只讀楊氏說便非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第二節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須看注中一發字謂其猶有戚之之意則所性之仁見於父子者賴以未泯耳兩截固有次第

第三節　此問最善善於說詩即亦可以通乎孝之變矣

第四節　過小孔疏母遂不嫁之說甚善　幽王黜嫡妻廢嫡子已是人倫之大變不須更推到宗社安危上

孟子居鄒章第五節　成字從上節及字中來

末節儲子得之平陸　趙注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末節　注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按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小不知其大也

總注　尹氏云云按未嘗知仁第一第二節未嘗識賢第三節至末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第二節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必有紀綱法度則兵爭可息逐層敘致正見討伐爲最重之事而不輕於勞師動衆也五伯摟伐則無王勤民斯爲罪之魁矣然桓盟之盛猶不約而信豈若今之諸侯爭城爭地者乎以下章連類參觀則今之大夫所爲逢長者亦

可以得其實矣　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閑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閑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閑田曰祿之則以其地所入者爲慶及身而止非此地世世屬之此國也注盖其地句當酌趙氏於制度未暇詳也然王制固有加地進律之語更詳之

第三節無有封而不告　安溪先生云此句繫在交鄰之後葢存亡繼絕如城楚邱之類非指本國臣下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第三節　趙注曰山南曰陽太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君子不亮章　語類云亮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末節　人將曰者中心達於面目人一望而識之描寫之如此也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首節　孟子羞稱五伯何以帶說三子爲以下即是中人也

第二節　須看是人人字原與下節不同其生也有自來命於帝廷爲大任也然既生之後或不能無氣質之蔽習尚之染故必先磨鍊一番此又存乎其人之善體天心自能成就乃因材而篤耳　苦心志是動心勞筋骨三句是忍性行拂亂是益不能陳定字分配極好

第三節　而後作如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後字對上先字

第四節　法家拂士對上徵色發聲敵國外患對上困心衡慮舉有國以包在下者不是又推開說

末節　論來末節只宜頂人恒過兩節不宜因尹氏注總上四節來

盡心篇盡其心者章第二節　存心似致中養性似致和操而不舍是敬以直內順而不害是義以方外

總注然智而不仁云云按如釋氏之學是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首節　安溪云萬物直以人物言不兼事類說允與下文仁恕相貫免費曲折

末節　進於萬物一體之公則無所虧於皆備之本然矣

子好遊乎章末節　獨善其身謂其德望足以輔世長民而仍不枉道以求合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此爲當世學者不知信從孟子而發　世得云不云待聖人而後興而曰待文王而後興隱隱有權德兼優意思若道德不藉勢位而常存乎人心雖去聖千載誦詩讀書與並世無異

霸者之民章末節　注舉一世而甄陶之按如陽和一煦萬物皆新

仁言不如仁聲章　四項都不可少而其效有淺深故當務其至者

無爲其所不爲章　安溪云而已矣三字在能擴充上見注不能以禮義制之私箋云又添出一層按禮義是能反是心之實非添一層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首節　先生云術如四術之術在心之理謂之德得之于天處事之方謂之術得之于人

第二節　德而動忍之使慧生則知幾其神矣術而增益之使智全則誠能動物矣操心危故戒懼于預而常覺慮患深故修省益密而常慎也　操心德慧之本慮患術知之發　操心危則涵養到慮患深是閱歷熟

有事君人者章第二節　爲悅當對下二種人說不當以首節佞媚比擬能安社稷其人品亦高矣只是太着意耳注中如小人之務悅其君句有病

廣土衆民章第三節　分如左傳四國皆有分之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性之禀其全者其分同也然欲動情勝

利害相攻無以定之者多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立人極焉則分定之說也以太極圖解證之定字不可
落空明矣語錄所謂合下都定者言聖人不待勉强耳
第四節　此節爲定之之藴藴積也指四德之根於心若
誤爲緼櫝而藏之緼謂四德乃性之所藏失朱子本義矣
　注氣禀清明性之也無物欲之累不爲他隅斷
總注　然其所得于天者按此句是分
伯夷避紂章末節　注趙氏曰三句只解得上半截五十
以下又反覆言之若無王政則雖有美意亦不能使老者
皆得其養不煖不飽二句正與上節兩足以一可以反應
孟子言之重辭之複須着體貼不可只與上半截一直說
了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第二節　安溪云瀾與容光不是
大處亦未是本處蓋所由以觀木者但觀斷港絕潢必無
瀠洄湍急而雷霆爝影不能幾微畢照可見
揔注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按本猶之基也
楊子取爲我章第一第二節　拔毛摩頂是孟子形容不
可看作實有此事
揔注　中之所貴者權按只是辨中
饑者甘食章　心不在則食而不知其味人心一向迫於
飢渴便此心做不得主失飲食之正上四句中須隱隱見
得沒有爲味之主宰者方好人心亦皆有害是道心爲人
心所汩口腹以人心之知覺爲主則知所擇而不失其正
味矣人心以天命之秉彝爲主則知所擇而不失其正理
矣正字還他分曉始得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不易當對不辨禮義而受
萬鍾看蓋察義至精而常不失其本心故也　陳壽翁云
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

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

有爲者辟若掘井章　此章不可作始勤終怠等語蓋掘井九仞原是能用力者所差不及泉耳猶如讀書窮年累月所讀頗多但未通耳苟其及泉雖不九仞何害但不及泉雖更加九仞之功倍於九仞之功亦不得不然耳何則井中本自有泉及泉而後爲井乃已焉而棄其井乎如此方不是爲山九仞章公共話頭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無親戚則必并君臣上下而亡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首節　私箋云居移體二句當虛說不專屬貴的一邊按夫字始落到王子身上只言盡人之子皆有可移但患自不肯移耳

第二節　廣居人所固有却必待養而始成始之求放心終之得安宅動心忍性等事皆所以移之也

形色天性也章　須體會揔注中程子意今人只是楊氏說耳

齊宣王欲短喪章第三節　注陳氏云云按陳氏者卿字壽老著孟子紀蒙　厭於嫡母按厭於王耳母不厭子此趙注也亦誤　閻若璩曰陳氏之誤亦有自來趙岐注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當岐同時康成亦注孟子未知其解云何要以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鄭注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諸侯尊絕旁期以下何有於妾公子被厭不敢私服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亦不過服大功其嚴如此晉胡澹生母喪嫡母尚存疑不得三年以問范宣宣答曰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

也說與鄭注合不知何緣孔穎達疏戴記多有厭嫡母之
說流傳至宋闌入集注朱子亦有取此遂成不刊之典且
公子爲母練冠之下麻衣之上仍有一麻字盖以麻爲経
帶何竟遺去是不獨陳氏之說當請刊正所引儀禮亦當
請加補正云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第二節　草木之生亦須先問其
種子如何其天資誠如顏之明健曾之宏毅又當用力已
至乃可言雨化耳爲注中補此一層方是五教第一句

第五節　重在君子使人得以私淑與子私淑諸人句不
同

道則高矣美矣章末節　注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按
非難非易不可平對中道句只對針不可幾及耳

君子之於物也章　上四句入講宜云君子所施不自物
始其於物也但愛之而弗仁君子所厚不自民始其於民
也但仁之而弗親

知者無不知也章　鄭氏禮記注放飯云去手餘飯於器
中人所穢此從趙注以流字例之趙注是

揔注　雖徧知人之所知二句按出荀子儒效篇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第四節　革車兵車也左傳吳用木
楚用革留侯曰殷事以畢偃爲軒

民爲貴章　得乎天子者得乎君也即於民爲貴對面引
起君爲輕脉絡復言得乎諸侯者諸侯亦君理如是始備
也有此句則下節發明君爲輕即可承諸侯來說不言天
子而義自顯且亦言之無罪矣孟子文意周密穩當如此
所以爲經

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只言道之所由名故曰合而言之
不說體道上　注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按此釋人也句

齊饑章首節　須看國人皆以四字不問其義之可否而

但欲以衆情動之也

第二節　則之野句法闇引周書則至於豐爲證

口之於味也章　安溪云兩謂字是辨明性命之說蓋不與命合一者非眞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野人也君子也之比

第二節聖人之於天道也　聖人與仁義禮智相承天道與人倫相對今人俱誤讀注意

浩生不害問曰章　朱子答敬夫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

第三節　注可欲而不可惡按語錄作有可欲而無可惡更明

人皆有所不忍章第一節　注物欲之蔽按蔽字極好人心一爲私欲所蔽到處有物隔礙壅塞見得這邊昧却那邊仁義雖吾固有不能坦然由之矣須猛力抉去其蔽使豁然洞達方能自此至彼通行無碍而充全吾仁義之本然也　如水然抉去壅塞方能通流決達也充則洊至習坎之功清流既導又流而不已

第二節　達是由此及彼用力做去充則更能滿其量也自是兩層若兩節一意則贅說矣

堯舜性者也章第二節　或能於暫而不能於久或顧其大而不暇於細卽非盛德之至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安溪云寡欲是就見成說其所以寡欲則自克己持敬中來又云養心是養其仁義之心非徒養其虛靈之心也

曾晳嗜羊棗章首節　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卽成柿矣余乙亥客授臨沂始覩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嬭柿一名㮕棗而臨

沂人亦呼羊棗曰梗棗此尤可證柹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若御武士人僞作正義以羊棗爲樲棘之屬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自出山石間色赤味酸

第二節　膾是生肉炙是熟肉

孔子在陳曰章第七節　又不可得與上不可必得相應

第十二節　義信亦德之類特佞與利口所亂者一節而鄉原賊德五常百行無不爲所亂耳

由堯舜至於湯章首節　朱子謂得以聞之賴於見者經文語勢固然看先有首句既言堯舜以是傳諸湯矣而又敘見知大意似個中間接續入孟子亦自任如此耳講章輒謂看此得以二字便見是見知重殊覺誤會朱子本意

第三節　尚書大傳曰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學於太公望見舉輔錄

末節　上而爲君者其事行則聖人作而萬物覩孔子不得位垂諸文以傳諸其徒一時或無由盡知莫爲之後恐其淆亂所以獨幸鄒魯之近故此節比上文但言世之相去又多一層亦正與君子之澤章相表裏也　然而句指見知則亦句指聞知說無正是說有　注不敢自謂已得其傳此正文然而句而憂後世遂失其傳此正文則亦句然乃自見其有不得辭者此正文二句交關處此層須於言外或篇終見之　所以明其傳之有在然而句又以俟後聖於無窮則亦句

義門讀書記 詩經 永懷堂本

卷上

長洲何焯屺瞻

詩譜唐於時殺禮以救艱厄　古之聖人不以天下奉一人豈獨殺禮哉

豳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　也字者字疑衍

小大雅　班固古今人表於懿王堅下注云穆王子詩作小顏釋之云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是必曾詩相傳之語蓋不始於厲王矣

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　乃作及

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　也作以

師移其第耳　然則常棣亦或移其第耳朱傳得之

商頌則受命代夏桀　代作伐

自從政衰 從作後

國風周南關雎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至諸侯之風也

王者之風諸侯之風與周禮天官地官之分相似故程子

謂二南猶易之乾坤

首章關關雎鳩 傳云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按上句承

摯字下句承有别

傳若關雎之有别焉 關雎作雎鳩

窈窕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后妃鄭箋逑字與傳殊者起

下左右之意

二章窈窕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三夫人以下 箋云欲

與之共己職按此起下服字

葛覃序 敬姜曰勞則善心生婦之不淫以少而勤也故

曰后妃之本

首章 箋云葛延蔓于谷中云云按例以次章不如鄭說

鄭曲解興字耳此詩朱氏以為皆賦者近之 毛鄭之意

以為葛所有事不應并賦黃鳥故定為興

卷耳 此與召南草蟲之詩相似皆君子行役其室家思

念之耳

二章我馬虺隤 虺作虺與仲虺之虺不同

維以不永懷 上章云嗟我懷人此云維以不永懷是設

為君子遥慰其室家之語三章永傷咨上嗟字

三章 箋云觥罰爵也云云按酌彼兕觥正是不醉無歸

之意

四章 云何吁矣言此臣方自云此何足煩君之憂念故

君尤當念之也 吁爾雅注作盱為勝

樛木首章 福履綏之即鬼神福謙之意

螽斯二章 傳云繩繩戒慎也按曰戒慎則又有禮法以

持之子孫既材美而更能教也

桃夭首章　箋云興者踰時婦人按此踰字是喻字因下文傳有無踰時之語而訛

宜其室家　此言其相匹也

二章宜其家室　變文言家室者見其能相成也

三章其葉蓁蓁　又謂其枝條之盛興家人也

兔罝序　以兔罝爲后妃之化成何文義

首章　言肅肅則武夫莫不禮讓矣與豈日無衣之詩不有王霸之辨乎

二章　逵非罝兔之所求詳其旨

箋云此兔罝之人　兔罝作罝兔下同

三章箋云使之慮事　事作無

汝墳　此二詩朱傳甚分明

首章　伐枚并肄以比虐之日甚亦得

麟之趾　觀序意直謂周之既衰鄭則以衰世爲指紂

首章　公子嫡子也于嗟麟兮復歸美于所自來也

二章　公姓同母弟也姓與生同朱傳云公孫也則用鄭氏解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云所祭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之義

召南鵲巢首章　箋云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按德亦然者能容其下也故迎送有百兩之盛而成宗廟社稷之主也　又云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按內官九御準外官九品

采蘩序　不失職猶周南之寤寐思服也

草蟲首章亦既見止三句　思之甚則望之切不惟以得見爲慰即一遇亦足以解憂也鄭箋殊迂鑿蓋欲與上鵲巢相配而覩傳之失爲有加也　箋引易釋覯爲已昏之據

采蘋首章箋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　善據

此祭女所出祖也　女上叠一祭字
婦人之行尙柔順自潔清　申明成婦順
三章箋云祭事主婦設羹　事作禮
甘棠首章　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按訟凡諍訟皆是不必泥下篇而獨指男女卽下篇亦不必指爲召伯所聽之訟也朱傳得之
行露三章　獄則獨名之訟則互質也
殷其靁序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所謂公義私情兩兼之也
首章　靁之所聞不過百里今我大夫乃甚遠也
摽有梅三章迨其謂之　朱傳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按此釋爲近但有媒妁之言而不備禮也
小星序　箋云命謂禮命貴賤按能安于禮命之貴賤則不違于天所賦之分自在其中

首章三五在東　三五以春言參昴以秋言
夙夜在公箋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據夙夜
江有汜序勤而無怨　但云不我以則無怨也
首章箋云然得並流　得作而
三章不我過　過猶及也
野有死麕三章　昭元年左氏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則春秋解詩者兩無字皆自無也
何彼襛矣首章曷不肅雝　曷不言何所不敬且和也
二章箋云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上王字衍
三章箋云以絲之爲綸　之爲作爲之
騶虞　五豝五豵止於壹發猶三敺失前禽之意所以爲仁之至　朱新仲云射梟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豝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　朱傳釋吁嗟句得之

邶柏舟序　以離騷例之則此詩作仁人不遇者似爲有味

二章　兄弟當指僚友言之不以其戚戚君也若以同姓臣解不能奮飛則尚有義理可味

綠衣三章　朱傳以女爲君子最難通以絲爲妾之少艾以治爲君子變之欲與下章相對而甚乖疎

箋云先染絲後製衣　製作制

燕燕首章　燕必雙飛今我留而之子去異於是也

涕泣如雨　涕泣作泣涕

四章　定變詩賊以寧宗祏君母當爲內主所謂先君之之思也

日月首章　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按朱傳曰居月諸呼而訴之也然鄭箋之說則自本于昏義不爲迂僻

四章父兮母兮二句　鄭說微曲當如朱傳

終風　朱傳作莊公者近之

擊鼓三章　緣上不得歸而言之

四章　此與下章朱傳以爲從役者念其室家者近之

凱風序　成其志謂成其志節不復嫁也疏得之

雄雉　此與下篇朱傳不從剌宣公者近之然猶用序說之半恐亦不然左傳論語雖曰斷章竊謂其大意當由此而推也

四章　始見君子之耿介決去自疑懷安致患既而自念但不忮求其德行固足容於亂世又何必如君子之遠引哉

匏有苦葉　前詩言去就此詩言出處

首章　此章言必視其時次章則嘆他人之昧其道也

三章　末二章設爲問答之辭此章諷其及時也

四章　上有明君乃可以出不敢斥言故但云須同志之

友也

谷風二章　行道二句當如朱傳作賦

箋云徘徊也　云下脫一違字

五章既生既育　治生之生本此

式微　黎爲衛之屛蔽今爲狄人迫逐而衛不加存恤此他日狄難所由及也西伯戡黎而祖伊恐詩人錄之其以是夫　中露泥中自是無所覆庇辱在泥塗之意作二邑者無據當從朱傳君亦當指衛君

泉水四章我思肥泉二句　言終不可奈何付之永歎也

靜女序　此所謂援古以見今之不然當於言外得之者也

首章愛而不見　愛說文作僾仿佛也

傳言志往而行正　正作止下同

二章　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云云按此

傳與周禮女史之職不相應然必古者御見之法如是也

鄘君子偕老首章　末二句言必無不淑之事蓋反言以諷非直斥之也傳得之如箋云與下二章違反矣

傳何爲不善乎　何作可

桑中三章　庸與鄘同孟姜孟弋猶他國之女或係母族曰孟庸則吾國之世族固若是焉不亦甚乎　庸者以國爲姓不言孟姬而言孟庸則猶諱之也

定之方中序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建國必有門闕爲宮室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并度地居民之制備矣

首章作於楚室　言作室則廐庫該焉

樹之榛栗二句　榛栗可以備籩豆之實椅桐備樂梓漆成以養生而送死

爰伐琴瑟　方建國作室而卽計及于爰伐琴瑟則規模宏遠蓋將富而教之此亡國之餘所以復盛也歟

二章降觀于桑　宜蠶則帛有所出
三章靈雨既零　靈者感應之速對下秉心塞淵
匪直也人　不但民事修也對下騋牝三千
蝃蝀二章　嚴氏能暢鄭箋之指
載馳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于衛衛不與而嫁于許
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于國滅身死可爲說此詩廣異
聞　襄七云考其時狄入衛在閔公二年冬此詩之四章
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殆背冬涉春麥秋將至矣夫閔數
月而救援不至則與國之充耳可知其與黎臣之言葛之
誕節者何以異左氏于許穆夫人賦載馳之下即係以齊
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云云則是詩有以激之耳
衛考槃首章永矢弗諼　如箋之云過于怨懟恐與上碩
人之寬句不類
竹竿二章遠兄弟父母　言既遠其兄弟父母而來所恃

者夫子之見答今乃不然所以可悲也
伯兮四章焉得諼草　諼忘也借以托意非此草果能忘
憂
木瓜序　此詩托意于言外如齊桓之施豈復吾國所能
報惟要之以子孫不忘而已木瓜瓊琚以爲當時之實事
則反啟讀者之疑矣抑孔子次諸王風之前其亦見周室
既東諸侯不可無霸哉
首章匪報也二句　箋似疎
二章三章　木桃木李則爲物益微矣
王君子陽陽首章箋云其自樂此而已　自作且
兎爰二章傳造僞也　僞作爲
鄭羔裘首章洵直且侯　傳侯君也按若以侯爲君即不
得復云彼其之子且云邦之司直邦之彥也
女曰雞鳴二章與子宜之　箋云子謂賓客也按以子爲

賓客語不順

溱洧首章傳渙渙盛也　盛上脫春水二字

士曰既且　且本徂字通作且

洧之外　遠之洧外蕩而不返也

伊其相謔　箋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按士女至於相謔此卽淫風流行也鄭之說詩則過矣舉國往觀萬目睽睽卽至無良寧有是耶

齊東方之日首章傳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照察二字本此亦未宜施之同儕

南山序作詩而去之　去之卽謂作詩之大夫去齊國爾箋似疎

三章四章　箋云又非魯桓按非魯桓所以甚齊襄之惡

甫田三章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　德當作政

敝笱首章其從如雲　箋之所云是文外重旨

猗嗟三章以禦亂兮　言但知禦外侮而不念內亂之當閑也

魏汾沮洳首章殊異乎公路　不敢斥言其君故以左右親近者言之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名魏滅于晉猶邶鄘之風皆衞事也蘇氏亦云

園有桃不知我者　知我作我知下章同

陟岵　晉獻公之時數有征役魏既爲所滅其遺民不堪其徵發而作是詩

十畝之間首章　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云云按若作削小則十畝之外復何說哉正義謂是地傍徑路蓋強爲之說

碩鼠　伐檀則無臣碩鼠則無民魏安得而不亂且亡乎

唐蟋蟀序此晉也而謂之唐　乃有堯之遺風焉　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燮改爲晉曰唐者本其始封不獨爲其風俗也　此篇當從朱傳不得爲刺詩

首章歲聿其莫　言歲暮者夏之九月周十一月也
山有樞序刺晉昭公也　此所刺者蓋以身發財者也
揚之水首章鑿鑿流湍疾　激作波
椒聊二章實大且篤　實作碩
杕杜序　晉自獻公去桓莊之族其後公族公行之官皆以卿之餘子庶子爲之蓋懲曲沃之不兩大而忘其將移而滋他族也此詩其作於成公之後乎
首章傳杕特貌　特下脫一生字
采苓首章采苓采苓二句　古人苓與蓮通用以澤草而求之山巔豈可信哉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龜李善注竝云古蓮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云蓮一作領
秦黃鳥首章彼蒼者天　天國人目其君也
晨風首章鴥彼晨風　鴥作鴪下同

二章隰有六駮　陸璣以六駮爲梓榆非獸者得之朱傳從陸
無衣首章王于興師　秦人猶知從王征伐不當自擅風其君以待王命而興師豈非先王之教入人者深乎
渭陽序　康公卽位晉文公之殁久矣蓋以三帥被俘兵連禍結令狐之役重見欺于趙盾不能復修先君之好故追思當日送衛反國而傷晉人之少恩也
二章瓊瑰玉佩　路車所以安其身玉佩則又親于體思之益甚如與舅氏相逐爲一而不離也
權輿序　三良從死亂命亟行又忘其舊臣夫孰爲用而繼霸乎
陳衡門首章　安溪先生云栖遲自樂誰其不願顧所以或不能常安者有物敗之惟無求于世者爲能得之下二句與上二句是反覆相應之詞按此說極得詩意觀下二

章即中樂飢意可見

二章三章　河魴宋子豈惟命有限制一有妄求之節不肯自安于栖遲或得之而高明鬼瞰反顧望衡門而悔不可追矣

墓門首章夫也不良　夫指陳佗言之謂是夫也

誰昔然矣　誰昔言誰爲之養成其惡也此指無良師傅

二章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　有作耳

性因惡矣　性作樹

防有鵲巢首章邛有旨苕　邛作邛下同

株林乘我乘駒　傳大夫乘駒按此謂孔甯儀行父也

檜羔裘三章　此章不復言朝則檜君久而唯荒于遊燕可知也

曹下泉序曹人疾共公侵刻　侵作寖一本浸

首章洌彼下泉　洌作冽　安溪云寒泉當溉嘉穀而所浸潤者蕭稂以比貪殘得志者無功而徒爲民病也夫惟明王興于上則車服以庸如陰雨之膏黍苗焉承流宣化皆得其人斯惟周京最盛之治歟

豳七月二章殆及公子同歸　從傳則公子者女公子也

四章爲公子裘　此以爲裘包爲褐言之

七章亟其乘屋箋云七月定星將中　七作十按定星中在小雪時

八章十月滌場傳滌場功畢入也　滌下脫掃也二字

鴟鴞　此詩朱傳爲合

三章　與多方文法相似

東山序其情而閔其勞　朱子語錄方其盛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

首章制彼裳衣　軍容不入國故歸者別製裳衣

四章　倉庚六句朱傳以爲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

時而婚姻此較得之序固云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義門讀書記 詩經 卷上

義門讀書記 詩經 卷下

長洲何焯屺瞻

小雅鹿鳴之什。常棣二章　言他日族葬于原隰之間惟此兄弟也

六章　具字不必說到生死唐王維詩遥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可與此詩對看

伐木　此與上常棣篇疑皆周公作安溪先生謂二詩實相首尾有伐木而常棣之義益明

二章箋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　上許字作前

南陔序　方今曰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祴夏儀禮作陔夏則陔逼于祴且辰窮于亥是戒之時也

南有嘉魚之什。南有嘉魚序。太平君子　平下脫一之字

蓼蕭四章。鞗革冲冲　冲作忡

六月五章至于太原　太原先儒無明文其即書之所謂原隰乎亭林說得之

采芑三章鴪彼飛隼　鴪作鴥

車攻二章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　芟作芆

吉日四章箋酌而醴羣臣　醴作飲

鴻鴈之什沔水首章鴪彼飛隼　鴪作鴥下同

鶴鳴首章魚潛在淵二句　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温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按如箋云次章何以復有變文當從毛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之說爲長

白駒　安溪先生云此勸隱之詩也賢者之去同僚惜之故欲縶維朝夕而喜其賁然相顧然又汲之曰行也使爾爲公爲侯則憂深責重暇豫未有期矣優游者猶豫遲迴之意言不必優游而可以勉決其遁思士大夫勇于去如此其時勢可知矣末章望其音問常通則朋友之情也

斯干三章君子攸芋　箋云芋當作幠按集韻幠芋同一字

六章箋云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　落別本作樂按落字近之然釋文有樂字

八章家室君王　家室作室家

箋宣王將生之子　將作所

九章箋云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　一作所所字衍

無羊四章牧人乃夢　言牛羊息而牧人乃就寢矣

節南山之什節南山四章勿罔君子　箋云勿當作末按此本又誤刊爲末下同正義云末略欺罔

正月十章箋云終是用踰度陷絶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乎　是用作用是不曾作曾不

十月之交首章朔月辛卯　月近刻作日者非說見學齋

呫嗶及魏了翁正朔考
四章冢伯冢宰　冢作維箋云冢宰掌建邦之六典按先
鄭注周禮以宰爲宰夫者得之若冢宰不應敘司徒下也
小旻四章箋云爭言之異者　爭下脫一近字
五章箋云王之爲政者　者作當去聲
小宛首章　安溪先生云鳩一生九子以爲兄弟之喻鳩
飛戾天喻人能自奮也故思念父母其心憂耿達於明發
守身之志決矣
二章　惡旨酒者以顧養也畏天命者子之翼也
三章四章　中原之菽藿其種也螟蛉之子肖其類也草
木昆蟲猶有種類人受教誨于父母而不以善似之可乎
此所以日月征邁以求無忝此兩章申有懷二人之意
四章題彼脊令箋云不有止息　有作肯
五章六章　桑扈而啄粟瘵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

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溫溫矣而惴惴惴惴矣而戰
戰兢兢惕彌深也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危彌至
也此其所以守身而庶幾其不辱親也此兩章申各敬爾
儀之意
小弁五章　此比王不恤后與太子將自同無枝之壞木
而猶莫知悔悟徒有他人爲之憂也
七章析薪杝矣　杝作扡
箋不欲妄挫折之　挫折麻沙本挫析
八章傳有越人于此關弓而射之　之作我
巧言首章亂如此憮　憮作幠下同
六章箋云言力勇者謂易誅除也　言下脫一無字
既微且尰　尰作瘇
何人斯首章維暴之云　維誤誰
二章　言從行唯我與女非女誰爲之也

巷伯二章傳縮屋而繼之　縮廖本𥿄疏云謂抽也
七章箋云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　大臣起下君子
谷風之什蓼莪首章　蓼蓼長大則蒙長育者深矣乃匪
莪而蒿匪莪而蔚豈不辜負天地以興子之不才辜負父
母之生長也
箋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　貌作我
故作反
三章　缾受酒于罍缾罄則罍恥子受身於父母子無善
可稱則爲父母之羞故寡德之民其生也不如死
五章六章　末二句有自責之意非徒遭亂自傷而已
大東序　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去周京二千餘里錄東
人之詩則天下無不困于勞役可知也箋謂言其政偏蠹
未盡得經意
三章　穫而爲薪已失其生理矣况忍加之浸乎

四章　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按以周爲
舟乃廋詞也欲言之無罪耳
五章箋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旦下脫一至字
辰下叠一辰字
七章傳翕如也　如作合
四月八章箋此言草木尙各得其所　尙作生
小明首章　明明上天卽後二章神之聽之之根脈非但
人窮則呼天也
四章五章　彼共人爾君子皆作詩者自謂也無恒安處
憚[illegible]皆安于命也靖共爾位憂畏惟一于義也神聽而式
穀則天之所相罪罟讒怒亦可以不至矣自勵亦以自釋
也
箋是使聽天乎命　乎作任
鼓鍾四章傳南夷之樂曰南　下南字近刻任者非

楚茨三章笑語卒獲　安溪先生云笑語卒獲卽禮思其笑語之意祭之時如在其上也

四章箋云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四句　分解齊稷匡勑四字

信南山三章疆埸翼翼　張晏漢書注至此易主故曰易

四章箋云獻瓜菹于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　順字衍

甫田之什甫田我取其陳傳尊者食新上農夫食陳　上字從渠陽雜鈔增　廖本有上字

箋云倉廩有餘云云　鄭箋卽社倉出陳易新之法所本

大田四章　甫田之來止春遊而省耕也大田之來止秋豫而省斂也

鴛鴦三章乘馬在廏　廏誤廐下同

頍弁三章如彼雨雪二句　言衰端先見也

賓之初筵三章傳屢敗也　敗作數廖下無也字

魚藻之什采菽首章箋王饗賓客有生俎　生作牛

角弓二章箋則天下之人皆知之　知作如

六章箋若教使其爲之必也　之必作必能

都人士三章我心苑結　苑作菀

瓠葉序　棄禮不行則無以懷諸侯此戎狄所以叛也

首章箋飲食而曰嘗者　食作酒

漸漸之石序　東征久役京師內虛于是申戎之難作矣

役久病在外　在作於

三章　安溪先生云豕皆能涉水者也今且見其蹢則澤涸可知故月離畢而望其滂沱而下也俾字乃欲雨之詞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二章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毛以侯字屬下句鄭則以陳錫哉周侯五字爲句

不顯亦世傳世者世祿也　上世字作仕

七章上天之載四句　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大明六章傳維行太任之德焉　維作能
緜首章自土沮漆　土漢書作杜齊詩也
未有家室　亦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之意與下築室于茲相對毛傳論高而非詩
人之意
三章箋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者下脫一皆字
七章　宗廟社稷朝市煥然皆新流離播遷之日規模宏
遠如此所以能創業垂統也
旱麓　安溪先生云豈弟之實作人是也物各從其類而
君子善類之宗故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
也此豈弟之實也
思齊二章箋云無是痛傷　下脫其所爲者四字按沿革
例云建大字本有此四字
皇矣首章箋赫然甚明　明下脫一以字

上帝者之傳者老也　老作惡因下箋云爾誤
五章　楚詞惜誦云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
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畔援之義蓋如之
文王有聲三章傳減城溝也　城作成下大小適與城偶
之城亦作成
生民之什生民首章　履帝武當從鄭箋不然則下二章
反遠于人情矣
三章誕寘之隘巷二句　傳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按
此說過迂
鳥乃去矣二句　人往收取鳥乃去也傳言于是知有天
異則上云承天意者失詩之本義矣
四章蓺之荏菽傳荏菽戎菽也　戎下脫一菽字
七章釋之叟叟　釋作釋下同
八章于豆于登　登作豋

行葦·四章·箋·薦之禮非菹則醓醢也　非作韭

既醉首章·箋·天又助女以大德　德作福

三章·箋·天既與以光明之道　與作助

公尸嘉告　公尸先公之尸也皇尸先王之尸也言公尸者舉遠以該近

七章·箋·使祿福天下　祿福作錄臨

公劉序·箋云·反歸之成王　反作及

四章·箋·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　樂作落

六章·箋·止基作宮室之功也　也作止

卷阿·二章·傳·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　優下脫一游字

六章·如圭如璋　圭作珪

七章·箋·亦與衆鳥也　與作亦

九章·傳·出東曰朝陽　出作山

民勞首章·以定我王·箋·言我者同姓親也　今人皆不知我字之義

板三章·箋·及忠告以善道　及作欲

蕩之什·蕩·八章·殷鑒不遠二句　示厲王當以殷爲鑒也

抑·序　閻若璩云案衛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卽位上距厲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詞其人已逝卽當杜口是也序云刺厲王非也

四章·洒掃庭內　庭作廷箋云不滋政事滋作恤

七章　上言恭下言敬所謂抑抑威儀也

八章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出于上之化下亦猶之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也

箋云·童羊譬皇后也　皇作王

九章·箋·二者竟不同　竟作意

十一章匪爲用教　爲用作用爲

十二章箋不及遠也維近耳　不及作乃不

桑柔二章民靡有黎　黎民黑髮之人言丁壯俱盡也

六章好是稼穡　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稼穡維寶句同穡本亦作嗇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爭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按此則此章稼穡二字皆當作家嗇

十四章予豈不知而作箋而與也　與作女

雲漢序　宣王之詩首之以雲漢者畏天勤民省躬厲治爲中興之本也

首章寧莫我聽箋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興雲雨　神作誠

二章寧丁我躬　言寧使已身獨當其災也

三章靡有孑遺箋幸其餘無有孑遺者　幸作今

六章　祈年以下言自此庶幾改過遷善敬事羣神勿以怒我之故致民被其災也

嵩高序　陳君舉曰宣王中興亦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荊方叔在齊按方叔山甫之誤

首章　商頌亦曰降予卿士即書所謂命于帝廷者也

三章　傅御傳所云近之

五章往近王舅　近作⿺辶丌按說文⿺辶丌在丌部與近非一字廖本作⿺辶丌

烝民三章傳喉舌冢宰也　惟冢宰得稱喉舌

韓奕序箋云爲國之鎮所望祀焉　所作祈

首章韓侯受命箋韓侯受王命爲諸侯　諸侯作侯伯

五章有貓有虎　禮有貓虎之祭似即指食田鼠者言之

六章溥彼韓城二句　韓燕當如王子邕之說兼据水經注

王錫韓侯四句　服蠻荊而定申伯伐玁狁而錫韓侯於是南夷不得與北狄交山甫城東方召虎平淮夷其聲勢又足以相應三面底寧西京復見成康之盛矣

江漢三章　日至于南海則五嶺之外固嘗臣服建置于周矣東遷而後南風日競隔限不通史失其傳秦人夸詐遂謂蜀與越地皆至秦始開耳

常武二章　安溪先生云皇父爲大司馬程伯休父則小司馬也

召旻二章　蟊賊內訌箋爭訟相陷入之言也　人作入

六章　頻以喻政中以喻德

周頌清廟之什維天之命序　周頌告太平之語出于此

維清肇禋箋始祭天而枝伐也　枝作征

烈文　安溪先生云此祫祭之詩辟公則先公也維王則太王王季也

執競序　執競其敬十四字皆釋文誤刊爲箋

臣工之什臣工　安溪先生云此與下篇以嗟嗟噫嘻發端蓋稼穡艱難故重其詞也

亦又何求箋云時歸當何求于民　時作女

噫嘻箋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下脫竟三十里者言一部一吏主之于是民大事耕其私田廿一字

豐年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　按此則廩與倉異

潛傳潛槮也　魚冬負冰故曰潛不當解爲漁具

箋鰋鮎也　古人以鮎薦獻

閔予小子之什小毖　成王因祿父三監之亂懲艾悔禍卒能守成故歌以祀之也

良耜其鎛斯趙　吳斗南云莊周書銚鎒于是乎始修詩序乃錢鎛又其鎛斯趙毛謂錢爲銚鎛爲鎒銚與鎛相須爲用者故詩人言鎛必以是兼之疑古銚趙通

以開百室　箋云百室一族也又云一族同時納穀親親
也云云按族譜序何以無引此者豈緣疏中引四閭爲族
耶

魯頌有駜首章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云云　說文駜馬
飽也

泮水序　明其爲頌魯公也諸侯能究宣王化則頌魯卽
所以頌周焉耳其辭也緐與周頌之體異或追作于僖公
時歟若以爲頌僖公能修復泮宮則詩中未嘗一言及修
復也

首章從公于邁箋于行邁行也　上行字作往

七章式固爾猶箋謀爲度已之德　爲作謂

閟宮　魯不當立姜嫄之廟僖公又不得攘服楚之功如
是而侈然頌之孔子奚取焉曰此頌之變也風有變風雅
有變雅頌獨無變乎美盛德之形容而不誣錄其美卽寄

其刺也若小毖者其亦周頌之變乎

三章莊公之子　公羊之說曰臣子一例特謂其尊卑不
復變僖雖閔之庶兄生爲之臣死不得而先之耳非僖當
爲閔後也此詩云莊公之子夫子取之

八章居常與許箋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　作周公
有嘗邑所由未聞也按此條廖本最善

商頌長發首章幅隕既長箋隕當作圓　誤作圓下同

三章昭假遲遲箋天命是故愛敬之也　命作用

六章武王載旆箋勇敢不懼　敢作毅

七章有震且業箋畏吾之震　吾作君

殷武序　幽厲傷之周轍以東降爲國風雅頌聲寢以殷
武終睠睠思有如高宗者出也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上卷

長洲何焯屺瞻

隱公　春秋之作曷爲不托始於惠公而始於隱公曰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隱公被弑之君也

三年將立州吁乃定之矣　桓公亦非適子故云

四年石碏使告于陳　拒守之策必具

六年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　周鄭交惡而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故不許鄭成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鄭既結怨於陳又懼王之將討之也故朝周

陳及鄭平　陳既不失王寵又得鄭援七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至乃成昏　鄭既朝周陳遂復與鄭爲好且結昏以固其交與忽爲昏忽在王所使王知昔之惡

今之好皆爲王也
八年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猶守卿士之舊職
十年鄭師入郊　注以郊爲遠郊吾疑之郊周邑也昭二
十三年晉人圍郊意鄭既伐宋復命于王且將請討蔡衛
陳故身自入見駐師于郊也
十一年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
顛　子都殺潁考叔而鄭莊不能討何也豈惜其材耶後
之詛也其特以安靜軍心耶
乃與鄭人　鄭師先登故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
其田去鄭遠甚鄭卽力足以服之亦不能越國以鄙遠
也
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幾事不密則害成授則授之
何爲漏言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　隱之攝政已踰十年
桓公不爲少矣貪權懷寵不早歸政于是啓羽父之邪謀
又不能明告于國執而戮之進退無據身死人手非不幸
也
桓三年惡芮伯之多寵人也　似隋之獨孤后
五年王奪鄭伯政　至是并奪其在卿士之職
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　所
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季梁亦曰偏敗衆乃攜矣鄢陵之
役晉之勝楚者亦然
祝聃射王中肩　射王中肩而不書王師敗績于某不忍
言也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　以鄭嘗大敗戎師故六年
鄭怒以其有功也怒　棄禮而驕宜其不終也
八年所以怒我而怠寇也　田單以是破燕

十一年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　唐
太宗中分麾下竟擒夏王
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南門楚軍所在絞
人旣敗必走北門故移軍斷其歸路
孤之罪也皆免之　莫敖旣死羣帥自可宥十三年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因鄭亂
將納厲公也　同盟故
莊六年請殺楚子　殺亦何益
八年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喪心
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　遂虞後也陳胡公遂之小宗
齊人滅遂故簒齊者卽爲陳氏
十四年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討背盟而挾天子以臨
之
厲公入遂殺傅瑕　懲祭仲也晉惠公亦殺里丕

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至實惠后
亦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之例
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魯自隱公二年卽與
戎爲潛之會及齊桓始伯之明年經卽書追戎濟西此五
伯攘夷之明效戎以好來莊恃中國之大援絶不與通復
追而蹙之故傳曰不言其來諱之也
十九年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衛惠公之
復入也王人子突救衛以佐黔牟衛方怨王故子頹以衛
師伐周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居北方議齊之後不先翦之未
可以及遠也故自是年書齊人伐戎至三十年冬書齊人
伐山戎明年六月書齊人來獻戎捷經營十年始成斬孤
竹制令支之績書齊人偉其伐也　夏書齊大災而冬與
伐戎之師于是知管仲之治國能寬民力矣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何得
不敗
二十五年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獻公之子九人唯存
重耳豈非天道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賂外嬖與東關嬖素非居內
公旣不疑爲姬所得使且與三公子之徒非日相接謀不
得洩也二十八年
三十二年成季奔陳　觀其如陳葬原仲則陳之于季友
可知
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　使無虧戍曹與衛同禍福也
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以伐楚
名諸侯楚必預爲備預爲備必戰戰則勝負未可知也今
因伐蔡而猝移師臨楚楚無備必震震而後可服也此齊
之得也齊以伐楚名諸侯楚素强陵暴中夏諸侯懷兩端
必有至有不至前此一再謀伐楚而不果可驗惟卒之伐
蔡則諸侯無所顧忌而畢至因而劫其衆以伐楚諸侯在
其術中有不唯命者乎雖然非素約也心與力之不一其
何以戰屈完來卽與之盟而退唯川其虛聲焉耳又齊之
得也
先君之好是繼　見衆之與己者固
五年王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
少安　楚方僭王滑夏而惠王反欲撫鄭以從楚牽于私
故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倫不正則夷夏上下之
防裂焉輔之以晉者晉侯前年方殺其世子從君于昏者
也
六年楚子圍許以救鄭　楚人圍許惠王啓之也齊桓有
志于爭周攘夷而王自沮敗之于是乎周之不可復振也

定矣

七年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　至　齊侯辭焉　齊因子華足以破鄭然鄭與齊非接壤破之而不能有也徒足為楚宋之資且勤諸侯以自封于名為不順辭子華敬仲之善相時勢也又獲令名焉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齊始為首止之會本以正父子之倫今總其罪人以臨之則前後名義自相違反故曰鄭有辭　鄭之叛以王故也總其罪人以臨之豈惟鄭有辭亦豈能定王太子哉

八年鄭伯乞盟請服也　亦以襄王新立故

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賜齊侯胙者報其首止之功也齊桓承之以恭所以為霸者之極盛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惠王實使周公命之且曰輔之以晉皆不與桓同心者也故晉侯來會周公沮之

十五年征繕以輔孺子　陰飴甥征繕以輔孺子有種蠡之才王城對秦伯之詞才智縱橫卒脫其君可謂能矣惜乎所見不遠惠公之入不能輔以正誼至于內外交怨身為敵禽使其先如外傳所載狐偃之教重耳者焉至是哉故處事當先經後權用人當先仁後智也

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　呂甥之言近于縱橫獨四語深溫惻惻動人

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　齊桓冬死而鄭伯春朝楚矣悲夫

邢人狄人伐衛　邢人不念狄之非族類己之嘗見迫盟主新亡背德即讎與伐同姓其取滅也宜

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　此楚子也稱人者何不與夷狄之勝中國也

二十四年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朱本無弟字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滅同姓者不惟衛侯于譏貶之中獨名焉者甚之也齊桓公存三亡國創伯之功于是爲大衛邢均爲桓公所建盟主死而遂倍之使齊狄共謀其難衛侯于是曾狄人之不若矣

二十八年少長有禮　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勝敗決矣

二十八年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晉侯舉賢任人若此何可當也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至既戰而後圖之　子犯長于治國先軫長於用兵于此可見

胥臣蒙馬以虎皮至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先犯陳蔡蓋偏敗則衆攜又知特爲楚人所脅莫有鬭心也然楚人慓疾難與爭鋒故上軍急麾下軍使退勿乘勝即攻其堅欒枝僞遁下軍望見其旆整衆而退也恐楚人知之曳柴揚塵則眞若不能支楚者而後楚之二師盡銳馳之原御以中軍橫擊楚之中軍左師斷而爲二子玉見二師不能相救乃收其卒以自完而左師遂爲晉之上下二軍悉力夾攻子西僅以身免矣楚師背酅而舍先據形勝故必俟其動而後擊之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是冀土也而可以濟師　楚人信鬼故曰可以濟師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楚起蠻夷其與中國戰亦用中國攻中國而楚人不以當敵如是役則以陳蔡爲右申息爲左陳蔡其所役也申息其所滅也陳蔡先潰申息爲晉兩軍夾攻中軍橫擊復潰子玉卽收其卒而止中軍皆王族未嘗肯使罹于鋒鏑也及成王之罪狀子玉止曰若申息之老何蓋申息以爲楚地猶所惜也陳蔡之人熸焉則不問矣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不許請隧而私作三行其後遂沿之爲新軍晉文公所謂自踰短垣者私家勢盈卒至分晉孔子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諒哉

文六年宣子于是乎始爲國政　至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趙宣子之治晉可謂能矣然當襄公既歿遂不免于舉棋不定之患復結秦晉數世搆兵之禍趙氏亦幾滅其族吾於是而歎田文之論相雖聖人不能以易也

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是時政在諸侯三國適皆伯主之後天變之大者非三國當之孰應其占哉

十八年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借莒僕以脅宣公文子之私也辭則嚴矣君方授之邑臣乃出諸境于是始政在大夫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書公子遂者惡其殺嫡立庶以其國外市也曰先君之母弟也而所爲若是哉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納賂不使遂而使行父行父爲政遂與之共其功也且姜氏歸我矣其無變矣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　放胥甲而不問趙穿桃園之械兆矣侵崇無功宣子若爲不聞也者所以深結穿之心也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天方授楚晉君又不君也而林父惟賂之求失伯宜矣是故鄭之敗猶罪之小者也取賂而崇二國弑君之賊使三綱淪而九法斁有王者作林父其服上刑哉

二年亡不越竟反不討賊　亡不越境葢有待也不惟不討賊而反俾賊逆新君盾之與于弑也其何所逃哉

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至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無公族之實而徙滋他族以逼君六卿分晉始兆

矣抑趙盾之謀多樹黨以自衛也此說見朱子語類已云然予癸亥所記後正卿出走側室在內猶能爲變況公族成縣餘子公行皆强家乎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　盾以中軍帥兼領公行則左右之士皆歸掌握伏甲噉獒無自發矣人知其不敢以貴加宗子而不知實據親近之地以逼君也

四年襄公將去穆氏　欲去穆氏懲子公也

八年襄仲卒而繹　襄仲卒而猶繹遂東門之漸也

盟吳越而還　吳越盟而莊王得以入陳鄭圍宋敗晉諸戎和而悼公得以三駕爭鄭未有邊鄙多故可以圖伯者也反而行之則夫差方敗齊長晉而勾踐已入吳矣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徵聘而厚賄其使明年之秋王人復報聘蓋自晉襄既亡雖秉禮如魯亦不復翌戴天子矣此孔子所以進桓文歟

十年公如齊奔喪　德惠公之定其位故奔喪

諸侯之師戍鄭　宋本無此六字

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至遂服于晉　衆狄服晉而潞與甲氏留吁之勢孤矣中行范氏之武功成子之餘澤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莊王入陳而縣之固不可以令于諸侯乃聞申叔時之言遂并納孔儀則亦未盡乎討罪之道也夫宣淫于朝專戮直臣使國亡主滅者宜與徵舒比而誅之而乃使得返其國以從政何以懲惡而謝陳之宗社哉

十二年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至師遂濟　厥爲司馬師律其所司也先縠專命厥不能請于林父以戮之乃明知必敗而唯欲分其罪于羣帥趣之使濟其誤林

父以敗國殄民者豈不尤重于穀哉後世當國之臣由歟之邪謀求其惡有所分而禍獨被于宗祏者多矣嗚呼悲夫

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　求諸侯而待以無禮其誰堪之鄭之不殺馮力不贍也且邲之役欺晉而失大援故也孫叔其既亡乎楚莊之志盈矣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晉既畏楚而棄宋又使解揚詐以誤之無威而失信諸侯其誰不解體

十七年郤子至請伐齊　楚莊未死而遽謀報齊先睚眦之忿後社稷之憂郤氏之無後于晉也宜哉

十八年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投鼠忌器故宣公薨而季文子乃敢逐東門

氏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上卷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下卷

長洲　何焯屺瞻

成元年爲齊難故作邱甲　五伯衰而諸侯無所統壹強凌弱衆暴寡患始及民矣書作邱甲傷天下之無伯也

銳司徒免乎　婦人內夫家何以反不問辟司徒二年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曰聽客之所爲是役也非惟國佐善辭齊之廟謨亦素定矣富彌以死爭獻納二字于遼宰相反不難徇敵國之欲則如之何哉　國佐本以賂求成而晉人反爲其正議所屈侮人者還自侮也

其自爲謀也則過矣至何勞錮焉　共王是時十二歲耳而共語何明且盡也使復有若子文孫叔敖者輔之豈其有鄢陵之失哉　共王之言如此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致巫臣怨二子而謀害楚國不能禁之何哉

蓋明者必貴濟之以斷使漢昭帝能辨上書者之詐而不能去蓋主上官桀則亦無救于國家之禍也已

三年以君之靈至所以報也　其爲言也文而有禮忠而能力一句一字皆有義理次第

次及于事　文公之伯也先軫自下軍佐爲中軍帥惟尙德也靈公以後從政者不尙德而以次及焉宜乎其不競矣

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郤克人臣也猶必報其一笑之辱今當兩君相見而反其惡聲以辱與國之君其能堪乎且又蔑已之君也至于鞌而亡焉幸矣

六年說欲襲衛　衛有一卿一大夫同在行間而說乃欲襲之不惟棄信亦多見其不智矣

晉人謀去故絳　晉因梁山崩而懼故遷都以厭之

七年吳伐郯郯成　通吳本欲以儆楚而中國先被其害矣伐郯者黃池之漸也

爾以讒慝貪惏事君　讒慝貪惏有一于此皆足以亡人之國況兼之乎是故楚任子重子反而失伯任子常無極而亡郢

十四年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凡大夫有事于境外皆稱族所以尊君命固不在此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非舍族也蒙上逆女之文也所以尊夫人亦不在此

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弑君之賊也晉侯率諸侯以討之何患罪人之不得乃同盟于戚使得列于會而誘執之晉侯于是乎失政刑矣書晉侯咎其昧討賊之義而惟逞一已之威福也

十六年其行速過險而不整　其行速魏武帝之追漢昭

烈也過險而不整夏王之救東都也

六月晉楚遇于鄢陵　楚欲及東師之未至而戰其行速故晉師方臨鄭而相遇

楚晨壓晉軍而陳至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鄢之役楚乘晉之不備而晉潰晨壓其軍而陳亦掩其不備使之欲進不可爭退必亂也鄢之戰中軍下軍皆潰欒書下軍帥也楚人狃而易之其謀若曰如此書又不知所爲也已成陳以當之楚先爲之奪氣矣

文子執戈逐之　觀後欒書怨郤至則文子之逐宣子其識遠矣不在其位而露才揚已無補于國而咎怨及身可矣乎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壓壘故可望且彼此聞囂聲陳而不整軍而不陳皆在目也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　鄭敗而其君先遁楚人顧之遂莫有鬭心而退故薄于險而反爲晉所乘也季梁有言偏敗衆乃攜矣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楚師猶未甚敗而王遽遁者二卿相惡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遁以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胥潰者乎

十八年孤始願不及此至神之所福也　悼公初入其氣象極似漢文帝朱子謂數語便有操有縱

齊爲慶氏之難至使嗣國氏禮也　齊之有慶克猶魯之有僑如也僑如搆季孟于晉有郤犫爲之主而魯卒出而盟之齊則國佐被殺高無咎鮑牽刖且逐慶克雖死慶封反因以得政其右滑人也若是豈非魯猶重禮敎而齊風俗大壞不之恥耶

襄三年孟獻子相公稽首　仲孫不能守周公之典以尊其君而稽首于大國又不能以禮拒大國之求而請屬鄫

以供命其不遠鄭子產遠矣其平日之言行時合于道而謂之社稷臣則未也

與之禮食　禮食蓋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也

四年魏絳曰諸侯新服至無乃不可乎　晉方有事于中原而無終遠在東北若用師焉楚爭陳鄭鞭長不及也故姑事羈縻蓋荘子一時之權計而後王奨懦者乃用爲口實何哉況戎先納賂以請和亦與屈中國以事外夷者異矣

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至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晉新和諸戎將與楚爭陳鄭又無以謝王之愬故以貳于戎誣使人使王懲而自止且堅諸戎之心也

六年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至亦逐子蕩　勝字當讀平聲以爲不勝任而逐之也亦逐子蕩子罕之言謂亦宜逐也

九年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晉侯所聞蓋相傳之恒言

姜曰亡是於周易　當以亡是絶句言無是理也

我實不德至何恃于鄭　武子之言宏遠不迫猶有王臣氣象

輸積聚以貸　晉饑故各輸其積以貸

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　會吳者欲分楚之力以爭鄭也乃無故而與得已之役以狥中行偃范匄之請晉君親在行間曾不以勤而無所爲懼何哉蓋悼公之爲君也量有餘而略不足以濟之乘厲公之後于世臣大族欲以德禮柔而服焉而不知過于寬假則上下之分不肅久將專命而無所忌威權日以下移矣

初子駟爲田洫　子產爲政田有封洫亦因子駟之故而修之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至我將獨進　欒黶違帥先進而晉君不問棫林之役棄命先歸以辱社稷彼固以爲恒矣黶之汰悼公成之也

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至女樂二八　晉楚爭鄭三駕乃定諸侯道敝悼公乃不深惟招攜懷遠之道苟焉私享其重賂是勤諸侯以黷貨也至是而悼公之志荒矣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惟欲正諸華故和戎以壹其力而豈竭諸華之有以娟戎狄哉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　莒圍台武子乘其虛以入鄆卽圍魏救趙之智也

十四年晉侯舍新軍禮也至故舍之　晉侯之舍新軍以二子之弱也非知其僭而革之也蓋其入國之初修舉廢墜政令雖若可觀而權之下移者不能復收之以歸于上故限于世及之例寧廢新軍而不敢選于大夫之中舉其賢者以使爲卿至此則六卿之勢一定而不可變矣觀其嘉魏莊子之功賞以金石之樂而縣上之蒐僅從新軍以次佐下軍而已亦不能如文公之用原軫也夫撥亂反治苟無非常之才其力固難以及遠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至謀定衛也　孫林父甚善晉大夫而荀偃親嘗弑君者也其不欲伐衛固宜吾異乎悼公欲繼文襄之烈身爲盟主同姓之國有出其君者不以爲已恥乃偷一時之安納邪臣之說墮冠履之義身歿而公室遂卑有以開其漸矣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之不能與晉爭成於子辛之侵欲也而士匄復蹈之及爲政而又重諸侯之幣晉雖欲不失伯得乎

十六年以寡君之未禘祀　時晉亦僭用禘祀之禮

十九年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錄子蟜伐

秦之善所以彰欒黶先歸之惡也于是士匄將逐盈矣
士子孔亦相親也　士石經宋本皆作二
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　晉侯內有四姬而已亦嫁女于吳其違禽獸不遠矣
初臧宣叔娶于鑄至乃立臧爲　臧紇以少凌長爲臧氏後及欲成季孫之邪心廢長立少遂失守宗祧豈非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乎
二十五年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范滅趙興基于此矣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兵則威削于外晉所以有黃池之羞民附于內趙所以能興晉陽之甲
晉人問陳之罪　鄭伯之請伐陳在范宣子爲政之日今新易趙武故復詰問陳以何罪見伐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不書其族蒙上會諸大夫之文也

二十七年
伯有賦鶉之賁賁至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伯有憤于晉執衛侯鄭伯爲請而不獲命必待納衛姬而後釋之故賦鶉賁以刺趙武言誰執晉政而不辨姓也趙武恥之故若不知其刺晉而謂伯有自誣其上
崔之薄慶之厚也　及期而厚者亦亡矣殆天討弑君之賊而使自相殘也
遂滅崔氏　崔氏滅于九月慶氏卽滅于明年之十一月
二十九年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書公在楚傷天下之無伯也
三十年無欲實難至邑將焉往　趙子直不知此義
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　使次已位滿其欲也
泰侈者因而斃之　法不嚴則制度徒爲文具而不得行也

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　三年而復之但欲其勿撓
己政不爲已甚所以安巨室也
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　魯既留楚會葬復尤而效之
時無伯主則小大轉相役而已
繕完葺墻　繕完李涪刋誤云當作繕宇
不立是二王之命也至雖有國不立　觀狐庸之言則夷
昧將背前約而以位私其子如宋趙普豈容再誤之情矣
僚之立非衆所戴也宜其啓光之爭以揖讓始之而以簒
弑終之歟
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　並從晉楚國用不足子產賢者
豈得已乎
六年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士匄董遇王肅本皆作王正
疏云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
七年夢周公祖而行　周公祖以道之雖鬼神亦無如蠻
夷之橫矣然則有能攘之以安中國者豈非文武周公所
式憑乎是故夫子未嘗不偉桓文之績也
十三年乃並徵會告于吳　楚圍既死乃敢徵會于諸侯
蓋政在私門志不在于修伯業也告于吳謀因楚國未定
而弱之
子產爭承　貢之無藝不得已而取諸丘賦爭承庶乎得
以寬民力焉而竟不及改也故制國用者必先正君而善
俗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至吾豈無大國　自昭以前
其辭命猶皆有三代禮義之風至此則惟以利害相恫喝
流而爲戰國縱橫之術矣
十五年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多言舉典而樂憂
習儀已亟而不慼禾盛本撥適長亂亡而已
十六年昔我先君桓公至敢私布之　昔我桓公一段借

商人之質誓以諷晉卿不當句奪于小國

十七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

十九年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至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二五之出三公子也動以啓土無極之出太子動以得天下小人之言如一轍

二十一年而不能送亡君　孫毓以送亡絕句

二十三年胡沈之君幼而狂至楚必大奔　即鄭子元所以敗王師

吳太子諸樊入郹　諸樊二字當誤

二十五年吾聞文武之世　文武宋大字本作文成

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至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周之典籍皆歸子朝故其辭有承平之風其爾雅勝于呂相之絕秦也

攜王奸命至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　歷舉攜王頹帶以指斥敬王

二十八年吾懲舅氏矣　懲舅氏言其種之不宜子也古者妾媵皆其姪娣注以爲嫌母氏性不曠葢因不使叔虎之母之文

定元年春王　未踰年而改元不正之大者是以經文定無正月

五年子西問高厚焉　石經高厚下有大小二字

六年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　衛爲狄滅大路少帛掃地無遺故言宗器自文公始

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子太叔始卒而鄭遽爲不道至此

九年陽虎欲勤齊師也至已于是奮其詐謀　田常以此智代齊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此篇叙事于孔子皆稱名君在會故也

使公若爲郈宰至齊人乃致郈　費屢叛至是郈亦叛矣墮費墮郈皆因勢利導之也二子所謂遊其術中而不悟者羅氏既盡殺其牙兵而悔亦猶是也朱子語類論此事亦爾亦引羅紹威事爲記

十三年使師伐晉將濟河至乃伐河內　孟達以此亡葢司馬懿之師在外與此固懸殊也

哀七年以吳爲無能爲也　以吳爲無能爲何爲伐邾起本

十二年盟所以周信也至亦可寒也　吳本蠻夷太宰又小人也不可喻以禮教故子貢景伯皆詭其辭以止之若對季札伍員當改命矣

十五年成叛于齊　至是而成亦叛所謂五世希不失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至無乃不可乎　吳人不欲以尸入惡其凶也故以不許奉尸將命則是吳人先以凶禮自處折之

二十二年越滅吳　闔廬之殪力已竭于入楚也夫差之亡力已斃于勝齊也越適乘之耳天下未有能以獨力拔一國者也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　下卷

義門讀書記　穀梁春秋

長洲　何　焯　屺　瞻

隱元年春王正月　所紀者魯侯之年春秋魯史也所奉者周王之朔子爲正春始於子月皆從周制春秋天子之事也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建文帝不欲負殺叔父名斯言爲之

母以子氏至賵人之妾則不可　由此說乃與僖公成風一例啖氏亦云然

祭伯來　善親親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

二年會戎危公也　會戎於潛傷天下之無王也東方禮義之國出與之會非桓文之作天下其將左衽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秋盟何其親也

三年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曰交譏者得經意周則失矣魯何以致此也

四年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　晉趙盾弑其君可謂以國氏乎曰祝吁者未命之辭也

于濮者譏失賊也　于濮紀實也弑君之賊當窮討焉耳

立者不宜立者也　晉未見其不宜立也其曰立者雖不命于先君而國不可以無主爲衆之所予則入而承其統焉可也蓋異乎不待迎而入國者矣予之也

五年仲子者惠公之母　此仲子自當爲桓公之母

伐不踰時至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唯其重故不踰時

七年滕侯卒　滕侯卒當與後宿男卒同史闕文耳左氏以爲未同盟則宿男卒又相違反矣若曰宿男不赴以名又理之難通者也未同盟而猶赴以名者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國君無子則當立母弟故必殊之于庶孽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公弟叔肸又何以云哉下不敢以屬通上則未嘗不以是親親也燕則與族齒

九年聘諸侯非正也　天王下聘不發例于七年之凡伯來聘者凡伯未及致命也

十一年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　隱既濡滯不決有以啓羽父之邪謀至于十年亦已久也故無正

桓二年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至字諡也　然則字其臣子者乃豫凶事也

以成宋亂　書以成宋亂見公生平之爲亂人也

六年時曰同乎人也　同乎人也謂他日忘乎不與共戴天之讎遽接齊人也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此注言天子亦親迎據禮甚核但以文王爲天子之証則謬也

九年爲之中者歸之也　爲之中謂魯
十四年無冰　無冰獨書于春明其爲周正也
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　釋文兼旬一本作旬趙匡云此
旬事爾言祭事當久辦非一旬所了傳寫者見前有旬字
遂改爾
十七年葬蔡桓侯　諸侯本當稱侯曰公者不得已而從
其臣子之辭也是時蔡人獨不違舊典因而存其實注非
莊釈王復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注范駁何公羊注甚失
輕重不知而作
三年不志崩失天下也　經于桓十五年三月書天王崩
而傳云不志崩所未喻范注亦不加斠勘
十三年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　上左將軍
爲大司馬惜未引此
其不日微國也　不日者史失其文

十五年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父母終乃不得
歸寧此傳未詳
二十七年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齊桓雖
有侵蔡伐楚之事然所以致此者非兵車也
二十八年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　衛
人不服罪以自取敗以衛及之罪衛也
閔二年不以討母葬子也　不必得經意然思之精矣
閔二年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不以齊侯者嫌以齊臨魯
若縣鄙也
僖元年齊人以歸　先言薨于夷而後言齊人以歸爲內
諱而仍不沒其實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我猶以夫人之禮迎其
喪齊人則不復以爲女故不言姜也
二年衛未遷也　故與城邢異辭

五年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所以優于文者此也然必合左氏而後本事始見

九年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襄公圖霸之不終於是見之矣葵邱之會于五伯爲盛而列宋子其無政教亦從可知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公羊得之此亦備一說

十年晉獻公伐虢得麗姬　以爲伐虢得之者異聞

十二年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蕭望之不臣匈奴之議本此

十七年其不正前見矣至故稱嫌焉爾　所謂惡惡疾其始

十八年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宋公書爵善討亂也師不稱率之者諱助亂也曾其爲狄矣

二十二年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　不當并伐齊喪數之

二十六年乞重辭也至非所乞也　曰乞示譏中國而乞師于夷公之不忍小忿失其所向背也然天下之無伯至于投命非所其亦重可傷矣

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不日地遠而告者不詳也旣滅同姓又擅以其君歸楚之横暴甚矣

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　言諸侯者諱卽夷

二十八年諱會天王也　諱之者正名謹微也

天王守于河陽　先書會然後言王守謹微者至矣

主善以內故獨曰公

三十二年鄭伯捷卒　鄭伯捷不書葬畏晉也鄭來赴而魯不會

三十三年癸巳葬晉文公　殽之戰書日葬文公卽以是月不日則疑二事皆在辛巳故重書日也

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內小惡不諱非謂其可會也入不得無禮于我我可無禮于人乎著其實以示譏爾

三年叔服也此不卒者也　此非叔服傳誤也

六年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閏月猶朝于廟則凡月當告朔可見書此者以見後此不告朔之非以爲可以已者殆失本意

九年葬襄王　襄王獨書葬葢自是魯始會葬焉爾踐土之盟河陽之朝惡可少之哉

十四年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書同者傷大夫會諸侯抗然若等夷無所忌也自此政在大夫矣政在大夫此夷狄之所以得肆而楚遂入主夏盟也

十五年諸侯盟于扈　諸侯旣來徵會盟又來告公雖以有齊難不與猶因其來告而書之旣不與盟則不復悉知

盟者之爲某國故略舉其槩也

宣元年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由上謂緣上公子遂之文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本欲救陳畏楚不敢往伐鄭以牽制之言晉師者緣上之辭亦諱政在大夫不使諸侯與之齊也

十一年楚子入陳　復書入者幾不以義終故著其伯討之不光也

十二年葬陳靈公　楚子入陳陳幾不祀書葬靈公嘉楚子之悔過陳得以復延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淸丘　書同盟者同懼楚也

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諱附夷狄以虐王者之後故不言帥師會圍宋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　書四卿者著

政逮大夫不相稟承

嬰齊亢也　嬰齊亢而書公不與高傒處父同辭者恥在中國無伯蠻夷之臣得亢列國之君不在公也唐趙氏則云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澶淵亦書公會鄭良霄

十五年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於時更有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爾疑非疏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日葬宋亂故危之也

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會有尹單旣不可以王人槩之又緣上文故不復出諸侯也

襄三年曰袁僑異之也　言大夫當刺而袁僑不當刺故異之也

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書執行人譏其不能申伯討釋逐君之賊而但執其使也

非大而足同焉　此傳文義殊晦後考石經乃知焉字誤本與字耳宋本亦與

二十七年湨梁之會至晉趙武爲之會也　中有衛喜事又至者非一時爲重叙文繁故經以諸侯之大夫該之不如傳所云也豹去氏義同左氏亦鑿

二十九年其名成尊於上也　賢者不名然對吳子而言則不得不名矣故曰成尊於上也

昭四年慶封封乎吳鍾離　言封鍾離見闔

十一年何爲名之也至故謹而名之也　楚虔躬爲弒君之賊而又行詐故不與其討　此注與傳違反其論亦當

十三年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　虔死于外不得其日不日者從其實也

十九年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　止未踰年而死則悼公之葬或在止旣死之後與賊在而不能討者異故書

葬歟

定十二年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下年齊侯次于垂葭盍救成也陪臣結外援以抗君命故以圍言之如二國也

義門讀書記 公羊春秋

長洲何焯屺瞻

隱元年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至王正月也 穀梁不解王字爲疎此云文王者本之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之云也劉知幾云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自謂攷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豈知已不外此傳之中乎・大一統也 後世正統之說出于公羊

母以子貴 以子貴謂有子則以次升爲貴妾也

曷爲稱字褒之也 字不若子未命姑書字也

克之者何殺之也 勝之而未殺故曰克傳非也

何以不稱弟當國也 不弟者鄭伯不以爲弟也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兼之所謂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二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身爲宗子而又無母故辭窮也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子者衍文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　夫人子氏者桓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桓未成乎君也

三年宋公和卒　惟宋公之卒書公而他國則書侯伯子男者自我正其名也葬則他國皆書公既從主人而因以不沒其僭稱上公之實也吳楚之君不書葬民無二王不得復從彼國蓋誅絕之義也

吾立乎此攝也　自宋魯之禍相仍而攝之道廢攝主廢政在大夫之由也

四年翬者何公子翬也至與弒公也　隱與桓皆先君也於桓不得不諱則誅翬不得不嚴也　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於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于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書葬善其能討賊非譏過期

考仲子之宮　不祔于姑故別立廟

初獻六羽　因考宮而獻六羽別而言之者考宮宜也六羽僭也先著其善後譏其惡所謂婉而辨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至一相處乎內　此說獨見于此

六年狐壤之戰至諱獲也　事在隱即位前非諱

七年何以不名微國也　不名者史失其名

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書者當以其不時然傳意有可採

十年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桓三年書公子翬故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仇牧荀息不書字孔父書字以祖考故也

何賢乎孔父　善其能與君共存亡故畧其卑而書字以
旌異之
器之與人非有卽爾　器爲無情之物不能於人相就
五年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代從政謂子攝其官　於世
卿之中又失禮焉書仍叔之子甚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書正月烝者以其爲周時也此宜
烝下則譏爾常時不書獨書之者以正其失常者也
祭公來　或稱祭伯或稱祭公時王進退之也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書祭仲舍爵明乎其貶也
十二年嫌與鄭人戰也　下年二月復會鄭伯與四國之
師戰則二傳言與鄭人戰爲無據也當從左氏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入者難也鄭人守之外無援內無
應而許叔能復其土地人民可不謂難乎故書字以嘉之
注非也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此夷狄之用夷狄之禮也注云
不當朝桓失之
十八年君子辭也　言君子之怨辭也其賊非吾所得討
莊五年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此所謂內大惡諱
注指下文王人子突謂避王者兵非也
六年不得意致伐　上雖諱之而仍致伐以顯其實
齊人來歸衛寶　左氏曰衛俘深沒其文諱取賂以犯王
命使若取所歸者乃前伐衛所獲之俘焉爾
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　書齊人者見魯前非主兵後
分齊利以殺內惡也
八年非師之罪也　傳意謂非師病而所以出者則病也
九年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下言取子糾則明是
脫文
其言入何簒辭也　入者難辭也糾與之爭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經意惜伐齊之師不用于襄存之日而反于襄之既亡勞師欲定讎嗣顛倒失正故獨書敗傳似失之

十二年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酅不繫齊所以成叔姬之志叔姬一婦人能植其節隱然若紀未亡也

十三年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以非兩君故不盟于壇上也

十九年諸侯不再娶　不再娶者恐後夫人危嫡子爲宗社之禍

二十年齊人伐戎　魯不與師而大書之嘉其能憂中國也

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不言月譏公之忘其在二十五月之中也

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本譏忘哀而舉親納幣者大惡諱但因事以見意也注謂不譏喪娶舉淫爲重非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人方有喪而行嘉好之事故不稱使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知有禮義威儀則人之也

公在外也　在外故不書來朝

二十九年何譏爾凶年不脩　築邑脩廄皆荒政也其譏者與告糴同例然則并此無之者其得罪于百姓益甚矣

紀叔姬卒　申其志節也

三十年鄣者何紀之遺邑也至盡也　覩此知樂生不取二城之意矣

三十一年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傳未必合

三十二年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不書葬者賊不討也與閔公例同

閔元年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

之道也 季子力不逮爾此傳進退無據
冬齊仲孫來 前書公子慶父如齊後書公子慶父出奔
莒中間復入不見于經二傳以爲慶父者近之繫之齊者
既外慶父亦譏桓公爲伯主不能遏亂萌于早也 左氏
以爲齊仲孫湫則從下書高子來盟之例兩存其說可也
以春秋爲春秋 以春秋爲春秋者據經以解經也注謂
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恐非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久留定魯故不月
僖元年上無天子至則救之可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
倦聖人之不得已也
二年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 前已書狄入衛則
此非爲桓公諱也穀梁得之
曷爲爲桓公諱至則救之可也 義同而復舉之者如詩
人之有詠歎所以見春秋之不得已而作

葬我小君哀姜 上不稱姜氏者齊絕之也此仍言哀姜
者從其實
四年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致伐楚者大其績也楚於是
始懼中國故又見于詩之頌月者見其役之重注謂危公
之久非也
十四年曷爲爲桓公諱至則救之可也 存亡國死君難
特皆反覆再三發例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故不繫晉
十五年晦者何冥也 春[illegible]晦故以晝冥釋
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 是一作提釋文徒兮反若經本
作是則不必注且明其爲魯語矣初學記晦日引之作提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 [illegible]稱人則不得不書狄人相
屬之辭也邢棄親暱狄啓亡國之釁使與狄等乃所以譏
邢也郤公以爲狄稱人者善能救齊恐迂鑿

十九年菽叩其鼻以血社也　山海經傳引此作叩其鼻以衈社音釣餌之餌既不見于釋文許氏說文亦無之

二十年西宮者何至記災也　終前用致夫人傳

齊人狄人盟于邢　亦相屬之辭齊無能繼桓公之志者譏自見也注謂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恐非經意

二十一年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然則下釋宋公之經亦諱中國見釋于夷狄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上不書楚子執于獻捷著其實

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　此為中國諱不為襄公也

公會諸侯盟于薄　言會諸侯者諱背中國會夷狄

二十三年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不書葬魯即楚背宋不會其葬傷中國之無人也

二十六年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外內同辭者恥即夷

二十八年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也　大其能攘楚討夏之即夷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時溫地已入于晉則是致天子于其國中後世所謂挾天子以令天下者也故以天王自狩為文明非晉之所得私挾也　如陋儒則先書王狩矣此聖人之權也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言及者元咺首禍也注謂是下大夫別尊卑謬

三十一年猶三望　三望當定從鄭康成之說魯既僭郊何以獨祭三者也

魯郊非禮也　謂之郊者地在郊也注謂天人相與交接之意非

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天子祭天與天爲體也諸侯祭土
與國爲體也
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三望穀梁注言泰山淮海者得
之河非所祭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桓公城楚邱文公則聽
衛之遷帝邱顧私怨而昧夷夏之辨則城濮之戰豈出于
天下之公義哉書此者傷天下之無伯注言惡衛畏人非
也
文元年會葬禮也　此注中論親親失賢甚備但恐于經
意非要
二年先禰而後祖也　此祖禰二字借說　僖元年傳此
非子也臣子一例則不爲昭穆但不得先之耳詩云莊公
之子孔子取之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注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
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按去天者恐因成風爲妾失禮
六年是月非常月也　此傳與左氏歸餘于終之說不同
然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明不專在冬時矣則此說爲
長
七年以師外也　注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
要以無功當誅也按注甚謬時晉未立君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
遂會伊雒戎盟于暴　以其名遂故不言遂而再著其名
九年以諸侯之踰年即位至三年稱子也　禮文散軼當
以此法參互求之
十年臧孫辰卒　自莊二十八年書告糴于齊至此凡五
十年
十二年子叔姬卒　其稱子先君之子也
其貴奈何母弟也　母弟雖女弟亦貴之

以爲能變也至是難也　此與能悔過不相蒙

河千里而一曲也　注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按此兒戲之語

十四年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至貴則皆貴矣　皆媵出也注以爲邾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恐非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　商人既公子則書弑其君之子文義複重相亂故從成君之例

十八年秦伯罃卒　按此是康公注云穆公未知何据

宣六年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　注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按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不復見于經者無事可書爾公子翬如齊逆女非復見乎此公羊家之曲說也

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　愬卽自愬膳宰之事再拜則知過之意故下曰心怍

八年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　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以宣公爲僖公子異聞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　不書葬者魯不會也時楚方盛魯事晉怠

十年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如宋之歲幣乎

十一年此楚子也至不與外討也　稱人者討賊之辭也雖外討猶之乎稱國以殺爾入陳不譏而於殺徵舒焉譏

十二年大夫不敵君至而與楚子爲禮也　大夫不敵君此則夷夏之辭也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寇者敵國之辭注謂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非也

十五年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此漢書所笑龜兹王也

成元年作丘甲　注解作甲不合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父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大夫敵君不貶者曲在齊也

齊侯使國佐如師　書齊侯者對郤克言之齊旣悔過臣不可以敵君也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至盟于蜀　方與晉伐齊旋背晉而與楚其失在內故先書公會嬰齊而獨予下盟正其猾夏之罪

十年齊人來媵　伯姬獨三國來媵意宋王者之後其書則爲錄伯姬也

晉侯獳卒　不書葬者楚人方盛魯不會葬傷中國之失霸也

十五年臧宣叔者相也　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誣

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注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按弟無後兄之義自大夫言之也大夫之生也不臣其兄弟則死亦不得以爲子

夏六月宋公固卒　不日者譏赴者之踈

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至會吳于向　獨士匄公孫蠆書未詳豈其餘皆非卿耶

二十九年公在楚　前年十二月書天王崩楚子卒天王崩而不反楚子卒而公留所以譏公且傷中國也

爾殺吾兄至以其不殺爲仁　季子能殺光則討賊也力不逮而去之不懷其寵抑亦庶乎能潔身違亂者歟不殺爲仁則公羊子或未盡也

昭十年晉欒施來奔　晉者齊之訛當從左氏

十二年晉伐鮮虞　和戎三駕所以復伯楚虔橫而顧伐
鮮虞所以失伯也
定六年二名非禮也　東漢禁二名本此
十二年秋大雩　觀此則聖人正有放過處不事事爭也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邾婁子新來奔喪而三
家伐之無已所以深著其無君非譏哀公之替其恩也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至此小國皆卒日葬月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救中國不進者吳楚
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三年此晉魏曼多也至二名非禮也　不譏于七年春
之侵衞而譏于此何哉然則魏多者闕文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此孔子所親見何爲但書春而
不月蓋天心之仁愛無往不復麟之出也固亂極反治之
祥孔子道雖不行於一時猶以望之來者春秋始終以春

亦猶易之雜卦始乎乾而終以夬一陰決去即爲乾之意
云爾愚聞之師說如此蓋服膺而弗疑也
反袂拭面涕沾袍　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歟

義門讀書記 史記上卷

汲古閣本

長洲何焯屺瞻

史記集解序　馮鈍吟云唐子西云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甚矣宋人之輕於詆古人也倘論古人醜詞惡句有所施之如小人無忌憚背經違理非毀周孔至於無父無君呵而闢之可也賢者文詞時有出入理宜糾正其言則應婉順太史公千古一人亂道二字出口一何容易且所云亂道者正据班固之論也游俠貨殖之傳詞旨激揚有爲而言之其志有可傷者孟堅之言固爲正論然亦未免深文至於先黃老後六經自是史談所論談當文景之後尚黃老者隨時也至遷則不然矣老子與韓非同傳仲尼爲世家自序言禮以節人云云止言六經不及黃老父子自不同班孟堅揚子雲言無分別蓋亦

未審耳子長考信於六藝奉之以著書造次必稱仲尼一
味抹煞概云亂道何耶至於班固不好自非失心病熱何
至出此語哉亂道最文章不好處宋人文字不好只是有
亂道如唐庚乃亂道之尤者也按永嘉尊信史記亞於六
經眞屬强作解事被朱子史記有甚道理一句掃倒但其
文章却有微旨宋儒硬將大話推排又不識史法耳
甚多疎略或有抵牾　誠所不免然索隱已詳之矣　太
史公載秦漢間攻取形勝頗詳而於五伯規模卽不能舉
其要豈因左傳國語已自有不朽故從略耶
五帝本紀　鈍吟云黃帝始制文字宜始於黃帝也禮有
五帝德書有二典史公据以爲書
藝五種　修神農之舊政也
淳化鳥獸蟲蛾　蛾古蟻字
帝堯者放勳以下云云　鈍吟云左史紀言尚書春秋是

也春秋傳以釋經太史公合而一之　又云古文尚書出
孔氏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二十
餘篇司馬遷從安國問書所載多古文又尚書多古語不
易通遷所載頗易其本字卽太史公之書傳也或譏之似
未得其旨
日中星鳥夜中星虛　春言日秋言夜順陰陽之道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以下云云　鈍吟云直据孟子則諸家
異說自廢
重華父曰瞽瞍云云　世系亦倒敘
舜衆八愷使主后土　天官者相之職舜自主之八愷則
主地官也
詩言意　詩言志此獨作意按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
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
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爲此志字其亦後漢人之所改

歟

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　氏疑當作氏

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姒氏　曰姓姒云者其後子孫多遂以爲姓而當時則共氏也

學者多稱五帝至末　鈍吟云觀此贊則太史公非好奇明矣

孔子所傳至儒者或不傳　太史公本此

夏本紀壺口治梁及岐　康成釋禹貢惟以漢地理志爲據此先儒之精慎也

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　鄭注以貞作句

殷本紀湯崩注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灾　按漢書公卿表建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爲御史者

祖已曰王勿憂　殷之及王多曰祖某此祖已疑王之兄弟其下云祖伊亦仿此孔氏以祖爲其氏而云祖伊祖已之後恐非也

封紂比干之墓三句　當作封比干之墓封紂子武庚祿父此傳寫之誤

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後　後作始

高圉立子亞圉立　上立字作卒字

明年敗耆國　耆即黎

虎賁三千人　千字當從書序作三百人千字不知何時謬改

自棄其先祖肆犯不答　犯作祀

號曰共和　鈍吟云共和周召相與和而修政也不必如汲冢竹書之說

櫝而去之　去一作藏

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　陸云觀婁敬之言當時直謂周都洛矣不容無辨

秦本紀　鈍吟云近秦而與秦爲難者無如晉與秦同大而足以難秦者莫如楚故插敘晉楚事爲多按莊襄之世秦已盡取周地固繼周而王矣然六國未亡則猶存封建之遺制也至始皇并吞而盡有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三代規模一變此始皇本紀所以離而爲二也

其賜爾阜游　游當作斿

躁公二年南鄭反　南鄭春秋戰國時屬楚

十四年更爲元年　改元始此

虜其將屈罔　罔作匄

武安君攻皮牢拔之　一本無君攻二字似脫

秦始皇本紀　昌平軍徙於郢　軍當作君卽上所謂相國昌平君反之於郢故下項燕得立以爲王也

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五大夫第九爵也

刻所立石其詞曰　詞俱有韵

發北山山石椁　椁字疑衍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　寫當爲輸寫之意運其材也舊作寫放解恐非

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亭林云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上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及前代地理志並無榮成山余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晉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并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正之

贊楚師深入戰于鴻門　此深入謂周章之師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　以下對前僅得中佐說夫并兼者高詐力以下　承上攻守勢異而暢言之　鈍吟云史公以賈生推言一句全載過秦論三篇另是一格其先列第三篇者論始皇與衰應始皇自以爲三句次列第一篇者論秦之先公應贊中與邑西垂等句末列第二篇者總論其大勢歸到二世結耳

項羽本紀　鈍吟云自秦亡後天下之權在項羽故作本紀班孟堅漢書項羽與陳勝同傳與太史公不同按當時羽實主約漢封巴蜀羽爲之也故太史公用共工之例列于本紀

江西皆反　江西猶今言浙西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鈍吟云自此一路往西擊秦篇中東西二字是眼目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　一路向西此引而東暫以兵敗也

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自此東歸

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至各就國　鈍吟云楚兵初起憂在亡秦須立六國以樹黨六國立則秦已失天下獨有關中耳秦已滅則患在諸侯盡徙故王王惡地羽之謀也

此亦有不得已者但不知桓文處此當何如耳馮氏亦成敗之見也

乃其殺魏豹　其字誤

高祖本紀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　一本無擊字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兵至大敗垓下　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于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情也郝者還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亂而以衆乘之項

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游兵也當楚人既動則繞出其後矣漢書無之

皇帝在後　皇帝二字史駁文也時高祖尚未卽皇帝位

呂后本紀太后封大臣　封作風

贊　作呂太后本紀者著其實贊以孝惠皇帝冠之書法在其中矣

孝文本紀乃循從代來功臣　循漢書作修是也功下無臣字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句　亭林云漢書多有食晦者葢置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故夫馴道不純　馴古訓字

贊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以下　言外可思益見補武紀之謬

三代世表葢其詳哉　與下葢其愼也以詳愼二字作關鍵

于是以五帝繫諜尙書世紀　諸本尙書下有集字

六國表或曰東萬物所始生　萬疑作方

秦楚之際月表然虐在位　虐作後

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大字上脫一非字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

甄疑作鄄

小者不軌于法　于作干

要之以仁義爲本　仁義爲本言當不失親親之初意以至于孤立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十二　高祖在位十二年也下倣此

平陽七　自六年至十二年凡在高祖世七年也

信武別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　陵漢書作漢

清陽　漢書作清河二千二百戶

廣嚴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呂𩓳元年　呂作召

禮書禮由人起至所以捐社稷也　此下皆荀子

故堅革利兵至刑錯而不用　以下本荀子議兵篇

天地者生之本也至流澤狹也　以下又本荀子禮論

樂書復次以爲太一之歌　與下天馬二詩即漢書禮樂志所載也稍節其文耳

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　遂小字宋本作聽

律書雖克所願動亦耗病　耗作秏

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條　條作降

孰能在天地之神　在作存

天官書隨北端兌　兌漢書作銳古字通

右四星曰天棓　四作五

輔星明近　輔星漢書作柄輔

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　羅下漢書有列字

三曰九游　游漢書作斿

下有四星曰狐　狐作弧

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　下曰字作日字

其趨舍而前曰贏　趨音聚贏作嬴下同

左行在寅　歲德所在

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　居字疑衍

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　音字小字宋本作晉

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　下曰字作日字

心爲明堂熒惑廟也　熒作焚

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　小字宋本光作九者作音

躁圜以靜　圜作國

其色大圜黃滜　滜與澤一字

出而留桑榆間　注正出舉日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二

千里 按舉日作氣言而字衍
疾其下國 疾漢書作病下同
未盡其日過參矣 曰作日矣作天
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 曰作日
當出不出是謂繫卒 繫作擊
右數萬人戰 右作有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 暈作軍
國皇星大而赤 注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按
記上脫一志字
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 及下脫炎火二字按漢書亦
無炎火二字今從柯氏本增
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 上千字衍
王朔所候決于日旁 王朔人姓名望氣者見李廣傳
四始者候之曰 曰作日

西北戎菽爲 注爲成者按者當作也
天之五佐爲經緯 經字疑衍
嬴縮有度 嬴作贏
月變修刑 修作省
次修禳 次上有其字
常大赦載 句未詳
二曰以辰 未詳
封禪書而幽王爲犬戎所害 害作敗
作鄜祠後七十八年 祠作畤
薄山襄山也 山下脫一者字襄作衰注同從汲古後入
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楊雄河東賦合也
遂以十月至灞上 灞作霸
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 秦自以水德黑
帝則自當之故不立北時耳

司命施糜之屬　糜作縻
尤敬鬼神之事　事作祀
上有古銅器　古作故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　砂作沙下同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亭林云鼎湖宮名漢書揚雄傳南
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湖當作胡故卒起甘泉而行
右內史界史記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閿鄉絕遠且無行
宮
壽宮神君　小字宋本無重四字
天子祓然後入　祓小字宋本作被
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思　思作息
不吳不鶩　鶩作驁
卿有札書曰　札小字宋本作禮
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太小字宋本作天

獨見旗星出如瓜　旗當從漢書作填星故下云信星昭
見也
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鳴小字宋本作明
河渠書　鈍吟云水患莫大于河故最詳國用莫急于漕
而民閒所急在水利三事錯綜成文語脉復井井
山行卽橋　注一作檋檋改作檋
入于勃海　注河徙東郡更注勃海勃作敦下同
岸善崩乃鑿井　亭林云岸當作崖漢書古今人表屠岸
賈作屠崖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像人之顏額者非其指
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辨之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注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填小字
宋本作通
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　堵作諸
東海引鉅定　亭林云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

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
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瀆
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
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
矣溝洫志同
平準書孝景時 至 益增修矣　漢治始衰于景帝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武帝侈心自楚士導之
率十餘鍾致一石　注鍾六斗四升作六石四斗
獲首虜萬五千級　所獲首虜皆以一爲十士馬死者十
餘萬則實數也
天子乃損膳　損膳與上布被對
廢居居邑　註服虔曰居蓄于邑也蓄小字宋本作穀
錢益多而輕　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如說是瓚說非也
二曰重差小　曰下脫一以字按小字宋本無以字

三曰復小撱之　撱作隨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　式亦欲爲俠者變而
用之于縣官耳
然不能半自出　不能半自出者皆聚而爲盜也
湯奏異當九卿　異當作當異
于是商賈中家 至 用益饒矣　始之以重斂繼之以奪攘
其貧者既爲盜賊富者知不可保亦爲不終日之計武帝
之不亡者賴祖宗休養之澤深耳
命曰株送　株送當從註應劭說此本二事如說非也
就食江淮閒欲留之處　漢書作欲留留處之字乃寫作
二點傳誤作之
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　伐作代
一國之幣爲二等　小字宋本作三等
吳太伯世家吳使季札聘于魯　鈍吟云詳季子事太史

公之志也史記雖無褒貶而有筆削文中子云事多志少
未得太史公之旨也惟蘇明允云有是非而無褒貶爲知
太史公也
齊太公世家　鈍吟云太公之事仲尼不言諸家不同太
史公所敘詳略得宜後人不能作矣　又云宋人論三代
時專以意見揣摩安得如此妥直
左杖黃鉞以下云云　鈍吟云載今文尚書泰誓太史雖
學古文亦不廢今文
與太公作此泰誓　鈍吟云按尚書不言太公惟此泰誓
有之與詩相應
釐公九年　此下見春秋
桓公元年春　齊桓公也
管仲病桓公問曰至三子專權　鈍吟云舉隰朋亦見管
子然管子云鮑叔不可按鮑叔先管仲死不得管仲病時
尙存也太史公不以爲然故不載舉朋語耳
桓公十有餘子二句　鈍吟云一總以下敘五公子爭立
其事棼如亂絲太史敘之條理秩如也
避齊亂故在衛　五公子事至此完
闞止有寵焉　陳完世家以爲二人
太史公曰吾適齊云云　贊只論齊所以强
魯周公世家　前據詩書後據春秋
武王克殷二年　已下事詩書所載注家參錯不同此書
又不同
卜居焉曰告　告作吉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一段　與左傳不同
贊詞　妙在先引孔子二句　鈍吟云魯有春秋經故所
論止此其後得失不復言
管蔡世家　敘事鍼線甚密

與車子乘徒七十八　子作十

曹叔世家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鈍吟云世家書魯隱公立春秋之始也

衛康叔世家　敘莊公處不同毛傳

晉世家十年代千畝有功　代作伐

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已成人矣　重敘起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　至族滅之　鈍吟云微與左氏傳不同此略也左氏云趙武畜于公宮與趙本紀亦相同

韓厥曰趙襄趙盾之功豈可忘乎　至爲趙後　鈍吟云此言事後耳立趙後非在此年也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敬侯當是烈侯

楚世家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春秋止此

鄭世家於是與惠惠王歸　當作周惠王

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　犢作犕

楚反鄭晉兵來救　反作伐

趙世家　鈍吟云太史公敘事事有牴牾者皆兩存如周本紀依古文尚書齊太公世家又載今文泰誓所謂疑以傳疑也有大事而紀載不詳難敘者缺之史闕文也夏本紀不詳有窮后羿事而于吳太伯世家見之趙世家言殺趙同趙括趙嬰齊左傳頗略然此趙氏之大事必別有所傳趙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獻必有可考太史公時書不存者多矣遂謂之妄可乎如此事趙氏所由不絕得以大于後世苟有其文何得刪之後世之輕議古人可恨也按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定翁謂太史公去春秋不遠趙國亦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太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

憲宗以後入其記宦室爲惠宗之子略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　初疑載秦穆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諸事似乎可略後思之要非無謂飛廉惡來之後昌熾如此天道豈可問耶載之以見事有不可知也史家妙用亦難爲尋行數墨者道矣

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　戰作戰

趙盾弒其君　史家之書法也

晉國之政卒歸于趙武子　武作文

奉邑侯子諸侯　侯作侔

財王所以賜吏民　財作聽

卿秦將而攻伐　伐作代

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云云　蘇秦合從不載

世家

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　地作弟

贊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則此嗟惜深痛之詞譏之者俱非

韓世家公子咎公子蟣蝨　蟣蝨國策作幾瑟

田敬仲完世家　以田完制名所以別于太公之齊也

故陳桓不得立　桓作完

田常成子與監正　正作止

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　按前已云殺監止此疑衍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爲後宮　長子作子長

救韓趙臣擊魏　臣作以

孔子世家　論來孔子只合作列傳太史公自据素王之說　三晉田常至戰國始列于諸侯孔子則變例也往日所見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終于素王三晉田常

以盜篡傳世此生民之不幸而戰爭至秦楚之際也意太
史公序論之旨若此不免鑿矣
已而去魯至由是反魯　總提
孔子生鯉至末　世家
陳涉世家　鈍吟云陳涉起自謫戍半載而敗可與張耳
陳餘並爲傳不當爲世家者也然亡秦之侯王將相多涉
所置自項梁未起以天下之命制于一人之手升爲世家
太史公之旨也
外戚世家　鈍吟云通卷皆言命　又云先本六藝言妃
匹之際係天下之興亡此正言也而漢之諸后或不由德
特言命以志感慨文有煙波
蓋難言之也　鈍吟云妙在此句不然與上文不相顧矣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二句　此處似不宜斷
漢興呂娥姁　鈍吟云已作呂后本紀此只略敘與班書
不同意
非天命孰能當之　自前敘至此是一篇文字
皇后毋子毋寵　下毋字作母
長公主欲予王夫人　予作子
荊燕世家澤以將軍擊陳陳豨　衍一陳字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　幸作宰
太呂欲立呂產爲呂王　太呂作太后
代王亦從代至四句　與齊世家不同
齊悼惠王世家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太子　太子作天
子下太子復令亦作天子復令
留侯世家有一老父至乃太公兵法也　鈍吟云使歐陽
公敘此直云遇一老父授以太公兵法二句便完矣安能
如此娓娓
贊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昌黎原鬼因此生意

絳侯周勃世家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立武帝條侯爭之故疑其不能事少主

續絳氏後　氏作侯

義門讀書記

史記

下卷

長洲何焯屺瞻

伯夷列傳　此七十列傳之凡例也本紀世家事跡顯著若列傳則無所不錄然大旨有二一曰徵信不經聖人表章雖遺冢可疑而無徵不信如由光是已一曰闡幽積仁潔行雖窮餓巖穴困頓生前而名施後世者如伯夷顏淵是已

太公曰此異人也　異作義

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至因而去之　一部管子數行盡之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鈍吟云以一心事三君晏子之節也此一句大有關係

贊　鈍吟云傳內事亦出管子但不敘其書直撮略其行

事文甚有裁製

老子韓非列傳　震川云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聯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近時刻本每人界斷必小司馬之陋也　鈍吟云道德之言流失有二莊子放蕩晉人尚虛浮而亡申韓劉刻秦人尚刑名而亡太史公以莊子申韓同傳有旨哉小司馬不知也

諡曰聃　此諡曰聃亦諡曰洞簫之諡非易名也

迺遂去至關　抱朴子云遇尹喜于散關或以爲函谷關

申不害篇本于黃老而主刑名　刑作形

韓非篇喜刑名法術之學　刑亦作形

人或傳其書至秦　傳作得

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　吳越春秋云武吳人也

吳起篇以事魯君魯君疑之　二魯字衍

伍子胥列傳　鈍吟云孟子疏有西施事引史記今本無之知此書已爲宋人刪削矣按孟子疏乃南宋一部武士人僞作非北宋孫宣公爲之恐不足據或所引者他書誤以爲史記亦未可知也

彼見求之并禽　求作來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閻云三十下當脫七字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

曾蒧字晳　震川云按蒧古點字聖門有三蒧曾蒧公西蒧奚容蒧也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震川云月離于畢他書有明言其故者此不明言蓋妙處正在不說破

商君列傳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　座諸本俱作痤

蘇秦列傳城方二千餘里　城作地

據衛取潮巷　巷作卷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至豈可同日而論哉　震川云所以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夫衡人者至願大王孰計之　震川云所以言衡之害實擇而不得之意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案索隱幕字絶句顧朗仲云斬字絶句謬也

今王秦仇讎以伐援國　秦作奉

封曰凡天下戰國七至封　作對

張儀列傳秦西有巴蜀至此其勢不相及也　得蜀則易于舉楚古今形勢同也

陳軫篇主以其言爲然　主作王

穰侯列傳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　此武安與應侯不平之根

王翦傳始王聞之　王作皇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　亞夫祖之以破吳楚即高祖之于黥布亦然也

至鄭南　鄭作鄿

孟子荀卿列傳　鈍吟云此篇總敘諸子前篇言老子附以莊生申韓不同老子于諸子且窮其流失也商君秦之所以興亡有事業故別敘韓子只敘其書申子事不詳只與韓子同論小司馬不知也

作王運　王作主

淳于髡篇豈寡人不是爲言耶　是作足

荀卿篇楚有尸子長盧　長盧一作長盧正義曰長盧九篇

阿之吁子焉　吁別錄作芋子

孟嘗君列傳嬰卒謚爲靖郭君　亭林云以號爲謚猶之

以諡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爲帝太后與此

同王裒賦幸得諡爲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將親已　本無將字

平原君虞卿列傳明日躄者至平原門　躄作躄

虞卿篇趙王召樓昌　亭林云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

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

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耳

開關通弊　弊作幣

魏公子列傳　于四君之中獨書之曰魏公子者以爲國

之存亡所係也

偏贊賓客　偏作徧

而公子親徃車騎　徃作枉

如姬資之三年　資之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春申君列傳王又割濮磨之地　磨新序作歷本一字

磨乃傳寫之誤

其于楚王之爲帝有餘矣　楚索隱本作禁云楚誤

左施以東山之險　左作王

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　黃歇滅魯殄周公之

祀卒就誅夷固天道也

范雎蔡澤列傳爲其割榮也　謂能割去素所尊榮之人

索隱之說非也

贊范雎蔡澤所爲一世辯士　世作切

樂毅列傳襄王使樂乘伐廉頗　伐作代

贊其本師曰河上丈人　本師猶言祖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篇趙奢曰胥後令邯鄲　邯鄲二

字當爲欲戰

李牧篇滅襜襤　襜作襜

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篇繫阿偏之辭哉　偏作偏

屈原賈生列傳漁父見而問之　鈍吟云詹尹漁父皆實有是人非若後人文字之寓言也

賈生篇　鈍吟云太史公敘賈生惟載二賦不敘其新書以賈生繼屈原傷其遇并重其詞賦與漢書異意

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　衍一世字

贊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云云　即賦内歷九州二句謂賈生怪之也爽然自失亦謂賈生更不下一語含蓄無盡

呂不韋列傳見而隣之曰　隣作憐

刺客列傳曹沬篇　曹沬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無此風也况魯又禮義之國乎

聶政篇重自刑以絶從　按徐注絶從讀如字

荊軻篇被有善有不善　被作彼

李斯列傳而詬莫大于卑賤　而作故

丞相謬其說紬其詞云云　始皇有子二十人而無尺地之封故其後趙高得乗其孤立行其易置樹子之謀其禍固始于李斯破淳于越之議也詳敘于始皇本紀中而李斯傳復備載始末正爲後半血脉

遺胡亥客奉書賜扶蘇與上郡　與作於

故吾願賜志廣欲　賜作肆

謂之爲桎不亦宜乎　桎下有梏字

先生之時　生作王

蒙恬列傳中軍府令趙高常從　軍作車

陰用荊朝之謀而倍秦約　朝作軻

張耳陳餘列傳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云云　鈍吟云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張良以爲謀至石勒以爲此法宜失張耳陳餘說陳涉立六國後當時不從以爲失策何也蓋陳王初起慮在亡秦而已法宜樹黨漢方與項羽爭天下又立六國反覆不可一是樹敵也其勢變不同耳

張耳與陳與相見　陳與作陳餘

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　聞作鬪

陳餘多說項羽曰　陳餘下有客字

念諸侯無可歸者　者下有曰字

留傳趙王　傳作傳

今王事高祖甚恭　此與下高祖二字俱誤當從漢書作皇帝

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爲樂昌侯　爲上有壽字

黥布列傳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　亭林云當云使九江歸漢後乃封淮南王也葢採之諸書其稱不一

淮陰侯列傳廣武君李左車　李作李

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　聽作輕

未至井陘口三千里　千作十

止舍夜傳發　夜下有半字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六句　鈍吟云信所將非素所拊循也兵不爲用與驅市人同耳戰國之後民猶習兵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眞市人也故背水而陳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使之殊死戰乎不可不察也牧野之事太公背泜水向山坂信學之也

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　鈍吟云破趙立張耳撫之破齊亦不得不自立時齊王尙在楚兵雖敗齊反覆之國非王無以鎭之信亦實語也

漢王出成臯一段　鈍吟云漢使至韓信必有証驗故漢王詐稱使者入信軍偏裨皆漢將故漢王得麾召易置之非他國敵人所能爲也宋人不知兵種種妄論可笑

范陽辯士蒯通說信　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漢王亦悟　人見漢王轉換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

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平諫乃許之如是而已

時乎時乎不再來　無下乎字

韓信猶豫不忍背漢　鈍吟云韓信自負其能已據千里擁強兵漢即忌之無如之何且忠信而多功取之無名若背漢予楚楚不可必以一身支二雄其事難爲與漢滅楚長王千乘信以爲便此所以猶豫也

信持其首謁高祖于陳　鈍吟云信反必用鍾離眛斬眛其不反自明然高祖欲取信不反亦不免自解無益此信之失也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于淮陰侯一段　震川云陳豨事疑出告者之口按必相國與呂后文致之者　鈍吟云陳豨以賓客盛爲周昌所疑高祖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逆謀且豨以信幸爲趙相國將兵居邊非韓彭之儔有震主之威據大國者也何爲先自疑而有反慮乎韓信處嫌疑之地輕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陰侯家居雖赦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關中雖虛未能全無備亦不可信也論者却未及此　又云太史敘彭越直云呂后使舍人告之敘淮陰則詳其反迹贊語亦以爲眞反也又功臣表告英布反者賁赫封期思侯告韓信樂說封愼陽侯不聞告彭越者亦不同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　頓作煩

陳豨篇及高祖七年七月　作十年

贊是以日疏事危　事作自

張丞相列傳中屠嘉篇劉舍爲丞相　舍作含

陸賈傳陸生竟以壽終　在兩傳中間不可無此句

朱建篇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此篇仍歸重陸生

贊至平原君子與余善　標目不列平原恭附書也謹嚴如此

劉敬叔孫通列傳　鈍吟云秦人廢三代之禮樂漢高馬上得天下先王之制崩壞廢缺有間矣爭功殿上妄呼拔劍擊柱何異劉盆子時此不可旦夕安矣夫自古以來開國承家有百年之內全不立上下儀制者哉且叔孫未嘗興禮樂直一時權宜定儀法使君臣上下略有節度如此至于百年庶幾可與三代之禮樂耳濶哉二生眞腐儒也

鼂錯傳　七國之反人情皇皇未知成敗關中巳摇矣而朝廷無骨鯁之臣可以託腹心者錯不信列侯恐任之將兵或與吳楚連和即不然戰有利鈍則有章邯降楚之事故欲天子自將又關中不可空虛故欲自居守此其計出於不得巳也錯不自將者恐身出而讒言至一有撓沮更易則敗矣蘇子瞻之論未得其情也然觀錯舉措亦自不能辨矣始言削吳既乃言以徐僮之傍與之此何說哉直欲媚吳冀其自止耳景帝當時同心之臣任事者祇一鼂錯一得袁盎之言不謀而誅之臨大難者可以如此耶當日君臣以刻薄爲事天下叛之宜亡國者也不亡直幸耳

萬石張叔列傳雜齊魯諸儒質行　質對也比校其內行

慶于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猶然如此　猶然作然猶

田叔列傳褚先生補傳　敘事甚佳贊不稱　與任安事不合疑錯誤

扁鵲倉公列傳與百神遊于鈞天　鈎作鈞

橋引案杌　橋作撟

太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　亭林云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

病得之流汗出滫　滫作滫

即爲藥酒盡三日　日一作石

故胷滿汁出伏地者　汁作汗

有數者能畢之　能作皆

吳王濞列傳錯爲御史大夫說上　鈍吟云鼂錯無謀之人其言云吳削亦反不削亦反似也然既知吳當反宜先有以備之則吳可削也及其舉事反鬬一無所施乃欲以徐僮之傍所未下者與吳不反則削之一反卽益之此何說哉錯有可死之道四行事無次第一也官不過內史任事又淺不爲天下所服一旦取祖宗之法令紛更之公卿列侯宗室人人不平錯何以自安輕脫無術二也當時處心積慮而反者只一吳耳諸侯王無與也宜先施恩慰安之使人人自保則吳人無黨欲反不能獨舉吳乃可滅吳滅則七國在掌握矣先削楚趙膠西何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知時三也李斯商君以刻薄變詐取天下當列國之相爭也漢有一統之天下宜恩威並濟以公道行之列國雖強大難制然漢之骨肉同姓天子之藩輔呂氏之禍亦賴于諸侯也汲汲求其罪如與之有讐者爲天下當如是耶此與二世之行督責何異不知人無黨四也一時名臣將相漢所以平七國者更無一人爲錯所厚可知其無所知矣錯者一天資刻薄讀書不解事之亂臣耳誅之恨不以罪然千古更無一人能言其失者吾不知何也

鼂錯因言楚王戊徃爲年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爲年作年爲

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篇引繩批根　拫音痕當作拫誤作根

灌夫亦時丞相陰事　時作持

武安起爲壽一段　敘鴻門易此際難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上只撮敘五語卽及兩人相毀郄于韓大夫口中補敘則一時廷辨乃不寂寞無色

後不敢堅封　封作對

上未有太子云云　梁與淮南事首尾亦相映以見兩人之賢否　鈍吟云魏其言丞相短不及淮南王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此君子所以往往困于小人也

贊音被惡言　音作竟

韓長孺列傳安國持重　持重二字是眼目

將兵繫郤吳楚　繫作擊

李將軍列傳　以李將軍次匈奴傳前見北邊非將軍不可寄管鑰惜乎其不善用之也

于是乃徙為上郡太守　徙上郡太守當是欲敘匈奴入上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實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乃徙上郡也

匈奴列傳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唐千餘里　唐作居

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伐地　伐作代

文帝以中尉周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　名作舍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　備錄和親詔書繁而不殺窮兵黷武之誠隱然言外于贊始微及之

二主已和親　主作國

贊不參彼已將率　鈍吟云參彼已者即兵法云知彼已也注引詩彼已之子似失之　下即繼以衛霍公孫宏而全錄主父偃諫伐匈奴書太史之意深矣　此贊以定哀微詞發端當知此意

衛將軍列傳敖與壯士篡取之　敖字衍

敗韓將軍軍　安國也

封蒲泥　封作討

而驃騎尙穿域蹋鞠　蹋鞠二十五篇漢書附兵家技巧中

長平侯伉伐侯　伐作代

李息篇出代從三歲　從作後

公孫㢸篇復以因杵將軍　杵作杅

贊　衛霍將略太史公不之取也此論𨚫許其能知時變以保祿位非以示譏

平津侯主父列傳是章朕之不得也　得作德

主父偃傳衛將軍數言上書不召　書作上

何征而不服乎載　載作哉

乃遂族主父偃　公孫宏以議朔方族主父二人合傳猶之袁盎鼂錯也

南越尉陀列傳侍諸侯變　侍作待

別異變夷　變作蠻

東越列傳令諸校屯預章梅嶺　預作豫

朝鮮列傳許其軍以報天下　下作予

天子誅逐　逐作遂

西南夷列傳冉駹爲汶山郡　注應邵曰今蜀郡岷江鈍吟云岷江當作汶江

司馬相如列傳所不足者非材也　財宋本作材古假借字也

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　及作乃

鶩乎仁義之塗　鶩作騖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憂勤　事漢書作者

其進仕宦　進作於

勇期奮育　奮作賁

斯征北僑　斯作厮北作伯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鈍吟云封禪古禮也自宋真宗以矯僞舉其事儒者諱言之遂以此爲人主失德之舉古道之廢于宋非一事也可勝歎哉後世雖有周成王漢光武不敢行矣

續韶夏　韶作昭

故軌於夷易易遵也　於作跡
贊　揚雄以下二十八字係漢書贊語一本削去
淮南衡山列傳丞相臣張倉　倉作蒼
士五開章　五當作伍
收太平之賦　平作半
淮南王安傳塞環轅伊闕之道　環作轘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鈍吟云伍被與王造
反謀宜也雅辭稱漢美語皆出于被葢爲此詞希望得不
死耳非宜也史公敘此甚明
衡山王賜傳王又數使人曰　曰作田
以爲淮南巴西　巴作巳
及太子爽王后不孝　作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
循吏列傳　鈍吟云所列循吏五人略其事實有空敘有
敘其逸事者止寫性情氣度而循吏一片惻怛湧現

太史公曰法令云云　鈍吟云此敘亦刺時之言
孫叔敖篇三去相而不侮　侮作悔
子產篇　不用左傳
公儀休篇見其家織好布　本作布好　鈍吟云太史公
敘循吏而本朝無一人焉以爲循吏必如古諸人則可若
漢書所載太史公猶以爲未慊耳不然文翁在景帝時何
不存之耶　又云太史公敘子產孫叔敖二君有政事勲
業皆不敘濶略僅數語若曰爲吏當如此也二君一邦名
相當與管晏並傳此敘循吏非爲二君作傳也與漢書不
同
汲鄭列傳　鈍吟云汲黯傳多敘公孫宏張湯之過失
游狹任氣節　狹作俠
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　揖作揖
贊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北雍本作交態乃見　葉石君

云循吏傳後卽次以汲黯其以黯列于循吏乎何太史公深得春秋之旨所謂定哀之際則微也武帝好爲更張黯尙無爲之化而以鄭當時附之蓋當時尙黃老言亦無爲云予嘗讀二漢書班有循良傳蓋指武宣時之刻覈而表揚之以爲循良之難得也范則如杜詩之儔皆置之列傳蓋光武明章之代吏皆謹慤不必另立名目也此又史家論世深旨法太史公而妙者也

儒林列傳　尙書不列孔安國傳其書未列于學官也

申公篇令申公傅其太子戊　戊作戊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疑字下重一疑字

伏生篇　鈍吟云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不同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按此言妄也濟南潁川相去不至甚遠靑之與豫何至語言不通俗言語或有小小異同書是文字何至以土語傳受妄一也伏生有孫亦必有子使女授書二妄也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自是伏生弟子其書不出鼂錯錯雖十不得二三張生同郡人必得眞本三妄也史云秦時藏書壁中至漢定乃得十九篇是伏生已有本不假口授四妄也伏生口不能正言未聞喪明鼂生受書必應寫本伏生豈不一視五妄也顏籀載此言于漢書注使宋人因此生疑竟無辨者不可解也按此條辨證精核有功于今文尙書當如三劉之例附見漢書　葉石君云儒林諸公皆取其廉直而異于公孫宏者太史公以爲武帝雖好文學而所重者公孫宏張湯而已張固刑名法律而公孫宏乃曲學也適足以亂道而聖人又不在區區書卷閒故命之曰儒林而已此蓋對公孫宏而發下卷酷吏則爲張湯而發矣其次第條理不爽毫髮如此太史公受學于董仲舒仲舒之學具于天人三策玆不載之非

故抹煞也葢太史公之意一本于春秋所以救時之失三策雖合于正道而當時不能行之班固所以載之者葢謂國家有如此學術正宜表章同一史也而立意各殊不得雷同視之　鈍吟云漢興文學於焚書之後學官所立各有大師傳之有本敘中甚明非取廉直也公孫宏漢相有功業自宜特傳此非不取也廣厲學官仲尼之道與千古之美事也用酷吏一代之大失也乃云太史公爲張湯公孫宏不亦末乎子長不善張湯公孫宏則有之矣非作傳之本旨也聖人不在書卷宋儒之言周程以後方有此學問子長時無之也　又云傳中兩言公孫宏側目轅固排董仲舒皆刺之也

酷吏列傳寧成篇出從數千騎　千作十

趙禹篇吏傳得相監司　司似當讀爲伺謂互相監察也

張湯篇爰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　漢書作挈令

揚主之明云云　傳敘張湯不沒其善

是湯益尊任　是上有於字

買臣楚士深怨　漢書地理志云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其民俗略同當日目買臣爲楚士者此也

義縱篇遷爲長安及長安令　上長安作長陵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　漢書注平氏杜衍二縣名

掩定襃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輕繫卽注中解脫桎梏鉗赭也

然取爲小治　取音趨

上幸鼎湖病久　湖當作胡

王温舒篇以治獄至廷史　廷下漢書有尉字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　任漢書作往

失之旁郡國梨來　梨來漢書作追求

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徙諸作徒請

楊僕傳以牧司姦盜賊　牧應作收本漢書

其吏多以權富　權下漢書有貴字

光祿徐自爲曰　光祿下漢書有勳字

尸亡去歸葬　尸亡去亭林言家人竊尸而逃也　漢書作妻亡去歸葬

諸輔都尉　輔漢書作部非也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

減宣篇詆罪以爲大逆　詆作抵

贊抃擊賣請　抃作扑

大宛列傳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　騫以建元中奉使至元朔元年從擊匈奴封侯是未及十年此云十三歲疑有誤

然聞其四可千餘里　四作西

若出其用抵大宛大月氏相屬　用作南

贊至禹本紀三句　不好奇

游俠列傳　秦任法律紼衣盜路漢初矯枉過正或宥吞舟故朱家劇孟之徒以豪俠聞而保首領武帝時禁網密矣戰國餘風盡矣郭解不終宜其然矣然非詩書之教相傳者未有不犯世忌太史公引季次原憲而歎之蓋有由哉

近世延陵　亭林云延陵謂季札

佞幸列傳患者則趙同　患作宦

滑稽列傳贊優頭搖頭而歌　上頭字作孟

東郭篇故所以同官待詔者　以同與

王先生篇武帝時徵北海北守　下北字作太字

西門豹篇三老官屬豪長者與父老皆會　與作里

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　以同與

皆衣繒單衣　繒作繒

民可以樂成　以同與

口者列傳　此文學莊子而爲之者也託之季主以詆訾當世

龜策列傳亦以決疑之卜　以作有

畧聞夏殷欲卜者　卜下有筮字

悖背人道　或以悖字讀句

褚先生曰云云　按此卷但有序論而無傳故褚先生補之以下乃少孫所補若序論則非少孫所能爲也今人概焉忽之惑于索隱有錄無書之一言耳

下有擣蓍　擣古稠字

蚗龍伏之　蚗龍即乖龍也

仰天而視月之光以下　用韻

五采青黃以下　多用韻

長于黃土以下　多用韻

諸侯兵服　兵作賓

桀爲瓦室　自桀以前雖天子皆茅茨也河淮以北瓦室尚少其猶古風乎

邦福重寶　福作褔音副者從衣廣韻二十九宥中有此字匡謬正俗引東京賦仰褔帝居亦從衣與福祿之福異也

神龜知吉凶面骨直空枯　面作而

卜病者祟曰　祟作祟

足肸手仰　手作首　鈍吟云太史公上窮天文下窮地紀中窮人事雖一才一藝無不具載故日者龜策貨殖列于卷末不必有其人凡以有其事者無不載焉褚生或有所補非本旨也

貨殖列傳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各自以爲甘美無羨于外也

故善者因之云云　宜與平準書對看

故待農而食之五句　着眼

人富而仁義附焉　有天下者藏富于民以此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不死市者知榮辱恥犯法也

是以富商大賈五句　着眼

櫟邑北卻伐翟　伐作戎

昔咸人都河東　咸作唐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索隱陳葢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

掾此因衍也

而民雕捍少慮　捍作悍

而合肥受南北潮　潮作湖

果隋嬴蛤　隋作陏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此下推廣而極言見貨殖不專商

賈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　下專言樹牧之利所謂本富也

通邑大都　約畧都邑歲時資用之數

子貸金千貫　金下有錢字

蜀卓氏之先　此下貨殖本傳

民工于市易賈　市漢書作布

任氏獨取貴善　善字自當屬上句顏氏漢書注作善富

恐非

盡椎埋去就　亭林云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而田叔以起　田漢書作曲

而桓發用之富　桓漢書作稽

胃脯簡微耳　胃漢書作胃

此皆誠壹之所致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備言逐末之利微乎微矣只兩

字捭轉與平準書同一杼軸

太史公自序乃論六家之要指　鈍吟云史談黃老自是漢初之論至史遷當武帝時則重儒矣

因物爲合　合漢書作舍

人者生之本也　人作神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鈍吟云此下方是子長言六經前是史談之言也父子意不同孟堅不分別而并譏之未爲審篤也

春秋是非　秋下有辨字

春秋采善貶惡至謬矣　鈍吟云太史本意學春秋此其詞也

申呂肖矣　亭林云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以爲痟者非

子產之仁　鄭世家獨稱子產之仁

無知名二句　出孫子

圖難于易二句　出老子

王翦之計　翦作翦

號令不順　順作煩

破神連　神作祁

第七十注　故仲之言與漢書違錯王肅取之非也

義門讀書記第一卷 前漢書

長洲何焯屺瞻

高帝紀寛仁愛人意豁如也　寛仁愛人起自布衣代秦之本故首著之

令諸大夫曰　下卷詔書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諸大夫當謂此也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至遂不知老父處　及此二事王氏所謂記繁而志寡者也　服虔以元爲長韋昭以元爲諡師古謂韋說失之按西京人質無文長公主爲元理況一代更無稱元者歸乎用成子豈非諡耶韋說無妨勝服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　始皇末年亡

聚山澤者所在而是故陳涉一呼雲會響應亂固不始于

二世也特繼世者復加以昏虐益速其亡耳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 至秦將章邯破之 總叙于此見秦已有必亡之勢

秦二年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 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爲水其寔一也按地里志作泗水郡川字傳寫之誤作水者是也

秦三年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 史記云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云云下乃云與魏將之軍并攻昌邑沛公蓋與越再攻昌邑也

襄侯王陵降 師古以晉灼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之說爲非按下云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亦出武關之道則此王陵即安國侯王陵也襄侯則初起時所假封爵耳功臣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非別一人可知

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爲雍王 羽擅以邯爲雍王已不守懷王之約矣

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 不許賊臣眞能扶義而西者矣

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 至大破之藍田南 此即韓信所以破齊也

元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此約法與上苛法對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改約字爲讀始厚齋王氏然文紀中宋昌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非一當仍舊也

傷人及盜抵罪 觀注中服虔李奇解抵罪之義則盜亦當以臧之多少科罪令法惟竊盜計臧强盜則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或恐過也

可急使守函谷關　注文穎曰是時關在宏農縣衡嶺今移東在河南穀城縣按地理志宏農郡有宏農有新安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當爲宏農之新安也河南郡有穀成師古曰即今新安然則非漢宏農之新安明矣潘岳西征賦注岳以元康二年五月十八日乙未自洛陽之長安二十五日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穀成去洛陽甚近疑非漢武徙關之地文穎注及後書郡國志更當詳考以求眞是

二年。拔隴西　至繕治河上塞　拔隴繕塞關中安固而後東兵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旣反暴政且益足關中食

施恩德　至復勿繇戍　稍休息其民使有樂生之心又略知禮敎而後用之此當日蕭何治關中規模也

兵出無名　至天下之賊也　天下苦秦並起亡之秦亡而復搆兵以爭中原劉項曲直未有分也明其爲賊而後民望在劉不在項天下洶洶皆知非以自利動非無名之師比矣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師古以五諸侯爲常山王張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按韓王是韓信不當云鄭昌

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　越已有衆三萬故得獨當一面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　史記書此戰在六月立太子下此爲得之

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兩月再蝕與魯襄公二十一年同歷家云或此月食在交前而次月復食在交後亦時有之後孝文三年同按史記孝文本紀但書十月丁酉晦食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　時關中大饑僅仰敖倉
粟既爲羽侵奪甬道滎陽卽以乏絕不守其後劉賈入楚
地佐彭越燒楚積聚而曹咎等守成皐亦爲漢所破矣
項王必引兵南走至破之必矣　項王既引而南不能驟
爲河北聲援取趙亦可以萬全矣　轅生之計卽伍子胥
所以覆楚也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
已舉燕趙則前所請益三萬人可收之以自將若盡奪其
軍則張耳所北收趙地之兵豈足以東擊齊哉

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至佐彭越燒楚積聚　既奪信
軍乃可分二萬人與劉賈助彭越絕楚糧道矣

四年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　之閒按埶文類聚
當作澗然以上文孟注兩城相對之說觀之則如字也

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章邯罪過於欣獨梟欣頭者以
其既降漢而復叛去故也

五年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　誅羽以正君臣之義仍爲
發喪哭臨者嘗受命懷王約爲兄弟故也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羽死所畏惡者
信故乘其不意而奪之軍此正所以息天下之兵端閒不
容髮者也後陳豨之獄使信被參夷之禍則于報功之義
儉耳

義帝亡後至都下邳　仍以義帝爲言終擊楚之殺義帝
者之事亦使信不自以徙王驚疑其家在楚又本所欲得
也

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　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則
不獨以罪沒身始爲官奴婢矣今賣身券契必云口食不
周其來遠矣

燕王臧荼反　臧荼項氏所置又負殺故主之罪故懼誅

最先反

六年酉有濁河之限　晉灼注孟津號黄河故曰濁河也按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鬲縣平當以爲鬲津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　文穎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得稱吳郡當班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鄣郡義同

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仍其舊師古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之說非也皇帝本兼採三皇五帝義三皇古之盛天子也顏說出蔡伯喈舊据定陶恭皇孝德皇諸號以後事臆斷

七年民産子復勿事二歳　大亂之後戶口減半優之使生聚日滋也

九年罪三族　按刑法志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産爲三族則注中張晏說爲是如淳說不惟禍及舉宗復妄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誤其爲不仁甚矣以今法準之亦如張說

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至盡拜爲郡守諸侯相　用之則國家收其效彼亦無所妄覬矣

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失禮之始至韋元成貢禹始覺其非

十一年御史大夫昌下相國　臣瓚注周昌已爲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按當時周昌疑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

十二年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至亡可蹻足待也　五代郭威之事近之

上尊號曰高皇帝　後世人主生上尊號不祥莫大焉

贊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　漢之報本遠矣

漢承堯運至得天統矣　順民心得天統此高紀眼目也
惠帝紀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以外郎爲散郎按外郎
宜對在中者而言非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
乃借用舊名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左氏云鄭祖
厲王似因諸侯王得立高廟附益之也
元年春正月城長安　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至惠帝
元年乃城長安先使百姓有所保聚而後規拓京師後世
所不及也
二年郃陽侯仲薨　子封王而父仍侯爵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以漸城之則民不勞費可給檢察可精漢初休息天下事
必有次第若此即國祚悠久之氣象也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諸侯王遠近

地異故豫以六月發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築城仍在春正
月也
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產子復二歲
不嫁讁五算與武帝之口賦重困民產子輙殺者可以觀
世運矣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五年九月城成明年六月乃始起
市其修敖倉是當時亦有兩都並建之意
高后紀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　名之名爲皇后
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爲之辭
耳以其能臣漢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後世不之求備
文帝紀願請楚王計宜者　陰安侯頃王后皆婦人琅邪
王跡屬帝言請楚王計宜斯識體矣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後書注云姚察云女子謂
賜爵者之妻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按此

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戶此謂女戶頭卽今之女戶也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戶賜牛酒按此說近之又按昭紀始元元年秋七月賜民百戶牛酒元紀初元元年夏四月賜吏民五十戶牛酒而別無女子百戶五十戶之文或者吏民但賜牛酒而不賜爵則其妻不別沾賜非女戶也惟章帝元和二年夏四月詔書獨槩以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或當如章懷之說詔書曰河南則止于河南尹所屬縣不普洽天下與前書中事不同

元年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按當爲父後正謂嫡長耳顔注非其曰非已生尤乖於理

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　先建太子後立皇后者時代王王后先卒竇姬乃以子貴也立皇后稱皇太后命得著代之意　立太子母上史記有諸侯皆同姓五字

葢周之天子逆后於嬀姜之國今諸侯皆同姓則不可拘以舊制必貴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衛安于立賤矣此等皆漢事與三代始判分處況此時固亦有長沙王在乎

唯中尉宋昌勸朕至官皆至九卿　高文二帝氣象雖不同其開誠無飾則一也

二年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周公留相伯禽之魯此其遺意

人主不德至災孰大焉　自秦以來不畏于天至文帝始聞此言

九年春大旱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無興革大事其簡如此後漢諸紀書事太煩碎矣

十三年今廑身從事至其除田之租稅　盡除租稅不可爲經常葢欲極所以勸農之道耳非帝之節儉亦莫之能行也

後元年。孝惠皇后張氏薨　不以后禮喪葬故不曰崩書曰皇后則但退處未嘗廢也此文帝之失張晏云廢處北宮者仍外戚傳之文後卷景紀中三年顏注云廢后死不書

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至次棘門　曰屯曰次屯有分地次備調發也　後書郡國志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云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按此則飛狐口即代郡之常山關與上曲陽相接者也句注則雁門關也

七年。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史記索隱曰以下謂柩已下於壙語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斷自已葬之後矣　禮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顏師古及劉貢父駁正者是然大紅小紅當如應氏之說闕丈百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爲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元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焉始（按元肅二宗之喪爲二十七日見常家議中）

贊。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貢禹言文帝貴廉潔賤貪汙吏坐臧者皆禁錮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是帝之爲政不專于寛也特刑不濫耳張武舊勛受賂不飭未至大惡故加賜以媿之豈槩施諸下姑息成風致貪吏放手哉

景帝紀。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文帝以乙巳葬既葬乃即位也史記云太子即位于高廟此皆典禮所徵不宜削略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貢父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按此十月或九月之誤史記是年有後九月然近下中四年亦記十月于年終

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先立皇后而後立太子與文帝故事異

中二年令諸侯王薨至大行奏諡誄策　策者初封及除官之策命注謂哀策者非

四年死罪欲腐者許之　以腐贖死是則異于使無罪幼童輕絶其世傷天地生物之和者矣

後二年令訾算十以上乃得官　董仲舒所謂選郎吏以富訾指此訾算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算爲郎耳

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至請皆罷　自此乃一于儒術士始偭經學而揚于廷者有仲舒之對矣不可謂非衛綰之功也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　直筆

五年夏四月平原君薨　可不書于本紀

元光元年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　按仲舒傳謂州郡舉茂材孝廉自仲舒發之而是年十一月已有郡國各舉孝廉之令則仲舒對策當在元光之前此總舉其得人之著者言之

四年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　坐矯先帝詔非獨如師古所云黨灌夫也

元朔二年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元朔二年藩國始分然而不能絶淮南衡山之謀也

五年其令禮官勸學至學者益廣　其議本發于宏故先著詔書以章人君興起絶學之美而仍不沒其實焉

元狩元年丁卯立皇太子　因治淮南獄聞武安之謀故立太子

四年青至幕北圍單于至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　書功而必并言所喪戰士之多以見雖幸而勝得失僅足相償

所以爲良史明年復書馬少亦以終前事也
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此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其用同也
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事在徙關之後以武帝之雄豈展拓都畿費出臣下之家財乎應注出於流傳非實事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是時刺史不常厥居至東漢始有治所顏注微誤劉昭續書郡國志注補謂傳車周流匪有定鎮者得之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史記儒林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可證茂之爲秀矣應劭所云避光武諱是也

秀才所由命名則出于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之文
太初元年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按既曰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爲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更從識者質之贊有改正朔之文故師古云然
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謫者獨非民乎而使二十萬衆暴骨異域其不喪而僅報虐于子孫幸耳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從東方飛至敦煌則幾遍天下矣書其所見辭微而顯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此籍馬爲伐宛也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　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按服說

亦据溝洫志東海引鉅定之文葢不悟東海乃北海之訛耳

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至何有加焉　但美其文德而不及武功末始以不改恭儉一語見意可謂微而章矣自蔚宗以下未能然也

昭帝紀始元二年以宗室毋在位者至辟彊守長樂衛尉

此霍光之善亦足以開執燕與廣陵之口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至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稍修文景之政天下所以復安

五年夏陽男子張延年至要斬　卽成方遂兩書之以傳疑也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此事得禹貢匃服之本意可視年之豐嗇時時施行也

四年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

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如淳所引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按其實則二也踐更卽是代人卒更但以月計私得雇直過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歲計人輸戍邊三日之直于官官爲給與久住之人也葢卒更卽古者田賦出兵之制戍邊三日則倣力役之制爲之雇更卽雇役之法所昉

贊承孝武奢侈餘敝至戶口減半　武帝之失因事著見所謂不溢美不隱惡也

宣帝紀皇太后歸長樂宮　宣帝秋七月卽位十一月太后乃歸長樂宮者懲昌邑前事也

本始元年詔內郡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師古曰中國爲

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爲外郡成帝時內郡舉方正北
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按此爲兩得之今取士以文章而
爲緣邊設解額誤矣

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於爲人後之恩有
加隆也

地節二年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至以傳奏其言
漢家氣象至宣帝復一變漸已任法不任人矣

侍中尚書功勞當遷至品式備具　久于其任則諳習故
事故品式備具也由此尚書權重人主得倚以裁決庶務
東漢政歸臺閣不任三公原于宣帝也

四年詔曰父子之親至廷尉以聞　此詔最得法意非前
人不知及此也葢古者議事以制子首匿父母等固在所
原宥耳　父母匿子情雖同而平居失于不教故坐之然
猶必上請將權衡其輕重以行法或直原宥之也

其令郡國歲上繫囚至課殿最以聞　今法監斃罪囚管
獄官有罰葢始于宣帝也

元康元年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至各二人　宣帝雖不
甚用儒然於通經者未嘗不加勸誘亦武帝家法也

二年聞古天子之名至其更諱詢　宣帝因人有以觸諱
犯罪者故更其名然則生而諱名前此已然疑起秦世也

三年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　平帝
元始元年始著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
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今彭祖特以賀舊恩得封葢從
來殊數也

四年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誣告人
與殺傷人同在不以老耄縱舍之科當時誣告之重如此

神爵元年朕之不明震於珍物　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
震動也按以震爲驚乃與下懼不能任之意協服說是

三年。起樂游苑　樂游苑猶景帝之德陽宮皆自作廟也徼眇時尤樂杜鄠之閒故以杜東原爲初陵而以樂游名苑

甘露二年。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王者所客議中已發其端待以殊禮則恩自天子出耳

元帝紀。漢家自有制度至何足委任　德教不可不純俗儒不足委任宣元各有所偏或治或亂又非盡由所操之術其天資乃判智愚也

元紀初元三年。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主或進擢召見　陰陽月令發于魏相至此言陰陽者遂盛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光祿亦以此科第郎從官則周官宰夫正歲于宮中羣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小宰太宰之餘意也

稼秋罷　如說爲近稼秋罷不成文義

四年詔曰安土重遷至令明知之　法窮則變此詔得之

五年。潁川水出至士卒遣歸　此便民善政

建昭五年。方春農桑興至公卿其明察申勑之　此今法農忙停訟所始

贊吹洞簫　如注簫之無底者按王褒頌曰原夫簫幹之所生于江南之邱墟洞條暢而罕節標敷紛以扶踈是洞簫以一幹無節故得此名博雅謂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如注非也

自度曲被歌聲　從注中瓚說則度讀本音然班之文義先度而後被之于歌則應說爲諦也

貢薛韋匡迭爲宰相　顏師古以韋爲韋賢按韋賢爲相在昭宣之際則此應謂其子元成也

成帝紀。宣帝愛之字曰太孫　漢諸帝高祖宣帝光武與

于民間以字著獻帝遜位字亦著焉唯成帝之字則以古無太孫之號宣帝以世嫡故特呼之亦傳爲字後世遂目世嫡皇孫曰太孫也

建始四年。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于殿中　司隸校尉天子倚以清輦轂而中人得以殺之豈非祿去公室之兆乎

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　劉向校中秘書孟堅大書于帝紀尊經籍也

陽朔元年。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王章不言爲王鳳所害于體例不能一也

鴻嘉四年。被災害什四以上至思稱朕意　如此則雖遇凶災尚可不至流爲寇賊亦治標之善策

永始二年。吏民以義收食貧民至萬錢以上一年　如此乃成國體安桓頒下詔書許金受官則市賈矣且安桓爵得至關內侯此亦不至甚濫也

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建始二年罷雍五時至此始復而于後年總書之

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宣帝之葬至是三十六年矣以無繼嗣故出之也

綏和元年。詔曰朕承太祖鴻業至其立欣爲皇太子　以此詔文觀之哀帝背大宗顧私親其罪于是爲大因此傷元后之心奸臣煽惑借以竊權國之將亡未有不基于倫紀不立者其微則又自成帝昧夫婦判合之重賤者得以色升自貽絕嗣并及宗社也永始元年五月封王莽爲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適相符會終成禍胎豈偶然哉

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　馮參有賢名而此時不固讓宜鄉之封他日傅太后修怨幾至覆宗亦自昧其幾也

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根爲大司馬　票騎將軍疑不當有大字

贊。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謂有其容爽其德也

哀帝紀。田宅亡限 至 皆無得過三十頃　哀帝行限田之制本善王莽之行王田蓋務以祈勝而致不便于民也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漢制之失莫大于仕者不爲父母行服三年達禮于是爲廢其予寧者不過自卒至葬後三十六月而已哀帝既許博士弟子予寧三年何不推之既仕者乎 至 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臨朝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至 建光三年安帝親政宦豎不便復議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之若公卿則終漢之祚不議行三年喪服也

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自此而王氏家施漸及民矣

二年。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　去定陶而直稱恭皇以太上皇爲比也

待詔夏賀良等 至 宜改元易號　張衡謂讖起哀平則夏賀良其漢人內學之祖歟

平帝紀。諸有臧及內惡未發 至 不以小疵妨大材　此莽羅致屏棄不齒之人被以望外過恩使爲已用耳莽謂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者不以小疵妨大材曹操亦謂若必廉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伯世篡賊所求往往必于其類以爲此屬皆計不反顧不得不奮効鳴吠以圖富貴一時乃可惟我所使也

元始二年。諭說江湖賊 至 送家在所收事　收事猶今編入里甲當差

三年。立官稷及學官　自周衰學廢至王莽復天下皆立學　官稷似瓚說得之

五年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　至　致教訓焉　時諸侯王皆同編戸民無足憚者然以十餘萬之衆慮諸劉相結起事故陰置其所厚黨於王氏斲喪公室者陰檢束之非教訓其人也

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出媵妾歸家得嫁者莽欲階此奪孝平皇后之志頼其女賢耳凡奸人爲一善事亦必爲其私故可誅也

義門讀書記　第一卷　前漢書　紀

義門讀書記　第二卷　前漢書

長洲　何焯　屺瞻

諸侯王表周公康叔建於魯衛　至　亦五侯九伯之地　左傳但言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非兼有其地蓋班氏誤也若魯衛各數伯里則以方計之耳

被竊鈇之言　竊鈇事必出諸子書注中應說近之而不詳顏乃迂謬

王子侯年表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　王孫畢侯則近屬無不分裂無復大藩之可懼矣

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　例正而嚴

號謚姓名　此姓字乃衍文蘇氏洵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加以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以戒權歸于下不思莽僞褒宗室居攝愈多班氏固云非正弗錄無在此表

者也況此表自孝昭以訖哀平前此者安能曲傳私說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　禮記武
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陸德明云黃
帝姓姬君奭其後也故燕齊並稱
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從其尤者亦非以三人
一人爲限注孟服二說皆失之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將帥受爵至續元功次云　以應
本約故亦謂之功臣表可續元功之次也元功即指高惠
高后孝文功臣所謂以昭元功侯籍者也
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至是以別而
敘之　皆不應功臣本約不可續前二表之後故別之爲
恩澤也廣博言其濫
百官公卿表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
公　或說是諸侯執政之卿天子六卿大國三卿猶之大
國三軍半于天子之六軍也自秦漢皆沿諸侯之制
太尉秦官　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按宋
時以太尉爲武官相呼通稱本應氏說
奉常秦官又均官都水兩長丞　都水屬太常治都以內
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爲急故太常有專
責也
郎中令秦官至更名光祿勳　當從注中如淳說勳讀閽
今閽越間猶有此音下更中大夫爲光祿大夫亦以在宮
門內耳
僕射秦官至有主射以督課之　僕射之義如此則已矣
秦官不徵諸漢書乃反附會周制耶以射爲讀如夜音者
尤謬
宗正秦官至更名宗伯　應劭曰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爲
宗正也師古曰彤伯爲宗伯不謂之宗正按宗正亦謂之

宗伯王莽緣此以改官名應説非無本但是後儒曲説與周官不合故班氏斷爲秦官

中尉秦官至更名執金吾　崔豹古今注曰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黄金塗兩末近代言金吾者祖之明人呼錦衣衛指揮使爲大金吾以所領官挍御仗中持此云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至舍人　庶子先馬舍人屬二傅則賓友也

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　御羞與禁圃連類而言則是出珍羞之地名如説在藍田者爲近不得如師古指御宿川以當之也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内附以爲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按騎非越人所長似晉説是不當如師古以下文胡騎比例也

元朔五年不書列將軍　按此年長平侯衛青爲大將軍不書脱漏於三劉後也

元狩三年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　按史記表湯爲御史大夫在二年此疑誤

古今人表　今人則褒貶具于書中雖云總備古今之略要其實欲人因古以知今也師古謂不表今人其書未畢故也恐非

而諸子頗言之至故博采焉　此班氏以史遷但考信六藝猶有疎略故復著此表存其大都雖百家所言不遺其人也

禮樂志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注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然石經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如五行志劉向傳言高宗百年者非一

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　怨刺起人表注以爲懿王時

漢興樂家有制氏　服虔曰魯人也按周樂在魯故制氏

猶傳其聲律

周有房中樂　宋祁曰周上有曰字按有曰字爲是葢相傳唐山夫人云然而孟堅所見非周之舊特楚聲也與下日本舜招舞也義同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簫管　按武帝始立樂府此樂府令疑作大樂令

采詩夜誦　師古曰其言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誦也按夜誦與秘祝不同豈爲不可宣露哉下文云昏祠至明葢慮臨祭或以倦惰獲罪于天神地祇故先敎之夜誦以肄習樂童也

西顥含秀垂穎續舊不廢　續猶嗣續也不曰登新而曰續舊善言天地生物之心矣

元冥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　書所謂朔易者其義如此

丞相匡衡更定詩六章　詩甚凡鄙乃欲更定相如輩所作不自量矣

天馬以下十章　天馬之歌雜以析酲之語臚于郊祀其如樂何

景星空桑琴瑟結信成　空桑琴瑟見周禮大司樂夏至祀地祇所奏也

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至所爲發憤而增歎也　後之作史者於本朝制作能昌言以折其衷若此者罕矣

刑法志一同百里至是謂千乘之國　百乘千乘惟此及康成注周禮爲審宋儒以百里出千乘後人并以十里出百乘謬矣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至修武備云　七語中括盡一代兵制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至帝王之極功也　此兼爲建武以

還悉罷郡國都尉之官罷材官樓船士歲時不講肄武備

言之

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至用重典者也　志中雖序

甫刑而無一言及于金贖蓋以唐虞之法止於官府學校

鞭朴輕刑而又情法可議者穆王則五刑皆得罰鍰以免

衰世斂法不可以訓故從削略而於蕭望之傳中駁難張

敞之議致其意焉

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此平刑之本省刑罰薄稅斂深耕

易耨三者實相爲表裏

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　主於平刑而又必得其

人斯民實被其澤非徒爲寛柔姑息縱舍有罪而已

其減笞三百曰二百至畢一罪乃更人　隋行新律除訊

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行杖者不得易人枷杖大小皆

有程式蓋亦本此　今行笞五則更一人宜禁止

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　選張釋之爲廷尉拾進張湯趙

禹之屬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大書治亂得失以爲法戒

非獨文章照應之法

上罪梏拲而桎　卽所謂身親三木也

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　按今俗頗有此弊然盜得

財而未傷人者戮起意一人而流宥其餘固得古人用刑

之意專殺者必有報虐之陰禍不可不戒也

食貨志農民戸人已受田　周禮載師注引此作農民戸

一人已受田脫一字則文義不可曉

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　諸侯之國學爲少學不敢

擬天子之太學也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至令出而民利者也

以下不過戰國權宜之計又李商末流也以術籠取富民

使粟入於官錢歸於農苟便目前詭爲兩利數年之後爵

不足重富亦無餘雖修賣爵之令應者漸少至於裁價招
民國體大壞又其窮也不得不趨丐奪而告緡鹽鐵之徒
出矣洪範傳說有作爲姦詐以傷民財豈非晁氏作法於
貪乎

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爵問及惡德可以
入粟得之人主礪世之柄去矣況復入粟郡縣不顧其後
乎以中鹽變易賣爵明制爲最善矣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　誘民入粟而勿收
其租豈非欲取故與朝三暮四之術乎是故漢文之除租
不如三代之什一也

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至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
矣　自高帝以來儉素之美至景帝稍改前此五六十年
未嘗以天下爲樂也漢祚之長安得不差肩三代乎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固其變也　人人自愛以下管子

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也於是罔踈而民富以下孟子所
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之弊也禮義不明則淳厚之俗
未幾而散故霸者之治易興亦易衰難以維持經久也

見稅什五　如今者計所收彼此均分吳地賦重則有不
止於此者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　以人輓犂似始於此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至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
此卽後代和糴所本

二年齊地饑至毋與民爭利　常平倉猶微寓損上益下
之意何謂與民爭利此諸儒毀所不見耳穀石三百餘正
爲常平法但行於邊郡關東未遍也

漢氏減輕田租至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　王莽亦仿董
生之意而不度時宜行之過當遂擾天下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

鍾之臧臧繦千萬　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近刻脫下守準平句者失之

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　此中即兼寓斂散民粟之術矣

公孫宏以宰相至然而無益於俗　奉已而不在民所以無益於俗也

益廣開置左右輔　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關開字誤也

式既在位至上不說　卜式始進不正一旦更弦誰能聽之

不敢言輕賦法矣　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外擅取諸民以訾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當改作經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　元世祖不師此意而承襲趙宋之會子金源之交鈔亦不善變法矣

哉

樂語有五均　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之救窮其樂語之所本乎

郊祀志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師古曰宗宗人按宗人宗伯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

禋于六宗　師古以乾坤六子之說為是按六子乃所畫之卦象豈可指為六神乎天宗三地宗三則與下山川重複要之孟說為長

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　史記作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也徐廣注貍一名不來

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　師古曰七十當為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按漢書中當據史記刊正者甚多不止七十之為十七也小顏當日多拘於俗師之傳未及博求

是正耳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至不可勝數也　此一段是秦漢淫祀根柢亦此志之樞紐也

薄山者襄山也　襄山當從史記作衰山揚雄河東賦爪華踏衰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　仲馮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衍字也按參即參字謂三辰也仲馮誤以參昴當之耳

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　無黑帝者秦自以水德當其一也

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　河決豈佳事而云水德之符乎

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作廟以祠五帝瀆禮甚矣置賈生而用妄人無稽之說豈非不學之累乎

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　此人主自改元之始不祥莫大焉

古天子常以春解祠　解即祓除也張晏說是

齊人少翁以方見上至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今人謬以少翁事爲李少君誤始於長恨歌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至曰狩云　自改元已非而又阿諛附會之漢廷亦可謂無人哉

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　按功臣表樂成侯爲丁義元鼎五年大坐誣罔腰斬義亦坐言五利不道棄市此志作登互異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此天子女亦稱長公主以衛主妻大者令爲親屬如大所言也

皆嘗鬺亨上帝鬼神　師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按鬺古烹飪字下亨乃古亨祀字也一之者非亨音香兩

反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封君七千當如注中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又慮有斥其妄者故下文又有斷斬之說凡進邪術異端未有不欲假此以竊刑賞二柄者也

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遇　恐其言不驗被誅故遠其期於百餘歲卽後言非少寬暇神不來之意

其秋有星孛於東井至天其報德星云　以彗孛爲德星紀一時阿諛兼以明封禪無益也

明堂中有一殿至名曰昆侖　依古名而其制度之不經若此

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至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後世郊祀之禮稍存古制者貢匡之所貽也

天地以王者爲主　此語乃參贊之本中庸之蘊也

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　梁晉秦荊之巫不當罷家人尚不欲絕種祠至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以子政而爲此言學固不可雜耶

莽遂崇鬼神淫祀至語在其傳　以莽事終之者惧東京之主有藉口法祖宗復爲武宣之淫祀俾其鑒於莽也

天文志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　今西人竊金之散氣一語謂雲漢者乃衆星所聚而成固未必非然忘其本曰水四字遂目天河之說爲古人之謬則又妄矣　孟康注水生於金一語亦失本義在地成形莫大於水故聚精而成河漢之象耳凡星皆金散氣何以上云其本曰人不曰其本曰水乎

長庚至天暒而見景星　天暒而見景星當屬下條

五行志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天一生水水失其性則五行由此皆亂其序列也

今高廟不當居遼東至於禮亦不當立　此貢禹匡衡罷諸廟所本

覲親戚貴屬在諸侯至承天意之道也　此即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者董子亦幾得禍以故言不可不慎也

劉歆以爲金石同類　此郤子金生於石所本

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至通儒以爲違古制　五行傳本向歆故絀毀廟之議

過河陽主作樂　河陽當如外戚傳作陽阿注家未及并此彔正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至欲以說下　此乃由臣下殺不時之象非爲行寬緩也

書序又曰　五行志已引書小序則孔傳乃眞西漢古書耶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至月同孝惠　孝惠時以十月爲歲首今食於夏正之四月雖變之大者月固不同也

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言十二州者此最爲得之經師相承以爲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後不可通矣

厥田中下賦貞　師古注州第九賦亦正當也按賦乃與田正當不謂與州也鄭康成曰其賦中下其不曰同者避乃同之文

浮於淮泗達於河　河讀作菏說文菏字下注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兼引此志及禹貢之文則作河者乃寡學者因經文之訛而妄改也

滎波既豬　波史記作播是也後云泆爲滎非水名

東爲北江入於海　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

而入海史記注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道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按入震澤之語最爲謬妄顏氏削去得之

錫土姓　師古注言封諸侯賜之土田因以爲姓按因以爲姓所謂以國爲姓也

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　周禮注此州界揚荆豫兖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梁屬於雍猶幽并之屬於冀也

寖曰五湖　師古曰五湖在吳按具區在吳既爲藪則五湖不專在吳明矣

京兆尹・船司空　百官公卿表都司空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船既司空所主兼有罰作船之徒役皆在此縣也

左馮翊・高陵左輔都尉治　續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蓋左馮翊治長安城中故左輔都尉治高陵也

太原郡有家馬官　咸宣傳云衛青充使買馬河東太原家馬官其以此時置耶

河內郡・溫　續書郡國志溫下注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孟堅不載豈爲此耶

陳留郡・濟陽莽曰濟前　光武生於濟陽官舍莽更名濟前其兆也

汝南郡・慎陽　師古曰慎字本作滇音眞後誤爲慎耳今猶有眞丘眞陽縣字並單作眞知其音不改也闞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今合馬伏波傳觀之知小學壞於王莽之亂矣誤以水爲心亦或因汝南更有慎故

常山郡上曲陽 恒山北谷在西北　北谷即飛狐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

勃海郡南皮　莽以南皮爲迎河亭殆因書有同爲逆河之文故并以是名郡也

鄗 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　禾成則秀莽之更名若兆之矣

平原郡阿陽　按外戚傳注當作陽阿傳寫誤也宋本監本亦誤阿陽

北海郡平壽　應劭曰古斟尋今斟城是按斟尋當在河南瓚說是也既云太康居斟尋桀亦居之安得無豫夏國之都乎應說因下斟縣而誤

琅邪郡柜 根艾水東入海莽曰祓同　根水經注作柜縣或以是得名縣西南有柜艾山莽曰祓同四字疑祓下注誤入柜下

丹楊郡丹楊 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　按左傳子革曰熊繹僻在荊山則云在枝江者近之蓋丹水之陽非此丹楊也班氏誤

黝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　按羅願新安小志蠻夷中蠻中乃率山之訛仍衍夷字

廣漢郡涪　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與酈氏道班注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互異疑有誤

巴郡墊江　墊許氏說文作褺從衣不從土此傳寫誤

朐忍　朐忍字書作朐䏰朐音蠢與顏異說文有朐字無朐字

金城郡 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　平紀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將平憲等持金幣誘羌豪良願等獻地爲之非改金城故名也注疑有譌字特附見西海之名於此郡下耳

允吾莽曰修遠 允街莽曰修遠 一郡不應有兩修遠疑注中有誤字允吾注修字監本半刻爲食字豈飭字耶

五原郡西安陽 汝南有安陽故此加西代郡加東也後郡國志西安陽北有陰山注引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陽山

漁陽郡雍奴 水經注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

元菟郡樂浪郡 武紀云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元菟臨屯眞番四郡今志但有二郡按昭帝始元五年夏罷儋耳眞番郡臨屯之罷不見於紀志但有二郡可以意推也

南海郡中宿有洭浦官 官字疑當作關唐書地理志廣州湞陽縣西南有洭浦故關

日南郡比景 比疑讀爲背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身所庇也見水經注

趙國邯鄲 後書光武紀注云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則張晏注中衍一鄲字

中山國北新成 河南有新成故此加北

河間國 應劭曰在兩河之間按兩河當即指滹沱河滹沱別河言之

長沙國攸酃 訛以攸酃二縣爲一脫音攸二字注直書攸作攸北宋小字本上音攸二字在音鈴下則皆孟注也

韓地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所謂儀百物也

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 北新成屬中山國非涿郡

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雖仁賢之化亦以簡而嚴故

齊地號爲冠帶衣履天下 故漢三服官在齊其一在陳

留之襄邑

其中具五民云　賈於其地者多故有五方之民

吳地謂虞仲夷逸　師古注虞仲卽仲雍也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然以論語叙述逸民之例求之夷逸自別為一人

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　自下衍太伯二字

粵地其君禹後至云封於會稽　西漢會稽一郡吳越共之故前以會稽為吳分此仍叙封於會稽明百越所始

溝洫志禹堙洪水　堙之者鯀耳

同為迎河入於勃海　臣瓚注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按更注勃海者當在周定王五年河徙之時若始於元光二年則下不得云復禹舊迹矣

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　多鑿井則可以灌溉此法行之尤便易而有漸非若大役難興也金史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規畫水田部民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諸路按察司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為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惜當時未及盡行平陽邳沂則仿井渠而有效者也然井非極深亦不能蓄水

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至不離此域　古說九河在沇之境不在冀東據沇有九河既道之文也然禹貢又言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大陸郞今鉅鹿又迤而北其非沇境可知許商謂其三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者是也惟其北載之高地又分泄之使不盈溢則沇居下流可以無被泛溢故原本九河既道為沇地降邱宅土之由乃互見之文施功實在冀州東北包舉於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句

之內耳　按杜佑通典以魏德滄三州屬古兖州舊疆則九河之地實在沇境大陸又北於唐爲德滄二州於今爲河間府之地也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　二語不愧明禹貢

蓋隄防之作至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　商周行水皆法禹之智不立隄防

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至迺無水災　禹疏九河所以防猥盛放溢之患蓋以河復受東北諸水非一道所能容播之爲九則淸濁可以分流郎空下流近水之地勿爲官亭民室之意若入海則止由一道然後能括除成空而無貯淤之患故經云同爲逆河入於海此四人之說當合而用之乃盡治河之要而關並韓牧王横三條考其實則止爲一說今若能仿此意而行則河可免百年潰決之患至於入海之道但當隨其所向專注一口聞議者乃不廣其容水之區徒欲多穿入海之空其毋乃兩失之乎　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此郎近代刷沙之說所本也

藝文志於是建臧書之策　文選注載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宏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又曰尙書有靑絲編目錄郎此所謂藏書之策也

易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隋書經籍志云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詩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　前叙六家齊詩止有后氏孫氏不及轅固按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皆本諸轅固也

禮周官經六篇　師古曰郎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按周禮天官凌人注引漢禮器制度賈公彥

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借乎
不載七略故此志無稱焉

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注中韋顏說皆出於鄭康成
禮運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宋儒朱子取注中瓚說以
下文求之固皆謂儀禮也

春秋世本十五篇　古今人表權輿於世本

小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字
書當以此六者部分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今訛字必飭行蓋其遺意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梁庾元威云漢晉正
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
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景純云豨信是陳豨
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
談漢家人物先達何以安之今按此志止言七章則自八
以下或後人所附益元威景純皆未覈論至此爾

墨家是以右鬼　如淳注右鬼謬甚

農家孔子曰所重民食　師古注誤以武爲湯

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依托之書皆入小說弗爲弗
滅斯舉衷矣

詩賦家上所自造賦二篇　上所自造賦不以冠趙幽王
之上而介於壽王兒寬之中此漢人所以近古也

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　神農兵法一篇其今之握機乎

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　山海經在形法家今作十八篇
不知始於何時

經方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食禁周禮疏中作食藥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三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陳勝傳趙王將相相與謀曰至可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將相與宋義之屬皆戰國之餘謀初無遠略所以皆敗死無成韓廣王燕又效尤武臣者也

今假王驕至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　田臧誅吳廣而敗項羽誅宋義而勝材固殊也

項籍傳酒教以兵法至又不肯竟　䕺文志兵法形勢中有項王一篇而黥布置陣如項籍軍高祖望而惡之葢治兵置陣是其所長故能力戰摧鋒而不足於權謀故其後往來奔命卒爲人乘其罷而蹈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竟者也

迺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度河救鉅鹿至擊秦軍

汙水上　鉅鹿之役與昆陽不同昆陽衆而不整天人交
助致死一戰莽師奔潰鉅鹿則秦將習兵長圍先合當陽
君蒲將軍雖小挫其鋒未有所損也苦戰至九絕其甬道
而後南北不能相救章邯畏縮王離偏敗始解鉅鹿之圍
楚益進秦益却復大破之汙水乃降其二十萬衆克敵之
難蓋亦古今僅見也　蘇角當是章邯裨將此役當合陳
餘傳觀之楚人既連勝并破章邯於是諸侯亦皆縱兵擊
秦乃虜王離也

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殺義帝予漢以東兵之端

於是田榮弟横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　田榮首難且
連彭越横又繼之爲高祖驅除功莫先於齊也

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　至　南從魯出胡陵　羽不急爭關
中者以漢去彭城遠齊梁逼處也故擊田榮則留久而漢
入彭城擊彭越則再行而漢破滎陽東鶩西馳使漢得乘

其徼不知輕重先後故耳

迺爲高祖置太公其上　至　羽從之　此事獨見之羽傳得
體

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　羽受命懷王救趙時以
魯公爲次將被以魯公號正以正楚君臣之分終擊楚之
弑義帝者之實也

陳餘傳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徙民夷城恐兵去而
還復爲趙守也

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
高祖嘗從耳遊高午故等夷客也是以怒

田儋傳還攻殺濟北王安　項羽傳云彭越擊殺濟北王
安誤也此云榮還攻殺安與異姓諸侯王表同案越傳亦
止云下濟陰以擊楚

韓王信傳　楚漢春秋韓王本名信都見史通按信都之

信與申同然則當讀爲平聲與淮陰侯名異也小顏功臣表留侯下亦引之

增世貴至不能有所建明　處平世事英主大抵用此術葢又張安世之次也

韓信傳請言項王爲人也至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韓信用兵古今無及者然不過知彼已耳

不聽廣武君策至乃敢引兵遂下　或問使陳餘果用廣武君策信必不敢遂下將如何曰留張耳以牽綴之東兵取燕繞出其左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至立漢赤幟二千　此卽廣武君兵法用之於對陣者也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卽亡次取足下　古今不出此語

彭越傳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擅將兵者雖拜越爲魏相國不使受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

黥布傳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　布兵既破乃間行歸漢今方全有淮南南面稱孤安得預要之杖劍歸漢劉氏寓言之疑爲不徒也

吳王濞傳方今爲將軍計至破吳必矣　鄧都尉之謀卽師高祖破黥布之餘智唯以梁委吳則因乎當日之事勢也

楚元王交傳常爲穆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接醴在周禮六飲中黍粥也與酒異不用麴也

德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起居無狀卽丁外人私侍葢主事中冓之醜故御史劾以誹謗

向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　鑄作黃金不成與鑄僞

金者殊科吏誤當之也

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　此向字當作更生史駮文

下太傅韋玄成至更生坐免爲庶人　貢公共劾更生亦

平生之累

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　飛龍以喻賢人師古以爲聖

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此後儒釋經之固

亦非向引易本意

歆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儒林傳漢興梁太傅賈誼

修左氏春秋傳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歆欲建立左

氏春秋是以推賈生

外内相應　内謂陳發秘藏外謂民間桓公貫公庸生遺

學

以陷於文吏之議　脅以吏議則反淺矣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至後事皆在莽傳　載其改名

於哀帝之時所以見歆樂禍非望素不能乃心王室卒爲

王莽所殺不得以佯愚忍垢志存匡復爲解也

贊劉氏鴻範論至古之益友與　多聞指上鴻範論七略

三統歷譜言山陵之戒指明梓柱則加以直諒也於今察

之謂赤眉之亂無不被發七略三統并子歆所著連類舉

之而獨申言向之直諒則褒貶亦具其中矣

季布傳布果大怒待曹邱至布乃大說　既爲俠則其交

必雜此曹邱所以卒容於季布也

布弟季心至聞關中　漢初游俠之盛季布袁盎扇之也

自田竇既敗公卿不敢致賓客遂多閭里之魁矣

欒布傳於是嘗有德厚報之至號曰欒公社　至於燕齊

之間皆爲立社則其爲政必有過人者不忘恩怨乃小疵

也

田叔傳叔爲漢中守十餘年　欒布再爲燕相田叔守漢

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
休息也
贊及至困戹 至 其畫無俚之至耳　季布能死則君臣之
義震耀於千載之下區區爲一時名將何足以方之槩以
婢妾賤人者是讀論語而未明孔子之本意者也
蕭何傳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廼給泗水卒史
以乃字觀之則何因事辨乃得由縣主吏掾給郡卒史也
何進韓信 至 使給軍食　進韓信是謂致賢塡撫該養民
之事諭告使給軍食則收用之事也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史記作發蹤洪景伯隸釋引
漢碑多以縱爲蹤辨顏注爲非
曹參傳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居敬而行簡儒者何嘗
不清淨乎
擇郡國吏 至 即召除爲丞相史　謹厚長者其爲治乃能

務與秦吏相反年又長大非唯歷事多其人親受秦法酷
烈之害必事事思順民情與之休息也
贊何以信謹守管籥　酇文終侯以信謹武鄉忠武侯以
謹愼一代宗臣之家法也
張良傳東見倉海君　注中晉灼以爲海神可備詩料乃
因老父爲黃石復訛倉海君是海神也
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沛公後以陳豨將爲
易與猶良故智也
漢王下馬踞案而問曰 至 楚可破也　固陵之議權輿於
下邑矣
因舉燕代齊趙　代宋大字本亦誤作伐此顯誤非班馬
異同處當刊正
酈生曰昔湯伐桀 至 楚必斂衽而朝　此項羽之所以敗
者所謂老生之常談也自齊桓晉文以來已四百年豈有

拘守此轍有混一之規反紛紛樹兵乎

周勃傳上廢栗太子亞父固爭之 至 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乎　亞父非唯眞將軍乃眞宰相也

樊噲傳從擊秦車騎壤東　此秦字當爲雍史駮文

酈商傳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此復云賜商爵信成君當即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

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按外戚傳武帝即位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則當如監本汪本無姊字爲與注合寄欲取之葢臧兒更嫁田氏而復寡之時時武帝立爲皇太子已三年矣

周昌傳初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 至 迺抵堯罪　趙堯擠昌而代之位自以至巧不知其禍乃伏於此所以爲刀筆吏之智哉

酈食其傳臣聞其下迺有臧粟甚多　聞之中州人云秦人因土山窖粟其下不與今他處倉廩等故曰聞其下乃有藏粟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　此似後人依托之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漢已虜魏王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諸侯形勢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北窺無事距守壺關近太行之道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闊遠

婁敬傳迺營成周都雒 至 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周公營洛止以爲朝會諸侯之區非遂居之也則道里均之說長無德易亡不欲阻險乃後世儒生推測聖人之過周公本意夫豈然哉然言此於高帝之前著都洛之非便則易以入耳矣

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至 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至武帝乃使衛青奪取其地爲朔方郡
叔孫通傳號稷嗣君　稷嗣君當謂如六國時稷下也注
中張晏說非高紀載孟康注以爲邑名者亦非獨徐廣注
史記得之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此言亦未可盡非
淮南厲王傳大王欲屬國爲布衣　屬國當謂傳國於子
息夫躬傳方今丞相王嘉至何益禍敗之至哉　此眞妖
言横議非所謂憂盛世而危明主者比
游矌迴兮反亡期　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非也乃高
舉遠遊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
如其文者指上冤頸折翼若爲其萌兆耳
萬石君石奮傳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至
上史記有更字若一時有十三人爲二千石慶安得全
周仁傳溺袴期爲不潔清　爲郎中令侍中不敢溺乃爲

小袴以藉愼之至也
賈誼傳殷紛紛其離此郵兮至何必懷此都也　但以自
譬則皆追傷屈子之辭耳當從李注顏說贅矣史記故作
辜文義尤明般者盤桓不去謂未能遠乎濁世即下懷此
都也當從蘇音作槃
病非徒瘇也至蹠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　如此則數傳
之後文帝子孫亦日蹠矣又將發憤於蹠戾乎數言似昧
大體　惠王當作哀王文帝元年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
故曰今之王者兄子之子若惠王乃文帝親兄也前人皆
不覺其誤　通鑑惠王下有之子二字正與前親兄之子
句相應刊本脫誤耳
爰盎傳陛下居代時至故病死　盎之所言縱横抑揚雖
黄在口所謂佞人亂義者也
郎署長布席　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必天

子幸署也如淳注恐非

亡何　猶言亡問也對上刻治句

吳楚反聞至宜知其計謀　是時不直錯者必已多矣及反聞既至錯不亟亟籌兵食進賢智乃先事私仇此固舉朝之所切齒也太史公曰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可謂切而中矣

公幸有親吾不足累公　盎艱嶮中有此語人所以爭爲死

迺之棓生所問占　秦時棓生景帝時猶以術自食

鼂錯傳・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爲將者必先使卒服習器用利而後其兵可用今反先言得地形者葢當文帝之時去創業未遠沿邊之郡士皆習戰特不知險易異備故中國長技雖多而不能以長制短皆昧於地形使之然耳得地形則險易異備者可講盡中國士卒器用之長匈奴惟我所制矣此巧拙之門所以首論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至有背畔之心　恐文帝懲秦戍卒創亂不敢徙民實塞下故先將秦所以致亂之故分疏明白然後議者不得而撓之也

以計爲之也　計爲之言自計亦爲利而願爲之也

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　孟堅葢亦不滿斯對言誼已死者所謂無豪易高也

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　錯此舉亢而疎其不敗幸矣學刑名而不先自律於無過耶

誠令吳得豪傑至故相誘以亂　當文景澤被海內之時而反誠豪傑所必不爲盎言知大計非徒一時爲誤以投主意

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至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卽叙鄧公語爲斷案

公卿言鄧先　張恢生史記作張恢先則師古以鄧先爲
先生者是也

汲黯傳至如見黯至其見敬禮如此　自爲太子洗馬郎
以莊見憚帝固已信之於素矣非精誠無以得此於君臣
之際也

公爲正卿至而公以此無種矣　紛更高帝寛大之約束
而以嚴急苛細繩天下使民犯刑不已迫而爲盜故罵爲
當門誅無種也

大將軍青既益尊至遇黯加於平日　武帝元舅猶爲揖
客况大將軍以后弟暴貴乎此亦非如袁盎之徒色莊以
取名一朝故衛青敬信之也

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爲淮陽太守　懼梁楚
之間有變以黯鎭定之耳此固重寄也

賈山傳又爲阿房之殿　阿房注中後一說近是然史記
始皇本紀云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
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并近也之解爲贅其
地在渭南上林苑中東方朔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

鄒陽傳懸衡天下　注中如淳說正與下句詞義相屬宜
從之

然則軻湛七族　監本亦無荆字以注尋之是也不必以
史記添補

齊人公孫獲謂濟北王曰至徙封於淄川　公孫獲事與
鄒陽相似牽連書之

枚乘傳禍生有胎至先其未形也　時吳王初怨望故以
禍生有胎言之漸靡使然若所欲爲而長禍胎者也據其
未生先其未形變所欲爲而絶禍胎者也石稱丈量則深
計得失之全言諸侯反天子從逆必凶不可區區較量形
勢利鈍當舉其全以論之乃其間轉禍爲福之道也

枚乘復說吳王至願大王孰察焉　前篇儒者之文此作
迥別高下劉攽以爲後人以吳事寓言是也
皐奏賦以戒終皐爲賦善於朔也　奏賦戒終有詩人之
則非徒俳倡嫚戲也故云善於朔
路溫舒傳廷尉光以治詔獄　按百官公卿表元鳳六年
廷尉李光注云解光誤也解光成哀間人仕至司隸校尉
亦非廷尉也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霍光旣攉上
官之後頗峻刑罰廷尉王平坐縱不道下獄棄市所謂宜
改前世之失者溫舒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尚存立論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皆隱以譏切昭帝時事也當以杜延
年黃霸傳中語參觀之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霍山言諸儒生窶狂說妄言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則所謂除誹謗以招切言者亦

反霍氏之政也
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建武永平吏事深刻故班
生有味長君之言著其後福後又於贊辭致意也
田蚡傳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至而免丞相嬰
持之太迫往往難作此亦沾沾自喜之效也
而嬰失竇太后至諸公稍自引而怠驁　一念所激相戱
致禍此自喜多易不知時變而妄動之驗也
灌夫傳夫不好文學至橫穎川　以夫所行雖廉潔無玷
猶將不免況自蹈於法所必取乎
兩人相爲引重至恨相知之晚　嬰與夫以氣合亦勢交
也雖無田蚡二人他日或偕復得志轉以爭權利相傾軋
耳
夫愈益怒至語侵之　不以服解前何恭遽怒且侵之後
何倨進退無據欲爲好而反致郤與魏其之強夫往賀一

也

魏其子嘗殺人至由此大怒　嘗讓相位又活其子田於何有不饜其欲耶當此時魏其特恥於以勢奪之乃其身固未能超然於勢利之外則因所處盛衰以爲屈伸者所以自保而待彼之衰也惜其慕儒術之粗不學黃老耳

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安國行五百金於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已

劾繫都司空　嬰外家故繫宗正屬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　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至欲殺之竟死　史記注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司馬貞曰按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按是時雖以十月爲正月然未嘗改時故紀書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續書云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是此傳但誤以四年爲五年其云十月十二月皆是也司馬貞之勘技審矣

迎安霸上謂安曰至厚遺金錢財物　蚡爲太尉多受諸侯王金私與交通其罪大矣然安之入朝在建元二年武帝卽位之初雖未有太子而春秋冉盛康强無疾身又外戚非王誰立之言狂惑所不應有疑惡蚡者從而加之

韓安國傳從行則迫脅至人馬乏食　此老謀而深見兵勢之語

安國爲人多大略至皆廉士賢於已者　唯其素貪故捐廉恥而以五百金遺田蚡也其能舉廉士殆亦因當世所取舍耳

安國旣斥疏至會其病卒　安國將相而顚墜壺遂亦將相而病卒事適符合故於安國傳末終言之亦悲其命也

深中謂存心深厚

贅然嬰不知時變至待時而發　太史公旣云皆以外戚

重復申之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其區分兩人賢不肖尤核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實事求是　四字是讀書窮理之要

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凡經獻王皆立博士此二者以王朝未立其學故特著之也博士謂毛公貫公

王身端行治至宜謚曰獻王　獻王策謚之辭哀崇若此五宗世家注中杜業之語知其無稽

後元怒少史留貴　少史即少使外戚傳有長使少使主供使者

中山靖王勝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一篇　此對疑亦文士寓言非當日辭令也

李廣傳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流曰至恐亡之　昆邪乃可謂愛材矣按公孫賀傳北地義渠人賀其孫也

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以此事觀之廣之器量固不過終於偏裨矣

故怒形則千里竦至數歲不入界　怒形則千里竦言當使敵國畏之如是報忿除害報盜邊之忿而大創以除民害責其立功自贖毋徒謝罪非謂素有嫌怨者不妨殺之以快忿也及匈奴數年不入右北平則功亦多矣故武帝遂不復問斬尉事

廣出獵至終不能入矣　呂覽精通篇云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與此相類豈世因廣之善射而造為此事以加之歟按賊式亦已疑之

以為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是孟說仍音所角反則讀數為本字者非

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　按廣失道非喪師也軍曲

折上衍失字史記無後覲自延玉湛淵靜語與予意同

李蔡以丞相至當下獄自殺　先叙李蔡而後終李敢事

李陵傳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以圖爲信也浚稽山出居延行三十日始至程大昌北邊備對引應劭云在武威塞北踈矣

軍居兩山間　上云東西浚稽故云居兩山間

期至遮虜鄣者相待　遮虜鄣在居延

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至母弟妻子皆伏誅　史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與此先後不同

蘇武傳其冬丁令盜武牛羊　衛律爲丁令王使人盜之以困武冀其終降以分謗也

王必欲降武　時陵爲右校王故因其稱

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于昆弟故人　士未有不廉而能著節者也

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至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陵之降則書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媿武傳末則係以圖畫形貌列於方叔召虎其爲勸懲也至矣

自丞相黃霸至以此知其選矣　極淋漓之趣

衛青傳青至籠城至惟青賜爵關內侯以深入故首虜不多得賜爵

明年青復出雲中至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出雲中則若向單于庭者忽西至隴西攻其無備所以遂取河南地也劉敬傳云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攻瑕紓患是役爲得勝算矣

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至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怨漢兵侵奪其河南地數侵擾朔方此出專以擊

走右賢王終前功也　前出雲中而忽西焉知不出朔方而忽東乎亦令兩將軍出右北平者綴單于疑右賢王也不著兩將軍功罪未嘗使深入故

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至降單于　趙信爲前行雖與右將軍并兵後繼未至故衆寡不敵而敗

閎安曰不然至不當斬　閎安議是

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至不亦可乎　青語固保身之法於將略則非也將但當明功罪所歸使建果當斬何嫌於專戮乎

霍去病傳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將字衍史記無之

是歲失兩將軍至青賜千金　於此傳中終青與蘇建事

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至所殺亦過當　兵勢分則易敗是役票騎西出北地幸士馬精故得無敗然詔書稱其能舍服知成而止則不過疾略遄反非能有力戰之功也東出者爲左賢王所圍雖名將幾沒匈奴中矣

去病乃馳入至盡將其衆度河　此舉實有膽智生平之功最大

去病始爲出定襄至令青出定襄　代郡雲中皆直單于庭大將軍出定襄反遇單于者時單于度幕遠徙非故所居地李廣傳云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故與始時捕虜所傳者不同是役若二將合兵票騎率力戰深入之士窮追則單于敗散之餘幾可獲矣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此五千騎乃遊軍也

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至西北馳去　時單于止以精兵待幕北與漢兵多少不相當漢又未罷戰必不利漢已縱左右翼繞之不去必爲所取故冒圍走也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　云得匈奴積粟食軍明所齎糧亦已盡故留一日即還此不能深入久留之驗

也下詔書言票騎之功亦云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
絕蓋絕幕深入車重必不相及輕齎有幾其得敵糧乃所
謂天幸不困絕耳後之行師者愼無自犯此敗危之道哉
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　靑出塞千餘里追單于又二百
餘里而歸而去病出塞二千餘里由力戰深入之士皆屬
之也
兩軍之出塞至不滿三萬匹　票騎太深入則東軍馬死
且盡也　書馬死之多所亡士衆可以意求此史家隱顯
互見之辭也上文固云殺傷大當
然於天下未有稱也　大將軍將略以伍被所荅淮南王
問參觀乃備不可獨據於天下未有稱之語此卽出太史
公淮南衡山列傳也
起冢象盧山云　盧山當作盧山匈奴傳揚雄上書曰運
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注盧山匈奴中山也以上

文象祁連山例之自明
趙破奴傳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　戾太子傳太子
未斬江充衛伉先坐巫蠱死
贊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至何與招士　此言得之其言
主父偃滅宣於上乃在名位未盛之時也武帝雄猜拔擢
一人必欲恩自己出丞相猶不敢荐士況爲將握兵者乎
董仲舒傳下帷講誦至非禮不行　可謂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有漢一代醇儒矣
永惟萬事之統　統紀也總也注釋爲緒者非此處本意
觀第三策中統紀不終之語可見
春秋深探其本至而王道終矣　治亂與廢在己而德教
之被又必有序得其本而善推之則災異息而受命之符
自至先王所由以適於治盡乎此也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　不誠無物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必

無冀也當與汲直之語參觀
選郎吏又以富訾　漢初訾十筭以上乃得官景帝後二
年更令訾筭四得官詳見景紀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至可得而官使也　上所謂英俊乃
能明王道輔世長民者也養之不可不素此吏民之賢者
以儲郡守縣令之材承流宣化者也求之不可不廣
葢聞善言天者至必有驗於今　四語荀卿性惡篇之文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至然後謂之君子　此數語於致
知立志居敬力行無所不包
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董子所謂知
命以天命之性言之
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　昭烈遺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
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其天資之美合乎此矣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文致謂文敝之極也然致字屬下

句讀貢父希元之說並同似宜從之
夫天亦有所分予至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　上之人
去其好利之心以爲立教之本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當世
之務孰先於此此武帝所當虛心以攺去其多欲而後仁
義可施者也其止言正百官以正萬民猶孔子對哀公言
在下位之意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至安能避罪　平準書酷吏傳相爲
表裏始終數語該之矣
今師異道至民知所從矣　謂放黜黃老申韓之說而專
以仁誼教化爲治也　揚子法言反覆數千言不出此數
句
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　公孫宏傳少爲獄吏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
贊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劉歆末路

披猖班氏恐言以人廢故復以龔所論定者佐之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三卷　列傳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四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司馬相如傳分上下卷　小顏以注文繁多分爲上下二卷非班書本然也宋儒作一人行狀有上下二卷爲失據矣惟食貨志小顏無注然亦似非班書舊次云

以訾爲郎　訾郎猶今擇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之比漢初得官皆由訾算有市籍者亦不得官也郎官宿衛親近欲其有所顧藉重於犯法

適令文君當壚　當字作對字釋之爲長顏說非也

長卿故倦游　倦游注意言所遊之多今人以息且病解之誤矣

下屬江河　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按今吳諺水無大小皆謂之河非獨冀

州方言然矣
於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　陽雲按孟注當從文選作雲
陽此本對以雲夢之事也
游孟諸　縱言之耳非必屬齊也文注誤
東注太湖　大湖恐當闕疑未必如郭璞所謂震澤也
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　張揖注盧白雉也按盧是黑色
安得反爲白非獨雉不浮也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按奉轡
參乘皆指乘輿而言則文穎注所言四校爲得之矣
便嬛繛約　師古曰繛音綽按繛卽綽之省何云借音
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萬乘之所侈謂天子
猶自謂此太奢侈者也文選無所字非也
逡巡避席　席選作廗爲是此賦多古字也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至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旣得仲其使指又不重以驚恐則國體無損民怨亦徐
弭矣
邛莋冄駹者近蜀至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　前檄
爲天子文過宣諭之體不得不然也何復爲此以長君惡
耶
漢興七十有八載全篇　此篇仍賦頌之體較之前檄爲
辭勝事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附益之也割齊民謂賂以巴蜀
吏幣物
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巴蜀本禹貢梁州之域
豈徼外耶
昔者洪水沸出至聲稱浹乎于茲　禹之治水爲民除患
也武之通道爲民生患也可引以爲解乎以禹爲堙水者
始自相如而孟堅仍之

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親親仁民仁民愛物斯能兼容并包矣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斯能參天貳地矣非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將博恩廣施至得燿乎光明　近似有理然此堯舜猶病諸矣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揚子謂勸百諷一果然即其所謂終於佚樂者方且導以封禪之侈心萬乘豫遊民間困於供賦又有飾太平之容增逃亡自賊殺之實者此浮華文士不可使在人主左右也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　其勸人主通道蠻夷不過以眩耀臨邛富人復分其財所過縣道迫脅長吏多受金耳父母之邦勞弊數萬生民之命於相如何有哉漢廷文士嚴助首開用兵之端卒以罪棄市相如以多病避事得免於禍幸矣

且夫清道而後行至臣竊爲陛下不取　諫書正須若此平易可曉推之遠則其語支而聽者厭矣

招翠黃乘龍於沼　翠黃當如孟說作乘黃言黃帝孔甲之乘黃乘龍皆歸池沼也

相如既卒至求其尤著公卿者云　傳遂終言其事固不悟封禪之非而直以爲惟此盛典皆發自相如也　史遷云馬卿爲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班氏仍舊更無改作因於揚馬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其例不純按傳中終言相如卒後之事則非止錄自敘也

贊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　推見至隱言由人事之見著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李注失之然近人讀見爲本字則去之彌遠矣

揚雄以爲靡麗之賦至不已戲乎　此揚子篤論蓋其意

雖主諷而鋪陳侈蕩不知所裁則中人驟悅其辭反溺其指希不隣於勸矣上林之作不若諫獵之爲益也然虛詞濫說之中亦寓諷焉揚子甘泉上比於帝室紫宮以爲此非人力黨鬼神其可是已

公孫宏傳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雜說雜家之說兼儒墨合名法者也蓺文志亦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以宏所對智者術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蓋出於雜家則此雜說非春秋經師之雜說也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若云天文地理之變惟人事足以救之則統紀之所在明矣

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　宏號以儒進然所以當上意者習文法吏事乃少爲獄吏力也

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　至以順上指　他人先發而推其後則先以他人試上之喜怒背約則上盡疏他人而獨親己此巧佞之尤者也

宏爲人談笑多聞　多聞由於學雜說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宏誠中宏之病　此語亦自處於長者而陰目黯以險薄也賴黯素以直著故雖賢宏亦不因此憎黯爾韓大夫所以教武安侯皆此術

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宏起儒生地遠而族寡延賓之事足以潤色太平不爲人主所忌故行之無患衛霍后戚又立大功則不得不以賓灌爲懲亦各因其勢也　閤東向所以爲敬今人多昧其本意若衙門之迎賓館則猶仍此制也或反以官職尊重不見於館由當庭入中門爲榮昧之甚者矣

自以爲無功而封侯至避賢者路　安輕宏至有發蒙振落之語當日治其獄無有不聞於上者惶恐避位蓋亦非

得已也
漢興以來至食邑三百戶　此詔乃莽借宏以自褒大耳
史家不採其隱而錄之
卜式傳此非人情至願陛下勿許　宏言是也式屢以此
術嘗漢武漢武再布告天下而莫有應者於是告緡之禍
作矣凡事足以動人主釣名譽官位便於已而難以概人
人使禍機由此發者居大臣之位皆當遏其萌芽毋使一
人得志而困苦天下
式曰非獨羊也至欲試使治民　式至是因牧以露奇欲
假助邊以求官之始志顯矣
齊相雅行躬耕至不爲利惑　式反覆任術愚其主以財
釣取高位其差賢者內行之素而已
式既在位至上由是不說式　天下豈有始以入財結人
主知一朝能自罷此利孔者乎式果有才智思顯方其始

舍田牧而以爲吏進如黃霸所由可也
式又不習文章　文章謂文物典章稽古以立文垂訓者
也
兒寬傳寬既治民勸農桑至吏民大信愛之　寬當入循
吏傳封禪事於郊祀志詳之可也
定水令以廣溉田　名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本之兒大
夫也
張湯傳湯決大獄欲傅古義　律令一定欲借古義以上
下其手使人畏且感之耳非佳事也
所治即豪至上裁察　獄一不平即爲酷吏豪者必失入
羸弱必失出後世廉直之人用心偶偏有不自知其蹈湯
之謬者矣
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至多此類　此守法非巧排
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按鹽鐵出於宏羊

告緡出於楊可然非倚湯不能取信於天子以酷虐助而成之故惡皆歸之湯

臣固愚忠 至 臣固知湯之爲詐忠　不論其以酷逢君之貪使天下騷動乃言前此治反者過當誠愚儒寡要之談也彼徒見鼂錯常以此死不知言此適增武帝倚信湯耳

趙王求湯陰事 至 疑與爲大姦　趙王彭祖至陷御史大夫於死豈惟國中相二千石無能滿三歲輒以罪去而已

被惡言而死　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

張安世傳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　即擢爲令武帝眞能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至 遠權勢如此　宣帝尤多忌不欲權在臣下觀趙充國傳始亦嘗不快上故務爲畏謹抑退求自免也

欲封其冢爲恩德侯　以封侯告墓故曰封其冢

上曰吾自爲掖庭令 至 不敢復言　張賀初欲以女孫妻宣帝安世禁止之帝初即位稱安世爲是以慰其心也及深辭賀封帝乃有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之言則安世亦必有慙懼於前事者故不敢復言耳

然身衣弋綈 至 富於大將軍光　儉以養其福勤以遏其淫如是善矣纖微必殖則近於鄙而不可爲也學子孫者當知所裁富過於光亦足致禍曹洪可鑒也

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　此舊臣有名德者所以可貴宣帝之識偉矣

謚曰敬侯　張氏兄弟不愧易名

贊馮商稱張湯之先 至 故闕焉　班史之闕疑如此

杜周傳後爲執金吾 至 遷爲御史大夫　桑宏羊謀反在昭帝元鳳元年此云逐捕桑宏羊疑有誤史漢並同注家亦無及之者恐因延年首發上官桀父子大姦并誤以周

爲逐捕宏羊也
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　褚先生
書田仁事云仁剌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剌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
作酷吏傳時未覩其終班氏遂仍之爾天之報虐無或爽
也

杜延年傳　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　至　皆論棄市
　廷尉少府議是光以此殺守法之吏以快餘憤雖無妻
顯殺后之罪有以知其不能福流累葉矣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　至　皆自延年發之　延年
有撥亂反治之功非張安世所及
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　至　削戶二千　此魏相引
繩排根之過延年所以不相隨坐者賴仲子佗早與宣帝
愛善首定策耳

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　治郡不進者以霍
氏舊人自託於無能也
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　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
吉遺言薦于定國杜延年陳萬年故也
謚曰敬侯　延年安世同謚可知猜嫌之會惟敬可免
緩轍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　延年不絕賂遺
未革昏風緩此舉足以爲保家之主矣與張氏之有臨一
也

杜欽傳　惟陛下正后妾　至　咎異何足消滅　其言要亦深
中成帝之病杜欽雖在大將軍莫府然初無邪謀未可過
於吹索也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　欽爲野王奏記王鳳不
見聽語在馮奉世傳野王以京兆尹王章薦以代鳳鳳風
御史中丞劾之欽之救解亦爲王氏補過也

欽令鳳上疏謝罪至鳳復起視事　如鳳由此遂退亦王
氏之福也欽前旣進戒於鳳豈未知其人復勸其固位哉
至京兆尹寃死欽雖欲彌縫無可奈何矣
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至疑惑著明　粉飾虛
美遂爲王氏歷世欺誣之術章旣死誰復敢言元舅乎僅
得一疏遠之梅福而亦卒不許其假軺傳詣行在所也竟
何補哉
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　書從
長所𢭃得則未致之業也安得便以聽請奏免
遣使者毛莫如考驗　毛莫如當作屯莫如後李尋傳同
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至幾爲姦臣笑　此因哀帝
素惡王氏之專故爲此奏與請爲恭王立廟同耳觀其所
荐者朱博可以得其情矣
贊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　自謂唐杜苗裔史家之微

辭也蓋謂推其故而不得
張騫傳誠得而以義屬之至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　慕
虛名被實禍由來爲此數言致敗亡者多矣
後二年騫爲衛尉至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序此見漢武
通西域本不爲共擊匈奴騫以失職要功逢迎成之復置
大夏而通烏孫其勞費遂與西京相終始焉
誠以此時厚賂烏孫至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騫所謂斷
匈奴右臂者指招烏孫居祁連敦煌間故地而言
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於道中騫得便宜遣其
副也
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至外國由是信之
西域之開自騫導之故於其傳終言漢武以皃戲㪉中國
以深著其罪也
予節至以廣其道　如此則生事外夷無所不至矣

李廣利傳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讀之使人悲歎張騫之罪不下江充也

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將字衍文如注強爲之說耳下同

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　六萬人生還者萬餘人馬三萬匹還者千餘匹牛十萬驢槖駝萬數皆無一存者其所得則善馬數十匹而已豈不痛哉

後行非乏食至以此物故者衆　亦非獨將吏不愛士卒以侵牟物故絶域往返死者必衆西域傳所載杜欽語得之矣

迺下詔曰匈奴爲害久矣至畢陳於闕　前張騫傳中云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所以爲此詔起本深明其事不實而兵爲得已也　使是歲積雪則六萬人之歸者能什一乎

贊禹本紀言河出昆侖至惡睹所謂昆侖者乎　昆侖析支亦禹貢所載山川不容以爲無有但不如禹本紀所言耳日月所相避隱近佛氏須彌山之說

司馬遷傳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　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正當宣王之時已失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時王所命之官別爲司馬氏也

天歷始改　謂自此初用夏正也

春秋文成數萬　史記裴駰注云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云其說得之

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　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則非獨易緯有之孔氏正義以爲繫辭之文固無明據小顏於此直云易家別說亦未盡也

十年而遭李陵之禍　十年史記作七年徐廣注曰天漢三年作七爲是

漢興蕭何次律令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又叙當代文獻足徵以見述而不作之意仍推本先世以終前文之緒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注中所云兵書卽謂律書也太史公自序甚明謂亡失與本無者皆踈

迫季冬　迫季冬謂恐行法也時安爲北軍使者坐受戾太子節當要斬

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　袁繼咸云負絶代良史才寧賤辱自處以杜奄宦擅政用人之漸其爲天下萬世慮尤深遠矣

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　如淳注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按造書卽其職務下文亦自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則如說是也

贊　此贊卽叔皮之論

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　可見作史雖欲網羅放失實亦無取乎雜駁

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德懼爲師傅并誅至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因懼并誅遂教太子以反鄙夫始爲身謀不顧禍及宗社往往如此

壺關三老茂　師古引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按後漢郡國志注中引上黨記作令狐茂疑又在荀紀之後

廣陵厲王胥使所幸八子郭昭君　太子止有妃良娣孺子三等皇孫止有家人子今藩國乃有八子之號未詳

昌邑哀王髆揚州刺史柯奏賀至今見爲侯　柯廖皆刻薄小人不知國體沾沾以虐無告取媚於上元帝復封賀後善哉賀不堪王天下身既廢黜髆則何罪并斬其一國

之祀也　海昏之嗣歷莽世至中興不絕異哉

贊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至信矣　舉秦以見漢之得禍未極猶有倖焉痛其詞以著戒也

嚴助傳郡舉賢良　與人舉賢良自助始

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利口遂開黷武之端其不以令終也宜

淮南王安上書諫一篇　安之上書特以博名高而不出於誠故其詞過於煩侈

越人欲爲變至迺入伐材治船　盧循入寇亦先於豫章作伐材治船之計凡此書所載皆字字實錄今古可以施行者也

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助適會天幸淮南之言乃常道也後有妄思立功安南諸國者不可不取諫書深味之

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　助以此舉尤爲武帝親任豈知與淮南相結他日禍胎已在此乎

稱春秋天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　引經不倫

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至後不可治　湯誅助宏誅解皆合法意

朱買臣傳召見說春秋言楚詞　春秋楚詞漢初吳會之學

主父偃傳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　衛將軍不推薦士乃獨言主父偃於上何也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至以地侯之　此策用之一時可以稍殺尾大之勢久則諸侯分割太弱不收封建之效矣宜隨時補救過此惟有功德於民者始得推恩子弟地不足者稍益以世絕而地入王朝之故封乃善耳

彼人人喜得所願　人人喜得所願管子所謂令出當如

流水也晁賈謀國巧拙之判如此

茂陵初立至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上因賈生之智此則祖劉敬之策已行而人不至驚擾生亂故可用也非其時則不可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偃固有以報衛氏矣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至本偃計也　前諫伐匈奴此何以議置朔方前書云地固澤鹵不生五穀轉輸率三十鍾致一石此何以復云地肥饒內省轉輸戍漕豈非進由衛氏衛將軍始取其地故偃變前說以建此計乎雖然秦漢既都關中不取河南置朔方則逼近寇戎偃之計不以私故詘

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刧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　欲勿誅者上以偃策本以銷弱諸侯明不受金也偃不承齊事而服趙王使人所告對獄甚巧

齊王自殺無後至迺遂族偃　偃有迫劫齊王之非一死固當且因趙王所告而得禍亦使諸侯不自疑爲己見削弱宏議未爲失也族誅則漢法之過

嚴安傳・臣願爲民制度至和之至也　承文景之積若使不喜功生事實行斯政則旣富加教三代之俗可致也安書意雖未密而頗見大體

今天下鍛甲摩劍至非宗室之利也　安意葢指連年征伐五大在邊恐一朝有末大於本之患又懼觸貴臣之怒故借郡守言之然東漢末祀之州牧唐中葉之藩鎮亦如燭照數計矣不敢斥言天子故曰宗室

終軍傳・臣聞詩頌君德一篇　無補於用而極精鍊麟之是非不可知只就本事推論功德徵應諛而不入於僞

王褒傳・詞賦大者與古詩同義至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此論自非六代之君所及知此者又何病乎辭賦也然何如崇尚經學則治理明風俗亦淳厚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至上閔惜之　褒以往祀金馬碧雞病死於道自與得賢臣頌篇終託諷之意反所以爲詞人也

賈捐之傳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文帝還馬而仍與道里費其通人情若此乃所以爲至誠也

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至廟稱太宗　元帝旣好聲色貨利而當日所以必欲擊定其地者亦爲珠厓𤩝瑁可貪後宮近倖皆得以撓外庭之議故舉文帝之事預桂之

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至捐之議是　定國主捐之之議復活數萬人陰德過於治獄矣

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　君房薦顯比之君明不密又下一等

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成帝時諫大夫楊興嘗與博士駟勝對黃霧四塞終日咎由太后諸弟以無功封不知卽君蘭否

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　文史足用謂史書足得九千字以上可用以應試也

後適私置更衣　周禮天官內司服有女御二人縫人有女御八人注家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漢置更衣蓋本於此然豈謂在外閒游皆是哉衞子夫以更衣得幸亦主家循宮禁之事而失之者也

願陳泰階六符　注中應劭所引黃帝泰階六符經與今之古三台者異

令中府曰董君所發至乃白之　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豈知乃以佐其淫縱如此耶

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蘇林注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

於內故以名焉按東司馬門後已更名故自䟽之不如蘇
説也
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如蓋主近幸子客
丁外人皆武帝啓之也　陽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敬聲私
通事在武帝存時
著於竹帛　著讀陟略反昌黎詩吾老著讀書本此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至則敏且廣矣　此望武帝知之不
盡而言明有所遺者君道固然或有遺行獲在所恕不亟
勸我以大官者亦所以待其自得非棄之也
今則不然至爲天下笑　張湯譖顔異被誅陰擠狄山死
地汲黯亦以直廢朔之言皆藥武帝之病也
贊而後世好事者至故詳錄焉　此傳詳著其事者不欲
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剌取蕺胜以博異聞也六代史
家知此者尠矣

劉屈氂傳會侍郎莽通使長安　莽通即馬通
及北軍使者任安至皆要斬　任安田仁皆出衛將軍府
故坐太子事死
車千秋傳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千秋高寢郎又自言
白頭翁教之言故曰此高廟神靈使公
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　千秋徒以智
免而偷者遂謂果當如是則焉用彼相乎
楊敞傳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　敞夫人是後妻非司馬
遷女觀下子幼傳中後母無子之文可證
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眞人猶云誠若人言
也李奇注非
總領從官　中郎將光祿勳所領皆宿衛士故曰總領從
官
陳萬年傳所居以殺伐立威至其廉不如　咸當入酷吏

傳或附嚴延年傳末
咸數賂遺湯　至　死不恨　復行賄咸晚節掃地矣
胡建傳守軍正丞　以軍正之丞故係正言之猶上卷言
盧江太守丞非兼守正丞二官也故下云丞於用法疑
朱雲傳年四十廼變節　至　當世以是高之　成帝以後士
皆依附儒術容身固位志節日微卒成王氏之篡故史家
於朱雲深有取焉特爲立傳蓋激於張孔之徒爾
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　至　嘉竟坐之　貢禹雖賢然
爲石顯所荐朱雲好大節又從蕭望之受經此固顯等所
畏惡也衡之對嘉之坐其或有使之者歟
坐故縱亡命　故縱亡命是猶通輕俠之餘習也
臣願賜上方斬馬劍　至　安昌侯張禹　當建武之後追思
元始之代群公頌莽功德天下風靡思一見朱雲者何可
復得此天下傳述雲名如雷如霆且過其實而梅福於孤
遠訟王章之寃譏切王鳳不顧有公卿側目而視之元舅
其言皆開通天下忠臣誼士之憤懣世亦遂目之以爲仙
也一上書而至今骨不腐矣仙以長生久視乎哉　勤苦
治經不一行其耍然則止以供其爲佞而已佞臣之名自
匡衡以逮劉歆之徒一言以蔽矣
梅福傳聖庶奪適　聖庶奪嫡語乃不根福此心拳拳恒
在本朝然論則迂矣
云敞傳初章爲當世名儒　至　京師稱焉　鉤黨始自王莽
非起於桓靈時也千餘人乃獨得一敞可厚責之弟子哉
贊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漢諸陵無不爲赤
眉所發故班氏特追稱楊王孫之志立傳以諷曉當代其
言始皇所謂借秦爲喻不敢謗議上及山陵也
霍光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至　甚見親信　博陸武鄉皆
以謹愼受遺寄命

止晝室中不入　或云晝室卽武帝晝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

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至迎昌邑王賀　史樂成光所親信故首遣之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

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　先立爲皇太子則無明世宗不父孝宗之變矣此舊儀不可不素講也

就次發璽不封　今各官用印隨必緘封葢亦古制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　自送至邸防其自裁或他人承望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謗於天下此亦皆光之謹愼也不審其素行於置後之始此則不學爲之

光悉誅殺二百餘人至反受其亂　誅其尤無譜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不已濫乎然觀其臨死之言則昌邑群臣亦謀爲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憂懣故圖史家使人得諸言外爾

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子雲皆中郎將至根據於朝廷[亼]光懲燕王上官之難故使其子孫黨親典兵居中以自衛不思時勢遞變權重勢逼滿盈致禍又基於此矣葢不涉學之患也

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至與子都亂　霍氏之禍皆起於顯而其萌芽則以婢爲後妻也故治國者先正家

使蒼頭奴上朝謁　上謁猶今鴻臚所收職名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上下之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矣

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光何惜一婢不令宗祀血食乎惜也不聞於古有大義滅親者窮侍醫之獄誅顯以謝上徒跣自拘勿復與政歸老博陸此人臣分所當然也

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至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先收其兵權

人人自使書對事　對或作封誤也後因尚書屛不奏乃上封事耳

盡奏封事輙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　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一時以防權臣壅蔽然自此寖任宦豎矣成帝以後政出外家有太后爲之內主故宦豎不得擅不然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權宜之制偶然一用事過隨復舊章乃不至左右近習得以干政耳

長安男子張章告之　褚先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後續記云張章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

見其竈直突　突當爲窔式林反與突字窔字異義玉篇所分甚明

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　一胡婦耳能教子從國破家亡沒身厮養後復獲七葉珥貂之福日磾固材與家豈不自內始哉

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以帝少不受封安得來王忽自相貴之謗大將軍識不逮也

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　霍氏事關弑逆當以義斷恩

欽因緣謂當　至欽自殺　王莽方殺其子於姨母及姨母之子何有欽自背典禮宜其及也邯雖以逢迎時宰然其言也直亦欲爲父立廟不入夷侯常廟比例將必至此不爲深文　獨罪欽而不及當此獄尤頗欽卽罪當削戶南不得稱太夫人可也

贊昔霍叔封於晉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　昭宣之際有推霍光爲霍叔後者其語殊悖謬足累光之誠節詳見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略舉于贊中以傳疑亦兼以爲微戒云　元康四年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

反誅蓋必光之族人亦任章之流也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四卷 列傳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五卷 列傳

長洲何焯屺瞻

趙充國傳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至先計而後戰　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虜以畜產爲命至虜必震壞　明之邊帥但知有此策

留弛刑應募　漢巳有應募從軍之人但如能使絕域之比不在尋常調發之數

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至卒以其意對　如張安世當此必從浩星賜之言矣營平乃眞社稷臣雖託孤寄命可也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至下吏自殺　中郞將雖爲武賢所陷然大將當重任宜以壯侯爲法卬之得禍自坐不愼非徇衆而不爲國家圖萬全遂可以智免也

辛慶忌傳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　唯是爲奢非奢於衆人也在慶忌則此之爲已奢矣

傅介子傳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　光所遺也故無異議

常惠傳烏孫皆自取鹵獲至烏孫人盜惠印綬節　烏孫一有功則鹵獲皆自取并校尉之印綬節使盜竊之以去其不足信使明矣

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大將軍前遣介子又風常惠時去武帝未久猶慕遠略不深計萬一生事起釁也

鄭吉傳鄭吉會稽人也　謝承後漢書鄭宏會稽山陰人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按吉出自卒伍未必有官閥但爲宏之從祖居在山陰或可信也

陳湯傳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至竟殺吉等　吉書辭頗壯漢自張騫通西域之後應募使絶域者率不顧死亡邀功生事必不可聽許也

兵來道遠至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示弱以堅之使毋走下郅支所云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爲此語所紿也

諸鹵獲以畀得者　此云諸鹵獲以畀得者則湯無私焉下云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豈丞相御史固誣枉之歟

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　匡衡之上冠以石顯史家之辭嚴矣

揚威昆山之西　昆山當指崐崘而言

贊陳湯儻蕩至故備列云　陳湯爲劉向所稱又自能屬文其誅郅支單于事紀載必詳故此傳亦如生在焉

雋不疑傳諸君何患於衛太子 至 遂送詔獄 定大事非此不可此權也豈必果應經意

于定國傳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

十餘年則安於孝節矣故知殺姑爲必無也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黄霸于定國皆晩嚮經術故起獄吏致宰相而無曹人維鵜之刺如丙吉則尤能施於有政者也

冬月請治讞 冬月請讞似今之秋審

薛廣德傳縣其安車傳子孫 公羊家說縣輿與此異義見仍叔之子來聘疏中

平當傳周公既成文武之業 至 孝之至也 此臨川新安廟議所本然后稷始封之君有粒民之功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共勤王家太上皇未可援此爲比孟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

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 弛鹽禁亦救荒一法

不假轉饋賑濟之勞 勃海亦可謂之鹽池今人獨以稱解鹽

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 再世皆明經故至宰相

彭宣傳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 至 非國之制 此亦宣之疎謬也

贊薛廣德保縣車之榮 至 與乎苟患失之者矣 師古注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按贊并廣德言之讀序傳可見

王貢兩龔鮑傳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 至 不亦寶乎 以諸人事迹不備故總序之於傳首蓋亦傳也以此爲論者未讀序傳耳體與後李遠薛方郭蔣諸人例同

有邪惡非正之問 至 各因勢導之以善 易不可以占險

斯正理也

王吉傳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篇　其言凜乎可畏復藹然可親眞醇儒心聲

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　宗本也

皇帝仁聖至未有所幸　孝昭天資之美如此其不克壽者得氣薄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至壽何以不若高宗　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漢廷書疏未有能過之者也

復遣使者弔祠云　弔祠即後兩龔傳中韓福故事

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　騶氏春秋至班史時已成絶學有錄無書故於兼通五經之下復特著之

駿子崇以父任爲郎　王吉請除任子之令而王駿任其子爲郎此駿之失也

貢禹傳今大夫僭諸侯至在於陛下　天子過天道非經先無此言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宮人奉陵自孝武茂陵始昭宣循之遂爲故事

陛下烏有所言　謂諒闇不言也

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　僅留二十人則不足以給使令如昏義之數可也

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　獨杜陵一處已有數百矣茂陵平陵不言者已多老死也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即武帝所起上林苑地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　是殺人子多矣宜乎戾園之敗也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至海內大化　孝文寬而有制所以異於仁柔

自見功大威行至誅不行之所致也　自秦爲無道風俗
大壞昔者賈生所痛哭也文景相繼導以忠厚武帝復壞
之至是蓋又一秦矣讀貢公之書吾亦爲之痛哭
兩龔傳漢兒子曼容　曼容名丹見儒林傳
勝自知不見聽至積十四日死　勝已謝事歸老漢亡可
以無死故五威存問外仍安之即講學之徵亦僅稱疾不
應及使者再至印綬加身要以必行五日起居守之不去
然後明語門人餓死報漢可謂從容中道不辱其身者也
朝服對使以愚老遜爵下無累及子孫善哉
鮑宣傳奏宣舉錯煩苛至爲衆所非　此賢者之過欽言
是也
始隃麋郭欽至平帝時遷南郡太守　郭欽能奏董賢又
不仕莽雖與鮑宣同異何害爲君子也
贊守死善道勝實蹈焉　言見幾先去爲莽所廹卒又死

之合於孔子之經也
韋賢傳夢我瀆上立於王朝　易曰再三瀆言夢中猶諫
之也上謂王
時賢七十餘至丞相致仕自賢始　父知恥故子亦能讓
然當其自少府入相已宜引年乞身矣
元成父賢以宏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　宏
先有讓德宜韋氏之熾以昌也
與宗家計議　漢去古未遠韋氏世傳經業宜有宗法則
宗家者其宗子也非師古所云同族之謂
而東海太守宏子賞至列爲三公　韋氏餘子復以明經
列於三公然則世祿之家欲爲子孫計奈何不務傳經反
蹈疏傅損志益過之戒哉
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後書祭祀志云古不墓祭漢諸陵
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奈始出寢

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至其正禮儀　此詔獨取許嘉尹更始二議得之　於義一體言不得復顧私親以皇考廟上序於昭穆

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至尊祖嚴父之義也　此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言

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至唯郡國廟遂廢云　孝武幾亂天下豈得復居不祧之列夏侯長公始議廟樂者韙矣建昭詔書乃病困不擇音也

於是光祿勳彭宣至不宜毀　彭宣等五十三人議是舜歆伸尹忠之議為元帝誅斬郅支單于得稱高宗之地耳

一方有急三面救之　非當時實事

以奪其肥饒之地　此指朔方及開河西四郡

功業既定至其規撫可見　以輪臺晚蓋一節盡泯其虛耗中國之迹

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至與太祖之廟而五

匡衡五廟之說似尤深然合陰陽五行數之則可以七為斷矣

以七廟言之至則不可謂無功德　但以七廟言之斯可矣

聖人於其祖至失禮意矣　遷則不必復毀此亦近情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至罷南陵雲陵為縣　此奏合禮雖王莽為丁傅衛氏發難然不以人廢與東京之末董卓蔡邕議和帝以下不應為宗奏同

贊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歆議廟制可謂深博武帝稱宗則非篤論閒當區别觀之也

魏相傳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責過之是也下之獄則喜怒之偏鄰於作威矣遂為子孫他日之憂

可不愼哉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　因許伯乃得直至帝前也御史大夫已列三公位舉大事猶愼密如此其不因王史而因許者專欲發其弑許后之謀也

子復爲大將軍　大將軍當作右將軍

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至宣帝善之　此一時制霍山之權計後遂行之則失虞廷命納言之意矣

聞者匈奴嘗有善意至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史遷作匈奴傳深疾微權納諷以便偏指人主因以決策建功不深而歸本於擇任將相假使馬邑始禍之時丞相郎能爲弱翁之納諫何爲有三十餘年兵連不解之患哉

今郡國守相至而在蕭墻之內也　此伊周之用心非徒治黃老者所能知漢相識治體無逾弱翁此奏宋李文靖頗得此奏遺意

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至而觀於先聖　在天爲陰陽在人爲仁義此深探治本之言但前後所陳却别是一種漢學

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按此趙堯亦非高帝時爲御史大夫者也

丙吉傳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至天下幸甚　丙公不以文采自曜奏記所言皆合體要莫能學詩禮者也

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至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因以爲故事則姦吏遂無所懲艾矣丙公當宣帝之朝方練羣臣核名實不妨時有寬舍可否相濟耳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續志西曹主府史署用

召東曹案邊長吏　續志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

夏侯勝傳長信少府勝獨曰至不宜爲立廟樂　勝此議不愧經生

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太后猶素服五日則後之爲師服者士庶當服小功亦因時而以義起者歟

京房傳得除用它郡人　欲上下相伺故除用他郡人也

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至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房封事率如囈語其不足以回主意也決矣

初淮陽憲王舅張博至皆持東與淮陽王　庸鄙之人不可因親昵而漏言如此　徐立中宮也故後獨得免

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任臆誣祖以術亡身其始兆矣

翼奉傳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　忌子卯吉午酉相對而言翼氏專主二陰二陽與賈氏所云夏殷興亡異義張氏相刑之說亦失本意

虛靜以待物至　蘇子瞻赴定州狀本其意

臣奉竊學齊詩至適所習耳　此實語非謙也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至出其過制者

貢禹以前翼奉先言之以太皇太后詔放先帝園宮人處置亦得體　按成帝紀永始四年京師火災屢降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去奉奏封事時初元二年已三十五年矣

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　當數代之用卽此可以明國祚修短之數矣功德薄而福饗已泰未有不敗者也

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言緯者始見於此故張衡謂讖始哀平

德列王道　泰誓孔子取之故云德列王道

久汙玉堂之署　漢時待詔於玉堂殿唐時待詔於翰林

院至宋以後翰林遂幷蒙玉堂之號

故曰將且至有常節　此亦古書相傳之語讀之皆有韻

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　政當作正執守也

夫過而不改至皆蠲除之　哀帝此等語尚非亡國之主故獲保令終

贊　此贊在當時與桓譚諫光武不當聽納讖記之言相發

趙廣漢傳文敎吏爲缿筩　孟康曰如今官受密事筩也按孟康曹魏時人已有受密事筩則廣漢此法歷代施用不至於武后始行廣漢亦祖王溫舒

廣漢爲二千石至卽時伏辜　廣漢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其天資大抵與張湯相近

郡中盜賊至皆知之　知其根株窟穴所在則可以不煩而理然破柱搜轅非明主在上安可盡行其意耶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此事特可法

初大將軍霍光秉政至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　廣漢始欲以此自達於霍氏耳因帝善之而遂以爲務則謬矣

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至下廣漢廷尉獄　此廣漢應得之罪

威制豪強小民得職　爲京兆止此八字訣但勿效趙君私論榮畜詐脅魏相卽無患耳非貴戚大臣不可侵犯舉天討皆不行於豪強也

尹翁歸傳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必皆自聽此能吏欲爲名高非政體也

豪強有論罪至扶風大治　此威嚴之過後陳咸效之而加甚焉

韓延壽傳乃歷召郡中長老至爲吏民行喪嫁娶禮　此

亦非能吏不可若徒襲僞迹則王莽之治天下矣
又置正五長至吏輙聞知　置正五長即今保甲之法此賢於尹扶風之以名籍推迹所過抵達矣故爲政不可無法度也　按後書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其互相檢察本漢制也豈必得如長公者爲之乃有實效歟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扶風以盜賊課爲三輔最東郡以斷獄大減爲天下最能吏將何從
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至不敢犯　惟不輕出偶會此事推誠動之足爲表勸若屢屢嘗試即兒戲矣此亦兵法中之田單火牛也嚴詡之爲潁川可鑒戒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至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　廣漢犯魏禍由已作韓則直爲蕭公所陷矣然胡不少忍之閉閤思過能施之吏民獨不可使曲盡歸他人乎

移殿門禁止望之　嚴延年傳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
張敞傳其治京兆至天子數從之　參趙京兆韓馮翊之意用之處大議時似雋不疑則本治春秋之力也
敞聞舜語至冬月已盡延命乎　收之是也殺之過矣必反其語則兒戲矣漢人尚氣不學率如此
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　竦事詳莽傳及游俠傳杜鄴傳
王尊傳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至吏民驚駭　非常之變故於春正月殺之
後上行幸雍過虢至劉原父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過美陽虢字是史氏誤按劉說是也尊已轉守槐里不爲虢令矣
毋持布鼓過雷門　會稽擊鼓聲聞洛陽乎此流俗妄譚

不當引以注史况西漢會稽治吳與越何與
又正月行幸曲臺 至 皆不敬 此二事不當幷言之失輕
重矣故御史丞得日爲飾成小過也
尊日治所公正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
若今謂使人爲尚書矣按治所即謂司隸治所非使人尊
稱
尊撥劇整亂 至 名將所不及 趙子都威制豪强小民得
職王子贛撥劇整亂誅暴禁邪孫寶爲京兆尹三歲京師
稱之然橈於定陵不敢取杜穉季故不得列諸公後也
王章傳章曰非女子所知也 毀石顯擊王鳳皆爲國家
扞禦大憝巨奸即免官誅死復何所避杲非女子所知也
假使徒以巧宦自肥則仲卿亦一朝廷尊貴人矣
蓋寬饒傳方今聖道寖廢 至 則不居其位 四語自切中
當時之獘惜其非信而後諫也稱引易傳不類遂如王生
所譏
上無許史之屬 屬當讀之欲反謂屬托也應說是以下
文直道而行多讐少與之語求之自見
諸葛豐傳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 至 順經術意 元帝
若行許章之罰而後以此書賜豐則得之矣今以禁門爲
邪臣逋藪而容以中和戒奉公之吏是後世所謂和事天
子也
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 去其節而不用其
言豐當去矣何以復上書爲
鄭崇傳逆險者厥極凶短折 逆險之論惜乎不詳
尚書令趙昌佞諂 至 請治 大族尤易爲人誣構得禍有
甚於子游者矣亦賴崇遂死禍止及一家小人欲傾人以
自固何所不至
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寶橈定陵是其徵

過然不附王氏始終一節亦何武鮑宣之儔故建武中錄其後也

毋將隆傳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至但與隆連名奏事　隆失於不能爭耳乃莽以私怨并中之然此大事豈可輕署名其間但以事非由已爲苟容乎

何竝傳先是林卿殺婢壻　殺其壻而納以爲婢非如師古所云外人與其婢姦者也

罪在弟身與君律　廷尉典法之官三尺是掌故曰君律

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法賻猶不受則豈肯賦斂送葬爲妻子產業計觀原涉傳讓賻顯名志節彌堅矣

贊然毋將汙於黃州　毋將之事本非其罪然名則難解也故止曰汙

蕭望之傳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　望之所論邊事皆守文時長筭遠計不可忽之爲迂

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至天子采之　覩王莽以易璽啓釁自知望之所見之深長非宣帝天資絕出不能采用　春秋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事雖殊意則同

蓋聞五帝三王至贊謁稱臣而不名　大哉此詔以五帝三王爲師而不惟乃曾祖之法可謂謙而彌光矣

望之以爲中書政本至白欲更置士人　此誠急務然發之太驟人主未能眞見其失持疑不斷小人迫而合以謀我反爲所擠而事終不成矣故孟子欲定國必先格君心也

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　人不易知遽求推賢進士之名不深

察歴試則必有小人雜出其間內相攻矣一更生入得出
之於外亦何暇於數薦哉
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至竟飲鴆自殺　如使不死就
獄恭顯其遂已乎徒舉生平而盡棄之耳朱雲之勸未可
云非望之之失在主意未堅教予上書自速罪小致死於
我也
馮奉世傳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至奉世不宜
受封　望之之議正論也但奉世因莎車攻劫南道發兵
攻拔之以解危難非要功生事可比封之足爲後法不可
以不權其事勢也　若莎車不拔則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所送大宛諸國客何以得達是矯制發兵正以全使指也
奉世似當與傳鄭諸人合傳以諸子皆有名迹野王又
不可附之外戚傳中故特立此傳也
野王在位多舉野王至以昭儀兄故也　野王爲石顯所

間故不得爲三公當以佞幸傳叅觀之帝之引嫌顯所欲
也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至甚可觀也　馮氏父子兄弟各通
一經獨少禮耳而叔平復恂恂可觀得禮意矣
宣元六王傳楚孝王囂子紆嗣王莽時絕至立爲天子
紆子般後書有傳范氏稱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
而紆尤慈篤般子愷復以讓爵顯蓋宣帝有功德於民而
元帝以後國統三絕其餘慶在楚矣
中山哀王竟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既立爲國君
則不當殤矣乃不爲置後使其母歸居外家失禮甚矣豈
當時謬引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之文耶
定陶共王康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至徒定陶
王景爲信都王云　楊廷和不知先爲興王立後故啓興
目紛紜若成帝已有此舉哀帝復廣大宗而顧私親且徒

景封其悖甚矣宜亭國之不永也

中山孝王與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

及　師古注謂兄死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按公

羊曰臣子一例也及謂兄弟及之然未嘗不如父子相繼

之禮三綱五常三代相因周是賤殷亦如是顏注惑於

後儒之說耳

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

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　此孔光知太后王氏追怨哀

帝遂不復主及王之議使哀帝絕嗣也

匡衡傳臣聞治亂安危之機　至　正家而天下定矣　衡爲

少傅數年乃遷光祿勳時建昭元年也則上此疏時在初

元三四年間按宣帝不好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者用

事元帝初立蕭望之周堪以師傅受遺輔政選白劉更生

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以古制多所欲匡正

以中書政本欲更置士人中書令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

史高表裏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初元二年十二月遂

譖望之令自殺堪更生等皆廢衡本因史高進此疏所謂

遵制揚功者蓋與高顯等陰爲唱和務堅帝以率由宣帝

故事所謂釋樂成之業虛爲紛紛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

望進皆以杜塞堪更生復進之路如得其情雖夷之誦六

藝以文姦言可也後條言愼妃后別適長則以身爲師傅

禍福共之石顯又常擁佑太子高子丹帝命護太子家故

衡敢以爲言且兩事並陳聽者尤不之疑耳

孔光傳莽以光爲舊相名儒　至　令上之　細尋莽傳當元

始初政非光爲言則莽猶不能必得之於元后也踰者之

叟甥舅相與雷同以助成莽之聲勢死何面目見先聖乎

光常稱疾　至　固稱疾辭位　莽之即眞王舜劉歆未嘗不

內懼甄豐不悅覺而見誅失之於始即憂懼孰可解免輸

人宗社之罪哉

馬宮傳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宮與平晏事莽尤儒之賤者　著此以別於他馬如執金吾馬適建奉使馬宏之屬馬適亦兩字姓王莽傳有鉅鹿男子馬適求

贊彼以古人之迹見繩　古人之迹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薛宣傳大率咎在部刺史至未必不由此也　五舅封侯黃霧四塞而宣懷王鳳一薦之德輒以部刺史舉錯煩苛當嘉氣尚凝之咎雖所言似在職任所總實姦之大者罪在谷永杜欽先也

利宣有兩弟明修至皆是廷尉　中丞議是也

朱博傳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爲大吏至以是豪強慹服　此於今齊俗尤宜然非健吏惡能利其銜策哉

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以未獲三人責部掾以下也今法獲賊過半即免處分王卿之負可以釋矣

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　二語得律意矣

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至無益於治亂　王莽蘇綽衆神宗皆昧此理然吾家汜鄉君公謂不可以丞相獨兼三公之事則可採也

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按顏氏家訓文章篇野鳥當作野烏

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至置刺史如故　罷刺史而置州牧東漢遂以此亡非特功效陵夷也子元議是當合後書百官志注中劉昭語觀之

故事居部九歲至咸勸功樂進　每歲盡詣京都奏事則天下之情上通居部九歲則所部利病周知中興以後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與天子隔遠權寄輕矣　翟方進傳爲朔方刺史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是有異材功效

著者輒登擢不必滿九歲限也吾家汜鄉侯爲揚州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前此則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遷潁川太守

然好樂士大夫至然終用敗　子元快吏趙京兆尹扶風之黨少而與蕭陳結交慕用爲俠亦有不致敗者況位逾其量乎

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至請皆免爲庶人　子元爲相猶行匹夫然諾又不審其事之邪正并奏汜鄉武詭譎罔上哀哉爲大臣可不聞聖人道耶彼徒內計上順東朝之指擊排放廢之臣可以萬全必得豈知哀帝亦欲自攬威福之權一朝見疑凡彼所謂利者即所以爲害者也是故不恤身後之名者常速及身之禍哀哉

贊又見孝成之世至博亦然哉　贊得其隱如王鳳之陷王商廢馮野王是也

翟方進傳竊聞政令甚明至其後少施威嚴　此即丙吉所以戒魏相者然居官則死其職使豪強不戢小民無告雖致宰相何取焉況亦有命耶

及後母終至不敢踰國家之制　後書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注云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爲常至此復遵古制方進之事是其徵也

方進知能有餘至以固其位　翟子威心術亦朱子元儔也儒雅過之吏事不及居相位九歲挾私報復剝喪元氣足以感召災變卒坐自殺非不幸也

奏請一切增賦至變更無常　此又其禍之及民者爲詔書中已詳故史家不重敘

上祕之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以方進塞變故秘之而加殊禮也

攝皇帝若曰大誥道　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
也按道書作猷當訓爲言非大道之謂
天亦惟勞我民　師古注言天欲撫勞我衆勞音來到反
按勞當讀如字書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也
信父故東平王雲 至 後雲竟坐大逆誅死　莽以義等傳
檄郡國言其鴆弑孝平皇帝故反以此言誣信父雲
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卽眞矣
史家書此以終義之事其予義至矣
谷永傳帥舉直言　作師舉爲是
絶郤不享之義　義當作儀
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　齊當讀側加反
百官盤互　師古注互字或作牙按互古字作𠀧與牙不
同顏後解頗乖小學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

也　此語直構會平阿宜車騎之終身不平也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時嬖幸小人亦有參錯於玉堂
待詔之中者故並舉椒房玉堂言之
杜鄴傳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
按郊祀志吉父敞好古文字辨美陽鼎所刻欵識吉葢傳
其家學也
何武傳遷揚州刺史 至 州中清平　敬待二千石之效王
嘉傳中詳之西京部刺史莫如君公之莅揚州者此後世
監郡所當法也
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 至 太后竟自用莽爲太司馬
莽之矯僞自哀帝時已發露矣而舉朝猶承順元后之
指同聲舉之君公爲令免歸王音實舉方正爲守免歸王
根復薦得徵至安危之際獨守親疏相錯之議不肯爲王
氏用所以爲貞臣也

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師古注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按非宗室及外戚則泛指異姓下文祿與君公不當互相舉矣周禮司儀注異姓婚姻也庶姓無親者也

南陽彭偉杜公子　彭杜亦賴不附莽而傳稱至今

王嘉傳加食邑千一百戶　按朱博傳云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此千一百戶故云加

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　至　思報厚恩也　按哀帝使晏先持詔書示嘉延正欲丞相御史分封賢之謗耳二人不正言其不可而教以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則是又欲諉過於下賢猶在可封之數特大臣不肯爲天子任其咎也其何以卒奪之哉

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　嘉當以此時被責乞骸骨去矣

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　至　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　此三人當侯事稍白乃徐爲言

師丹傳丹議獨曰聖王制禮　至　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此議眞天理人情之至附之經可也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　至　封丹爲義陽侯　此詔文自當理不以莽廢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五卷 列傳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六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揚雄傳 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師古注此乃雄自論己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非也葢謂遭漢之隆天清地寧非若原之天軌不辟也

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 蓬陼蓬藋雜生之洲渚言不能捷於駕鵝也捷速也當以上下語脉例之

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 師古注言終以自沉何惜芳草而憂鷤鴂非也言何爲畏其將鳴先自隕吾芳耶

昔仲尼之去魯兮 至 何必湘淵與濤瀨 言進退去就自有中道孔子不用於季桓子則去及康子召之則歸屈子亦可去可歸不當必期自沉也與前折衷重華之語相應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至奏甘泉賦以風　客謂王音据文選注此客字指蜀人楊莊但雄所與劉歆書疑非眞耳　按成帝紀永始二年春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諸祠則雄雖嘗爲音門下史及薦之待詔又別一人故自序曰客薦誤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　齊當作側加切

故遂推而隆之至黨鬼神可也　賦家之心當以子雲此言思之無非六義之風非苟爲夸飾也其或本頌功德而反事侈靡淫而非則是司馬班揚之罪人矣

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亡雙　此狀登華之峻非如師古注所云合德

掌公先驅　文選注如淳曰掌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則此注中孟說爲長

及至獲夷之徒　二劉以爲烏獲夷羿說勝服虔但此下更有羿氏控弦之文

入洞穴　洞穴即具區之洞庭穴潛行地底無所不通謂之地脉李善引郭璞山海經注得之

炎炎者滅至自守者身全　此言丁傅董賢方將顛仆何足慕也

贊以爲經莫大於易至作四賦　觀此可知方言非子雲作

雄素不與事　四字可以核子雲之眞矣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自莽居攝至此凡十三年子雲之節有慙龔生然夷之劉歆則失其平矣宋賢抑揚之論幾於夷跖要不若孟堅此贊眞實錄也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安溪師云至韓文公司馬溫公曾王諸公之論出而譚之言果驗矣按推重始於張平子

儒林傳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顏注以所聞令相長丞爲句令按史記聞下有一者字自當屬上出入不悖爲句也

而請諸能稱者　史記作而請諸不稱者罰是謂罷其受業太常又請行不帥教之罰也若僅爲弟子則太常自擇二千石令與計偕何奏請之有

施讎曾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　厚齋云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按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則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

伏生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伏生旣以教張生歐陽生歐陽生又授兒寬則鼂大夫所不知者雖十二三其弟子固有明之者今文難通非以女子傳言故失之也

歐陽生寬又受業孔安國　倪寬受今文于安國古文之學自授都尉朝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　起其家似謂别起家法司馬貞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則當屬下逸書讀

孟卿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此所傳戴氏禮皆謂儀禮十七篇

循吏傳漢興之初至稱中興焉　紀吏治行推本君相識其本矣

文翁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至比齊魯焉　假使文翁未久輒罷蜀生學成而歸孰獎勸之乎吏非久任無以責成功也

王成戓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宣帝褒成卽燕昭事隗之意史家并書此語以窒元始以後上下相蒙之弊黃霸篇詳著張敞奏無非此指務在可否相濟足爲後法也

黄霸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　霸天材自當絶人然爲良吏受尚書未必不自不署右職激發成就之也

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其下　武帝承文景之餘澤故天之報虐也在戾太子史皇孫之凶終光怨異已而因峻刑身殁而族亦人其可多殺哉

京兆尹張敞舍鶡雀至如敞指意　爲相而復以興化致瑞自予不亦僞君耶此非若郡守遠且卑無所嫌也故敞言一入郎使侍中臨飭計吏不爲丞相地耳霸徒知昔者以是褒賞乃欲屢試亦愚而不學哉

又樂陵侯史高至以霸爲首　霸爲相功名固損於治郡時然宣帝所以任之者不越治郡之務其見待不如丙魏亦遠矣明察之主既久於位事無不習肖欲自攬威權大臣又皆後出新進豈復能虛己以聽哉　舉太尉非越職丞相事無不統也此宣帝失言但高非其人霸受責而人不之恨耳

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　史著此者見宣帝必欲恩自己出故霸死始用高以實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之語顔注謂其適事宜知其一也

龔遂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至天子説其有讓　説其有讓者宣帝之器淺也然厲精圖治與良二千石共致於政平訟理元成以下能之乎是雖謂皆聖主之德奚愧哉

召信臣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成帝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此用信臣所請非貢公事也

信臣年老以官卒　按百官表徙中少府

酷吏傳郅都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　僅誅首惡法之正也史記誅字作族滅此都所以爲酷耳本文首惡乃

謂一郡之首惡非指一家

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　史記云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今去四字似都爲匈奴所閒矣

周陽由汲黯爲忮至而由棄市　汲君子司馬巧宦皆度外畜由使稔其驕恣終遇申屠凶德相挺爲二子笑矣

趙禹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至以壽卒於家　不覆案求陰罪晩節獨以緩名爲平此禹獨以壽卒也　景帝時賊深者至武帝中爲平感歎於民生之不幸深矣

義縱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捕其爲可使者即以氣陵之敗壞其功之智非能爲民也

王溫舒擇郡中豪至亦滅宗　此張子高朱子元尹子心所祖然此可施之一郡發起耳目王莽當天下土崩乃欲竊用此術責效原涉使涉亦何所施其技哉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至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此史家之以敍爲斷也

楊僕敕責楊僕書　此自當在東越傳中雜此非史法也

咸宣諸部都尉　部都尉史記作輔百官表有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當從史記

田廣明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轑陽侯昌蒲侯　按魏不害封當塗侯表云以捕反者淮陽胡倩侯與此互異蘇昌以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侯亦必公孫勇之黨而此略也

田延年子賓以罪敗雖任刑罰以入酷吏則過

嚴延年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　此謂宣帝雖尙法律然欲民無歎息愁恨之心非以多殺爲能者也

尹賞紅陽長仲兄弟　元后傳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成帝使尙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阿

縱則師古注中後一說是也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古詩結客少年場本此蓋所以爲戒也

贊雖酷稱其位矣　稱其位者歸咎於任之者也本馬遷之微辭

貨殖傳師史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街居當如孟說作街巷居民在中則小顏注居在諸國之中爲優然以爲要衝之所若大街衢疎矣

任氏善富者數世　善字當從史記屬上爲讀下文然字乃可結上更起顏注非也司馬貞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　田宅踰制六條所取漢法嚴安得容此孟康注非也史記曰田農拙業而秦楊以蓋一州不過言其因力田而致富甲一州耳以下數句例之自明

又況掘冢搏掩　史記曰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則搏字當爲博如師古後說也

游俠傳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此言游俠謬託季路仇牧非班生以季路仇牧爲可少也華嶠失其本意譏以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疎矣哉

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　王氏用其謀議卒以代漢然則孝武切齒不亦宜乎

萬章石君家破至萬氏反當以爲福耶　此亦所以避禍也

樓護護假貸至一日散百金之費　此即樓護先假貸將以遺宗族耳顏注稍紆回

陳遵初遵爲河南太守至臣請皆免　遵以雄才處莽代酒亦有托而逃者也然此奏不以崇廢如遵者不亟彈治

嵇阮之禍豈待晉哉

原涉天下殷富　至　以定產業　客其愛亦所以勸廉

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　至　周閣重門　巨先能知守身之爲孝則無此得已不已之舉

佞幸傳淳於長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爲微行出入　放事附見張湯傳後不入佞幸者以張純復顯於建武中也然不掩其惡所以不失爲良史

董賢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　至　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　寧爲王嘉死毋爲孔光生何堪經史家如此描画貽笑千載乎

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　周禮司烜氏注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歟疏云以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旣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

翼姦以獲封侯　翼姦謂輔翼孫寵息夫躬也

賢所厚吏沛朱詡　至　以它罪擊殺詡　朱詡可配云敞惜乎所事非人漢人尚氣而不知義者多也

匈奴傳自代竝陰山下　至　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自代至陰山憑嶮爲塞故趙獨不築長城

秋馬肥大會蹛林　師古注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按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而於夏五月

小者軋　軋之義似當從如淳說

於是冒頓陽敗走　至　見其羸弱　即上所謂善爲誘兵以包敵此蓋冒頓所長也

廼爲書使遺高后曰　至　以奉常駕　嫚書報書詳載此傳中固不爲失體然不若史記直削去之也

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　前此匈奴復

得陽山北假地至是乃入居河南地故十四年單于合十四萬衆大入遂至彭陽也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至以備胡寇　此專以備右賢王也及置朔方開河西四郡則無事此矣

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至漢兵亦罷　文帝大發兵者再終不遠追出塞

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築朔方　大軍擊其兩出匈奴不意漢都長安旣取河南地則隔絕天險安有熢火通甘泉之患哉

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再西衛青傳云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以牽綴其東也

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　復遣大軍直單于庭北出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此後匈奴計不出此

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遣票騎擊其西春小嘗之夏大發兵

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　兩將軍擊其東

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　票騎再西前斬三萬級此復降四萬入右王不能軍矣後出代攻左王得首虜亦七萬餘人左王不能軍矣冒頓之盛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於是幾耗其種之半偉矣哉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昆邪來降則西方無復匈奴故兩軍皆東大將軍遇單于票騎值左賢王也

北至窴顏山趙信城而還　直北

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　迤而東先解右肩復斷左臂皆票騎之爲也

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匈奴猶休養士馬漢計顧出其下乎使漢武當衛霍大舉之後即有輪臺之悔復修文景之政則六月之雅繼美三代矣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至不利引歸　匈奴益遠徙則漢兵先疲極於寒苦無水草之地兵食亦不能盡達不致人而致於人宜乎其無功也

廼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　馬宏姓名賴此傳不沒

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至漢無所失亡　自馬邑啓釁以來漢之得策未有如此役者

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至大破之　二萬騎分四隊猶以勢分力弱爲漢所敗況分四千騎爲三隊乎匈奴既數困國中亦無一知兵者宜其漸爲漢所臣服也

使長其衆居右地　右地疑作左地

郎中侯應論邊事狀　十條一字不可遺忘侯應材未滅朝錯也

莽將嚴尤諫曰至且以創艾胡虜　賈讓治河嚴尤禦胡所陳三策皆百代之龜鑑五難字字洞見兵勢與侯應論邊備不可罷足以匹敵合之趙充國金城留屯便宜十二事略盡制禦外夷要務矣

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賢重之如此

贊　該本末見表裏立論如此眞良史矣

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　後世議和議欵不出此一語

是以聖王禽獸畜之（至）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嚴尤三策皆包於數語之中

兩粵傳趙佗其衆半羸　史記作其西甌駱裸國則羸者羸之譌也顏注非

且先王言事天子（至）亡國之勢也　錢傚恨不早聞斯言然天子其肯但已乎故曰日月出爝火息

無諸搖姓騶氏　史記注徐廣曰騶一作駱然則甌駱之名其以此乎

王閩中故地都冶　按朱育傳漢滅東越以爲冶冶之爲縣在國滅之後又其民盡徙故領於會稽之東部都尉史因後日之名書之

朝鮮傳自始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　箕子之後已滅於燕矣

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涉何多事誤邊計當以爲戒

贊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　此已爲隋煬帝唐太宗鑒其流矣

西域傳西夜國王號子合王　後書云西夜國一名漂沙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烏孫國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　先迎取聘則是貪得其馬羸矣此舉辱國莫大焉

舍上林中學烏孫言　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愁故學烏孫言而後遣嫁也

遣使者案行表　溝洫志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注謂表記之今之豎標是

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　因而旌之則恩威皆歸於漢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烏孫之事

以蕭望之議爲當史家終書此語爲誡深矣

贊　通西域城郭諸國與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及開河西酒泉之地不同乃聽一時浮說勞敝中國而無實效者也此贊亦洞悉備邊長計當與匈奴傳贊竝書御屛唐太宗不熟復之耳

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其去隋煬帝蓋一間耳特養民五世德澤深厚非楊氏篡盜得國以峻刑强刼天下可比武帝天資迥異煬帝之愚愎賴有晚節之悔故漢存而隋亡然史家備書之亦足以爲萬世炯鑒矣

雖屬匈奴不相親附至亦何以尚玆　起處乃敘當時廟筭之誤至此孟堅始斷以已意而言光武所以得異於孝武所以失示後人當謹守此意勿復蹈前漢覆轍也

外戚傳孝惠張皇后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　楚成無别是以不没漢承秦後有夷風焉妻其自出

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

一按前所立者自呂后時已幽死此云少帝恒山卽恒山王一人呂祿女亦竝誅故云獨置孝惠皇后

孝武衛皇后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　師古曰軒謂軒車按長廊有窗而周廻者曰軒此軒中蓋屋也豈有帝方宴飲時上車更衣者乎

孝武李夫人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　何不用鉤弋乃使倡祔廟乎漢大臣寡學至此

飾新宮以延貯兮　新宮卽設帷帳也

孝昭上官皇后有詔外人侍長主　詔使侍主故燕王旦得爲請爵號此霍光不學失之始也

后年十四五云　至立孝宣帝　觀廢昌邑時言動后亦明智夙成信昭帝之匹也

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　元訛爲宣當如劉原父說
孝宣霍皇后上亦寵之至昌成君者爲平恩侯　宣帝深
沉如此
孝元王皇后家凡十侯　按元后傳云後又封太后姊子
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則師古注中後
說是
孝成趙皇后封御史中丞印　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周
禮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鄭
氏曰若今御史中丞蓋漢宮中事皆御史中丞所掌故用
其印封
事不當時固爭至此臣所深痛也　但當申明數語如至
尊之勃臣衡耳　尊號巳定謂趙氏巳稱太后
孝元馮昭儀數禱祠解　解禳而解之也師古音懈非
張由以先告至徙合浦云　平帝初立但罪張由史立不
聞追復宜鄉爵邑及孝王后中山太后之號蓋以王氏自
鳳廢野王與馮氏亦有怨故也使宜鄉侯平帝時尚在必
爲莽所深畏亦夷滅之不能一刻緩矣
中山衛姬莽欲顓國權懲丁傅行事　懲丁傅者太后之
意假以顓國權者莽之私其後莽不惜一字益堅太后委
仗盡夷衛氏而孝平遂在莽股掌之內無所忌矣
又令共王祭祀絶廢　謂從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也
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獨提王莽起筆力高以
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爲全傳首尾關鍵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宏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
語鳳　音語鳳此人之情也勸之以退而不貪副相之寵
則庶乎君子矣
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　鳳宗子也音可
以傲乎譚本庶孽緣恩澤得封倨不事長內行先衰使得

秉政必淩傳同列結怨天下先丁傳而敗矣史家之言固
不可徒知其一也雖然音敬鳳不爲非若音子舜之於莽
則又昧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義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　楊宣之言固屬婦人之仁然使哀
帝不任董賢倉卒之際王氏無以乘時竊柄則留一二人
以娛東宮何嘗非厚道哉

協於新室故交代之際　室字疑衍　宋祁曰熙寧監本
作協於新淳化本作新室按此黃氏麻沙本所載然宋景
文公卒於仁宗時遺奏請擇宗室爲七廟之主安得見熙
寧監本耶姑存此說以見宋本固有與予意同者矣

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　後書王丹別是一人

王莽傳　後漢張衡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
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此說非也居攝以後莽
不復稟承元后非產祿當呂后之時可比若元始五年以
內雖曰元后臨朝政由莽出然平帝非子宏等可比遽以
元后著紀又奪漢太速唯云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
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斯則爲
編年之史者當參取焉孟堅於律歷志大書更始帝於光
武之前固已不沒其實矣然更始倉猝本因伯升光武之
資光武非假更始之爵位士馬以立基本昆陽既摧百萬
之衆三輔嚮應誅莽而迎更始更始不克負荷以致赤眉
復亂故都焚蕩園陵殘毀光武緩輯河北辭不赴徵卒能
興復炎祚爲克家之子以高文爲重則不得不貳於更始
可以告諸皇天后土無慚德也

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　莽輒敢不爲哀
帝置後而以孝平上繼成帝羣公於此時無能折奸臣之
萌者何怪其馴至於攝位即眞廢漢爲新也

安後復徵召之　安後謂國家少安之後師古注安猶徐

也恐非

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　內使上自

羣公下而舍人皆知附莽爲利乃復益樹黨使四海皆頌

慕之

上尊宗廟至無所不施　上尊宗廟謂奏尊元帝廟爲高

宗以謟惑太后下施恩澤以明自言願須百姓家給非室

言飾讓示信衆庶也

莽欲以虛名說太后至愛身爲國　太后亦與莽俱化共

相爲僞

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　與前受安漢公號同術

藉假遺詔至其不難矣　八句又虛設丁傅董賢不然之

罪以張大莽功遂誣往寃者言平帝必因馮太后故不得

立也

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　左氏春秋傳襄二十八年齊慶

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不受

使者廹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　先以恩結復

以威震

平作二句　書庶殷丕作字當爲丕也

元始五年五月庚寅九命之錫策　潘勗九錫文合竦奏

與此策爲之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通梁漢道者卽莽所

爲顏前說是也第不當兹舉在宜慶二州界者耳劉奉世

葢非之又誤

泉陵侯劉慶上書至宜如慶言　居攝之請發於平帝當

陽之日然則帝雖幼而常年被疾其見鴆於莽無可疑者

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

三年　雖曰欺僞然臣爲君服喪三年唯元始後嘗議行

之矣

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　至此遂明目張膽扼孤兒寡婦之吭而奪之

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　武功縣曰漢光邑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祥

三月已丑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先爲攝皇帝而後立嬰不復令有君臣之分也又止立爲皇太子不正其君之名則易奪惟莽也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至海內必和　創舉大義者自長沙之後卒歸舂陵天命之矣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　不遑與戰竊用條侯制吳楚之策也

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　自古權奸貪位奪情自王莽始前朝羅彝正趙汝師之流不知曾引以爲戒否

漏刻以百二十爲度　亦用夏賀良爲書也

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　莽欲即眞亦何事此蓋亂賊之尤鄙瑣者後又求與盛以實之致數歆羞與等列腹心先敗不待於地皇四年董忠王涉之謀也

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魏曹叡景初元年改用建丑之月爲正凡三年而子芳嗣位改元正始復用建寅之月爲正雖以叡忌日在正月爲辭其亦以莽嘗自謂代漢得地統中覺而改耶

莽策羣司曰　凡誦莽及莽策命羣下之辭皆可從刊削固不免於記錄志寡也

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　孝惠孝文爲一世哀平爲一世蘇林注謂九天子非也

五威將乘乾文車至服飾甚偉　莽侈然遠追唐虞而五威服飾稱名則三苗之妖誕矣

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　莽深畏備其下故有第六條

初設六筦之令至乘傳督酒利　莽即眞一年後當四方無虞而桑孔壹切苟且丐奪之政已無所不用其何以久

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至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諸人之始止以不能得之太后故借附莽以速化一時利合耳實亦何甘爲莽北面不知大權既盡入莽手諸人安能禁其篡奪一朝隙開還自相屠生爲叛賊死爲愚鬼始不以正何望有終哉

先是莽恐河決至故遂不堤塞　莽事事期以利已故百姓不附

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　此古音信與新同之證

子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至行巡狩之禮　莽至明堂猶橫摎五日况肯出行萬里耶皆虛爲此文以示墜典無所不舉又借臣下之言輟行仍言天鳳七年當出上下相蒙益彰姦僞而乃有愚蔽之甚私喜其術者此南北五代所以多故也

州長各一人　州長準周官與前州牧準虞書者不同劉奉世以爲衍州字者誤也故下文亦稱六州

誠恐一旦不保中室　中室即前王路堂後閣更衣中室也時臨出在外第故云不保中室舊說則李奇猶近之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　四語蓋古有是言而莽引之不謂宋人復從而祖述不已也

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　史諶其後妻之父故莽信而使將不明其能戰與否也

時莽紺袀服　袀是戎服與均同杜預云戎事上下同服按地皇元年莽令郎從官皆衣絳當嫌漢家尚赤故其服獨止爲紺也

敘傳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　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按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殺令尹子元之申公鬬班也

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

沈湎二語對引滿舉白式號二語對談笑大噱

慶未得其云巳　師古注慶發語辭又云人之餘慶賚以積善三行之內前後異解

若亂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　謂死而不朽不啻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

賓戲　此文更簡十之三使不徒以詞勝則起人意矣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　此本禮記中庸篇闇然而日章也注非

述高紀罔漏於楚　謂陳勝項梁首難遂竝起亡秦也師古注謂高祖漏楚之网迂謬甚矣

項氏畔換　注中孟說是

述惠紀高后紀罔顧天顯　謂殺三趙王及燕王也

述元紀優繇亮直　師古曰亮直謂朱雲也按朱雲事在成帝時注誤

述成紀孝成煌煌至如圭如璋　徒稱其儀貌則爽德可知也

述溝洫志商堨周移至北亡八支　此敘獨謂九河之亡在秦漢之間其說近之

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禮義是創　義疑作儀

述景十三王傳承文之慶　長沙之後光武中興中山之後昭烈分鼎皆文之慶也

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營平皤皤立功立論　言其言并可爲萬古法也

述魏相丙吉傳天誘其衷慶流苗裔　言吉之保全宣帝

天啓之也

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寶曲定陵竝有立志　有立志謂不撓於鍾廷尉鍾威不入關卒收之非若寶之言及杜穉季而氣索也

述蕭望之傳見蹟石許　見蹟於石顯史高耳許字乃不經校勘之過或本史字傳寫訛

述宣元六王傳楚孝惡疾　馮昭儀傳注中言平帝㓜被眚病不謂楚王嚚也注非

昭而不穆　謂哀平皆後成帝不相傳世

述西域傳總督城郭　總督二字本此故前代惟邊境乃稱之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六卷 列傳

義門讀書記第一卷

後漢書

紀

長洲何焯屺瞻

光武帝紀。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　若敗亡未兆而先之則徒爲劉信翟義矣

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　起宛書月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　光武紀中大書更始元年綠莽旣破滅光武又未建號不書更始事無所繫故也　阜賜死漢帝立莽乃懼故皆書日

初光武爲春陵侯家訟逋租於尤　注所引東觀記壬寅前書作乙未朱祜卽朱祐

光武笑而起　諸將無識不窮迫爭之無益也故笑而起

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　以驕惰當必死

六月己卯　昆陽一戰光武王業所基書曰
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　偏敗衆攜故急奔之
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　莽誅乃復漢所始書曰
十月持節北度河　北度河書月
二年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迎戰於南
欒　通典唐鉅鹿漢南欒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
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　誅王郎則河北定光武始有
土書曰
自是始貳於更始　更始倉卒所立才下政亂不可輔也
貳於更始乃可光復高祖之業此爲審輕重是非
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至悉破降之　此皆聖公所不能辦
者光武取天下於群盜之手故先撮聚之
敕令各歸營勒兵至由是皆服　令其歸營勒兵即以輕
騎按行制御在我不暇別生他謀故但感其推誠而在光
武仍非以危地自試也
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至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
拒之　殺謝躬後與更始遂絶旣定河北又得銅馬之衆
可以自樹無所瞻顧也
建武元年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
之　當時可假以爲名者惟嬰而更始爲之驅除
於是諸將議上尊號　旣與更始之兵相攻破斬其將不
建大號則名不正矣於是二字緣上事爲文下文云今此
誰賊而馳騖擊之乎謂不即尊位則與群賊無異何以名
其爲賊而擊之也
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鄗莽
曰不成亭當時即位于此蓋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　即位書曰
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　以讖文超拜此蹈王莽之謬

高祖必不爲也　按梁居位八月而免然中興之初舉錯
豈可不愼乎始哉景丹傳云世祖卽位以讖文用平狄將
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咸以未眞拜故不見于紀
梁本彭寵所遣以無功居三公而寵亦觖望卒至于反
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　按茂本傳注云今洛州密縣
則是左傳所謂新密此云高密者誤衍高字而注因以誤
耳亭林亦云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　入洛陽書日
二年惟諸將業遠功大至日愼一日　懲更始諸將放縱
故首以此告之
大破五校於羛陽　注云羛陽聚名屬魏郡又引杜預注
左傳卒於戲陽句云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與羛同按說
文墨翟書義從弗魏郡有羛陽鄉讀若錡則羛與戲不同
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至三十稅一如舊制　觀此詔

光武所以能削平盜賊不憂轉漕者以軍士屯田韓浩棗
祗襲用其智耳
七年詔曰今國有衆軍至令復還民伍　此制一能則兵
農遂分不可合一有養軍之患矣　按翟義誅王莽以九
月都試日勒東郡車騎材官士起光武初與李通定謀期
以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及屬正號令大衆其能
此制蓋恐州郡各有兵衆復將因以爲資所謂懲噎廢食
者也
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　天下始平務在休息故并
自還奏事亦斷之也
十二年威虜將軍馮峻拔江州　馮駿與峻前後互異
十三年詔曰長沙王興至茂爲單父侯　注云以其服屬
既疏不當襲爵爲王非也以人臣受封不加王爵故改封
公侯耳下文降趙王良爲趙公可謂服屬疎乎眞定王名

得與德前後互異
行大司空馬成罷　行大司空按如下劉隆行大司馬例
當有事字然陳承祚三國志中皆作行某不着事字
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　中興之始以外戚恩澤封
者卽有四十五人所以復有竇梁之横
十四年是歲會稽大疫　古今注以爲十三年
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至邑門不閉
盜賊始起用此法可以卽時解散田況之謀則施之旣久
且盛者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尙討破之徙
其種人於江夏　徙蠻與徙羌同幸無變耳其原則自武
帝徙甌越于江淮之間始也
遣使詣河西內附　宣帝時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
降者故詣西河內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　邊鄙獲安經費益
省故增奉勸廉則內治亦加修矣
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因不知其處一言愚者遂爲疑
冢
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　自郡縣之
後裔夏不相謀此又爲易代之禍始
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此緣下捕王侯
賓客書廢后薨例不見于紀也
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民少故通以
肉刑之意
中元元年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此但黜其配
食未嘗貶其尊號也
明帝紀永平三年是歲起北宮及諸官府　光武時止起
南宮前殿至是始起北宮及諸官府去建武十四年又二

十四年其不輕用民力如此

八年初置度遼將軍　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此注與南匈奴傳注中皆誤作武帝

十八年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已校尉耿恭　已字衍時關寵爲已校尉下章帝紀同

章帝紀建初七年因涉郡界至動務省約　帝雖動務省約然巡幸亦太頻煩矣

元和二年文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至稱朕意焉　此等詔令不減文景

加賜河南女子百戸牛酒　注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妻臣賢按此女子百戸若是戸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戸此謂女戸頭卽今之女戸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戸賜爵女子賜牛酒按以女子百戸爲女戸說似近理然考之前書凡賜爵而更賜牛酒者則有女子百戸之文其但賜牛酒者則或書賜民百戸牛酒或書吏民五十戸牛酒明女子百戸爲賜爵者之妻非女戸矣惟此詔女子百戸上有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云云則或當如章懷之說也詔文有河南字亦不得普洽天下但賜河南尹所屬縣女子耳

三年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當合二年春產子復三歲姙身賜胎養穀事觀之周禮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曰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此蓋王政之最急者也　漢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蓋緣俗吏視爲不急中失墜耳無父母親族所謂養孤子也有子不能養食者如後世收育嬰兒雇人哺之漢代官爲廩給則不必遍都大邑始有好義者爲之無棄子不舉之事矣賈彪爲新息長按婦人殺子者蓋當桓帝時此政已廢桓帝采女無數卒

以無後宜哉

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西域傳月氏作安息扶拔作符拔意其與下卷和紀章和二年所書本爲一事兩紀中複出致誤耳

和帝紀孝和皇帝諱肇　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火可反上諱也按今徐鍇臣所校定說文直去火可之音又無一語證明後此字書亦遂仍之恐昧多聞闕疑之意也

永元二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　注十三州志曰典屬國武帝置掌納匈奴降者也哀帝省并大鴻臚故今復置之按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亦省此復置之與典屬國何與

四年竇憲潛圖弒逆至到皆自殺　和帝誅竇憲時年十四其斷可比昭帝之明亦得清河王慶爲助時慶年長于帝一歲

安帝紀恭宗孝安皇帝　按和帝既不冠以穆宗此紀恭宗二字爲衍又祭祀志云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故此紀仍前史廟曰恭宗之文未及刊削然獨無尊字尤與以前諸紀迥異明是不知者謬加也

引拜帝爲長安侯　宣帝先封陽武侯然後即位此漢家故事也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不以父命辭者引傳文見不必受命於慶也

其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　嗣和帝不嗣殤帝從殤禮也

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至各有差　粥賣官爵之始三公者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

也

元初二年太尉司馬苞薨　注謝承書曰會司徒楊震爲樊豐等所譖連及苞苞乞骸骨未見聽以疾薨也按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爲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之失實也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卽此一節安帝之昏謬可見陳忠傳云宦豎不便之從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議也

延光三年告祀二祖六宗　六宗謂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穆宗也中興後孝元不復稱宗孝和穆宗之號至獻帝時始省注誤

四年北鄉侯懿　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犢今作懿蓋二名按懿似改名不以畜牲之意也

順帝紀永和元年登雲臺　此靈臺也緣近下避火雲臺而誤

冲帝紀永嘉元年　永嘉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憙定爲永嘉之誤按左雄傳中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之文則永嘉者永憙之誤也

質帝紀本初元年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歲　此用春秋殤公孔父書法

贊保阿傳土　謂聽中官得以養子世襲

桓帝紀建和元年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至自殺　清河之死與趙宋濟王竑事相類自是改清河爲甘陵黨錮之禍由此地起遂以亡漢吁可畏哉　黃巾反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

二年嘉禾生大司農帑藏　生大司農帑藏可徵信者故不得與其文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己亥詔曰至

則所望矣　若以甲子下赦則已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
有誤　宋本已丑
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謀爲亂　梁冀兇恣奢僭罪莫大
焉以本傳觀之未謀爲亂也班陳則書法必審
初置秘書監官　置秘書監太常博士所傳之秘書經牒
皆與校之
三年車騎將軍單超薨　單超亦書薨
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永初攝政爲賣爵之始桓猶因飢旱踵之靈遂以爲市
并賣公卿守相而國以亡矣
六年康陵東署火　此康陵似是平帝陵
靈帝紀建寧元年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至皇太
后遷于南宮　唐甘露之變與此役畧同
二年尊慎園董貴人爲孝仁皇后　桓帝自梁太后崩乃
尊博園匽貴人爲孝崇皇后今則竇太后遷南宮故即上
尊號也
四年七月癸丑立貴人宋氏爲皇后　按禮儀志注中載
蔡質所記立后儀下詔之日非癸丑乃乙未太尉奉璽綬
者乃聞人襲非李咸疑范氏誤
六年市賈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以小民而冒宣陵
孝子之號此帝系將降爲庶人之兆也
太常河南孟㦸爲太尉　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
中常侍孟賁之弟
光和元年太常常山張顥爲太尉　續漢書云張顥中常
侍張奉弟
初開西邸賣官至卿五百萬　賣公卿雖靈帝亦知其不
可也假託左右以欺天下然書之史冊萬世孰能掩哉
謂之修宮錢見劉陶傳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見羊續傳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見崔駰傳末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所謂以德次者半之也亦有其人本非以入錢得官横從乞索者李燮傳擢遷南河尹時旣以賄賂爲官詔書復横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切諫乃止是也其詳備于張讓傳中

四年領受郡國調馬　調馬謂調艮之馬猶言過馬也注謂徵發似誤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黄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　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日訛寫爲万復緣注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

四年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光和元年已賣關內侯此則并傳世也

六年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 至 董卓廢帝爲宏農王　此處書董卓事未分明

獻帝紀賜公卿以下 至 以補宦官所領諸署　注靈帝建寧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令按事在熹平四年非建寧也

董卓爲相國　爲相國上脫一自字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復還中平六年　革除建文年號事與董卓同

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　宋本未央宮下有是日晝晦有翟雉飛入宮獲之十二字

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　當時不幷孝穆孝崇孝元孝仁四后號正之何也

三年袁術遣將孫堅 至 瓚軍大敗　如袁孫相攻之類非關興滅皆不足書

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於壽張降之　是役也鮑信等迎操領兗州牧遂以兗州爲代漢之資宜書操自領兗州

牧
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　潘岳西征賦作傕汎則汜字從
卩從已者非
四年六月華山崩裂　漢之亡岱華皆崩
興平二年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　傕汜事皆瑣屑
詳書于紀不知所裁
建安元年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
操奉迎亦當分明敘出
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　輔
國將軍非封號以董卓傳互校董承下衍一爲字
曹操自爲司空　至百官總已以聽　此時操之逆迹未著
不當遽書自爲
是年徐州牧陶謙表劉備爲豫州刺史
謙卒備遂領徐州後階之以承漢祀宜書
七年袁紹薨　袁紹亦當從死例

八年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省司直所以抑損宰相之
權今曹操復置之以自輔
十一年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
除　因事除八國所以削漢之枝葉
十三年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烏林之役紀實當並書劉備操亦未涉孫權之境不得
云伐權　操既敗還劉備據荆州上表子琦領牧上孫權
領徐州宜書蓋由此三分之勢成矣
十七年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　既書破涼州殺韋康
淵之破趙何獨漏畧
十九年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　注山陽公
載記曰劉備在蜀聞之遂發喪按載記之說無據
皇后紀　東京皇后竇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間殤帝
北鄉侯沖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

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爲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　史記索隱外戚世家注云王隱則謂之爲紀而在列傳之首

進賢才以輔君子　注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按憂在進賢蓋指內職而言作者又合卷耳小序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以立說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　肅雍對後妖幸險謁對後外姻詩正義云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蓋六朝相傳如此解也

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以下專論臨朝之謬外姻亂邦兩漢之患尤深也

抑明賢以專其威　如梁冀忌清河王蒜嚴明徵至京師復捨之而立質桓二帝也

郭后紀光武擊王郎至眞定因納后　光武初納郭后本以結劉楊出于權計非由嘉耦故不終厥位事在劉植傳中

陰后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引詩言以舊恩非新寵也

馬后紀又數爲權貴所侵傷至求進女掖庭　嚴此舉殊謬妄未可以後之得福從而是之

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　開創之主功德隆盛皇子亦時有賢勞繼體之君其子未可槩以爲例明帝此言萬世之法也此條當載明八王傳中范繫于此者欲與不許封外戚諂相應耳

自撰顯宗起居注　殆是今時內起居注之屬

竇后紀　馬竇事事相反禍福自求法戒備矣

儀比敬園　注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按此即謂章帝敬陵之園也豈得反以後事爲比注殊誤

鄧后紀　和熹傳全無裁制

使修石臼河　使修當作罷修
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至朝夕濟濟　中官得
以竊政乃自茲始
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至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此
文何所取而載之
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至絕屬籍　中大人之語康傳旣
詳此亦宜畧
論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　后崩在未改元之前注云
建光之中者誤建光紀元亦不及經歲也
梁后紀太后寢疾遂篤至其各自勉焉　順烈旣得疾乃
始歸政蓋亦稱制終身矣
匽后紀以帝弟平原王爲喪主　居于博陵以平原王爲
喪主雖失禮之中猶存不二統之義
竇后紀太后素忌忍至遂殺田聖　后無母天下之德故
家不蒙福武以忠被戮崩後宦官追怨之幾不成喪又欲
別葬之不配祔桓帝賴李咸陳球正議乃不能奪事詳陳
球傳
董后紀帝使中常侍迎貴人至居南宮嘉德殿　尊崇本
生母至靈帝又一變然尚居南宮雖桓思爲宦豎遷徙亦
未與之抗行蓋仍畧存不二統之餘風焉
皇女不足別載故附于后紀末　新唐書採此例
皇女華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　注完伏湛五世孫按
伏皇后紀及湛本傳注中五世五字誤當作七世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二卷 列傳

長洲何焯屺瞻

劉聖公傳論周武王觀兵孟津（至）斯時有未至者也　漢諸劉共起誅莽以順討逆豈商周可比固亦幾運之會也　使止由幾運則不必歸劉氏矣

王昌傳久守王饒（至）屯其郭北門　王郎衆少無他救徇下州縣皆觀望持兩端故可進兵直薄城下耶誅則河北定矣

隗囂傳劉文伯在邊　注文伯盧芳字也按芳傳云自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盧芳乃真氏名耳芳有字曰君期

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漢世重文學如此故東京之文自和帝以前尚非後世所及

論夫功全則譽顯至或未聞焉　范氏所見如此故終以
叛誅
公孫述傳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至竟不能尅　北
不能定三輔東不能取荆州述事去矣屏蔽一撤相隨爲
係虜耳
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至
冀有大利　邯策之晚矣此在李育未敗之時可以耀武
廣境耳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至以爭天命　公孫欲用蜀以并
楚亦宜在此時東方漸平則天下之望皆歸洛陽矣
陛下以梁州之地至將有王氏自潰之變　武侯所謂坐
而待亡者也故元遜並舉言之
帝使諸將攻隗囂至蜀地聞恐動　述不悉蜀之衆自將
以救囂亡形成矣蓋述材尤出囂下徒有吏幹不識攻取

大畧又非生長兵間不敢出成都一決也
宗室四王三侯傳齊武王縯皆畫伯升像于塾　塾字傳
寫之訛當從東觀記續漢書作埻
論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至而痛明堂之不祀也　當
時若尊立伯升入關取莽則天下服從何至群盜蔓延毒
流海內生民之禍烈於秦楚之際哉新市平林諸將皆盜
賊小人固不可與共大事也是故君子慎始
北海靖王興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此草書即史
游章草也
李通傳李軼後爲朱鮪所殺　軼陷伯升身死朱鮪之手
事與葛相之處孟達相類
鄧禹傳平定山西　此時河東已名山西然特此一郡在
太行西耳
獨與二十四騎還　二萬衆止與二十四騎還違勑而以

飢卒微戰之謬也欲功自己成而反致敗散其猶執之不堅之過歟

定封禹為高密侯　帝王世紀禹字高密仲華之封邑世祇殆以相啁耶

各使守一藝　一藝一經也

訓議者咸以羌胡相攻至不宜禁護　禁護其時為我用者使其力足以相攻耳議者之言似是而非也

騭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　騭旣知戒懼出師無功何不深自刻責力辭新寵

時遭元二之灾　趙明誠金石錄據漢司隸陽厥開石門頌有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絶若依注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注未必然也洪容齋云安帝永初元年先零滇羌叛郡國地震大水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

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　前鄧禹以特進奉朝請即特進侯也下贈宏位特進亦以班位言之注謂在特進及列侯之上誤

謀立平原王得　平原王得當作翼安紀及章八王傳可據得又無子薨以翼為嗣安帝緣此貶翼為都鄉侯也注未攷正

論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泣而辭燕注中不引報惠王書謬矣

寇恂傳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　恂守河內不過二年遽以文法罷免光武未為能盡人之器用也

馮異傳李文豈能居一隅哉　一隅謂河北注誤

臣本諸生至固敢因緣自陳　此書足以見世祖度量不能同符高祖然臣下謹畏保身之道則當以異為法

岑彭傳無為而化至岑君遏之　伐枳棘遏蝨賊豈真無

爲耶先去其害政者以簡撥煩而已

贊膠東鹽吏　膠東以縣掾迎鹽耳豈可直謂之鹽吏

吳漢傳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至此計之至者也　說康語甚凡可不載

耿弇傳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至帝善之　韓信獨當一面何嘗有子弟入侍有以見光武之不宏也

秉紀以操將築漢至夷三族　鄧氏恨少此人

贊分此凶狄　分謂匈奴自此分爲南北

王霸傳蘇茂客兵遠來至善之善者也　大用之卽司馬宣王之拒武侯也

霸在上谷二十餘歲　世祖于邊將亦久任如此

祭遵傳遵爲人廉約小心至帝以是重焉　不改恭儉之素

彤彤之威聲至乃悉罷緣邊屯兵　久任之效

任光傳可募發奔命至則兵可招而致也　此外裔所以易盛也初起時不得不爲此權計

李忠傳六年遷丹陽太守至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　爲丹陽太守者八年故政教大行

邳彤傳明公既西則邯鄲臣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時王郎方據邯鄲邯鄲二字疑有譌當作二郡臣民　通鑑作邯鄲勢成下城主作成主

朱祜傳　注東觀記曰祜作福避安帝諱按孝安諱祜作祜者傳寫之訛也本記及說文可據

祜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上　按光武紀改封諸王爲公侯在十三年此奏是在外所

王梁傳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　梁前以讖文爲水土之官不協衆望此復穿渠

引水勉強立功欲補塞前負耳
劉隆傳其疇輩十餘人皆死　此不在深刻之數
馬武傳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不能容
宥小失則是無復君人之度當書以爲戒若此則何足異
而書之甚矣范之陋于識也
論迄于孝武宰輔至亦何可勝言　此數語未諦
竇融傳金城太守厙鈞　注今羌中有姓厙者音舍云承
鈞之後也按音舍者其字上從广非鈞後
多能採取虛僞至以應期會　戒其爲虛談構閙即勑其
立實効以自結于朝廷
憲帝大怒名憲切責至憲大震懼　雖頗閒后族恣横之
端而威福在己所以猶爲七制之主
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至事無不從　竇憲借鄧彪以
遂其姦與莽之用孔光相類

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　得幸是何語果爾雖
如張酺等之奏不爲過也
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至熙帝載兮振萬世
此文宜載南單于傳中
論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　憲値匈奴衰微何可並論
蔚宗特以自抒其抑塞耳
贊聽笳龍庭鏤石燕然雖則折與王靈以宣　聽笳折與
殊不成語
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　通鑑作宣
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蓋從東觀記之文如此乃與子
陽適相反也
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　高帝曠宇誠
非世祖所希若吏事則王莽以吏不賦祿侵牟小民又法
令數更不知所守因以致亂不得不先致意高帝時則天

下方苦秦法網之密宜一切且從濶畧亦各因其時耳
諸曹時白外事 至 此乃太守事耳　竇融居河西亦以寬
和得衆治西邊者固尚寬簡然大姓侵小民視之同于黠
羌欲旅距亦不苟縱也
以扶樂侯劉隆爲副　注扶樂縣名屬九真郡按通鑑注
云九真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
年封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水經注扶樂城在
扶溝縣砂水逕其北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 至 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誡兄子書
當別敘何事艮限于此況後自有嚴傳耶
廖今陛下躬服厚繒 至 戒成哀之不終　廖何以不能教
家言之太后顧不可訓勑防與光乎此亦一時希合之語
也
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　防光奢縱樹黨畧見第五倫傳

暢終以書戒廖廖亦不納
棱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　馬棱奏罷鹽官此
救荒者所當知今乃徒爲牢盆役民何賴焉
卓茂傳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　爲置守
令而不罷其官是河南郡將猶以通儒長者容而假之也
及莽居攝 至 不肯作職吏　此所謂行已在清濁之間者
也有謂子康仕莽朝攷之不詳耳
魯恭傳謙子旭官至太僕　旭疑非謙之子有脫誤
劉寬傳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劉文饒良吏爲三公則
不足當重寄靈帝失德無能改格則當早退令尸位而已
憂心如醉一語可以畢扶顚持危之責乎
伏湛傳自行束修訖無毀玷　按馮衍傳豈特束修其身
而已注謂約束修身蓋于時皆如此解
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王莽以盛夏斬

人百姓駭懼此亦當日之要務也

好直言無隱諱 至 自是大臣難居相位　光武爲治兼法文宣此則遂蹈宣帝之短自此三公多取充位不收大臣之效矣

宋宏傳宏當讌見 至 聞義則服可乎　仲子有大臣之節但此則稍過恐人主不能堪

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眞　韋著晚謬不得比法眞

馮勤傳　帝懲王莽專政務自攬威權如勤等在三公位不過恭謹任職如一胥吏而已但當載其名氏于表不必立傳也

韋彪傳數陳政術每歸寬厚　承光武明帝之後尤知要也

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 至 隱者恥之　著時與姜肱同徵詔書雖逼切何嘗不可隱身遯命哉海內列名五處士而其中有著故士必待于定論也　韋著可匹蔡邕

杜林傳有恥且格　注格來也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按集解格至也此所据不知何師之說

餘人雖不見譴 至 雖不見譴然收捕諸王賓客機牙于此

趙典傳會病卒 至 謚曰獻侯　注引謝承書謂下獄自殺不言病卒按既有弔祠贈謚則范得其實

建安十三年 至 免官　三國志注中作十五年非也獻帝紀十三年正月溫免官

桓譚傳後賢果風太醫令眞欽 至 乃解　董賢求傅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傅喜孔鄉侯晏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爲侍中者也大抵范史事未核

馮衍傳　作徼通傳當是本其自敘冗而寡裁辭勝于事

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　語與次下與田邑書同而史家竟忘刪削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　周疑禍字之訛注非也
據位食祿二十餘年　二十餘年疑有訛否則據位食祿
上有脫文也
肅宗甚重其文　衍文浮靡寡要而肅宗重之和帝以後
遂卽于衰上好下甚可不謹歟
申屠剛傳舉賢良方正對策　詞意凡庸不足以尊主折
姦宜乎班書不採
鮑永傳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至助吾誅無道耶　此
顯宗崇儒之先兆太平之基將復興也永乃以此詐敵可
謂謬矣
路經更始墓至意不平　鮑永拜更始之墓稍知禮義者
宜爲之非盛節也光武因之不平異乎高祖之待欒布矣
昱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　謂昱父永
繼父宣爲司隸昱復居宣位也

郅惲傳直心無諱至盍去之乎　鄭次都中行之遜王吉
儔也其學又在嚴光右乎
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之賊
注獨不引離婁篇何也
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父老堯舜言備堯舜時民
間父老之數也
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賜惲而自引過可也東中門候
無緣見貶
臣聞夫婦之好至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君章此言
乃獨微婉非復平時悻直卒能進說太子善處人骨肉之
間豈其晚學有進耶
壽賓客放縱至郎將騎驛言上　無所容貸可也從事專
住王國督郵徙舍宮外則操之已蹙非中正矣
楊厚傳　入方術傳可也

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厚門人任安在儒林傳董扶在方術傳周舒見蜀志子群傳中

襄楷傳前者宮崇所獻神書　觀注所引太平經典帝王篇語神書乃若此其鄙而楷方信其說是亦夏賀良之流也

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　按魏志注中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有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云云宜補注

郭伋傳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　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疎至此

廉范傳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　范之所爲近于俠故有附勢之累

樊宏傳南陽湖陽人也至爲鄉里著姓　仲山甫食采之樊非漢之南陽此相仍之誤前書以河內修武爲南陽也

封弟丹爲射陽侯　野客叢書丹封謝陽侯正書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可驗

儵初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東漢經師大抵皆主於删繁其所發明多在古學儵學張霸又減定之

馮魴傳南陽湖陽人也至因以氏焉　湖陽之馮猶浚儀之王別於上黨今但爲一望何也

周章傳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　和帝既崩始收諸皇子於民間殤帝即以其日爲太子其夜即位謂貪其孩抱養爲己子非實錄

太后以前既不立至是爲安帝　太后恐勝爲怨不知使隲兄弟強死者祐也但爲勝無疾見廢則非實錄人有美田宅尚惜之況天下重器以和熹明哲顧肯捨和帝之子以與從子乎

梁統傳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至百有餘事　注謂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按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爲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爲丞相越再歲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爲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蠲除百有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也

其對尚書稱初元建平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建平則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統因誤以爲哀帝之建平非班史失之畧注家未細尋耳

商商自以戚屬居大位至京師翕然稱爲良輔　梁商頗似史浩以子不才沒其小善

冀此跋扈將軍也　通鑑注爾雅釋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强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者且欲跋而踰之

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危行言遜東漢君子皆不能孫言自免

不疑自恥兄弟有隙至皆髡笞徙朔方　其後不疑蒙先冀誅而卒而馬融爲冀草飛章以誣李固竟以不疑故冀還陷以罪有天道焉

曹褒傳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　此謂古禮之散見于讖記書中者恐非依讖制禮

奏褒擅制漢禮　奉勑東觀集作何謂擅制

鄭康成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康成始通公羊故郤公以爲入室操矛厥後范甯之注穀梁徵聖經而詰衆傳不主一師之說以康成爲法也

鄭興傳子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至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伏波之論王肅仲師之辭梁松此出入藩邸者之龜鑑也

陳元傳夫至音不合衆聽至固其宜也　何不據經傳短

長核而論之一篇之中浮詞數見此東京之文所以郎于
敝也
及亡新王莽至身爲世戮 借亡新指陳故顯著易入
張霸傳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至道路但聞誦聲 順帝始
析吳會此在和帝永元中乃吾郡之文翁也惜視事止于
三歲耳
桓榮傳子郁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
學上疏皇太后 憲恭知郁不爲已患故薦之授經禁中
非德舉也以憲傳參觀此疏可削
孝昭皇帝八歲卽位至平成聖德 前書勝授上官太后
尙書非若蔡義韋賢進授昭帝詩也
丁鴻傳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至三歲一人 今之分南
北卷取士者其不聞此議乎
法雄傳初平中卒官 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
平元年庚午八十餘年當是元初之誤
馮緄傳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 緄計雖一時權巧
中人監軍之禍始此矣是故事當思其所敝
度尙傳尙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 乘敵之懈用
我之銳
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此卽所謂山
越也
楊琁傳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至群盜波駭破散 卽火
牛之餘智用車則卽可依以自蔽鼓灰則不測入數車馳
矢疾賊無節制遂駭亂奔潰也 排與鞴義同韋囊可鼓
其氣者也
論若夫數將者並宜力勤慮至膚受之言互及 張宗同
傳無乃不類
劉般傳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至置之不便 若

奉行非人增價無實則先以和糴病民矣
愷今愷景仰前修　景仰之誤始此賈景伯經師也豈范
氏妄竄耶
趙咨傳陳大夫設參門之木　陳大夫事未詳門疑作同
檀弓篇云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
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
果殺此所謂參同者歟
班彪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淮南衡山之不
爲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
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　太顛四人至成王時猶
在乎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　晉書中載記本此
雖屈伸無常所因時異至爲策近長　固議似得大體然

于邊討不如勿報其使如其獻見厚賜以遣之可也此于
忠信禮義何所虧缺招來臣之北虜攜保塞之南庭不亦
徒爲好大無補實效乎觀文帝屢與匈奴和親而侵盜不
已亦非緣此可保後日强盛無風塵之警耳
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　此文靡而不實比之兩都之
作尤爲無益
靡號師矢敦奮攜之容　敦本詩敦商之旅
論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　不敘殺身成仁此槩言之
注家誤引游俠傳敘非叔駿讀漢書不詳也
鍾離意傳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至果還入獄　廣爲
父報讐哭母不食孝義之人必不怯死遠竄自可遣也
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　此非不急澗譚更事
乃知之
宋均傳至於苛察之人至所由而作　若貪污放縱則災

害流亡亦立致矣此因戒苛察奬宏厚而詞有偏激耳
寒朗傳棄之荊棘 至 遂收養之　天生伯奇以扶持漢室
之元氣故棄之數日猶侚氣息也
臣見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太過 至 無敢牾陛下者
明初胡藍之獄若得一寒朗豈至濫刑若此
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
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劉恭竭忠于更始爲之報殺謝祿
鯉因盆子遷怒所謂刑戮之民也
楚王英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 至 英至
丹楊自殺　贖死得死妖由人興也袁宏所記遣使天竺
之事出于牟子皆緣此諂附會
廣陵思王荊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　入獄爲沛王
輔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居邊謂中山太后注云封之於魯

非
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　宋本句下有寧有量耶
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二
十五字功字接下文易於太山破雞子
今十軒轅星有白氣 至 軒轅女主之位　軒轅之語將置
太后于何地荊之悖逆至此
贊　此贊有法度本班史景十三王傳序東平之賢不先
東海遜國事尤大不得以臨江河間比也
中山臨淮無聞夭喪　謂中山無聞臨淮夭喪耳註謂二
王早終名聞未著者非也中山王焉立五十二年至和帝
時薨可謂早終乎
朱暉傳南陽宛人也　注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
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犇碭易姓爲朱後徙於宛也按
蔡邕朱公叔鼎銘云微子啓生公子朱其孫氏焉與東觀

記徵異

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　暉進止必以禮故可以嚴宿衛

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　惟義者爲求其理斯不傷孝子之心又塞姦宄之源矣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　布帛爲租穀價仍無由平林誠妄言

黃髮無愆詔書過耳　章帝賴暉言不復施行均輸煮鹽之事所以得全爲東京令主

穆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至逼命兩宮　母后臨朝不獨權歸外戚閹寺竊柄亦由此起

何敞傳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　晁錯不聞教授少卿從學之說恐未信核

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　與張湯爭之說恐未信核不如家傳爲近

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至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　論復讎者此爲正平然必參觀韓愈之論乃精密無憾

胡廣傳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至定立爲皇后　定立梁后本之廣所以優游建和之際無所猜也

六奇之策至亦在弱冠　不究是非之實以立中制徒摭異事相排而已

袁安傳初安父沒至故累世隆盛焉　後一卷載吳雄諸人事卓然不惑此傳中不列倘三書生指葬地事自相違反

張酺傳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較之明帝之事桓榮尤足聳易吏民觀聽其于勸學不亦至乎

常來候酺　候字殊乖義理

郭躬傳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　律亦講授故漢之吏治精自明法之科罷此風衰矣

論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　二句因郭躬之事又推言之以終上用恕之意注以亡命得減爲探情非文義矣

陳寵傳猶用漢家祖臘　祖臘者猶言先祖相承所用之臘祖非祭名注誤

夫冬至之節至夏以爲春　先儒取此以辨春秋家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之誣

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　覲下文大刑畢在立冬則孟冬者寫書之人誤耳當作季秋

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此孟字又唐以後人因上文而誤當作仲

忠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　聽相代而赦所代應劾駁之

論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爲其非故也此不當駁議

班超傳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　幹字伯張善章草書事詳張懷瓘書斷疑出于決錄也

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据損中　注損本或作楨未知孰是按通鑑注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陀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

明年下詔曰至邑千戸　此詔有武宣風骨

破白山　永平十六年竇固破呼衍王于天山卽白山也

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至觸犯忌諱　此書元氣淋漓西京亦不多得

勇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張朗因勇之成先

期邀功免誅爲幸而勇反以後期得罪不酬平定西域之
勞順帝賞罰乖謬若此

論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畧　梁慬有戰功無將畧非仲升
之倫其在西域尚不及宜僚也

翟酺傳掮玉堂之盛　此人臣不可稱玉堂之證

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　注文帝之時未遑庠序
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按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
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廣立學官爲置博士子超
之言卽以子駿爲據可也

應奉傳追愍屈原至數十萬言　朱子注楚詞亦本於此

霍諝傳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至陳聞罪失　諝勲
皆內職故冀不能加害

爰延傳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座　光武之于嚴光桓
帝之于鄧萬皆動天象此劉蒿所謂興隆傾頹之判也

王符傳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至放縱天賊也　然
則每一君立必下赦者謬矣

仲長統傳理亂篇　慷慨激昂挾有悍氣此爲亂世之文
其論存亡迭代晉武志怠于平吳遂貽永嘉之禍皆如
燭照

損益篇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至是設機置穽以待天
下之君子也　此爲崔毛之徒言之然有猷有爲必兼有
守所以取人也旣富方穀所以恤下也準之于經乃不偏
矣拘絜注謂卽隱逸之人誤

論　文辭拙滯但見其憒憒不了

義門讀書記後漢書第二卷列傳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第三卷 列傳

長洲何焯屺瞻

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爲樂成王 注修縣及脩縣皆屬勃海脩字或作修按修讀爲條非有兩縣注誤也

李恂傳會鴻卒至持喪三年 送鴻喪可也留起冢墳持喪三年不又過乎

陳禪傳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按以雅以南之下蓋有脫文今獨存四字耳非韎任朱離齊魯別有此句

龐參陳龜傳 二傳特多長語所載文皆當痛削也

橋元傳七世祖仁至成帝時爲大鴻臚 前書百官公卿表無仁名

崔駰傳　此傳大抵本安平之譜牒殊過于煩冗

上有老母至遂稱疾去　欲潔已而不危所生仰藥可也否則稱篤疾可也胡爲受僞命哉篆嘗勸其友孔子建仕莽逡巡稱疾特見莽將敗巧於脫免非眞明于義者

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即今所傳之易林否更考之又許峻亦著易林見方術傳

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　此文無一語攄寫胸臆脫藁而已寫載眞爲無識

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帝其葉公乎達旨一篇何不足爲賓戲之輿臺況固自有一代著述耶

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至慶流無窮矣　崔琦外戚箴遠不逮此篇

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　此文華而不實雖意在救弊然殊不若王符謂不當數赦贖者爲得其要且桓靈以後非失之寬失在寬縱權戚致亂啟于清流耳今不討究用法之謬但勸其糾之以猛積衰之後重以威虐徒促祚速禍而已（見東萊先生論與鄧趣同）

量力度德以上宜大加刪薙

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此又曲爲之說以申已意以下則縱橫之士遺唾也

歷位邊郡而愈貧薄至無以殯殮　觀寔以歷邊郡而貧薄見稱則由來邊吏多貪此國事所以易敗也

公卿州郡至別自通達　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者公卿也故靈紀云私令左右賣公卿若州縣至黃綬則公賣不諱貧者到官倍輸方有左騶四出督收所負矣民安得不困窮黃巾安得不三十六方同日反乎

徐穉傳設雞酒薄祭至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通鑑所採徐孺子此事參取袁記其敘致優于范書大樹將顛之語

作以書戒之亦非此時語耆容

申屠蟠傳太學生爭慕其風至今之謂矣　明季清流何以竟不戒前車

楊震傳宏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　前書楊敞不云是楊喜之後安得據附托之譜學大書于史功臣表赤泉之後居茂陵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　伯起受經桓郁疑楊寶乃是其祖

書奏不省　伯起可以去矣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至有恚恨之心　趙騰死伯起猶不去方急攻群小速其致死于我可謂忠有餘而智不足矣

秉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注誤以閔子馬爲閔子騫此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如之

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　以理以勢不容舍覽矣奏中無具瑗恐有脫文

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　政歸臺閣橫妄如此

漢世故事至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秉言得行桓差勝靈恨復用覽耳然對語其知大臣之職者矣

章八王傳千乘貞王伉悝自殺至悉伏誅　冤酷至此豈有不請于帝者叚熲附甫罪通于天豈惟夷滅蘇氏之報哉

清河孝王慶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至慶出居邸　和帝舍慶無可寄腹心者故假講於白虎移慶自近觀憲誅後即出居邸可見其微帝時年十四慶年十五決策定亂如取一鼠亦英異哉

張晧傳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　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

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艮
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
晧猶爲六世孫也譜牒之學淆于六朝輕信無稽傳託之
說于是張曾子孫皆冒留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
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又蜀志張翼傳晧作浩翼之高祖
亦不言其出于留侯如孔明之于豐鄧芝之于禹來敏之
于歆也

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　自順帝陽
嘉元年壬申上溯世祖建武二十六年庚戌爲年八十有
三晧之生去千秋復家時一百十有二年

王龔傳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　曹子建王仲宣誄言
王氏界萬之後則浚儀之王也

暢以明府上智之才至不在用刑　做之論得爲政大體
李元禮嚳惜不閒也

杜根傳父安字伯夷至時人貴之　安事亦畧見樂恢傳
注中年十三具此遠識眞奇童也

時和熹鄧后臨朝至拜侍御史　按此皆採潁川先賢行
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
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騭等以譖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即
在是年考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稱
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初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謂
之年長根等何緣輒進諫哉

欒巴傳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　此宦者乃所謂五
種黃門非割勢之人

徵拜尚書　注所引神仙傳乃依仿樊英事

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至巴自殺　欒巴以此不入方技
然附見他人傳後可也

劉陶傳耳不聞檀車之聲　通鑑注大明之詩曰牧野洋

洋檀車煌煌陶蓋用此檀車言桀紂亡國之事
武旅有鳧藻之士　武旅乃詩泮宮矯矯虎臣之義必避
諱作武耳詩有薄采其茆則毛傳云鳧葵也注謂周武王
之旅鳧得水藻謬甚
帝殊不悟方諮陶次弟春秋條例　宋人不管防秋但管
春秋類此
李雲傳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黃精代見此語豈可露
上帝欲不諦又指斥無忌寬饒眭孟合而一之眺人不當
如是
當有黃精代見　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所言者但
據讖緯不指魏氏
蓋勳傳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　梁鵠出于鴻都素與
貴戚宦官相表裏者也
臧洪傳袁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　洪之失
在不早見袁紹之不可與尊奬王室後事則曲在紹范議
其偏悆者非也
洪荅曰至夫復何言　范節此書比三國志為優
豈悟本州被侵至收淚告絕　洪不直紹尤在不聽其獨
赴故主之急故遂為敵讎也
足下當見久圍不解　句上三國志有足下欲使我輕本
破家數語其分析分義輕重甚明不當節去
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　句下三國志有加飛燕之屬悉
以受王命矣二語不當節去
夫仁義豈有常所至不與將軍同日生也　千載生氣士
不可以成敗論也
張衡傳祖父堪蜀郡太守　此又一張堪非張君游君游
宛人後為漁陽太守
復造候風地動儀　風盛則地從而動於儀可徵

初光武善讖至儒者爭學圖緯　讖傳於緯緯亦非爲讖設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至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按賈誼鵩賦已有讖言其度之文傳會五經以高遠其所自來則諸陋儒以漸潤飾哀平之際如賀良輩又妄造異說私相竄改彌益誣僞其實自漢而上非無讖也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又在賈生之前矣淮南說山訓云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記之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　理當作堙因下共工理水致誤

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　共工防川事在鯀前四岳佐禹則又共工從孫也事見太子晉諫壅穀水外傳中平子博極群書殆偶有遺忘耳

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　詭對而出猶爲所讒衡蓋不知命者也

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　注衡集其略曰易稱宓犧氏王天下宓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　按不記三皇者書缺有間也世次不可得而詳矣後小司馬因之補作不知量也

至于編年月紀災祥至建于光武之初　少帝非劉氏子不作呂后本紀則事無所繫若作元后本紀則元始之時不當反退平帝不著于紀居攝之時政出自莽后不預焉可謂進退無所據也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今范氏用之然班氏律歷志固未嘗沒其實張之說蓋出于班耳

馬融傳察淫侈之華譽至宗重淵之潛龍　此兼諷不當委政于舅族故頌奏而忤鄧氏

蔡邕傳六世祖勳至授以厭戎連率　歷官與蔡邕所作祖攜碑不合此云平帝時碑作哀帝此云爲郿令碑作部

長

驕奮騁於修路至高受滅家之誅　伯喈晩爲董氏所縻

正與釋誨之旨違反故范氏載之其文則東方曼倩揚子

雲之輿臺也

邕乃自書冊于碑　冊當從水經注作丹

往來依太山羊氏　按羊祜爲蔡邕外孫蓋以婚姻依之

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　裴松之以爲伯喈

不應發歎于子師之坐此謝承妄記

黄瓊傳初瓊隨父在臺閣至莫能抗奪　黄公練達守正

亦非有過人才識病篤乃奏諫書又不能極言宦官不可

擅權僅優于胡廣而已

龔可比鄧禹至同於霍光　龔遂可比鄧禹同霍光乎此

議雖不載可也

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至可爲恨哉　必欲一一規仿前書

彌見凡固東萊因其語遂謂東京人材莫盛于順帝之時

斯耳學也

荀爽傳拜郎中對策陳便宜　對策無一語及外戚宦官

豈不使谷子雲胡盧九原哉

漢爲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爲孝　以火德爲

孝則孝非達禮喪制可以改易矣迂曲不通漢儒之蔽如

此

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慈明

之語比郤公于義長矣

及逢卒爽制服三年　爲舉主制服三年爲君當如何

又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　此所謂君指太守令長言之

悅又言尚主之制非古至違人不義　此即荀爽對策中

語何事復採

陳寔傳倫謂衆人言曰至過則稱已者也　如高倫者亦

眞長者不以一眚掩

李固傳　李之器識在楊震以上使清河得立可以致主文宣天不祚漢爾其駁議發荆揚兗豫四州兵援日南事在南蠻傳中亦深悉邊計

盧植傳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　諸子周禮夏官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

申宥回枉　回屈也注訓邪誤

侯王之家至以防未然　侯王以減削賦稅思亂如明之中葉以後宗藩無祿以給屢至譁訴此其徵也古今之變兩漢二書中備矣

趙岐傳今海内分崩至前後不絶　此亦漢室存亡之機若表能盡用岐言先迎天子未遽爲魏也

著孟子章句　儒林傳程曾作孟子章句在邠卿之前今曾書不傳

皇甫規傳及黨事大起至恥不得豫　若皆坐黨被錮誰與事君恥不得豫賢者之過

張奐傳而名主簿於諸羌前　按水經注此主簿爲張鄘

段熲傳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至稱爲長者　非熲之厚閎乃宦豎私人不敢言耳記事者當以其人其時裁之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徙滇吾餘種七千口於三輔者乃永平初馬武事

陳蕃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　蕃言不用天命去漢故桓帝下愚不移以爲一時君子激切太過者是小人諂媚設淫詞而比逆亂者耳

論彼非不能絜情志至數公之力也　天下一君四海一國雖異姓之臣旣當門鉉固當禍福共之竭力致死無所辭避事之不濟則天也

王允傳士孫瑞字君策至爲亂兵所殺　瑞事亦見董卓

傳注中宜移之於此

黨錮傳李膺舉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按注所
引謝承書則固之官矣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　頗引宦官子弟猶以智免何不于
黨禍未作稍濟以寬宏使不致死于我乎無事則摧破其
支黨以立名有急則連引其子弟以脫免又安能服奄寺
之心哉此年修之獄發之自外朱並之章授之自內也

杜密後密去官還家至無所干及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周甫非功曹督郵何事多所陳托侵預太守刑賞乎學季
林者不失為刻鵠也

范滂投版棄官而去　注云版笏也按版非笏乃署其職
官氏名于版持以上謁者也

張儉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　苑康傳云殺常侍
侯覽母以宦官傳參攷之不過追論覽母生時罪惡此云

及者得其實

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至欽嘆息而去　黨錮者游俠之
變其行有清濁而以意氣相死則同歸也

岑晊與牧勸瑨收捕汎等至終于江夏山中云　所殺
至二百餘人疾惡而傷于嚴酷矣況又遇赦乎又翟超之
獄事由張儉成瑨之死禍起岑晊府朝被難不聞奔問與
之同命而徒竄身自免揆之臣人之義亦有愧焉宜乎公
孝見拒於偉節也

賈彪吾不西行大禍不解至於是咸服其裁正　偉節亦
游俠之魁然能知輕重故可與權

郭太傳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獎而不訓則徒合虛譽
何補于世然知人之明或不至則不可與言而强聒者有
矣

竇武傳武名侍御史河間劉儵至是為靈帝　劉儵未必

賢智其所稱何可信也

時武出宿歸府　方舉大事而反出宿歸府可謂疎矣

何進傳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　苗朱氏子與皇后同母異父冒何氏五行傳作后異父兄朱苗

前竇武欲誅內寵至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　魏志注引九州春秋云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事勢分曉

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使捕案中官親屬　紹爲司隸校尉假節擊斷當進未決直盡收中官付一獄吏可了此之不圖而詐宣進教捕案親族不亦不知要乎

孔融傳初女年七歲至遂盡殺之　并誅幼弱此司馬懿滅七族之權輿也

荀彧傳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　裴松之三國志注云按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死久矣

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　棄彼二句宜并刪去今失文若本意矣雖屈易彼此二字然兗州本所固有不得云取此也以魏志參攷乃知作史之難

各懼不得保其土宇至責王貢之不入　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之下刪去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一語則此段遂無要領矣一旦生變之下刪去袁尚得寬其死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三語亦不見天下未可圖之實下先定河北四語指陳得失不見其反覆透切矣陳范敘事其高下難以數計也　一旦生變指馬超韓遂而言

堅營固守徼其軍實　操表出荀別傳今載裴注中無堅營固守徼其軍實二語按烏巢之謀許攸來奔而後定非文若素籌及此今并歸之爲失其實

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　復存此表徒便紙費

皇甫嵩傳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至何以求安乎

張元說張溫以誅宦官清君側此則直教義眞以反耳然用元之言必至如忠之計騎虎豈得中下其歸于逆亂一也其後王國之亂忠亦卒爲逆魁

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至嵩不與　此威明家法東漢士習

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至將遂誅之　徵嵩乃卓之意非天子之命也故兵入朝則一匹夫矣梁衍之計果乎閻忠不從者爲闇于義矣

朱儁傳令過本郡簡募家兵　儁擊郝黑山猶賴家兵徵調之卒非素拊循倉卒難用

更封錢唐侯　錢唐自秦時有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

注家謬信水經注故引之

贊亦弭于越　注謂平許昭也按傳斬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臧旻事在其子洪傳

董卓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至卓兵士大盛

魏志云時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獨在卓數字見同事勢分曉

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至擢用子孫　此事當書之竇武傳末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至言未畢而斃　瓊與孚疑是一人因其被害時人造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亦致疑及此

論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至於焉而極　山東蝟沸蜂起卓奔敗不暇非遲疑也盜亦有道操爲近之卓徒爲操驅除耳傕汜卽卓之餘殃何事抑揚稱量哉但當追本何

進輕於名寇王允闇于應變致斯禍敗耳

劉虞傳　魏志公孫瓚傳注中頗有虞事宜採之入注

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　東海恭王光武之子虞於宗室爲最親故諸人欲奉之

公孫瓚傳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　瓚遼西人安得先墓在北芒

論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至或未聞焉　按魏志瓚傳注引吳書云虞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疎遠仕縣爲戸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名爲郡吏以孝廉爲郎則生長脂腴不知稼穡之論於伯安爲濶遠矣

陶謙傳大起浮屠寺至且萬餘人　民間起寺自笮融始而融後被殺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　按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與此互異

袁紹傳紹壯健好交結　此指紹父成言之衍紹字

紹勃然曰　勃然與上詭對相違反雖小處亦以成祚爲優

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　以步當騎非楯不濟此戰必觀魏志紹傳注中所引英雄記乃分曉此太畧

斬壽及其衆萬餘級　英雄記斬毒下有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一語則收復鄴城乃爲分曉

潁川郭圖淳于瓊曰至非計之善者也　魏志云天子在河東紹使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此用裴注所引獻帝傳語互異

今迎朝廷於義爲得至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　紹所以終于無成者在不先迎天子所以身沒一敗塗地者在繼嗣不定故並敘立案此承祚作傳綱領而范因之

乃下詔書於紹（至）而但擅相討伐　先下詔責紹所謂名其爲賊也然操以紹恥班在其下遽讓大將軍于紹則仍畜力俟時不先動以挑强寇故能從容取布破備無後憂耳

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　紹雖失計不迎天子然既已據有四州若能外修職貢內撫其民以待事機縱曹氏難圖猶足宰制大河以北未至一敗塗地也

若不得逼（至）漸營河南　師曲爲老欲其出有名也

監軍之計在於將軍　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持牢將軍二字傳寫之誤

父嵩乞匄攜養　注引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按惇淵之子皆與魏室締姻有以知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之妄

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　袁氏傾覆以紀配立少促之配後雖抗節不足多也

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　小失利而遽還者緩之使自相圖則取之易也故後度河救譚尚既還鄴仍復引還俟尚再出攻譚乃乘虛攻鄴城

初交殊族卒成同盟　二語文義難曉疑有脫誤

昔三王五伯（至）而微富强於一世也　數語詞理悖謬宜從削畧

劉表傳時江南宗賊大甚　宗恐與巴賨之賨同義南蠻號也

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盡費于養士亦不厚歛于民故能保境歿身也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　封列侯者十五人此子布等所以望風勸權迎操也然琮本凡才不失爲保族之計傳與譙

周亦難同論在人所寄處

贊闚圖訊鼎禋天類社　闚圖謂紹以耿包白事示僚屬也劉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

旣云天工亦資人亮　天工葢直指天命言

劉焉傳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州任重而土地分裂卒成鼎足之運

焉遣叟兵五千助之　注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按孔穎達尚書疏云叟者蜀夷之別名漢世不即謂蜀爲叟也光武紀注中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深靡莫諸夷爲叟乃今雲南地也

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　今米道之後云自陵傳有玉印豈因魯嘗得之猶假以欺人耶

呂布傳袁術待之甚厚至復去從張楊於河內　魏志云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與此互異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三卷　列傳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四卷　列傳

長洲何焯屺瞻

循吏傳任延　延治三郡皆隨所宜急不以一律

王渙　每食輒絃歌而薦之　歌詞全篇見宋書

劉寵　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吳志注中引續漢書作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則此鄙字下脫一老字

仇覽　叔度幾於中行覽其狷乎季漢之士斯眞鳳麟矣

勸人生業　至賑恤窮寡　古政教推之則子產之治鄭也

贊　注引沈約宋書載曄與其姪及甥書論漢書之意云云按整理之云後史亦無及者論贊則自許太高

酷吏傳　成其不撓之威　不撓謂權强難以屈其法注指同官相陵誤

張儉　剖曹節之墓　以黨錮宦官二傳參攷乃侯覽壽冢

非曹節也所當刊正且未葬但可言壞不可言剖

董宣　董宣何並之流不當列之酷吏李章亦惟在千乘時誅斬盜賊過濫非任喜怒多誅滅也而范首及此三人蓋以建武吏事刻深上好下甚則必有入于酷者明中興之美坐是未盡耳然竊謂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

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　謹厚者亦復爲之蓋漢人尤尙氣俠不獨伯升也

樊曄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　此二語則其情貌眞酷矣

周紆每赦令到郡至乃出詔書　先決刑罪乃出詔書後之大賢有與之同或偶以不得已用權僅擿一二渠魁消一方之隱憂非明恕之常道也紆之酷在每字盡字

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　鄧彪之奏實氏指也故紆自謂無全

黄昌縣人彭氏舊豪縱至按殺之　昌則過矣然豪家不可以不戒

陽球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至妻子皆徙比景

陽球方爲程璜子壻宜萌之抉其瑕也球本宦官氣類一時自相呑噬其得行于王甫者勃海宋后得請于帝鬼神假手速之斃耳球何力之能爲天又假手于節以斃球矣

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　節懲王甫以休沐被收故使悉入則可以先發卽使帝或不聽所白無後憂矣

宦者傳　董賢負乘莽得竊柄故西京佞倖關係存亡東都則黄巾蟻聚群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廢馬班佞倖前例獨著宦官庶乎識變

易曰天垂象至亦脩其數　發端不類

閹者守中門之禁　閹人本使墨者爲之此以爲寺人據詩昏椓靡共鄭箋云昏奄人也注未悉其云刖者則據左

傳若吾以韓起爲閽杜注刖足使守門之語仍與宦官無預也

王之正內者五人　衍者字注中引周禮衍掌字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月令呂不韋作故鄭注云於周則爲內宰此注中禮字不學者所增文選注中尚無禮字

其能者則勃貂管蘇　勃貂當作勃鞮因齊寺人貂而譌

鄭衆養子閎嗣　宦者傳國之始

孫程諸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　鄭衆已養子襲封至是又十九人皆然此衰亡之本曹氏基以代漢者也宜書于紀

單超唐兩墮　兩通鑑從雨考異云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曹節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

廼上書　當此時而審忠尚敢訟言及此甚矣天下之有人宦官亦不能即殺忠又可信人之有命

節遂領尚書令　尚書令可領駭駭爲宰相矣不愛他官獨領尚書者欲言者無由得至帝前如有陳竇之謀亦不待竊發視其章也

呂強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至費多獻少　數語畧盡當時殖貨之實

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至争者用息　熹平石經之立發于李巡可以噴息　經典序錄爾雅李巡注三卷

張讓皆免冠徒跣頓首至輒寢不報　以家財餌帝即無能間之者矣

刺史太守復增私調至多受賕賂　此黄巾所以平而復起

皆責助軍修宮錢　三國志公孫瓚傳注中載劉虞事作

治宮錢此緣避高宗名云修宮錢

儒林傳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漢承秦故郊祀皆服袀

元至顯宗而華故統貫曰始詳輿服志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　明制會試不中式者選入國子監

蓋仿此意

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至莫不泯盡焉　斯文

將喪故天生康成稍爲羅其散軼

易劉昆王莽以昆多聚徒衆至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

莽本好名以昆劉氏故忌而收之

任安欲知仲桓問任安　仲桓楊厚字也任安之門人杜

微杜瓊蜀志有傳此蜀中內學派別也又何宗見楊戲贊

中

楊政爲人嗜酒不拘小節至皆如此也　政經生而碌碌

下同游俠此戮民也雖能屈馬武之氣何足奇哉學者當

法鄭衆之無染

尙書牟長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不足以自

名家故云俗號爲牟氏也

尹敏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　如以劉爲卯

金刀貨泉爲白水眞人皆別字之徵也

周防父揚少孤微　周勰傳云自勰曾祖父揚至勰孫恂

六世知名則揚亦常顯名史略之耳非終于孤微也

孔僖作六代之樂　按前書秦時唯餘韶武安得經新莽

之亂尙脩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夸飾也

詩景鸞少隨師學經至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　此等雜

學又不傳業不應濫入

名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郞將入授諸王　侍

講入授各異其文則後世講官欲以師氏之尊自重誠過

矣然賜之坐亦人主所以優崇儒術也坐而仍侍何嘗疑

與詔無北面者同乎

楊仁　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遜　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學校之官宜悉仿其制七十則致仕而去

仁對以寬和任賢至皆當世急務　寬和二語在明帝時眞知先務之急推之十二事可信

時諸馬貴盛至莫敢輕進者　此舉亦趙熹之亞楊仁公卿材也用之不盡

趙曄少嘗爲縣吏至究竟其術　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異耳

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　詩細長子論衡此雜學不如窮經也

衛宏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　謝曼卿爲其訓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

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　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于宏而不悟毛傳之出于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　注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又引博物志毛公嘗爲北海相元是郡人故以爲敬按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

禮前書魯高堂生　注高堂生名隆按前書注中亦無高堂生名此言隆者因三國志高堂隆而誤

董鈞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至通爲三禮焉　本習小戴禮謂儀禮十七篇也故與下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周官爲三禮

春秋鍾興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曰以授曰從興受語亦有輕重

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至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此等舉

動激勸者遠與之處此亦兩得矣

何休文詁訓孝經論語　卻公亦詁訓論語而平叔作集解獨未之及豈失亡于漢季之亂歟

五經許慎文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按說文解字載其子名陵公乘沖所上書稱慎官太尉南閤祭酒嘗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而此皆不載

文苑傳杜篤徒埀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　二語經國之要此漢人辭頌猶足爲古詩之流也

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　後書不立藝文志故著述皆具載篇數

王隆沛國史岑子孝　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按作出師頌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

夏恭　恭宜在儒林

黃香議者譏其過倖　政歸臺閣不任三公故有過倖之譏黃香傳當冠于子瓊之前列左雄周舉之上于例乃合

田令商者不農　田令未詳農九家不錄其書

崔琦冀行多不軌至䢀作外戚箴　前書外戚傳即載后妃故此箴皆指后妃言之獨于番惟司徒一節致意然琦自擬于爲文欲以箴冀當但據呂霍上官丁傅王氏禍敗言之也

番爲司徒　爲乃惟字之誤北人音同故也

蕭何佐漢䢀設書過之吏　蕭何設書過之吏不知出何書

邊韶寐與周公通夢　韶爲太中大夫時與胡廣羊溥祝恬等稱梁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與西京頌莽者無異其所通夢殆梁冀耶

趙壹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至因舉聲哭　苟

賤狂易敗常亂俗此勠民也禰衡沿習其風遂殺身于庸夫之手可不戒哉

邊讓作章華賦　詳此賦旨趣蓋刺桓帝

酈炎抱玉乘龍驥至爲世陳四科　言不得志于當世庶幾顏之附孔以傳也

高彪先公高節越可永遵　第五倫京兆長陵人永蓋其後故以先公高節期之

後遷內黃令　內黃令墓碑作外黃令與申屠蟠傳合當以碑爲正

張超河間鄚人也留侯良之後　犍爲張氏旣自謂留侯之後此河間鄚人又何别也

禰衡臺牧者之所貪　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牧按今文選作掌伎近之

獨行傳叉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注云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注語不知何所本

譙元皇太子多横夭　按文當作皇子衍一太字

時亦有犍爲費貽至仕至合浦太守　費貽當附儒林傳中　貽無著述傳末善說易者元子瑛耳

李善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　勸忠宜止于善并續亦拜舍人則善不敢逃賞而事續尤爲有終非聖主無此合宜也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下云太守第五倫嘉其行按第五公爲會稽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時始分立此吳郡由拳當作會稽

戴封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至於是遠近歎服　請禱而至自焚此不學無術以巫尪自待矣豈惟驩虞之極弊哉

李充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　按魯平傳平以永元三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平傳不云爲博士或是並爲

侍中也丕刻作平誤

范冉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　下文王子炳即奐字也與注所引謝書互異至于李公名輩已高不得與史雲爲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去史雲歿時凡三十九年何始云今皆不在制之在爾也王奐爲考城令以仇覽傳參校亦桓帝時事疑史雲之友別有一李子堅史家因氏與字偶同遂舉李公以實之大書于前爾

向栩　比直淸狂不慧之徒如何以匹獨行當爲其有時侃然正色耶

方術傳　方術立傳所以譏切時主崇信小數此史家之主文譎諫也從馬之日者龜策及前書眭宏兩夏侯京翼李傳變而通之但恨其過于瑣雜不若合蘇竟楊厚郎顗襄楷于此傳削去王喬及泠壽光以下諸人且著明其流爲張角張衡之屬斯有繫于勸戒耳

箕子之術　以箕疇爲術可謂不知致遠

任文公時暴風卒至　至文公獨得免　方有聲而暴風卒至自當戒行此不待明曉風角也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　至所害數千人　文公預刻五月一日固由占術山城春夏之交久旱宜防大水漏溢則又常理也

郭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　至與郊同日　神仙傳兼採郭憲及樊英二事歸之欒巴

王喬每月朔望　至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此事尤不經不應志怪

謝夷吾爲壽張令　注引謝承書縣人女子張雨宜載列女

論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疏　英厚之徒其文章禮樂安在其中無物而欲爲高論此晉宋之文

所以歸于無用也然置英于方術中却於史法最得宜　今
許曼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至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華佗又有一郡守篤病久至吐黑血數升而愈　郡守事
依託呂氏春秋文摯齊王語爲之
漢世異術之士甚衆至列于篇末　宜以蘇竟楊厚郎顗
襄楷欒巴李郃樊英謝夷吾單颺董扶爲一傳用此文法
附任文公以下於後諸神怪事獨取章帝時壽光侯而撮
曹氏兄弟論左慈甘始之語存其略可耳
徐登閩人也　注閩中地今泉州也按唐以上所謂泉州
今福州也
薊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　注引酈元水經注云魏
文帝黄初元年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逸民傳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言王莽纂位
遵患遂引斯爲得中此則稍過也
野王二老並舉手西指至大王勿往也　似勸光武且固
根本勿與赤眉急爭關中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　遵君平名也史家誤仍會稽典錄
朱育對濮陽興之語不以前書核之耳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書封奏之　此
建武三公所愧且是開廣帝心子陵自高出一時霸之封
奏殆不敢自言假以諷上耶
井丹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　雜記云士喪有與天子同
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以人引車不用
馬也然則井丹以桀爲諷亦惡其僭歟後世習用檐子遂
相與忘之矣
戴良禮所以制情佚也至食之可也　已有晉人風
龎公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觀注所引襄陽記子山民遂

仕魏則遺安之意有不能得之其子者矣

列女傳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　列女之作本于子政斷自中興以後上繼劉書又于本書爲合

太原王霸妻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　未知禮則恐是失于修學君子退而隱處詩禮之教子孫所以立身不容已也

扶風曹世叔妻其八表及天文志　至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末

河南樂羊子之妻一𢇍而累以至於寸　𢇍雍本作絲按說文𢇍織絹從𢇍系貫杼也從絲省丱聲古還切作絲非

孝女曹娥遂投江而死　按碑云經五日抱父屍出與叔先雄事略同此語亦不可削作者蓋專採典錄也非抱父屍出度尙亦何從改葬乎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　娥魏志注中引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父曰趙安讐曰李壽

沛劉長卿妻縣邑有祀必膰焉　此禮宜修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　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陳留董祀妻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此詩自陳思而外邈難方駕　按董卓傳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畧陳留潁川諸縣殺掠男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在此時也又按蔡邕傳邕在長安與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遯逃山東則未必以家自隨蘇氏以董卓既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禍亂疑詩爲後人作考之不詳也　春渚記聞載東坡手帖云史載文姬兩詩特爲俊偉非獨爲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當是其晚年語耳

東夷傳夫餘國以臘月祭天　臘月魏志作殷正月又言

在國衣尙白蓋其善者皆箕子之遺化也

韓又立蘇塗　注中刪去魏志不還句下好作賊三字浮屠句下所行善惡有異六字不分明

倭又有夷洲及澶洲　至遂止此洲　今人以倭國爲卽徐福止而自王者謬矣

南蠻西南夷傳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者也　蠻荊直謂楚人豈得以武陵蠻當之乎

兗豫之人卒被徵發　兗豫去嶺南尤遠前代未嘗發以踰嶺故獨言卒被

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　棄地內徙光武用之北邊李公亦議行于嶺外

板楯蠻夷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　劉備置張飛于閬中蓋將用其人也

昔永初中羌入漢川　至　大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

治蜀者能撫蠻則足以制羌於此對可得大略

滇王以廣漢文齊爲太守　至　甚得其和　太守能撫定滇益地者文齊王追李顒景毅四人皆巴蜀人永昌太守鄭純越嶲太守張翕馮顥亦其產以地近頗習土俗但律已以正威信易孚耳

邛都夷者　至　無幾而地陷爲汙澤　都者瀦水之名恐其地本有汙澤

西羌傳滇良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中國尊貴侯伯高爵不欲以當微者故經諱而書人公羊疑爲貶者固也

尙見前人累征不克　至　復寇金城塞　順逆不分顧招之使還蹤故巢予以地利益無所憚矣此豈可謂文德乎能以威信懷服諸種使其不能嘯呼群聚然後開諭利害申明誓約必其不敢入犯可耳

越騎校尉趙代副　趙代當從和紀作趙世此唐人避太宗諱所改而後人追改未盡之文

又有西海魚鹽之利　通鑑注西海有允谷鹽池

恃其權勇　權通鑑作拳

東號子麻奴遣車騎將軍鄧騭至食邑三百戶　以軍敗寇盛反得進爵封賞和熹臨朝謬政無踰此者

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至朝廷從之　徙郡亦一策但光武時以人少地虛故徙并其人易爲脩衛今羌種蟻附非若匈奴多馬習戰兵力稍分則不能禦遏也乃無故棄地驅民長賊聲勢萬一流移不堪輕與羌合內狡乘之而起則腹心內擾安集無時矣如杜琦王信幸其非梟雄之才耳不如即募邊人以擊羌寇用其豪傑授爲將領所得生口畜產即盡以與之可不煩朝廷別發大衆捕逐難自弭也

任尙與遵爭功至沒入田廬奴婢財物　任尙前副鄧騭敗而獲封後與鄧遵爭功則破平零昌杜季貢徵還棄市賞罰如此宜乎羌患之滋蔓也

論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至是養疾痾於心腹也　三明事在桓帝之時安得與鄧騭伯等混而言之中興以後羌戎爲患永初永和最甚永初之始但選廉平有武略刺史太守數人可以應時討定乃輕發大衆付之不知兵之鄧騭望風奔北寇勢遂張又不加罰無所沮勸由是敗者相繼豈羌之暴猛哉用人失也永和復叛則馬賢等本非良將加以刻剝軍資賂遺權門士卒解體安望殄寇其壞亂相尋之實係于威明求乞自劾疏中不能次第別白言其得失徒由紀明一將之論追咎前人斥逐之不早而不悟隨時弭患各在其人之駕馭撫綏事變豈有極乎諸種勝兵者且二十餘萬人亦非人力得以

誅盡紀明百八十戰僅一創之未必能盡敵而返也亦何
取彼此妬功之口盛相嗤鄙哉諸論此篇尤下不分前後
之事勢不別諸將之賢愚前則復舉陵斥徒爲辭費後則
承襲餘論初無特識不作可也
西域傳安息國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數經危險則思
土之念自倍非海中氣候如是也
大秦國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
書異矣　北史西域大秦國傳亦云於彼國觀日月星辰
無異中國而前史云云失之遠矣
天竺國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至遂於中國圖畫
形像焉　書此者以見其通中國者非一獨不聞所謂精
文善法即明帝之夢傅毅之對記注無聞僅出牟子不根
之書也
莎車國敦煌太守裴遵上言至賢由是始恨　遵言是然
迫奪則又失懷遠之宜光武此舉未盡善賴賢以佳兵自
滅耳
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
南北自在也　堅恐
論　論是微辭非助而張之也然結語猶未免于兩是其
說
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至靡不周盡焉　甘英之
蹟窮于安息明帝在二班之前皆不載遣使天竺事足明
爲後人假托也
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至奢求根實　皆指前書及安帝
末班勇所記注贊引法顯語
南匈奴傳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　吳漢
擊匈奴經歲無功名將行邊自古猶有利鈍
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　徙民而空

其地使無所掠亦古人治邊之一策也然必也以漸則不至驚擾

昭君字嬙 至 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　王嬙前事復詳于此眞記繁志寡也

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 至 顧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　其伏拜不足爲重輕而足以使其衆悼心而蓄忿故蕭望之之議爲遠猷也

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按前書地理志屬國都尉治美稷則其地本有降夷故因而處之

南單于旣居西河 至 爲郡縣偵羅耳目　至是南匈奴之衆遂布滿列郡成不可徙還故庭之勢矣

司徒掾班彪奏曰 至 遣驛以聞　得體要而質健

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　見非漢之力所不能臣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劉攽云案秉傳不爲大將軍又眞爲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爲也按下云鄧遵始眞爲度遼則耿秉耿夔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不當作爲

崇諷西河大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　此舉幾壞邊事崇罪大矣

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此粲鮮卑故屯中山北界注憒憒

論袁安之議見從于後王　若從袁安議不惟異代無匈奴之變當時亦不致鮮卑轉徙竊據其地收匈奴餘種爲邊患矣

而竇憲矜三捷之效 至 反其故庭　竇憲旣失于前曹操加謬于後然憲當國力有餘漠北可徙之會尤當執其咎也

並恩兩護　後之爲患者南庭耳並恩兩護以下承接未

亮

烏桓傳其性悍塞至父兄無相讐報故也　知母之有族類已身顧非父兄之族類耶所謂塞也

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　報字解與左傳異歸其故夫謂同葬

鮮卑　前書匈奴傳注犀毗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語有輕重耳是則鮮音如犀也

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至綱羅山川水澤鹽池　檀石槐勃興漠北再世而衰不能爲中國大患然則永嘉喪亂豈非天實爲之乎

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至爲西部　皆仿匈奴故蹟

一冬二春必能禽滅　兵難遙度而育自詭以二春滅方張之寇一勝遂驕喪敗必矣

議郎蔡邕議曰至臣曰可矣　伯喈文此篇最善然鋪陳前代事少剪裁又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處亦未能確以事勢成敗相質才識爲不逮班氏也

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烏桓傳云無世業相繼鮮卑習俗本與之同至檀石槐後乃世傳襲有慕容氏也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四卷 列傳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五卷 志

長洲 何焯 屺瞻

八志　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于晉初劉昭注補別有總敘緣諸本或失刊劉敘故孫北海藤陰劉記亦誤出蔚宗志律歷之文

律歷權土灰　此灰字因下文葭莩之灰而誤史漢與淮南中皆作炭

各家術皆當有効於其當時　通人之言議亦詳核

禮儀上陵東都之儀至周徧如禮　明帝誠爲瀆禮然既相沿有此議廢則難惟不得過侈如西京園寢之制耳魏文始毀高陵祭殿注中魚豢之論習見近事不復深惟本意耳　按古者大事皆於祖廟行之若移上陵之禮於廟則禮不瀆而愛敬不替矣

高禖立高禖祠于城南　注中盧植注郎鄭說而言之不悉東說疎矣

養老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周孔並祭至唐始革其制

五更亦如之　注引月令章句曰五更庶老也按五更旣庶老則更字爲分書叟字無疑矣

請雨郡國上雨澤　今雨澤章所始也

拜王公　注所引夏勤策文此漢三公策文舊式又注引建寧四年七月立宋皇后文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按范氏靈帝紀于是年三月書太尉聞人襲免太僕李咸爲太尉此是詔書不應有誤紀所書拜罷未審也

桃印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　今人不知有改水事改火則漢惟冬至行之當爲以火德故不欲如周之數改耶

大儺先臘一日大儺　月令季春仲秋皆儺恐陰陽之氣或有所過其害及人而物或憑焉也漢所存者止于季冬大儺而已

設桃梗鬱儡葦茭畢　注中所引度朔山一條今山海經無此文

大喪或大赦天下　大赦上有或字則偶當大赦之後雖即位亦可無數赦

祭祀封禪語在漢書郊祀志　上皆追述武帝事注東觀書云云宜在下文上至奉高下

六宗　注中諸家之釋惟絡統之說得其通矣

迎春三時不迎　不迎三時自漢始

論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　此玉專指印璽劉昭之雜非也

天文　注中所引張衡靈憲以爲溟涬爲根龎鴻爲幹太元爲實周子太極圖蓋權輿于此文

五行雞禍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條
在侍中寺者兆宮省臣將有雌化爲雄者曹氏之祥也莽
后族操閹孽其占同頭冠未變者至子丕乃簒盜也

青眚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　曲說

屋自壞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
壞條　占在王允不在卓也注所引袁書是李傕傳允奉
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窮蹙乃下

災火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條　此視天文志所載爲
詳然勝實痼疾鄧后固不輕以天下與從子也

延熹四年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　后紀云帝惡梁氏改
姓爲薄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靈臺災　靈紀注云時燒靈臺
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周家之所造似當爲靈臺

騶騎電激　謂左騶督促賣官錢者也事見羊續及宦官

傳

龍蛇孽永康元年八月桓帝時政治衰缺至則爲妖孽
此語過歐陽子司天考論遠矣

人化七年越嶲有男化爲女子條　明萬歷中陝西李良
雨事其占果同

郡國　謂之郡國反不能該司隸矣所以前史諸志之名
不容輕改

河南尹有函谷關　函谷在穀城者非秦之函谷故于宏
農下以故秦函谷關別之

有氾水　注引左傳周襄王處鄭地氾按襄王所處者氾
也此注與潁川襄城下注相亂

河內郡溫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　按酈
善長曰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
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枯絕者河內濟源也

河東郡汾陰　注引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按梁國虞縣下馬注有綸城少康邑與此錯出若馬誤則劉書當證明之

有董池陂古董澤　注引左傳曰改蒐于董董澤之蒲按上臨汾董亭下細注既引改蒐于董則此當專主董澤

宏農郡華陰　注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按水經注云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狹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是直以潼關函谷爲一地二名也

左馮翊　魏略李義傳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蓋一時權制旋復故故司馬氏不載然劉注當補見也

右扶風漆有漆水　注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按師曠晉人無緣得葬于此疑皇覽誤

梁國有魚門　注引郲人縣胄誤魚門自郲城門名也

碭山　當作碭不當作碭山前志可攷

薄　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按劉向云殷湯無葬處此何以云

沛國虹　魯之大蒐恐不當在此注所引地道記誤也且與奉高下注相亂

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　注引漢晉春秋及意別傳注地里何取于此

有牛首亭　注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按既取鄭地則非此牛首明矣

六國時曰徐州　徐音舒左傳正作舒史記索隱齊世家下注云其字從人說文作郐則今與九州之徐同一字者乃傳寫誤也特正之

常山國欒城　注云在縣西北四十里疑當在上有塞下

九門　注云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按此碣石非禹貢
冀州貢道所由入河蓋又一山
淸河國貝丘　舊刻貝字皆作具惟以中二畫與具字別
濟北國有光里　京相璠謂光里即左傳所謂廣里與此
書合
山陽郡湖陸　注引地道記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
封按費亭仍曹騰故封注謬引
琅邪國西海　疑前書海曲之誤
齊國臨菑本齊刺史治　注引皇覽曰呂尚冢在縣城南
按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安得有冢在臨菑
九江郡壽春　注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三百里與志
不同按志據中興以後漢官所據末年也
阜陵　晉書地理志云阜陵漢明帝時淪爲麻湖
會稽郡鄞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　注引晉元康記

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未詳按前書有
回浦縣南部都尉治注家不就前書核其沿革而泛引地
記以爲鄉名何也　通鑑注引隷釋云當云章安故回浦
章帝更名東候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此郡
之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却是衍文侯與候相近而南部所
治故文有錯亂
吳郡　吳郡圖經續記曰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
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前書有錢
唐靈帝時朱儁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按戴就傳揚州刺
史歐陽參收就于錢唐獄明當時未嘗并省蓋闕文也
烏程　注引左傳衡山當如或說在丹楊縣若至烏程則
過吳郡矣
廣漢郡雒州　前志廣漢郡但作雒此州字疑衍
揵爲郡荷節　前志符茶曰符信此荷節疑符節

越巂郡臺登　應劭云今曰臺高

武都郡下辨武都道　隸續據武都丞吕國十二人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謂志闕一道字按前志正作下辨道洪說是前志武都無道字則上下誤寫耳

安定郡出薄落谷　四字乃側注當衍出字而在烏水出下

三水　注中有左谷三字乃正文當連三水下

太原郡上郡五原郡雲中郡朔方郡定襄郡　五郡注中皆脫雒陽北里數

鴈門郡原平故屬太原　注引古史考曰趙衰居原今原平縣按趙衰所居當是温原譙史誤

上谷郡甯廣甯　按前書寧莽曰博康廣寧莽曰廣康則爲寧不爲甯審矣

遼東郡候城　按候城既屬元菟郡不當仍列于此

遼東屬國昌遼故天遼屬遼西　按前書遼東無天遼無慮　上遼東十一城中已列無慮此處何以複出按鮮卑傳中中攻扶黎營注云縣屬遼東屬國恐扶黎之誤

交趾郡　洪适隸續云漢武帝置交趾刺史在十三州數中東都因之杜佑通典云獻帝時以交趾刺史張津交趾太守士燮有請改刺史爲州牧至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省交趾入荆益帝紀自靈帝以前屢書交趾刺史事迹傳中載交趾事却多作交州葢是要其終而言之但郡國志自中興以來直云交州不載廢置本末可謂闕文

百官司徒　注中干寶之說是以時制附會古禮謬甚

博士　注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按置秘書監典領中書之不列于學官乃諸子百氏皆在焉與博士傳經者異矣注以無所附故見于此其官亦六百石遂比諸博士不知當屬少府在御史中丞之後如蘭臺令史亦六百

石乃其比也

光祿勳　注引漢官有官醫一人按宿衛在內恐倉卒遇疾故有官醫

五官中郎將條　當時侍郎乃中郎之副郎中則列于郎之中而已

羽林左監　注引漢官謂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今武官不別置府史本此

右屬光祿勳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　左右曹省而尚書之權歸宦寺矣

太僕　注引漢官有官醫其獸醫也耶若後廷尉之醫則爲罪人設鴻臚之醫爲遠人設衛尉之醫爲宿衛設也

右屬太僕條　中興之初邊陲蕭條靡有孑遺芻牧無所出故皆省之　國馬之政不可以廢中興矯前失之過乘輿六廄節之可也然和帝紀永元五年詔省減涼州諸苑馬則中興止設漢陽流馬苑而其後仍置之矣安帝永初六年又于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

宗正條　西京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跨連荆益不失舊物蓋賴此制也注引漢官有官醫重枝屬故也後司農事劇故亦置醫

大司農條　四時上簿如今之季報冊　損多益寡如今之撥餉有不同

平準令一人　靈紀熹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令列于內署則曾屬少府至獻帝初復故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　注引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人按二百九十三人當兼在諸曹者言之

侍中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多識者一人參乘　侍

中得人則宦者之權自然抑損

黃門侍郎　注引衛權注吳都賦按衛權字伯輿見三國志注中諸本皆誤𤫊宋本亦誤

小黃門掌侍左右受尚書事　後漢樊安碑云爲小黃門右史右史今不見于志豈以其侍左右而得此名歟

祠祀令一人　本注曰下典中上疑脫宦者二字

御史中丞一人　魏志鮑勛傳黃初四年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是亦沿周官小宰之意特大夫不領名實乖耳西京屬副相猶得周官遺法至東京轉屬少府則三公不得聞天子左右之人事任輕而體統褻矣

蘭臺令史　前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桓紀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注引漢官儀秘書監一人秩六百石其官當列中丞下屬於少府而此志遺之劉氏注補于太常博士之下則非也

太子庶子如三署中郎　觀此制則庶子乃武臣後中庶子如侍中則備顧問與此不同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卽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前書儒林傳博士弟子歲課一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蓋慎選文學之士也雖未有太子而舍人不省以其成材實難非可求之倉卒領屬少府亦以天子私財儲而養之

右屬北軍中候　注大駕鹵薄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按五校之有鼓吹以在大駕之前也然則鼓吹惟天子得有之故大將軍曰賜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　劉注曰周無司隸按秋官司隸掌五隸之法何謂無之但所掌不同耳

州郡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若邊郡素不置農都

尉則充國不能行之倉卒

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無都試之役亦所以匽武也然於古者務農講武之意偏有所廢矣至王荆公行保甲法十年始成元祐始罷之當以其無實而徒擾民故耶　注毎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按此如桓紀初置太山瑯琊都尉官其後次第皆罷是也袁紹傳中有上洛都尉亦此類

王國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　博士官不當省

關内侯　注所引劉劭爵制此條宜補前書下然自五爵以上即不得其說矣以其猶近漢姑以爲攷古之助可耳

輿服長冠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　祖宗所造服之以祭如其存也

武冠貂尾爲飾　注引徐廣又曰意謂北方寒凉本以貂皮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今朝會高麗使臣所冠近煖額之說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五卷　志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一卷 魏志

長洲何焯屺瞻

武帝紀養子嵩嗣　注採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按夏侯惇之子楙尙淸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注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按此注乃事後虛詞掠美厥祖何人斥言閹豎

初平元年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　至以順誅逆可立定也

此項羽戰河北高祖西入關之勢也卓兵方盛未挫于外故堅壁勿戰待內釁作而後乘之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　以弑君

討卓無故又改立君是二卓也
注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爲行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座中舉向其肘　注魏書曰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强二子已長天下群英孰踰于此按紹此時僅爲一郡守并未得韓馥讓州未應意盛若此
三年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　烏巢之役袁氏之謀畧同而成敗異焉故用兵貴知彼已也
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至果爲所殺　光武擊銅馬于鄡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此成敗之可參質者也　明季與流賊相持者皆不知此謀督促

出戰遂皆爲劉岱之續
四年太祖擊詳術救之至又追之至九江　外爲紹用實所以保據兗州也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至所過多所殘戮　以報讐興師實志在并兼所過殺戮所以不能定徐
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　所敗黃巾精銳尚未習練猝遇勍騎則偏敗衆擕先犯之者由宮遞素知虛實也
二年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注魏書云云按布蓋使人蹋伏見無兵乃復來操豫料其然設伏以待布兵見乘隄者猝起出不意奪氣遂爲所敗也
建安元年冬十月公征奉　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注魏書云云按議始

祇浩成之者峻淵不憂運饋則可與賊持久伺變施巧勝算常在我矣

三年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至以爲曾相 孟德待畢諶尙爾況昭烈之于元直乎

四年初公舉种孝廉至釋其縛而用之 釋畢諶魏种而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士于時宿儒世胄大抵在河北漢南也許所謂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指此類

使臧霸等入青州 入青州者擾紹之左以分其兵

十二月公軍官渡 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尙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

五年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備有雄才加之宗室如與紹連兵備必襲許以迎天子衆心歸仰操事去矣故不得不急破之也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上固云公營與相當矣則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其實

大破瓊等皆斬之 注採曹瞞傳曰公意欲不殺拔靈帝時瓊爲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

六年九月公還許 紹地廣衆盛謀議之士附者尙多其兵雖破未可取也故歸許以養威俟釁且以其間剪劉備復起之勢得以全力徐收河北莫能牽制耳

八年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始猶烏合故多寬假至此乃議罰爲立國經久之計

九年武安長尹楷屯毛城至尙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 破楷則高幹并州之援北斷拔邯鄲則袁熙幽州之援東絕擊楷自將者運道不通則堅城大衆有自潰之勢所係尤大也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

可以濟乎　紹見光武資河北以定海內故圖據之

十二年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　封功臣乃徐議自尊矣

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　注採皇甫謐逸士傳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按歷世持權賓客翕習其人又小有才鮮不爲亂者二袁即前漢之王氏也

益州收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　時操駸駸有取蜀之機

十四年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由此淮南爲重鎮

十五年春下令　注採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遂平天下按孫劉方睦而云遂平天下蓋其器限之也史家評操攻伐自克紹而止讖過此即與足虎爭非復所能戡定矣

注以及子植兄弟　此子植植字乃子桓傳寫之訛對臣下不以稱子之字爲嫌觀陳思王傳注中所載諸令屢稱子建則此爲子桓決也

十六年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弱者出戰強者繼之其挑戰者乃游軍也

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關中定而後魏公九錫之事成矣　魏公之命及丕禪受之際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僞讓承祚之微詞所以殊於他史者也　曷辭可以削畧注復載勸進牋不亦贅乎

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魏國之官

十九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　至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如此則所得者不過從亂如歸之徒雖取濟一時東漢

二百年之善俗俄焉盡矣由此篡亂相循神州左袵豈非
中國禮教信義爲操所斲喪而然耶

二十年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至巴漢皆降　操誠善
兵以諸傳考之獨此役幸成非實錄

二十一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注魏書云云春祠令
講武奏儀然以天子議禮自處矣

二十四年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朱温末路大敗於李存
勗後嗣彌以不振乃知操之斂軍而退爲善持盈也

冬十月王軍摩陂　陸機弔魏武帝文云當建安之三八
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乎此年憤西夏以
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
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
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觀此則操實以西行不得
志而發病及襄樊圍急狼狽還救偃息不遑登頓而死史
不盡書耳當以武侯正議參證

二十五年遺令曰天下尙未安定至無藏金玉珍寶　陸
機弔文載遺令有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
過失不當效也注中亦宜補見

評　評無溢美收絡四州之後不復能有爲此志所以不
得不並列三國也

文帝紀建安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　注採魏書云云此
與朱建平事相類或所傳異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注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
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按魏未嘗以夏侯爲同
姓故與之婚姻孫盛所議非也

庚午遂南征　注採魏畧云云其言凡近無可採危于累
卵言之又過先王不稱爲德犯其所忌性之死非不幸也
其得禍尤酷者不將行禪代之事而治兵以倚非常又欲

飾其跡托之南征性不喻而贅言沮衆丕遂莫能容忍耳
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　注採太史丞許
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于魏王文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按
此可爲無堅冰二字之證
黃初二年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自此遂無水旱
劾三公之事然變理之意微矣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　日食正朝應在聕烈伐
吳喪敗
若限年然後取士至到皆試用　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復
變欲以誘進銳進之士壹志事已也
豈有七百里營至此兵忌也　兵勢惡分敵乘其間則救
禦難
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四月癸巳漢聕烈皇
帝崩

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宋書五行傳云簡
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卽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
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
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員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
有定所此其罰也按此可見魏氏禮制之缺不獨一事之
徵附著之
評　仿漢武贊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注採典
論帝自敘云云按觀其自敘所謂望之不似人君已不堪
張子布見況立石太學甚矣魏人之不知恥也
明帝紀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
爲高皇后　與其追尊曹騰自貲其爲贅閹乞養不如丕
之殺于禮矣此自爲叙不能生子而以加隆所後之親爲
後人勸與下七月詔書連類而觀可以得其情矣

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　山陽公薨書曰　山陽
以三月薨及秋而丞相亮適亦卒于渭濵天之于漢數訖
於是矣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
農時　諸葛既卒邊鄙不聳而叡遂恣滛荒矣孟子之論
中人者不亦信乎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馬有七
其宜景文武惠懷愍之祥乎
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王肅爲祭酒
景初元年改太和歷曰景初歷　景初歷尚書郎楊偉所
造事詳宋書歷志曹爽有參軍楊偉疑即斯人宋書又載
黃初中太史丞韓翊嘗造黃初歷時陳羣爲尚書令奏以
爲是非得失當以一年決定今注家于羣傳遺之楊偉歷
施用暨於晉宋而名字翳然亦採掇之闕畧也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注漢晉春秋云云按金狄泣者
叡死魏亡之妖也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注魏名臣
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云云按孔明歿而軍幾亂顯考置
副之義葢老謀也
有慧星見張宿　其占與王莽地皇三年有星孛于張同
天將除曹氏矣
三年癸丑葬高平陵　注魏書曰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
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按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此不獨
免于文德之譏亦萬古毓德潛邸正法也潛思書籍事其
遠者大者而不徒用資文藻則才識開益不待接人臨事
胸中自有權衡矣
三少帝紀齊王正始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
荀攸于太祖廟庭　注臣松之云云按遺郭嘉者亦以非

魏臣也景元三年復祀嘉蓋司馬氏以厲其黨　獨祀典
韋者加之死事也

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至爲萬世法
　史家於平叔等既于曹爽傳中附見不能爲之平反特
錄此奏於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沒其寔
於異同之口耳

嘉平元年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至語在爽傳
　莽之殺賢懿之族爽皆稔知其中外彌微猝起乘之

六年秋九月太后令曰至以避皇位　芳臨御數載非若
昌邑始徵若果君德有闕播惡于衆師何難執以爲辭今
稱太后之令發牀笫之私有以知其爲誣矣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春　注採魏氏春秋遂言帝王優劣
之差帝慕夏少康按言論之間慨慕少康則澆豷有在矣
其亦機事不密之端乎

丙辰帝幸太學　陳氏詳書幸學問難于紀蓋亦深致嗟
惜之意

二年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
壹至事從豐厚　注臣松之云云按時淮南引吳爲援壹
適來奔故司馬氏濫以爵寵之冀以招誘來者

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公羊傳曰公薨何
以不地不忍言也書高貴鄉公卒其猶有良史之風歟抽
戈犯蹕若直書之則反得以歸獄于成濟今公卒之下詳
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罪益無可逃所謂微而
顯順而辨也史通論之蓋未識變例之深旨

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　觀此二語沈業方爲司
馬昭以自解于天下幾與成濟同戮矣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
嗣明帝後　以親疏論是時丕後尚有人璜爲宇之子則

操後也當時惟賂之指賂穆遠近莫敢議矣

陳留王奐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　高貴鄉公弑崩之事獻穆猶親見之常道鄉公薨于晉太安元年則又晉室大亂趙王倫盜纂反正之後也噫

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　章表稱臣子心有所不安不臣可也當更取北魏清河王事參之不至如周世宗之野差順耳

咸熙元年春正月行幸長安　郭太后在殯蓋璽綬而出也

以司空王祥爲太尉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祥知拜之不可然其自處何以并在楊彪下也厥後馮道受郭威之拜復折而事周是以唯大節不可奪爲難

罷屯田官以均政役　法久漸敝當時罷之必有以也當合司馬芝傳參觀之

評仰遵前式至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評語可謂絞而婉矣

后妃傳武宣卞皇后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　注採魏書云云按卞亦有權數若顯救植則外廷必有武姜叔段之議不以爲言而動以意或可爲耳

文德郭皇后遂敕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　此時當別有科禁今不可考矣青龍中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奪以配戰士亦當緣此爲辭耳

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　注採魏畧云云按郭太后殁其宗親恩禮無改故陳氏不取然毛后賜死曾猶遷官曹氏之酷虐變詐難以常理推也

董卓傳公卿見卓謁拜車下　注採張璠漢紀云云按注前所採山陽公載記之語尤近實觀義真後此其氣已衰未必能爲是言僅足以避兇人之鋒耳

袁紹傳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注採魏書云云按游俠之歸必爲亂首諸袁是已曹操所語王儁者上之人嘗圖之于未形也儁事在武紀荊州平下

乃名董卓欲以脅太后　紹勸進名董卓爲誅不臧漢室破壞而袁宗先受其殃天下之罪魁也

時紹勸進便可于此決之　進意既同紹爲司隷乘讓忠之出選爪牙武吏執取渠魁盡之于獄反掌可以集事徒見王甫既誅陽球旋亦受禍欲措其身于萬全之地惟望進之早斷不敢自決耳

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　紹此舉更謬方起兵討卓以廢弑少帝爲辭乃欲尊立疎宗蹈其覆轍其後終以獻帝君臣之好不固狐疑未即奉迎曹操先之使號令爲他人所假不戰而成敗異勢矣

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注採獻帝傳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按後之權衡不審爲此二語所誤者多矣

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　注採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按許靖猶當加禮況鄭康成乎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　紹不從迎天子之謀所以先敗不聽出長子之諫所以速亡史家撮舉之乃一傳之綱也

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　若用田豐之言即使許不可拔而紹據臨大河以爭其北徐州出兵擾其東南過于彭越之在梁地操奔命不暇矣

注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故復援旗擐甲席捲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　李善文選注云紹征呂布諸史不載

蓋史畧也

注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　天下之人豈可盡欺發遣之云徒爲操所嗤耳

注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至士民傷懷　此事不知信否文選注曹瞞傳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似緣此機而實之者也

注加其細政苛慘至動足蹈機陷　此因其法令必行而動搖之

譚尙舉兵相攻　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于譚曰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按此二句則漢末稱本生父母之親不復係以父母之名矣

生禽配配聲氣壯烈至遂斬之　配於廢立之際從主于昏雖能死不得與沮授比

袁術傳南陽戶口數百萬至舍近交遠如此　二事亦是撮舉其敗亡之由注採吳書云云按獻帝幼冲董卓擅命何可比于子胥術書雖非本旨於情理稍分明

曹將軍神武應期至信有徵矣　當時人心歸操其言至此早知其爲漢賊者不過數人而已

劉表傳　范書以表爲魯恭王之後而此注無聞焉

表雖遣使貢獻至表不聽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此曹操所謂乍前乍却以觀世事者也

南收零桂北據漢川　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喪亂中經籍不遂泯絶實賴有此非可以表無遠畧嗤爲不急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

表不助紹以綴操後則失合從之勢雖欲保江漢間其可得乎

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人心瓦解遣之必相率而潰將又凡材豈能僥一時之幸琮之

勢比于張繡之素能拊循其衆者又已異矣徒爾覆宗不納爲愈

呂布傳布覺其意從紹求去　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布是王官又除董卓故兗徐之士往往附之曹劉天下英雄然其始衆心未一者猶有擅相署置之嫌耳

張邈傳太祖曰布狠子野心至拜登廣陵太守　據徐揚之中

陳登傳年三十九卒　安溪師謂元龍於昭烈一見傾心然登父子始終爲曹未爲知人使永厥年豈能自潔于漢魏之間乎按昭烈固嘗歸曹氏當其奉迎都許從掃地赤立之中使天子復有尊安之勢天下顚顚孰不仰望及後乃知其志在自封耳使登尙在當昭烈復據徐州必戮力合規同奬王室或可不至失土北奔也惜其早歿不得與孔明季直並列季漢輔臣贊中決不隨公達輩配食魏廟耳

臧洪傳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　注採徐衆三國評爲洪計者云云按當時無他國可奔與袁曹不協者北有公孫與趙鞬長不及南則袁術方謀僭盜況身又爲紹所拘留哉惟有辭東郡之符退而耕野待如昭烈者起而事之報曹氏于後斯上策耳

公孫瓚傳及劉從日南瓚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　瓚旣遼西人前世又非素宦于朝何緣先墓乃在北芒

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　因紹等之謬計亦卽可見昭烈當日足以有爲但屬宗室自爲人所服從乃兩漢稍存封建之效也

注吳書曰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至文曰虞爲天子　四星會于箕尾昭烈起涿郡之祥虞爲天子魏虞後也

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爲應　注採獻帝春秋云云
按更其書者所以譎瓚在昔袁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即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陶謙傳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　注採吳書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耶按漢末爭下士故謙得以行其意

是歲謙病死　注採吳書云云按子布之筆未爲奇傑何以爾衡重之

張魯傳魯欲舉漢中降至太祖攻破之遂入蜀　注採魏名臣奏載楊暨表云云按此操不敢取蜀之實錄其後懲于夏侯授首亦無意復爭漢川也然持勝之道莫善于此

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富嗣　注採魏畧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云云按此屬皆大亂之時塢壁自保因爲雄長者也金末封建九公亦因而用之之法力不能平反假以祿位使爲扞禦也

曹洪傳始洪家富而性吝嗇至乃得免官削爵土　按楊沛傳此舉雖文帝不宏而洪舍客亦屢犯法與劉勳並稱得罪亦由素不檢制其下也沛事在賈逵傳注中

曹休傳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　孫資別傳有文皇帝晏駕陛下即阼猶有曹休外內之望云云按明帝與休無間知資別傳爲妄

曹真傳真以蜀連出侵邊境至詔真還軍　內審己外量敵于時豈能必取而數道與師子丹此舉幾于敗國喪名昭伯嗣事于蜀遂爲結怨天下之始亦徼倖之餘殃也

爽齊王即位加爽侍中至贊拜不名　爽名位素輕忽膺重寄不勞謙以先天下而傴然輒當殊禮有以知其必敗矣

注魏書曰其以太尉爲太傅　兼大司馬則懿猶典兵但崇以太傅虛名所爲實奪之權也

颺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　曹爽諸葛恪皆以輕舉喪功結怨于民無懷之者遂以致敗後之輔幼主者苟才德不如孔明且務法子孟之休息哉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至遂出屯洛水浮橋　昭伯兄弟專政九年乃及禍敗宣王舉事固非聊爾一擲也

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　是役舊德如蔣濟人望如陳許皆爲仲達所欺

晏　注採魏末傳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云云按據此則平叔蓋尚有後但亦出魏末傳恐虛妄耳費文偉甲乙論云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雖曰敵國傳聞然以彼爲可信

夏侯尚傳子元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　清教謂中正審選謂臺閣

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　前代吏部用人略得此意雖不設中正猶參取鄉評也

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　此議古今可以通行但吳蜀未一各置重鎮郡守之權不得不有所統又其人素貴驟與令長等列雖爵命不齊必以失權爲恨猶當徐俟混一乃議之也

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至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　此謂刺史之典郡書佐

秦時無刺史至其後轉更爲官司耳　懿之意蓋謂無變官制但刺史所察止于六條循漢之初意則亦無重累之患郡守以總率令長古有監牧亦不可盡去也

今公侯命世作宰至竊未喻焉　公侯謂懿三公封侯故兼稱之　于時懿方營立私門日暮倒行何暇經遠如清教審選各不相涉而仍互相形檢此反掌可行而亦不能

有改有以知其志不在公矣　真嘗建議伐蜀而無功淵被殺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　于陽平二子所以共興是役也然不料劉葛之澤尚存賢才未盡君臣無釁守脩甚設豈可倖其有功哉年少浮華未練于事無端輕舉遂爲國家之憂悲夫

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注採魏氏春秋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按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于時爲安東將軍亦非衛將軍也

清河王經　注採晉武帝太始元年詔云云按此詔可見因沈業中意之言亦誣

荀彧傳今東方皆以收麥至未戰而自困耳　如此論事表裏皆見信乎其爲留侯之亞

夫事固有棄彼取此者至不患本之不固可也　如昭烈之取益州亦是此意

紹盜驕與太祖書其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于常　此書卽陳琳所作檄豫州將校文也操陽怒以激其士卒耳

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　此孔明所以優假孝直也

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　時所在屯田積穀猶患糧少況仰給桑椹虜掠田野者宜其一敗之後不能再舉也

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至此社稷長久之利也　既當時務之要而修復舊京之語亦猶乃心王室

太祖將伐劉表　注採彧別傳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按不及時圖之則宿儒老生日就衰落後生一失派別則聖籍湮微復尋其緒爲力甚難

此荀令君所以汲汲于兩濟也

荀攸傳攸深密有智防 至 莫知其所言　攸後陵夷豈以陰謀故耶

賈詡傳　注採九州春秋屠三十六萬方按萬字衍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注引九州春秋及英雄記云云　人心未忘漢而擁兵作逆必且變生麾下身膏齊斧以膺禍始之罰使嵩聽之則董卓之前驅耳忠導人作賊卒爲賊所迫脅憤慨而死其氣餒有以取之矣

傕乃西攻長安　注松之云云按詡涼州人爲此救死當咎王允不得獨恨詡也

明公昔破袁氏 至 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譚尚兄弟三駕而後克順江東下顧易了若是乎從賈言而以爲後圖養威持勝之善謀也

注臣松之以爲詡之此謀 至 稽服之可期　孫權自赤壁之勝始能立國前此荊人何憚之有　賈言未可非然使劉琦倚仗昭烈收父故地荊州猶必旋得而復失固無暇遽望江東之稽服耳

用軍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良平不易斯言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 至 未能充其志也　謂如魏武者豈能終爲純臣恨文若辨之不早有王佐之才而必欲自見遂不暇於擇主不如孔明潛見皆合龍德

田疇傳遂東斬送袁尚首 至 乃往弔祭　注臣松之云云按疇自報烏丸耳

邴原傳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注採原別傳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按鄭公業亦以鄭邴並言非家傳妄相推高之語

注其不來者惟有邴祭酒耳至謁訖而出　如此張弛則
無損大節而仍得謙以受福之道矣
管寧傳王烈者字彥方　本爲彥考後漢書注可據方字
寡學者所定也北宋本正作考
崔琰傳鄉移爲正　此正疑即正卒羨卒之正
時未立太子至琰以死守之　以密函下訪乃露板以答
非所以處骨肉之間季珪之禍實萌于此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注採續漢書煒曰
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按長大失學故無奇融此
對却輕薄
注張璠漢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處亂世遇多忌二語有一于此殺身有餘矣
何夔傳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至各任其責　核
之鄉閭時方草創不易行也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則無

施不可
然于節儉之世最爲豪汰　孝先清恪叔龍豪汰而相與
爲友古人所重在大節奉己之奢儉不以相非也　叔龍
汰侈頴考濟之貽謀一謬子孫卒受其敗不可以不戒
鮑勛傳文帝將出游獵至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　勛語
殊壯但不聞諒陰之語漠無所動毀表行獵復問其樂何
如八音心已死矣又何可與言哉亮有餘而識不足又君
子所惜也
司馬芝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
黃初中屯田之制已壞可嘆
鍾繇傳　注採先賢行狀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至復以
膺妹妻之按李膺之妹嫁姑之子則中外連姻自古不爲
非也
其後河東衛固作亂　注採魏畧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

東武亭侯鍾繇 至 伏須罪誅　按此當日自劾之體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注採袁宏議云云
按宏議浮泛
毓許昌偪狹于城南以氈爲殿　百年爲戎氈殿兆之
華歆傳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
賓之禮　注採胡冲吳歷云云按伯符之致敬子魚猶孔
明之待文休風氣所趨雖英賢亦因時以答輿望而已
及踐阼改爲司徒　注採華嶠譜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
司徒而不進爵按此華嶠之飾詞歆不恥爲魏相國又何
忤哉發壁牽后誰所爲也
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　注採孫盛云云
按孫論似高而遠于情
王朗傳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　注採魏名臣奏載朗節
省奏云云按數行中西京經費如指掌不過漢書表志精
熟也
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 至 位次三公　歆薦寧朗薦彪徒
欲汙染遺逸以分損謗議又何能答曹人之刺乎
百姓萬民莫不欣欣　此亦以百姓爲百官族姓故與萬
民相屬言之
肅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 至 公卿尚書各以事進　肅此
奏欲漸革政歸臺閣之弊乃當日之急務又欲轉移無迹
故但以復五日一朝之儀各以事進爲言蓋臨朝奏事而
取裁決則尚書不得專執大柄可否任心矣
則皇是其差輕者也　注採孫盛語及臣松之云云按肅
之說出于蔡邕然秦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沿其名未必
爲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也
漢武帝聞其述史記 至 而不在于史遷也　子邕此對本
之衛敬仲與班氏所記不同敬仲所紀非實于時主則爲

善對

大司農宏農董遇等　注採魏畧云云按宏農雖未踰年然嘗北面臣之則故君也遇謂不應謁者非

評劉寔以為肅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　去其好下佞己之病則肅可以無譏矣

程昱傳夫袁紹據燕趙之地至霸王之業可成也　昱等計謀皆啟孟德奸心者與文若須分別觀之

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　覩荀文若豈不識元德者哉而不聞有郭嘉程昱之策文若乃心不為操可知矣

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　論者徒見二袁公孫前事

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至太祖賜待益厚　歸兵闔門告者安能入哉

曉於是遂罷校事官　罷之是也然當時實以師方擅朝不欲有謗訕之人故曉言得伸

郭嘉傳或薦嘉名見論天下事　注採傅子云云按與荀文若語少有異同或附會也

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孟德追惜奉孝而諸葛亦思孝直帷幄之助不可或失其人雖英雄必資群策也

董昭傳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至不敢不陳　昭自顧才謀非荀郭之儔遂首為諂邪以媚于操時操勢已成故不為耿苞耳

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至必不速退　倘權計未就樊守已下關遂長驅則許洛瓦解呂蒙亦沮矣昭可謂慮之周也

劉曄傳曄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　此時曹氏代漢之勢未成以支屬不欲擁兵乃曄後來飾詞

上繚宗民數欺下國　此宗民亦是賓賊即當時山越也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至無不克也　劉氏必死之戰得
蜀雖新已能用其豪傑憑險相持非若張魯未遇大敵小
小利鈍可恐而走也曄奈何以料陳策者料蜀士大夫乎
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　魏武用兵必圖萬全蜀漢
險峻豈肯懸軍深入若身駐漢中遣將攻備則素非其敵
往遺之禽徒損威重故不爲也
注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至未可擊
也　一日數驚震鄰之勢有所必然彼懼我驕敗徵在我
先動則又爲烏林之覆轍矣操之不從是量彼已而全其
力以俟時者也勸丕伐吳則曄近是
可因其窮襲而取之　注採傅子云云按曄計得矣然蜀
得其外乃上游形勝彼以漢之宗支新破一國天下震動
名我爲賊若天假之年丕豈其敵乎故董昭以兩儆爲長
策也若丕之言乃是下愚彼謂疑天下欲來者心吳外惟

蜀又以誰疑如占夢耳
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至未有進退也　此言非
知兵見事深知彼已不能如此其審
有間爲大鴻臚　注採傅子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按曄
好持兩端而言不由衷所以任術取敗若進謀決策誠當
徐俟其機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此固知言
者也
注諺曰巧作不如拙誠信矣至豈不惜哉　爲帷幄之臣
本之以忠信持之以愼密則無敗矣若窺伺機詐未有令
終者也韓非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誠未至猶未有能動者
也況以術哉徒歸于一步不可行而已
蔣濟傳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　分當作扶問
切自料大半如此也通鑑注作分半船誤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至莫適以聞　蔣濟此疏係國安

危信公才也使能用之則孫資劉放安得于彌留之際易置顧托大臣使祚移金行哉　此疏萬古英主藥石不專一時之務

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　葛相不死魏必可滅蓋以此也

敝𡙡之民　𡙡居胃切力乏也

劉放傳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名太尉至帝獨名爽與放資俱受詔命　疾病則亂數語中足以見放資之弄權敗國矣晉初修史故其辭也微　曰獨名則并詔之眞僞不可知矣

注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至故勸帝召宣王　不寄

注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　曹肇曹爽皆以俱出而敗

抑辛毗而助王思　王思在梁習傳

劉馥傳馥子靖　靖字文恭見水經注第十四卷中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至有馥遺風　以失其事實故採此書靖爲治亦杜畿之亞矣

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至屯據險要　其先見在江統之前

又廣修戾渠陵大堨水　水經注作戾陵堨車箱渠其元康中所立碑宜補錄以廣世期之闕

司馬朗傳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至宜及此時復之　伯達前一條所以救建武之後盡罷郡國都尉官一變西京舊制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廢立秋講肄課試之禮馴至三十六方同日並起天下土崩也後一條則奪累世之業王莽慕古制而失其宜及亂後而復世祖懲近謬而失其會適在此時然曹氏無遠見創制經久故口分世業反有待于拓跋之據中原也

張既傳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

至出居扶風天水界　江統徙戎論云魏興之初與蜀分
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
强國扞禦蜀虜蓋指此事當日操所以使劉氏無所資以
北伐者不但空漢中之地而已　統徙戎之計亦即祖既
語而反用之

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　注採魏畧緝云威震其主功
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按料恪實剌師也欲免難矣

任峻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　注採魏武故事載
令云云按祗議即龍子貢助之說也魏人屯田之制賴此
令而存

杜畿傳會白騎攻東垣　龐德傳云張白騎叛于宏農白
騎即上張晟耶後漢書朱儁傳自黃巾賊後復有張白騎
之徒並起山谷騎白馬者爲張白騎

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尙乎安民至此古今之所常患
也　何不削畧冗長使就簡當讀之易起人意乎于此思
班孟堅

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其論則高然考
課者所以待中材凡士亦不可廢也

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尙書郎廉昭至誠不可以怠也　恕
言甚煩長不能自達其意泰初亦然

出爲宏農太守　注採魏畧以孟康代恕爲宏農按此孟
康即注漢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鄭渾傳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　注採張璠漢紀後
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按後漢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
爲得其實

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　用此法則無
兵而有兵矣文公固善權變

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至以發姦者　此非俗吏

所知安農息盜皆在移居法中勤稼穡明法令是曰
倉慈傳慈躬往省閱至曾不滿十人　治邊郡固宜寬簡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至咸爲良二千石
　無政可以垂範後來附見其名爲已足矣近代紛煩立
傳亦何知體要
張樂于張徐傳　此與下卷序魏諸將但以注記所載稍
纂其畧非經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圍一時奇功而惟存一
令亦安得謂之備詳也序張遼合肥許褚潼關差勝耳
任城陳蕭王傳　三王以母弟故別爲一卷後卷以母貴
賤爲次其猶春秋之教歟
陳思王植於是以罪誅修植益不自安　注採典畧文之
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按自得佳麗則
受彈者之益傳之後世但以佳麗見稱亦誰知因改定而
佳麗乎今人多誤會佳麗文遂作佳惡亦未爲大遠本意

不解讀者何緣慣慣也
注世語曰修年二十五至修遂以交搆賜死　世語所言
皆鄙淺兒戲不足信
其年改封鄄城侯　注採魏畧云云按魏畧所載皆規橅
前史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
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于時人民稀少東西並驚饋輸是憂若屢喪敗魏將不
復能支且植自料才武猶不後于眞休故懇懇求試誠不
忍爲秦越之覩也
初植登魚山　魚山即吾山
鄧哀王沖傳時孫權曾致巨象至即施行焉　孫策以建
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
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
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

筭術中本有此法能改齋漫錄引符子所載燕昭王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

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倉舒之死正在軍敗赤壁之年故尤憤不擇音

中山恭王袞傳太和二年就國至習爲家人之事　袞保身之符勝于陳思也

王粲傳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以此獨爲粲立傳

自潁川邯鄲淳　注採魏畧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按世傳魏正始中所立一字石經乃邯鄲淳書自漢獻帝初平元年庚午至曹魏邵陵厲公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一年使子叔以弱冠避難荊土已應七十餘安得精力猶辦書七經于石也

繁欽　注採典畧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按記下疑有脫文當是薛訪車子喉轉能與笳同音事而注脫其文也

瑀子籍　注採魏氏春秋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按司馬昭謂嗣宗至愼在李通傳注中

吳質　注採世語曰魏王嘗出征至而誠心不及也按此鄙妄不足信

劉劭傳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類書疑以皇覽爲祖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畧皇覽凡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韋誕　注採文章敘錄覬孫恒撰四體書勢至然殊不及文舒也按古人論書者惟巨山獨能其原留意此藝當皆誦之此書學之經也故右軍之傳自衛氏

杜摯　注採文章敘錄儉答曰鳳鳥翔京邑至子秘書按儉雖敗滅要是曹氏死臣詩以言志固不碌碌也不得

遷者摯之命非儉過　比與經緯亦非晉以下所及
注臣松之按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　孟
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爲良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
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傳晏等遂與嘏不平至爲河南尹　嘏亦一時之良
然以不平免官之故自此遂爲司馬氏腹心于義有所曠
矣特功名之士稍循幅尺者耳
注採傅子曰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　按劉馥傳載劉
靖爲河南尹初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則靜當爲靖也
注然持法有恒至吏民久而後安之　曾更內職則舉動
必與鋒銳悍吏急名喜事者不同
惟進軍大佃至此軍之急務也　此雜耕渭濱爲蠶食伺
利之上策也先儒謂武侯三年不死可以取魏即蘭石之
言耳

嘏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至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
若使習于海道則亦當有其備矣此又不可執蘭石之
料吳謂後來永無其事
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注臣松之云云按實
由愛憎耳然其論三士者不惟取友之鑒亦時當以之自
省自箴也
評傅嘏用才達顯云　注臣松之云云按陳評未爲失傅
鍊達見成敗耳
桓階傳遷趙郡太守　水經注引長沙耆舊傳稱桓階爲
趙郡太守嘗有遺囊粟于路者行人掛囊粟于樹莫敢取
之
陳群傳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至而輕人
軀命也　陳鴻臚之論原于班固刑法志
泰景元元年薨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請誅賈充蓋非

實錄元伯說曹爽自歸者也使持忠入地咸熙之封不及溫矣

徐宣傳帝船回倒　回卽桅也古字通耳

盧毓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　予家議論平易確切一時之良特以與何畢相左遂爲司馬氏所用有愧于子幹之抗卓矣

和洽傳轉爲太常淸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　陽士嘗非毛崔過崇節儉之弊而處身淸約此爲深識治體而非立異同之論以苟便已私者也

杜襲傳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先徙八萬餘口蓋知此地之難與蜀爭豫爲之所也

趙儼傳　注臣松之按魏武紀云云按陽棼之奇客使人搜閱旣安反側又審情僞操多猜忒有是

今賊圍素固　至　破賊必矣　敵方乘勝若督促解圍士衆豫怯輕動而敗卽後至者望風奔北不能禦寇矣晃之成功賴儼能見兵勢也

今羽已孤迸　至　將生患于我矣　羽存則兩疲羽亡則劉孫連兵不解爲魏利皆甚大也況羽士衆尙盛又無歸路若急追之人皆致死我新勝而驕又自戰其地必喪前勞萬一大衂方生他變昔黃池之役晉午爲吳所先亦慮此也謂權改虞而生患於我乃儼之巧詞

裴潛傳太祖次摩陂嘆其軍陳齊整　摩陂之役蓋集數州之衆以解二城之圍亦劼矣哉

崔林傳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　至　以此爲寄　注採魏名臣奏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按不更州郡者不可使處內不歷近職者不可使處外此有深旨

孫禮傳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詞訟　縱不得真獄可折矣此解結之術也

許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于茲爲兩矣

高柔爲廷尉二十三年此得人久任之方未可因末路難退并致譏也

辛毗傳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

千古拒諫根柢在此一語

楊阜傳使楊昂殺刺史太守　趙使楊昂者欲以堅張魯之助

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褏袖　褏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錄宋書五行志果然帽上宋書有繡字

高堂隆傳　升平學行不減劉子政

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至斯乃上天之戒也　高堂本以師傅舊恩素所敬信又明帝雖從而不改亦與狠愎惡直者殊使當日身領太史遇災隱默豈不爲張禹之續乎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至亦不遠矣　詞意周至是儒者語　備當作禪

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至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　魏世去漢未遠猶有此舉

滿寵傳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　注臣松之以爲楊公云云按世期此論無異孫氏之責高文惠也

郭淮傳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至加建威將軍

蜀後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于陽谿延傳云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而此傳諱之

王昶傳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

此傳亦諱東關之敗

王基傳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至懼挫威也　魏不能一
天下坐新得荊州乘勝輒進有烏林之敗耳基此論千古
持勝之要未有能易之者也
嘉平以來至以求外利　此深於爲司馬氏謀者
王毌邱諸葛鄧鍾傳　諸人惟鍾會可加以逆名鄧艾有
功無罪至于三賢乃心王室事連不就而典午之勢益重
諸人之終卽國之終也故次于此焉
王淩傳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　此中軍猶言禁軍不
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廣有志尚學行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言亦後人所
增飾若曹爽執權時濟無緣有此旣七族同夷濟以恨其
失信發病死矣
毌邱儉傳　漢書高紀下注云曼邱毌邱本一姓也語有
緩急耳故知此字作毋者傳寫之誤史通中音貫是也

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至項卽堅守不知將何爲無必死之心失勤王之義衆
銳一沮卽使逃死敵國亦惡在其爲丈夫乎
注採儉欽等表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至莫過於此　諸
葛恪雖挫于新城以此表觀之亦一時之强對也
欽亡入吳　注採欽降吳表廢害二主按此表後人僞作
高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傳人有所屬托至以爲褒貶　此絕屬托之一法
然未若不受之於先爲尤善也使失人而後議之負敗已
多矣　公休之法欲變屬托爲保任要之若此仍與中正
不殊
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　注採魏末傳云云按昭
初代兄秉政未有恩威及人安得卽言禪代哀誕之志甚
充之惡者爲之也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至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　儉欽猶出至項誕閉城自守專倚吳救彌爲下矣

注採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于臨湘爲孫堅立廟　立廟何事而發死者之磚乎世語之鄙淺不足信如此

三年二月破滅　注採干寶晉記云云按外圍既合士衆猥多資糧方竭誕不盡人謀則天棄之矣誕能合虛譽養死士實中情恇怯無遠畧者也假使舉淮南之衆直趨洛陽投命勤王司馬昭徵調未集勝負誠未可知耳

唐咨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　唐咨本非巨猾因其面縛生致并張之以爲功耳

鄧艾傳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事皆施行御覽作皆如艾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沘旁脂切）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四字下接毋東南有事云云按冊府引此亦曰鄧艾傳則悉是承祚本書後來所當刊正也

毋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至此御邊長計也　江統郭欽之前輒已有此先覺遠猷

恪新秉國政至此恪獲罪之日也　覩艾之料恪則知王基之忠于司馬昭所謂撫愉上下以立根基者至言要略也曹爽固豚犢終于必敗然不興駱谷之役則民怨未起

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至大破之　艾軍入死地理無反顧而瞻不知憑城持重何哉

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至以顯歸命之寵　并封爵皆專

自儗定宜乎讒言之得入

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至令祭祀不絶　王彦雲畏其爲厲鄧士載憐其被冤此襲鄭人立良止之智也

艾在西時修治障塞至皆保艾所築塢焉　史家予艾有餘惜

鍾會傳鄧艾追姜維到陰平至會與緒軍向劍閣　如此則會亦頗有其功但使贍等不敗艾行危地必致飢疲維拒劍閣會莫能前迄于無功耳

若蜀以破遺民震恐至祇自族滅耳　將士思歸不肯同反此即其婦翁策淮南事比例得之人但有智識而稍更事便不可當也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至豈不謬惑邪　史家頗審輕重鍾會在蜀亦矯太后遺詔不得斷之曰叛也

方技傳華陀又有一郡守病至吐黑血數升而愈　郡守事似依托呂氏春秋文摯齊王語爲之

然君壽亦不過十年至不足故自刳裂　此最近理孟德所以果於殺佗也陳元龍三期當發竟不爲除此根原亦所謂養吾病以自重者耳然常人多可療之疾不遇良醫則罹夭枉此佗所爲可惜仁恕之人必恐此小忿爲萬民全之也

注採佗別傳又有婦人常病經年至汗燥便愈　南史中有一事又依托於此

注採文帝典論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　寺人受房術殆魏公恐爲人所窺欲轉從嚴峻學之子桓乃未喻耳

杜夔　杜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可與方技伍

管輅字公明　注採輅別傳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按語似小偏然

長者當如是也

頁宋無忌之妖　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又見封禪書注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以爲火之妖

頁老鈴下耳　御覽引此語下更有公府閤有繩鈴以傳呼鈴下有吏者也當亦是裴注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　注採輅別傳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按別傳實皆然但陳氏所引用者不外此例去其迂蔓耳

卒年四十八　注輅別傳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按才由于思不思則無才

烏丸鮮卑東夷傳後鮮卑大人軻比能至不能復相扇動矣　自冒頓屈強一時其後如檀石槐蹋頓軻比能之輿皆僅雄長北邊中國無釁人才向用彼固不能有加也劉

淵以還皆中國先自敗而後乘之耳謀國之士聞一部新盛卽智勇豫怯是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illegible]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二卷 蜀志

長洲 何焯屺瞻

劉二牧傳 二牧不從董袁群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即二牧猶不得以閏于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 序吳事則正禮不先于討逆系漢統則二牧乃冠乎興王變其例遂其詞所以待後之人自遇其旨于參錯迷謬之中故非當時所測也

劉焉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 注陳壽益部耆舊傳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按趙岐孟子注云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經師成語也

焉徙治緜竹　東漢益州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緜竹緜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　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先主傳先主姓劉諱備至因家焉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蓋以始封之明年爲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誤　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故西京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

承等皆伏誅至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　魏志建安四年脩殺車冑五年承等謀洩乃死表紀備據下邳亦在承死前蜀志誤也

十二年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曹公南征在建安十三年

此上疑有脫文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幷力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江表傳欲專赤壁之功而不能掩樊口之卽爲一地也

二十四年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至雖死無恨　據後注乃廣漢李朝作此文在西京亦不多得疑諸葛公潤色也

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至以報萬分　前一篇是西京此一篇西京氣味東京節奏

於是還治成都　還治成都當時未必懷安但貪高祖氣燄差異或以得其地不得其民故不久駐耳

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注臣松之云云按臣子一例昭烈當日蓋以孝愍爲禰而於本生則仍光武南頓君之例此可以意推而知也

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　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按易之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昭烈以此爲誡則不甚樂讀書特少年之事其後則知書之要矣　射君卽射援見上表中列名

後主傳建興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注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云云按此詔猶有過繁去二百餘字則愈嚴重

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董允亦卒于是年蜀內外之政始壞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　不書吳主書吳王耶恐字誤

景耀元年宦人黃皓始專政　皓專政五年而國亡

六年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　注採王隱蜀記禪又遣尚書郞李虎送士民簿云云按蜀窮匱至此固難以支久矣

評禮國君繼體至體理爲違　介于二寇加之南中煽動必執踰年之禮非所以係屬人心鎭撫方夏也

又國不置史至猶有未周焉　吳蜀之主雖均曰傳然皆編年紀事于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闕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持此以詆毀葛相

注華陽國志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　陳元方鄭康成皆避地徐州而先主以建安元年領徐州牧其啟告以治亂之道在此時也

先主穆皇后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此妄言先主定益州時諸葛公與張趙等泝流至蜀孫夫人還吳當在建安二十年爭荊州時

諸葛亮傳好爲梁父吟　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

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先主自葭萌還攻璋至成都平　兵勢已合豈得中息若

議公不當泝流合規者眞迂儒俗士也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如張松法正之情固夙昔所畫亦未有逆拒不仕者耳

先主外出亮嘗鎭守成都足食足兵　當先主時但寄以

蕭何之任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注採孫盛云云

按此堯舜之心非同詭僞

封亮武鄉侯　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至可計日而待也　以不懈于內

任群司以忘身于外自効以修身正家納諫任人責難其

主蓋此又興復之本也其眞王佐之才與伊訓說命相表

裡者歟

將軍向寵至優劣得所　馳驅于外可以使貪使詐故魏

延可任若宿衞之選必以信行爲本也向寵居攸之等之

前者寵督中部掌宿衞兵蜀小或兼攝虎賁羽林之職亦

其近于君者也故先言之

於是以亮爲右將軍　注漢晉春秋使孫䇿坐大遂并江

東按下有脫文當是指斥孫權之語吳臣諱而削之

注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

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据此疑此表爲僞非也以元

遜傳觀之自明苐此表乃劇論時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

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于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

伯松寫留箱篋元遜鈎致之于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

侯之愼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字當爲六年雲本

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旣貶雜號將軍以明法散

關之役使其尚在必別統萬衆使復所負而不聞再出其

必殁于是冬之前矣

十二年春亮恐大衆由斜谷出　注引魏氏春秋云云按罰二十以上豈無參佐可以平之孔明雖蹇蹇夙夜不若是之不諳政體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葬漢中者欲後人嗣事于魏也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上云人傑在其子孫之朝故耳歸之天命則仍夷之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至信矣　上云不戢蓋對敵國之詞此又申明其眞王者之師也

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元字誤思遠之生即在建興五年也詳元字當作六伯松亦以轉運之勤死于王事

關羽傳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値共至夏口　注採蜀記云云按蜀記語多淺妄恐不足信

馬超傳聞先主圍劉璋于成都密書請降　賴得所歸本終名爲賊

趙雲傳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　注雲別傳云云按本傳先主爲平原相時雲已隨從主騎別傳謂就袁紹雲見於鄴則在建安五年後此違反不可信者也

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　注雲別傳云云按雲駁議甚忠正然經國之務有諸葛公在必得其當未應反待武臣駁議殆家傳掠美耳其諫伐吳則又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號列將非所及也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書及孫權稱尊號諸葛公不明絶其僭之義爲之

軍退貶爲鎮軍將軍　注雲別傳云云按諸葛賞罰之肅雲猶貶號其下安得濫賜又足以明其不然別傳類皆子孫溢美之言故承祚不取

龐統傳性好人倫勤於長養至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

士元此論東漢之風流已耳欲與世教非務實不可也

參取其意則足以資奬勸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有所試而誘之使竟其志勿徒以浮聲競煽斯得者多

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注九州春

秋云云按以皇極幽昧漢祚將墜較其輕重則取璋不爲

非

法正傳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　薄靖而不薄

李嚴是先主之所見以其虛名無實用不爲大節

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注採孫盛云云按艱

難之初權以濟事未宜以常道論也　先主初定益州與

昔君祖宗世守之國勢殊且諸葛公方以審配不容許攸

爲鑒也

今策淵郃才畧至時不可失也　孝直智術不下公瑾且

猶知尊奬王室非碌碌程郭惟思攀附孟德者也

許靖傳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滞　此靖所以

名盛一時

靖收恤親里至莫不歎息　文休與子魚景興人物相等

使處太平猶不失公望也

正禮師退術兵前進　術兵即孫策也

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至豈可具陳哉　注臣松之云云按

袁術僭盜策爲其部曲文休避地未可厚非　文休雖曰

羈客然名滿八區誠畏爲袁氏僞命所汙當時誰能預計

伯符絶術厥後兄弟相繼開吳髙立哉即子季亚非有君

臣之分慕仰宗傑希欲歸命亦與臨難邀利殊科論者原

其本末可也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注採山陽公載記云云按斯時

稍覺悟操之將篡非復歸死國家故意故應優于劉子初

也

靖雖年逾七十 至 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文休一生不遒漢末名士風格求之以知幾望之以匡世誠所不暇若以諸葛公所敬而輕相毀詆亦安國輩之不自量也

簡雍傳性簡傲跌宕 至 自縱適　視特舊不虔見誅者度量相越是以當困厄而士歸之者多也

秦宓傳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相如雖爲封禪書臨歿乃成未與諸儒共定其禮蜀士多誇往往過實

參伐則益州分野　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于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評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承祚此書大趣簡質而獨推秦子勅之文藻異于諸傳斯則文無定體之謂耶

董和傳先主定蜀 至 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　董和並署李嚴並托皆所以慰蜀士大夫之心特幼宰端良正方傾邪耳若使黃公衡不因喪敗隔絕則受遺當屬斯人不傷昭烈之明矣

劉巴傳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昭烈初定蜀士人懷反側其加意于子初即高帝之封雍齒也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　注採零陵先賢傳亮亦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揆子初粗有筆耳此助而張之造作劉葛之語也

注初攻劉璋 至 府庫充實　必無此事錢至直百豈復可以通行初得一州公私羃然是五均之續也以張益德傳中須賜之差觀之則聽其赴藏競取亦不然矣

董允傳以允秉心公亮 至 則戮允等以彰其慢　此疏已載孔明本傳則休昭及向寵傳中可勿重出

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 至 備員而已　既任宮省兼

統宿衛孔明盡用周公立政之言治內也　和順與公亮
者相參並在左右則劑之使平徐以養成君德無睽否之
憂矣

蜀人無不追思允　注臣松之云云按允事關蜀存亡故
與和傳別出

劉封傳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副軍之名失之尊寵太過
是以事當慎始

諸葛亮慮封剛猛 至 使自裁　先主無他枝葉後嗣庸弱
封地處疑偪又嘗將兵一朝作難則禍生肘腋國祚方危
故不得不因其罪速斷也後代如潞王從珂事可相參爲
鑒

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注達子興爲議督軍按此則孟達
家且不誅況黃公衡乎其不承信郭冲之言不虛也

彭羕傳　如永年者自可不爲立傳

廖立傳昔先主不取漢中 至 徒失一方　此實前事之失
也

亦當參取觀之當呂蒙襲奪三郡郎與吳追好棄惡先收
漢中以圖關隴于時生齒殷盛錄其客戶爲兵聲勢十倍
也

亮表立曰 至 於是廢立爲民　方受託付主少國疑不得
不廢立以懲不恪非度之未宏也

李嚴傳　李嚴所以並當大任者既蜀土故臣宜加獎慰
又南陽人諸葛公僑客茲郡有鄉黨之分必能協規荆土
歸操嚴獨西奔似有志操理民治戎幹畧亦優是故取之
然自其歸降即領郡于外不共帷幄何由得其腹心昭烈
用人必由試可嚴特未試之于左右周旋歷年所以猶有
失也

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 至 留鎮永安　武帝失之
于宏羊昭烈失之于李嚴人固難知而權位相逼猜嫌易

構亦事勢之常矣

部分如流趣舍罔滯正方性也　使正方胸無鱗甲則文偉匹也

注採諸葛亮集雖十命可受況於九卿　孔明恭遜十命之語未必出自其口諸葛氏集當以承祚敘錄者爲正

平遣參軍狐忠　狐忠卽馬忠

注採亮公文上尚書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　此別劉巴非子初

乃廢平爲民　注引諸葛亮與平子豐教云云按平旣見廢豐猶在留府非公之公忠無此量也

劉琰傳文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誦靈光者以宗姓隨從惟琰一人也本出魯國又考此賦自負若爲己作又于侈靡中竝其風流耳

魏延傳嘗得重將以鎮漢川至一軍盡驚　拔延而益德不見臯非君臣相信之深何以能然

平叱延先登曰至軍皆散　丞相之澤數十年追思不忘況此日乎順逆一明則延雖善養士卒一叱卽散矣

楊儀傳往者丞相亡沒之際至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何乃無賴自棄至此然公琰亦有以致之稍崇其祿位以答前勞不亦優乎自審不能駕馭唯勿寄以重任可耳

向朗傳亮卒後徙左將軍　朗爲左將軍時行丞相事見後主張皇后冊文中

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　二十年之功何害不可讀朗去長史已六十餘老而好學正吾儕過時者所宜師法也雖公淵之口終能以凡俗批詆邪

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注襄陽記云云按此語卽漢晉春秋之所由作也　孫盛語已見魏書三少帝紀此重出

張裔傳丞相亮以爲參軍至領留府長史　既重裔幹理
亦不欲但用公琰文偉署府事一府皆楚人失蜀士心也
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語頗輕
薄然深悟此理卽無死權之愚也豈惟長史卽貴極公侯
亦猶是耳戀慕外物薾然疲役不無謂乎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至行義甚至　行義如此故諸葛公
以貞亮死節並許之不緣季休之言遂與威公一視
費詩傳降崇於漢室　室當作升黃忠字也御覽作漢叔
叔字草書似升字耳
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　費詩左遷雍茂見殺固由
不宏亦其戇氣
杜瓊傳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至意者甚於穆侯靈
帝之名子　君子好仇豈怨耦之謂師服已屬傅會後人
不必恃此自喜爲知微也宋明帝之多諱皆譙叟輩啟之

何關治亂興亡乎
許慈傳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　鄭氏尚書
注今與易皆僅存于正義中
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　此荀文若曾與孟德言而不暇
行者
稍遷至大長秋卒　大長秋用通經之士爲之則可以修
周官內宰之職
注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按仁篤通大
經四小經三郎在中士亦烏可無述
來敏傳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　請
敏軍職而以董允領宿衛此楊洪勸留向朗之意故敏言
奪我榮資也
尹默傳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
畧誦述　傳寫之譌衍一方字按後漢書陳元字長孫父

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

李譔傳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司馬二人于前思潛傳則稱字欽仲傳則稱名似疎

譙周傳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延熙元年立子璿為皇太子至八年冬蔣琬始卒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縱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湔省汶水旬日而還譏其不恤國事盤游于外自此始也傷大臣不能正書以示譏後不書者不可諫則不足譏也

若至南方外當拒敵至誠恐邳形之言復信于今　此所料皆是奔南亦歸于亡不若以此勸之死守君臣共殉社稷不亦為四百年之光乎邳形之言世祖從之以破邯鄲豈從之以降王郎何周之昧于義而愚于術必使其主蹈軹道之轍也

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　此則不然但為張魯之入巴則再辱耳

於是遂從周策至周之謀也　從周之謀則蜀人免屠戮之慘故鄉邦譏之非萬世公議也

注孫盛云云　按指畫實自了了從來轉亡為存因敗為功苟有可資務盡人事則事機俄返此非書生事外作好語也然而能為此者必其君之有志者也公嗣非所及也時群臣但以恐不受降為難則退次東鄙亦無可俱逵之臣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皆裴注之文

評注採張璠云云　張璠識陋旨迂注家何以取諸

黃權傳權閉城堅守至先主假權偏軍　先主獎拔公衡故霍弋羅憲皆不失事君之禮

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注採蜀記云云按凡取精多用物宏者皆應天象太白入太微中而漢兵誅莽不害爲僭盜也公衡一時遜詞耳　宋書天文志云按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

崇師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崇死國此劉葛推誠之效也

李恢傳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　觀此傳及馬忠張嶷二傳中皆有南夷復反事蓋雖諸葛公猶不能要其終不反也

蔣琬傳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　自反必期于當理此伊傅之心非獨寬厚

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　此郎黃公衡所諫先主者衆論不爲非也

以涼州胡塞之要至赴之不難　按蜀本僻在一隅必圖關中則義聲可以震動天下若能克敵則洛陽皆有勵勸之勢今入羌圖隴借使挫之未爲壞其心腹中原念舊者漸無所繫屬矣昔三郡常反應王師而丞相不速行赴利蓋不欲舉我之全力傾用于彼之偏師魏延入羌蓋聊欲掩其不備斷賊右臂仍不階此爲進取雖勝敵而不再往也維先琬繼所規則小矣雜耕跨渭遺蹟未遠若之何計止于畧民廣境與東吳之士共矜邊角之勢也哉雖然君子猶有取焉與乎蹈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

費禕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　仲謀氣象無異子桓雖昭烈猶不免以諸毛遶涿取傷豈漢末風氣使然幸有百年之歎亦微見魄兆耶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至與其兵不過萬人　欲斷

隴則當及曹爽初誅衆志二三未遑外事之時文偉身駐漢川以牽關中之救伯約以萬衆招誘羌胡披割西鄙過相裁制又失事機元遜輕舉于東文偉坐待于西皆若天之假助典午以成其奸者可長太息

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　此功若在秦川不亦偉哉吳殷禮言於仲謀曰民疲威消時往力竭不能不相爲惜此小用也

與鎭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　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偉度

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　鄧艾得自隴右赴關中之急故丞相以間擊破費郭也

六年維表後主至啟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　此咨表而不關尚書故思遠不能力爭伯約不貽思遠書言其事者當以素非同心故耶

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注臣松之以爲殺會復蜀不爲難矣按殺會易復蜀難華陽國志載王崇論曰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

評然猶未盡治小之宜至而可屢擾乎哉　此皆承祚在晉之遜詞裴注駁之或未喻其旨也　宮中府中理民治戎立國一不可闕今伯約孤立後主昏蔽其本已搖加之政刑非昔不能使民忘其敗上邽之役甚于街亭伯約但知前人裁制之過不知失文偉之助亦不復可以有爲此誠志士爲之深悲者也　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首尾其末卷則特爲楊戲之贊而設也蜀都賦云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宗預傳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永安益守則圖關中者力又減矣此劉葛所以優與吳盟然斯時公琰未有遠名于事勢宜然

楊戲傳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　伯約于此不及公琰遠

矣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　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爲正乃于蜀書之末記文然之贊假託綱羅散軼陰著中漢季漢皇統斯在躋蜀于曹氏之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詞實以文然所贊代已序傳也張茂先能譚史漢而爲承祚所面欺千載以下吾猶取其區區乃心辨正閏戀眞舊也

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詞下注中凡引他書者皆裴注卷末所採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亦然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四子叛臣故獨書名　傷天下三分不歸一統始於荊州失關侯敗故以三叛人終之并及郝普者呂蒙襲奪南三郡荊吳之釁所由成也畧孟達而專言此意有所寓矣　關羽傳作傅士仁而贊止曰士仁則其人姓士傅字衍也

評楊戲商畧意在不群　意在不群承祚自譽信乎其不群也

義門讀書記第三卷 三國志

吳志

長洲何焯屺瞻

孫破虜討逆傳堅薨還葬曲阿　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　伯符以勇銳摧破繇朗然能繫屬士民修其政理遂創霸圖亦子布三四公之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策前此猶爲術部曲自絕術乃正名漢藩得以自立矣後曹公亦以策絕術授討逆之號

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注引江表傳云云策本袁氏部曲覩其喪敗乃始睽貳于漢則江外之大賊也貢

既忠臣其容亦無愧高漸離矣

吳主傳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至作濡須塢　城石頭以備陸作濡須塢以備水然後建業勢壯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　請降者規以全力取荊也

二十五年十一月策命權曰至永終爾顯烈　特載魏朝策命于傳蓋醜之也

注孫盛曰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

盛何所見言蜀于漢代臣節不固與操異即爲貳漢乎大司馬漢中王之號非是無以繫屬人心異乎因危自擅也

黃武元年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注按江表傳云云按此非惟以通好亦詞漢帝改步可以名王其地自爲討也

然與魏文帝相往來　待西鄰之固也

五年陸遜陳便宜至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　魏方大喪未能議遠故勸及時息民以固基本而權詞已有猜焉所以末年自用益甚

黃龍元年造爲盟曰天降喪亂至其明鑒之　讀其載書不惟先歃者漢而主是盟者惟丞相矣盛德之所及遠哉

嘉禾元年春正月　注江表傳云云按仲謀既自擅尊號以天子臨其臣民不修郊祀是子不事父野哉

詔曰朕以不德至乘海投淵　爲之下赦此氣湧如山所由追也權自稱尊號無一可觀矣史家鋪陳其事亦醜之也　此衆本欲蓋其身受魏封之恥然下詔可以少需人衆但遣數百亦自足也其後朱然征柤中預表必勝權抑其表不出其鑑於是哉

六年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至其後必絕　身在疆場與

強敵對親老不預陳請棄軍敗國不俟交代宜嚴立科禁若內地守令自無事限制也加罪傳者尤爲謬濫譚綜之議吳朝可謂無治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錢當五百已不可通行又鑄當千徒爲妄作有以知吳之無制也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至匿所不逮　魏吳皆有校事而適生奸無政而好察何如劉氏之平明也權旣迷謬于前引咎方新責數隨至不思反求所以致此之由洞然無猜更始納誨惟思歸過于下又何怪乎國之日亂民之日瘠哉

四年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至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札乃禮字之譌見顧邵傳中字德嗣欲用其民必其政教足以使之蜀之跨渭虎爭蓋以十年教訓民忘其勞今吳之政教粗足檢制其衆不至離叛但舉見兵淺嘗伺利則所及耳滁境大舉事畧季漢難可得動倘致內憂是爲未戰自困仲謀雖知虛實亦審己而動其弗能用避所短也苟非伯符公瑾之時又無武侯易地而處雖雄畧遠規固無所施哉　元遜遠覽荊郡說公孫述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與賊爭競之計銳意北伐亦殷德嗣斯志也然審己量敵未能萬全頓兵新城威挫于外釁生于內家族旋夷吳亦終以不振矣惟務自強毋狃于逸以徐俟其釁則得之矣

詩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哉　總上嫌忌殺戮言之承祚蓋謂晧之昏虐此其貽謀也

三嗣主傳孫亮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爲帝太傅　改元下脫建興二字以後永安元年例之則閏月上脫建興元年或尚有他文未可知也

太平元年春　注採吳歷曰正月爲鍾立廟稱太祖廟按孫堅父名鍾見宋書志然北宋諸本皆作權字

孫休永安五年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　齊梁
以下人主都類此蓋未知所學之要也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注採葛洪抱朴子曰云云按不
知注家何所取而濫載于此
孫晧元興元年貶太后爲景皇后　貶太后而與布不爭
其死宜矣晧蓋又甚于明世宗也
建衡三年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　注引漢
晉春秋華陽國志云云按華陽國志欲見蜀士之多耳當
從習氏
天紀四年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　注採襄
陽記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
可還取之按宋王權還師保江而金亮卒敗退瑩計不爲
非但孫晧已在必亡故張悌勉强一戰耳
注且我作兒童時至復何道耶　孔明一顧使人自厲如

此
評　注採陸機著辨亡論上篇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按
文選無鍾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
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
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余謂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
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訛鍾離牧爲武陵太守以少衆討五
谿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爲得也
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
三國之君皆不知正家納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之此
權晚年所以繼嗣不定也
步夫人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注吳歷
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按繼室之名
于時已謬故委巷之書君子所慎
孫和何姬故民訛言晧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甲申南渡

福邸不君民間亦訛言非朱氏子立者福邸李佯讀云

宗室傳孫奐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按魏書甘露二年以

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又三少帝紀甘

露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黃初疑首

尾之誤

孫賁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　九歲無領郡理疑脫

十字

孫翊子松爲射聲校尉　注採吳錄云云按孔明爲之感

慟斯言信矣惜其亡早乃使峻綝敗國

顧雍傳雍往斷獄至何至于此　國體當爾壹之死于此

益無所展矣權多猜不使壹得盡其情則疑大臣銜前事

而周内之矣　注徐衆評云云按引季武子事不倫不爲

子產地異也呂壹狐鼠亦非子晳強家怙亂當急除之以

防他變也

郤烏程吳粲　即吾粲也按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

事對吳起豈吾吳同耶　古書吾邱壽王多作虞邱而虞

仲亦爲吳仲則吾吳通也

諸葛瑾傳瑯邪陽都人也　注採風俗通云云按孝文時

侯者十八無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嬰何功德而

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至易於反掌　及昭烈之時以大

義討賊則人心尤易於聳動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顧可以先元首乎後儒謂孫權亦漢賊也則誠

如裴氏所論　於此時也責以犄角討賊同好棄惡告諸

天地騰書遠近爲文祭羽曉示士衆旋師北向身出秦川

若克關中漢業可復權即稱藩矣

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注吳書曰瑾有所愛妾生子

不舉按生子不舉此非人情果崇不邇之德無姬侍可也

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　天不祚漢武侯不同乃見之壽

注融部曲吏士親附之彊外無事　按此十二字疑當屬

下秋冬乃陳氏正文也

步騭傳闡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　騭有君子之名而

二宫相搆不能守正闕之作逆或其餘殃耶

闞澤傳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　宋書歷注云吳中書

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故孫氏用乾

象歷至於吳亡

薛綜傳沛郡竹邑人也　注採吳録云云按此因求信陵

後事從而僞造果有之則馬遷亦載之傳後矣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至以廣聖恩　此文當與韓退之

送鄭權尚書序參觀

由此以降四百餘年　按自錫光任延至此尚未及三百

年四字恐二字之訛

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　注引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

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左傳渾良夫紫衣狐裘杜預注

紫衣君服

周瑜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　注採江表傳

云云胡三省曰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瑜之言不悖

於大義魯肅呂蒙輩皆不及也

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至此天以君授孤

也　注引江表傳云云按此則多取諸葛語增飾之故陳

氏略焉

魯肅傳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着此

句以見肅計非左

諸葛亮亦爲發哀　既交分不苟而結好孫氏專力治操

惟子敬克諧故也

呂蒙傳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

也　此舉徵其爲萬人督矣

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　孫氏自武烈爲長沙太守討平區星任用良吏又越境尋討零桂諸賊以全異國三郡懷之故移書郎下雖以昭烈之得人心不如其素服從於孫氏也子明小數豈得貪天功哉

蒙乃密陳計策曰至欲復陳力其可得耶　規取荆州是蒙本謀然此傳之語多不可信前據襄陽或取荆州之後復向襄樊若白帝在蜀潘璋何緣便可往住乎又此時蒙始逾四十亦未應便計一旦僵仆也

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　尚熙之死在建安十二年魯肅没於十年之後而此方云新破諸袁撫集幽冀不亦錯乎即蒙陳此計在代肅之先曹公亦不得遠在河北矣甚矣作史之難也

士仁糜芳皆降　注引吳書云云按觀仲翔之辱芳則吳書爲不審矣

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至爲之降損　權眞有句踐之風雖晩謬多猜於時欲不爲盡死得乎

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　周公瑾年止三十六魯子敬四十六呂子明四十二使子敬十年不死吳盟尚固襄樊舉而漢室復興矣

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按魯呂各以其時當操氣未衰屢出巢湖當共劉氏結好以分其勢及操老而無舉吳之志鼎足勢成不襲定上游亦非所以立國也

然其作軍屯營不失至其法亦美也　子敬作軍幾於孔明之法二人故足相友

評呂蒙勇而有謀斷至最其妙者　譎普細務而與禽關並論者其襲取南郡亦譎兵也

黃蓋傳零陵泉陵人也　注採吳書云云按風俗通義潁

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然則公覆之祖自潁川徙
零陵也
時郡兵才五百人至盡歸邑落　我整彼亂以練習擊烏
合乃可如此用奇
陳武傳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注中殉妾之事固
非孫盛之論亦奢淵無當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　所謂復人者不知是有罪
之人乎若後以正戶羸民補其處則直以平民賞將家爲
僮僕較之後世所謂驅戶其虐又有甚焉
甘寧傳寧建計先徑取夷陵　旣取夷陵則江路通利進
可以戰退可以守
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甘寧可爲特將督萬兵臨敵塲
吳人未盡其用
凌統傳二子烈封年各數歲至還其故兵　注孫盛云云

按仲謀之事惟殉妾失禮其他亦王者所不廢但非其本
也一部周禮至纖至悉矣孫盛之論意則遠而未容也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將軍
諸葛誕據壽春來降　二年下宋本有魏大將軍
朱然傳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至責臣後效　然若無
此表幾無以測其所至
虞翻傳　陳琳檄吳文虞文繡砥礪淸節躭學好古仲翔
能負析薪文繡之名注家未及詳　翻別傳自敘云臣亡
考日南太守歆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則前此之殺者有矣孫皓昏
虐權之貽也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　自有酒失何以正君此權所以遂
不能容也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注臣松之云云按

丣卽大篆酉字與丣不同丣古文作丣裴謂字同音異誤矣詳說文第十五卷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遭風沒失乃泊成山而爲田豫所破　悔赦虞翻泣謝陸抗此權所以稍過于亡國之主耶

歸葬舊墓　注採會稽典錄徵士餘姚嚴遵按嚴遵是君平有於先賢之名亦有誤乎范史云一名遵者亦惑于此語也

注吳寧斯敦　續漢志注于諸曁下引越絕書云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

張溫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至謹奉所齎函書一封　以當日人心思漢有不自知其出諸口者然于敵國之體則失辭矣以殷宗傳說稱漢君臣則勤任旅力者不自同東藩乎

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至浸潤之譖行矣　置營府以處之是合其黨而使聚以謀我也

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至無所不爲　此吳王假以示意其刻骨之恨故在表辭以曁豔事坐溫者溫方爲衆望所歸欲移衆之怨豔者使之怨溫又吳王之謬術也曁徐之獄類魏崔毛誅廢事惟蜀無之

駱統傳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　時兵民初分故統言若此今則漸以相安又難變矣

朱據傳中書令孫宏譖潤據因權寢疾宏爲詔書追賜死　魏有孫資吳有孫宏皆敗國政蜀用董允何可比也

陸遜傳陸遜意思深長至然後可克　魯肅初亡議以嚴畯爲代意或同此

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注吳書云云按赤壁乘其疲利速戰西陵避其銳宜緩攻

臣初嫌之水陸並進至必無他變　水陸並進則及鋒而用舍船就步則師老運艱漸見釁隙敵得以逸待勞何變擊急也

又備旣住白帝至謹决計輒還　大勝之後將騎卒惰泝流仰攻轉饋又難一有失利前功盡棄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懼而走也連兵于西主客異勢决還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謙如家突耳

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至權用納焉　伯言固有遠猷此則中智所悉其文可以不載

峻等奄至至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注臣松之云云按渭濱之規模自遠此舉聊以解權之忿恥但詆其無遠略可也觀朱桓傳與胡綜相激事足明遜非得已矣

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至遂以罷免　此自爲將者所不廢但作史者乃可不載大抵吳志煩長未削者多

裴注論之尤乖錯

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至語在權傳　此等事他傳已見似不必復載本傳

抗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　注採機雲別傳初抗之克步闡云云按步氏夷滅出于國典本傳云自將吏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如別傳所言又當以此責禍報乎但三世爲將由來所忌且機雲本當與吳存亡國亡之後不思野哭自屏而彈冠敵國自結强藩終致斯咎爲可嗟惜耳

吳主五子傳孫登而謝景范愼刁玄羊衜等皆爲賓客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景愼未嘗敗也　古無刁字宜從宋本作刀

登將拜太子至權默然　有防微之慮者當在此時

蔣脩虞穮志節分明　此虞穮字疑誤于時仲翔没于交

州已十餘年且未嘗厠迹宮僚也

孫和後遂幽閉和 至 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老悖昏惑吳亡不待晧而決

孫霸和同母弟也　同母二字衍傳後云霸二子與祖母謝姬俱徙烏傷則和出自王霸出自謝矣

周魴傳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　譎休七條凡鄙寡要何事塵穢簡牘人才如魴即傳可以不立此與胡綜傳所載僞爲吳質三表豈故鋪陳其事以見吳人智略本疎好行小慧君臣皆草竊一時耶

潘濬傳拜濬輔軍中郎將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濬漢之叛臣此略之者已見楊戲輔臣贊下也江表傳爲不實

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　注採吳書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按濬本二劉舊人故尤懼降人反覆爲已累也

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 至 遂解散雍事　此厷之巧于解元歎之結也

陸凱傳子禕從荊揚來者 至 故鈔列于凱傳左云　此閭閻之人恨晧之虐思凱之懿私造此書以爲口實事辭俱無足徵陳氏錄之蓋其識卑也

是儀傳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　注採徐衆評云云按古之氏族本由上賜漢吏皆成君臣未宜深責

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　若辭有傾移亦并得禍巧者不皆可幸也

胡綜傳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　蕃蓋投權之多猜也

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 至 由是奔喪乃斷　此事已見權傳複出乃刊削不盡

吳範傳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　先主入蜀白葭萌還
攻璋無緣復在白帝與岱相遇承祚蜀人宜知道里遠錯
故載之以見吳人僞妄耳
劉惇傳時有星變以問惇至卒如惇言　時孫翊名位甚
微安能星躔示變此又吳人之誇也
趙達傳權問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
得　可以爲術家之戒矣
評然君子算役心神宜于大者遠者　算宜從朱本作等
注採孫盛云云　盛言是也若嫌魏得不以正亦當崎嶇
入蜀
注然則鶩死亦有鬼也　此必覡者先得之左右待推問
急而始言之則休信爲實見其狀耳鶩微物氣當旋散安
得埋着土中復有相耶
注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鱠　張温使蜀時權方爲吳王何

以得稱陛下且正當魏軍頻出廣陵洞口權亦不在武昌
也
諸葛恪傳　讀諸葛恪傳雖孟堅當無以過吳書中惟陸
伯言事似稍煩冗他傳亦爲篇可觀想周韋華薛之徒其
書本勝經其整比乃遂邁前良耳
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　張温未
竟之績元遜收之
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至漸出降首　先使之無所略而
後困之則不得不出矣　四部當作四郡即上所謂與四
郡鄰接也御覽正作郡
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　以爲不
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
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
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

權疾困召恪宏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
事　注採吳書曰權寢疾云云按峻始保恪而後乃相圖
權勢之難共如此
注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　及權在時改
紀此有遠見不當以成敗論
會衆于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至振旅而歸
築兩城所以致人也攻新城則致於人矣然此舉雖勝
已失之驟
注採漢晉春秋今蔽政在私門外內猜隔至破之必矣
誠有是形但亦當審己
恪乃著論諭衆意　此論祖述武侯出散關表
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
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　元遜但知忠武頻煩出
師而不規其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而後南征還師之

後又蓄力一年乃屯漢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惡有狃於
一勝主少國疑羣情未一遽圖輕舉者乎是役也雖克新
城歸將不免而況違衆玩寇弗戢自焚豈非馬謖不請貶
三等謝創夷之衆塞同異之口乃更思興作愈治威嚴虹
繞龍鳴身分族赤晝虎類狗元遜之謂矣　荊邯語見後
漢書公孫述傳中
於是遂衆出軍至驅略民人　若不過驅略民人耀武邊
界但遣督將伺利而動足矣何必發二十萬衆耶今旣大
舉又惑于諸將之言頓兵堅城之下是徒爾好大乃素無
成算者也
滕胤傳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注採吳
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下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
下按經意處卽疏處也上相出征其門如市卽與同之嫌
專擅之咎將自此構矣胤與恪特未久故無敗耳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三卷 吳志

孫綝傳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　孟宗恨于此無大節可紀與王祥皆一行而已

又壞浮屠祠斬道人　釋子稱僧到赤烏年此是其證笮融丹楊人意其所煽也

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　劉宗周南渡時上書號草莽臣自是不觀史書之失

王蕃傳　永元傳劉洪乾象歷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具載宋書天文志中此注失採

賀邵傳　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按景賀齊之弟邵乃從子非孫也吳書誤

韋曜傳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　此事已載和傳似可省也

評必不得已元宜在先至庶幾忠臣矣　瑩言既不及覈冲又謂樓宜在先故評家爲之折衷然邵亦以直廢

義門讀書記 一卷 五代史

長洲何焯屺瞻

歐公作五代史亦多取小說蓋蹈宋氏新唐書之弊雖五代事多闕軼然說家所記未必實錄焉可悉取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知武事每敘戰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毋壯夾寨之戰不使左邱太史公執筆也然三矢告廟之際亦極筆也按歐公敘高平之戰獨勝想周人猶有紀載可据沙陀不知金鏁石室爲何事也史闕其文雖左邱司馬亦如之何哉若憑臆編撰則違孔子其所不知之訓正後代史家大失也

五代史第一　薛居正書名曰五代史歐陽氏書名五代史記卷首去記字近刻之謬也

梁太祖紀上　注中數語是作本紀法

紀下開平元年渤海契丹使者來　遠夷使來係中國利害當書前此未通而始至者當書若泛使則見于附錄可矣春秋以一經該二百四十年之事若後之爲史者其事可以分見何必紛繁書于本紀中也

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爲使　樞密使唐本宦者爲之温懲其禍故改爲崇政院而首以敬翔爲使由此相沿至宋遂與宰相埒號爲兩府

三年告謝於南郊　注不曰有事於南郊亦從其本語蓋比南郊禮差簡按是時親郊必有賞賚不能歲歲行之故但告謝而已

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　全忠弑昭宗於洛陽亦身如西京而有子禍

戊寅皇帝崩　注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按爲賊所葬故不書非爲不得其死

末帝紀龍德三年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　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按書取德勝南城見彥章方立功而反見罷梁主賞罰倒置所以速亡

唐本紀上賜姓名李國昌　字德興見墓碑

國昌子克用　至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　克用是國昌小男唐三朝見聞錄謂之李九郎薛居正五代史克用殺段文楚事在僖宗乾符三年者得之

唐本紀下伶人奏百年歌　唐懿宗與郭淑妃思同昌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蓋當時所尙非陸機所賦也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　梁與唐郊天皆以春

左熊威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　注後世以此爲善祥

故於亂世書以見不然按亂世未嘗無此可以見天心之仁愛而嗜殺之君悖德而失職也然注乃歐公本意

三年夏四月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　幸大臣第而書及皇后其失自見

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　莊宗弑于門高而首惡則嗣源也爲賊所葬故不書

明宗紀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　注夷狄不可以禮義責故不曰叛于契丹按突欲恐兄弟不相容而出奔非外叛故不以叛書注誤

廢帝紀平山人也　至　明宗養以爲子　通鑑考異張昭於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皇帝之元子也母曰貞憲皇后魏氏鎭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鎭州人也母魏氏以光啓元年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劉昫取廢帝錄按張昭仕明宗爲史官異代修廢帝錄無所諱避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啓以前未嘗徇地山東又從珂若果是明宗子必不捨之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附識以廣異聞

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　衞人立晉則其名也此殊不成文

晉高祖紀天福三年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熲來奉册曰英武明義帝　梁唐皆郊見後受尊號石晉則以契丹爲天矣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公私債　容齋隨筆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則此所除者

想與之同世方尚武四民失業稱貸之際必有不能堪命者故不得已而屢下蠲除之令也

出帝紀八年十二月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　石晉爲契丹所冊立故其于越皆得遣使

開運三年河決魚池 至 河決原武　晉之事勢至此即非德光不去亦必亡矣

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惟翰契丹滅晉　書殺桑惟翰於契丹滅晉之上所以深著起事不正爲後世戒　前於唐廢帝紀書立晉此書契丹滅晉以此始亦以此終二語相爲呼應

漢高祖紀四年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　注變降曰來歸是時天下無主與乎叛于彼而來于此者異矣按來歸者內外之辭

隱帝紀乾祐二年 本 注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莫大之失本紀無譏按承天之祐禮運語也隱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不知禮何至并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

周世宗紀六年夏四月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　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乃見淤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時且今信安軍是也按宋信安軍亦今霸州地晁說之嵩山集云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又繼取高陽關與無黨此注不同考之遼史穆宗紀亦曰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故小學紺珠採此注

論可謂亂世也歟 至 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公之意蓋謂亂極當治賴世宗之挺生也然周以子弱宋因其資故隱躍以致意而不敢盡言焉公之論有出于薛氏舊史之表者故予未復略爲辨正其失詳也

梁家人廣王全昱傳而陳俗好淫祠左道　陳俗巫風至

五代末華
唐家人太祖子傳如不幸物故者　預言物故則示意殺
之矣
莊宗劉皇后傳是時大雪至乃投水而死　曾鞏政要策
云初太宗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
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衛士必控馬首
曰兒郎輩寒必望勅賜莊宗即隨所欲給之如此非一末
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宗撫手嘆曰二十年
夾河爭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
誠爲兒戲我今養士卒誠不悋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劍耳
當合此所載並爲世監不恤而怨姑息而驕皆足以名亂
也　魏博效節軍雖數賜予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叔趙
在禮入魏事詳房知溫傳中當參觀
晉家人傳論　此論有爲言之稍于史體爲煩

周家人傳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　談叢云
家人傳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則此作堯山者
其後人所改耶
梁臣楊師厚王景仁賀瓌王檀王虔裕謝彥章傳　此卷
始以師厚見梁所由失河北將折而入於晉終以彥章則
莫能復爲之禦敵而因以速亡也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二人皆任樞密使其生平得失
已具論斷于傳中而官失其職則當代之所沿也故獨爲
說以究切之重誨傳撮敘頗似論體
周德威傳德威佯走至奮撾擊之　事與擒陳野乂同而
敘致尤生動
符存審傳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至可以取勝　存審此
謀可謂識變
孔謙傳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三司

始此

李仁矩毛璋傳　二傳何必立

康思立傳　亦可不立

康思誠傳論　此因太祖由殿前點檢代周懼其以此始終故微言之

何瓚傳　此傳可不立

晉臣景延廣傳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　椅字始見於此

漢臣蘇逢吉傳　觀蘇史楊王所由速及而漢祚之促亦可以推而見矣

楊邠傳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　其用王文伯之言邪

死事張源德傳源德旣堅守　至得赦而後釋之　通鑑考異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旣聞河北皆平而有翻然之志詢謀于衆群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源德歐陽史云云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衆當即降于晉豈得猶拒守與晉要約而後出哉

孫晟傳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　殺行人已非況其從者二百餘人乎宜乎世宗之不永也

唐六臣傳論　范呂相攻廟堂始有朋黨之論公蓋借此以發其呼憤故意味終不親切如論宦者亦當載之於唐書若五代史只言世主與唐時宦者之禍耳目相接而復信用之爲可愚也　張文潛與大蘇書云六人者爲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無臣梁之理從而正其罪何所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爲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前漢事未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標卷事似難行按此論頗當唯宋史書周三臣則得闕幽

之道又當通其例之變也

宦者傳論夫女色之惑至捽而去之可也　如武氏既得志高宗欲與宰相謀廢之而不可得矣其能捽而去之哉凡議論彼此抑揚處極須斟酌也

雜傳趙匡凝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　匡凝之貢賦不絕亦張子布勸迎曹操之爲見耳

氏叔琮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殺之者以其老也

賀德倫傳乃分相澶衛三州至以德倫爲節度使　失河北爲梁亡之始由末帝措置非宜而失

閻寶傳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至此不可失之時也　胡柳復振閻寶贊成

康延孝傳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至不旬日天下定矣　梁之虛實形勢悉于延孝

丁會傳會畏梁太祖雄猜至會乃降晉　劉知俊與會皆梁之名將咸以懼疑降敵

張全義傳二人有隙至晉軍解去　與罕之隙未詳罕之傳梁救悉丁會傳但會傳作葛從周此作牛存節考從周存節傳從周實主帥而存節以知間道爲先鋒會建渡河之謀而存節亦有以椹濟軍之益二事各具本傳而從周傳但云敗晉沇河而已

王晏球傳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　惕隱乃官名本紀及附錄皆作惕隱無赫也

相里金傳字奉金　金墓碑云字國寶

贈太師　墓碑云贈太子太師按金上將軍未得贈太師也

張廷蘊傳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

明宗直如此展拓不開

王進傳論視在上者如進等至可勝道哉　其在下者亦中人爲多爾若賢人君子輩出則世將亨矣卽其不遇亦將爲說以垂後撥亂返治由其開先也

范延光傳制動當以靜　天下名言也

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耶律德光殺楊承勛而敬塘赦李彥珣不如其君父遠矣

張彥澤傳偏將藥元福獨留至契丹遯去　元福之策固善亦惟諸將皆百戰之餘所以能然

傳戎王宣語　戎王宣言舊史文也

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　此又一李筠非周三臣之李筠也

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　何如死國難耶

王景崇趙思綰傳　二人不必立傳但附守貞傳後可矣

馮道傳　馮定遠云歐公作馮道傳卒敘而人品自具無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按六臣傳許裴樞或過此六人之無恥何所逃也陳壽序漢魏之際緣在晉故稍遜其詞耳君臣之義賴史筆扶持放過不得

道爲人能自刻苦至道殊不以爲德　道爲人自屬長者惜其天資可庶幾於一行傳乃以愛官職而墮大節遂爲百世所唾也

道方自號長樂老至蓋其自述如此　初疑急就篇云長樂無極老復丁道之自號蓋本于此非也長樂乃馮氏之望封長樂者不一人歐公亦微誤蓋以其有老而自樂何樂如之之語遂以爲自號爾

鄭珏傳　此傳可已

司空頲　亦可無立

劉昫傳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監修國史即唐書也莊宗
繼昭宗故謂之國史
馬縞傳博士王丕議至而立廟應州　因王丕一人之不
學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其愈于近代者則立廟應州耳
李懌傳　如懌但當附見他傳
和凝傳是時進士多浮薄至稱爲得人　今人用徵棘事
多誤而又誤園作闈也
何澤傳而內實邪佞至聞者哂之　此事不可遽加以邪
佞蓋并私于趙鳳請立秦王爲太子言之也
王松傳　不必立傳
司天職方考序　但存司天職方者蓋謂五十三年之間
藩將與盜賊乘時之亂非所據而闇干之綱紀文章掃滅
無餘所不毀者惟天地而已
司天考上而使一藝之士至而未始不本於此　元人不
用歷元蓋微自歐公發之不然曹士蔿馬重績之法未有
肯信而仍之也
司天考下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至以備司天之所考
災祥者人君之庶徵所以自反其極之建不建者也當
如兩漢書之本紀歐公必欲離而二之又非也
吳世家楊渥水中出火可以燃　水中有陰火伏焉又因
濤江相激而發耳
南唐世家李昪尊號非古也不許　李昪不受尊號在宋
神宗事前
景盟于昪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　此盟有先宋太祖兄
弟而爲之者矣
前蜀世家王建莊見素之孫　唐書宰相世系表莊待價
之後出逍遥公房見素自出南皮公房非同系書俱出歐
公手而互異若此

論　以一隅之地而云祥瑞畢至或者諛佞之臣僞爲以
蠱主心否則設詐以炫耀他國愚主所自爲爾今并以麟
爲非祥豈不過甚而與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繫詞非孔子
作連類歟
吳越世家錢鏐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　兼淮南者
携錢楊之交也
南平世家高從誨鍁以即本五經遺從誨　經之成在周
顯德中此時則五經已具也
繼冲．繼冲大將李景威曰至封府庫以待　景威光憲無
妨兩是區區三州固宜效順以全宗祀非若劉禪有漢家
四百餘年統緒之責也
東漢世家劉旻．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
叔父事之而已　宋之南渡所保者李煜錢鏐故地其事
金則劉旻之故事也

戰於高平至軍威大振　是役與唐莊宗夾寨之戰略相
似馮道謂世宗未可比太宗顧獨不得比莊宗乎
四夷附錄契丹．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頭至竟用開之大
恨　阿保機欲邀朱温封冊而尙難之然則宣和海上之
盟烏得不納侮於金源也
冊曰咨爾子晉王至爾覩予猶父　冊文止載二語以著
其實足矣
而阿鉢本無姓氏至於是始姓蕭　遼史蕭翰本名小漢
荩對音字也
論嶠歸錄以爲陷虜記　范質亦有石晉陷蕃記見晁公
武讀書志云少主初遷于黃龍府後居於建州凡十八年
而卒按契丹丙午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國朝
大祖乾德二年也
高麗始進別敘孝經一卷至皆不經之說　凡書不經前

賢論定者往往不足觀採求異書不如求古書也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東雅堂本

第一卷 賦 詩

長洲何焯屺瞻

感二鳥賦序光耀如此　注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句按觀後云庶無羨于斯類則此句乃妄人謬贅也

篇末注載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一段　公自云庶無羨于斯類歐陽子豈讀之未終耶

復志賦　公在汴當董公之衰暮遠猶深慮有所未入欲去之而耕野懼食其祿而與其難故爲此賦以自訟也

退將遁而窮居　此句是志

孰與不食而高翔　此句是復

閔己賦　題注採晁無咎嘗取此賦云云按閔己不得聖人而師之何謂自傷不遇也晁氏於文義可謂滅裂

別知賦索微言於亂志六句　此敘一時與楊徃復之樂公處遷逐所以自樂者用此故非同儕任達者所能及也

知來者之不可以數二句　懼仁而不能守所以惜險而感歎于離群也

元和聖德詩捽棄兵革私習簋簠　二句鎖上起下

琴操十首　劉向別錄云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十篇皆得不失其操本意

龜山操　末句所謂公伯寮其如命何

越裳操　執荒于門二句言必內治而後外服亦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

拘幽操　篇末注引徐仲車凱風云云按仲車可謂善道文章體源

殘形操　未得其首蓋歎明王不作也

謝自然詩　阮公詠懷云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辨慧懷清眞焉見浮邱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颻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退之此篇蓋從之出　唐書藝文志李堅東極眞人傳一卷注果州謝自然　安溪先生云世固有仙道自韓子言之則皆鬼魅所爲也信乎曰其入於鬼魅者多矣故首曰凝心感魑魅後曰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而中敘其昇舉之候風寒幽晦則非休徵可知然韓子本意雖視仙道猶鬼道也故曰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其記夢云安能從汝巢神山則直謂世無仙道但窟宅巖崖群彼異物耳韓子之距邪也嚴故於仙佛皆以鳥獸號之若朱子感興二詩則探其本原之論也

秋懷詩十一首第一首　悲哉秋之爲氣也草木搖落而

變衰發端祖此

胡爲浪自苦二句　反結放開

第二首　墻草蟀蟋又得氣之偏者言物亦各適其時非必以草木之榮悴生感也

第三首學堂日無事　此詩蓋博士時作

丈夫意有在二句　志士悲秋不同思女傷春我特以時易失而志難行耳豈歎老哉

第四首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是首所祖　原本前哲却句句直書即目所以爲至

清曉卷書坐以下　不但去所憎霏開水澄尤秋之可喜也末又因不得手攬蛟龍觸動所懷此固丈夫之猛志奈何爲一博士束縛也

第五首　發端即虛喝下二句　悼前猛應攬蛟龍就新懦仍歸於閱史書

第六首尙須勉其頑二句　仍不能終于幽屏與前首結句反對

第七首我無汲汲志二句　正言若反

低心逐時趨　承上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言之

苦勉秖能暫　應上章勉字

一縱不可纜　應頑字

豈必求贏餘二句　史書之味無窮朝誦之求有限何必以人之營營易己之汲汲也

第八首　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詩意似本於此我之所以誦詩讀書者豈惟空言無施之爲哉學古之文期於行古之道日月逾邁事業之有無不可知前日變衰者今已搖落矣安得不後顧無窮愴然興懷也

第九首　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王逸謂以茂

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故此篇復獨以梧桐起興也
下半篇亦從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意變化而
出
望舒寘其闕　卿士惟月此篇必有所指
青冥無依倚二句　豈不高明或以孤立難安亦公自比
也　驚心動魄之句
憂愁費晷景至末　言君自憂愁日月自飛行不顧晷景
空費迷復轉睎望舒司御從此果爲君駐鞍安驅乎
第十首　此又自堅其志不欲有所依倚也
第十一首　菊有黄華則九秋矣故秋懷以是終也
西風蟄龍蛇二句　蟄龍蛇或自謂一云即賦衆木之凋
其枝幹如龍蛇之蟄也乃倒裝句法
由來命分爾二句　歸之於命言盛衰不足道及時進德
修業則有死而不亡者存矣

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早知大理官二句　注東漢楊
賜云云按此太遠太大不獨漢儒謬于經意
峨冠進鴻疇　謂鴻範九疇
重雲李觀疾贈之　安溪云此詩言生憂世之志雖可貴
而非職所當今日貧賤如此苟富貴當何如乎有以獨樂
而知天命則不以歲寒改柯易葉如高飛之鳳凰覽德暉
而來下也
江漢答孟郊　發端叠下四喻極纏綿之致詩亦突過黄
初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捨酒去相語　注去方作須按須字
是所以飲酒不樂者乃亟待張之至也去字眞無理爾詩
叩須我友
有根易爲長　少有所知便是根也
兒童畏雷電二句　韓蘇詩病

竊喜復竊笑　二竊字暗與衆夫指笑對照

驚波暗合沓四句　非屢涉江湖不知其眞

臨泉窺鬬龍　只此句用一故實趂韵非當時情理

閉門讀書史二句　驚魂初復不覺及秋二語神助

晨坐達五更　謂自五更起坐達晨也本老杜午時起坐

自天明來

百歲如風狂　結歸此日可惜

醉後人生如此少二句　正言若反

醉贈張秘書軒鶴避雞群　避當作辟言軒鶴一至雞群

辟易也猶孟子行辟人之辟與上驚俗語意相類也

所以欲得酒八句　穿作一事

長安衆富兒六句　此耳不聞志也

不解文字飲　詩瓠葉君子有酒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

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

也公詩文字飲本此

險語破鬼膽四句　對上文字　三君之爲文上既言之

此四語乃終及余各能文之意筆勢錯綜不見其誇然於

公實不愧也

吾徒幸無事二句　對上飲字

送靈師　得毋太冗

耕桑日失隷二句　耕桑頂齊民來朝署頂高士來

瞿唐五六月至冒涉道轉延　此段見不獨有才調且兼

膽勇

乘寒恣窺緣　嶺外山川惟天寒乃可經錄

縣齋有懷　發端兩連領起全篇爲綱

事業窺皐稷二句　此二語於公不爲夸但意盡於詞無

餘味爾

身將老寂寞二句　已爲結處伏脈

風雨靈臺夜　謂調四門博士也後漢書注第五頡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然公詩似非用此

雖陪彤庭臣　謂除監察御史

惟思滌瑕垢至末　事業文章奇偉之實嫌小人儒而不爲者也蹉跎摧折悲咤之由今將不得爲大人之事行以學稼終所謂悼本志之變化者也後半故謬其詞公豈有樂乎此哉

合江亭　舊刻五百家注韓集獨此詩三處有箋云疑舊有之注家削去宇文炫又增其制句而私前後二處爲已有絶可笑

維昔經營初二句　箋云故相齊映所作

老郎來何暮二句　箋云宇文炫又增其制

中丞黜凶邪四句　箋云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長沙千里平　考異附載云洽嘗至長沙登嶽麓寺見相識云千當作十蓋後人誤增丿也州城方十里坦然而平湘西嶽麓寺乃獨高處下視城中故云長沙十里平勝地猶在險寺中道鄉亭觀之信然此朱先生及方氏所未及漫誌以備考訂

深林高玲瓏二句　斗起

幸逢車馬歸　入獨宿

靜思屈原沉八句　此四連係之夢魔便可味

珥貂藩維重　楊常侍

岳陽樓別竇司直　注劉禹錫有和篇按劉詩見外集

炎風日搜攪　只賦其大便是死句借風形容因爲比興

朝過宜春口　宜春口未詳注以宜春郡當之謬甚

餘瀾怒不已　歸到風上

飛廉戢其威二句　此連是詩中轉關生出下半

江豚時出戲　風之餘

憐我竄逐歸　伏後追思南渡一段　此下皆賦清宴之意

此禍最無妄　不說人以無罪

姦猜畏彈射一連　退之出官頗猜劉柳泄其情于韋王乃此詩即以示劉令其屬和毋乃强直而踈淺乎或者竇庠語次深明劉柳之不然勸其因倡和以兩釋疑猜而劉亦恐詬以自明也

嚴程迫風帆　闕合

送文暢師北遊　未免以好用險韻滅其自然之美

酒場舞閨姝六句　數語甚鄙恐反爲聰明識道理者所笑也

答張徹　以强韻爲工

肝膽一古劍一連　二句一鎖

碧流滴瓏玲　甘泉賦和氏瓏玲

薦士中間敷鮑謝　謝自謂康樂若元暉則齊人矣

衆作等蟬噪　蟬噪對三百篇言之也

有窮者孟郊　窮字貫注後半

行身踐規矩二連　古來才子或多文而薄於行不可薦之天子若郊之方正誠篤如此二公又何所疑難不亟進言於上也

五十幾何耄　此句貫注不汲汲而後時悔懊一連

悠悠我之思四句　若必待已得者而後進郊則恐後時矣故以此責望二公亦詩人忠厚之至也

鵷翮不天生二句　謂東野之待薦

通波非難圖　謂二公

尺地易可漕　地疑作池此句自謂

嘉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常思得遊處　直貫注結句

水鏡涵石劒　此謂山水淸暎可喜

人生但如此二句　收得不費力虛含有味

古風　平準書楊可告緡杜周治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托之方鎮以覺在上者也幸時不用兵蓋以兵方自此不解正言若反也

鴑驥　此詩太直

汴州亂二首　前傷無伯後傷無王

山石　直書即目無意求工而文自至一變謝家模範之迹如畫家之有荆關也

淸月出嶺光入扉　從晦中轉到明

出入高下窮烟霏　窮烟霏三字是山中平明眞景　從明中仍帶晦　都是雨後興象又即發端犖确黃昏二句中所包縕也

當流赤足蹋澗石二句　願雨足

鳴雁違憂懷惠性匪他二句　注惠一作息按息字長二語促在一處忠厚明快兩得其妙

雉帶箭紅翎白鏃隨傾斜　帶字醒

桃源圖神仙有無何眇芒　眇芒言其細已甚也若作渺茫與荒唐重複

架巖鑿谷開宮室以下　事既流傳已熟又所賦者圖不須更著此鋪敘此詩在韓子非得意者

世俗寧知僞與眞二句　中極鋪張則似有似眞矣章法蓋未甚密　武陵人三字并太守皆收在內

贈侯喜一名始得紅顏衰　注采續仙傳藍采和云云按此人在韓公後百年何得引注公詩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未免揷楚辭問　隋文帝以所

在屬官不敬憚其上開皇十七年三月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于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唐蓋沿隋俗也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我來正逢秋雨節　頂上雲霧

豈非正直能感通　正直謂嶽神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注引詩者誤

紫蓋連延接天柱　頂上絶頂

松柏一逕趍靈宮　頂上窮字

星月掩映雲曈曨　顧陰晦

杲杲寒日生於東　反照陰氣

永貞行一朝奪印付私黨　叔文欲奪中人兵柄還之天子此事未可因其人而厚非之下文九錫天位等語並欲坐之以反公於是乎失大人長者之度矣

董賢三公誰復惜四句　二連過矣有傷詩教

具書目見非妄徵二句　具書目見亦有君來路吾歸路之意非長者言也　末句言將來朝士咸宜以數子既往之事懲躁進也

李有花贈張十一署君知此處花何似　揷入張復作體物語勢有斷續語有關鍵

力攜一尊獨就醉　注獨或作共非是按寒食日出遊篇云李花初發君始病

杏花　此篇真怨而不怒矣

若在京國情何窮　應曲江滿園不可到

明年更發應更好　安知明年不仍在江陵京國真不可到矣落句正悲之至也　即從飄泊二字生下凄絶語出以平淡

感春四首　四愁十八拍之間而筆力逾健

第二首不到聖處寧非癡　此聖字用徐邈中聖人之語注謂傷其違聖之達節者非

寒食日出遊曷不薦賢陛下聖　句法奇健

有月莫愁當火令　注東坡嘗爲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冷考異以坡讀爲誤按燈火冷亦禁火之意兩本字不同坡固未誤讀也

憶昨行和張十一從此直至耇與鮐　反對數日

劉生詩往取將相酬恩讎　雖因其人而言之然公之生平於恩讎二字耿耿不忘亦心病之形於聲詩者也尊頌所以尚乎克廣德心也哉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炎官張傘金烏啄卵宋人學奇者多矣不能到得後半情味則徒餘惡面目也

躑躅成山開不算　不算即無數之意

側耳酸腸難濯澣　亭林云是用詩如匪澣衣

須知節候即風寒二句　安溪謂韓子七言古詩此篇第一尤佳處則在此二句真能隨遇而安也

贈崔立之評事有似黃金擲虛牝　文選注大戴禮邱陵爲牡谿谷爲牝

枚皐即名窮且忩　獨以枚皐比崔爲其敏捷也

送區宏南歸　温柔敦厚聲如厥志　愔愔藹藹所謂伯牙之琴絃乎　氣味出于平子思元賦　中邊皆甜

穆昔南征軍不歸六句　與送廖道士序同意

觀以彝訓或從違　伏後業字

落以斧引以纆徽　注引張文潛云云按漢鐃歌上邪篇云山無陵江水爲竭又汝南童謠云飯我豆食羹芋魁其句脈皆上三字畧斷韓子必有本也

雖有不逮驅騑騑　伏後勤字

服役不辱言不譏　伏後苦字

雖不勑還情庶幾　三百篇語妙

行行正直愼脂韋　伏下志字　王道正直郎上彝訓歸宿也

陸渾山火　劉石齡云易說卦離爲火其於人也爲大腹故以頳胸垤腹擬諸形容又形幢紫纛日轂霞車虹靷豹韔電光頳目等字亦從爲日爲電爲甲冑爲兵戈句化出造語必有依據也

新竹　小詩自佳

日日成淸閟　淸閟閣本此

黃苞猶掩翠　筍添

落齒　擬止酒詩

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幾重包裹自題署二句　似與途經百國二句微礙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乖離坐難憑　學省官亦是分司乖離獨指幾之去耳

東都遇春謀謨收禹績　注左茫茫禹跡畫爲九州作績恐非按商頌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公詩用此爾鄭箋謂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感春五首第五首將衰正盛須頻來　將衰正盛名理亦筆語俱妙

燕河南府秀才　得體

此都自周公四句　安得此才

陰風攪短日二句　曲折頓挫

送湖南李正字歸　字字妙

招揚之罘一首柏生兩石間十二句　此卽董子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指趣

囂譁所不及二句　不應計出柏馬之下或者思山中閑
曠爾復以此解而招之其用心也苦矣
寄慮仝猶上虛空跨綠駬　注引郭璞注穆天子傳云云
按馬亦有黃耳事
更遣長鬚致雙鯉　以致書反應下狀
送無本師歸范陽勉率吐歌詩二句　結語恰好便有味
石鼓歌辭嚴義密讀難曉　文章只一句點過專論字體
得之
年深豈免有缺畫二句　橫插此二句勢不直
陋儒編詩不收入四句　此劉彥和所謂夸飾然在此題
詩反成病累
聖恩若許留太學　元人緣公此詩乃置石鼓於太學然
公之在唐嘗爲祭酒竟不暇自實斯言何獨切責于中朝
大官哉

義之俗書趁姿媚　對籀文言之乃俗書耳慶史之云慁
且妄矣
雙鳥詩　柳說迂鑿葛說近之三千謂夏秋冬三時也紛
紛致疑總不曉詞人夸飾之體耳
聽穎師彈琴　按李賀亦有聽穎師琴歌中云竺僧前立
當吾門梵宮真相眉稜尊穎師蓋僧也　題注載六一居
士以爲此祇是琵琶云云　按必非歐公語　又吳僧義海
并洪慶善云云按義海之云固爲膚受洪氏所載則此數
聲者凡琴工皆能爲黎何至聞所不聞哉失勢一落千丈
強與歷聲尤不肖真妄論也已卯十一月留清苑行臺聽
李世得彈琴出此詩共評記所得於世得者如此　余不
知琴請世得爲余作此數聲求以詩意乃深信或者之妄
唐賢詩不易讀也　後又與世得讀焉定遠贈畢曾傳詩
有他人一半是箏聲之句世得云此老亦不知琴法從冊

子得此語耳琴中固俗有箏琶之聲但不流宕非古樂直可臥也并記之

贈張籍 吾老著讀書 東方朔客難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失此著字所本也

我身蹈邱軻二句 安溪云蹈道何以便須早縮爵位此等與病中贈張籍末數行皆可謂直而無禮也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題注載東坡謂此詩不減子美拔此詩頗近太白

病中贈張十八 中虛得暴下 以此爲發端自是累句

扶几導之言以下 此篇波瀾起伏分明從管公明與諸葛景春往復變化來但不師其辭耳

傾罇與斟酌四句 夾此乃頓挫

東流水淙淙 應派別失大江

雜詩 體源太白要自有公之胸次介甫多學此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詩騷之裔

西城員外丞 員外置之丞立之雖爲藍田丞西城則非謂藍田也注誤

不將勢力隨 晧伏巢中鷇

迴首卿相位二句 反呼不脫吏部選

童稚見稱說十句 波瀾頓挫處

由來人間事至那用分高卑 九辯廓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絶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篇中意本於此而顏大寬平過之

憐我還好古 好古二字文書傳道之源

又論諸毛功 蜀志張裕傳諸毛遶涿居

巧能喻其誠 正與歸以興君身八句相對

朋交日凋謝一連 此二句即爲幾輩先騰馳起本

文字銳氣在二句　迴顧戰藝其下二句即爲後贈箴以益其誠引脈亦且含思其盛見其衰意

我雖未耋老以下　數句皆從盛衰意生出

燕席謝不諧四句　極自狀其衰却又已爲傳道起本

且吾聞之師以下　此則擺掉而出於盛衰之外觀名以計則向之逐利者固未必利何摧慼之有哉從吾所好而已

觀名計之利　莊子盜跖篇子張問於滿苟得曰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不辨賚菉葹　賚菉惡草自謂歡華之徒也

鯨以興君身以下　數句將前半命與道意收攝照應不遺結句只從酒箴直收使人不能尋其起伏之迹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題注引陳齊之云云按盧詩過於流宕但亦有刪節太多近於晦者

完完上天東　注古書完多誤作皃此又轉寫爲貌耳按黃庭經孔子廟堂碑完皆爲皃　此下體貌蝕字似應稍存盧語一二連

堯呼大水浸十日以下　日月二字較盧詩脫卸清

丁寧附耳莫漏洩　附耳星名

此外內外官以下　此處極裁翦省淨但列經星不及五緯者五緯非月所行也

盡釋眾罪以蛙磔死　注方以爲譏宦官而考異謂方說恐亦未必然按方說未爲不然是年吐突承璀討成德無功而還憲宗不加誅黨此詩蓋嫉宦官之蔽明耳

孟生詩應對多差參　注引藝苑雌黃云古詩押韵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按山谷謂後人讀書少謂韓杜自作此語者善論也雌黃之說非

符讀書城南人之能爲人二句　詩書乃文章根本人之

所以不陷於不義者莫不由之也

一爲馬前卒六句　非過卑也子之才質既不高而爲學亦有庘姑先以情之最切近者爲之勸誡使其子先講求經訓根源則所知日以明道之遠者大者庶不至有淩節苦難之患耳唐人尤重門第能保其祿位守其祭祀則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基之矣

潭潭府中居　漢書陳勝傳沈沈者沈音長含反與潭潭義同宮室深邃貌也

金璧雖重寶四句　此節牆用黃金滿籝不如一經之意

不見公與相二句　注閣本作不見公與汝幸免自犁鉏考異謂其謬按閣本語自佳但與上不繫父母之義不屬

文章豈不貴八句　唐人重進士而薄明經所學者詩賦文章獨韓氏爲此學爾日通古今則讀書弁該史學及當代六典開元禮之屬行身一一連已畧及躬行矣

人不通古今二句　應人之能爲人腹既空虛則所有者襟裾而已

行身陷不義二句　身不陷於不義身不離於令名皆孝經語

豈不旦夕念　下文恩字

爲爾惜居諸　下文義字

作詩勸躊躇　躊躇不前也應前詩書勤乃有

病鴟　朱公叔與劉伯宗絕交作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定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慾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決各自努力公此詩所刺則又加以負恩反覆者也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春秋書王法二句　安溪先生取二句爲讀春秋法先生云春秋如書弑君者有稱

國稱人者矣而不虞亂臣賊子之逭於討蓋柄國權奸必不以實赴告而有所委罪春秋欲書其實則非仍舊闕疑之義欲從赴告則其漏大惡也深矣故寧不誅其身而存其法如今律嚴殺人未得真犯而立虛案猶足令抵扞者終身亡魄也此類是春秋大義忽自韓公發之般員外及啖氏三家豈得以其專門驕公哉又按孔叢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所謂不誅其人身者似本此意如先生說則與下二句尤貫穿爾

不自閑至汙穢豈有滅　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間糞壤多汙穢豈有滅不滅按增八字出塵史謝說是

瀧吏　最古　自訟兼望後命亦得體

譬官居京邑三句　東吳語無謂當如注中或作

潮州底處所六句　頓挫處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頗有陳思老杜之風　六詩勝處在多發天然自流肺腑有意於奇者轉無其工耳

何氏之從學四句　驚心動魄少年當日誦以自儆　四句乃思其向晚之由或緣此也

子兮獨如何四句　上二語言協律初非過于蹇蹇下二語言協律亦非深于閉匿

別趙子　心平而行高二句　兼此者我思其人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次連似柳惲何遜語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攀綮磨鐮皆田野事也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　風韻佳

走馬來看立不正　與婆娑反

示兒　詩以示兒曹二句　注載考異云云按裒冠講唐虞考評道精粗則猶行道憂世之爲也姑以其外焉者誘進

小兒曹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惟彼顛瞑者二句　上即其所明而進之下乃窺其所短而諷之也

勿憚吐捉勤二句　宰相能爲人主得人斯可以對越上帝瞻收攝事南郊意極深厚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韵　晉會稽王道子嬖人趙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孝武帝常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内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帝去道子謂牙曰上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道子帝弟相王當時築一假山尙以爲異事至齊而武陵王自怨貧薄名後堂山曰首陽山池由此遂盛國用人力盡費于園囿自唐至今視爲常事矣雖賢如裴韓賦詩相誇曾不致疑也

傳氏築已卑二句　傳巖磻溪之時其功德尙未昭宣此裴公山池所以尤當其盛也僞語仍不失分寸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諸葛覺貫休集中作珏其懷珏詩有出山因覓孟踏雪去歸韓注云過孟郊韓愈於洛下又注云諸葛曾爲僧名　然公詩蓋送其入也　厚齋云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多書有自來矣

新若手未觸　倒袠不再讀意

城南聯句碎纈紅滿杏　注中方引唐小說及小杜李賀詩皆出公後與同時不足据

鬬雞聯句高行若矜豪　頂上昂字

側睨如伺殆　頂上竦字

精光目相射　欲鬬之神

磔毛各噤痒四句　是兩雞空鬬未相搏時俗所謂打摝脚摝音如晬

裂血失鳴聲二句　頂冠來

隨旋誠巧給　巧給是俗所謂游鬪
毒手飽李陽二句　頂距來
惻心我以仁四句　韓孟徒一面
知雄欣動顏二句　鬬雞主一面
爭觀雲填道二句　豪甚　衆人在場一面
事爪深難解　頂距來　漢書注李奇云東方人以物插
地中爲事
頭垂碎丹砂二句　負一面　碎丹砂頂冠來
連軒尚賈餘二句　勝一面
秋雨聯句氛醨稍疎映四句　餘勇
吾人猶在陳　此蓋用莊子子桑事　安溪云東野雖有
提疾響報之材終不如退之愈出不窮也
遂遊聯句村飲泊好木　飲或作館按飲字勝蒙上宿江
岸來亦不必引幽居詩爲據

題楚昭王廟　近體卽非公得意處要之自是雅音　昭
王欲用孔子而爲子西所沮公之托意或在於此歟
答張十一功曹　題注唐本有張署寄公詩按不載張詩
并失古人編次之體　五六旣不如屈子之狷戇結仍借
答詩以見其憔悴可謂怨而不亂矣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此名還志喜也
喜雪獻裴尚書氣嚴當酒換　換字絕妙累停盃冷已不
禁也
春雪　發端深妙非春雪不稱
城險疑懸布一聯　語頗工然不必春雪也
夜色自相饒　夜且二字相對作關鎖色字仍與看字呼
應
木芙蓉　第二以水破木似太拘於法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第一首龍輴非厭翟　詩小序王姬

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鄭箋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

第二首　觀三四公主似以乳子死

詠雪贈張籍　開寶近體初不以多爲貴觀此益信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証本儒生故有落句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玉佩聲來雉尾高　注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云云按今呼掌扇者障之訛也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書禮樂志元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舄解劍升當御座前北面跪賀乃降階詣席佩劍納舄復位非戎服也豈艱難以後遂與開元禮殊制乎然則結句乃言當以太平未復爲歎若一身之向老何足討也

寒食直歸遇雨　唯内直者知此詩之悲然第四亦非有所望也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淡而有味

柳花還漠漠二句　承羈遊來

題百葉桃花　張裕江南雜題亦有紅鮮百葉桃之句首句晚字即呼起下連　第二愈淡愈艷透出晚更紅

戲題牡丹　結句非牡丹不稱飛卿希逸近來成懶病不能容易向春風巧於偷意者也

雙燕無機還拂掠二句　襯出結句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西山　下二句的的是虢州詩

稻畦　是園亭中稻畦

梯橋　菡萏似指蓮華峯

晩雨　首句當如蜀本第二句亦不諾也

把酒　他人未嘗不關公意中自無對爾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後半與改命付忠良一破無照應

和席八十二韻餘事作詩人　班固賓戲著作者前烈之餘事也

太安池　太安池是郭暖家羊士諤有詩注誤

遊太平公主山莊　末句透占字

廣宣上人頻見過　窮年擾擾竟未立功立事稍偷閑暇又費之一談一詠能不增葉落長年之悲乎此詩即公所謂聰明日減於前時道德有負於初心者結句妙借廣宣點出更不說盡　宣旣爲僧亦有本分當行之事奈何持末藝與朝士徵逐不懼春秋迅速耶言外亦以警覺之也

和侯協律詠笋　諷刺若於太露亦不自然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都統謂韓宏也按暫辭堂印句則都統即謂晉公李商隱詩亦云腰懸相印作都統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後四句只直敘幕中賓客即至公三字便已帶轉晉公相業上下俱有關鎖筆力最高

送鄭尚書赴南海　爰居去年穀和熟得天時也蚌蛤迴商貨流通得地利也

答道士寄樹雞　末句注引龍城志云云按公詩當据古詩不可引龍城錄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安溪云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　結句即是不肯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之意非怨懟亦非悲傷也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起句再字與末句淹留反對

久欽江總文才妙二句　南史劉之遴嘗酬總詩深相欽挹臺城陷避難會稽總身蕭勃據廣州自會稽往依焉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此句乃斷章

用嶺外事與第七奏課徵拜呼應虞仲翔徙交州不返自
危幾類此也
清歌緩送欵行人　注欵諸本作感按作感便與緩字無
情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安溪云末句
取諸離騷所謂跪敷衽以𠞰辭者有蒙難正志氣象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蕭存穎士之子爲金部
員外終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文公少時嘗
受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
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云云留
百縑以拯之見因話錄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第四句謂雲
夢也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第六句用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之意依注作墜爲是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毛色桃花眼鏡明　毛色當
從英華作彩色唐人馬詩用彩色者非一
旦夕公歸伸拜謝二句　賢者不得志而至於從戎則時
可知矣元勛大老亦不可以久棄於外也因一馬之微而
惓惓於否之還泰公之意於是遠矣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
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名貫
仍遷少昊司　辟地爲少皞之墟此句既切秋官仍雙關
鄆帥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前四句鄭重正
著無所報三字之勢　結句收出宣政衙非趁韻　穆宗
昏荒不復可以有爲公雖立朝徒俛仰默嘆而已曰自知
無所報者正傷欲報而無路也公寄崔立之詩無能食國

惠茲與哀癃罷其郎幣汗二字注脚乎

送桂州嚴大夫飛鸞不假驂　注假或作暇按暇字佳假字與勝仙不相應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次連是感恩故有味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一卷　賦　詩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二卷　雜著

長洲何焯屺瞻

原道　安溪云韓子言道其論仁義之意甚美其觝佛老所謂爭四代之惑比于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釁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膚略者歟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爲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尚矣識者審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僞又以爲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虛是故孟氏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塞而謂道德仁義之說自老氏雜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敝且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歟三代之下爲夷狄之人老氏當之歟吾則

曰其所謂蔑禮樂刑政者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
又申其說以爲蔑禮樂刑政者爲太古之無爲者也棄君
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爲
烈故悲其不遇列聖而生于夷狄之邪哀後王之不能黜
之正之而反使加于先王之教之上老子誕浮之始而釋
氏邪遁之窮其言之蓋有序矣荀況之言雜駁乖離擇焉
而不精揚雄之書艱難晦塞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
孟氏而止而以爲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朱程猶議之
何也曰先原性後原道則未可議也博於愛宜于行情之
用道之經也其論性則異是性有五在七情之先矣原道
自情始殆敘文者失之歟故未可議也然則韓其醇歟曰
惜其于性詳于三而略于五也詳于三故謂孟子不知品
之區略于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腴也苟求其故則知
下焉者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焉者之有同于初而聖人之

意得矣是故精焉而有未精詳焉而有未詳不然則朱程
曷譏焉于道豈獨粗傳爾乎　魚豢魏略西戎傳載臨兒
國在天竺城中蓋据浮屠經言之浮屠見於中國載籍所
昉也豢之言云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
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列號今載三
國志注中由是言之但非斥老子而佛氏固在其中矣

博愛之謂仁四句　破原字

仁與義爲定名二句　昧其定名遂使異端冒其虛位此
原道所以作也

老子之小仁義至一人之私言也　此段雖卑闢老氏之
說然佛氏所謂道亦去仁義言之蓋老佛二氏實相爲源
流公之首闢老者探源之論也

周道衰至其孰從而求之　此二段伏後當火其書

後之人其欲聞道德仁義之說孰從而聽之　所以作原

道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求端訊末點出原道眼目
古之爲民者四至今之教者處其三　此段伏後當人其
人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至患生而爲之防　公言
今其言曰至而民不爭　私言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至則誅　公言
今其法曰至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私言　清淨寂
滅此晉魏之佛欲治其心則梁隋之佛也
帝之與王至所以爲智一也　公言
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　私言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民焉而不事其事　佛
書之精者皆出于老子而濟以莊列之辨其怪幻則自爲
也故每層附見于闢老氏之下達摩西來直指心體不立

語言文字又其再變故最後闢之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　此又發明
道之必不可外仁義
以之爲已至廟焉而人鬼饗　仁故順而祥愛而公義故
和而平處而當此四句對老氏說老氏外仁義以治身治
世下四句對佛氏說佛氏以死生鬼神之說愚天下而不
本于仁義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　鎖住公私醒出原字
軻之死至語焉而不詳　明已文不得不作　不精謂荀
不詳謂揚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至末　括盡前文無點滲漏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塞止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如是則流行矣

原性　皆是也列以三品則非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極合樂記
及伊川顏子好學之旨
性之品有三　氣質之性
而其所以爲性者五　天命之性
上焉者之於五也至反於一而悖於四　周子謂誠者聖
人之本即主於一也少有少反與下二字尙有病在同此一
也後儒謂有拘焉蔽焉者得之　主于一者仁義禮智皆
根于信而實有之此所以善也少有少反於一者不能至實
而極信也故仁義禮智皆混雜而不純此所以可道而上
下也反於一者無實德故仁義禮智皆悖此所以惡也
上焉者之於七也至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　動而處中
發而皆中節也　甚過也亡不及也言雖有過不及而能
求中也　直情而行者拘于過不及而不知返

情之於性視其品　性善則情善情善則性善
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以下　皆言氣質之性不
可一概以完三品之說
叔魚之生也至人之性果善乎　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　君子道其常此三人者蓋千萬人中
之變奈何据以疑孟子之說
上之性就學而愈明至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此一段
又言人性雖有上下而下者猶可制是其所受之正而不
同于物者以終爲性者五之說　將已說與孔子融通爲
一
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至末　又特闢佛老以虛無言
性之誕其謬妄又在荀揚諸子上矣
原毀
毀人之根在忌忌人之根又在自怠節節搜出
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　誠哉君子之用心

怠與忌之謂也　此句是原

將有作於上者　牾收古之君子

原人　宏肆　即以發明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數語之意　只就發端三語變出無數層折賓主相形波瀾洶湧

聖人一視而同仁　博愛之仁

篤近而舉遠　行而宜之之義

原鬼　五原之序當以原性爲一原道爲二原人爲三原鬼爲四原毁爲五

行難　求備於一二人而又不思廣求其人以自輔是則名爲好士卒無一士也以其從而不改故曰行難行字當讀平聲

某與某可人也　注可或作何按當作何爲是蓋不知者因下引管子事而妄改也任之誅之亦指他人非陸自引爲己罪致正之云亦非

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　缺其少似言人材未盡足以備用不謂一人之身　本譏舉其少而缺其多曰缺其少者蓋遜辭也

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　固然言理則如此吾敢求其全似焉知賢才而舉之之意

雜說四首第一首　只兩意反復

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　直接皆所自爲一覽可盡矣有此一層乃反復馳驟

第二首　脉不病紀綱不失則得天矣

第四首　此言士待知己者而伸在上者無所辭其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翻轉說

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扶入一層

策之不以其道以下　不當其任不盡其用總歸于不知

人

其眞無馬邪　有無二字前後關鎖

獲麟解　此文自宋以後皆極稱之李習之亦書一通與人極歎爲佳　德與形本只兩意翦作四段層疊曲折轉變萬千　不是用祥不祥兩字轉換是以知不知兩字轉換

麟之爲靈昭昭也　麟字含下第二段知其爲麟靈字含下第一段祥字昭昭含下數段中不可知

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　三句中暗藏德字與形字對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第一段之知知其爲祥

不可知其爲麟也　第二段之知知其爲麟

角者吾知其爲牛四句　隨手生變

惟麟也不可知　應第二段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應第一段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　應不恒有二句

聖人者必知麟　又應第二段　言必有明君出而用之

麟之果不爲不祥也　此又應第一段　世得云知其非不祥者由于知其爲麟也疊一麟字省一知字

師說　世得云無貴無賤見不當挾貴無少無長見不當挾長聖人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見不當挾賢後即此三柱而申之童子之師是年不相若者引起世俗以年相若相師爲耻巫醫樂師百工是無名位之人引起世俗以官位不同相師爲耻而語勢錯綜不露痕也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二句伏中三段此古之學者所以異於今時也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至其皆出于此乎　聖人則生而知矣然猶以道之無窮不恃其聖而必師之求況學者

而否焉有不終于莫解其惑者哉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至其可怪也歟　二段卽師道之僅
存于世者反覆曉折見不當拘于時也　上愚益愚統言
惑之不解此二段中耻焉惑矣未見其明智反不及就拘
于時一節斷之
則羣聚而笑之　拘于時下落
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　應無少長
位卑則足羞二句　應無貴賤有下句道理方穩足
聖人無常師至如是而已　又舉孔氏以實之能行古道
之準學者惟道所在而無常師則道業兼該可以至聖無
不通之域不當以爲可耻
進學解　有輕世肆志之意然怨而不怒亦無媿詞
業精于勤　對學與文
行成于思　對言與行

蓋有幸而獲選　此句伏解
孰云多而不揚　此句開解
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　不明不公在側面反點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至可謂勤矣　此段是學
觝排異端至可謂有勞矣　此段是聿
沈浸濃郁至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此段是文
下逮莊騷四句　上則其所規模此自謂直與之並者也
少始知學至可謂成矣　此段是行　以上四段發明多
字
左右具宜　請以三千八八蔡自取元濟及折王庭湊非
具宜乎
昔者孟軻好辯至其遇於世何如也　得爲孟荀後何待
於世自解亦自慰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四句　收前四段

此非其幸歟　應轉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不遇者名高則不公不明之失重矣妙有含蓄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至末　就匠氏醫師反收暗用四段配前學文言行妙在錯綜無迹

守戒　似爲董晉鎮宣武而作汴居淄青淮蔡之中南北二寇所窺伺所謂介于屈強也幕中之辨反以爲叛其斯文之謂歟　知備鄰道則知所以制禦叛亂將卒者必有先事之圖矣身處軍中又有難于盡言者故雖設兩喻下皆就鄰道戒之而以乘其便暗藏一半

諸侯之於天子三句　故相出鎮而僅同于不使不叛之臣豈所以報天子哉

知猛獸之爲害　此隣道之吞噬於外者

知穿窬之爲盜　此叛將之窺伺於内者

介於屈強之間　汴之南則蔡北則鄆所謂屈強之間也

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　謂董晉

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　晉非材力既不足又不先事而思一旦有變其不爲鹿之見殺于豹者鮮矣公云不足爲者稍遜其詞耳

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　便者内變作而外侮乘之也

賁育之不戒四句　材力足而不戒者如是下喻又見陸長源以下皆不足用晉死而公亟行見之早矣

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得人豈倉卒可圖先事而思莫急于此矣　雖爲董晉言之然亦未見有將佐無人而可以成功者

圬者王承福傳　借題諷刺學楊朱之道一段正行文變滅不測處腐生則以爲非昌黎不能衷之大道矣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　直敘起

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　先伏中閒主意以下皆述其言

任有小大六句　先一挈

取其直雖勞無愧　發明自得

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至或曰死而歸之官也　議論中閒夾此幾句敘事行文方不直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至雖聖者不可能也　竊作兩段　此段是諷當世之人本不足以畜妻孥而紛然智小謀大明殃禍皆所自致也

蓋賢者也　此句正

然吾有譏焉　此句反

謂其自爲也過多至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　此段迂其旨晦其辭欲擒故縱也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至其亦遠矣

收拾中閒　世得云以喪其身應獨善其身句

後漢三賢贊三首　贊後漢人即用後漢文體　體似古樂府祠洛陽令王君哥

王符爲鄉人所輕　本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

述赦之篇三句　潛夫論本傳著其五篇曰貴忠曰浮侈曰實貢曰愛日曰述赦述赦尤善可以革古今之通獘故公獨取之

仲長統　三句一韻

論說古今三句　本傳簡撮其略載者三篇曰理亂曰損益曰法誡昌言確切爲勝潛夫論也

稱其文章　注文章方云考本傳當作才章按唐人大抵謂詞賦爲文章作才章乃合

諱辯　此易辯之事故不難於辯論之長而美在深厚

愈與李賀書　注李上方有進士二字非是按唐時能爲詩賦應舉者皆稱進士方本不爲非但無之句法較簡健

律曰二名不偏諱至爲犯嫌名律乎　引律以明其無罪但言晉本不當諱況又其嫌乎

父名晉肅至子不得爲人乎　二十字詞氣不類公文杭本無之是也況又非律非經夾和在此亦錯雜無序

周公作詩不諱至曾子不諱昔　引經以明其是非　二名嫌名意雙頂來然當時執以責賀者乃嫌名也故辯嫌名尤詳

周之時有騏期至將不諱其嫌者乎　但有不諱一層波瀾便狹妙在將諱字對面縱開與前段文法一樣

漢諱武帝名徹爲通四句　上下俱從不諱翻到諱此從諱翻到不諱變換　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者是車轍之轍亦嘗諱之漢志作車道則通字傳寫之訛　治字高宗諱公多犯之時已祧也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　又旁引典故以見當世亦無有行之者

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　諭是嫌名機是二名之嫌仍有兩層密甚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　先經後律理當然也前半先舉律者承上得罪言之也與下文先曾參語勢一也

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三句　安溪云此處承上事父母說故先曾參以下泛論故先周孔韓文之不苟如此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至末　只用反掉截然而止推辨中有餘味

訟風伯　厚齋云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伯夷頌士之特立獨行三句　聖一層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智一層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則千百年乃一人已耳

揔上二層

昭乎日月至不足爲容也　六語頌　昭乎句以知言崒

乎句以行言巍乎句以知行之極言

夫豈有求而爲哉　應適於義句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

之謂義蓋出於此

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　應未有非之者也句　言非

武王周公之所爲而自以爲是

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聖人二字從武王周公聖也

生下

余故曰至亘萬世而不顧者也　結特立獨行　聖人萬

世之標準彼非聖人是不顧萬世矣

子產不毀鄉校頌誚者使監　世得云監字乃閉口音不

知公何以同言用

釋言吾時在翰林三句　與後李公關照　唐時翰林學

士不接賓客此一證

人莫不自知　以下轉

夫敖雖凶德　從敖字又轉

若夫狂惑喪心之人　又轉

愈也不狂不愚至愈何懼而憤　獨抽此數語變化亦明

白易曉

又曰亂之初生至則有時而信之矣　見其失不獨在讒

者而在三公自近之也

夫聰明則聽視不惑三句　上規之此進之

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至亦莫之聽矣　將遠佞人

穿入信讒中　孰敢爲讒承公正雖進莫聽承聰明敦大

前之謗我於宰相者四句　合穿

今二公合處而會至吾乃今知免矣　言及必曰緣上思
字來　結法奇絶仰靑雲視白日却在重陰積霧中
張中丞傳後敘。開門納巡三句　上一句是無疑下二句
是無忌
遠誠畏死至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　只就能守上反復
明其不畏死
當二公之初守也至其誰之功也　此一段就翰所論而
暢其說　蔽遮江淮則租稅得通可資以成中興之業故
以天下不亡爲二臣之力則文無一虛語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至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世得云
此數句暗渡下賀蘭史記列傳過接處多有此法
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添毫法
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　夾此句錯綜生動
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　添毫法

巡怒鬚髯輒張　再一寫生動
遠寬厚長者至死時年四十九　世得云寬厚二句應無
所疑忌呼巡爲兄應處其下故敘遠死即互見巡年以收
應與巡俱守死句
燕喜亭記　題固記其名文是當行家語得其翦裁之法
雖參入議論仍不礙記事體矣
大原王宏中在連州　突起伏後半逆敘
斬茅而嘉樹列二句　地藏
出者突然成邱四句　天作
既成愈請名之至頌也　此段敘致特有古意非公無此
世得云皆伏有宏中之德意按此評既使前後關鍵分
明又頌字乃美盛德之形容正總攝得此一段其非衍文
明矣（攷異疑頌字是衍文）　燕喜二字非狀景物故并上排臚復
就命名上指敘

於是州民之老至以遺其人乎　恐一往議多於敘故夾此段虛景在中間

宏中自吏部郎至餘閒而屢見也　前半自郎而亭層折甚多追敘此段文勢方配

今其意乃若不足　然則是樂之也

智者樂水二句　兩樂字關合喜字

智以謀之四句　終上頌字之意

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　收轉自吏部貶秩

遂刻石以記　以作記收一語不溢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掌書記無封疆之責三州之故非所宜書從使節之能文發意自不可移別處澹寫必切要無陳言

元戎整齊三軍之士至莫宜居之　數千年中兼之者幾人

苟其帥之不文　反影

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　此句見相得

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至魚川泳而鳥雲飛也

俱是空際生出公之教人自爲不獨造語也　蔚乎相章四語濃淡相參更有情味

畫記騎而立者五人至而莫有同者焉　此段人　騎而立是形狀五人是數

馬大者九匹至皆曲極其妙　此段物　晁无咎蓮社圖記本此意爲之

藍田縣丞廳壁記　極意摹寫見其流失非一日既爲斯立發其憤懣亦望爲政者聞之使無失其官守也

鉗以左手三句　細瑣如畫

丞濡筆占位　更細　濡從苑本改

諺數慢必曰丞　又著此語伏後故字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應於一邑無不當問卽反呼故字
一蹑故跡　書名之意寄喟於蹑故迹故一篇皆從此感
慨非恐其名氏之將湮也
悉書前任人名氏　皆不得施用者也
余方有公事于姑去　以不問一事反結跌宕　殊有簡
兮詩人之意
新修滕王閣記　切新修切王公切袁州刺史作記
愈少時至願莫之遂　凌空而起便是新修發端又不着
迹　走筆書大意自是超妙絶倫其胸次要無點塵也
而滕王閣獨爲第一　直入
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　併關會宏中緊甚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　魁宏　八字非此老無此心胸
令修於庭戸數日之間二句　兼之以頌却於不得造觀
中黜出都化雲煙了無痕迹
吾雖欲出意見三句　斷續穿漏
前公爲從事此邦至實書在壁　照應文辭句以前一層
觀新修　前後以此爲關鎖中間又二提醒　新修記　無
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六句
侈無廢二句極造語之妙
其江山之好至尙能爲公賦之　照應臨觀之美句以後
一層觀作記　老少二字首尾關鍵　搖曳不盡
進士策問十三首第七首以至于吳蜀魏　吳先蜀魏豈
以其獨後亡歟
爭臣論　將進陽子以聖賢之用心而非徒誣訐爲名高
以故其言藹如也
居於晉之鄙　注城徙居陜州夏縣按貫錄不載徙居事
柳子道愛禍家於北平隱於條山乃滄州一土阜非晉鄙

也

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發明不可

恒貞彼上如在野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

若蠱之上九至而尤不終無也　并將對面一層說透道

理八面具足亦無可躲閃矣　志不可則是蠱尤不終無

是蹇

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　與後畏天閔人相反

問其官至固如是乎哉　學管仲得君如彼文法

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一轉

陽子將爲祿仕乎　是或一道也　又轉出去與辭兩層

却從上段中間其官祿二句生下

亦不敢曠其職　不敢二字就一節上明其用心

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從上不加喜戚于其心來

滋所謂惑者矣　非特曠官而且越分非特無功而且有

罪

夫陽子本以布衣至熙鴻號于無窮也　此段發揮爭臣

二字更快　又洗發對面使人知一層義理此無曠官之

刺居位而使人隨時得以薰其德者亦從上恒貞則內來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又破

其招君過爲名一層深推其用心之謬以見其未爲無尤

也

何子過之深也　言不當刻論其用心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　以上既與明辨其

職守以下又極論其不得爲有道之士

閔其時之不平至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此則聖賢之

用心所謂有道之實而望陽子以改而從之者也　閔字

暗顧用心

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四句　似荀楊語　此即原人大

意

且陽子之不賢　三段三且字皆進一步

惡得自暇逸乎哉　終前高不事之心

好盡言以招人過　招人過與招君過暗對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此句雙關陽子

我將以明道也二句　作者本趣如此所以異于小丈夫也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至末　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轉起處極有神力　仍不絶其爲善人方是責善非訐直也

禘祫議　世得云此文或疑不言禘祫之後獻懿二主應藏何處不知上文第一條議者已見獻懿之主藏于夾室矣今所當定者應祭不應祭非疑藏主之所也既曰禘祫之時宜正獻祖東向之位則不禘祫時藏主仍在夾室而不當毁瘞及别立廟可見矣

自魏晉以降始有毁瘞之議　毁瘞之議乃自漢始

比于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注韓公本意云云

按韓公未嘗議以獻祖爲始祖而景皇帝不當居東向之位四時之享皆歷于獻祖又安得云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乎考異曲爲此說以爲牽合熙寧廟議之地爾

注又云則唯懿祖不與按獻祖亦不與也　注又云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按如此則所伸者不獨景皇帝而已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四句　安溪云此論邵子以爲過許然觀易繫所引則恐韓論誠不爲過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正應擇善而固執

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　正應不貳之于言行

于是居陋巷以致其誠至竟莫之致　陋巷六句是立志
高堅二句是致知任重道遠是力行
太學生何蕃傳　不從朱泚乃其行義之尤大者留在最
後自見輕重今人必入手獨舉此立論則反似節取一事
而惜其不遇處反味短矣
以之升于禮部　謂舉進士也
蕃正色叱之二句　是誠可書矣
茲非其勇歟　仁勇從問答中分見敘致不直　其仁則
所施有限勇其大節故特表之惜乎以下又歎其仁之可
僅于或之云也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三卷　書　序

長洲　何焯　屺瞻

重答張籍書　其原出于孟子　此是初識張籍時時年
三十許耳此時盛尊揚雄其後謂其大醇小疵則退之之
學進矣末年乃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及答孟簡書中不數
況雄諸子又一詣也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至書於吾何有　此段言著書闢
佛恐有患害
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一層不敢爲書
下乃公卿輔相　句法
夫子聖人也至故余所以不敢也　二段言著書之難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二句　二層言書非獨爲所能傳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　三層言不可以易爲

及乎夫子未久也　對六百餘年

其爲也易三句　卽帶轉上二層

然觀古人得其時至而行乎後世者也　此轉筆力尤曲折馳騁

今吾之得吾志至吾子何戚戚于吾所爲哉　此段言書可以不必著

竢五六十爲之未失也　四層卽爲書亦不必遽

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　激昂　末後二段俱穿入道字應前可至于道句

答竇秀才書

其誠有志于道者耶抑其名也故姑爲是言以謝之

上李尚書書　促促少味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唐人好言祥瑞類表中若此者多不足爲公稱也

答尉遲生書　固非公不能言

體不備四句　兼及其外

若獨有愛於是至末　結得澹宕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苻載寄于尚書書云恭覩製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儗波濤藹氣薄雲霄遂思躡鴛鴻當世翰墨都無此于臟腑恍恍至今悸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其造語去公遠矣孰謂少有慚者遂非越俗耶

然且云爾者至不爲僭越也　言外有裁之之意贊王公之能以下兜轉前半仍渾然不露

上宰相書　爲宰相者各宜書一遍於座右未可以後進求知常語視之也　須具絕大心胸讀之此中眞有海涵地負之勢　其文溫醇有涵養深粹之功

樂育材也　此樂字下之所以爲心

君子之于人也既長育之至而于其才無所遺焉　總收
上數章詩意
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此樂字上之所以爲心
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　總
收詩孟子
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四句　又總承詩孟子兩段
引已意　秦漢以來廟堂久不聞此高言
錢穀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　不似德宗時
論道經邦之暇二句　援經術陳世事自然正大剴切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至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　此
層應上長育
抑邪與正二句　抑邪承楊墨釋老與正承聖人之道
妖淫諛佞譸張之說　妖淫對怪奇諛佞對感激譸張對
怨懟

四舉于禮部乃一得　子厚亦自云四進而後獲
九品之位其可望二句　轉移無迹
一夫不獲其所　對微草
洪範曰凡厥庶民至是皆與善之辭也　此層應爵命寵
貴之卽長育之實也　從諸經相表裏處推明職分當爲
之實乃非徒攀援求進也
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四句　此一引更客　自進對
往告不避對長育
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至以濟其不足者耳　將往告一
面義理說得光明俊偉惟公可以無慙此言　已之所餘
本上積二十年之所學
然則上之于求人二句　求人是樂得英才求位是樂育
才
不必讓其自舉也　讓責讓也

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至于于焉而來矣　此應浮沉
皆載于才無所遺焉乃長育之所施及也以沉者況遺逸
之士
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
朱子亦謂隱者皆帶性負氣之人
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至然後得從下士之列　卽鎖第
一段
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　推有餘濟不足之意
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
子而爵命之　卽鎖第二段
必且洋洋焉動其心　是心美之
考古君子相其君之道　收上之道
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收下之道併推有餘濟不
足等語

後十九日復上書　文勢如奔湍激箭所謂情隘詞蹙也
與第一書氣貌迥異故是神奇
以求畢其說　就前書不獲其所意更切望之十有九日
不得命則宰相之不能及遠可見故不復及山林遺逸之
云也
其勢誠急二句　上句東求者下句東救者
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　上
句本前書積二十年下句本前書行道句
有來言于閤下者至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　到難轉身
處忽用反照收上二句瀠洄反復又變出一層愈婉愈迫
有可救之道本前書中古君子之道
如時不可何　時字對前書中古字
固在上位者之爲耳　先深一層
與今豈異時哉　非無時

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　又未嘗不可
或取于盜二句　復自顧才能句
情隘辭蹙　果然
後廿九日復上書　就前書自進而不逆意更顯責焉末
段言其不唯無望于浮沉皆載方且驅自進而歸山林豈
不重失天下士之心也　此書自古之士以下非常人所
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并非若第二書中猶謂其必舉
特責其待命四十餘日直置之不聞而已故末段中皆申
明所由自進之亟有不得已者其不逆以否則固聽之豈
屑屑蕲得一官哉
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從賢才已用打頭說起下一語
亦必有賓主
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四句　一路頓跌而下如怒濤出
峽

不得于天下之心　小頓　對前天下之心美之意
維其如是三句　着此氣愈足勢愈重　無此一勒文勢
便有剽而不留之患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　跌落有力　長史云先安放此
句下面便儘暢說人可不恨
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　頌周公更深一層責時相
反寛一步激切頓挫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　前是已所得爲者不當與古
異下是已所不得爲者不可與古同以明更無所辭其責
也
然所以重於自進者　自留地步
舍乎此則夷狄矣　亟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　言至此則
第二書之情隘辭蹙亦不爲過矣　與第一書行道者知
所歸焉反對第二書恐懼不敢逃遁與前昏愚不知逃遁

皆指山林言之
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是故孟子韓子同道也
寧獨如此而已三句 復有周公之說蓋猶終不絶之故
寧往告焉耳收此三句辭氣仍歸于和平非空爲罵譏而
已惴惴是懼者憂天下之心所迫也

答崔立之書 題注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云云按吏部
乃宏詞試耳未卽得仕非不許其入仕也公迄不預宏詞
選遂從董晉于藩幕 來書蓋有戒其蝙强惜其冷落之
意其爲不知公也甚矣前後作兩段分析却將崔書點在
中間文勢妙有斷續 自覺激昂磊落
僕始年十六七時至余亦無甚愧焉 此段先敘失所操
持辱至再三
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 爲人致君澤民也
夫所謂博學者至而爲之憂樂哉 此一段先辯明必俟
工人之剖然後見知于天下二句明已之道非可決得失
于一夫之目斯立不當勸之自畀
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至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 此一
段辯兩刖不爲病二句明已宏詞再試特游戲以求祿若
其道甚大不可遽謂其再獻再刖待之甚淺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于人耳 爲人
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至且無使勍者再尅 將來書
敘在中間文勢便不直此昔人所謂斷續也
又所謂勍者果誰哉 勍者句只輕帶
無以發吾之狂言 應發余句

答李翊書 書中前後兩段分明使有知言養氣二事在
韓子於斯文其原過他賢遠矣 安溪云蘄至于古之立
言是立志戛戛其難汩汩然來兩段如孟子所云知言而
根却帶立志故中云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浩乎沛然至高

下咸宜如孟子所云養氣而根又卻帶着知言故云懼其雜也平心而察之要之韓子所云養氣亦同歸于立言故又云氣盛則言與聲皆宜然皆非無志者所能也故仍收到立志上而勗之以當志乎古又嘉其不志乎利也按此一段非凡所見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仁義是茂沃藹如是遂曄

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欲言已用力之艱而先作謙詞

學之二十餘年矣　無望其速成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　膏沃伏下書詩

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根茂伏下仁義　此是工夫故漸進

惟陳言之務去　先去其甚駁者

然後識古書之正僞　此眞字宋人避諱改之也

而務去之　又去其未醇者

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喜四句　無誘于勢利

吾又懼其雜也　并去其小疵　揚子或曰尒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揚子聖人肆筆而成書

不可以不養也　養其根加其膏

行之乎仁義之途二句　上句貼根下句貼膏

終吾身而已矣　此是原本故終身以之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氣盛者茂遂也言與聲皆宜者沃曄也

其敢自謂幾于成乎　此句掉轉至猶未也結過自已

其用于人也奚取焉　又應取于人非古之道以堅其志

處心有道五句　此即所謂道德之歸而不徒外之文者

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婉轉有深味

有志乎古希矣　應生之志

亟稱其人所以勸之　恐其以遺乎今見沮故亟稱以勸之

不志乎利　此利字不過對取于人説若以自用于人也

奚取焉以下爲應無誘于勢利而以學之二十餘年以下爲無望其速成則意脉反不融貫矣不可用幾于成成字志于利利字粘定作照應上二句也幾于成

亦不過前至猶未也之意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李浙東英華作李遜　亦乞食之文然頗寫得激昂頓挫　頗儗戰國策就盲不盲兩層翻出無限起伏

惟閤下心事犖犖　與其心能別是非句相對

無所能人六句　先以道自明當惜　心中平生所知見即古人之道也嫌于夸毘故反以中丞言之

浙水東七州至不當討其盲與不盲也　此段從不盲者反襯

當今盲心者皆是　又變出一層

籍又善于古詩　復以藝勤之憐　古詩則又古道之末也

夫盲者業專于藝必□故樂工皆盲　注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從文苑必字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按從諸本亦得

此段從盲者襯出

與李翺書　習之當責之以失其所從故以無所資爲解且言雖之京師亦安得知已者而從以深悲已之不遇且幷以悲李也　挫頓往復兼有李之文態

持僕所守至其安能有以合乎　徐府固非相知京師亦安得知已所謂不酌時人待我之情也

今而思之四句　先言京城亦無可樂與後一段對照

非旅食久不知其悲

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　將無所資穿入無知
已中　帶上總束
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至無也　所謂以子待我之意
望時人　公之寄身從事幕府不入京師徒以德宗皆惑
信用讒慝諛佞之人無可爲者然難以顯言故但言不相
忌者少偏以不能下達見意自堯舜以來二句正見當待
明天子也深得聖經微而顯之妙
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汚二句　帶起下一段
僕于此豈以爲大相知乎　非眞爲得所從
將亦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　徒以舍之不可挐之不可
聊資其祿耳
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知此者讀此文未有不涕
下矣
孔子稱顏回一簞食至其不亦難乎　又解潔清二句

顏子雖上無明天子與公同而獨能潔清不汚處其所可
樂則與公異
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收悲我
子亦愼其所之哉　收自責自悲
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　候其意
并以自解　解其言
上張僕射書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中酉而退　此古
者朝夕之義仍非越分以自高也
與于襄陽書　兩存地步不失輕重乞索書之最出拔者
未嘗干之四句　結上生下
豈愈所謂其人哉　不說煞方起得未聞二字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二句　只此正說
如曰吾志存乎立功五句　都用反跌不陋
世之齪齪者二句　顧未嘗敢以聞于人

磊落奇偉之人三句　此一轉仍未嘗乞哀更妙于放開
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又收到不肯後于恒人
與崔羣書　公在張徐州幕下頗不得志故假崔而報此
僕愚陋無所知曉至于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已非無黑
白崔君亦不待明其好惡兩段相承說
自古賢者少至不知造物意竟如何　打轉宜在上位一
段爲樂天知命四字下落
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　身當
窮悴彌有此慨然卒不蹈于狷忿此公之所以爲高明
歸之于正爲前無入不自得樂天知命二句歸宿
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　公之于徐也蓋屢形于
歎
與馮宿論文書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　此
不可謂之知

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　此尚不可謂之知
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　激昂
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二句　此則文之至知之極也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昔人之少也于經史無所不
通又得如公者而從之故可業之一二年而至未可爲今
之少致力遽自足者藉口也
然閔其棄俗尚三句　此策其退而誘其進之詞非感憤
也
與祠部陸員外書　題注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
典貢舉云云按以退之之賢所薦十人而僅舉其四侯雲
長則又陸所自知也然則謂陸歙州之果能好賢樂善歟
抑權文公之于陸非相知深歟吾未解也　末云宜當是
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按然則韓門弟子皆慕勢而來者
耶何言之陋也其斯爲廖瑩中歟　韓門弟子語本李肇

國史補

與鳳翔邢尚書書　論畢而文無向背往來之勢何故不刋去之　亦學孟子而所得尚淺

功業逐日以新八句　此等是學王褒

愈見天下之竹帛四句　稍陋

前古之興亡四句　對功業聲名一邊說　此皆爲文本根

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　常觀其所處之時

爲人求薦書　面目似戰國策命意則左氏之善爲說詞者也公文眞難爲狀　前伯樂匠石雙起後却只說伯樂古人文字不拘如此

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二句　影過從前不知一面是結句始字之根

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　伏始字

是生於匠石之園五句　本是親厚之人反不能知已却如此宛轉說入柔而不犯絞而婉矣　于是而不得何應前又變

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　見其無愧

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結句終字之根

亦不自量已　在不知已之前不得不自謙一語爲之地

應科目時與人書　應科目是已舉進士及第人非布衣隱逸仕進無階者比故謂已在池之濱江之濆但未及水耳　世得云怪物者士也得水不得水者窮達也有力者援引也劈頭便分三柱以下復應三段哀之命也結庸詎知數句不哀之命也結熟視無覩數句知其在命而且鳴號又回護寧樂泥沙而不乞憐意要之亦命也見已之出處制之于天仍自負是怪物之意　難于致詞則托物爲喻此詩人比興之道也直道正意醜不可耐晚唐四六啟

是已

天池之濵三句　開口卽切應科目時　龍爲水之怪見

國語

葢尋常尺寸之間耳三句　卽起運轉之易從上濵字濵

字生下

然是物也至非我之志也　此一段若引咎若歎息公卿

之不先下人將從前安頓得好　搖尾乞憐此常鱗凡介

也能

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起下以鳴號卜興廢

聊試仰首一鳴號焉　此句斟酌雖告以窮仍與搖尾者

異

其不哀之命也　生平之志固在

知其在命而且鳴號者亦命也　所以觀吾道廢興之機

故曰亦命也

愈今者實有類于是　今者謂應科目類是謂在濵濵

答劉正夫書　題注豈正夫卽嵒夫耶按正夫疑卽端大

未及文章深旨要且敎之自爲　安溪云唯其是則貞所

謂布帛之華菽粟之味矣又曰必有以異于物而非常物

者然後爲異而可珍愛前後義理未免有幾微牴牾之處

若孔孟之言必無此病

而愈獨不幸有接後輩名　謂其抗顔爲師

惟其是爾　其皆醇也而後肆所謂是也

非固開其爲此二句　以下反復辨此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至夫文豈異于是乎　此段言求其

是不得不異乎今不異乎今必無以幾于是　所謂異者

其是者也所謂是者師古聖賢人之意者也古聖賢用功

不深其何以得之韓子于答李翊書也葢語焉而詳

若皆與世浮沉四句　雖非禁其爲彼然不得不異乎時尚

矣
然其所珍愛者句二 又一瀠洄正喻皆一意翻作兩層
今後進之爲文至必其能者也 即上一段中兩層意反
復申言之 雖未必能即是亦必自異于今始要之其卒
至于是者必歸之異于今者
與孟尚書書 安溪云佛骨表其所言于廷者耳此是欲
流傳學者之書故拔本塞源爭辨千古道術之歸反復剴
切無復餘恨自江都河汾之書鮮足以比儗者何況諸子
理明氣暢 此文眞是如潮
非崇信其法二句 因孟簡之言故云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至以求福利也 進無所據
詩不云乎至不爲利疚 求福不回句結上不爲威惕句
起下
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至作威福于其間哉 退無所
據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以上辨與大顛往
來非求福以下申已不信奉釋氏素所自任者重
夫楊墨行正道廢至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此段正
爲于斯時起本
始除挾書之律 惠帝四年已除挾書之律此句從上文
順勢說下不及照顧耳
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于是大壞 對上聖人之道不明
句
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叫得醒 應轉楊
墨交亂
空言無施 應能言距楊墨
其大經大法二句 應倫斁道壞
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應上夷狄禽獸

故愈嘗推尊孟氏　叫得醒
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應上聖人之徒
漢氏已來至以從于邪也　此段發明已之于釋氏不得
不排之故
釋老之害四句　紐得緊
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至莫之救以死也　筆筆折
說得極孤危轉有光燄
天地鬼神六句　信奉釋氏則反得罪于天地鬼神矣併
反照到福利一面極容　迴抱到近少信奉釋氏前後紐
得緊
與鄂州柳中丞書又一首　字字着實　觀昌黎議禮制
譚兵農刑律等文稽古而不迂適時而不詭經術純明非
諸子修詞者所及
送陸歙州詩序先一州而後天下二句　此處不說盡留
天子有詔句在詩中結出
天子有詔　將宰吾無望焉庶幾悟而追者天子乎　按
權文公送陸公佐序當日似以直道不爲時宰所容者此
言豈吾君吾相之心哉反言之也末言天子有詔以見非
德宗本意欲棄之外而仍望其獨斷于心耳
送孟東野序　只說文章如何關係便有酸氣旁見側出
突兀崢嶸　鳴字句法雖學攷工然波瀾要似莊子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　在上
夔弗能以文辭鳴　又自爲波瀾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　在下
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其他蓋以雜文言之
李翺張籍其尤也　又入二子前半千波萬嶂不容此處
太平也
三子者之鳴信善矣　結過前半

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　以下始因其不釋然而解之

其在上也奚以喜二句　一賓一主　三子之上下繫國家之盛衰却說得藴藉不流于夸毗又藏過棄才則國家之盛可卜極得體但吾終疑不得其平四字與聖賢之善鳴及鳴國家之盛處終不能包含此韓子之文尚未與經爲一耳

送許郢州序　忠告善道亦六經孔氏之詞　諷刺之辭却語語平恕藹如也　變化如龍味亦炙之愈出　善爲說辭長于諷諭本是不恤民命却只諷他不通下情妙甚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至足下之言是也　一方連率不容率爾獻規從平昔相知發端乃得進言之體

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二句　引入

情已至而事不從二句　動之以誠信

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　妙于語言從刺史說起善爲于公地

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至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　數語側重觀察以致意　長史云不安其官是重民命而輕位若不得政則爲害無窮矣用筆極有輕重

誠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至未之有也　復兩平　賓主雙行方是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說得刺史與有責焉爲之分謗則道之易入

其前之言者四句　紐合

縣之于州猶州之于府也　紐合

有以事乎上至其誰能信之　此一段又就刺史本分言之不失文章賓主諷諭又不覺　長史云正是敲擊于公戒許公無效尤也併規郢州乃不使連帥無施面目

不以頌而以規　規字扯于公在內

送竇從事序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　注一作歃按隔是嶺之勢歃是海之氣對既工而句尤有力若敵字何味之有方說引横擿者亦非

瀕海之饒固加于初　風氣正則生齒盛生齒盛則地力可盡故其饒有加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琹詩序與衆樂之之謂樂　上巳樂而不失其正　彈琹

皆充然若有得也　收足聽字

送齊暭下第序　題注暭或作皡按暭與皡乃一字也崧卿不通小學其陋至此又苑本亦注云一作皡非周益公亦不講小學也　左國之文最爲雄直

有内媿之名　世得云謂雖得公忠之名而可媿也

爲人嚮道者　注以方從閣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按作爲仁本自文從字順若以通榜爲嚮道此何理哉

生于私其親四句　私其親植黨者也私其身避嫌者也以已之不直通上下言

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　此責之在上者

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　此責之在下者

公無私者也　將此句位置中間一索皆穿

送李愿歸盤谷序　其中稍有六朝餘習者少作故也化議爲序歸字送字渾然融釋其中創變一體

太行之陽有盤谷至隱者之所盤旋　先敘盤谷

愿之言曰以兩或曰愿之言曰爲之歌曰作章法

吾非惡此而逃之　此句中反帶歸盤谷勢方不懈

不可幸而致也　幸而致并起後一段

窮居而野處至孰若無憂于其心　總只無不足分奚所望意

我則行之　正落歸字

伺候于公卿之門至老死而後止者　此不遇而求遇者

加此一段見不歸不可

儌倖于萬一　對有命句

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有非逃之則行之二句故只

如此虛結

可以稼　應土肥

應泉甘

可濯可沿　濯古與櫂通漢書水衡有輯濯丞音直孝反

誰爭子所　應居民鮮少

窈而深　是谷

繚而曲　是盤

無不足兮奚所望　中一段

膏吾車兮秣吾馬　送字餘音

從子于盤兮二句　收出送字透過一步

送董邵南序　無限曲折忠厚之至視爭臣論德加進矣

南部新書貞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

南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爲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

下由是兩河競辟才儁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爲謀主日

以恣橫元和以來始進用有序公此文正從事汴徐二府

時作董生之去遊河北蓋有以也　隋書地理志冀幽俗

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義故班志述其

土俗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發端議論亦

從此出

苟慕義强仁者皆愛惜焉　此句見中朝未必終無知己

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性下當有情字猶今諺云

脾胃也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　暗伏明天子

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　不亦翻然能慕義强仁

耶

爲我弔望諸君之墓　此句勉董生　恐其怨朝廷而爲

藩鎮用故諷以望諸君不敢謀燕之語

而觀于其市至末　此五句勉燕趙之士　燕趙之士猶

欲招之使出況董生耶能化其俗則可不然亦可以無往

諷而止之卽在言外有無窮之味　樂毅卒于趙冢在邯

鄲西弔墓觀市分應燕趙意旣深婉于文章復黙綴有情

所以爲國能也

贈張童子序　題注唐制有童子科按張自以明經舉非

童子科如劉晏李泌故事也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于禮部者　每一大經兼一小經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　嫌于不請而教故引贈

言之義

送浮屠文暢師序　横空而入推排衆說又不覺爲遠於

人情非宋人所及　以浮屠之說瀆告浮屠此卽陳言也

公此文淺言之亦務去陳言而已　此文會須味其忠厚

誠慤不是虛憍之氣

在門墻則揮之　此句并對子厚諸人

浮屠師文暢喜文章　佛學不立語言文字而喜文章此

則其志將有以異乎彼也

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　翻案

夫文暢浮屠也至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此段打入得妙

方不覺爲武斷　立說似孟子

道莫大乎仁義二句　上言二帝三王之道云云而此不

遂句疏釋者蓋仁義禮樂刑政卽其所以行著幽蕃流者

也

施之于天下四句　非無用之虛器又皆爲已之實功四

語庶乎知道矣

書之于冊　闕着文字

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　只一語含蓄有體若贈以言而詈其師何如不作耶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　孰不知二字𥌒然掉轉

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　破前拘其法而未能入

知而不以告人者 至 不信也　有此二句誠懇有味不是强以大言彈壓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可從此二句觀之

送楊支使序愈在京師時　伏下天朝

其來而鎭茲土也　注鎭或作領按湖南非節鎭作領爲是證以荆潭唱和序可見

以輔其質　此句縮結密惟知道者有之

而流聲實于天朝也　闕合在京師時

送何堅序何於韓同姓爲近　注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云云按注本姓苑晉字當作音江淮下云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

送廖道士序必蚴蟉扶輿　扶輿字義未詳疑傳寫或誤注引子虛賦非也張揖注謂扶持王之車輿顔注則謂或扶或輿而行耳

送王秀才序　深厚　安溪云韓詩云名士例須憐麴蘗今其立論如此固知韓子遠矣

吾旣悲醉鄉之文辭　伏下文字

而又嘉良臣之烈　伏下行字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　無以使之平其心

姑與之飲酒　一半在言外

送王秀才序　安溪云語皆的確　公不云乎學古者非其文辭之謂好其道焉耳因王生爲文好舉孟子故以孟子之學所自出者告之不泝其源孟子之文辭不可得而爲也

荀卿之書至子弓受易于商瞿　上順敘下倒敘
故求觀聖人之道二句　許而堅之
如又得其船與楫二句　因而進之
其可量哉　引而不發
荆潭唱和詩序　非公文之至者然梁權輩不能到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空中結撰及郊一段儀禮也　幽州
從事非李相國之子端公或佐他鎮作序者非公皆不可
移用一字故歸熙甫謂不切者爲陳言
曰某前年被詔至坐必東向　述相國李公言　使者持
節南向故東向坐也
國家失太平至如開元時乎　自述答相國之言
元年之言殆合矣　收前半段
其爲人佐甚忠　序端公只一筆
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收後半段　來壽相國歸佐司

徒絕不粘題却何句句緊密
送高閑上人序　語甚奇特而意都不可曉或以閑旣未
能忘乎名而又從業于無用之法故戲而諷之
不得其心而逐其跡二句　名言
爲旭有道　道字術字相對
解外膠　膠當從苑本作繆若作膠恐與前不膠于心相
犯
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　注引東坡送參寥詩云云而
謂正謂此一段文意也按坡詩豪猛下云細思乃不然眞
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
萬境正翻此案也
送殷員外序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　注或作殷
侯按唐人唯呼副相曰大夫當作殷侯苑本同
送楊少尹序　反復詠歎言婉思深

于時公卿設供張至赫赫若前日事　詳敘爲設影地
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　下文從此句生出
遇病不能出　下文從此句生出虛景
不知楊侯去時至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此段乃謂恐
世之知其美者少也然絕無痕迹　不善作文則此等皆
平實直敘無復意味　道旁觀者二句兼諷難退者當因
乞身者而有動于中也
白以爲其都少尹　注白或作署按作署爲是唐時宰相
得自除人也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仍放活
楊侯始冠三句　反將始仕翻轉相形波瀾更妙
指其樹曰四句　亦有一段虛景妙　有此餘波與前相
配
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　主意在此　歸亦何所苦哉此

一段又歆動之
其在斯人歟二句　所見唯一老而已矣
送石處士序　送石處士與贈石處士不同序已詩與序
衆人詩又不同　無限議論都化在敘事中　此篇命意
葢因處士之行望重府盡力轉輸使朝廷克成討王承宗
之功不可復若盧從史陰與之通而位置有體藏諷諭于
不覺
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至左右圖書　此一層明石洪非
圖利便私之人
與之語道理至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此一層明重府能
敬信其言而後可以保其祿位　當否成敗即爲後觀規
伏脈人之高下亦視此而已
其肯爲某來耶　頓挫
吾所處地歸輸之塗　眼目在此

有執爵而言者至而私便其身　議論妙有裁翦于送行
上更有生色不寂寞也宋人便一片寫去了無風神　側
重大夫却藏在中間與許郢州序法同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　切歸輸
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　如盧從史之于孔戡此重肖
前車之鑒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空際結撰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是第二人發端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　此句中并暗藏自已
自居守河南尹至無所禮于其廬　空羣意洗發得淋漓
從詩叔于田來　此推明鄭詩之意言之
無所禮于其廬　此句恰好脫卸出處士之廬句來
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上統云士大夫之冀北此句
剔淸處士之廬方好接出下段

惟相與將耳　此相字其文則謂留守其意則斥西京政
事堂中人也
愈縻于茲至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　言重肖起牽任猶
能拔二士于數月之中如公之才宰相乃置之冗散冉冉
且老爲可感耳
爲吾致私怨于盡取也　只如此收仍不露　顧起處緊
甚
送鄭尚書序　前半盛稱其任之重以戒勉之而以兩語
反復微諷使知所自處　知其爲諷愈覺有味猶詩之有
楚茨篇也宋人自歐公而外無復得其意矣
大府始至至諾而後行　發明獨嶺南爲大府　先敘四
府之事大府支有賓主
隸府之州至船交海中　言任之重于他鎭
故常薄其征入　下皆控御之術然必以薄其征入爲無

怨變之本正鄭權對疵之藥也

若嶺南帥得其人五句　承隸府之州一段

外國之貨日至至不可勝用　承海外雜國一段

故選帥常重于他鎭五句　柬得嚴重有力載得前半起勒得住　世得云爲羣帥首則須文鑽夷多變則須武遠鬪海外則須威風知大體承文可畏承武不但可畏而又可信方有威風而後可以來遠人也

送鄭十校理詩親交誰不羨　注或作交親按作交親爲是指分司吏與留守從事也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十二詩今元白二集皆無之傳者唯韋相及張文昌張蕃慕而爲者也

石鼎聯句詩序長頸而高結　攷異云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云云按此詩中上爲孤髻撐爲譏道士語此又以加冠致疑何也

子爲我書　祭侯主簿文云我或爲文筆俾子持

豕腹漲彭亨　毛傳炰烋猶彭亨也

詩末　考異云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按王肅易貢六五注云失位無應隱處邱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文中謂隱君子彌明本此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四卷 碑誌雜文

長洲何焯屺瞻

祭田橫墓文　祭舊刻作弔不知誰何改之　此擬弔屈原文不當有墓字

題哀辭後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　此專爲孟簡誤信穆孚道之語有爲太原伎慟怨而歿之謗又以其事不足辨故但自明其不苟譽則毀者之爲非實可見矣

祭虞部張員外文　篇中注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云云按古人於同年不叙爵崔敦詩在韓公之下可以爲法

各以文售至永絶心耳　此段是叙情

盧親之墓至以播華問　此段是論德

祭河南張員外文來寅其微　寅或作夤按唐碑寅卯之

寅多作畬蓋適用字也考異之云贅矣

祭薛中丞文　似非公文

祭裴太常文　題注裴之諱字皆不可考按柳子厚有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字封叔以太常丞佐杜佑是其人也　篇中注載給事中李逢吉等五人按此則古人朋友皆序齒

祭柳子厚文　嗟惜子厚只以其文誌墓亦此意若此文明云非我知子矣

犧尊青黃二句　謂見用於世爲害

子之中棄二句　謂不用乃造物者使其傳子厚之利也

祭馬僕射文會不醉飽以勸酒戲　按此則唐時大僚在輦下無酒食遊戲之會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晳晳兮目存至末　漢武李夫人賦不如

祭十二郎文　杜拾遺誌其姑萬年縣君墓誌曰銘而不韵蓋情至無文公似用其例

告汝十二郎子之靈　舊注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

吾上有三兄　曰介曰會一人失其名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　以後漸相離

請歸取其孥　自是長別矣

施先生墓銘　新唐書啖助傳大歷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立異然後爲得耶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殯表宜如此簡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蒼厓金石例前輩云銘婦人墓當詳於家世議論取法於韓退之退之所作蓋出於碩人之詩觀其銘元稹妻韋夫人墓可見矣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　殷詩今惟唐御覽集中猶存十四篇

然止用以資爲詩　注以下或有自字按當有自字惜其不有試川而止自鳴於詩也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初讀此似無奇後觀杜牧遺愛碑僅存一空殼乃服其叙致之精贍也

號曰私覿官　雖非體然有以見國家恤臣之私

非要害地不足張職　張猶設也

以晉慈隰屬河東　此句點在下錯綜

始教人爲瓦屋　至民無火憂　叙致如在目

灌陂塘五百九十八二句　韋公之功於是尤大

銘傳於後固不朽矣　言不望其伸於今也

銘詞　卒之誣公者皆忌者嫉公聲名使之末四語有餘味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　畢宏疑即杜詩所稱畫松者

襄陽盧丞墓誌銘　潘氏金石例云漢碑有銘詞亦有無者

孔司勲墓誌銘君險爭不從　先着此句好

曰公當爲彼三句　一斷警動

佐昭義軍　至君不得已留一歲　又詳其始佐前帥不得已而强留非不知從史爲人苟應其請

唐銀青光祿大夫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事零雜無成片文章又不可提一節爲線索者稍鍛鍊其句使古不欲似斷爛册籍耳

冀公諱嗣恭　嗣恭初名劒客幺宗以爲可嗣漢魯恭賜
今名

又覽其城人不歲苦　苦土城覆以草也或作苦非朱子
不至北方容有未及知耳

公之爲州逢水旱至而官府畜積　此常平之法曹成王
亦然　此一事所同故於最後帶出從前捴叙文勢即作
一束

朝夕人事　人事民事也

滎陽鄭公神道碑削四隣之交賄至軍給以饒　儋爲率
僅一年數語叙得精鍊緊簇

而曾不得須臾有焉　爲帥僅一年故也

劉統軍碑聲駕元侯　元侯謂上官說非韓全義也

峻之大夫　考異以峻爲可疑按猶言陟也唐人每用之
無可疑者

衢州徐偃王廟碑　偃王本不合祀典特其子孫爲之立
廟故借秦之儐國沉宗以相形而畧舉小說稗史所載偃
王之事以見本宜有後而非滛祠可比其迴護處甚得體

此碑徐放白書

徐與秦俱出栢翳至咸有大功　與孔子廟碑舉勾龍后
稷並說同法　左氏傳齊侯夫人徐嬴此文所本

秦處西偏專用武勝　無中生有

好道士說　初學記載樓觀本記云周穆王好尚神仙因
尹眞人學制樓觀遂名幽逸之士置爲道士平王東遷又
置道士七人

四方諸侯之爭辯者至得朱弓赤矢之瑞　偃王事蔚宗
旣據以作東夷列傳故昌黎得而引之

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　帶入秦

衢州故會稽太末也　即用秦時郡名

或曰偃王之逃戰　傳說妙

故制㸓樸下窄　廣川書跋云故制樸角用淮南子樸多

不斷　下有梁㮰則此本爲是

民皆曰耿耿祉哉二句　仍歸到有功於民上

袁氏先廟碑・袁公滋旣成廟　截去無限陳冗

刻詩牲繫　碑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起手詳叙奉勑撰碑所以鋪揚國家寵嘉順命之臣以勸來者得體

田季安卒以下　其先心在王室已見詔中此處止叙宏正功得立廟之由

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此文可謂贍而不穢

曹成王碑　朱子極喜此篇　文公誌銘括例云法揚子雲造語

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　明自以太宗子封兆紹巢剌王史誤當以此文正之

兼州別駕　德宗復置別駕一人　唐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孔若思傳

禁無以家事關我　太妃旣薨則惟以王事爲急可無復顧家也

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　搏力秦法勾卒越法

以與賊遌　絀定本作遻按遻與忤同遇也若遻則不欲見而見也

嘬鋒蔡山踣之　至拮其州　此段學左傳襄十八年圍齊文法而變其語

鏺廣濟　審酌獻袁譚書放兵鈔鏺

十抽一推　厚齋云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推擇二人公語本此不必改爲椎

大小之戰三十有二　又撮叙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　成王當時無大功但以牽制之績歸之

其實有待　歐公蓋有待也用此語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王適之才必有過人者如栢耆之屬而以不拘小節大冠若箕者遂失之於牝牡驪黃之外故即瑣事摹畫其生平大槩如此

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　此事畧見其名節

櫛垢爬痒民獲蘇醒　二句畧見其功業

居歲餘三句　負氣

處士高女　亦無資地

自方阿衡太師　亦懷奇

再試吏再怒去　亦負氣

初處士將嫁其女至以女與王氏　懷奇之人困於資地思女嫁官人至爲人紿其情亦旣可悲而兩人情性反適

相合因而記之乃極跌宕　一妻耳猶謾言官人而乃得之則何事不困於無資地而不能自出乎書此以見其窮所謂微而顯也　點破即與前半不稱矣妙在仍有闕畧不羈之意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長子殿中丞繼祖　考異云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誤本補足按繼祖小說有德宗所命縶縛其祖之說則少監志諱繼祖者非仍誤本補足也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深於五行百不失一二乃信道士說妄餌大還卒以疽死所以深著學仙服食之愚也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觀銘詞則溪之獲罪殆亦出於不幸非自盜者也前引陸長源稱舉以戒子弟見溪必不肯一旦隳其家聲其爲銘也豈我一人私故府之子弟而爲之說哉他日送陸暢詩

云云蓋深恨不能直溪寃也
退而見其人二句　沈厚也囊篋二句是精敏
有赦令許歸葬二句　左降官死亦必遇赦而後歸葬李
道古墓誌可參考
善爲詩張籍稱之　文昌之見重於當世如此
貞曜先生墓誌銘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　舊以
哭弔絶句哭弔韓氏檀弓所謂吾哭諸賜氏也時昌黎爲
之主
唯其大翫於詞至其猶足存邪　言其翫詞而抹殺名利
故人所徵逐者處之裕如謂是我所棄以讓人者不足爭
先也
而與世抹摋　此用抹殺恐是塗殺之意殺字不當從手
旁
親拜其母於門內　此鄭拜孟母耳　拜從事母亶盛德

事
維執不猗二句　執不猗言其進之難出不訾其文之盛
也上言貞下言耀也　齊語訾相其質韋昭注訾量也不
訾蓋不可量非貧也注謬
統軍劉公墓誌銘卽其日與使者俱西至曰吾恐不得生
謝天子　元和中朝廷威令之行如此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諸曹白事至事以辦治　精彩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隴州地與吐蕃接至相繼
不絶　叙事詳贍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權公有文而厚重無震世功烈故
只銘其大畧其詳則公之門生故吏當刻其行狀上史館
也
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　大臣之言卽詆訶浮
屠

公在相位三年　頂上其相曰權公句來

攺左補闕至一不以綴意　爲諫官知貢舉以明其長厚

非鄉愿中庸之比而人自無忌嫉所以爲道中人也

平淮西碑　題注命段文昌重撰按觀段文乃當年刻之

蔡州者非重撰也

天以唐克肖其德　以天祖起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　與一二臣反對

明年平夏至無不從志　因平淮西而盡舉當時武功所

以昭示天下儆將使知所警以尊朝廷也

皇帝曰不可究武二句　一頓最高乃有王者氣象

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　一篇歸美君相所謂辭尙體

要也

大官臆決唱聲至牢不可破　當時謂其有私蓋因此數

語

曰光顏至曰愬汝帥唐鄧隨　諸將一處叙

各以其兵進戰　總束諸將一句

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至予其臨門送汝　使相都統

監軍一處叙　晉公前以中丞視師後以使相拒討故作

兩番叙

以旣厥事　四字見成之由于斷

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王者氣象　倒出斷來

愬入其西至戰比有功　非畧也愬原未嘗下其城邑

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　度至師書月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至盡得其所屬人卒　愬取元

濟書日　安溪云至此才詳書日月則數年潦師之迹隱

矣所謂微而顯也

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　度入蔡書曰應旣

厥事赦其人應生蔡人

河北悍驕二句　從河北說到河南敘致既源委分明以下魏將首義及奔走偕來等語節節有根

魏將首義　書法

淮蔡不順　悍驕者已恭順而附起者頑倔強深著其愚而不可赦也

遂連姦鄰二句　姦鄰謂李師道時裴止爲中丞相臣謂武元衡也二句補前所畧

乃相同德　此相字指裴言

常兵時曲至鄽城來降　補前所畧

兵頓不厲二句　安溪云序隱而銘見譏

帝有恩言至教而不稅　此段見天子之恩　若往哺以下卽接爲之擇人四句便恨其直妙在翦斷　爲之擇人以下是既平之後其恩如此

蔡人有言至同我太平　此段見天子之威　聲勢相倚應前遂連姦鄰汝弱奚恃所謂王承宗破膽矣

淮蔡爲亂至惟斷乃成　束上歸美君相

四夷畢來　況河北內地乎

遂開明堂二句　依然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之業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還廟文登按遷廟文登乃東海神廟

處州孔子廟碑　昌黎文無不根據經籍而議論仍未嘗襲前人陳言故下筆如魚龍百變曾王文字只讀死書未解此秘也　與徐偃王碑皆以賓形主其高下輕重不失銖黍

句龍與棄乃其佐享　用康成之說

不屋而壇　謂句龍與棄不得專立廟附祭於壇非謂廟屋尊於壇也

巍然當座　專主
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　又轉此層波瀾
始富筆力始高
又令工改爲顔子至子夏十人像　招魂云像設君室其
來亦已久矣不始於佛教之行也
故其爲政知所先後　收能以爲先
柳州羅池廟碑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汨之二若見
兩旗風又亂之有無恍惚正與下不來相貫中流豈可泊
也定從蘇本
不嚬以笑　卽匪怒伊教也　蘇本嚬下有兮字亦更頓
挫
北方之人　北當作此
黃陵廟碑　老學庵筆記周子光言退之黃陵廟碑辨陟
方事非也古蓋謂適遠爲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猶今人
言上路也豈得云南方地勢下耶
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
信　李云爲神何故在湘禮記離騷注言之必有其端緒
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　有此事故人傳其信奉佛氏
也　退之兄會死南方故尤以竄謫爲憂耳
且令後世知有子名　此亦習氣不可爲法孔孟必不爲
此言也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通篇大意只說韓宏帥汴居
蔡鄆之交而能屹然中立制之使不得逞卒成朝廷翦逆
之功首尾只一節但叙得逐層變化耳　韓宏入朝不可
比田宏正之以六州來歸鹿門分七節而以入朝爲一大
節故詳叙何不看通鑑乎　近見新刻本文章正宗亦分
七節舊刻正宗無批語此恐本妄增　先提擊走少誠来
叙然後叙誅劉鍔事便不平直此左氏叙事法也若今人

則有其舅之兵與地下即接自吾舅沒云云矣　能遏賊
然後能自立故有其舅之兵與地下急敘走少誠也能久
安然後可以居二寇之衝而不慴故纔即敘誅劉鍔也古
人作文設身處地井井有條一字不亂下
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　提筆
此軍司徒所樹　元佐增其軍至十萬
當此時　提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三句　精神貫注直透到此然後歷
次敘去方緊
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至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　此
段將鄆蔡一紐
無自行以遏北寇　帶鄆
初公有汴至至於露積不垣　又一束瀠洄曲折不可一
覽而盡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初公有汴周環一線

又除河中節度使三句　略
汴之南則蔡至孰與高下　發明前案　通篇只此意將
他不黨惡處點綴成一段伐謀靜勝之功又使人全不覺
其罅漏左史筆力不過如此
公子公武至莫與爲比　此段又敘國家報功之厚淋漓
有餘情極設色之工然於事未嘗有所增加宋以後人不
及也
自唐以來莫與爲比　應上至唐始大
公之爲治　畧補
止除害本　如誅鍔之類
在所以富　收公私充塞
衆乃一愒　史記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似當讀喝然與上
猲犬猲字音季者相叶只當讀器　銘詩亦偉麗絕世
栁子厚墓誌銘　此文失當時碑額　公此文亦在遠貶

之後作故尤淋漓感慨
爲拓跋魏侍中　公他文皆作拓拔
儁傑廉悍　此是雅健後云汎濫停蓄則更雄深也合此
八字畧盡栁氏一家詩筆之長矣
因其土俗三句　簡括　羅池廟碑著其有功德于斯土
可以世祀者故詳叙政事誌則所重者在文章必傳於後
區區下州之理特餘事也故只用三語虛括
衡湘以南至悉有法度可觀　通篇重文學故此事不得
畧
其召至京師至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詳栁待劉之厚所
以媿他人有力不救子厚者
士窮乃見節義至亦可以少媿矣　以子厚無人推挽故
發此論
子厚前時少年至且必復用不窮　持論既嚴精神亦打

得緊　上既叙子厚之篤于朋友因反復嗟惜人莫爲推
挽言子厚始誠有過及其能改奈何使之終窮後以文之
必傳慰死者而生者之失才盖無可解矣
勇於爲人　爲猶助也
不自貴重顧藉　猶顧惜也讀本安溪
謂功業可立就　言子厚欲藉叔文輩引用以就功業非
饕富怙權不枉子厚用心
材不爲世用二句　許之者不小
然子厚斥不久至如今無疑也　此是篤論使子厚見用
詩不窺建安文不到西京不過與常楊輩爭伯而已即有
功業豈能數有唐第二人也
其得歸葬也至庶幾有始終者　復詳裴盧之待子厚以
媿有力者與前一段感慨亦相配且以深著子厚之窮也
既固既安二句　子厚已矣不復能伸其志矣庶幾以待

後之人乎銘詞蓋深痛之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部刺史得自爲治
此部刺史謂觀察所部中之州守與漢之部刺史不同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初公善事繼母　孝行
名聲詞章行於京師　文
然實未嘗以干有司　以下皆發明其謹厚　六段相對
其爲郎官令守　令守郎上爲洛陽令澤州刺史先言郎
中者以京朝官書令守下郎不成語也注欲易爲守令以
配慎法非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曹娥碑銘曰作亂曰蓋於篇終
復理其事而詠歎之此文兩以孔子起不爲複也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　倒叙
吾爲左丞至二宜去　含正平意
且公雖貴而無留資　含清苦意

守節清苦論議正平　二語爲通篇眼目
事有害於正者二句　故曰議論平正
言京兆尹阿縱罪人　以下發明無所不言
約以取足至悉放不收　守節清苦
公屢言遠人急之至不足與論是非　議論平正
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守節清苦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　嶺南以口爲貨故書不增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如此俯仰淋漓仍是簡古不覺繁
溢　屈指三四十年事寫得歷歷在目依依如畫眞神筆
也　無可誌故只以世舊爲波瀾又一體
王軫其寒飢至稱其家兒也　將三人性情容止描寫一
段在中方有風神有賓主而馬氏榮落之故亦可想見於
千載之下矣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至稱其家兒也　作兩層寫不直

瑤環瑜珥　帶補服飾一句

吾未耄老至末　使我亦不樂其生則於故舊盛衰之際哀歎至矣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比四世至爲士大夫家

當時王孫之貴不及士大夫家宜人之勵於善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　注陳齊之云云按牛宰相三字豈成文理耶好惡予奪固不在此作今宰相牛公爲是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誌子弟墓不嫌於直　深切著明筆力亦健　時主好方士服金丹公之爲世誡者微詞也故非臚列故人之失以訐爲直也

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至以爲世誡　憲宗服柳泌藥躁怒爲左右所弑公作此文蓋所戒者遠不嫌於訐也凡作文立論須權輕重耳以此立坊而武宗又服趙歸眞之藥矣

乳母墓銘　題注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按王獻之已有保母誌

瘞硯銘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不當有與字從高氏硯箋

毛穎傳　柳子厚所最喜者毛穎傳孫可之所特稱者進學解今人不以爲俳體則以爲六朝多見其不知量也

卽其用叅同契一節變化深妙至此宜乎柳子之折服也

叅同契云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成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兎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兎老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中山之云蓋當東北也　類聚載廣志云漢諸郡獻兎豪書鴻都門題惟趙

國豪中用博物志云蒙恬造筆　李白殷十一贈栗岡硯
詩灑染中山豪光輝吳門練　以三代比三十日筆始於
三代後故云然
南伐楚次中山　此中山是宣州地名正楚地孫大雅贈
筆生張裳序云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入中山非晉乃
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孫
說疑強爲之解姑備異聞
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浮屠之說秦時無之二字亦
信筆寫入也
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至然見譎亦時往　馳驟
亦用子雲心畫之意
上親決事至上未嘗怪焉　又兩層旁襯
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　時所謂筆乃刀削也故云
而姬姓之毛無聞　瀠洄此句文法乃見斷續曲折

送窮文　卓犖宏肆只固窮二字翻出爾許波瀾
携朋挈儔　伏中間
子在孩提吾不子愚　下五者首曰智窮故著此二句
我非其鄉　波瀾
心無異謀至敢不迴避　逐層應轉　情狀二字開下
羞爲姦欺二句　上句是義　下句是仁　正言若反
磨肌戛骨四句　上二句就已說下二句就人言
能使我迷四句　先伏固窮在內應前自初至終及有間
於余等語
乃與天通　天之心即君子之心也
携持琬琰四句　足上凝字
請質詩書　希聖人也聖則與天一矣
鱷魚文　浩然之氣慷慨百靈　誠能動物非其剛猛之
謂此文曲折次第曲盡情理所以近於六經古者貓虎之

類俱有迎祭而除治蟲獸黿龜猶設專官不以爲物而不
敎且制也韓子斯舉明於古義矣辭旨之妙兩漢以來未
有

昔先王既有天下至驅而出之四海之外　發端先提破
必無可容之道

況潮嶺海之間至亦固其所　開其前愆

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責其更新

刺史雖駑弱至以偷活於此耶　平之以情

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二句　又一提　諭之以體

潮之州至鱷魚朝發而夕至也　導之以路 應前驅而出之四海之外

今與鱷魚約至至七日　寛之以期

七日不能至不聞不知也　逐層逆捲後復順下三段有
千層萬疊之勢　不有刺史應與鱷魚辨冥頑三句應有
知聽刺史言

夫傲天子之命吏至皆可殺　竦之以法　爲民物害應
惡物爲民害句

刺史則選材技吏民至末　廹之以威　强弓毒矢應罔
繩擉刃句

贈大傅董公行狀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　少章云
若以三司使爲句則時無此官若以使字屬下句則恐上
下猶有脫誤按雲麓漫抄云唐三司使有三凡鞫獄以尚
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爲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
司使揔戸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
號三司使據此則董公以中丞鞫獄故有三司使之號非
脫誤也　南部新書大歴十四年六月勑御史中丞董晉
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廼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
軍廳一所充三司使院幷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至建中
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

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
理寺官爲之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此董公爲三司
使之明徵其事不見於本紀疑出唐大詔令也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素不薦士之人其能力乎
故或斬以激之或稱道以引之
未聞有所推引二句　以之激勸
今子鬱爲選首二句　頓挫
若自有名聲至又何貴乎　恐其後之不力又反激之
閤下既已知侯生至末　鼓而勸其後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竊以爲十口之家至未見其弊　先
論之食
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至使人失職而召災也　二段即
從旱上轉出不可停罷妙絕
臣又聞君者陽也至銷殄旱災　不惟不當停罷方且更
廣其路又進一步絕妙
漢武帝之取公孫宏　公孫是應選舉入此句不倫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許國夔少府始孩顧託以
其姪爲繼室　繼室二字惟公不失左氏本義
復讐狀　題注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
張琇傳按舊史載刑法志者是也新史書於孝友傳則謬
矣以復讐爲孝則非語常也　議論極得其平
錢重物輕狀禁錢不得出五嶺　注下或有復出五嶺字
按復出五嶺爲是張文昌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是
唐時嶺外用銀買賣也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今詞學之英至無有不可　此公之
謙辭亦假令諷數何本屬可已
捕賊行賞表　何爲辭費乃爾
孔子欲存信去食至況可無故而輕棄也　此下即宜接

漢高一段

昔周成王尚小至于是遂封叔虞於晉　不須蔓引此等

論佛骨表　惑之大者則用借鑒失之小者則用直陳極得因事納誨立言之體　憲宗奉佛求壽故前半只從年壽上立論

夷狄之一法耳　見非中國天子所當奉

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又變

臣常以爲高祖之志二句　倒跌

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　以下指其失

臣雖至愚至而肯信此等事哉　此數句是前後關鍵綰結處　祈福無驗上已開陳故入迎佛骨本事後一句撇過只以國家大體反復言之

然百姓愚冥至非細事也　就詭異戲玩上推言其不可仰加禁遏破上遞迎供養

夫佛本夷狄之人至豈宜令入宮禁　破上昇入大內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至不令惑衆也　與前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一樣文法　長史云有此推駁方是論佛骨不是論佛法

使天下之人至豈不快哉　與前天子大聖一段相對

佛如有靈四句　安溪云後段既欲上奮然投之水火便只言其不足畏以推廣上心可矣復欲以身任其禍是欲使上寘行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此文亦仿虞仲翔交州上吳大帝書須玩其位置之巧　篇中雖無乞憐祇自傷耳若以文章自任非惟時輩見推即憲宗亦自深知之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班固云著作者前烈之餘事公固不僅以文章自任者勿謂其不謙也議之者適見其眼孔之淺耳

封禪之事自宋以後始同辭非之前此儒者多以爲盛事

未可守一師之學疑其導人主以侈心也　漢書藝文志封禪錄於禮十三家之中

臣受性愚陋至所見推許　接縫處有痕無迹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至以至陛下　拓開

旋乾轉坤四句　十六字雖揚子雲不能過也

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只一語見意亦使之得奏薄技以贖罪過非爲祿位計也

賀冊尊號表　柳表中附會古有尊號及白虎通道德論皆近於誣韓公二表中不涉一語雖順時爲之其識自高也

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八句　表中逐字疏釋韓柳皆然

請上尊號表　在漢廷亦僅有之作

今天子整齊乾坤至各脩貢職　勢如湧出雄偉非常

非臣之愚所敢隱蔽　其歌功頌德之語皆托于太學廣文諸生列狀後以代奏收之斟酌得宜

取正於經　則亦非必然之辭也

論孔戣致仕狀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　貪賢出鄭禮注

若戣尚以繁要爲辭二句　如此乃曲盡優之之方

有年過於戣　即前所謂雖八九十也

然人皆求進三句　又即從求退一事上明其爲朝廷所少老固當敬而賢尤可貪也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題注此疏公爲祭酒時所論按此牒吏部者非疏也

黃家賊事宜狀若令於邕容側近至攻則有利　不用客兵而召募側近土人公於此及淮西事屢言之

論淮西事宜狀然可圖功　考異云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按文選注中最多凡然後然則皆獨用然字

一諸道發兵至閭里懷離別之思　發兵之害

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以下　召募之利

識賊深淺　非不相諳委

若令召募可立成軍　不煩資遣

若要添兵自可取足　不至单弱

賊平之後易使歸農　又無後患

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　兵勢忌分此雖防邊亦然處處置屯節節立堡但可令邊民自爲之重兵扼要寇亦不敢大入若狗盜則邊民自足禦之也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　此段尤爲精彩

宜特下詔云至廻軍討之　李文饒之討劉稹祖述公意以諭河北

朕即赦元濟不問　李云諸道亦知朝廷不能分兵故以實告之　盧循入寇宋高祖建牙石頭城時議者謂宜分兵以守諸津要公以爲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則人測虚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此可與公第二條相參末二句乃婉其詞以謝衆賊一道致死而我分數道雖衆亦力分而不可用矣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五卷　外集

長洲何焯屺瞻

明水賦　題注公貞元八年登第云云按今文苑英華尚存賈稜陳羽歐陽詹李觀馮宿劉遵古六人詩　觀同時栁白集中所載及前後場屋諸賦乃見韓公此作格超韵穩亦冠絕當代也

既齊芳於酒醴　周禮注明水以為玄酒疏云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堂亦謂明水為玄酒也

如得其宜　宜苑本作情此正與前主忠敬意相應

豈不以德協于坎至氣應則通　二韵促之使緊公文必有隨手之變也宋賦必一韵十二句則揣矣　形藏之藏

苑作昭得之
足以驗聖賢之無黨至末　不着迹
海水　詩意謂其才未足以勝大任則當退而求志以待
其成也注謬
海水非愛廣至末　此下言與身世兩相棄者不同
請遷玄宗廟議　謹潔似經
尚書咸有一德至可以觀德　注十六字舊史闕按此十
六字乃祖功宗德不在其數之據何可闕也
祖功宗德不在其數　劉歆議只以二語括之爲高祖太
宗起本
上賈滑州書　雅潔古節
昭融古之典義至保任皇極　猶有塗塈經典之迹
上考功崔虞部書　前半嫌於自暴而訐人者故正集無
之

是知其文之或可四句　上人之莫可者非今之人也下
人之或可者志古之人也
爻歎執事所守異於人　與下愚之所守對
人廢耳任目至故有所退　廢耳任目而時所尚者華則
所進者必華而所退必實也　兩故字卽上異字意
華實不兼　注不疑當作必按不兼卽下所云實與華違
也若作必字則公已不在三人之列矣
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　以下言其人寧爲莫
可者其所志有在不容變而爲時之所可也
夫古之人四十而仕至而又之死不倦　日以進
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至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　日以
退
行之以不息六句　終上所守之不可以變
其信然否也　應前疑字

斯文未喪四句　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此公生平所自信
知命不惑者也　終上信字
必有以見知爾　應知其人知其文兩知字
與少室李拾遺　淸挺勁直不同常玩
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觀太平之運者
在此三語
必望審察而遠思之　審察收加秩遠思收善類
答劉秀才論史書　史書記人善惡傳信於萬世若褒貶
失當後人猶可駁而正之苟記錄失實輕據傳聞撰立事
跡甚則牽顧他人之諱忌恣憑己意之愛憎不公不直爲
阿爲誣使來世蒙其欺誑永無別白其取怒于鬼神不亦
宜哉至於易代之後人跡久陳每見修撰之家猶多瞻狥
不免私曲然則爲實錄者何得容易也退之一作平淮西
碑不詳李愬之功果致發憤於正夫其不肯作史豈非明

哲之論乎
在據事跡實錄二句　本揚子雲
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　伏後
僕年志已就衰退至行且謀引去　此段應非淺陋偷惰
者所能就
且傳聞之不同至令傳萬世乎　此段又見實錄之難
此是主意誠不可以率爾爲也
若無鬼神二句　收住當畏懼
與大顚書　題注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云
云按即此亦可證其僞矣要之公與大顚始末盡於孟尚
書書中數語何必爲緇流所欺取此謬妄之迹歟　考異
云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云云按必欲反復文致三
書爲出於韓亦可以見朱子用心之隘而私矣使其無他
亦可謂絕不知文識見凡下徒貽後人之笑耳　入聞道

德尚是未見顛時語

切思見顔　成何文理朱子乃謂決爲公文非他人所能作乎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屯兵十萬至舟車所同　數筆有班馬風力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子也收與同

不知其不可也　應可與

河南府同官記　筆無點塵

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至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　上一層只點明得河南同時得五將相此層又將中間轉遷叙清畧一裁翦不令板直

我公愿潔而沈密二句　世得云愿潔沈寄以沈濳言開亮卓偉以高明言愿潔言其行沈密言其識開亮言其識卓偉言其行

登槐贊元二句　均後以宰相出藩此特伏案非訣後語

有若將同其後二句　結住一倒轉便不凡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朱子語錄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

於今雖重　當作於今爲盛爲惟音訛又訛作雖

潮州請置鄉校牒　體格氣味純乎西漢　質雅中意味深長此眞充於中溢乎外而不自知者

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　政刑不可廢但不可獨任耳此句變得好

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　論本董子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古注必有忠信一讀如邱者焉不如一讀邱之好學也一讀言我不如此人方顯學之也

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　所謂三王四代惟其師

順宗實錄第一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册曰至無忝我高祖
太宗之休命　凡册文詔書但削去繁縟即簡質近古脩
唐書者不知此法本紀中至一字不存宋景文列傳遇章
疏輒竄易以就奇澁皆與公背馳者也宋元諸史畧無翦
截亦其失維均

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書以師傅恩所
以別於伾文之黨也

實錄第二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　南部新
書聖歷二年勅雕鶻鷹鷂狗爲五坊二十四年各置使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直自貶所召還者時謂之追
刺史二字當作別駕緣上蘇弁之文傳寫致誤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至遂不起　此
事叙致尤不減班孟堅

實錄第三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　附書

實錄第四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
常　今截闕之法所始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　陽鶩顯於慕容氏由此遂
爲北平望族

有懷刺造城而問者至不能聽客語　叙事至千載下讀
之猶聲音笑貌顯顯在目馬班而下可復見乎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　元和之治此舉貽之也萬
福知言哉

實錄第五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　注戌史作寅按當作
寅所謂永貞二年者止於此一日耳翌日丁卯即下制改
元元和詳見舊唐書及通鑑也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竇詩止三四佳不及公遠
甚韋甚凡鄙公此詩直當與沈宋抗行也　發端得尋字
神味

院閉青霞入二句　含下隱形又不寂寞　但用馭風二
字即已暗藏不遇矣筆墨之歛妙至此
猶疑隱形坐二句　結不遇變化桃字又與仙源暗應
嘲鼾睡　此篇多用佛經因其浮屠而戲之
晝月　觀此則知玉川月蝕體貌蝕字處公皆删去蓋不
以爲難能也
辭唱歌　近東野
知音者誠希　下二句只似惜别却暗寓知希深妙
答侯生問論語書　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　不
敢過求則本意可得而歸穩當矣穩當二字解經之極則
也　此篇當以文釆不耀故正集遺之
長安慈恩塔題名　石洪至長安當在元和六年徵拜昭
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時　石洪殁於元和七年而子厚十
年始自永州例召至京師安得同登慈恩也東野之殁亦
在九年時年六十四其齒長于退之不啻一終不應題名
於習之下
福先塔寺題名　王仲舒神道碑云元和初徵拜吏部員
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安得三年尚爲吏部員外
仲舒以直楊憑之冤出爲硤州刺史憑貶在四年則三年
亦不得在洛也仲舒貞元中已入南宮名輩尊矣又安得
以石洪加其上乎其僞無疑歐公不之審耳
趙德文録序　文録疑好事者依托

義門讀書記第五十卷　外集

義門讀書記

第一卷　河東集　濟美堂本

長洲何焯屺瞻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表與韓柤當

平淮夷雅二篇　柳雅不如韓碑

晉陽武第一　故在繆龔王粲閒惟退之有周漢意也

貞符　以德爲符其論偉矣然亦本末不該柳子持論往往肯據一面如封建則直舍本而齊末者所以不逮韓子

乃始陳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　元烏巨跡著于雅頌不得而并譏之也

謂之封禪　柳子獨排封禪斷以六藝爲考信

莽述承效　莽華作莽述成効是王莽祖述漢家之成効

不謂公孫述也註引公孫述非

鄉爲義嚮　義舍事柳子書之貞符

灪炎以潾　灪與沸同

浴爾皇靈二句　蘇子美之論尤爲平正當參觀之

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　按困學紀聞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桑謂承桑氏也一本改桑爲乘誤

設任柔而自處兮　任柔其事未詳或云縛設諸恐非

瓶賦　子雲酒箴正言若反也

牛賦　東坡書此亦以譏切當世用事者不獨喻嶺表也

愈膏肓疾賦　其詞氣似柳少作未謹潔與醜耳

封建論　荀卿子之文也其中節制甚謹嚴　李云文章古雅精健過秦之匹

封建非聖人意也　李云未必便得聖人意如是則興滅國繼絕世皆聖人違心之事也　初吾謂韓柳者遷固之群耳今觀其才識相亢若韓氏之學之識則非班馬所及也至子厚者崛起曠代之下力追西漢之文氣稍不如子長之疏宕而堅浴不亞孟堅其學其識疑亦無所讓也逮讀封建論與孟堅諸侯王表等參差論之固知子厚所學所識不如孟堅遠矣夫論事而但據其一偏則孰不有利害之數可陳有成敗之執可指如孟堅所云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權奸不出廟堂而進天下者又何如枝葉相持之爲得也至言聖人不廢封建私其力于己私其衛于子孫柳子之言何其悖乎若曰國與天地有與立焉蓋雖欲易之而時未可不猶愈乎

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至勢也　李云既知是如此又何以云封建須廢其下旣無所承藉其上又如何孤懸也

然而降于夷王至其在乎此矣　降于夷王以下與後私其衛于子孫矛盾相陷不知柳子何以云也

時則有畔將而無畔州　畔將郎是大諸侯矣不在繼世
與否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云云　以上論封建之逼上以
下論封建之病民
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世得云幽厲之不由道而曰失不
在政有興必有廢其興也以仁其廢也以不仁柳子于周
則曰失在于制于秦則曰失在于政是其言之最無徵者
安溪批不在于政旁云此論亦有病
雖亂不可變也　雖亂上添侯王二字
及夫大逆不道　大逆句帶上一層
魏之承漢也至不聞延祚　魏豈可謂之封建晉之八王
既逾其制又亂自內起然琅邪猶存渡江之祚延促之數
略矣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至末　上一段言
固之無益革之無損此一段又言勢不可革聖人亦姑因
之今非復聖人所處之勢則革者適得聖人之意也
蓋以諸侯歸殷者至湯武之所不得已也　李云此等便
是流遁無理之譚亦非當日事實也
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　李云未見三代以後
之聖賢用也　世得云自天地果無初乎至州縣之設固
不可革也爲一意以利害言自或者曰封建必私其土至
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爲一意以義理言自夏商周封
建而延至何繫于諸侯哉又以利害言自殷周聖王也至
末又以義理言
四維論　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質之以經則難爲言也
固宜
天爵論　明與志而已矣　明與志者所以修也明與誠對
而志爲之本明不可與志並言柳子殆強爲高論以求駕

乎前人未之有得者也
庸非天爵之有級哉　性無等級氣質殊分漢唐先儒讀孟不詳疑性之有二反以修爲屬之天爵本末舛矣　曰明曰志不如其曰誠曰明也忠信即仁義之無不誠焉耳誠未有不明者柳子蓋不究心乎思孟之傳妄駕其說也

守道論　清勁

時令論上合牛馬　三字上加季春
舉阿黨　月令作察阿黨柳子祖諱察躬故爲舉然非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之義也

斷刑論下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至人之經也　斯言善矣柳子則徒爲詞費也至云古之言天蓋以愚蚩蚩者尤悖矣而不知反焉
果以爲仁必知經　仁下叠一仁字
智必知權　上補果以爲智四字

辨侵伐論　迂腐

六逆論胡亥在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　李斯不可謂之新

晉文公問守原議先軫將中軍　問原守在僖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二月先軫始將中軍時軫并未爲下軍佐也
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所附不類

駁復讎議　駁陳有餘若折典法之中則必待韓議而後定也李云兩下相殺及以上誅下韓辨別分明柳則質爲一條而已合此兩篇義與詞觀之便定韓柳優劣或言柳議過韓者不知文者也
蓋聖人之制至又何旌焉　李云議論在韓範圍之中猶不若韓之渾涵蓋聖人制法所難明著者今固不得而明著之也
春秋公羊傳至則合于禮矣　公羊之說蓋謂父以非罪

見殺于君者也安得並引以斷兩下相殺哉此柳子少年之作于治經尚疎至復讐不除害五字不加裁剪乃小失耳

桐葉封弟辨王以桐葉戲婦寺二句　李云設以桐葉戲婦寺則將易賀爲諫矣設王曰戲也則亦將曰天子無戲言云爾庸何悖乎

辨列子是歲周安王三年　當是四年

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　惠王當是惠公

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二句　李云又轉一意言雖非孔子前要是莊周以前人也

其楊朱力命至不可信　楊朱力命列子篇名　此數句發明增竄也　李云諸辨皆極簡嚴有法

論語辨上篇　收處甚密

下篇　欲張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足以發之

辨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　後出並疊鬼谷子三字

辨晏子春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至爲已術者　李云精覈

非晏子爲墨也二句　精到

辨鶡冠子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李云便是長沙人爲之耳

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厚齋云博選篇用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

箕子碑　此貞元間文詞理淳雅集中亦不多得

進死以併命至故不忍　微子遯於荒野非若紀季入齊委身而與亡吾國尚考經不詳　出大法于改命之後則非與亡吾國廣殷祀于朝鮮之封則非無益殷祀

晦是謨範　伏下之根

推道訓俗　承上之緒

當其周時未至 至 其有志于斯乎　孔子仁之尤在明夷

故敗處獨歸重正蒙難一節法授聖者非所期也化及民

者其緒餘也　按軌範錄此三行是其未亡未遽死之徵

逸前後則斷斷不事北之節也嗚呼謝氏其仁矣哉

是固人事之或然　下有者也二字

則先生隱忍而爲此　則字上有然字

唐某年作廟汲郡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考城縣下劉

昭注陳留志有箕子祠不知何以移之汲郡也

沖讓居禮二語　似贅設

道州文宣王廟碑曾不及浮圖外說二句　何爲以是相

形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 至 豈夫子志哉　宋祁唐書曰觀

七十子之賢未有加于十人坐而祀之始于開元非特牽

于一時之稱號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伯高之語必有

辨其妄者

惟公探夫子之志十五句　序與銘皆但言伯高改作新

廟之事於此自疏其立言指趣然似不如韓子南海神廟

碑之恰好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　切柳州

卜日之吉於王靈　之吉下有虔告二字

終南山祠堂碑　修鼇

非我后敬神重穀六句　此唐格

碑詞　用秦碑體

太白山祠堂碑其地恒寒三句　著太白之所以名

碑陰文　志此於碑陰視南海神廟碑爲尤謹於法

饒娥碑黿鼉　下有一鼉字

見怪異形　作見怪形異

雎陽廟碑　當時雎陽死守李翰既爲之傳南八事首尾

韓氏又書之矣此碑用南朝文體蓋相避也鬱麗眉之都尉雄猖獗之將軍雄厲不知而死難狠驪見黜而奔師柳子方為僇人假以發其憤慨四六使事復不覺其訐露耳

聞義能徙　所謂欲以有為公有言云敢不死也

於戲睢陽之事　至或未之思歟　此段議論求與人異其于當日事勢實疎蓋力保江淮則租賦無壅可以天下全力摧蕩一隅之賊韓公謂天下不亡其誰之力乃為可據柳子則徒計算時日遷慮懸揣耳

大鑒禪師碑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　能即耐字

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　以世教言之則謬舉也即崇信其說亦有為法也何取而牽率附會侈其盛哉

不植乎根二句　二乎當作胡字

碑詞　必欲附會而張大之故少味

南嶽彌陀和尚碑　尊之甚故其名因佛語而見

授公以衡山　授公上有真公二字　上注云惟唐公真公及衡山承遠未詳按承遠即般舟注家可謂昧于文義

銘詞末句曰宏願惟孝恭　宏願于銘中補書亦一體

無姓和尚碑逝如浮雲　如字作水字

爰有大智　謂天台

爰授樂國　謂極樂

碑陰記　紀之碑陰以塞衆意則文不喧奪亦一法也

南嶽雲峰寺和尚碑銘詞如嶽之不崩　收南岳　銘往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凡南方顓念佛三昧者　南方下有一入字　潘云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得是三昧今釋氏有依此教修行者

揣食不味　揣字合作摶　范文穆驂鸞錄云此碑子厚自書亦有楷法

大明寺律和尚碑　起四語名言　柳因深通其說者此文尤峻整

大律師塔銘若石廪瓚公　瓚僧名也號懶殘

蘭若眞公　唐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

段太尉逸事狀　深謹

至睎門下至其與存者幾何　其精神正在次節宛轉深穩頓挫處神閒氣定筆墨如生　凡史漢文字最縝密與左氏異者特周漢文質以時變耳今人以睞率貌之所以遠也

散還火伍中　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

先是太尉在涇州至一昔自恨死　又詳在涇州事見太尉不徒以剛勇取勝一時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至末　言又有先識見微明非一時意氣所成也

柳渾行狀不爲細家之迫束　細字下有故字家作加

柳渾謚議　由當時之體而鍛鍊有加

陳京行狀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某作叔明

大忠烈之褒也二句　忠烈上有其字下句有也字

宗元故集賢吏也　應告於嘗吏於公者　是狀後於惟深行狀者又五六年故尤知所裁

房公德銘之陰　起首何用此詞費

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　楚之爲縣勝許乎

人不忘公之道　人字上有袁字

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至末　特爲廣津作也甚畢宜削

陽城遺愛碣帝尤嘉異四句　城爲司業乃下遷嘉異旌優語非實錄特以爲逐臣立碑不得不有所回互耳

陸文通先生墓表　李云子厚亦學春秋有得者故有味予其言之

後之學者至前世多有之　不足以通於後世

甚矣聖人之難知也　不可以文聖人之書

與其師友天水啖助　啖氏姓符氏臣有啖鐵

先生字某　陸先生字伯沖

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　上句起後下句顧前

於是合古今至微指二篇　是文之

爲春秋集注十篇　新唐書助卒質與其子異褒錄助所爲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蓋今所傳纂例者即集注之異名也

明章大中至不過乎物　數語發明聖人之旨特精神所詣得制作之本者也

旣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三句　是通之道之存也以書四句　所以但表其著述而略乎他爲碣以明能副文通之實也

楊君墓碣其子姪洎家老　上有旣葬二字

趹躃首　上有軀字

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徙荊州　凝大歷三年進士興元元年樊澤節度山南東道式用也

犂蘗磽鹵　磽與墝同

若某者以姻舊獲愛　子厚乃凝兄楊憑之壻

惟車馬弊至三句　于時文質已自許如此

故御史周君碣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　引猛士不類豈緣子諒言牛仙客應圖讖故耶

衡州呂君誄故潔其儀　故作胡

逋租匿役　役作稅

葬非舊陌　衡州已得量移非若凌準之不得歸葬者乃

以貧故難致先墓也故詩中亦有五畝九原一聯

時中之奧二句　和叔自是一時負才用而未究設施之人時中希聖則已僭矣　子厚文精彩處必過于抑揚不能恰好此所學不粹之由耳

尙擁艮圖　擁作壅

魏府君墓誌　唐格少生氣

拜虞支員外　下有郎字

君嘗三娶而卒無上婦　三娶而無主婦豈亦如裴評事之未娶嫡妻耶抑以卒爲讀也　當仍如裴之未娶嫡妻也若嫡妻先卒未有不書夫人某氏後夫人某氏某氏者

凡十有餘祀　祀作事謂所事者十餘人也

由是處約以終其　其字下有世字

居又同閈　以同閈居得銘

崔公墓誌乙未　作己未

元宗南巡　當時謂幸蜀曰南巡

家有禳䄐　䄐字諸韵並無疑是梗字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

世有顯懿　上有白葉流根四字

崔君權厝誌　以權厝故略其實誌崔君如是足矣文中亦纖嗇無一鏬可議讀者未之玩耳　志所畧者見於銘

裴府君墓碣　隨事點染

者股肱　立部伎

役喉喙　坐部伎

告其叔舅宗元　子厚無他兄弟歸於裴者其女兄故稱叔舅

銘詞　銘中以事大小稍錯綜合敘

張公墓誌銘句會斂給　句音構

周限荆衡二句　詩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五嶺之外

至東遷之後不復通爾

鄧君墓誌銘 皇建州普城令 作建州浦城令

則亭擬閱實 擬作疑

以術官刑 術作修

內專平淮 淮作準

有子四人至哀禮具焉 童幼如禮得附書

呂侍御恭墓誌 實惟呂氏宗子 敬叔爲宗子知化光非嫡出

馬君墓誌 可書者少故撮舉其凡

志志其子之夫 志作至

曾祖某某官 下補祖某某官

來拜來附 附作祔

凌君權厝誌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 固作故

今而寓乎戊 作今之遇乎戊

爲浙東廉使判官 廉字下有訪字

遂入爲尚書郎 作遂入尚書

姦吏衰止 吏作利

銘詞富天祿 富疑作副稱也 銘不及五言詩

李侍御墓誌 附屬于寧岐 禮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故附屬于寧岐而不敢言天子寧岐謂寧王岐王

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未果娶 唐時門第既高未得官位不娶主婦有先畜婢妾者此文可引爲据 薛巽妻崔氏誌亦云恩其故使嬖子

通兩經 通兩經得書蓋非徒口誦之也

膳飲不違 慰其孝也

姜君墓誌 不頗濫

好遊嗜音 絡結前後

獨孤君墓碣今王父營陵于其側　父作后
今記其知君者于墓　此即記先友之意推是以錫其類
播州請代蒿其生平之誠非一時意氣激昂也當合祭獨
孤文母文觀
趙君墓誌　兩漢金石之文
南有貴臣　作貴神
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　旌來章之孝故追表矜之節
以見其有本也
韓君墓誌　特以弟故得銘
張先生墓誌　生卒及先墓于遺命中敘致不詞費　先
友也畧短取長繫論于後有關世教不失文體此變例之
宜採者也
聚經籍圖史二句　亦以聚書得書
虞鳴鶴誄　一作鶴鳴

爰宅上陽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
城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爲虞公上陽大陽之誤
洽主記室　洽當作狎
愉乎其和　指虞
確爾其堅　柳自謂
故處士裴君墓誌　無事可書又不能拒中丞之請故多
舉先世傳緒之美然曰以中丞故而不克並無乃爲佞非
古也
不弃于君　弃作并
覃季子墓銘　追銘季子蓋自悼也詞約義微故銘止六
言
續榮澤尉崔君墓誌喪焉不果行　喪其貲也
移信中　作移信州中　此誌亦一體改葬者亦可用之
重爲之志者謬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曾伯祖奭　祖下有諱字
作避暑賦下旧　敘所著述以成章
抑有當我哉　暗渡
石表陰先友記　例創於柳子　水經注云郢城中有趙
臺卿冢岐生乎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之
宿尚柳本諸此
鄭利用　二鄭以互文見意
魯直爲尚書郎　黃庭堅字出此
路泌　只四三語何其淒婉
柳登　其父芳下補善文史三字
呂牧　下補東平人三字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　好聚書亦得書本史遷賈嘉與余
通書之例也
柳公墓表　用當時體而稍節其靡弱

二月庚寅　上增十字
符君墓版文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　唐諱丙字以景字
代
轍哭紀事哀不能文　古人于期喪亦不爲有韵之文此
其據也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嘗逮事伯舅至無遺者
述爲女與爲婦徵以舅與先人之言示信也
是歲之初至禮無違者　敘此事于中斷續變化左氏法
也
不悼往事　亦自白其非以其不愼貽親患也
喪主子婦七歲　婦字上有宗字
李夫人墓誌銘　精密
我先府君每得仕至然後議焉　李夫人之歿不于柳氏
而在諸壻之所故表其先人迎養擇壻之勞及道路遇疾

乃從所便非不鄙族而致然固文章得體要之苟非實錄則姻黨咥而嗤之矣故欲爲古之文必先由古之道也

諸姑合以爲斯志　合作令令字下補宗元二字

陳君夫人權厝誌　無子即于遺言中敘明

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補志文所未備又一例

用敢附碑陰之義　蓋石附碑陰之義

告教罕至　告教作教告父之家書稱教告

以志終天之哀　姊亦得稱終天之哀

裴君夫人墓誌以配于裴氏　配作女

睦姻任恤之行甚備　任雖非婦人之事然統之以聽順則雞鳴詩人之意也

始夫人之葬也至相及也　及此者以見前之所書皆信非可强而致也

余不知天之忍也　余字下增一字

先夫人八月而殞　殞作殯

亡妻宏農楊氏誌怵惕之義　義作儀

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兵曹未及贈官夫人亦未受封而子爵已顯遂冠於誌文之首乃變例其實失禮也夫人無事可書乃生頌其子佞也

祔於兵曹君之墓　作兵曹府君

有惑不疑　有惑作有戒

韋夫人墳記　已遷祔而未合葬但書其故及日月與有志而遷葬者同例

設漁者對智伯　不喻其所以作似非爲藩鎮也

若魚幾何　魚作漁

中令漁於海　令字衍

魚之大者　上有嚮之從三字

嚮之以爲食者　以字衍

若欒氏郤氏羊舌氏　欒氏下增祁氏　四氏故相間而錯舉之

臣韓魏懼其將及也　臣字下有見字

愚溪對　中間頗指斥舉錯倒謬則後之所謂已之愚者無非所遭之不幸非其罪也然稍乖敦厚　篇中所引惡溪比養小人弱水比抑君子濁涇不法知人黑水賦質昏昧

予聞閩有水　唐書地理志處州麗水縣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大字本注孫曰惡溪在潮州界誤也處州乃漢甌閩地

弱惡六極也　不美

濁黑賤名也　不清

且汝不見貪泉乎　舉一因人以累其名者為歎佐

夫明王之時　暗取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之意

汝欲為智乎　予使一經于汝　無須臾忘報復宜人之畏而擯也詞旨亦激迫少味

吾盪而趨　至卒不自克　此見險不能止又深一層

對賀者　筆語自妙

姑以戚戚　下增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

嘻笑之怒兩句　太盡反少味

天對　定遠云柳州作天對其文亦幾于三閭也題曰天對似是未安天尊不可問故不曰問天柳子之文自擬于天斯罔矣宜曰對天問也

馮翼惟象二句　下補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輻旋南晝二句　柳子亦主蓋天之說

惡有谷汜　次汜為韵

度引久窮　久作無

矅靈安在　在作藏

盗壍息壤八句　屈子本意大都以禹之幹蠱少康之中興望頃襄王余聞之師云

汙塗而蘖夫　蘖夫疑作夫渠

宜儀形九疇　形作刑

問地方九州　州作則

爰處爰都　處一作穴

增城之高　高一作里

日安所到　所作不

而僭謂不死　僭作潛

休居以康食姑不失　大字本注重校康作倉絶句無食字作休居以康倉姑不失

幽陽潛爨　作陽潛而爨

登立爲帝二句　當在二女何親之下

師以首之　書所謂師錫也

問干協時舞二句　註言少康非朱云舜懷有苗

而丕號以之　之作瑞

寒民於烹　所謂救民於水火之中也

中譜不列　不列不自明也

萃回偶昌　萃回下大字本有禍字

胡若之狠　狠作佷

晉問太行掎之　山

首陽起之　西

黄河迤之　河

大陸靡之　東

景霍汾澮　景霍小山汾澮支河

爲爲鏃　爲下蓋脫一字

馬之所生是不一姓　註引左傳按傳作無興國焉是不

一姓屬九州之險

吳子曰魏絳之言曰　魏絳當爲韓厥此本水經注澮水

下誤以爲魏獻子也

文公之伯也援秦破楚　援秦未詳疑作挾秦

寘有庭實　寘作宴

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准　唐起晉陽因始封之國

爲有天下之號高祖內禪神堯是崇以作歸宿似更客

枚馬同時無所與讓曹張於是失步矣

答問客曰何取　取作敢

而僕乃緘鉗默塞　默塞作塞默

而鹽逐於鄉里　鹽字上有無字　達旨釋誨之間

起廢答邑元不厖　厖作黃

無異枝　枝作伎

天說　發端處李云二子皆有激乎其言之而拾莊生之

餘者也雖然亦見其止于此若以草木喻之人則果蓏也

以果蓏喻之人則其中之子實也烏得以蟲螢喻

蟲生之　上有亦字

今夫人舉不能知天　至以吾言爲何如　隱然見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時主已日在危亡之中大可憂懼

也

柳子曰以下　韓子之說蓋歎夫回天跖壽之不讐也柳

子則曰夫天亦何所爲哉吾則自盡其爲我而已然韓之

說正言若反爲殘斯人者非吾所得指斥故迂謬其說猶

有半焉引而不發耳柳子則直以天爲無心矣則古聖人

曰天位曰天祿曰天職者豈其誣歟天既無心人之仁義

又何能自信歟言之似正而實昧其本于韓之廋詞亦有

所不察也

附劉禹錫天論上今以一已之窮通至惑矣　韓之說非
爲一已言也懼唐祚之將替而故謬其說也
天論中求蔭乎華櫰　櫰作榱
問曰天果以有形　問字下有者字
天論下植類曰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
鶻說今夫梟鵂至呴噢者耶　此又所謂柔惡也
捕蛇者說永之人爭奔走焉　此句伏下
悍吏之來吾鄉至又安敢毒耶　雖無奇特亦自雋快
此篇削去其三之一何如
措說蓋于人也以其誕漫㦃怳至其旨大矣　柳子疾當
時有司無狀不舉其罰故假此致嘆幽明理一也其有報
者必亦有責先王于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無不治也豈名
立于此教存乎彼哉
非神之爲耶　耶當作也北方讀此二字音相近

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　人未嘗以此病
聖人而聖人必引以自儆自責仍不可委之誕漫若氣數
方否而人事不修無以返而之泰則極不威福不嚮帝黜
其命矣
乘桴說　文無取
而明復之難耳　復下有者字
吾何敢以廣異聞　以上有吾字
揵焉而已矣　揵拒也
說車贈楊誨之　詞勝理以爲車說則脩矣
視叱齊侯類畜狗　李云柳文不雅馴若此此言藺相如
猶不可也
方之中矣　之作其
謫龍說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　暗用夏侯泰初事復且
害若淺丈夫之言也

羆說　總領三句甚健

觀八駿圖說締而清　凊作清

慕聖人者不求之人　作不求之於人

宋清傳　爲此說以龔人之拯已陋矣

然而居朝廷居官府至末　益陋此賈豎女子詬其曹耳

柳子其未遠於鄙悖哉漢武所嘆於汲生之無學也

種樹郭橐駝傳　此文王荊公對症之藥也　李云文不甚高而論有可存者

童區寄傳不足則取他室　取字上有盜字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　留其氏於後

留爲小吏　吏作史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　與發端暗配

而討殺二豪　討作計　通體敘致分明

梓人傳凡執用之工不在列　工作功

爲鄉師里胥至以就役焉　世得云周官鄉師職尊不應與里胥對舉郡守以下又以秦漢官制混之而意義復與上文不殊爲多而已

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版尹果里魁之職否

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　績作潰

悠爾而去　悠作攸　李云上半截論梓人處悉無漏義矣使以末意作收場而曰梓之道類乎相豈非引而不發意味深長文之極佳者也中間詳釋翻成贅剩

蝜蝂傳　頗峭潔而無甚高之論

乞巧文　爲送窮所壓識殊詞亦不能追也

插竹垂緌　緌與綏同

乃纓弁紐　弁下有束字

泯焉直透　透作遂

罵尸蟲文侵人肌膚　四字與恙心穴胃不切從英華本

作食人肥膏

憎王孫文然後食衍衍焉　無食字衍衍卽飲食也

好踐稼　下有蔬字

輒齕齧捉注　捉作投

逐畢方文夜不燭　夜作暝

汝雖赤其文　上有大陰施威兮元冥行事九字

急急如律令　潘云李濟翁資暇錄云令讀作爲零律令

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辨伏神文休嘉訢合兮　訢虛其切烝也禮記云天地訢

合注云讀曰熹一音欣

招海賈文　閎壯　子厚之先晉人上黨蒼野安以舒其

托海賈以招魂歟

蜿首豨鬣虎豹皮　蜿作蛇

弔萇宏文　以萇叔自比

敬余忠甫　作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冀陳詞而有光　光作明

犴獄之不知避兮　犴作岸

娛娛笑舞　娛娛作俁俁

滔大故而不貳　滔作蹈

伊尹五就桀贊　趙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

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必合此論

于君臣之義乃爲無敝漢注之最精者柳子但欲贊尹之

大然君臣之分旣定亦安得若此憧憧者哉　按此篇疑

他人文不簡健或欲示當時庸人自解與伍文相結之失

耶

梁邱據贊　梁邱之不毁是亦景公之明也晏子春秋備

之

愛其不飽　愛作憂

霹靂琴贊引　妙在不濫

龍馬圖贊百樂陳兮　作百禮

慕水濵兮　慕作渭

師友箴吾何以成　成作承

懼吾不似　作懼不吾以

敵戒而不知為益之尤　尤作由

臨江之麋稍使與之戲　使下有麋字

麋至死不悟　作麋至死終不寤

永某氏之鼠犬禁僮勿擊鼠　犬作又

悉以恣鼠不問　恣作資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第一卷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第二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沛國漢原廟銘　三銘皆當時體

昔在帝堯云云　發端本典引來在後人若此卒合尤無謂

又俾九臣之後　九作元

且夫以斷蛇之威以下　言今日亦非遂無功德

羣蛇輔龍四語　倒敘變換有義意

以翊天門　翊作詡較勝

塗山銘　如此文豈可並存以為大圭之玷

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至商周讓德焉　論至卑淺不根

是以周穆遐追遺法　周穆即可以比禹乎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似蔡伯喈其體則表忠觀碑文所

由也

武岡銘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　兵素不練又無先聲而偏師别屯未有不往遺之禽者也

兗渠同惡革面向化　嚴綬擁公綽之功而史仍之賴此文而後世猶有考也以退之與公綽書觀之非私其族人而爲者

以示我子孫億萬年　億上有彌字

井銘　古直

舜禹之事嚮者不若曰至其事則信　亦小巧

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四句　文法頗觕理有所短也三載遏密其果忘堯乎以鄙語侈爲新奇而反謂經言非實錄亦可憫笑

而堯隤然韓其聦至加少矣　此直小兒語也

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　宦董袁陶成一語乎

謗譽　此二篇頗可觀乃法韓李者其不出柳子决也

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　猶字不如作彌字

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至在上而必彰也　似可已

咸宜　爽朗

鞭賈其賈宜五十　宜作直

其節朽黑而無文　文下有材字

以求賈技于朝　朝下有者字　此文何味之有不作也可

吏商　此文與謗譽二篇亦相類或非柳所作

以故貶吏相逐于道　貶作敗

何以利爲也　利下有教字

東海若　是其永州擬莊之作

毛穎傳後題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于世歟　之字作以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起五行甚有筆力

與文物以受方國　與字未詳
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至咸以爲榮　因其書而并及其祖
宗兄弟之美此古人作序正體
瑾字封叔　此下太煩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發端本荀仲豫
合而爲史　史下有記字
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　李于義字爲讀
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六句　點染類字然似少味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　文莫盛于周降而諸子屈宋其
變盡矣漢氏得其緒耳何謂野乎
貞元間文章特甚至末　李云一結郎得孟堅筆意　序
後復系一序文之變體從史書中來
楊評事文集後序　後序故起處但述其制作所詣　此
篇多法藝文志以爲詞然稍濬彥和而淸之爾未及于古

也
濮陽吳君文集序武陵又論次誌傳至末　已有此故可
與王文憲集序之體異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雖古猶今也　今作乏　此作無所
取
送崔羣序稟至和之至者　作稟和氣
今將寧覲東周　告寧漢分吉凶寧覲二字後人不可襲
用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爲壯夫捧腹　捧腹句是當
時語未剗磨者　此篇似符載得意文
送韋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當時體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如此作宜從刪略矣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早歲文之最雅潔者
送班孝廉序相國馮翊王公　送嚴公貺下第序但云馮

翊公則王字衍　此序宜削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溫凊奉引之隟　凊與清古
字通用　此序即步趨梁補闕之徒所以淺薄柳子少年
不先沉浸于經而遽爲幅尺所限永州以後始開廣矣
送豆盧膺序而恒以幼孤　幼孤疑作孤幼
送趙大秀才序　辭旨淺鄙吾豈丐夫隸人哉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勁拔而未淳古
送薛存義之任序今我受其直　我字衍
以今天下多類此至勢不同也　此言豈可公傳道歟
此序詞稍偏激孟子雖發露猶自得其平也
送李渭赴京師序予嫉其不爲是久矣　嫉字不穩凡有
此者皆氣質之偏也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而子之伯仲至如少習
然　稱之者亦有分寸

于是文行之達　達下有者字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如此文宜悉削去夢得編集
更少百篇則柳之道益光
四貢鄉里而後獲焉　昌黎再舉河東四貢
懷有美餌　餌下有者字
神文章　神作神
吾欲抑而不歎二句　乃有此瘦薾之句　此序皆流俗
人之見覬覦曹偶則遂以爲可矣若退之輩何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文學移而從之　文學作又舉
仕將晚矣　仕一作任觀下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句究當
作仕
而戚其幼孤　幼孤作孤幼
再歲不就選至其可厚而理乎　柳猶有激而云蘇議事
若此彌乖疎矣

是且不見隆　是字上有如字　按蘇子瞻議學校貢舉狀本此雖然易其科隆其實則俗加美焉道加廣焉君子之論豈可限于一偏也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未克決而忘之也　決是決去之意

彼莫莫者其有孚于人乎二句　無可疑者理也不足信者數也其言進退無據

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果哉末之難矣不爲居易俟命者歎也　此篇可削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所謂先聲後實者至是豈拙于爲聲者歟　故謬其詞使有司無解于失士實之不辨則是驅天下而趨于聲也巧于聲而拙于實豈士端使然哉有司乃自致之

穀梁子曰五句　直斥其無目而託爲自反之辭賴引穀梁子數句粗存廧例　此篇諷啁之作要之輕薄作者不尚發端亦太尖

送辛生下第序略　發端見其過不在士中多平心之論

絕私請而惟文之甲乙焉則二者之患去斯能爲無私爲守正焉耳郢乃不學而惟巳之名是邀者也

吾甚憤焉　憤字過矣使辛生如是猶當有以平其心也憤不若惜字之穩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當時體殊凡近

遂命從姪立　從姪稱亦與經不合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從伏波將軍念從弟少游哀吾志大之語拓爲大章意味甚雋永

獨見謀在衆少言　下智字從少言生下

後以智免歸　智免對不智罹罪

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　伏後

不謀道而道顯　道可以不謀而顯乎

抑又聞聖人之道至其可度哉　應道之至者仍望其不

以是終而相與振其祖宗之緒不誇不激情話可愛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勤而不忘斯可也四句　纔可不

可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連山倒垂至可謂無負矣

此等摹寫是唐人常語

愚溪詩序　詞意殊怨憤不遜然不露一迹

愚溪之上買小邱至爲愚島　詩有八題先詳敘于此

皆山水之奇者　伏後案

夫水智者樂也　愚字對面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五句　愚字側面

溪雖莫利于世六句　轉出敘詩

以愚詞歌愚溪至莫我知也　愚字翻身出脫

婁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文甚秀拔而發端有不自

貴重之病所學然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此永州文猶未能脫棄凡近

序飲貞小邱　貞作買

衆皆據石注視二句　間此二句在中間得情

序棊　晏元獻公題云此二篇古本或有或無

如其第書之　第字生波　通篇少味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爲當時體而不犯俗句惟求仁而

得四字尚嫌奢濶不倫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　韓豐

弟泰字安平　通篇嚼蠟

送婁圖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無事爲閑不死爲生　閑

以心不以事生以道不以形

送易師楊君序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　此

專爲仲子陵施士丏之徒加砭

送徐從事北遊序抑處于遠 至 而至于是歟　從北遊起論

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　纍纍如貫珠

苟聞傳必得位 至 末　掉尾生色振起全篇之勢遂拔出俗下所見之外　李云起訖間架其源派亦與韓同而稍變其音節

送詩人廖有方序皆奇怪　上有其產二字

爲唐詩有大雅之道　當時目沈宋所變爲唐詩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李云此篇即退之所病者

黃鵠一去以下　結尾傷格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休上人　休上人豈得復在高僧之列人謂柳子于彼法最深寄者彼蓋感其張巳而許之也

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　角立相望謂淸涼山形似鷲嶺也然摩滕法蘭所對明帝文殊自佛法未入中國以前即于此山攝化之語乃屬後人附會故作者不取　潘云圓覺經云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名之解脫去

偉長德璉之述作　稱引不逾選學于唐格亦凡語也此早年文不出唐格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不于其書而求之 至 況其意乎　斯言也吾取以爲陸王氏之徒砭焉

其土汪汪也　汪汪疑作汪衍一汪字

求道者多半天下　者字下有之字　此篇與旨括于送琛上人敘中

送僧浩初序而賤季札由余乎　季札由余用夏變夷者也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　不暇遠引與易之乾坤論語
之本立道生猶有合否也
無夫婦父子至不知韞玉也　此適詞耳天下豈有外倫
而能盡性者乎
且凡爲其道者四句　所長止此何至去人倫無君父以
狥之哉然則柳子可謂昧于輕重者矣　此篇柳子極用
意之作
送元暠師序　劉禹錫引不足以發之故重有此敘
送琛上人南遊序　彼敎之金隄底柱
送文郁師序　與送從弟謀文同趣借族兄弟以自抒胸
臆
送元舉歸幽泉寺序　永州初變文體時刻削而不免局
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語頗多凡俗

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　以輕先重施之作序是佳語但
于釋子殊無涉耳
監祭使壁記　謹潔　永州以前文之至者
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　謂非必神之者是其識有
所偏于附之一言亦自相違反其失與禱說同也
洎執役而衛者　役一作殳言衛則作殳爲是
四門助教廳壁記後魏太和中　太和元魏孝文帝時也
貞元中王化既成　王化既成四字太無歸宿
余故爲之記而由大三子者始　賀與歸則既見于文矣
他不足稱由三子者始非文人淸官則可以無書也
武功縣丞廳壁記凡以戰得爵至末　德宗以後神策軍
士倚中官爲暴横于畿赤結語微及之　前路官之有丞
何必煩引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亦無敗句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更饒百餘字則筆力益高　起處先敘軍府所領之大所寄之重乃記改作是堂緣起

以執秩拱稽　指軍

以諱言贊寶　指賓

合二使之重　二使豈可並論鳥獸雖盱亦不足以言賓也但欲對舉使文整贍亦嘗即押船之名思其義乎

增德以來遠人　指賓

申威以修戎政　指軍

問工焉取十句　太承襲前規

羽鱗貍牙之物二句　韓子引經惟在義理器數名物則古今異制不苟務博

華元名大夫也四句　何乃引此

願訪于金石　訪一作勒　此等文不可與送鄭權序比猶是燕許之拔出者

邠寧進奏院記　燕許舊規亦閎壯可喜

以奉王制以下　鋪揚皆太煩惟忠惟敬以院至耶既至矣後又云他政之末何也　此篇其半可削

興州江運記　在唐人中已足高步永州以後則超羣絶倫矣　尚覺拘跼

使中謁者來錫公命　平淮碑書監軍者不得已而存其實若中人錫命既乖典禮又無關係何以書爲

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　而字上有退字

盛秋水潦窮冬雨雪　注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句法較堅硬疑公後所改

西門遺利四句　非溉田非塞決也所引二事未當

全義縣復北門記由道廢邪　注一作由是道以廢邪上用推是此用由是支法相犯短幅不應有此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無味此當時輕浮套數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柳州諸記是眞美故皆如畫出此是粧點塩是苦乏生氣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茆亭記　英華作獨孤常州文者近之

歲在辛卯　辛卯爲元和六年柳子既振拔當時文體矣何當有是　前此辛卯爲天寶十載至之有初晴抱琴登馬退山對酒望遠醉後作一篇詩中有王旅方伐叛虎臣皆被堅魯人著儒服甘就南山田之語于時方討南詔則此文亦出于至之有可徵也

于是手揮絲桐六句　語雜氣輕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公之居高以望遠　卉牧外之一層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怒者虎鬬企者鳥厲　兩者字並作若字

環行卒愕　行作顧

其上青壁斗絶六句　寫萬字有餘韻

敢頌休聲祝于明神　推開借父老輿頌見之始不俗

零陵三亭記　一有薛令作三字

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三句　不偏枯　按桂管家洲永新堂零陵三亭皆爲說以發其端唐語林言淮西事當直起者非柳子之論也

零陵郡復乳穴記　白韻

吾聞之曰　吾字作士字

道州毀鼻亭神記除穢革邪四句　從薛之治道州爲政

大體發端已涵蓋下兩層

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二句　領下兩層爲二款輿起本　上句又見非有功德于此土　文謹嚴但亦是常語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甘茂盟息壤　息當爲滋息之意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今所謂東邱者也　者字下有奥之

宜者四字
懼竊代之及也　收上竹木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其照也逾寂二句　從覺照起
論却似收不轉
柳州復大雲寺記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　先王爲治
百家皆所用是或一道也讀西域傳其效可見柳子至此
信奉佛氏似少衰矣蓋讀書久而少有悟也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文不高釋氏取與東海若篇
表裏
永州鐵爐步志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　任昉云兒楚
間謂浦爲步語之訛耳
則求位與德于彼數語　筆亦膠繞不圓快
大者桀冒禹云云　此文在斥在上者徒建空名旨趣既
已偏宕求其警策則又無有何以存諸集中　按此文似
爲以門地論相而發
遊黃溪記　發端旣涉模擬又未必果然也刪此而直以
黃溪距永州治七十里起何如
有魚數尾　數字下有百字
有鳥赤者烏翼　者作首
始得西山宴遊記　中多寓言不惟寫物之工
傾壺而醉　帶出宴字
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反呼始字
始指異之　慮領始字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　下有不與培塿爲類六字
蒼然暮色三句　始字神理
心凝神釋　破惴慄
然後知向之未始遊二句　上句帶前一段下句正收始
字　李云羈憂中一得曠豁寫得情景俱眞

鈷鉧潭記盪擊益暴四句 寫出鈷鉧形貌 李云記文
只是情景字句均適最忌餘剩
鈷鉧潭西小邱記唐氏之棄地 棄地比遷客
則清泠之狀與目謀四句 四與謀字爲遭字起本 心
神二句寓已之可貴
爭買愈不可得 爭買下有者日增千金而六字
所以賀兹邱之遭也 兹邱猶有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
言表殊不自得耳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聞水聲如鳴佩環 水激石而成聲
一句中將下兩層都暗領
全石以爲底 敘明石字先寫四面竹樹
潭中魚可百許頭六句 透出清洌
怡然不動 怡作佁
其岸勢犬牙差互二句 石岸差互故水流皆作斗折蛇
行之勢爲岸所蔽雖明滅可見莫窮其源也
袁家渴記皆永州幽麗其處也 其近刻作奇然恐均誤
或是異字
謂水之支流者爲渴 支一作反爲是
每風自四山而下至大都如此 發明反流襯筆尤狀出
幽麗 李云末段言風處亦以興已
石渠記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李云名理 遠者虚谷相
應故此貌已靜彼聲轉遠也
石澗記道狹不可窮也 李云可窮便非佳山水
柳州東亭記 甚古
乃取館之北宇右至復其號 似古明堂制
則朝復其號 朝字下有夕字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在薄水南山石間 薄作潯
有右川東流入于潯水 右作支

北流湋水瀨下　流作沉

其上有穴至如器物甚衆　先敘山之所有

黑肌而赤脉三句　始敘山之所出名

在多𥝩歸　在疑作尤　此篇多擬山經

寄許京兆孟容書很忤貴近　謂中官

加以素卑賤至更造怨讟　此亦事理所有但素無善行

則異同之口得以實之人遂莫加憐耳

外連強暴失職者　謂草臯

此皆丈人所見　見字上有聞字

消息于亡　于亡作存亡

不知辛酸節過　節過作節適

自古賢人才士以下二段　太叢散太模儗

范座騎危　座作痤

今以恇怯淟涊至愈疎濶矣　暗縮前後

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三句　是所以息謗讟者之猜擺

落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一面專以宗祀祈哀旣爲力差易

亦人人所必動心也

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　先提起此一層

雖不敢望歸掃塋域　顧先墓

退託先人之廬　顧田宅

就婚娶求胤嗣　顧子息

與楊京兆憑書而其忠誠者　而字下有激字忠作中

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　符堅謂尹緯宰相才王景

略之儔非王猛抑緯爲令史也

近世尤好此類二句　李云柳子自言得號爲輕薄人觀

其謫後仍是此等議論据要津時可知

不益于世用　益字上有盡字

彼不足我而惎我哉　注引說文惎毒也按左傳楚人惎

之脫屑杜注甚教也
言而有是患二句　李云省筆
苟知之雖無有司至其必有施矣　安溪師云此皆子厚
之所以敗而終始拳拳若此故知其爲有心人也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　三段自爲聯絡
希王褒劉向之徒者二句　柳子置子政于第二流
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　文人作丈人
理不一斷以古書老生　自韓柳所見皆頗脫略先儒章
句矣
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　上云無有是念而此云云然豈
謂量移善地爲好官耶
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四句　李云四句詞甚晦大略言已
自處且未能自免于常情之中如下歸鄉閭立家室託嗣
續之類是也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

已矣語本表記
使有世嗣　使作所　李云世嗣謂已也　此篇敘情欵
不如與許書而所答薦舉文章二者卓犖可用之言爲多
與蕭翰林俛書乃岌岌而造其門哉　若作造其門則岌
岌當爲汲汲若作岌岌則又當云操其間
伏自思念過大恩甚　過大收前一段恩甚收不能塞衆
人之怒以下一段
居蠻夷中久一段　其氣韻兼屈馬而有之
身被之目睹之至又非道也　筆筆旋折
朝夕謌謠使成文章　李云首言困卦處自命甚重終之
以作爲謌謠文章盡其本領只如此也然文采精麗之極
與李翰林建書　與致思謙書略同而稍碎
與顧十郎書以非乎人而售乎已　非乎人今所謂刺也
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　似十郎又坐劉柳累者

與韓愈論史官書　按退之以是年撰進順宗實錄舊史謂其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實然則與劉秀才書遜詞自晦其識遠矣當其下筆則詞直事核而仍不敢以褒貶自任召鬧致憎雖謂之中道可也

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至利其祿者也　文法從賈生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兩難化來

決必不沉沒　大字本作決必沉沒注重校一本必下有不字按韓與劉書云決不沉沒故反其詞耳今考異載柳書作決必沉沒朱子當日所見之本為無誤也　李云詞氣逼直以極其辨是子厚本色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竊自冠好遊邊上三句　以下致太尉逸事皆破疑不得實之意

宜不苟過日時　顧力字

連遭瘴羸頓　瘴下有癘字

第不能竟其業至末　答書當有規其志太銳而取困于世者以下言雖知其病終惟不得已又即從史遷句生下波折皆有源

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　傳信傳著以終得其實當即籍之之意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李云所言者簪數一端然摘出學者讀書不謹而輕于立論之病可以推類警省

則是取其過揲兩分而九也　世得云孔疏云九過揲六過揲過猶遍也言揲之九遍六遍耳節用過揲二字似未妥

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　不遺等字何等謹細

君子之學五句　李云極得讀書之法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李云于與夢得及此兩書見盡心經學若此後之綴文者動擬韓柳其于聖賢經傳蓋無一

卷成熟者根本蹶矣
知春秋之道久隱　上增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
呂和叔輩言他義十九字
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　今但有微指亦不知復有
宗指也集注豈纂例之異名耶
于紀侯大去其國　此條竊于微指尚有疑焉太王之避
狄猶可以立國也紀侯之義固當效死勿去耳然而春秋
不責紀侯者其亦傷天下之無王乎
見聖人褒貶與奪二句　杜牧之曾襲此語
其言書荀息　此條今檢陸氏書不得
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　申生之死荀息立
于朝而不能爭是其失耳若立奚齊不可責以奉君之邪
心也至于立卓子則謬甚卓非奚齊之母弟均之庶孽息
不從奚齊以死則立君者將以定國也舍舉國屬望之重
耳而奉童昏以臨之以啟再亂身亦不免焉經權兩謬聖
人安得不貶之乎其與仇孔同辭者仇孔固亦有貶也爲
正卿執國命亂臣無所顧忌而無禮于君身預其禍若一
匹夫謂聖人之猶有取焉然非歟柳子謂進荀息以甚苟
免之惡夫君弒賊不討者不書葬聖人于苟免者固不許
其改得爲人臣子履后土而戴皇天矣庸待進息以甚之
哉　立齊君命也立卓非君命也可以行權而不能計安
國家息雖欲辭其罪不可得矣
今凡言貶息　凡作皃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淸古　二書皆柳子得意者雖
無所有然極反覆馳驟之態也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文得部中盧墓父者　作父墓
又二十年來三句　多閱則識眞
怪有掘其土　而字上有擢字

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　李云封股廬墓韓柳交譏之

然廬墓與封股又自別

聖人有制度以下　不滅左氏內外傳之文

若然者匆須知焉可也二句　李云極是

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三句　李云何其篤厚　意本漢

書王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及張敞論神爵事所云務自

增加澆淳散朴諸語之意　李云一小事而能見其大者

訓辭尤深厚

與友人論爲文書非謂比興之不足六句　世得云此文

所云得之蓋老蘇所云天之所與者其云比興恢拓四語

則人工雖至而非天之所與者也得之難者天也知之難

者人也

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二句　帶上一層

況乎未甚聞者哉　聞字下有著字　李云盡歷代文章

作者傳者之弊而隱寓其所爲卓然自信者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二句　管

子說見海王篇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饒州作連州

則油然而清二句　言其粹

其竅滑以夷二句　言其美

凡爲此也以下若即接是故經中云云斯最善矣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以下兩段乃因其微引之多而

極其辨以折之不知其爲議言侈論有傷文格豈其踔厲

風發之故習不能以自制歟

則不必服　則字上有連字

姑務人而夸辨博　務字下有勝字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行則若帶纆索八句　亦何至此

汲汲無歡宜不永年矣

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　由作猶
獲是而中　中作終
視人之害若利　言不以動于心非因人之害以為己利
昧昧而趨至高明之圖哉　為韻語甚古
與李睦州服氣書貌加老而心少歎諭　諭作愉
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至進決于城下　若此張皇則是借
以發其文非為睦州效忠也
今使號于天下曰至固小子之所懍懍也　與前幅一一
迴環呼應但不應徒爾詞費使人厭其冗效爾古文與詞
賦派別判焉柳子所以馳騁縱橫若是反減其工者蔽在
必合屈馬而一之詞勝氣溢乖自然之節也
與楊誨之第二書　多有不足縷縷致辨者而亦毛舉不
已所謂道不足而強有言也
不過其勤讀書　過字下有欲字

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　世得云自此至為偽乎為
佞乎是一段稱古昔聖賢以誚楊之失然細分之又有兩
層自書之言至不為也非不能也為首層對楊欲任性率
眞而不能勉強立論自凡吾之致書為說車至如是而心
反不愧耶為次層對楊以己之失為非聖道立論而結之
曰偽乎佞乎偽結首層佞結次層
若果以聖與我異類至聖人不足重也　此一層從孟子
中來非無實之辨
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　世得云自此至此甚未可也
是一段言涉世之道以誚楊之失車不得不行險譬人不
能不涉世也然細分之亦有二層上層辨甘羅終軍是一
種入世法下層引嵇康阮籍又是一種入世法要之均非
中道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　世得云自此至而惡之也一段

又就楊身上覔一步說收前二段意楊之所惡在佞前言僞乎佞乎其旨亦歸於辨佞也故此單收佞

非特于可進也四句　又云可進可退顧上出世一段意

吾年十七求進士　自此至幸甚一段又就自已身上說法狂疎輕薄兩意又分照上二段

日思摧其形　暗照縱心意

旦暮走謁于大官堂下　暗照出世意

益知出于世者之難自任也　總收

今因道人行　此道人當是道州人非浮屠

答貢士沈起書幾于萬一用以萬報也　下萬字作爲

此早年最卑淺之作宜削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

此即上所謂羣小之慍轉因水火之孽而得光明也

宥而彰之　宥猶助也

顏曾之養二句　收得密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乃知欲煩陽公四句

婉轉

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至可無愧矣　此段應陶醇煦懿熙然大洽二句言外亦見化百數人不爲功坐一人即致累恐失平也

陽公有博厚恢宏之德　以下皆所自欲論列者借與諸生書發之先明其無罪下則所謂大體此以解德宗胸中之惑下又見詔命雖優無以解于棄賢也

故少佐筆端耳　諸生之留陽公意誠善而不長于措詞

柳子蓋出此以佐之

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　顧元禮叔夜事　此文削其半則及于古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僕自卜固無取五句　筆善折故常

語皆遒峻然不應若是之費翠也吾以爲柳子之求遠于六代者以此

然雪與日豈有過哉二句　李云詞無涵蓄至此

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二句　此等語亦何味但覺其尖薄耳

古者重冠禮至大類此　李云繁稱瑣引子家修詞之一累惟昌黎能免是矣

故吾每爲文章至而以爲之文也　李云文章根本之病作文精微之要盡于此矣

抑之欲其奧二句　對輕

疏之欲其通二句　對怠

激而發之欲其清　對昏

固而存之欲其重　對矜

本之書以求其質　言實事也　質者道德之本言其大體

本之詩以求其恒　言常理也　恒者性情之常言其細微

本之禮以求其宜　節文之中

本之春秋以求其斷　是非之辨

本之易以求其動　變通之道　按未嘗敢以輕心掉之八句以心氣言之此存乎文之先者也下六句乃即臨文言之抑揚二句謂命意也疏廉二句謂布勢也發存二句謂鍊格也此于逐句反復先後尤當彼此相成斯爲意不浮爲勢不窘爲格不濫也

有餘以告焉　餘作餘

無招越蜀吠怪　此等收法亦有迹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少作殊無條理

古之道至子皮是也　所引濶誕無當

是誠難矣　非其難也事至微淺故美不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仲尼可學不可爲也　不可爲言不可以居之不疑

馬融鄭元者　至僕幸非其人　如馬鄭者恐終唐之代不可見柳子謂其不少亦非也乃云幸非其人語尤浮薄此作自然古雅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其教也雖若是　上三字誤以注入行

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　畢作必

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　子厚亦斷然以孟子爲經

異日討也　討字下有可字

道苟成則慤然爾句六　似揚子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

過僕數等即謂下子雲之徒也

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　作四賦

事以固當　無以字　李云柳子于文用力深故善品題古人及當世高下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秀折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少作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是時不可遇　時疑作特

人居相位　人作入　此篇前仿國策結參漢體　李云此文格調似韓子固知當日切劘相資同工異曲也　按此與應科目日與人書貌似而命意殊不如韓之工用筆亦煩簡紆徑差異韓作于少年柳作于晚歲以一文論則韓果數倍矣求諸全集可也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第三卷

長洲何焯屺瞻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再名而復擠之特以劉
遇其長尤無狀故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　蜀
才自子昂之後當數符厚之

王吏部以清議自任　吏部當是王仲舒宏中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疊足榻翼　榻作搨
是以有前日之拜
是以有今茲之問　按雲麓漫鈔云唐之舉人先籍當世
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
之溫卷所謂前日之拜今茲之問指是也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廣幾其文猶或傳于世　自知之

明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啟·累奉游宴四句　略見爲文苦心并知韓子于滕王閣所以但記新修歐公作有美堂記不得已而出于蹈虛也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此皆宗社啟祐皇心　宗社下有垂祉二字
禮部賀冊尊號表理歷凝命以下　此賀尊號準格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中間歷敘赦條爲賀
御史臺賀嘉禾表·靈岳不愆于贊祐　切幽州
禮部賀甘露表　本色正佳
畏景轉炎二句　見降未止意
禮部賀白龍等表·疊瑞重祥二句　以西內爲主
敷彼青光　青作清
逺通邊徼　總束

知人之溥洽　人字下有和字
禮部賀白鵲表·伏奉進旨　旨作止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　字字體要玩諷彌佳
柳州賀破東平表·五兵承戢二句　束上生下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使表·山川倚臨制之形二句　有骨
爲樊左丞讓官表·儵蒙垂收紫渙　紫渙乃不成語應作紫泥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志慕孟公二句　孟之側軍敗而殿何以引用
爲劉同州謝上表　不似公文亦殊質健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故材舊壤　材疑作村
代韋永州謝上表　此應用文字兼備論事之體
謝除柳州刺史表　無一字不妙深婉悽壯可謂兼之

早以文律二句　言屈之久
臣以不慎交遊二句　言過之輕
爲楊河南謝設表宴飲斯及　飲作飫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何句佳王詩柳表足以相當
謝賜時服表荏苒星紀　貼時服
不循彝典　下疑脫一句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産三男狀　得體在質　按今制
但米五石布十疋折銀八兩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紛紛郁郁　四字上有遂使
二字
讓監察御史狀　此狀可爲李賀當舉進士之一證
以幼年逮事王父　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
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准禮二名不偏諱　廖氏九經總例云舊杭本作不徧諱

偏當作徧
柳州上本府狀則伏望此狀便令篋格　又申此語明已
非用邀名動之以必從
輕賜塵黷　賜作肆
爲裴中丞代黃賊轉牒　猶董盧王
還師已期于席上　王言解明王之道其征也則必還師
衽席之上
纖縞當強弩之初　翻新用事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當伊尹無耻之辰　無字未穩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鼠無夜動二句　恰分貼
齊魯所以獨上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合莖脆以爲強　潘云莖
當作蓬七戈切遵蕈質蓬脆廣雅曰蓬亦脆也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一本作上宰相

狀

未遂執珪之願　執珪用曹王語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勝奏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此等一字不遺有所未喻

祭楊憑詹事文莫成子姓　楊氏無子故云

祭穆質給事文　起四句涵蓋穆之兄弟及其先公與子厚所遭言之

其廢自久　自作日

祭呂衡州温文二事相期　期作勘

豈爲鳳爲麟二句　柳子亦自道云爾寓其神栖其魄則在今所傳之文章也

祭李中丞文　王播等八人者惟馮遜無聞焉可謂極一時之妙選矣文所云愼擇寮史必薪之楚者眞無愧詞惜

乎失其名也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可削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可削

爲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可削

南州斗酒　南州用徐孺子祭黃瓊事

哭張後餘詞然而不顯　而作猶

吾謂善與惡至無取喜怒於其中　仍是天說之意然較渾融

道之出者多　重較本作道之出其離焉者固多

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　諂與慆同　後系以詞纏綿激壯

舜廟祈晴文　未見大手然非俗韻

祭井文　似過于工妙然未易與俗人道也

禜門文敬用瓢齊　齊音咨

祭六伯母文 懿彼賢女 懿作粲 臨邛令三女作粲 早
歲文情詞兼爾歎至
祭獨孤氏丈母文 友之母稱丈母
祭崔氏外甥女文 甥于我氏 甥一作生
雖云惟性 惟性作性善
敷暢浩逼 浩作洽
賞期振耀 賞作實
宜福其遭 遭作豐
祭外甥崔駢文 惟俎及壺 謂身不得俱也
以下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云云
發端三聯統謂與張劉投分之切故下云繼讎天祿
文許後生誇 子厚弱冠升名遽呼未遇者爲後生殊乃
器識之淺歟

殊音辨馬撾 馬撾疑亦蠻中事當更考之
同病憂能老 同病謂劉
宏農公以碩德偉材屈于誣枉云云 比前詩尤工字字
鑄冶經史無半點草料
璧非眞盜客一聯 東筒奏懇前在江西日職罪故先着
此一聯
獨棄傖人國以下 子厚自述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發端直貫注銷魂弔影
一聯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夢繞羽人邱
謂婁將入道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起二句暗藏風字
積霧杳難及一聯 起遠字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妄迹世所逐 妄迹其達摩所謂有

爲法乎

日出霧露餘一聯　日來霧去青松如沐即去妄迹而取眞源也故下云澹然有悟

贈江華長老風窗疎竹響二句　借竹風松露喻老僧之眞寂也

古東門行赤丸夜語飛電光　赤丸暗寓武氏

魏王臥內藏兵符　言元衡既主用兵又不能驅駕諸將師老于外變作于內懷憝入地深笑其智小謀大也

子西掩袂眞無辜　眞無辜言豈眞無辜耶

敵國舟中非所儗　非所儗謂非平生排斥之人忽出所儗之外也

絶臏斷骨那下補　下一作可然下字較勝言如何下手也重校下一作服

奉和楊尙書郴州追和云云聞同遲客心　謝康樂南樓中望所遲客詩見文選中其詩乃孟夏作此句用事最深

重答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　校呂本有因以奉呈四字按四字當有末二句乃呈劉也善謔驛和劉夢得酬淳于先生　發端自比當日遠貶之久忽遇詔追也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元微之有哭呂衡州詩六首

九原猶寄若堂封　杜哭王彭州掄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同此意也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翁仲遺墟草樹平　沈佺期渡南海入龍編詩尉佗曾馭國翁仲久遊泉亦以翁仲爲嶺外事但檢之不得其原　皇甫錄近峰聞畧云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三丈二尺氣質端勇事秦始皇守臨洮聲振匈奴

秦範其像置司馬門外匈奴使來見之猶以爲生惜不載
所出何書　出桂陽下湟水正連州地題云分路則翁仲
句乃適柳之路也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吳喬云中四句皆寓比
意驚風密雨喻小人芙蓉薜荔喻君子亂颭斜侵則傾倒
中傷之狀嶺樹句喻君門之遠江流句喻臣心之苦皆逐
臣憂思煩亂之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蒹葭淅瀝含秋霧一聯　霧鼓吹
作雨秋雨卽蒹葭之聲夕陽卽橘柚之色也細按之作霧
爲是乃嶺外風景遇霧多見日晚也
非是白蘋洲畔客二句　注中當并引洞庭有歸客瀟湘
逢故人二句落句乃顯
嶺南江行山腹雨晴添象迹　近峰聞畧廣西象州雨後
山中遍成象迹而實非有象也

柳州峒氓　後四句言歷歲踰時漸安夷俗竊衣食以全
性命顧終已不名亦將老爲峒氓無復結綬彈冠之望也
欲投章甫作文身　言吾當遂以居夷老矣豈復計其不
可親乎首尾反覆呼應語不多而哀怨已至
別舍弟宗一　一身去國六千里　通典柳州龍城郡去西
京五千四百七里
欲知此後相思夢二句　韓非子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
每相思不得相見敏便于夢中往尋但行至半路卽迷落
句正用其意承五六來言柳州夢亦不能到也註指荊郢
爲宗一將遊之處非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臨池等已厭家
雞　盧攜言劉柳並學書於皇甫閱柳爲升堂劉爲及門
宜有家雞之戲
附劉夢得酬家雞之贈柳家新樣元和腳　註言元和間

有書名元和脚者指公權也按趙璘因話錄云元和中柳
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于章草爲時所珍湖湘以
南童穉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以來柳尚書公權又以
博聞彊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是
子厚先擅書名于元和之證且未有乞書于子厚而反稱
公權者也註非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滋味還堪養老夫　結句正見北
歸無復望矣悲咽以諸傳之
遊朝陽岩遂登西亭二十韵　鸞貫去江介　天寶之亂柳
氏舉族如吳柳子之父爲宣城令者四年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升高欲自舘　舘作舒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　萬感俱集忽不自禁發端有力
羈禽響幽谷一聯　似緣上風字直書卽目其實乃興中
之此也羈禽哀鳴者友聲不可求而斷遷喬之望也起下

懷人句　寒藻獨舞者潛魚不能依而乖得性之樂也起下
去國句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釋志東皐耕　釋土解也詩云
其耕釋釋箋云耕之則釋釋然解散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　鶴夜半而警露此句是不
眠待曉卽隱憂倦永夜之意尤不露骨也
覺衰　是時春向暮　至　南嶺有遺音　旨趣在此蓋感十年
不名也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神明固浩浩　神明謂君心也
暮景迴西岑　轉出夜還
木落寒山靜一聯　大謝詩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
入門守拘縶以下　叙志
五年咸肆宥　五作三
所懼齊烹藨　藨與蒿同義禮記祭義注蒿或作藨

韋道安　淮水秋風生　秋風生暗用風從虎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不減陳思贈白馬之作

世義安可支　義作議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名從行至祠下口號遥駐野人居

遥駐二字已暗括見名從行

盻蠁巫言報　遐注盻蠁蚊類言大福之興如此蟲羣飛

而多　此詩天然自工政使極意彫飾竟莫加也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蒔藥閒庭延國老　國老甘草

丞

關尊虛室値賢人　賢人則謙言已非淸流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　三四工在次第如畫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花開日日雉背飛　戲之也　公贈

以長老自比

茆簷下始栽竹日遠棄幽期　棄作契

種仙靈毗　門有野田吏　吏疑吏列子有田吏商邱開之

文即叟字分書也

幸及兒女奔　結少味

種白蘘荷　庶氏有嘉草　庶讀如藥煮之煮

攻禬事久泯　禬讀如遺癰之潰並見鄭康成說

戲題階前芍藥　願致溱洧贈二句　陳思王詩南國有佳

人華容若桃李　結句雖戲亦楚詞以美人爲君子之旨

也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路遠淸涼宮　路

遠一作遠植

一雨悟無學　雨悟一作悟雨

淨土堂　淪溺窮苦源　淪溺一作論極

華堂開淨域　華堂一作龍華

零陵早春　邵武本作春懷故園

田家盡輸助徭役　徭役一作淫侈此不知詩意之婉者也

聊就空自眠　自一作舍

東鄉後租期四句　車陷泥澤非敢後期而遠遭鞭朴故曰少推恕也

古道饒蒺藜二語　卽含迷去住三字

行路難披霄決漢出沆漭　決疑抉

啾啾飲食滴與粒　啾啾作啾嘍

工命採斫杙與椽　杙與作戕爲

桃笙葵扇安可當　當合作常

讀書　詩亦無窮起伏

感遇鴻鵠去不返二句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高祖楚詞之詞句吳則泰伯也

丸鼓騖奇音　丸鼓謂元帝材定陶也

東海久摇蕩　謂東海王彊

南風已駿駿　南風烈烈吹黄沙賈妃謡也

居貨捐千金　居貨用子楚事

咏史誰顧蠢蠕群　此句怨而怒矣樂生報書自温厚也　此詩以燕惠王比憲宗然以此稱樂生自爲工也下三首篇亦有指斥

詠荊軻長虹吐白日　用事變換

秦皇本詐力以下　又郎荊軻必欲生刼之以報太子之意與上臨事竟趦趄一層反覆呼應言所患不在無勇而反失太子燕秦不兩立之本謀則短於計而失諸愚也

省試觀慶雲圖詩設色初成象　在天成象破圖字卽含卿雲

高標連汗漫二句　空濶

裂素榮光發　圖字不略

以下非國語

不藉篇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至不勸而勸矣　若曰存其禮而又能推行是政則誠善矣藉田猶不能躬親則時使節用者其又何望焉柳子立論大抵欲快一時之見伸一夫之說而不究其源流者也

穀洛門篇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四句　恐懼修省以圖其本而無廢水土之政焉則庶乎不墜于一偏矣

問戰長勺之役篇　此條乃非一偏之論先儒譏之者畧于知戰之本一語耳

卜獻公卜伐驪戎篇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　易洪範之言柳子固嘗誦之矣何立論之易也

狐突篇以親則外王父也　據左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大戎狐姬生重耳文公謂狐偃爲舅氏特以母之同姓故耳若狐姬固非突之女也柳子乃以突爲申生之外王父何所本耶

荀息篇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　春秋之情不外乎文也

逐欒盈篇陽畢以其父弒君而罪其宗　其王父非其父也

新聲篇苟說新味亦將畢乎　新味之云淺陋不足陳

外集一

披沙揀金賦　今觀迎長日記里鼓三賦皆當時格其中警句尙勝香山也

幽以郎明　上增將去二字

旣堅且好　作實旣堅而且好

翻混混之濁質　混混作渾渾

粲葩星繁　葩是若字之訛

而歧昌卬訴　歧昌作祈招

迎長日賦期癈疾而匪徐　癈疾作匪疾

故可以知上下之際　際字上有分字

浮光于俎豆　光字上有晨字

則無爲者忝竊將久　無爲作無遠

記里鼓賦　宋書禮志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鹵簿以次指南　舊書憲宗紀元和十年十二月庚申新造指南車記里鼓

河間傳可使奚官先璧道　璧道宜作辟道

河間命邑臣告其大召鬼祝詛　漢書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此云邑臣豈其公主耶

箏郭師墓誌　此文夢得遺書稱嘆不知何以在外集中

運掌擘　潘云擘烏貫切與腕同玉篇作擘

屈折愉繂　屈一作抑

學者無能知　知作如

曰猶鼓音四五行　曰作日

趙秀才群墓誌娶曰死信孤乃立　伏追初

嗟然秀才何汲汲　伏惆天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文爲遷客發不爲馬作也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第二表兼前代之軌模　軌作規

第三表祝融讀三皇　讀作續

今者君臣周德　周作同

廢而不續　續作纘

第四表以廢先君之典則若專焉　則作刑

必惟恩而內省　惟作懼

以要天地祖宗　要字不當義理

第五表固以過三代之文　過作寓

以陛下之詔　以字下有違字

第六表陛下教遵道偹　遵作尊

昔漢宣帝謂元帝曰四句　雖據祖宗舊典然出之臣下似倨矣

何以知宗廟之復　復字上有興字

恨恨而不自安　恨當作悢

爲裴令公舉柳晃表伏見澧州刺史裴晃忠肅　或作忠肅明允或作明允忠肅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不自妖孽　自作有

恃東泰十二之險二句　承作威

竊據一方二句　承專殺

朝宗之地二句　承海

封祀之山二句　承岳

餘孽滔天　承父祖

遂使云亭有主二句　承封祀

遼海無虞二句　承朝宗

縱捨有感心之化　包括劉悟事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一作狀在前集

答鄭員外賀啟　似非全篇　收處重校一本有伏惟同增慰慶六字

答諸州賀啟　重校有勞致書問悚息增深八字

康熙丙戌新秋假外弟吳子誠所收宋槧大字本柳先生文集粗校一過緣失序文目錄不知出于何人其字畫乃乾淳以前書也此本合非國語上下二卷共編爲四十五卷而外集二卷附焉疑祖四明本等郭師墓誌註中已載胥山沈氏則非沈刪本矣雖闕十之二然近代所祖刊本皆莫及也毛斧季云宋本李杜韓柳集李柳兩家最少孖亦幸而偶見之耳香案小吏何焯記

陳氏書錄曰姑蘇鄭定刊于嘉興以諸家所注輯爲一編曰韓曰孫曰張曰董氏而皆不注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此本疑即鄭所刊云焯又記　跋明刻小字板

癸巳八月借義門師明刻小字本柳集校過下注一刻云云即此本所異同也其本無龍城錄師云此是後人僞作并無集傳等篇其注簡而當與此大異蓋注中錯字尚未及改惟詩得先生所藏宋刻殘本校過是刻印翻此本而注中某曰某曰都削去幾使文理不順矣

右附石湖張進跋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第三卷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一卷 詩

長洲何焯屺瞻

冬望 學韓亦兼有似太白處

入見輿作何雄魁 作作阼

宿尊勝院 薇衣蓋苦短 薇作微

向來雪雲端葉下百仞隍 一本作向來雲端葉下飛百仞隍

苦雨 應有白鬢添數莖 鬢作鬚 此句收苦字

南源莊 發端獨妙

論交 孫仲益云此詩指呂惠卿 恐不然

兵間 孫云此詩指徐禧

寄孫之翰 甫嘗因地震極論後宮又劾宰相陳執中

豪傑 詩若此復何味

黃金道旁白日忽再去　去作出
不是九鼎輸西隣　西作諸
山檻小飲　造句極似韓
上翁嶺時見崖下雨多從衣上雲　十字王孟不過也
濯足行上側　上作尚
雜詩四首　第二首似指王元澤
冬暮感懷奈至一歲除　至作此
寄舍弟我意生側側　側側作惻惻
已期采芝藥　藥作樂
至荷湖二首林林路南山　路作露
猶疑拔山秋　拔作沃秋作湫
送徐竑著作知康州　竑作紘　衍裕
咄嗟令人謀　人作心
寫懷二首　第二首言身雖局促意則空濶也

茅亭閑坐鳥語遍喬林　遍作變
豈誰智所拙　誰作惟
靖安幽谷亭　靖安下有縣字
地氣方以潔　方作芳
悄悄謀謨消汨汨氣象孱　二語可痛
青雲亭閑坐　坐作望
趨榮衆所使　榮作營
寄子進弟　一本作牟弟牟子進名也
頗測隱與微　隱作幽
常若夫左右　若作苦
我眼日以昧　眛作睎
喜寒　此等詩正嫌其有造作之勞歐陽公謂孟韓文雖
佳不必效之取其自然耳學詩何獨不然　此是閫中所
作但發端不醒

乾離力還倂　倂作併

憒憒若酣醟　醟于命切酗也䤈酒曰酗醟

詠史二首子龍獨幽遠　申屠蟠字子龍

用心豈必殊　此語好理固如此不專爲子雲䕶短論人

惟乎乃允也

江湖論逝異驚衆　論作淪

詠雪蛟龍䇲起抱巒嵑江海横奔捽阡陌　語奇而意微

暗

自駕疲牛理燒埆　燒作墝

答裴煜二首相期在覶𧨂　覶作規

相持非鬱盎　持作遲

寄王介甫　宜與本作介卿荆公舊字也甫字謬改元板

已作甫　甫仍宜作卿

如醞冒炎暑　醞作醒

每進意愈塞　塞作寂

亦可洗珠壁　壁作璧

邂㥂每同蟄　同蟄未詳疑作㰻笑聲也宋本㰻

更得蟾蜍昃　得作待

昧者尊惡石　石宋本作砳檢集韻不見此字

萬竅動謪傲　傲作激

熸熸多吏從　吏作隸

良已饋藜藍　饋作匱

栗窖縷機織　栗作粟

倦書勞來翰　翰作幹幹僕也

寸懷良士懌　士作自

金縚引柳荑　縚作縮

上人　昌黎足三及宰相之門南豐亦有此等詩在集中

可歎

坐上一言寒口煖　口作可

初夏有感愁勤未老鬢先白　愁勤作窮愁

送人移知賀州　擬送區宏兼用其韻

風露氣嚴花草緋　緋作腓

南豐道上寄介甫雨露施土慳　土作尚一作何

謝章伯益惠硯　太迂遠

始獨俯仰吾坤乾　吾作模

送劉醫博馬蹄所至病歷屈　歷作魔

委曲衰旺肺與脾　旺作王

始免未老爲枯骸　骸作骴

眞人四難眞可患　眞人作貴人

去此足以爲時規　去此作去去

送陳商學士　生新之語雜子瞻集中不能辨其爲兩手

送錢生叩言忽言歸　叩言作叩門

雪詠　亦終不出前人範圍

誰能比衆作小去筆塹畦　誰作蒔　按薛太拙有閒居新雪八韻禁體之祖也

或溺久宛轉　溺作弱

屋角初漸班　班作斑

窈窕一已滿　窕作窪

厨烟或中鏡里表仍孤孽　極搜剔

陽春謝綦等　綦作秦

蒼蒼不可問　轉筆好

萬物去復冒四句　極似韓　復作覆

送僧曉容　曉作曉

飛光無停芳歲闌　闌作闌

送叔延判官物物當前若圖屏　物物作物色

山茶花　終是沒意思

欲攀更惜長依依　攀作搴
五月霧露空芳菲　露作雨
丁亥三月十五日　丁作辛　按丁亥乃慶歷七年是時
公尚少恐筆力未能至是若大觀元年之丁亥則公没已
久矣玩末二句似指熙寧用事之人意者作于熙寧四年
辛亥訛辛爲丁也又按王介甫曾易占墓誌易占以慶歷
丁亥卒于南京時公方侍疾而詩中云臨川城中三月雨
則丁亥之爲誤尤明矣　此詩前半亦水深雪雰之意
舍弟南源刈稻新堂置嵓幽　嵓作岩
餘滋折丹榴　折作析
夜工督春揄　揄作揄
送子固自起　固作因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并序　此九首及遊麻姑山諸詩其
中兼有近體

瑯琊泉石篆初流泉涯俗誰顧　流作留
遊瑯琊山　後半無味
般勤羞甕醅　一作勤修甕中醅
瑯琊溪可忍閒時不出遊　閒疑作閑
庶子亭　亭作泉
風翻日炎夏潦盡　炎作炙
慧覺方丈　惡詩
遊麻姑山九首穠穲百頃黃參差　參差作差參
天風冷冷吹我襟　冷冷作泠泠
半山亭半臺亭榭午猶寒　臺作崖
顏碑碑意少缺誰能鐫　少作小　觀此句則此碑自公
時已斷缺
秋懷　太許直
我有愁輪行我觴　觴作腸

一晝千萬思故人遠爲縣海邊句踐州　此必介甫在鄞縣時作

安能望高邱　高作嵩

菊花　孤淡

答石秀才月下　結處意弱

更送城笳夜聲起　聲作深

冬曉書懷今日病減眞無蠅　眞下疑脫一行宋本同

代書寄趙宏日倚東風愁同調　愁作想

局西明月過簾白　局作屋

東津歸催吳秀才寄酒若洗新妝竟妖臉　竟作競

已冷灑屋鋪風篁　冷作令

高松嫗嫗倚翠藤　嫗嫗作偃偃

青青間青青草蓐陰可藉　蓐作縟

尹師魯　一本上有哭字　覩此則師魯尚當在歐公之右南豐先生固不妄許與人也

發松門寄介甫況聞肥遯須山在　句疑有訛

庭木　此篇所指豈陳執中之流歟　篇中頗有似昌黎

病鴟詩

降龍文旛列戟照私第　旛宋本作幡

槖鉞樸艾恬以愉　樸作樸

湘冠傖人操兵快如鶻　快宋本作決

月費空已逾千金　月作日

提如馬援不得志　提作健

邊將　何減乖貞豐陵

多雨霖傾潦雨那復止　雨作洶

山水屏塵氛見荒林　林作村

圖屏特自慰　特作持

寤寐心思逐　作心逐逐　以上三字從聲畫集本改正

盤石空原暗用呂傳事無迹即爲溪岩耕釣伏脉

追租試起望遺材　材作村

桐樹泣摧亂繁條　泣作低

九月九日　句句可人但只有一層耳

醜怪蔫脩蜃　蜃蛤屬此句亦暗用爵入大水爲蛤

聽鵲寄家人秋風粲粲正可愛　風作花

春風千樹變顏色　風作楓

讀書亦云辛卯歲讀書　是歲仁宗皇祐三年

荏苒歲云暮　暮作幾

雜詩五首第二首貧士任固小　士作仕

第三首韓公綴文辭　公宋本作於　按唐文粹多有不錄全篇者此錄至末頁風義厚可也

第四首相去幾年今與古　按宋本此首在少年一首後

二子引身高不起　作二子引身蒿下起

送宣州杜都官篇什高吟鳳凰下　此句乃用牧之天外鳳皇誰得髓也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不減廬山高

空槎楞然卧道邊　所謂老樹半空腹

東軒小飲呈坐中氣酣落日解醉鐶　醉作帶

明妃曲二首　二篇却參以齊梁風調此擬老杜負薪最能　大抵南豐詩不能細潤祗緣直以李杜韓三家爲法六朝畧不留意故耳

皎皎丹心欲語誰　句不類　一句之壞尤在丹字

黃雲塞路鄉國遠二句　十八拍中所少

幾成新曲無人聽　幾作度

蛾眉絕世不可尋首　直自比久棄外郡耳　按曾子固詩過于古直此篇乃殊委婉曲折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此篇亦簡令詩

人之意而尤蘊藉

秋聲喬柯與長谷　長谷人不解用

秋夜露坐偶作白雪飛向低　雪作雲

韓玉汝使歸光華友原隰　友作及宋本又作反

過介甫歸偶成　熙寧初

合醬作　觀此篇即今之所謂醬與禮異矣膾食句亦是相沿用之菹食魚膾用芥醬恐非此醬也　大約古人所謂鹽豉即今之食醬

調澆遵古書　澆作撓

送章婺州幽詩足谿山　谿作溪

遊金山寺作遠挹蜀浪來四語　四面做到方是金山

南湖行二首　變調

芙蓉臺　尖新之句直似李長吉

秋懷一首復示倉箱盈　示作爾

送李撰赴舉華堂昨夜讀書客　華作華

風鋩拂塵見飛影　風作鋒

送韓玉汝名圖分雜英　分作紛

送豐稷之君飄泊動歸思　之作夫

高陽池　公之遂謗如此

遊鹿門不果鹿門最發秀　發秀作秀發

漢廣亭北城最頻高　高作登

局促皆曠逸　皆作諧

劉景升祠　此歎時相不知收公為助也

蔡州　州作洲

萬山縹緲出烟雲　雲疑作霄上已有氛靄句也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屋作堂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我繫一官尚局促　尚作常

早衰瞻氣自然薄　瞻作膽

舊學搶攘期反覆　覆作復
詶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王正仲下補太常學士四
字
曉出衛青與日須天幸　天幸本王摩詰詩非誤使也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不至上疊元考二字
一時驚豪健　健作捷
按公古詩止第五卷此卷中五言頓有優柔之韻蓋初年
止于學韓至此頗窺小謝之藩也
郊祀慶成詩欲知精意答　此句轉
浮陽上綺國　國作闔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艤舟金碧照溪沙　艤作
鷁
楚澤經綸空建與誰論　建作健
盜賊恐多從此始經綸空健與誰論二語　言民方捄死

不贍奈何又紛然其擾也
照影亭不欺毫髮公雖有二語　得比興之意
晚望鄭袖風流今已盡二語　歎神宗不遹聲色勵精圖
治而所任非賢身遭放棄也
簡翁都官況得君賓同壯節　未詳
胡太傅挽詞二首　前篇雖劉白何以過
第二首遠路參基命　遠路疑作遠畧
閑行風出青山送水聲　佳句
送覺祖明上人　覺祖下有院字
豐堂環殿起崔嵬　環作瓌
鍾隨秋勢金聲壯　隨作乘
送撫州錢郎中名郎元是足風流　名郎作賢侯是作自
得郡東南地更幽　幽作優
應與謝公資健筆　應作只

送王汝使兩浙 作韓玉汝

丁元珍輓詞二首 神情玉氣溫 情作淸

送李莘太傅 傅作博

冰雪映征車 映宋本缺

遊天章寺 寺即王右軍舊宅

監輿朝出踏輕塵 監作籃

南湖空解照人行 人行作行人

送關遠赴江西 作關彥遠

西園席上海嶠經寒酒熟遲 嶠作聚里聚也

滿足塵埃更有詩 足作面

送鄭州邵資政彦唯落瓊瑰 此句宜點勘

會稽絕句三首送趙資政 宋本無送趙資政四字爲是

此知越州時寄與之作也成化以前刻皆無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達作逵 長篇詩穩切有

氣后山輩正不能到

地絕分琳館 地絕作北絕

碧落見鵰馴 落作洛

反席正逢辰 反作仄

送趙資政青規遇更隆 規作規

開幕斗牛中 指虔

階庭訟𨱍空 𨱍音項

吏治連城肅 指河北轉運

錦官清鎮俗 指成都

鈞衡求儁望 指參政

股肱康事力 或疑事作帝非也庶事康哉兼用左傳臣

力

晝錦過江東 指杭

保民追呂尚 指靑

豈獨是倥侗　倥侗作崆峒
送沈諫議九霄應巳夢儀形　形作刑
詶王嶶之汴中見寄　嶶作微
寄鄆州邵資政　題下原注蒙鄆州知府安撫資政書言入秋以來甚有游觀之興而少行樂之地因問敝邑山水之景見索新詩某荒廢文字久矣惟重意之辱不能自已謹吟二百字上寄俗本删節不完今依宋本改正
和孔教授敢將顏色在蜚鴻　雖切孔君然亦太腐
喜雪第二首英華傾月窟光氣瀉天潢　名句
郡齋即事第一首瞯氏宿奸投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恰使濟南兩故事　上句注云時大奸月高投海島一本作周高爲是
第二首總是濟南爲郡樂　濟南作疎頑
寄致仕歐陽少師　作寄致政觀文歐陽少師　原注有固辭寵祿歸就休閒進退之宜四方所仰十六字
樂善意諄諄　諄諄作循循
龍卧傾時望四句　語有體　通幅似劉白
冬夜即事月淡千門霧淞寒　霧音夢淞音送此句非親見不知其佳予在保陽蓋屢見之土人謂之樹挂其樹稼之訛乎
西湖二首第二首明河樓上更微芒　芒作茫
席上一本下有舞六么三字
雨衙散雪夜深時　作散後雪深時
和陳郎中明月幾人非按劍　直率無味
雪後五六指吉甫與介甫
舜泉更應此水無休歇　此水作如此
餘澤人間世世傳　作流澤長令後世傳
閱武堂　方是太平之閱武詩意極高

漢家常隸羽林兵 隸作肄
環波亭 不減元九
芍藥廳恐逐風飛飾室仙 疑有訛
仁風廳 此種令人苦不能到
朱絃鼓舞逢千載 絃作弦二句切仁風
閱武堂下新渠不憂待月供詩筆 供一作乾乾字佳方
是新渠詩也 二語似張文昌
凝香齋 三四仍帶感慨而無迹
沉烟細細臨黃卷 一作兩衙放罷閒鈴索
北渚亭常礙風連草木薰 此寄州之常山
百花臺 第四醒出夾岸皆花自妙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竊食東州歲末期 一作疎嬾爲州
歲末期
霧淞霧淞花開處處同 花開宋本作開花爲是蕬惟眞

花方可云花開也
詠柳 此必指熙寧少年喜事之徒
喜雨會見甌窶果滿篝 篝宋本作篝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十年方喜夢維魚 十作卜
孔教授張法曹以曾論薦特示長牋 三四一切孔一切
張
高臺閒燕屬佳篇 臺作齋
訓强幾聖寄聲裴令樽前客 强在魏公幕府
人情 此亦爲介甫而發
戲書 次連僅勝農夫背上青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矣
收處語太質 宋本此下有水西亭書事一首 一番雨
熟林間杏四面風開水上花岸蠱龍鱗蟠翠篠溪深鼇背
露晴沙朧頭刈麥催行饁桑下繅絲急轉車總是白頭官
長事莫嫌粗俗向人夸 一結妙

送趙資政　此再知成都府

趵突泉曾城齊魯封疆會　城作成　句拙

金線泉雲依美藻爭成縷　線字刻畫

界破冰霜一片天　霜作綃

北池小會銀簀相合鳥聲新　合作荅答字勝

送韓廷評　一作延年

寄孫莘老墨妙亭壯字碑豐亦易忘　碑豐作豐碑忘作亡

鵲山　第三用上池水注

華不注山　注青峯嶺望黜黛按宋本作青崖翠嶺望同黜黛

虎牙千仞立儳儳　儳儳作巉巉

靈巖寺兼東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此是長淸靈巖寺

和孔仲平　作平仲

鮑山山中邪得叔牙城　中作前

庭檜呈蔣頴叔　蔣堂所植其姪蔣之奇復爲轉運乞此詩

甘露寺多景樓　三四語自佳

彭城道中　彭越未嘗至彭城項羽旣破灌嬰攻下之耳

韓彭遺壁冠荒墟　呂梁洪上有雲夢梁王二城其旁之人以爲雲夢卽韓信城梁王卽彭越城是也原注

送程殿丞還朝　次連未爲佳句而當年喜之

康定軍使高秘丞自襄陽司農勾業寺丞自光化相繼云云　業作葉

更有南陽坐嘯名　更作便

雨中王駕部席上鳩鳴連日始成陰　鳴作呼

贈張伯常之郢云云更味陽春白雪篇　語切故不嫌陳

和鄭微之地秀偏宜竹　秀宜二字可作亭子名

和張伯常自鄆中云云　三四平語自佳

峴山亭置酒春歸野路梅初白　初作争

韓魏公輓歌詞第二首御筆新詩在新隴　新詩作豐碑

詶吳仲庶龍圖歲春感懷　春作暮

陳君式恭軒　次連不如腹連佳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佳篇依韻和詶鈎籠封題摘尚新　摘作色

玉蕋蕭條迹更塵　塵作陳

欲分芳種更無因　更作恨　落句用梅事須點破爲佳

詶江西運使蔣頴叔　頴叔亦嘉祐三年進士故歐公有未乾萬爾之墨已彎射羿之弓云云

刁景純輓歌詞文章十秩更傳誰　秩作帙

一點青燈照蕙帷　蕙作繐

遊東山示客柳黃微破日邊風　日邊風三字有化工

趣駕追鏠自有期　鏠作鋒　語一作獨闡金版　公作

遊佛寺詩皆以仙山事發之非獨不信奉其法亦猶示謂之金仙不是杜撰作此語也

上元人近來闌送日勞　近律籠作倚　子固亦爲是語耶

自笑位心逐年少　位作低

酬柳國博須知別後山城寺　寺作守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子金一跨過溪來　跨作胯

新曾書報京師盛閤治聲　新作親

昪山靈巖寺獨闚金版驚人語　一作獨闚金版　公作遊佛寺詩皆以仙山事發之非獨不信奉其法亦緣本謂之金仙不是杜撰作此語也

上元人近朱闌送目勞　近律髓作倚　子固亦爲是語耶

自笑佐心逐年少　佐作低

酬柳國博須知別後山城寺　寺作守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千金一跨過溪來　跨作胯

新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新作親

蹇磻翁寄新茶二首肯分方跨醒衰思　跨作胯

城南二首　第二首自訴窮途也

夜出過利涉門紅紗籠竹過斜橋　竹作燭過作照

王虞部惠佳篇敘述云云更悟知他友最賢　知作之似

用孟子尹公佗取友語可謂拙矣

北歸三首　頗似夢得

過靈壁張氏園三首　靈當作零宋史地理志云元祐元年始割虹之零壁鎮爲縣其改爲靈璧則在政和七年曾之作詩蘇之作記皆在未爲縣之時不但零之爲靈未改也

雪　亳州　有爲言之　水深雪雰爲小人故韓曾皆作風刺體

繁英飛面旋　面疑便然前古詩中已有用面旋者

遠冰落澗泉　遠作還

集賢殿春燕呈諸同舍　賢作英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流者浮金鑿落　作流渚酒浮金鑿落失一酒字誤一渚字

池上即席送況之赴宣城　況字上有梁字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二卷　文

長洲　何焯　屺瞻

唐論　峻潔　此等議論自曾王以前無入道來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　起句中即伏後意

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　文帝有一實生而不能用然則所患者非材之不足而帝之志誠畢也文帝所長者能休養天下之民而已

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爲君也　而字衍

可謂有治天下之效　效作効後仿此

又有治天下之効　又字上有而字

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六句　其不得與先王並者非爲制之猶有不備而德之不能建其有極也

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　追遡成康以前

而未遇極治之時也　時作世
爲人後議　此等文後惟子朱子能之　文鑑錄温公之
議而不載此文者失之
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　汪云將
言爲人後者不絕其父母之名故先言禮之所以降其父
母之服與後世崇本親以位號之非禮以見禮之于爲人
後者至恩大義已極其至而不可以更有加也
以諸人之所知者近　諸作謂
則尤恐未足以所明後者之重也　尤作猶所明作明所
禮爲人後者　以下言考于禮而父母之名不可易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　父母下增妻字　妻字從近
刻增祖父母三字成文父母二字不可少也　宋本同亦
少一妻字
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已也　下其字衍

服則爲已名爲所後者　名字下增則字
若當從所後者爲屬至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　此
一段最明辨若但据爲其父母報句則未有以解劉子翊
其者因彼之辭之說而趙瞻所謂辭窮直書之論爲是固
當從所後者爲屬矣
豈有製服之重如此　製作制
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至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　至論
夫人道之于大宗至未有可廢其一者　收得精神
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　以下言易父母之名
而從所後之屬爲非
知不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　不字下增可字
使爲人後者于其所後至而爲人後之道盡矣　昌黎廬
陵亦必不能發揮至此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　服一作報

漢祭義以謂宣帝親　祭作蔡

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考　下考字作號字

而革變其父母之名　革變作變革

不從經文于前世數千載之議論　于作與

懷二于所後　二作貳

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士之稱皇考者有異乎　士作世

禮曰考廟　作禮曰曰考廟

然則以爲父沒之通稱者　此句中疑尚有脫誤　以爲父沒之通稱當作以爲事考之尊稱

若漢哀帝之親四句　此仍是加皇號以爲事考之尊稱者

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　祀作承

然施于禮者有朝廷典册之文 至 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

一段　反不分明似乎可已蓋此但問其于禮之可與否而不在施于事與否也

公族議　此爲荆公裁減宗室恩例而作其推言親愛之心可謂至矣然公族之人要當教之有法使其材皆可用而後與之祿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豈可使之坐困天下之民而漫無功德以報之如明之宗室乎　五叔無官但不任以尊位非無祿也其自袒免而下則宜裁之以義矣記曰親親之殺以服屬爲等差固先王之道也

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四國　四作一

夫豈以服爲斷乎　不以服爲斷者必以德爲賢也

是豈可拘于常見　可字下增以字

其在異代尚特續之　在異代特顯者以德以功也

實國家慶　家下增之字

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　人下增也字　務立異論而

不顧其可言而不可行此宋人之病也

講官議　呂獻可彈王介甫十事其三云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讀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眞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此議似亦爲介甫發　後漢書儒林傳中侍講與入授不同則講官遽以師道自處者誠過但人君賜之坐以優之亦崇儒之盛事雖賜坐而坐仍其侍之次與詔于天子無北面者區以别矣亦議禮所當詳也　文甚緊潔

廼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　此職業然耳不可與强聒並抑揚太過

所以忘其勢也　忘字上增自字

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　坐雖未嘗爲尊師之禮然挾書而講于禁中者顧獨不得比于燕皆坐之禮乎

未果有師道也　果有作有果　結處與發端不合如此則侍講之職舉當廢矣

救灾議　有實用文字　合漢唐而一之

劣者人日一升　劣作幼

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二句　論事明析如此乃非空言

則百姓何以贍其後　此句上增不久行三字

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七句　遵岩云不但文字好于事情亦深切漢時之文亦不過如此

如是不可止　是字衍

失戰鬬之民　此句上叠空近塞之地五字

萬一或出于無俚之計　俚作聊

今被灾之州爲十萬戸　今作令

平日未及有此者也　及有作有及
與專意以待一升之廪于上　一作二
足以振其艱乏　振作賑
脫于流亡轉死之禍　流亡轉死作流轉死亡
然後玉輅徐動　輅作路
就陽而遂郊　作就陽而郊
古人有曰　作古人有言曰
剪爪宜及膚　剪爪作翦爪
今有司于糴粟常價　今作令
以荼荈香藥之類　荼作茶
洪範傳　曾氏生平得力于經在是其言平正通達有非
漢以來俚儒之所及者故蔡氏所采亦多
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　此歐
陽子之說

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　間下增也字
念用庶徵　徵作證下同
故又以考已之得失于民也　以下增此字
其信不可雜　信作言
潤下作鹹　鹹作鹹
于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　是字舊刻皆作之下同此當
從蔡傳也　宋本之
瀦之則聚　瀦作潴
或從革之　從字衍
可以從革　從字衍有一從字文理不順
或言其用　四字衍
皆養人之所最大者　者字下增也字又增非養人之所
最大者八字然後接則不言三字
自內言之　內字下增而字

葢思之人人也如此　人人作于人

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　其字上增及字

亦未嘗不思　思字下增也字

聽作聰　作聽曰聰

故不能集薇于大且遠也　集作無

所以養其聰也　聰字下增明字

上參天　參作参

其惟不言言乃雍　禮檀弓作言乃讙喜説也書無逸作言乃雍和也

言之不可違如此　作言之不可以違如此也

貌之不可慢如此也　可字下增以字

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　欽作聰　欽字不知者妄改

爲王道始　王道下增之字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至然後國家天下治　處處遺却格物

葢欽明文思　欽作聰

堯之得于心者也　于字下增其字

所謂效之也　效作効

不若我政人之有罪矣　若作于之字衍

則有曰勿庸殺之　有作又

故先王之刑刑也　疑有訛字

天下之人四罪而已　四罪者著舜攝位之始誅討之大者也豈有百年之間斷刑止于四哉

伐不悛也　悛作㥘

則六極之事也　極字下增弱字

惟皇六極　六作之

則五福敛好德之事　事字下增也字

則是人斯其若辜矣　若字衍

無所背無所反也　下所字衍
由無偏以至無側　至字下增于字
歸者之所反　歸作往
所操者彌約　所字上增而字
然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極者四語　乃曾子所讀經而自
得于心者也
曰王者尊之辭也　尊作往
凡此者以治已與人也　以字上增所字
曰貞曰晦　晦作悔
所謂五者也　五字上增卜字
乃立是人使作筮之事　筮字上增卜字
參謀鬼神也　謀作諸
則皆不可以有作也　也作者
所謂各以其敍也　所字上增則字

則至于庶草莫不蕃蕪　蕪作廡
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　上之字衍
其道未嘗不同者　此句上增其道未嘗不同六字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將無以使列聖之偉跡　偉作韙
此臣之所以惴惴也　以字衍
以覺悟萬世　悟作寤
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　窺作究
太祖皇帝總序自天寶以後　以作已
紀綱寢壞　寢作寖
以生民爲任　起數語中尚宜明點生民之困一語則以
生民爲任句承得有根而結處戶口之多少一段亦愈有
力矣
憂吏民之不良也　民字衍
其羣臣有恩舊　其字下增于字

常振助之　振作賑

蓋太祖篤于孝友　荊川云又細敘一遍

以奢侈爲戒　侈字衍

粵蜀吳越歐閩之君　歐作甌

傳子及孫　及作若

啚衆以智二句　啚作圖

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　以下尤可已

太祖征伐必克四段　皆强爲附益

開寶之初南海先下一段　是不量時勢之語　此一段尤爲兒戲如此則其言反不足徵信矣

太祖不用兵　兵字下增革字

三代盛矣以下　又推一層

文武之後三世傳　作文武之後世三四傳　總評此本紀贊也其煩如此則本紀又當何如南豐非昧于史法者

直過欲稱誦功德耳昌黎避而不爲蓋慮及此矣　此文不古不今大失體要宜乎神宗緣此罷其史職也

新序目錄序　可與王子直文集序參觀

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　此論正與蘇氏譏王氏好使人同己之說相反蓋當辨是非不可分異同也

揚雄氏或可耳　或可作而止

漢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　文作之豈字下增特字

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　失字下增者字

梁書目錄序　王云序梁書以佛法立論可見其用意而在梁尤甚因梁之事二句乃幹入題目之法　按此篇立論原本中庸皆有次序條理可觀下語時或未瑩則不能如周程之淡洽故也

故不可紬　紬宋本作詘

書曰思曰睿至與天地參矣　不知夫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貫內外而一之者則其言豈足以折夫佛氏之徒哉此歐曾之徒雖好辨而終不能見道之大原也

書曰思曰睿　卽從內說起

未有不能明之者也　明善對佛之明心

故加之誠心以好之　此强爲之說

故加之至意以樂之　明誠之外又增加至意一層恐無所本　卽至誠之至語未瑩耳

安能累我耶　耶作哉

能盡其性則誠矣　誠身對佛之見性

旣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　形著明

旣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　至誠能化

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　上句盡人性下句盡物性

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　參贊

德如此其至也　此句是一段中樞紐

德如此其至也四句　由窮理而盡性而至命　亦是由其德以及其道

莫不一出乎人情　內外合

與之所處者　所字衍

旣聖矣則無思也　應思曰睿

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　應應乎外

可不謂神矣乎　至誠如神

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　無息　李云神卽是聖之至妙不息者

故其所以爲失也　故作固

夫得于內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　合外內之道　以下始說得分明　明道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外內之道

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南豐已見及此

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　傳作傳

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庶作知

列女傳目錄序　三代以後少此議論　詞醇氣潔無一冗長之字此宋文之不愧匡劉者也

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　頌義自爲一篇猶漢書有敘傳耳揚子法言總以十三篇之敘列于卷末至宋咸析而升之章首古書次序爲庸人汩亂多矣

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　考隋書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與曹植頌一卷繆襲讚一卷錄于向書十五卷之後或歆亦自有頌至宋亡之未可知也　劉歆不閑詞賦頌義非其所作決也

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　班倢伃侍者李平大幸賜姓衛謂之衛倢伃趙衛卽趙李也

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　先就列傳所載明其爲書之本趣

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　獨提出一事發端

皆大人之事　皆作此

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　又從劉書欲以戒天子而未言者推其本言之

二南之業本于文王　子朱子云說二南處好

而不知所以然者　知字下增其字

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至故家國天下治者也　大暢王政必自內始之說

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二句　自家而國

其推而及遠五句　自國而天下

故國家天下治者也　國家作家國

後世自學問之士　學問作問學

其家室既不見可法　家室作室家
士之苟于自恕三句　反覆精盡
往往以家自累故也　又縮入家
況于南鄉天下之主哉　打轉
葢不可考　西京詩師齊魯韓若毛傳固未行也以曾氏之精核何亦有不可考之疑耶
禮閣新儀目錄序　彝書所記者變禮故序發明制禮者當隨時變易以宜民不容泥古而反致不可行但求可以養人之性而使視聽言動之一于禮而已古今之變不同數句乃一篇大旨　去其十之四則健而厚矣子固之文多冗由道不足而强欲張之也　厚齋謂此文指新法非是葢徒見有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二語故耳
則法制度數　度數作數度
乃爲設其器　爲作謂

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　此卽子政敢于殺人而不敢于養人之意
以爲人之所旣病者　爲作謂
以謂人情之所好　好下增者字
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　下字細審
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　一二作一一
民未嘗得接于耳目　于字下增其字
未嘗異也　未字上增亦字
故爲之定著　故作因　荊川云此文一意翻作兩層說
戰國策目錄序二子乃獨明先王　先王下增之道二字
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　不字上增所字
此與荊公上仁宗書中立說同
二帝三王之治六句　此處文氣稍嫌其碎
而俗猶莫之寤也　打着惑于流俗

則此書之不泯　作不泯泯
二百四十五年之間　作二百四五十年之間
今存者十篇　十篇下有云字　高誘注存者十篇
陳書目錄序　諸序中獨此篇廻顧起處復作波瀾
察因以所論載　載字疑有訛
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秦求其書　秦作察
高帝以自魏至宋　至宋作以來
遂詔論譔于秘書內省　內字衍
與宋魏梁等書　魏字下增齊字
亦罕得而詳之也　之字衍
其書亦以罕傳　其字上增而字
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　稍字衍
爭奪詐僞　爭字上增自字
若此人乎　一作若此人者文鑑同今改正戰國策如是

人者霸王以爲資者也句法本此
若此人者　至　其可廢乎　此數句似有風神却稍嫌不健
蓋此書成之既難二句　括前
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下云臣恂臣穆臣藻臣覺臣
彥若臣洙臣鞏謹敘目錄昧死上
南齊書目錄序　以經正史之失獨舉史遷言之斥子顯
處只數句此春秋治桓文之法
故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迹　雖字下有有字
古之所謂良者　良字下有史字
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四句　對上四句
何以知其然也　也作耶
知之者不能名　知字上增能字
而爲至與者　至作二
所記者豈獨其迹也　也作耶

小大精粗二句　明理

本末先後二句　適用

使誦其說者二句　通意

求其指者二句　發情

文不足以通難顯之情者乎　通作發

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至何哉　此處亦稍嫌
不甚俊健

遷固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于後者矣　矣作以連下讀

至于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二句　諸史中後周尤拙

而其文事迹曖昧　而其文下增益下夫豈材固不可以
強而有耶數世之史既然故其廿一字

悖禮反義之人　禮作理

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　也作耶　結處增臣恂等同
前此乃進書之體當存之

唐令目錄序　千鈞筆　該貫無遺

使能推其類盡其道　令之所載者皆道也若曰使能立
其本善其推則太宗之所未至者可見矣

而惜不復行也　惜字下增其字

徐幹中論目錄序　李善文選注引文章志云太祖召幹
以爲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則與文帝箕山
之云不合當以先賢行狀爲正

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一十餘篇　一當作二　語見文帝
與吳質書

魏太祖時旌命之　時作特

而不牽于俗　俗字下增儒之說三字

文能信而充之　文作又

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三句　收得有力
行字上增言字　好字上增之字

說苑目錄序　中間緊要處說來不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　著作序
然其所取往往有不當于理　有字衍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此句上增自得之三字
鮑溶詩集目錄序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　鮑
防雜感今所存一篇而已
杼情思而已　杼作抒然古人多用杼字葢取杼軸予懷之意
李白詩集後序　文甚嚴潔　爲考白詩之先後而次第之故于白始終所更涉特詳而并辨新舊二書之誤或以爲變調者謬也
舊七百若干篇　若干作七十六
今九百若干篇者　作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篇者
居徂徠山竹溪　徠作來

西抵岐邠　抵作涉
上秋浦潯陽　潯作尋下同
皆不合白之自敘　合字下增于字
然其詞閎肆雋偉　雋作儁
志氣宏遠　遠作放
先大夫集後序　遵岩云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故治久未洽　下治字作洽
而公常激方切論大臣　激作目　此句必有訛今本直去日方二字恐未妥
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　屢不合而出
五日又爲揚州　日作月
而公于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　所言益切
公之盡忠至何其盛也　荊川云言先大夫之忠讜而歸

之天子此所以爲儒者老成之論也非淺學所及
其于名實之論可覈矣　名一作虛
王深父文集序深父于是奮然獨起　是字下增時字
然觀其所考者　所字下增可字
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　名世本漢書董仲舒傳贊
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　某一作忠武
王子直文集序至秦魯之際　謂魯頌秦誓也
少巳著文數萬言　少字上增自字
其不當于理亦少矣　理字下增者字
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　知字下增其字
王容季文集序　前半議論可爲讀書法
測日景　景作晷
至舜又察之璣衡　之字下增以字
曰宅者　宅作乇

無不任焉　任作在
深父尤深　父字下增爲字　此篇收處似少關鍵
范貫之奏議集序　子朱子謂此文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　不溢美文之謹嚴亦金玉其相矣　遵若云沉着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其切直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眞大家數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于俊爽而氣輕味促按范之言得行故歸美于主雖立言得體然必也實錄也若作尊堯集序亦豈可以此爲大家數乎凡論古文不當徒求之貌明人不知也
葢自至和以後　此段伏下時字
或矯拂情欲　情作嗜
卒從聽用　從作皆
仁宗在位歲久　仁宗初年母后臨朝其繼有廢郭后逐言者之失及西北事起召用賢俊而亦爲羣小沮敗不能

有爲惟晩年定繼嗣托付韓琦使四十餘年太平克有其
終斯優于漢唐享國久長之主耳
方以仁厚清靜　伏下盛德
不曲從苟止　伏下見其志
而朝政無大闕失　斟酌
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　自用則小惟天爲大二語正是
反對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　世作本世字雖出孟子與
下其時難得相應然不若本字直貫先帝之盛德句更爲
有力敍從文鑑
公爲人温良慈恕一段　又因奏議而畧及平生見貫之
之言眞出于忠愛非劘上以邀名惜其早卒見仁宗之誠
于聽用非陰棄其身也數語亦皆文章用意處
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　照應與公同時之士

王平甫文集序　深婉可以爲法
古詩尤多也　古作故
平甫居家孝友一段　平甫之詩文不得薦郊廟施朝廷
者介甫有責焉此著其孝友與待人之直而和爲天下所
同惜而奈何不容于家乎欲千載而下讀者自得之言外
也
强幾聖文集序其子浚明　夋作浚
材拔出輩類　輩字上增其字
通四方之好　通字上增以字
則簡古典則　典宋本作而
其所長兼人如此　如作以
在魏公幕府者最爲多　最爲作爲最
故序亦反復見之　亦字下增特字
思軒詩序　將石本校

益疏其寖北之地　地作池

後池之北涯　後作厚

而謂君之世　世作勢

不遺于理　遺作違

九月日序　作九月十五日序

序越州鑑湖圖・白藁口斗門　藁作蒿

而奸民浸起　浸作寖

自樵風涇至于桐塢　塢作隖

橋水深四尺有五寸　橋字衍

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　斗門二字一作計字

而溢隄使高一丈　溢作益

其竹木費　作之費

又以謂宜修吳奎之議　修作從

著之于法　著字上增而字

刑有杖百　作刑有自杖百

而錢鏐之法最詳　作遺法

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　激昂痛快

今謂湖不必復者以下　似韓子禘祫議

而衆人之所未睹者　者作也

然後問圖于兩縣　結出圖字收束上意亦毫髮不漏

故爲論次　作爲之

類要序　此公通俗酬應之作

尤長于詩　但許其詩

爲學者宗　四字未當

而不知公之得于內者深也　深作何　此不可謂之得

于內求深而腐敗南宋濶遠之習

而于三材萬物　材作才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習其干戈于樂　戈疑戚

而非其故　其作有下同

若夫三才萬物之理至夫豈非難哉　不知聖人之學本末一貫洒掃應對即是精義入神處故此處將內外說作二事于文章前後關鍵亦不緻密

齋戒以守之　齋字上增而字

以持其心養其性者　心作身

孔子曰與于詩以下　專就樂上轉到聽琴

又能其意者也　能字下有通字

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　作故道予之所慕于古者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而欲其久于外　久字上增無字

齊州雜詩序或長軒遶榭　遶作嶢

從舟上下　從作縱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謹嚴　簡而能贍

蓋龍之爲祥　祥字下增異字

敘盜令圖之所見者　令作今

其名氏稅等械器　稅等二字疑訛

又別之以待　待作朱

日暮持錢　暮作昃

況于躡所素困之人乎　所作短

以自託于壤隄毀埒之上　壤作壞

士有飢餓之迫　士字衍

亦情狀之可哀者也　可字上增有字

康誥曰至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　頂可嫉

皆百王之所同　皆作此

然而孔子曰以下　頂可哀

有待教而誅　誅字下增者字

贈黎安二生序　地步高然不曾道着實地處故不精彩

荊川云議論謹嚴　欲爲古之文者當志乎古之道道不至則文蓋未也曾公不欲規而進之正言若反使自求諸言外　此文最善學韓結處暗用范滂語翻案文勢抑揚反覆可謂圓健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　夫字下增仕字

安居几杖　居作車

不于庠序于朝廷　序字下增則字

爲無爲而尊榮也　而作以

送江任序　注遷不當出五百里外此文能言其情

如此能專慮致職事　作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事

又有聰明敏急之材　急作給

送李材叔知柳州　州下有序字

憂且勤之心　憂字上增無字

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　俗作殆然作者

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　意作噫

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　頃不欲久居

古之人爲一鄉一縣　頃小其官

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敺其治　其作於

材叔久與其兄公翊　久作又

送趙宏序　峻潔論亦當

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　耳作也下也字作矣

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　此作故

往時潭吏與旁近郡靳力　靳作蘄

暴骸者　者字訛疑作骨

愚言尚可以平　平作乎言倘可用也

然大中咸通之間三句　謂因安南而致黃巢之亂

送王希序　碎

沙之涯爲漳水　漳作章

獨其情旦而作　作作游

王無咎字序　用孟子之旨趣而變其音節　補之妹壻

故其詞直

不若于名字乎勿求勝焉四句　文氣頗澁

古禮之不行甚矣　行字下增也字

送蔡元振序　此文反近李習之　淡古

不惟其同守之同　上同字宋本無

汀誠爲州治也　也作邪

誠未治也　也作邪

惟其義而已矣　義作誼

送丁琰序過此數人　人下有者字

擇廷臣使各舉所知　擇字疑訛

不偕循歲月而授　偕作皆

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　李云合于周子所謂

師道立則善人多

丁君之佐我　我下有也字

而予樂道其所嘗論者以送之　一句括前文

謝司理字序君子之于德澤誼行　誼行當作行誼

泊然莫能顯其所以發而至者　顯作質

易曰知微知彰六語　此所謂道不足而強有言者

而字曰通微　字下增之字

義門讀書記元豐類稿第三卷

長洲何焯屺瞻　文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此文定少作

儔能救而振之乎　儔作疇

懐疑者有所問執　問作聞

義益堅而德亦高　亦作益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不遠亦以少作故也　語太煩絮

患在不能峻潔少作之不可觀如此

負任挽車　挽作輓

而獨不識撥褫耜耒辛苦之事　撥作撥耜作耡

特賜教誨　特作垂

不勝馳戀懐仰之至　懐仰作僂僂

上歐陽舍人書　文弱而碎其論事又格格不吐此少作

故也
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五句　上蔡君謨書中亦論此事
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　也作耶
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　上而字衍
是以執事望風殫言所以救之之策　殫作憚
則末利可弛　弛作施
欲治之于其心　治作洽
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耶　名言
何獨孟子然七句　顏孟之所以不同至張子而始明
其止者葢止于極也　下止字作至字
以其意少施焉　意字下增而字
上蔡學士書顧不賀則不可乎　疑有脫訛
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　豈疑作葢
未有若唐也　唐下增太宗二字

自唐太宗降戾　太宗二字衍
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　興作甚
伏惟執事莊士也　有分寸
上杜相公書　恐祁公尚未足以當此
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　其作有
方人主急于致天下治　作人主方急于致天下治
雖不充其志　作雖其不充其志貫下讀
蒙賜之一覽焉　覽作見
上范資政書　其言究無歸宿葢非得之于心而徒求高
于文詞者也
故古之人有斷其志　疑有脫文
其晦明消長　其字上增至字
又懼乎陷溺其心　又字上增則字
不意閤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　文正公之于人材

無往而不留意如此

上齊工部書　此等何以濫存大抵編緝者之過

爲事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士之事也　上事字作士

與撫州知州書　多用韓文腔子是亦少作也

與孫司封書　反覆馳驟于作者爲最有光燄之文殆不

滅退之張中丞傳後敘也

司戶孔宗旦　司字上有州字

度拱終不可得意　疑譌

智高得宗旦喜用之　喜字下有欲字

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　宗旦

死亦焦爛者也

使宗旦初無一言　兩路反覆言宗旦之當䘏

旣遺其言又負其節　雙收

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　緣上朝廷寵贈不及

爲君子者四句　起下司封

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至以驚動當世　文勢極展拓得

開

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　發作顯驚作警

宗旦喜學易至亦可贖矣　此又表其平居從柳子厚論

段太尉中來

況陳拱以下七句　又反覆以明其事之可信前後無一

層不照應

則其有先知之效　效作効下同

固有補于天下二句　又照應中間爲天下者一段

再與歐陽舍人書或亦不常有　或亦作古今

稱之曰有道君子也　稱之二字衍

猶恨學之不郎見之矣　矣作也

又魁閎絶特之人　又作必

而先生遇甚厚　遇下有之字
與杜相公書閤下致位天子而歸　位下有于字
又輒拜教之辱　杜祁公待後進以禮如此
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　省下增察字
而恐欲知其趨　趨作趣
答范資政書　雖尋常報書然自無秋毫流俗
非可責思慮之精　可字下增以字
而爲當世有大賢德至爲有激于天下哉　自有筆力
謝杜相公書　卓犖深厚　觀此書則揮麈後錄謂曾不
疑之喪予固適留京師者亦微誤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
自來逆旅爲辦後事之語則其證云
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于自然　道字下有出字
寄歐陽舍人書　曩不甚愛此文今復讀之如四瑚八璉
雖欲不寶貴不可得也

或納于廟　碑本以麗牲故曰或納于廟
苟其人之惡三句　知貞山誌王評事墓爲過豈竊取昌
黎二李誌之義耶
至于通材達識　又抱轉
人之子孫者　人字上有爲字
然則孰爲其人　接用韓文腔子
而世之學者　而字疑有訛
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　帶出慙字意　此一層亦摹
擬上宰相書
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以下　上敘私感此又推
言歐公此衆能與人爲善雖即前善人喜于見傳四句意
然尚是詠歎之法與今人重複不同
愧甚不宣　愧作幸　李云此文益即摹歐而爲之者按
文法多本諸韓而先生云摹歐此論神理

與王介甫第二書　[illegible]暢
此不易之道也　誠不易之道
一旦卒然梗化　梗化作除去
故事至于已察　此處疑有脫字
與介甫第三書尤可爲痛　可爲作爲可
觀介甫此作至是介甫之意也　與所論王逢原誌文皆
是
使或可以澤今　或字衍
深父書足以徵其言　徵作致
恐嘗爲介甫言　恐作頃
此日夜惓惓往來于心也　夜字下有所字
謝章學士書不隆于此已　隆作過
不能用身于世俗之外　用作收
固有志者之所歎嗟　嗟作笑

所以無棄材也　所字上有此字
惟明公之垂察焉　之字衍
答孫都官書且專以久　久下有也字
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鞏　上以下有其字
答袁陟書而有仕不仕者是也　作而有仕有不仕者是
也
彼固所謂道德明備四語　善論
謝曹秀才書鞏爲封彌官　封彌作彌封
與王深甫書與諸令弟應書　書作舉
宣和日得書　疑有訛
遂以娣妹歸之　娣作第七
與以葬以天下一也　上以字衍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一作答王子堅書一作答王回別
紙

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七句　夷甫言是亦得其平

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　此數語道箕子則得之

有所不得去　胡爲不得去　雄名重其去誠難然以老耄辭祿可也況甚而爲美新之文乎

則鄉里自好者不爲　爲下增也字

且較其輕重　仕莽重于美新此言則是

雄不得已而已　上已字衍

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　欲出雄而不顧厚誣箕子此所謂遁詞也

孟子有言曰云云　孟子之言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曾氏獨不之思乎　小弱之見役限于國勢非若一身之去就得以自由也

夷甫以謂無不可者云云　夷甫言是

而亦曰我異于是四句　若然則蕩然肆志乃棄禮義捐廉恥流于小人無忌憚矣

豈不猶孟子之意哉　不字下有亦字

犖自度學每有所進二句　雄之書退之僅好其詞而介甫子固則直以爲學問根柢何其所見之淺也

不幾于測之而愈深二句　卽法言中語

福州上執政書　和平温潤

則有幣帛箱篚之贈　箱作筐

曰豈不誠思歸乎　曰下增女字

來告其君也　其作于

有一人仕于此二邦者　于字衍

恩不可以苟止者也　者字衍

州屬邑　州下有之字

亦爲士吏之所係獲　宋本士吏非也吏文吏令長也士

乃兵耳宜作吏士

市粟麵米　麵米作四來

爲德于士類者甚富　爲字上有而字

分寧縣雲峯院記　一篇俱在分寧縣土俗之不善立論然但訐其非而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尚未合于君子忠厚之至也

其人修農業之務至其勤也如此　頁勤生　業作桑

至累歲不發至無所捐　頁齋施

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五何　頁薄義

長少族坐至豈比他州縣哉　頁喜爭

變偽一日千出　日字下增百字

雖皆朴徙死交迹　雖字上有故字

不以屬心　不字上有一字

吾聞道常氣質偉然至未敢必也　宜云道常學佛之說猶能勝其齋施喜爭之心如此況導之以先王之敎有不盡變其故俗向善樂義歸于敦麗仁厚者哉方得大體

則又若能勝其齋施喜爭之心可言也　能字下增獨字言作喜

則桀然視邑人者　桀作傑

未敢必也　未字上增此子二字

可不可也　上可字作何　此篇本柳子激贊梁邱據之意

仙都觀三門記以石本校　筆力高而非記事正體

其門亦三之　老氏之宮有三門或自唐始宜攷之

田絕嶺而上　田作由

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　處字下作其墜云云

其獲之多　獲作穫

水旱之所不能災　之字衍

以安且食其泉　泉作徒
不然安有是耶　安作何
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　句中有眼
以禮春秋之義告之　義字下增而字
禿禿記　仿解光劾趙氏書當云書禿禿事乃合
捽挽至廡下　至作置
搤其咽下不死　下字衍
惟殺禿禿狀蓋不見　所以詳書
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　表杜氏所以甚齊
醒心亭記　其言之非諛且妄故後半但覺清新後之人
則不可以率爾書虎也
則必卽豐樂而飲三句　提破名亭之意　醒心無可記
故但卽豐樂而推言之敘題只此數語
故卽其所以然而爲名　其字下增事之二字

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　韓虢州三堂二十一詠其二
曰北湖云聞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准擬醉
時來
其可謂善取樂于山泉之間　抱轉樂字
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　宋本無此十字有此便與後
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二句違反
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　下字下有之字
若公之賢二句　因亭名取諸韓子之詩卽推言公之賢
韓子以來所僅有此文章血脉相通頭緒不錯雜處
今同遊之賓客　顧前同遊之賓客
而聾也又得以文詞託名于公文之次　收得客并自爲
記一層皆到　此亦從韓子名列三王之後有榮耀焉之
語翻出蓋子固亦自信爲韓子之代興也雖然可謂不讓
矣自言之不若待後之人徐論定之

繁昌縣興造記太宗二年 州以紀元得名故但云太宗
二年
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 客
而耳目尚得以爲之觀 得作有
凡縣之得令爲難 得字下增能字
墨池記 能與學兩層到底因其地爲州學舍而求文記
之者即教授故推而論之非若今人腔子之文也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六句 按中興書云羲之自會稽
王友改授臨川太守梁虞龢論書表曰羲之所書紫紙多
是少年臨川時迹今晉書漏其爲臨川太守此文亦考之
不審也 中興書見世說新語注
豈有徜徉肆恣 有作其
羲之之書晚乃善 上叙過墨池以下發論
況欲深造道德者耶 脫出正意

今爲州學舍 此句一篇眼目
教授王君盛 教字上增學字
豈愛人之善三句 順頂恐其不章
其亦欲推其善以勉其學者耶 下其字衍 句倒應爲
州學舍
夫人之有一能二句 足不廢一能意
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二句 足勉學者意 此篇如
放筆數千言即無味矣詞高旨遠後人無此雄厚
菜園院佛殿記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 就作旣
再歷千餘載 再作故
不獨以著其能 著其能三字括上自可樀之居此蓋十
年矣一段
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亦字下增以字
宜黃縣縣學記 宏肆 自漢氏以來能爲如此之文者

不過五六人耳然則與六經五子若是班乎曰否其規模具焉而已聖賢之所以應乎世不外于養其身者也凡臨政治人之方皆在格物致知之內故可分小學大學小成大成而以養其身與無所不知無施不可分爲學次第則近似而微有所不合所以爲曾王之學也

以習恭讓　習下有其字

進材論獄　獄作德

其所爲具如此　所字下有以字

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二句　學其性三字意圓語滯如程子云學以復其性始合性之反之之理防其邪僻放肆是易所謂閑邪存其誠即復性之事剩不獨二字

皆可以進之中　中字上有于字

無足動其意者　無字上有而字

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　爲作而

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至其素所學問然也　古之學者當其窮理之時所以治天下國家之要無所不講矣特能盡其性乃能盡人性盡物性耳豈待養身者旣備又使知乎此哉

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二句　總上兩段

其動于視聽至豈用力也哉　此處渾淪言之意味更厚

人之體性之舉動七句　對前兩段

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至其不以此也歟　淋漓條暢

賊盜刑罰之所以積　賊盜作盜賊

積屋之區若干至無外求者　伏周字

其相基會作之本末四句　伏速字

何其周且速也　速字專爲下一段起本

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　此不足辨可以倒

嚮應而圖之 嚮作響

與圖書器用之須 與作以至

學舍記睢汴淮泗 睢字上增與

並封禹會稽之山 禹作禺

縣眞陽之瀧 湞陽作眞避仁宗諱

王事之諭 諭作輸

此予之自視而嗟也 之字下有所字

議其隘者 議字上有或字

平生所好慕 生字下有之字

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 恃作力

南軒記得鄰之茀地燔之 燔作薔蓋爲蕃籬耳

灌蔬于其間 蔬作疏

與夫論美刺是非 是字衍

感微記遂 記作託

星官藥工 藥作樂

金山寺水陸堂記並楚之衡而濵吳之要也 衡作衝

蓋其浮江之檻四句 金山如在目

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遊至故成此不難也

此處文勢窒而碎

則闢夫山之窮堂與殿 窮作穹

環傑之觀滋起矣 環作瓌

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 非字下增徒字

夫廢于一時以下 始俊健

則事廢者豈足憂 事字下有之字

鵝湖院佛殿記 末二句尚似合不上

思政堂記夫接于人無窮至則亦豈止于政哉 發明思

政之義最條暢

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 以字衍

政者豈止于治文書三句　意思到

兜率院記　如此豈求記者之意哉不作可也　此篇有過于造語之病必其少作也　亦未嘗過特非記事正體

而爲途中痗者如此　途作涂

有司常錮百貨之利至愚不能釋也　斯誠可歎

細若蓬芒　蓬作莛

在治之西十里　西下增八字

擬峴臺記　于朱子謂此篇儗醉翁亭記而不似荔南豐降格爲之以塞流俗之請者也然亦不失爲佳作　擬峴只一句提過不涉羊杜事蓋所記者臺也非獨講于避就之法　虞伯生書此文跋云此記先生是年登進士第歸鄉之時作裴侯名材記不書名亦敬我邦君之意後七十八年其從子紓守撫重刻之久之石又亡又後二百年虞雍集書

因城之東隅　之字衍

繚以橫檻覆以高甍　八字衍

然後谿之平沙漫流至而亦各適其適也　前云山谿之形擬乎峴山故此處就谿山之形點綴作二段

出乎屨舄之下　出字上增皆字

至于平岡長陸　陸作陵

與夫荒谿藂落　藂作聚

隱見而繼續者　繼作斷

變化不同　作變化之不同

旁皇徙倚　旁作仿皇作偟

而晏然不知枹鼓之驚　驚作警

亦將同其樂也　將字下增得字　結又約豐樂亭之旨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此文零星曲折亦似學王彥章畫像記

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　與字上有公字　常山乃扼其前也

公爲之唱也　唱作倡

唐之在朝臣至若公是也　荆川謂于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其忤奸而不悔此皆微顯闡幽處予謂非平原祠記何得獨詳其扞賊　此一段出于伯夷頌

故公之能處其死至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此段議論他人所不及

知撫州聶君某　某作厚載

通判撫州林君某　某作慥

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　盡作蓋　後半亦微覺頭緒太多其結亦從穀城夫子廟記來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吏之不能自安三句　感諷婉惻

任而得擇其自處　任作仕

清心亭記則萬物自外至者　物下有之字　亦可謂能知其要矣　能字衍　此文大旨與梁書目錄序相似

閬州張侯廟記　雨澤之應山川主之閬人以謂張侯之賜者固非而予固遂謂凡祀典之有祈有報皆聖人以世所不得而無因之不廢非其爲理信然則誣矣按此文但謂荀卿之論爲過未嘗于張侯之祠有譏舊所云者非也皆聖人之法　若只皆聖人之法則郊特牲篇何以云仁之至義之盡乎

盡已之智而聽于人二句　盡已之智盡人之智則以所聞于古者進材叔然非有譏也

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　聖人所謂敬鬼神而遠之特嚴之而不瀆豈謂其理之非信哉

侯以智勇爲將　侯字上增始字

爲我書之　爲字上增其字

歸老橋記　格已少降然自大雅　前半皆學歐公末段本色

采陵之澗　陵作菱

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　人字下有之字

吾所以衣食其力　吾字上有此字

而榮于寵祿　榮作營

尹公亭記　尹師魯之重于當時讀此文及富鄭公所作哀詞可見

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　從尹公二字起論

日考圖書　日下有以字

以芟爲嬉　爲作而

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　也作矣

則李公之傳于世二句　尹公餘韻

筠州學記　元元本本之論子朱子大學章句序亦采其意用之

無苟簡之心　天下道藝之壞不越苟簡二字

其取予進退去就十句　此鄉舉里選之効不說破留在後對勘　議論本後漢儒林傳

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三句　此公輩所自信者使世無周程者出曾王之立言亦可謂能得六經之支派者矣先生云子固非推先濂洛者葢即謂已與介甫諸公耳然自胡翼之孫明復輩倡明以後士大夫皆尊之觀歐公文集可見也

論道德之旨六句　逐句對後每多排句

此漢之士所不能及　卓然自信

至于漸磨之久　磨作摩

今之士選用于文章至先後之過乎　不能并發明其守

不足而庠序之教爲必不容已之意但勉其進詞意圓婉

郎于下轉出學之不容已于立尤中窾會

夫大學之道一段　只是從上所知有餘轉來亦非特舉

致知而反遺格物也此與熙寧轉對疏自不同

以今之事　事作士

國子博士鄭君舊　舊作蒨

誦講之堂　作講誦

休息之廬　休作宿

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二句　歸到守上結勉焉以待

上之教化句又綰合上之施化莫易此時一段

瀛州興造記　黃樓銘荅學此種

爲南北角道若千里　角作甬

昔鄭火災　災字衍

知公之嘗勤于是也　輕筆收重事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謹潔

故障之墟　障作鄣

以縣附庸　庸作宣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　公下疊一公

字

則又新是四器　四字衍

廣德湖記因其餘材　因字上增又字

因以其山名之上爲廟　名字下增山字

尚俾來者有知毋廢前人之功　有字衍

齊州二堂記　核　山川固當攷堂之所由名也然亦太

詞費矣使韓柳爲之必不然

齊濱濼水　濼音洛與粱山音來沃反者不同

調材木爲舍以寓　材作栜

去則徹之　徹作撤

乃爲徒官之廢屋　爲字下有之字

其北析而西也　析作折

高或致數尺　致作至

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于黑水之灣者　句未詳

舟之通于濟者　濟作齊

魯桓公十有八年　公字下有之字

杜預釋在歷城西北　釋字下有一字

入濟水　下增然濟水三字

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　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蓋特河內濟源耳其伏流之出者如故也予固謂自莽時不能被河南疑未審按酈善長云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川流徑通津渠勢改尋渠脉水不與昔同則溫縣亦如故也

齊州北水門記右侍禁兵馬監押伸懷德　伸作仲

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　三人者三字衍

襄川宜城縣長渠記秦昭王三十八年　秦本紀事在二十八年

去隱百里立碣　碣作堨下同

州飲者無所取　州作川

使還渠中　使下有水字

蓋水出于西山諸谷者以下　蓋有慨于熙寧之言水利者

使之源流　使下有水字

至于濟水又王莽時而絕　濟之所出非一惟在河內溫縣者以王莽時大旱枯絕後人不察遂謂四瀆已絕其一豈其然乎此篇與齊州二堂記皆當契勘也

用力多而收功少　用字上增故字

公聽之不疑　公字上增唐字

故余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　盡作書

徐孺子祠堂記　前論孺子之出處後記祠堂荆川謂當分三段者非　此文亦有宋人習氣前半客勝于主

漢元興以後　漢字下有自字

蓋忘已以爲人以下　此段議論高

按圖記以下　吳時顧邵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此見于吳志本傳者不容但據圖記也　又溫嶠鎭武昌日親祭徐孺子墓又王綸之爲太守下車祭徐孺子墓豫章何緣入拓拔可疑按此圖記之文皆出水經注酈元謂至今謂之聘君亭故易其文爲至拓拔魏時而不悟豫章非魏所有也永安亦當是吳主孫休時自戊寅至癸未凡六年晉惠時雖亦嘗以永安紀元然一歲四改不過數月疑非晉事也否則或永和之訛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不侈談其法又不以儒者之論雜之得作記正體

爲佛殿山門　山作三

洪州東門記　古雅

蓋莫得而者也　者作考

將求予之識　求字衍

至閒之改作　閒作門

稱其于東南爲一都會　會下有者字

道山亭記　陸文裕以爲親至閩中乃知爲工

其路在閩者　在字衍

其山川之勝　其字上增于字

非獨忘其遠且險　縮定前半篇

越州趙公救菑記　東坡滕達道墓誌有待流民之方當參考而備識之以爲南北荒政大略　滕公守鄆富公守青皆可法青越之政略相近

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　頃作須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誥作詔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下有司制

二字當另行近刻誤入文中

司制門下　司制二字衍

肅哲足以褆身　哲作括

勅監司考覈州縣治迹詔以夫民事爲尤重　夫作吾

使處其名必効其實　名字下有者字

庶夫事舉刑清　四句不免又作四六因試文故也

曾肇轉官除吏部郎中左選　中字下增制字左選二字

宜側注

劉摯禮部郎中制官得人固爲急也　得字下有其字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庶能康朕之事　事字下有可字

胡援壯紘刑部郎中　壯作杜中字下有制字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宮室城埠　埠作隍

郎于埠部　埠作起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以稽郡吏之治　郡作群

爾尚欽哉　欽作起

穆珣司封郎中制　封一作勳

論功烈　功作勞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珣作峋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注王子琦改

憲府作卿　作王子琦制改憲府作卿寺

鐸張崇翟思邵剛太常博士制　鐸字上增徐字

其尚欽哉　欽作起

林希著作佐郎制往服厥敘　服作祗

刑恕校書郎制　刑作邢

李常太常少卿制茲爲朕志　爲作惟

錢䁣光祿卿 卿下增制字

勞閱有聞 閱作閱

無曠司 作無曠爾司

楊汲大理卿王袞韓晉卿少卿制 注少卿改云廷尉云

貳當作廷尉之貳

陳睦鴻臚卿 卿下增制字

黄莘職方員外郎制·黄利同而材用便 疑有訛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三卷 文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四卷 文

長洲何焯屺瞻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制 并下有妻字

祖母邱氏追封魏國太夫人質厥所原 原作元

父準追封漢國公承裕爾家 承作永

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制·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與夫朝制 朝作廟

母陳氏追封潁川郡太夫人·錫羨流祉 羨作美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勑朕援用天下之材 援作拔

改擇加郡 加作嘉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勑朕于書無所不學二句 亦尚非體

以懋厥職 懋下有乎字

徐禧給事中制勑有殿內之臣　有字下當增事字

具官某以財進拔　財作材

惟忠實不撓　實字是英宗藩邸舊名故制誥皆作寔

蔡燁河南運判制　燁作爗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皆以疾苦　苦作告

杜常兵部郎　郎下當增中制二字

陳景等尚書省主事令史　史下增制字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李憲昨熈河路出界討賊收復境土皆有功捷　此原注宋本有今本缺

朕敢忘哉　敢作豈李憲中官也

李靖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靖作清　三人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書成　此亦原注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吕孝廉轉運判官制用是茲土東部　茲土作分茲

使德流澤通　流澤作澤流　可字下原注吕孝廉制攺

屬以使事作俾參使事

交州進奉使副梁用律洛菀副使阮陪太常博士制　菀作苑

賈昌衡知鄧州　州下增制字

知泉州陳偁梓州吳幾復潮州唐淑問並任制　並字下增再字

勑則具官某　則字衍

上下相安　作則上下相安

吳安特太僕少卿制　特作持

奉議郎景思誼授東上閤門使鄜延第一副將制　閤作閣

有陳戰之功者　陳作一

梅福封壽春眞人制　此等制詞求新則易失體

而家居讀書養性　而字上增旣字
卒遺俗高蹈　卒字下增于字
世傳爲仙　据漢書本傳非方志小書語怪不根者比
卓順之直翰林醫官局等制　內降劉子治七公主疾有勞　亦原注
成卓閤門祗候制　令再任　亦原注
溪璮本族副都軍主等制　璮字下增可字
來獻闕庭　庭作廷
景青宜党令支團練使阿星刺史制　可下原注阿星改
兵團之任作刺臨州郡
法當飄進　飄作瓢
往其祗服　作往勵壯圖
論璮巴柯族軍主結斷雞柯族副軍主制　兩柯字俱可本二字之譌
王瑛楊宗三班借職制　宗字下增立字

往惟祗飾　飾作飭
呂升卿館閣校勘通判鄆州制　于東爲極郡　極作劇
中行知無爲軍制　中字上增滿字
其忿鬩之私　鬩作閱
兼榮職秩　疑有訛
蔡京起居郎制　朕恩若此　失體
封曹諭母制　以光幽窆　窆作穸
張知均州制　張字下增頡字
鉅可爲非其人　鉅作詎
自于邪憲　于作干
處爾偏州　爾作以
冊將旄王組　旄作旌
神示所毗　示作市
王制一傳人預懷榮之慶　懷榮作榮懷

王制三式是南郊　郊作邦

以祗厥服　服作辯

常棣之澤　常字上有使字

相制一天有保命　保作寶

以距衆善　距作拒

相制二而世薇滋久　薇作敝

而紀綱浸微　而字衍

而便文自營者茲出　茲作滋

伊欲黜漢唐之淺陋　伊作朕

節相制　雖亦四六體然非唐人所及

愛敵爾守　愛作爰

侍中制爲司徒之定制　徒作存

門下侍郞制見于績用　績作續

給事中制朕董治正官之始　治正作正治

左右常侍郞制　郞字衍

夫豈輕受　受作授

勤烈在時　勤作勲

皆以耆名　名作明

左右諫議大夫制諫議大夫掌議論舊矣　上議字衍

在汝能任其任　上任字作稱

門下中書侍郞尚書左右丞制夫綱轄之地　夫字下有

居字

知制誥制一爲左右之臣　爲字下有朕字

制誥　宋本制辭下有擬詞二字

吏部尚書制定勲須爵　須作頒

謹循科條　四字不當

其務將明二句　仲山甫將之明之

不獨于令可行　令作今

吏部侍郎制使歸其名分者　者字衍

侍郎實二其長　二作貳

兵禮尚書制　禮作部

時汝稱職　汝作謂

兵部侍郎制皆知古之宜法　法作復

刑部尚書制此古之聖　聖下有王字

斵雕爲秩　秩作樸

之輔台德　之作以

工部侍郎制故共工之事　事作貳

禮部制朕正郡司之名　郡作群

惟悉心以祇厥服　惟字上有其字

主客制列于門曹　門作右

維時右人　右作闓

庫部　部下有制字

都官制以稱敷求　敷宋本作柬疑是簡字

屯田制服畝畝之事　畝作畎

虞部制所以遂羣生　羣作嘉

知制誥授中書制更幾内外　幾作踐

御史遷郎官制命有司奏爾之課　命作今

御史知雜制　唐宋知雜猶今之掌河南道

以充公論　充作允

秘書監制令問惟舊　問作聞

太常丞制祠祀之義　義作儀

太理卿制　太作大

某明吏治　明字下增習字

以率厥屬下　原注少云參典之官位茲九列

大宗正丞制服茲是訓　是作辭

開封府獄空轉官制時惟汝加　加作嘉

樞密遷官加殿學士知州制彌綸疆域之事　域作埸
某忠加惠和　加作嘉
可以爲有恩矣　每自云可以爲有恩尚非王言之體
殿前都指揮使制塡附方夏　附作拊
非造刑而後定計　刑作形
使相制屏毗而則均　作而屏毗則均
休有功烈　功作勞
其代天工四句　是唐人體
節度使制以作股肱之良　作字下增朕字　後皆唐人體
節度加宣徽制維昔牧伯長師之官　師作帥
朕既無忘爾勞　爾字下有之字　後皆唐人體
軍帥制俾供厥服　供作共
其尚敍承　敍作欽

將軍制將以致謀　致作智
都虞侯制某忠勇有勞　有勞一作勞閱一作勞實
都知制烏可處斯任哉　可字下有以字
內臣制祿爾之勞　祿作錄
責帥制然後威可勵而士可用也　勵作厲
廣西轉運制惟柔遠則能邇　惟作夫
蜀轉運判官制延袤萬餘里　萬餘作數千
故屬部爲四　屬作蜀
陝西轉運使制自陝以右　右一作西
具于寄屬　具作其
通判制以欲助其長　欲作欽
賞功制一王師西封　封作討
磨勘轉官制一吏之在位者　在下有其字
軍功制二尭能靖縱　縱作綏

正長各與屬官誥　誥作詔
因羣臣之巨僉曰　巨字衍
則爾穆王命伯景爲太僕正　景作冏　釋文云一作臩
史記作㬨　此篇直舉唐虞有周不推本祖宗用人失體
賜高麗詔　謙厚
盍聞在昔夏后　在昔作昔在
欵誠内附　欵作款
朕實寵加　加作嘉
獎勸良厚　勸作歎
爾乃自祖以來　乃自作自乃
策問一　起處語太近夸如此何由得直言之士曾蘇相
去遠矣　不徵實事但問大義失策試之本
策問二廣漢之女　廣漢作漢廣
策問三不能輔任歟　任作朕　後二道策則今之容頭

過身者所儗尚不能然
謝中書舍人表襃加特異于常倫　加作嘉
齊州謝到任表已今月十六日　已字下有于字
襄州到任表今者或就安閑　或作獲　此作工于自訴
福州謝到任表輙奉冒聞　奉作用
致思冒處　思作斯
明州謝到任表果紓及遠之仁　紓作紓
了無黨助　了作子
亳州謝到任表　取材以漢京爲斷
贄階嫗伏之類　階作潛　此作從昌黎潮州謝上表中
來雖非本色然極有偉句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永懷一聯獨合本色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撫臨邦國者　者字衍
關通和鈞之利　鈞作鈞

協氣所召　句轉

鈞陳太微四句　后山以此四句配韓以爲世莫能輕重也

龍媒納于閒廐　閒作閑

遂及于蚑蟜　蚑作跂

第從臣之加頌　加作嘉　此作從昌黎幽州平請上尊號表來其古直處兼有班揚之風非南宋經句儷體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躬夙夜之聖質　夜作成

賀克伏交阯表實均慶于中外　均慶作慶均

謝熙寧七年歷日表尤重預正　預作頒

存于垂憲　存作在

謝熙寧八年歷日表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　頭字衍

謝熙寧十年歷日表念闕庭之方遠　庭作廷

謝元豐元年歷日表惟體在民之意　奉已而已不在民矣當用此語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皆永思于戴燾　戴作載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寵異郡司　郡作群

俾特封于燕豆　封作豐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太字衍

君臣之際每徇公言　君字上有在字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顧茲冲昧　冲作沖

伏遇皇帝陛下　遇作况

其于明信賞罰之科　罰字衍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仍繼來章者　繼作斷

垂其爵列　垂作殊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牋謹奉稱謝以聞　奉字下有牋字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屬在秦常　秦作奉
實務全之有自　務作矜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進以諛材　諛作謏
熙寧轉對疏　都無可以開悟人主之要豈所謂道不足
而有言者耶　空架文法亦絮　何其言之無物也
恐言足采　言字下有不字
則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　以字衍
心所欲之不踰矩　所欲二字衍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則念慮先于兆朕　朕作
眹
故揚子曰云云　多引揚子之語于聖學闕與了無所見
不如荆公遠矣
乃筌蹄而已　筌蹄句不類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此文葢欲以歌誦功德自任其
後五朝大典獨付一人所由來也以視典引文雖不及然
不事雕飾自然質雅宋文中不多得　朱子云曾南豐初
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荔子後
得滄州過闕上殿劄子力爲諛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
下所無後面略略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
其文極妙按荔子究未進也立論宜考其實朱文公極熟
于南豐文何以云爾　此文仿漢書禮樂志爲之然亦太
詞費矣
作則乘憲　乘作垂
未有高焉者也　未字上增德字
所以爲帝者宗　者作眞
爲宋仁宗　宋作帝
爲宋英宗　宋作帝
率皆不能獨見于衆人之表　率皆二字衍

推而大之可謂至矣　以上較論主德以下又論立國之
道無一不盛于前世
以或二十而稅一　以作田
而時轉蒇送　轉作輸
相與祇服而戲豫　祇作袛
蓋遠莫懿于三代至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總上一段一
束
竊觀于詩至惟陛下之所使　此作者知朝廷將任以史
事故致意于論撰功德
聖人之所以列于經　列字下增之字
以通神明昭法戒者　戒作式
至若周之積仁累善以下　又推一層有頌者必有規也
然即上文防其怠廢戒字一面生出故但用庶幾詩人之
義一句并上文皆已收束

競競業業　競作兢下同
而奉之寅畏　寅字上有以字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　言既可用文亦雅而樸
此古今之通議也　議應作義以避太宗諱故書議
尤不可暇非其人　暇作假
請令州縣特舉士然此特于三幾之內　三作王
所聞令相長丞　所聞小顏注謂聞其部屬有此也
補文學掌故　故宋本作固按史記漢書作掌故然神宗
方行周官宋本作掌固是也不必以史漢爲疑下同
其可爲郎中者　其字衍
及縣令丞郎　郎作郎　郎字貫下讀
風俗既成之德　德作後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中時弊
以中數之　數字下增卒字

非鰌之以刑　鰌字未詳
不過數千人而已　不字上增各字
議經費誠至惻怛　誠至疑作至誠
請減五路城堡　名言　文法率用雙行
謂西北之兵已多　謂字上有蓋字
元豐二年七十有四　年作百
則城不必多　則字下有立字
則北邊之備故　故作胡
未有稱其任者　者下有也字
守邊之臣　守字上有今字
再議經費皆三萬餘員　宋本三下注一作二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或未盡之所趨　之
作知
自立敘分名　作自位敘名分

惟陛下之所裁幸　裁作財
史館申請三道　此三道大略前後皆相仍不改
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　以司馬爲編年未詳
或增有名位　增作曾
請訪問高麗世次　雅潔　極淡却自文
高麗世次子莫來立註漢武帝元封四年　四年當作三
年
建武死弟之子藏立　注建武爲蓋蘇文所弑　弑作殺
乾豐三年　豐作封
高麗國王王建立　通鑑據十國紀年云初唐滅高麗天
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處開州稱王號大封國
梁均王龍德二年海軍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
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與諸書所紀建得國于高氏
後者不同

誦死弟詢立　詢死子欽立欽死弟亨立亨死弟徽立徽死子運立運死子昱立遜位于運弟顒顒死子俁立俁死子楷立楷死子晛立晛被廢弟晧立晧被廢弟暭立暭死子韺立韺被廢晧子祦立祦死子瞰立瞰死子德立德死子昛立昛死子璋立璋死子燾立燾死子禎立禎死子昕立昕死禎庶子眂立眂被廢燾子祺立祺之十七年爲明洪武元年祺死子禑立麗人以禑非王氏子辛旽所生也禑立當洪武八年李成桂廢禑子昌立年九歲成桂盡誅大臣之不附已者乃廢昌而迎立暭七世孫瑤而殺禑昌瑤立當洪武二十二年三年而遜國于李成桂自王建以梁貞明四年戊寅卽位至瑤以洪武二十五年壬申爲李氏所奪傳三十二主凡四百七十五年宋元二史所載皆不詳核賴有東國史略得考見云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而侍郎押字　此句下增恐于理未安自後舍人遂不書檢惟書錄黃畫黃而已然廿二字

況錄黃侍郎舍人　錄黃下增畫黃二字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有申明下項　有字下增合字

應申門下外文字　外字下有省字

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務下疑尚有脱文宋本同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曹燦壽問皆目　壽問下增諸軍二字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臣伏以周禮五家爲比　禮字下增以字

此人陣之法所由出也　人作八

此師旅之法由出也　法字下增所字

或一家有素無賴之人　素字下增來字

不責其顏情蓋芘　芘作庇

囊時告報本保長　本作大

如入別保追補　六字衍

存恤外國人請著爲令恐朝廷矜恤之恩　恐字下增子字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于執政之內　于字上增又字

俯憐悃迫　迫作愊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周盡

聖心集勞　集作焦

況應天人　作況應天發人

英宗實錄院申請尤在廣傳　傳作博

今取到修撰仁宗皇帝實錄　錄字下增院字

及正在刺史　在作任

據實錄院所闕宣勑　闕作闕

自嘉祐年四月　作八年四月

一工部水監　宋本作一部水監無工字疑是都水監之誤

所奉修撰官李維等　奉作奏

竊慮差去分手　分手作手分下同

亦奏合依中書樞密院　依作于

樞密修時政記主事　樞密下增院字

各令應副檢文字　檢字下增尋字

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改除作除改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于冒宸扆　宸作旒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　鈐作鈐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因興嗣而并及倖爲倖在興嗣前恐異議者指爲不必推恩之例也

亦得錄其後　錄作祿

寵錄之所以勵世 錄作祿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以犬官員 以字上增與字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 温厚
恂愗不在叫號
尋奉聖旨不允 聖作朝
各已白頭 頭作首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既無驅馳之事 無字下增
可字
聞臣而來 而作之
許臣徑馬 徑馬未詳疑是僕字
迎侍母赴任 母字上增老字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卽老母多病 卽字下增今字
臣不任母子區區激切之情 母子作臣子
乞賜唐六典狀以今僕射侍中 今作令

又分二十有四 分字下增爲字
不知僭越 越作妄
授滄州乞朝見狀孰不自願爲能 能字衍
乞登對狀 爲國家明著制度勒爲一經固曾氏所優也
無銜玉之一言 玉作譽
故在夏書稱政典曰 何必引其文
乞出知潁州狀收憐附慰 附作拊
顧潁可以沿流 顧作惟
而顧子母之恩 顧字下增迫字
當伏斧鑕 鑕作鑽
以須罪戾 戾作矣
再乞登對狀有深忌積毀之莫測 二語似可已
顧備驅馳 顧作願
臣雖草茆之漏 漏作陋

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　不敢宣露簡汰冗兵之語故但以擇將帥言之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又復于累巳于國史　疑有脫誤

緣五朝典章　五作累

辭中書舍人狀而謀謨訪門　門作問

刻之爲經　刻疑作列

豈獨夔倫粃斁　粃作秕

福州擬貢荔枝狀　荔枝徒以供口體之養雖其品不佳與少失其時未爲害也今乃欲以盛夏入貢而又詳錄其品以進萬一入主生其侈心而亦爲驛致之事吾不識將何以解于君子之譏哉得已而不已此齊人之敬王也君謨之團茶子固之荔子雖未足累其生平然徒貽好議論者以口實不謂之有童心不可也

比巴屬南海　屬作蜀

然貢荔爲常品　荔爲作槩以

然顧常品　顧字下增以字　此三句蓋託以自比老于外服及新則甘滋未盡過時而滓苴特存不勝臣精銷亡之懼焉狀既曰僻則終未嘗以請于上特游戲之作也

使勞人費財如此可也　疑有脫誤

此臣之所以不敢安也　以字衍

荔枝錄　錄仿歐公洛陽牡丹記釋名篇

陳紫出興化軍　陳紫至今猶在閩人得五六顆即相饋遺爲珍

而香味蓋爲次也　爲字下增其字

歲生一二百顆而巳　記朱文公語錄云方紅所生極多子固爲其所謾又記一書云自著錄後所生遂止于此亦一奇也

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銳　蒂作蔕
龍牙長可三四寸　龍牙最大眞珠最小
中元紅實時最晚　中元紅最晚火山最早
在福州報國寺　寺作院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有體有要西漢之文
並無答謝書　無作先
右謹如前　謹字下增具字
竊以高麗爲蠻夷中　爲作於
自天勝以後　勝作聖
陛下卽祚　祚作阼
蓋古者相聘以下　引經諦
擬辭免修五朝國史狀·仰尊聖訓　尊作遵
此又臣之大懼也　之字下有所字
出自聖慈　出字上增伏望二字　自進荔枝至此篇皆

擬作而未曾上者
應舉啟·豈適通變之用　通變作變通
回傳侍講啟以推行于民上　以作已
與劉沆龍圖啟更增墓誌　墓誌作慕戀
謝解啟·以虹蜺之光而拔飾　拔作祓　二語偉句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啟·是惟高選　惟作維
如常引大體　如作而
第集感銘之深　集作積
回人謝館職啟·利架蠶之秘局　局作扃　利疑訛
與北京韓侍中啟·覺形勞之少暇　之作而
共二神明所依　明作民
鬱郡望者五年　郡作群
回許安世謝館職啟·蔚爲首選　首選作選首
賀韓相公啟·遂長生于百姓　長作常

襄州與交代孫頎啟已出吏部之後　部作師
頒條多預　預作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啟曾乏一毫之補　補作助
坐尸祿廩之優　尸作尸
賀東府啟　一氣
賀蹇周輔授館職啟敦協僉言　敦作用
明州到任謝兩府啟而衆論騁馳之際　騁馳作馳騁
何嘗駛預于半辭　駛作輒
冒應寄屬　應作膺
賀趙大資致政啟門開祖帳四句　皆儲案事所以獨工
肇客荷陶鈞　客作蚕
亳州到任謝兩府啟以出于埏鎔　以作已
回陸佃謝館職啟伏惟慶慰　惟作以
英辟華國　辟作辭

多名大義　名作明
與定州韓相公啟　前半與張宣徽啟略同
停還鈞軸　停作佇
賀韓相公赴許州啟比較廟堂之任　較作𨌺
便易鄉邦之便　上便字作就字
偉華金卮一聯　勝定州啟
授中書舍人謝啟竊以贊爲明命　明作名
況策名于近要　近要作要近
彌綸庶務　庶作世
庶遠知人之遐　達作答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飛馳精思　精作積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壯京國之大猷　京作經
儕格天之盛業　儕作濟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而參動之勤　動作候

回運使郎中狀戀勢之殊　勢字疑誤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竊鞏才不逮人　竊字下有念字

福州回曾侍中狀素推仁傑　仁作人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垂列聖之洪名　洪作鴻

剝獎飭之踰涯　飭作飾

回人賀授舍人狀惟清切之近班一聯　微近籠濫

祭歐陽少師文絕去刀尺四語　讀歐公文者當以此求之

華夷召畢　華作等

兩忘猜猊　猊作睨

還斡鼎軸　斡作幹

皆淚盈溢　皆作眥

祭張唐公文實殽于豆　殽作肴

祭孔長源文匪矜匪飾　餙作飾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題註宜有以稱民望　宜有下宋本闕二字

齊州謁夫子廟文　二文簡質得體但無警拔語

泰山祈雨文澤施八紘　紘作紭

嶽廟祈雨文惟民何事　事作辜

襄州嶽廟祈雨文民室憂于病癘　病作疾

未惟責任　未作永

祈寒失序　祈作祁

祭王平甫文　熙寧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此係原注

訃皎皎而猶疑　訃作訃

祭宋龍圖文．公之于古今　之字衍

然而蚤蹈厲于儒官　官作館

祭亡妻晁氏文　治平元年五月三十日亦原注

姑亡孝始　始作婦

誰爲我人　爲作謂

館中祭丁元珍文．哀鳥之秋　哀作元

朝中祭錢純老文．寓馬在庭　木寓車馬見漢書郊祀志

古文爲偶通

祭李太尉文　簡重從昌黎王用碑來

祭致仕湛郎中文．治績維于朝廷　績作蹟維作紀

代人祭李白文．發揚儁偉　儁作儁

祭王都官文．辭貧事偉　偉作韙

祭袁大監文。冕弁入里四句　呼起下文六句

就而公允　作孰如公允

戴德莫疇　疇作醻

祭黃君文。君獨于求　于作無

皇妣仙源縣太君周氏焚黃文。遣弟布肇　遣上有謹字

奉告第黃　第下有焚字

泰山祈雨文。自四月已訖于兹　已作以

粟將禍死　禍作槁

宜見哀矜　見作蒙

夫民之生　夫作天

田間之民　間作閒

泰山謝雨文　謝雨而及已身之不遇失體此與東坡海市詩體裁不同

心㦙怳而潛驚　㦙作惝

義門讀書記第五卷

元豐類稿

文

長洲何焯屺瞻

大悲謝雨文。立致霶霈之澤　霶霈作滂沛

謝晴文。今蠶麥將成　將作甫

諸廟祈雨文。注。伸布虔誠　伸作仰

洪州謁謝廟文　謝作諸

敢修禱謁　禱作禮

洪州謁夫子廟文。尚其聖德　聖德作降衷

洪州諸寺觀祈晴文。蓋兹疲癃之民　癃作瘵

窪下之田　窪作窪

已傷稼穡　稼穡作流潦

實某慧蔭　某作緊

感慰輿情　感作俯

諸寺觀廟謝晴文卽俾時暘　俾作畀
祭西山玉隆觀許眞君文紖惟眞馭之升　紖作緬
人承餘烈　承作思
俾往陳于薄具　陳作差
諸寺觀祈雪文盪除陰氣　陰作沴
使閭巷消癘瘥之菑　癘作薦
諸寺觀謝雪文致祈寒之協序　祈作祁
祭順濟王文章云見象　云作示
福州禱諸廟文攸賚斯民　攸作終
福州鱔溪禱雨文眺睍出沒　眺睍作跳踉
或就纆㰈　纆作縲
今寧宇矣　寧宇作宇寧
如京如坻　京作陵
式于末世　末作示

謝雨文罔不馳告　罔作罔
敢飭豆籩　籩作邉
題禱雨文後更呪蚚蜴　蚚作蜥下同
還所迎像　像作佛
及水蚚蜴　水字下增送字
明州修城祭土神文肅工始事　肅作嘯
諸廟祈雨文麥有立苗之艱　立苗未詳
祭勾芒神文敢奉歲詞　詞作祠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功崇而不載　載作宰
伏愿克配坤元　愿作願
諸廟祈雨文神之食于此生　生作土
太淸明道宮祈雨文允茲東睠　東作柬
蘇明允哀詞表見于當時　當字衍
明允所爲文集有二十卷　集有作有集

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　有字衍

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　存作有

過人氣和而色溫　過作遇

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于蜀地　其作某地作也

而詞將刻之于冢上也　于字衍

決大河兮嚙扶桑　扶作浮𨟄桑邑名浮是爲水所浮漂

此恐趁韻作扶桑未詳　作扶桑是決江河而注之海也

衆伏玩兮雕肺腸　雕作彫

吳太初哀詞勤事死州獠沴地　州字下有外字

勢弭以偏兮　弭作阻

卒與子逢　子作此

我知子初兮　子作太

爲其子孤兮　爲其二字衍此行中有脫誤

父母之歎兮　歎作歡

剖劂又工　剖疑作剞

吾詞傳子兮　公之自信如此

王君俞哀詞　擬歐陽詹生哀詞

君俞在京兆門外　作君俞在京師居北門外

慶歷元年予入太學　公于二十二歲入太學

蓄妻子不驕　蓄作畜

拔君俞以託其後　拔作扳

而不享于貴且壽　享作卒

君禔而秀兮　禔作提

其博而稅兮　其作甚

雖裕于心兮　心作實

不耀其華　華作華

維友則信兮　友作文

莫敢責饒　敢作致

恨與天終　末句不類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大父諱同文　戚同文事其略見
于呂氏童蒙訓宋史不爲立傳失之　有傳附見子子傳
者東都事略也
學士以論天書出　出作絀
而郎中亦與賢良不就　中字下有蓋字
蓋自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　自作其
能師其家　師作帥
何其盛哉　哉作也
世世苟德者　德作得
而民之義其父者得以其義貰死　今家無夾丁者得減
死留養法似始此
濮民相驚且亂　且作幾
年五十有七　七作五

自長豐之戚材　材作村
荒謏悖冒　荒字上增雖字
夫赴時趍務　趍作趣
豈可輕也哉　豈可上增是字
傳郎家粱自祖琮　傳作侍
詆符繩公事魁蝂　詆符謂論天書
恂恂南安得家規　規作規
戚元魯墓誌銘　百有六十餘年矣　矣字衍
元魯初以父任于建州　于作爲
爲亳州永成縣主簿　成作城
年三十有五　三作二
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偫葬　偫作將
而于元魯未見其止也　其作所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　然猶爲所記所試者小也

所記二字衍

徙簽書　簽作僉

以疾請致任　任作仕

然不得卒至中壽　作然卒不得至中壽

詩以銘之　銘作名

故翰林侍讀學士我公墓誌銘　我作錢

左侍禁閤門祗候　閤作閣

其見于文詞　其作具

以慈恕簡重爲體　重作靜

而爲屬者後卒亦心服也　爲字下有公字

公于衆不矯矯爲異　此處似儗權文公墓碑

其後至照化　照作昭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祖考名犯濮王諱　犯濮王諱四字當側注

取君主萬年薄　薄作簿

轉運使李綺　綺作紘

諮任公具材治宮室　材字下有用字

遷秘書著作佐郎　書字下有省字

王駿知益州　駿作駿

或謂君禍自此始也　作或謂君禍始此矣

知處州　處作虔

改湖北路轉運使　改字下有荆字

君要論之曰　論作諭

于人何負哉　人作吾

知光州逾日　日作月

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徐州知州　作遷尚書兵部員外郎

知徐州

是時富丞相　相下有弼字

加直龍圖閤　閤作閣

濬渠水利　作濬渠爲水利

知西京留守御史臺　守作司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杜祀之使南方　祀作杞

君策書居多　書作晝

程督與稅等　與字下有租字

須負重三千人　重字下有者字

悉使官屬弃拏繋獄　使作收拏作孥弃字下有其字

軍事推官呂濟以瘦死　瘦作瘐下同

罷鼎州六寨　寨作寨

君奏以爲不可乃止之　之字衍

而俸錢嘗以聚書　三孔文詞聚書之效也

讀書未嘗日廢也　嘗下有一字

四十七世孫　七作六

義仲太廟齋郎餘早卒　餘字宋本作官官字疑當在太廟上

孫男女八人　書孫男女但舉其數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君曾氏諱誼　誼是太宗嫌名當時乃不避耶

博聞强記　記作志

自請罷去　自字上有則字

楚饑以下　敘致甚佳

又取民之食其伎者　伎作技

市井騷然　井作里

朝廷命他吏覆視　命作遣

既死楚之人迎哭其喪甚慟　死字下有而字之字衍

不奪其守如此　不字下有可字

景融景初　融作獻

尚告厥志　志作忘

王容季墓誌銘。曽大父諱廷金　金作銘

爲遠安軍使　遠安作安遠

大父諱居正　正作政

主蔡州之新蔡縣簿　縣字衍

年三十有二　二作一

旌義鄉衆義營　下義字作乂

尤能刻意學問　能字衍

其磨礱涵養而不止者　涵作灌

又不可得之于鄉一國也　可字下有以字

未有同時並出于一家　未有同時並出爲一句出于一家爲一句于字上叠一出字

而命之至于如此何也　折一筆便杳然無際

容季葬有日　容字上有而字曰作日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胥偃之子

簽書河南府　簽作僉

初娶李氏　初字上有君字

曰茂諶太廟至長　至作室

又謹畏廉潔　廉潔作潔廉

建康郡太君田氏年七十　田作刁

以篤其義　義作乂

考已無遺　遺作違

我材之亢　亢作尤

劉伯聲墓誌銘　無事蹟

從子與　與作遊

余故不得而辭也　故作固

妻賈氏　賈作費

子四人　人下有曰字

有旣畀之　旣作孰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自山陽祗京師　祗作扺

海州朐山人　海字上有君字

用君主宿州糴　糴作糶下同

去爲虔州司法參軍　虔作處

優致如主糴　優上有君字

君考校程度　程度作度程

有不能決者多屬君君所決者三十有八事　上君字衍

有不能決者多屬君所爲一句　下決字上蓋一所字爲一句

薦復太平州司官壽活之　復作覆官作管

遷秘書著作佐郎　書字下有省字

課羸十有七萬　羸作嬴

久不能決　能字衍

以母者出通判杭州　者作老

葬安樂之揚興里　樂下有鄉字

辦且裕也　辦作辦且作其

尚佑爾裔　佑作祐

司封員外郎蔡公墓誌銘任事無纖芥之失　任事二字衍芥作介

自微起隆用兢兢　起作訖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曾大父欽　欽作釿

爭欲執事學中　爭上有士字

軾殿中丞直史館二句　書孫以二蘇有名位故詳之而并見于銘詩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萬家山前葬其孤屬君之故人　前字下有一將字

使告于鞏曰　使字衍

元配某　某作鄭氏
次適都昌主簿周詠　昌作鄡
孫男六人　書孫不著其爲某所生
張久中墓誌銘　陳惇張持之交可爲張陳洗隙末之穢
一時所與之遊者甚衆　所字衍
力能以君之柩歸　柩作喪
歸君之葬地　葬字上有喪字
孔孟已然　已作以　銘詞未免過夸曾王皆然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歷南劍之將樂
　劍下有州字
曰某曰某下　增曰某二字
葬君于某縣某鄉某所之原　作葬君于某州某縣某里
之原
居常分月俸　居作君

或止食館券而已　館券未詳疑卽浙東俗所謂關約也
殿中丞致仕王君墓誌銘孫女二人　并書孫女爲有所
自出也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簡淨可法
胡君墓誌銘　亦是學韓
生于天禧之戊午　此文書生于某年
與人遊　與上有其字
弟某　兼書弟某
琢斯珉　琢作瑑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幸得名信後世　名
作銘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筆力馳驟何必韓歐
徐君更無事蹟自合但感慨盛衰
姓李氏名昪一段　南唐僭國故不稱其謚號而名之

初東南之地一段　妙在敘議相夾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墓誌銘諱杭以文學見于世　杭作
抗

君不有子　無子于銘中補見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精悍

知韶州　知上增還字

謂俗止如此　止疑作正

夫所謂因其俗　俗下有者字

子男七人　七子知名者三皆長壽縣君吳氏所出

位不滿其志　志作意

使者以安石之述與書　介甫請銘于子固而不之歐陽
氏或疑此時未與歐陽公相知知則仁壽縣太君之葬介甫
已爲知制誥亦子固誌其墓也

其尤可哀者也　也作曰

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顧顧朝士大夫皆褒崇其親
顧作願

生于淳化之庚寅　書生年

傳至孫則亡　傳字上益杞侯二字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沈氏自齊太子
家令約家于吳興　何以不稱梁侍中而稱齊家令且吳
興之有沈氏自東漢始始爲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也大
抵曾王于史牒皆疎

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至蓋君之姪也　補敘得
法　宗子緣同姓之故其祖父既貴極人臣遇覃恩則得
推之外家亦可爲後世法　太濫不可爲法雖假之官稱
而不莅任然名器固當愼惜也

曾孫三人　并書曾孫

寶月大師塔銘　終無一語及其法

噫是非可銘也歟　但銘其一節

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蓋其子五人　五子知名者三

以魯公恩賜冠帔　推恩于大臣之女兄弟

泌汾汶沂濆　濆作澮

爲妻若母　作若爲妻母

自荆祖粤　祖作徂

象服貂冠　象作卷

尚寵爾從　從作後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祖考內閣使　閤作園

其難其豫　難作艱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有曾孫十有二人　并書曾孫然

獨與他文不同以收處觀之乃得其用意所在

以進士中其拜　拜作科

附屯田府君之兆　附作祔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曰雱專旁旊旒防斿旂放　旂斿與雱專同列是不識㫃字介甫深于小學何以有此

孫女九人以下　并書孫女之所歸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沈存中之母

蘇州吳縣人　縣字衍

昔先王之治一段　夫人非有殊絶之行此論與此誌不稱

夫人周氏墓誌銘行其素所學　所字衍

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其葬于撫州金谿縣　縣下有之字

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一段　篇篇如此却是一套

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卒于其家之正寢　女亦得稱正寢

初刑部之兄昌齡一段　有波瀾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墓誌銘　李君無復事蹟只敘其數千年世次成文歸熙甫趙汝淵墓誌似出于此　此文可薮荆公許氏世譜歐公疑世譜爲公所作不徒然也

維李氏遠出于皐陶一段　所敘大抵用唐書宰相世系表自楚邱以後則其家之九世譜也　雖出其家譜牒其人與官皆茫昧無徵何不但近取可知者使班孟堅爲之必不肯如是

晏子牧事趙　作晏子璣璣子牧事趙

曰輔晃芬勁勵　勵作勵

德裕相文宗武宗　并及文饒與後昌齡對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　既銘校書而夫人復自爲銘以其異于尋常之婦也此變例

罔不采獲　罔作罔

池州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墓誌銘夫人年三十餘一段使今人爲此鋪陳數千言不盡其實則記乎其所不必記也

元出于危　危疑作魏

雙君夫人邢氏墓誌銘有過人之行　似判股之事

于是人知夫人之善三句　敘婦之賢而仍歸美于姑語得體而于法亦謹嚴矣

旌德縣太君薛氏墓誌銘祥符初爲東頭供奉常將屯宮門　供奉下有官供奉三字

祔其夫人柩　人作之

福昌縣君傅氏墓誌銘景芬　芬作棻下同

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銘受養被封　被作收

亡兄墓誌銘字叔茂　作茂叔

能辨說　辨作辯下同

又思事未至當何如　何如作如何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銘外翁無溢詞
君嘗試于秘書省校書郎　于作爲
其子象之東之　東作柬
其年歸于曾氏　年作季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余校史館書籍　余字下有被命二字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開封縣縣丞　下縣字衍
謂君一強可以取其贏　強字下有出字
不與祀者校　祀作犯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某年某月　上某字作其
曰某曰某曰某　下曰某二字衍宋本同疑上四人當作五人
亡姪韶州軍事判官墓誌銘高皇考諱致堯　高字衍皇作王致堯作易占
曾皇考諱易占　皇作王易占作致堯
志氣不獲　氣作棄
光祿少卿晁君墓誌銘　銘婦翁亦無夸詞
其家先濟州之鉅野　家先作先家
公諱宗格　格作恪
合葬于杭州　杭作揚
安州政待公而決　安字衍
大有功先　有作自
先于外服　先作光
夫人曾氏墓誌銘皇考諱某　皇作王
天長朱君墓誌銘識美幽堂　幽作山
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字明升　升作权
列幽隧　幽作山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　曾氏兄弟皆篤學鑴欲不名世得乎

聲音訓詁　詁作誥

未嘗易意　易意上有一日二字

二女墓誌銘吾繼室李氏出也　李氏乃是後妻公深于經學而繼室二字亦誤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淑明許嫁而天遂以姨姉之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廼論具公鄙聘位序待詔之實　論具作其論

曰知公曾祖考也　知下原注下一字同濮王諱宜與本闕三字是知某州非其名也

盗卒不得死　不得作得不

岳州滕宗亮　亮作諒

及退而自休曰　曰下有脫今得宋本補足云　使家人誦書常數千言危坐聽之未嘗有倦色江于東南爲水陸之衝賓客日湊公廣于招納與之釃酒高會彈棊賦詩曰是足以佚吾老也及間而言天下之事于其是非得失之際慨然奮厲少者有所不能及聞其言者莫不壯其意少客京師有欲教公以化黃金者公辭不受教公以寡欲乃受而行之蓋出事天子四十有八年退老于家又十有五年年八十餘飲食倍入儀狀甚偉聲音滿堂進拜公于前者不知其已老也前終十餘年自爲冢于南康軍星子縣白鹿原距尚書之兆千有八百步棺槨衣衾皆豫自製屬疾至終客止如常遺言里中親疎各盡其意享年八十有五殁于熙寧九年五月壬申葬于是年八月壬寅累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封至潁川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二百戸娶張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謝之女封清河縣君再娶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告之女封同安郡君子男二人

日者太廟室長有易疾次郎聃也守江州瑞昌縣主簿女五人嫁太常博士文勸進士畁騰光祿寺丞曾軫進士陶舜儀吉州廬陵縣主簿薛縫孫男一人曰褱女三人聃承德襲教能世其家者也銘曰允穆陳公學繇自力收科于少其髦維特于陪于貳懿其壯晝于附于顧焯其偉績驅之磔之于其蝥賊膏之嫗之于其黍稷彼疾而馳我徐不亟寧無爾諧不渝我則于郎于卿進皆以序疾集于微廼謝而去廼長書省云云

世狠而爭　狠作很

曾不頫呻　頫作嚬

有歸墓隧　歸作歸

秘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嬀滿之封國　滿作汭

曾大父杲　杲作祀

逐始學書　作遂使書學

盜以故不可廹　可作敢

自宋興小吏勢　勢下別本有弱字宋本無疑有脫文

盜起往往轉掠數百千里二句　讀此可見制弱方鎮州縣無備自宋初卽受其弊而歐公爲丁元珍墓表亦并以相知曲加寬解也政要策所謂張雍守梓州者卽此事

蓋亦以無爲有　以作易

歷河南府新安縣　歷下有知字

公圍桀武陵澧州三寨　陵作口州作川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此篇叙事頗爲生色

扳府君自贊　扳作扳

趣作謚狀　趣作趨

幸授巳甲捕兩營　授作受

頡又莫敢相曲直　又作入

府君身省護作者　省作自者作省屬下句讀

官至庫員外郎　庫下有部字

府君甚愛考城劉待制　待作待

端重不惰　惰作怢

民趨目以晝名至未嘗致一器一物　晝猶不收則其居

州之廉靜益見矣自知漢州而治由已出官止于兩浙轉

運故舉二事以槪見其始終卽下文所謂自守及使也

雖小者如此立稱　立字疑誤

故朝散大夫孫公行狀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　句

未詳

北方益土兵二十萬　兵下有亦字

又何益之耶　何作可

豈可謂知先後哉　知下有所字

于是極論古養兵　古下有今字

謀立永洛城　永作水下同

而赦滬之輒遂從公議　輒遂似謂專擅今且以輒爲讀

宋本同

又言後事　後字下有官字

又言宰相其罪當罷　其字衍

不飭玩好　飭作飾

二三大臣又與同心共事　與下有公字

所著唐史記五十七篇　五作七七作五

徐復傳五行術數之說　術數作數術

皆盡恭謹　退入恭謹眞有德而隱者也

復所以爲上言者　以字衍

太一主客位成歷　位作立

州牧每至　牧作將

洪渥傳　公篤于友愛而久宦不大顯傳渥蓋亦有感云

初進于有司連三黜　連三黜作輙連黜
里中人間渥死　里字上有渥字
渥得官而兄已老　而作時
則必安焉　必作心
如渥所存　渥下有之字
蓋人人所易到　下人字作之　徐復洪渥二傳爲一卷
疑其不完　宋本同
本朝政要策　讀此卷乃知南豐史才
考課縢正中　正中作中正
沔既奏其法　既下有條字
然親書課最之意　書字下有考字　親書如陽城自書
考是也
訓兵至周世宗高平之退至自此始也　故代周者不在
藩鎮而在內之大臣東京時王德用狄青皆被口語

宋興益精其法　精作脩
而群臣莫能本其意　本作奉
添兵　慶歷以後益兵愈多國用愈細以下蓋尤寓意于
簡汰也
始置神武策爲禁兵　神武策當作龍武神策
太原青杜　杜作社
邠寧寧武　作邠寧武寧
養之既廢　廢作費
纔五六千而已　纔作才下同
至太宗伐劉繼元　伐作代
取環慶諸州之兵　之作役
然群臣莫能承上意　意下有焉字
兵器弓矢之取聚　取下有諸字
國公署有南北作坊　公作工

歳造甲鎧具裝鎗劒刀鋸器械　具作貝
努撞床子努　努並作弩下同撞作橦
甲袋征鼓　征作鉦
炒鍋鍘行槍　鍘作鑕槍作槽
城壘太宗既平太原以下　太宗以晉陽自高歡以來嘗
因以起既平劉氏乃隳其城可復遷其民以寔京輔則謬
筭也河東力旣單弱豈復能東向以與遼人爭幽州雲中
故地哉
宗廟但立高曾禰　曾下有祖字
偵探　偵作偵
趙瑢　瑢作鎔
京人皆窺之　京下有師字
貢舉下詔賜其第至殿試自此始也　賜進士第與殿試
之名皆始于此而明之殿試天子親策問之則又倣宋時

賢科之意與覆試異焉今釋褐亦始于此　元好問中州
集第八卷載擢第者廷試時務策自高有鄰發之此殿試
試策之始開寶殿試進士內出赤明求衣賦設爵待士詩
仍不異禮部攷試之法也　按柳開集與鄭景宗書云開
寶六年進士徐士廉伏闕下求見請太祖廷試曰方今中
外兵百萬提強黜弱決自上前惟取儒爲吏常以授于人
而不自決爲國止文與武二柄取士無爲下斷恩也太祖
即命禮部試所中不中貢舉人列于殿庭試之得百有二
十七人賜登第
使解褐焉　此今曰釋褐之始
受詔即赴貢院　亦始于此
至殿試又爲糊名之制　按此似宋時糊名但用之于廷
試然歐公得眉山而疑爲公殆皆用糊名也
軍賞罰惟傾士疆耳　傾字衍

莊宗好畋 至賞賚無節也 五代史但言莊宗以吝賞失軍士心不知此事尤當垂監于後蓋無功僭賞與不加優卹其失惟均尓吝賞詳見劉后傳

二十年夾河爭取天下 河下有戰字

雅樂又定十一曲名 一作二

乃太祖之聖意 太祖取王朴樂下一律用之

史官季冬終則送于史官 冬字疑衍

姚壽以爲帝王謨訓 壽作疇

入閤日 閤作閣

正量衡動必數歲討爭 討字疑誤

一忽爲絲 一作十

自分釐毫絲忽 釐作氂毫作豪下同

任將兵未嘗少衂 少作小

汴水裴稚卿言江南租船 稚作耀

太宗嘗命張洎論著其興廢 蘓子瞻注浮于淮泗似未見洎所論著故援据不能若此之詳密

刑法太祖即位 祖作宗

管榷 管作筦

賣鹽價于海濵 濵作瀕

兵簿既衆 薄作籍

自此山海之入四句 宋之弊政皆始于太宗

錢幣而安易之辯不可出 出作屈

宦者相惎而退 相作洎

名教蜀人有事于中州 事當作仕

禘祭宋興推應天行 天作火

祠太一兆太一于城南 兆下疑有闕

郊配 南豐亦主太祖配天之議蓋郊配自當論功德也

南蠻安南之蠻是也 蠻作變

契丹尊擇用將帥　尊作專
委任專而聽斷明　任作付
當世以爲黠　黠作諺
劉延讓敗于君子館又敗　上敗字衍
虜輒掠垌野　垌作坰
始科河內之民以戍邊　科疑作料
則取後兵爲振武之軍以自助　後作役
楊延以爲乘其徼　延下有釗字
賊盜夭于常薄吏罪　漢高紀陳豨反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聖主之怨非文墨吏所知也　讀此篇乃知歐王丁寶臣墓表與誌不爲失出
文館而衰于唐室之壞　壞作壞
而法變甲矣　變作度

而縉紳之學彬彬文　文作矣
屯田議者以爲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哉　議者以下疑尚有脫誤
東山宿亳　亳作亳
水利李沐以區區之蜀　沐作冰
文翁穿前溲　前作煎
至晉杜預疏荊兖之水　兖宋本兖宜與本作袞同非是然杜元凱未嘗爲兖州則兖字亦非也恐當爲襄字
黃河　此條但攄漢書溝洫志立論然晁補之亦不能似此
使水得自行者　水得自行四字尚未盡得本意
張戒之說是也　戒作戎
王延平當之說是也　王延下有世字
故務壅塞居水者　數語簡括

故言河宜散裂　言散裂而不言游溢只得其半

邊防瀛莫以道　瀛作瀛

荼又設三說之法　三說之法見沈存中筆談　以上諸策皆真得其要而其文無不出入漢之西京此固五朝國史諸志之椎輪也世人競耳剽降平集而莫知愛玩此一卷何哉

金石録跋尾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　省作監

可以見魏之志也　只一語自有味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　貞作正

掌書記胡證書　證作証

一記　作記一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惟晧書　惟疑作姓

襄州興國寺碑特見其模本于太學官楊褒家　褒作襃

十八官號姓名　八疑作八

其字猶可喜　猶作尤

韓公井記兼山東道　山下有南字

行人雖渴困　渴作喝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圖經但云周府君　府作使

按武水源出郴州　郴作郴

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　入下有桂陽而三字

其俗謂湍浚為瀧溪　謂下有水字浚字衍

蓋當時已有此語　有作為

惟十有三月　二三并寫作三原注古二字

古字如亦作叅　叅作參

人作兂之類　兂作兀

如此者甚衆　如此者下宜與本闕二字宋本作如此者甚衆

唐安鄉開化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　化作元

住河南開元寺　南作州
則能令其信慕者二句　善據名論
江西石幢記穎川郡鍾某爲始　五代史記鍾傳封南平
王穎川乃其郡望也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乃與功曹吏　吏作
史
鐉燒大石　燒作燒
其頌有二　頌作文
馬瑊中玉　瑊作珹
然後漢書始見于人　人作今
成州則武都之上流也　流作祿
集外續附行狀母吳氏文城郡太君　母吳氏上不似世
俗加前字
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　嘉祐丁酉距公卒之年元豐癸
亥凡二十年公之及第已三十八歲矣
年十有二試六論　二下有日字
婦人孺子皆道公姓字　皆下有能字
學者億精思莫能到也　精下脫一覃字宋本亦然
前期喻屬縣富人　縣下宋本闕一字今以名臣言行錄
補一召字
粟賈平　賈下有爲字
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　宋本無諒字謬加可笑下同
縣母遣人至甲里　甲作田言行錄作縣母遣人呼其門
遂以爲脩撰　以下有公字
墓誌數對便殿發其所言　宋本無發字
訃聞訃函　作計聞計函
神道碑鼓腹而嬉擢齊州　鼓作果擢下有知字
哀詞　秦少游作也見本集第四十卷秦觀二字誤入行

中耳

協秦觀而四塞兮 秦觀二字乃氣鬱二字之訛

辰來遲而去速兮 遲下闕一兮字

典貢絶而復作兮 貢作章

早獲進於門牆 少游秋懷詩云昔者會中書門戶實難

職筆勢如長淮初源可觴濫經營終入海欲語焉能暫斯

人今則亡悲歌風慘澹其于曾氏未後蘓門也張文潛有

祭公文今不傳

挽詞功名取次休 功名陳后山集作功言指立功立言

爲是

始作後程仇 作疑作 程元仇璋文中子之徒 后山

有妾薄命二篇自注云爲曾南豐作 蘇子由曾子固舍

人挽詞云少年漂泊馬光祿末路騫騰朱會稽儒術遠追

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平生碑版無容繼此日銘詩誰

爲題試數廬陵門下士十年零落曉星低宜補載於陳作

之前

巳卯冬於保定行臺閲 内府所賜大臣古文淵鑒有

在集外者六篇則書魏鄭公傳邪正辨說用荀賈誼傳

上田正言書上歐蔡書也書魏鄭公傳既爲公傑出之

文其五篇則皆公之少作亦唯上歐蔡書差善而詞雖

激昂氣實極淺其謂所見閩士大夫不少人人唯一以

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爲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

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爲回避計者有則慶歷閩士風

亦豈至是度先生年長後以其言爲過而藏弃是稿如

居士集不録與高司諫之意前輩録公文者偶未之察

近日學士專以得集外人所不常見者爲奇故録此等

耳他日討論續稿者倘精思吾言或爲芟之一得也

後知立齋相公有建本聖宋文選數冊其中載南豐文

二卷嘉善柯崇樸借鈔遂傳於外此六篇者皆在焉蓋以世不經見過而錄之不略擇也

何椒邱云南豐續稿外集南渡後散軼無傳開禧間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族孫濰鈌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較定而刪其僞者因舊題定爲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於兵火國初惟類稿藏於秘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爲庶吉士讀書秘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輒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晃夷（二字疑作毘陵）趙司業琬始得類稿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譌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於其縣踵譌承謬無能是正太學生趙璽訪得舊本悉力讎校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文鑑載雜識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稿無之意必續稿所載也故附錄於類稿之末　明初曾得之嘗著南豐類稿辨誤則此集自南渡以後善本難得久矣得之書惜乎不傳吾將安所取正哉　南豐有懷友一篇寄介卿見能改齋漫錄第十四卷中又有尼臺記見莊綽雞肋編中但似非全文　尼臺記亦見聖宋文選中　高似孫緯略有南豐謝實錄院賜硯紙筆墨表疑亦續稿施武子蘇詩注中尚載有雜識

施之于蘇焉注中尚載有雜識[illegible]

蔡絛[illegible]有南豐[illegible]

編中但似非全文 尾[illegible]記亦見聖宋文選中[illegible]

見能改齋漫錄第十四卷中又[illegible]

乎不惟吾將安所取正哉 南豐[illegible]

稿辨訛則此集自南渡以後[illegible]

載也故附錄以備識之末[illegible]之書皆南豐[illegible]

義門讀書記 文選 李善注

第一卷 賦

長洲何焯屺瞻

此書於詩賦已總其要賦祖楚詞别有專集故騷列詩後僅標梟大畧郊祀樂府自爲一體事關制作難復限以文章遂從闕如鮑謝採錄不遺陶令獨爲隱逸之宗則具諸本集至於衆製則嬴劉二代聊示椎輪當求諸史集建安以降大同以前衆論之所推服時士之所鑽仰蓋無遺憾焉

班孟堅兩都賦序　此賦蓋因杜篤論都而作篤謂存不忘亡安不忘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蓋以都洛尚非永圖特以襃蕳不杀未遑論都國家不忘西都也故特作後賦折以法度前賦兼戒後王勿效西京末造之侈又包平子兩京之旨也　詞藻不如相如其體製自足冠代

以備制度　卽制爲法度也
以極衆人之所眩曜　謂西都
折以今之法度　謂東都　法度與陋字反對
西都賦　前篇極其眩曜主於諷刺所謂抒下情而通諷
諭也後篇折以法度主於揄揚所謂宣上德而盡忠孝也
二賦猶雅之正變五詩則兼乎頌體矣若乃能諷斯麗者
皆則徒勸斯麗者爲淫祝氏古賦辨體謂先正而後葩詩
之所以爲詩先麗而後則此賦之所以爲賦蓋不過尋行
數墨之見耳
嘗有意乎都河洛矣　陋洛邑
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至則天地之隩區焉　此後篇之所
謂保界河山也
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　應其故
挾灃霸　水經注云霸水古曰茲水秦穆霸世更名茲水
爲霸水以顯霸功然則霸水不當加水旁也按鄺此語本
之漢書地里志故霸陵霸橋皆不加水
圖皇基於億載　見後王所當睠顧
故窮泰而極侈　以下應其制　窮泰極侈四字一篇眼
目以下皆發明此句所以極其眩曜也
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總不出乎眩曜
蓋以强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收此一段有勢有
力
封畿之內至號爲近蜀　此敘畿內之沃饒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至惟所息宴　此後篇之所謂矜
夸館室也
隋侯明月　宋本作隨爲是史記雖本有隋字但此處宋
本及後漢書皆作隨不獨隋文帝始去辵也
又有天祿石渠至校理秘文　當日處文士於禁中以便

咨訪不專奄寺也
提建章而連外屬　俞犀月云此特以建章言之以見武
宣之盛按俞説非也此特言建章猶後宮特言昭陽但以
昡耀西都曩日所有耳故下文即言臺言樓言地以繼之
建章是武帝所作亦與宣帝無與也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圃　以上極言宮闕之
修至此則及武事
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　得此二句非盤游
非黷武
招白鷴　鷴後漢書作閒注云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
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今以揄文竿句例之當以後漢書
為正
國藉十世之基至各得其所　此等語非孟堅不能下
東都賦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　功有橫討有逆
節言其不得已後漢書注引逆取順守之説非是一作攻
討
往者王莽作逆至乃致命乎聖皇　氣質雄健
體元立制　注杜預左氏傳注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
以居正按如體元字乃杜注用班語不當引後注前
更造夫婦至人倫實始　法度
至于永平之際至總八方而為之極　以下言永平修禮
崇樂巡狩之事
正予樂　五臣本作雅非是當依王厚齋説改正
躬覽萬國之有無至總八方而為極　復覽萬國之有無
然後修治京邑營立宮室
於是皇城之內至誼合乎靈囿　明帝宮室之麗苑沼之
作並合前制
則必臨之以王制至乘輿乃出　鋪陳處皆言其法度

乘時龍　後漢書注云馬八尺以上爲龍月令春駕蒼龍
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李注引易非是

萬樂備百禮暨　收上禮樂

乃申舊章至沈珠於淵　法度

昭節儉至損乘輿之服御　躬行以率之

頌曰盛哉乎斯世　頌字起下五篇之詩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二句　應矜夸館室

識函谷之可關二句　應保界河山　四語應起處子實
秦人

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　波瀾富甚

明堂詩　五詩仿封禪文　賦本古詩之流故以頌系之
　明堂即以光武配故不更及建武之治

靈臺詩　明堂辟雍靈臺三詩皆興滅繼絕潤色鴻業之
事後寶鼎白雉二詩則皆衆庶悅豫福應尤盛之事妙在

此詩中爰考休徵以下即上下相銜聯絡血脈仍不離望
祲氛觀雲物本事所以自然

張平子西京賦　平子工於換字東京中雜陳衆事亦無
卓識蔚宗不載于本傳斯得之矣當時疑其勝孟堅謬妄
莫可追也

薛綜注　此注謂出於薛綜疑其假託綜是赤烏六年卒
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耶綜傳有述二京解之語恐
亦不謂此賦也又孫叔然始造反切未必遂行于吳

三階重軒鏤檻文梍　注引西都賦及王褒甘泉頌按班
張相去未遠如何引以爲注況王叔師更在張後耶

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陵險　觀此嶮與險
蓋兩字

仰福帝居　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字本爲福從衣畐
聲西京賦云仰福帝居傳寫舛訛轉衣爲示讀者便呼爲

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於是承少君之端信二句　端信貞固皆微詞下乃反言也

想升龍於鼎湖　漢武作鼎湖宮於藍田見揚雄羽獵賦注

建元弋　杜牧詩已建元戈收相土應迴翠帽過離宮疑即用此今刻元弋者恐非　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一名元戈

虞人掌焉至載獫獥獢　亡友程湘蘅云賦京都而獨於遊獵處太詳其體皆自子虛上林來較之立言之體要爲無當不免承襲之陋耳班賦亦然然筆力壯偉殆不覺也三都則彌甚矣按上賦其靜此賦其動農隙講武既自三代以來漢承秦後車鄰駟驖田狩園囿是先巽乎承襲無當也

匪唯翫好至寔俟寔儲　帶敘小說疏密相間頓挫即具其中

是時後宮嬖人至其樂只且　又帶敘作一間

上無逸飛至追恤我後　都爲下篇張本

華嶽峩峩　亦以物象之使若列仙所居也

徒以地沃野豐至馨烈彌茂　諷刺即在鋪揚之內

東京賦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　此句是作家手段彼云同宅西秦豈不詭哉却說六王皆以奢麗自亡則據雍自強不攻自破

趙建叢臺於後　趙世家無武靈王起叢臺故事漢書鄒陽傳注以爲趙幽王友所建注誤

守位以仁　注綜作人按觀下民志不諒句從薛爲是

萇宏魏舒是廓是極　喪亂補苴可謂是廓是極也乎

經始勿亟 至 居之者逸　對西京中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弗殊四句

發京倉　京倉二字出此以禁財對舉蓋指京師之倉也注未明

賚皇寮　皇寮猶言大寮注亦未明

聘邱園之耿潔　注周易賁於邱園束帛戔戔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邱園蓋蒙暗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按昌黎隱君子彌明之語出此

爾乃卒歲大儺 至 罔有不韙　大儺一段對前角觝百戲言雖戲亦祖宗之舊儀先王之典禮也　西京尚武功好遠畧故鋪陳角觝東京宦者專權故寓旨於侲童皆有爲言之也

於是陰陽交和 至 膺多福以安悆　此段對前微行

是以論其遷邑易京 至 則齊德乎黃軒　此稱帝之作爲

同於斆聖

却走馬以糞車　文子曰夫名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李注偶未及

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 至 忽下叛而生憂也　此皆托以諷諫之旨

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　此指王侯以下莫不踰參托西京以規切目前也

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　對西京中窮泰肆侈馨烈彌茂

南都賦陪京之南　明人稱金陵爲陪京亦失本義

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　山海經耕父之神見則其國爲敗非佳事也賦家夸飾漫用之耳

章陵鬱以青葱　即所謂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皇祖止焉　皇祖即上所謂考侯思故者也注謂高祖非
也
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末句謂天子將復南巡
左太冲三都賦序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　李上交
近事會元云唐傳紀云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至唐有樹
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玉樹青葱左思賦中有之或
非其語過蓋不知此樹也按上交又誤記此序乃太冲譏
子雲語
蜀都賦　逐層倒敘
其間則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　注博物志琥珀一名江
珠按琥珀江珠似非一物江珠之名於義亦無所取也
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　敘山圖赤斧亦相間之
法
指渠口以爲雲門　注鄭康成周禮注曰黄帝樂曰雲門

言黄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然此惟取雲門之名不取樂
也按杜詩白帝城中雲出門本此注與今周禮小異
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觀此當時亦重姜維
焉獨三川爲世朝市　三川謂魏都曩疑此與吳客言之
安得遽及魏事然三都以魏爲主此先逗漏一句乃文章
賓主呼應所必然故下文又云諸夏未若茲都也
吳都賦　此擬上林而尤爲寡要　太涉橅擬似有冗長
散緩之失然採其數語便可成一賦如子山枯樹是其徵
也
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　伏後舜禹
則以爲世濟陽九　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
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
阨故云百六之會按此一段頗勝諸本未知何据
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　公孫諸葛非徒屬對之

工隱乎漢之亡正得春秋王師敗績于茅之意
嫠女寄其曜至目龍川而帶垌　四句皆吳都之所包寄
寓指帶四字妙
百川派別歸海而會　二句皆賦家夸飾之詞不可實指
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　二句無乃亦玉樹海若之流
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支之林　橘柚見經餘甘去疾故離
支不能先焉　餘甘實小核大不至吳中余辛巳夏始獲
嘗其鹽漬者柳子厚與檳榔並言之問之閩人亦不敢多
食也
龍眼橄欖　注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
按此龍眼名價與後人異
重城結隅　注大城中有小城按唐宋吳郡猶有子城至
明初破淮張始廢
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　起廟事無所考注孫權

自會稽徙丹陽建業人皆不樂徙按不樂徙乃孫皓時事
虞魏之昆　注虞虞文繡魏魏榮按虞魏吳志無傳文繡
則仲翔之父也
俞騎騁路　亦非南土所有
指包山以爲期　王逸謂包山在秣陵東湖中李善引周
處風土記謂陽羨太湖中有包山按觀下文隨接幸乎館
娃句則包山當從善注
中夏比焉至翫其奇麗也　魏都賦中便不得亦作個語
舜禹游焉至翫其奇麗也　使事當如此
魏都賦劉淵林注　前注云孟陽爲注魏都而今並題淵
林何也
鍾簴夾陳　注文昌殿前有鍾簴其銘曰維魏四年歲在
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
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簴于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按

魏四年者操爲魏公之四年於漢則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是年五月進操爵爲王故設之以備朝會

營客館以周坊至起建安而首立　注鄴城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按重客館故舉年號此注可爲故實

讎校篆籀　一人刊誤爲校二人對校爲讎後人嫌讎字易其名爲校對對卽讎也

優賢著於揚歷　注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按三國志注云謂揚其歷試也然今盤庚篇中無優賢揚歷之文

傳業禪祚高謝萬邦　上文方敘開基此卽接敘魏晉禪受蓋著其德淺祚促自謂可以比隆舜禹而其實萬萬相遼也

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至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　埍寓不然言諧語滑　細詳文義參攷五臣所注下以爲二字傳寫誤加

蓋比物以錯辭至本前修以作系　言徒數物產則爾下矣不得已其譎言前修乎　本前修以作系者蓋緣三國莫能相尚魏亦偶屬中土耳庶幾前修可以折服二客也太沖之於魏氏文與而實不與可謂得主文譎諫之遺矣先引司馬遷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至顯二句欲千載而下讀者默識其隱義注家以系與繫紛紜致辨又何異於占夢哉

張儀張祿亦足云也　前修而及於二張其鄙夷當時之人物也甚矣

權假日以餘榮至可作謠於吳會　四句以吳後亡言吳雖假日餘榮終於黍離麥秀也

歷執古之醇聽　執古謂爲前修所折服也

揚子雲甘泉賦　須看漢書中自敘方知鋪陳處皆諷諫
也
注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
明日遂卒　甘泉作於成帝時安得有腸出遂卒之事揚
子雲桓君山同時人不應作此語然則爲妄人附益者多
矣非新論本書然也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注漢書曰永始四年
正月行幸甘泉七畧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
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畧誤也按子雲之生在
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爲四十歲班
書贊中言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王音薦之待詔此賦
爲四年所上無疑也然長楊事在延元二年庚戌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　此文章頓挫處
廼搜逑索偶　雙闗互映

子子孫孫長無極矣　有事甘泉以求繼嗣故如此結
潘安仁藉田賦　祝氏云臧榮緒晉書以爲藉田頌文選
以爲藉田賦要之篇末雖是頌而篇中純是賦賦多頌少
當爲賦也馬揚之賦終以諷潘班之賦終以頌非異也田
獵禱祀渉於淫殺故不可以不諷奠都藉田國家大事不
可不頌所施各有當也按祝說非也古人賦頌通爲一名
馬融廣成所言田獵然何嘗不題曰頌耶陳思與楊書豈
以辭賦爲君子蓋應上文辭賦小道之語强生區別郎杜
撰也若云風頌異施揚之羽獵固亦有遂作頌曰之文不
歌而頌謂之賦故亦名頌王襃洞簫漢書亦謂之頌　文
不高然頌述典禮當自爲法式其體源亦出于東都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　注晉書曰丁亥藉田今爲丁未
誤也按禮記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
天倉又王氏云正月建寅月日會辰在亥故耕用亥然則

丁未之誤明矣

青壇蔚其嶽立　漢晉皆耕于東故云

儀刑孚於萬國　此句帶上端本

司馬長卿子虛賦　祝氏云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篇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而盛此兩賦及兩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間是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于詞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便而專于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澌盡體製遂失矣按首尾雖以議論問答然車駕千乘等句卽以賦齊王之獵後半齊東陼巨海等句卽是賦齊國遊獵之地則亦未嘗非賦也後人無鋪張之才純以議論爲便於是乖體物之本矣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翺翔容與　俱與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對

於是鄭女曼姬至若神僊之髣髴　此是夸齊以所無此段插在中間敘畋事便不直凡左史行文皆然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　纖中藏大景

怠而後發游于清池　又變

怕乎無爲至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與脟割輪焠對

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　此轉收出子虛二字之義史漢並有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二句然細尋則無此二句爲優

且齊東陼巨海　陼猶都也如大野既陼之義

上林賦天子芒然而思至遂往而不返　使之自悟故云譎諫

若夫終日馳騁至則仁者不繇也　若言至誠繫于天子自知悔悟之後故曰言之者無罪

揚子雲羽獵賦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此三垂卽指上林之三垂而言注謂西南東武帝侵三垂以置郡非也元帝初元二年詔以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五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成帝建始元年亦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卽其事也

祥公常伯至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群公常伯左右小臣豈有遠見楊朱墨翟異端曲學不知聖賢之業者也方將已下乃自申作賦以諷之意

宏仁惠之虞　虞字對上囿字乃虞人之虞顏李皆云通娛非也

長楊賦　羽獵儗上林長楊擬難蜀父老子雲本祖述相如其奇則相如所不能籠罩麗處似天才不逮也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注七畧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按此明年者班史因子雲自敘之詞七畧誤也

亦頗擾于農人至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長楊之事尤爲荒逸故其詞切

鑿齒之徒　謂陳項也注云六國者非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至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言祖功宗德之盛如此爲子孫者乃僅以多獲夸遠人耶皆述古以諷今也

東夷橫畔　謂高句麗也注云東越者非

使農不輟擾至帥與之同苦樂　解上亦頗擾于農人矣

豈徒欲淫覽浮觀至多麋鹿之獲哉　全是諷

濳安仁射雉賦　極體物之妙雖長卿爲之亦不過爾

恐吾游之晏起至分倦目以寓視　頓挫

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懩　頓挫無此二句義鳥應

機句便接得不生動
擬青顱而點項　用左傳吾志其目也意
出不交戰　帶媒
若乃耽槃流遁至末　以下是諷
班叔皮北征賦　注流別論曰避難涼州時作又漢書曰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按陸機二十作文賦何如叔皮於聖學已造其堂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以行葦爲公劉之遺德必出齊魯之經師注家已不能詳矣
不勞師而幣加　此句指和親即上所謂耀德也
曹大家東征賦知性命之在天至精誠通於明神　儒者之言不愧母師女士矣
敬愼無怠至末　以此書紳亦庶乎寡過矣
潘安仁西征賦　剌取史事爲賦故主於人物稍以征途所歷山川羅絡其中筆力遒壯不累於繁釀　拓宇班氏父子文辭不妨代興所學則非矣　子山哀江南賦體源於此庾賦今事故尤有關係能動人此善變者也
歲次元枵　注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歲在壬子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杜預曰歲歲星也元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元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元枵疑誤也按至今云歲次者誤自安仁此文始然困敦乃歲名非十二辰亦不容曰之爲次
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　以上自敘西征之由
値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　肆叔市朝從五臣注作蹇叔者爲得
于曰汎而惆悵至徒利開而義閉　注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

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
而說彼按漢書高紀顏注中唳作者以陝之曲沃爲成師
所居
寶鷄前鳴甘泉後湧　如此點化甚妙
南有元灞素滻　灞水本名茲水蓋以色得名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至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
安仁再遭斥免既無貴仕幾嬰時戮故發憤喟息於數公
也
扞矢言而不納　矢言直言也注引書非
健子嬰之果決　太史公秦本紀於子嬰之車裂趙高未
嘗不健其決憐其志
造長山而慷慨　注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
陵故通名山陵又漢書曰高祖葬長陵按長山當是山之
本名因山爲陵耳如三秦之說自霸陵以下將何取耶

廢園邑以崇儉　賦專指初陵勿置縣邑事注贅
爾乃端策拂茵至莫二其一　此段起下治長安之事
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吾土謂長安
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　四海之內各擅疆域
王路不通故托於荊山蔽隔也
白日忽其將匿　比漢祚將盡也
孫興公遊天台賦　序優於賦　諸賦此篇最下
雖一冒於垂堂　垂堂之語恐爲不類
鮑明遠蕪城賦　注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作按宋世祖
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悉誅城
內男丁以女口爲軍賞聊蓋感事而賦也　虞炎文集序
云孝武初除海虞令
澤葵依井至心傷已摧　極形容其蕪
寒鴟嚇雛　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

中誤引爾雅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至離宮之苦辛哉　所賦者城宮館只用畧補以寓當時之事

爲蕪城之歌　收出蕪字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　文考名延壽一字子山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蓋中興以來特爲美譚而未有賦者故文考補作也賦出而盛傳於代

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　下文所爲感物而作

觀藝於魯　注藝六經也按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貞學筭到魯賦靈光殿則觀藝者小言之乃學筭數也

爾乃懸棟結阿至若鬼神之髣髴　此段雕刻

圖畫天地至善以示後　此段圖畫

何平叔景福殿賦　此賦似儗東都　亦是諷刺故不取韋卞而取平叔

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　先慮燥濕寒暑而及吳蜀則無譎諫之迹

惟岷越之不靜至夫何宮室之勿營　岷越不寧大營宮室可以待其亡乎固知平叔此賦亦所以爲諷也　以辛佐治傳攷之實與明帝之語陰相搘拄矣

爰有遐狄至彰聖主之威神　魏畧曰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

其祜伊何宜爾孫子　時繼嗣未廣故有斯祝

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　注凌雲層盤名也爲之以承甘露按此則凌雲臺即承露臺耳　魏略董尋諫曰作無益之物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于殿舍

若乃虬龍灌注　宮殿中螭頭吐水卽謂此也
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　夸飾處皆諷也
是以六合元亨至固可翹足而待之　是以二字與上殊
不相屬吳蜀湮滅乃卽所謂翹足而待其言若近乎戲者
愈明其爲諷諫矣
慕咎繇之典謨　注謂康哉之歌也按咎繇典謨指無教
逸欲有邦也今文雖至康哉之歌爲一篇然取義不在此
木元虛海賦　奇之又奇相如子雲無以復加
其爲廣也三句　起得突兀
若乃霾曀潛銷至磥磊山壟　反襯上一段
北灑天墟　爾雅北陸虛也卽北方虛危之宿注誤
宏往納來四句　收得渾淪
郭景純江賦　與海賦才力懸絶
潘安仁秋興賦高閣連雲至此焉遊處　只此四語而不
甚嘗世之想已見乎詞矣
且斂衽以歸來兮　歸來亦有秋興故實不獨淵明也
澡秋水之涓涓兮至末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視此何如
謝惠連雪賦北戸墐扉　北戸謂日南
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　二句括盡
鄒陽聞之至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　少變不欲其直
也
歌卒至起而爲亂　又變
謝希逸月賦委照而吳業昌　旣假托于仲宣不應用吳
事亦失于點勘也
若夫氣霽地表至周除冰淨　數語是賦中警策處曩時
尤賞會後段蓋一時偶有寄托耳
歌響未終至迴遑如失　又頓挫
賈誼鵩鳥賦　此特借鵩鳥以造端非從而賦之也昭明

類編入鳥獸何哉宜與幽通思元同編

萬物變化兮 以下應予去何之

禍兮福所倚 以下應吉乎告我二句

水激則旱兮 以下應淹速之度二句

且夫天地爲鑪兮 以下推而言之以自廣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 言所患非壽不得長也

寥廓忽荒與道翺翔 謂獨觀天地之始

禰正平鸚鵡賦羨西都之沃壤至故每言而稱斯 西京之衰可以再與傷時不復故以寓其意也

顏延年赭白馬賦 體製似班揚

驥不稱力至文騆列乎華廏 先從馬起不泛緊入宋祖

妙簡帝心至有惻上仁 體要淳雅

不蕪

畜怒未洩 此句即起下一段

妍變之態既畢至望朔雲而蹀足 跌宕頓挫

將使紫燕騈衡至敬備乎所未防 此處不可直接馬毙故作此一段虛景兼寓頌美國家之旨得體而有情

天情周皇恩畢 只用六字收住不冗

鮑明遠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虛引舞字

舞飛容于金閣 入舞字

將興中止至遷延遲暮 頓挫

巾拂兩亭丸劍雙止 舞字映襯

班孟堅幽通賦 此文不減賈誼揚雄

里上仁之所廬 里仁謂避地河西

道遐通而不迷 此孔子所謂四十而不惑也

又申之以炯戒 炯戒謂勿墜之語

三欒同於一體兮至信畏犧而忌鵬 言天道必久而後

定惠吉逆凶終爲不爽周貫有激放言非通理也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中明勿墜之義

虞韶美而儀鳳兮至矧耽躬于道真　此言其必通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　通於幽

朝貞觀而夕化兮至訴來哲而通情　謂沒世不朽不啻

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　通字結

保身遺名　保身猶言不失其身遺猶垂也

憂傷夭物忝莫痛兮　臨谷而墜　憂傷夭物則所謂畏

溺自投者也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　性命不可渝也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援葛而登

張平子思元賦仰先哲之元訓兮至縣日月而不衰　六

句破題

利肥遯以保名　肥後漢書作飛乃合象詞無所疑也之

意肥字不知者妄加蜚黃以七啟校之白審然不讀姚令

威西溪叢語未有不反疑古善本爲誤也

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　頂上飛字

占旣吉而無悔兮至穀崑崙之高岡　俞犀月云歷寫遯

象皆合筮詞所謂歷衆山以周流也按筮得飛遯卜遇介

鳥似非獨承筮詞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後漢書注昔夜也衡

此夜夢禾生於崑崙之上卽下文云抨巫咸以占夢含嘉

秀以爲負是也注解皆云昔日夢至今日親往見焉是爲

發昔夢也臣賢謂衡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卽先往東

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暘谷扶桑之地崑崙乃

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

誤耳按此賦後漢書注多出舊注之表當參取而此駁尤

當亟登之

黃靈詹而訪命兮至孰謂時之可蓄　挿入訪夢方不板板四段此文章避直處

答繇邁而種德兮至卉旣凋而已育　謂英六滅而秦趙興也注非

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劔揭以低昂　以下言天路之可通而攀玉階也應前天蓋高而爲澤四句意亦兼有大鳥摩外營天之象也

廓盪盪其無涯兮至臨舊鄉之暗藹　浩蕩無涯一念攸轉此即歸母氏而後寧之意

張平子歸田賦感蔡子之慷慨至與世事乎長辭　不可爲蔡子之苟富貴亦不若屈子之自狷慤此所以超然遠引也

於是仲春令月至懸淵沈之魦鰡　以此爲樂猶求之於外也下乃反而潛心大業求諸內矣

揮翰墨以奮藻至末　道旣不行退而刪述自處陳其規模侯王者之取法

潘安仁閑居賦　旣以親疾輒去復因免官自悔大本旣偏自然乾沒不已方貽慈親以戚矣此賦旨趣近乎子幼南山之詩豈恬退無欲者乎　謝客山居殊多美句不知何以遺之

以俟伏臘之費　注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按伏者藏也陰氣以盛金已潛伏於火中庚爲金可以見其自微而著也舊說未盡其理

孟母所以三徙也　縮太夫人

頓足起舞至孰知其他　只是無聊都非真樂　若以養親爲心則雖天下猶草芥黜免正其所樂又何復用其巧拙之歎乎卒之孫秀修怨太夫人亦詣東市悲夫

司馬長卿長門賦　此文乃後人所擬非相如作其詞細麗蓋平子之流也

得尙君之玉音　今人謂玉音二字本此非也玉音金聲出尙書大傳

修薄具而自設兮　薄具對上飮食

夜曼曼其若歲　五六月間之夜而謂曼曼若歲此昔人造語之妙

向子期思舊賦　不容太露故爲詞止此晉人文尤不易及也

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使晉不代魏二子其夭枉乎故以黍離麥秀興感非使事之迂大也當陳留之後經山陽之國其猶宗周旣滅追溯殷亡矣倒用亦有爲也

惟古昔以懷今兮　曰懷今則所感者不獨呂嵇矣五臣本作人謬

陸士衡歎逝賦愍城闕之丘荒　此以城闕代親故

潘安仁寡婦賦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　寡婦不夜哭二句有語病上文群飛斂翼之語尤非所宜言也

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鄭箋云三良自殺以從死

重曰　重猶亂也本楚詞遠遊篇班倢伃自悼賦亦用之

江文通恨賦　文通之賦自爲傑作絶思若必拘限聲調以爲異于屈宋則屈宋何以異於三百篇也

或有孤臣危涕孼子墜心　注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按此可標舉以爲對法

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　起下自古

別賦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敘悲　贈恨敘悲亦互文

陸士衡文賦　注臧榮緒晉書曰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

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被
徵爲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按此則此賦殆入洛之前
所作老杜云二十作文賦於臧書稍疎也
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此文章之本
漱六藝之芳潤　注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按謂
詩書易禮樂春秋也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尤攷信於
六藝又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以上下文義求
之不當漫引周禮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　二句疑大者得而小者
畢之意
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　二句蓋亦張融所謂文
無定體以有體爲常也
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　二句語意相承注謬
曁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休文韵學本此二句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　防露指豈不夙夜畏行
多露言桑間不可與並論故戒妖冶也
闕大羹之遺味至固既雅而不艶　後之效法陶韋者是也
王子淵洞簫賦　此文了不悉其佳處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至標敷紛以扶疎　上二破簫字下
二破洞字
幸得謚爲洞簫兮至因天性之自然　簫之爲名舊矣獨
以江南之幹條暢罕節故得號爲洞簫爾漢書元帝紀如
淳曰簫之無底者亦失其義　博雅曰大者無底小者有
底亦不以無底得名也
帶以象牙至挹抐擫㩶　觀此八句則比竹之簫也
傅武仲舞賦　故不滅楚人相如之匹
於是歡洽宴夜至雲散城邑　餘波可當一小賦
馬季長長笛賦　何其詞費

昔庖犧作琴至其音如彼　有此乃波瀾潤遠不爲徒作

潘安仁笙賦　嵇之琴潘之笙二賦發端便是文章各各排突前人之法

成公子安歗賦睎高慕古長想遠思　歗字遠致

群鳴號乎沙漠　注傅瓚曰沙土曰幕按臣瓚李氏亦謂之傅瓚不獨小司馬史記索隱爲然

宋玉高唐賦　蘇子瞻謂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此謂之序大可笑按相如賦首有亡是公三人論難豈亦賦耶是未悉古人之體製也劉彥和云既履端于唱序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則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歸餘曰亂猶人身中之耳目手足各異其名蘇子則曰莫非身也是大可笑得乎

神女賦　張鳳翼改定爲玉夢於文義自當不可因其寡學而并非之　姚寬西溪叢語云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靈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玉玉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謂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然則張氏特攘令威昔言矜爲獨得耳　令威語又本沈存中補筆談

其夜王寢至其夢若何王曰　王字俱當作玉玉字俱當作王張鳳翼云

明日以白王至王曰狀如何也　一白分作兩層總避直也

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　此既接以王曰試爲寡人賦之則上茂矣美矣之爲玉曰無可疑者

登徒子好色賦　以戰國策參攷登徒子蓋以官爲氏

曹子建洛神賦　韓詩漢有遊女薛君注游女漢神也洛神之義本於此　離騷我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

植既不得於君因濟洛川作爲此賦托辭虙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造爲感甄無稽之說蕭統遂類分入於情賦於是植幾爲名教罪人而後世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于衆惡之餘以附之楚人之詞之後爲尤可悲也已不揆狂簡稍爲發明其意蓋孤臣孽子所以操心而慮患者猶若接于目而聞于耳也　蕭粹可注太白詩云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洛神則子建倣之而作惟太白知其托詞而譏其不雅可謂識見高遠者矣是前人已有與予同者自喜愈於無稽也

注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按魏志后三歲失父後袁紹納爲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納之于鄴安有子建嘗求爲妻之事小說家不過因賦中願誠素之先達二句而附會之注又曰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流涕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按示枕賚枕里老之所不爲況帝又方猜忌諸弟留宴從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賦其爲不恭夫豈特酗酒悖慢刼脅使者之可比耶注又曰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按數語俚俗不復有文義注又曰遣人獻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按此二句因玉珮明璫之文而附會者然忘其尙有抗瓊珶以和余句何也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　注謂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按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一月廿九日禪代十一月改元黃初陳思實以四年朝雒陽而賦云三年者不欲亟奪漢年猶之發喪悲哭之志也注家未喻其微旨　責躬詩表云前奉詔書臣等絕朝豈緣畧也

還濟洛川　即贈白馬王詩所謂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

梁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旣引古人之言則非實
有所感而特假以托諷明矣
經通谷　注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
谷按此卽贈白馬王詩所謂大谷何寥廓者是也
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　此設爲御者謂植也
踐遠遊之文履　注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
遠遊此言未詳其本按同時人語借以互証當法此注
無良媒以接懽兮至解玉珮以要之　此四句卽用騷經
解珮纕以要言兮吾用蹇修以爲理
嗟佳人之信修至指潛淵而爲期　此四句又反騷經雖
美而無禮之意以明非文帝待已之薄忠厚之至也
執眷眷之欵實兮至申禮防以自持　子建作箜篌引有
久要不可忘義薄終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何所求此六

句意與之同　景初中詔云陳王克已慎行以補前闕則
植之自持者可知矣
於是洛靈感焉至長寄心於君王　子建責躬應詔二詩
表云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黃耉永無執珪
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名至止之日心馳輦轂僻處西館
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蓋文帝雖許其入朝而猶
未遽令見之也故言宓妃雖已感悟而神光離合乍陰乍
陽已猶不得與交接及已長吟永慕哀厲彌甚於是始見
其隨從衆靈徵步而卽我然猶若危若安若往若還已則
望其容華婀娜而至于忘食蓋思之尤甚矣於是宓妃始
命收風靜波屈其尊以相交接良會之難至于如此然旣
朝之後其可必文帝之感悟而常常見之乎故又云悼良
會之永絶也雖潛處於太陰常寄心于君王文帝以仇讐
視其弟而子建惓惓如此不敢稍有怨懟所以雖終不見

用亦卒能自全黃初六年文帝東征過雍邱遂幸植宮爲兄弟如初蓋苟盡我所爲負罪引慝之道君父未有不稍爲感悟者後之藩臣往往以不學無術自郎于誅夷悲夫

恨神人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　神尊而人卑喻君臣也怨植自怨也蓋郎盛年不可再與盛年處房室之意

獻江南之明璫　獻于宓妃也　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以耳飾爲獻蓋望其無如小弁之所謂君子信讒者也

雖潛處于太陰　太陰猶言窮陰自言所處之幽遠也君王謂宓妃以喻文帝也不必以上文君臣爲疑

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　冀得復朝京師而見文帝也

義門讀書記文選第一卷 賦

義門讀書記文選第二卷 詩

長洲　何　焯　屺瞻

束廣微補亡詩　首之以補亡詩編集欲以繼三百篇之緒非苟然而已也

南陔彼居之子　居當讀爲誰居之居猶詩云彼其之子也注以爲未仕者於文義未妥

色思其柔　思柔則愛敬交至矣

由庚蕩蕩夷庚　王伯厚云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二字本於此注誤辨亡論旋皇輿於夷庚同

崇邱倀倀大圜　至于何不養　資生於九壤仰化于大圜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二詩首尾呼應

拯溺由道情二句　道情神理縈拂前後如此則駿烈豐

功非䲧材幸成方是述祖德詩
秦趙欣來蘇二句　獻武乘符堅衰敗克復兗青司豫四
州
遠圖因事止　獻武移鎮東陽於道疾篤上疏云去冬奉
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
遺情捨塵物　與委講攺服呼應所謂不纓塵垢也
韋孟諷諫詩　家父凡伯之流
斯惟皇士　謂天子之命士也注非
時靡不練　言今年長嘗委練也
張茂先勵志詩　漢末東北之士爲學最盛張公此詩居
然有端緒可尋　張公詩惟此一篇餘皆女郎詩也　輕
薄壯士諸篇鮑明遠所祖微過多耳
雖有淑姿八句　應上自舍
養由矯矢八句　以立志言之應上求焉斯至

安心恬蕩八句　以力行言之應上衆鮮克舉
水積成淵八句　此章伸立志下章伸力行應上大猷抽
緒
縲牽之長實累千里　力行中包攺過
進德修業四句　應上先民高矩
曹子建責躬應詔詩表　表與詩俱載本傳　時封雍邱
王　二篇詞義之美漢魏以來不可多見
責躬詩恩不遺物　謂復立爲鄄城王也注非
願蒙矢石四句　此即求自試表之意同氣一體冀可感
動立功報國即不慮此生未可律以自晦免猜之常也
應詔詩騑驂倦路二句　頓挫
潘安仁關中詩　觀晉書孟觀傳所載事甚略此詩可補
其闕　議論奇偉非陸士衡所及
以萬爲一　三國志國淵傳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此因

舊制而諷諫也

情固萬端至伏尸漢邦　此言首虜不實情所常有惟叛酋忽生忽死宜核其實嚴示賞罰以明國之大法尋繹此詩當日廷議于覲太苛于駿太徇故作者特爲平兩人之功罪也

周人之詩至我心傷悲　萬年小醜編戸隸屬非獫狁昆夷之比不足聲歌其事以曜威吾詩特愍民莫而已

如熙春陽　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曹子建公讌詩　何等與象明月一聯賦而比也

朱華冒綠池　西園有芙蓉池

千秋長若斯　結到讌亦以頌終之

王仲宣公讌詩守分豈能違　守分則猶以漢臣自處也結處頌之以同符周公則猶以北面事之也

劉公幹公讌詩　此篇似與子建一時所作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首節自壯敘致亦款曲

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入本題後太促亦絕無勸勉懇懷之語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陵風協極　以上二句例之則極字當指八極非北極也陵風特言其風教之崇高耳

王在華堂　謂成都也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登庸以德二句　此即明聰之實也

貽宴好會　貽疑作怡謂歡宴也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宣遠與康樂詩皆從九日直起都忘此集宋公乃爲孔令出也　中間巢幕無留燕二句亦似與歸者然送孔令終覺太略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康樂較優於宣遠然皆不見宋公優賢孔令知止之美此齊梁間詩人知體要者鮮也　在宥一聯似亦有優賢之意遂海隅亦似以二疏比孔卒章微致不能見幾遠逝之感是其心猶不忘事二姓爲可恥也

顔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　昔在文昭至屏京維服　此會詩爲二藩祖道故兼頌之而并及義康也

於赫王宰　相王者當時語此云王宰於義乃順

蕭魄雙交四句　敘致偉麗

化際無間　卽指二王出牧也

幙帷蘭甸至末　畫流析波點出曲水出濟句收祖二王末以自敘結乃當時體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　巾卷充街　宋書禮樂志國子太學生冠葛巾服單衣以爲朝服執一卷經以代手板此所謂巾卷也注未審細胡三省于王儉事下注巾卷則尤憒憒矣

邱希範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注齊明帝時張謖爲北齊州刺史又五臣本題無張字呂向注希範時爲中郎武帝弟宏爲徐州刺史應詔送之按詩中有匪親孰爲寄之語則五臣本是也　善注又曰集題曰兼中書侍郎邱遲上按集題葢知爲梁時詩　體製未工而有新句

實惟北門重　注引史記黔夫守徐州燕人祭北門謂齊之北門按此徐州從人與郤同乃魯國薛縣也與南北兩徐州無與若引此則趙人祭西門更如何牽合耶

沈休文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大手不重樂遊故只餞席樽上林一句點命師一聯語極深厚　函轘二聯地理不必可尋齊梁詩皆然妄生穿鑿則謬矣結有千鈞力

曹子建送應氏詩清時首　繾綣百折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詩　漫浪無歸等于狂
易　時方貴老莊而見之于詩亦爲創變故舉世推高
子荆魏孫資之孫　骨力甚健與後來孫許不同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　勝地盛遊兼敘景物　擬建安公
讌猶與應氏爲近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
　敘三人更難爲工
舉觴矜飲餞二句　捻集字于王已不略
來晨無定端四句　上二警痛下二如畫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留別鄰里借以自解于徐傳
又變體也　析析一聯直書即目絕去雕飾上句與積痾
下句與寡欲　積痾一聯話別在目
解纜及流潮　去之速
資此永幽棲　居之安

謝元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雲去一聯既有興象兼之
故實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　清便婉轉自成永明以後風氣
上四句總起第三聯指范第四聯自敘送別者所以申道
彼此之情行者居者俱須寫到後人多偏重行者無復依
依如畫矣
夢中不識路二句　楚詞曾不知路之曲直又曰䰟識路
之營營
王仲宣詠史詩　仲宣之詩最爲沉鬱頓挫而鍾記室以
爲文秀而質羸殆所未喻
曹子建三良詩　此秦公子高上書臣請從死願葬驪山
之足者也魏祚安得長　功名一聯是說自家話
左太冲詠史詩　題云詠史其實乃詠懷也八首一氣揮
洒激昂頓挫眞是大手　晉詩中傑出者太白多學之

弱冠首　志欲無東吳　詩作于武帝時故但曰東吳京州廣擾故下文又云定羌胡

鬱鬱首　良圖莫騁職由困于資地托前代以自鳴所不平也　唐劉秩云曹魏中正取士權歸著姓于時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讀太冲詩而論其世可以爲今之不謫而呻者戒矣　世胄一聯横貫地勢一聯上極經緯相雜之妙

段干木首　申前功成不受爵意

濟濟首　謂王愷羊琇之屬言地勢旣非立功難覬則柔翰故在潛於篇籍以章厥身者乃吾師也

言論准宣尼二句　非句法與首篇重複正自竊比子雲耳

皓天首　揚子猶三世不遷栖栖靴戟老死京師向上更有由光至高之行世人豈得爲我輕重哉

荊軻首　又言雖博徒狗屠猶有軼倫之才視碌碌豪右自詫攀龍者方復夷然不屑況吾儕也

貴者雖自貴四句　上二句言在人者輕下二句言在己者重

主父首　此又言士之遇合固自有時顧爲國家計則方隅未靖剏業垂統方待奇才不當棄羣策而任私昵耳

遺烈光篇籍／籍讀爲鵲籍從昔讀鵲乃諧聲陳第以爲當讀爲酌誤矣

習習首　末篇言誠欲俟時而勢利相激幾不可堪自守亦難矣然栖托篇翰亦足自適于後如蘇李之躁動爭光榮於俄頃眾用身危者吾束髮讀書思之熟矣卒非所願也

飲河期滿腹四句　此太冲所以獨得考終異乎潘陸輩也　太冲之於二十四友特以身托戚屬難以自疎然非

有所附麗乾沒讀此足以知其志也

張景陽詠史詩　恬退之人自寫胸臆故其詞亦蕭洒可愛

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歎之檃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冲多攄胸臆乃又其變敘致本事能不冗不晦以此爲難

盧子諒覽古詩　通篇直敘藺生事而結以張弛二字何等筆力疑爲越石從事時見并幽構釁而作耳

謝宣遠張子房詩　從衰周說起議論劇有根柢自神武以下兼敘今事蓋詠古兼應教也時劉裕猶爲人臣瞻之比擬無乃不倫後有採詩者自此以下可以不錄皆凡語

興亂罔不亡　商書太甲篇云與亂同道罔不亡此興字爲傳寫之誤吕向解爲復興于亂道未有不亡謬悠甚矣大抵唐人不信古文故不引以爲注

伊人感天工二句　吐屬不凡

婉婉幙中畫四句　上聯風流次聯壯麗

爵仇建蕭宰二句　并四事爲二句

顔延年秋胡詩　詠秋胡者傅休奕得之　焦仲卿妻詩質而近野此過於文却似少眞味獨取此者與此書氣味協也　題是秋胡詩然重在絜婦今詩中詳敘秋胡宦遊之事而于桑下拒金一事顧略焉體製殊不可解

五君詠　既能自序仍不溢題　五篇簡鍊遒緊後人多方摹擬終不能及

劉參軍韜精日沈飲二句　卽自道其深衷也

頌酒雖短章二句　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以比劉班也

阮始平一麾乃出守　注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按後人作旌麾之麾用非也

向常侍　交呂攀嵇自寓惟陶徵君輩得爲文酒之會眼中于劉班等何有也

鮑明遠詠史詩　不脫左思窠臼其壯麗則明遠本色

虞炎序其集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爲悉之矣　詩至于鮑漸事夸飾雖奇之又奇頗乏天然又不媚于朝廟之製於時名價不逮顏公非但人微也從過舊宮一篇亦自深厚　朝廟之詩不過鋪陳耳故非頗有所短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　妙有起伏非徒鋪敘爲工老杜前後出塞之祖也然此詩有永明緩弱風氣不如子美詩爲俊健　前用飛狐瀚海則後用骨都日逐前用羽書刁斗則後用胡笳羌笛步步相爲映發此永明以後詩體也　曰隴頭曰玉門皆非幽幷地不待梁元帝關山月詩地理謬誤也

應璩百一詩　備體

何敬祖遊仙詩　遊仙正體宏農其變　此詩似爲愍懷太子作

郭景純遊仙詩　景純之遊仙即屈子之遠遊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

京華首　結言雖如夷齊之高潔而猶在風塵之内故必高蹈以遊仙也

青谿首　結言許由且逃堯何況我乃無媒者乎

翡翠首　曹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言我當師赤松友浮邱洪崖終不共此屬比肩也

六龍首　此悲往者之不可悔而思決去也

逸翮首　珪璋以下未喻

雜縣首　首聯只言風至結二句言燕昭漢武不當一聘處仲輩欲以權勢駕馭殆亦愚矣

晦朔首　猶韓子詩云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也日行秋令王誅將至

左太冲招隱詩白雲停陰岡　雲字當從宋本作雪爲更佳

非必絲與竹四句　言其無待外求也

躊躇足力煩二句　始而欲招其出繼乃欲從之遊

經始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乃榛棘塞路則自有美實而莫之採也然而寒泉終非不食王明照之則並受其福矣豈其修己全潔而不見用徒爲心惻哉大器晩成猶松柏後凋誠不爭一時之光榮與當世之好惡故屈伸得以自主耳惠連以下又自明其非一于隱而俟時也艮辰至則相招以出矣　首陽非吾仁言魏晉禪代已在易世之後如我者不當復以自處也

陸士衡招隱詩　疑亦有其二而逸之

至樂非有假二句　至此不自知其平夷而悅懌也

王康琚反招隱詩　俊邁

魏文帝芙蓉池作　丹霞一絶直書即目自有帝王氣象合結語恰似文帝生平也

丹霞夾明月二句　托興與子建公讌詩同寫景亦有雲霞之色

壽命非喬松　收足夜遊

遨遊快心意二句　即君知吾喜否意丕之所見如此其語偷不似民主吳人所以券其不十也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氣象迫促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玩月　曲折層次曲盡玩字之妙首聯泛湖次聯樓中哀鴻一聯歳下風字斐斐一聯歳下從夕至朝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皇心美陽澤二句　結裹有

力

曾是縈舊想　以曾是爲在位亦當時之語

晚出西射堂連障疊巘崿二聯　夕曛陰沈丹楓轉灼留語妙于參差掩映

登池上樓　只似自寫懷抱然刋置別處不得循諷再四乃覺巧不可階　池塘一聯兼寓比托合首尾虬之文外重旨隱躍祁祁二句亦傷不及公子同歸也　池塘一聯驚心節物乃爾濤綺惟病起即目故千載常新

遊南亭　發端先寫眺望所見下只感歎時移一眺字全篇三時移易都已貫注旅館句倒出眺字

藥餌情所止　服餌本以扶衰而藥石不能平情故力所止也

賞心惟良知　良知謂良友

遊赤石進帆　老杜渼陂行奪胎于此波瀾頓挫在數詩中尤爲出格

首夏猶清和　唐人省試命題作夏首

詩附任公言二句　直以鳥獸待人矣如之何其免于天伐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首聯警絕入舟句憺忘歸也林壑二句寫山芰荷二句寫水又林壑二句所謂變氣候

蒲稗相因依　此別一種水稗非秫稗也

慮淡物自輕二句　語近淵明

登石門最高頂　夕息句襯出高頂連巖四句倒補尋字

心契九秋幹二句　此亦旣有寒木又發春華之意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俛視喬木四語可悟畫理

解作竟何感二句　上句結上下句生下二句倒敘方又暗藏不露巧變前規別開奧窔

撫化心無厭二句　化字應解作物字應升長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　較康樂從遊京口北固詩顏謝優劣何啻霄壤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從京口發端文帝此行下詔者三此詩實㮣括其意以本紀參觀而後見其工也　銑注其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

園縣極方望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己亥車駕陸道幸丹徒謁京陵

宅道炳星緯一聯　文帝紀晉安帝義熙三年生於京口盧循之難上年四歲高祖使劉粹輔上鎭京城

春江壯風濤　其還也車駕水路發丹徒故云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唐初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　是年帝始與王元謨謀北伐五州望幸之語延年或以抵其巇乎

彤雲麗琁蓋六句　如此則已盡反乎高祖儉素之德而流連荒古之務矣延年頗侈陳之不已於六義安取焉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　開芳一聯興起下文含采句造語極妙

謝元暉遊東田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詩之所云乃其地也　節候已過強事登望所以見其戚戚無歡也呼應無迹古人所以高　陶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元暉蓋用之結句竟魚鳥之有得而思歸也當塗青山謝朓宅在焉

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首聯從鑪峯生闗起絳氣一聯極體物之奇

日落長沙渚六句　宋史江淹傳景素爲荆州淹從之鎭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游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末章托意賈生蓋示不欲如市賈相求爲同惡也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敎　規撫蒜山詩而峭蒨則過

春光發隴首二句　舉春秋以該四序桂樹叢生兮山之

幽二句中以高下暗對

宿東園　開出宋之問王維風氣

槿籬疎復密二句　前此諸公詩所無

若蒙西山藥　西山東郊相映起結

遊沈道士館　休文五言詩此篇是其壓卷

復古望仙宮　西嶽華山碑云孝武皇帝立宮其下宮曰

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

一舉陵倒景　收足遊字

徐敬業古意詶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　普通之末拓跋

內亂梁武屢命將北伐悱以此時和到溉詩也南史到溉

傳湘東王爲會稽到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徐勉傳悱

在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　上谷北邊郡而

樓蘭在西域齊梁中詩筆地理多不審

阮嗣宗詠懷詩　詠懷之作其歸在于魏晉易代之事而

其詞旨亦復難以直尋若篇篇附會又失之也　注顔延

年曰常慮禍患故發此詠按籍豈徒慮患也哉延年逐詞

以謝逆亟宜其不足知此　所選十七篇作者之要指已

具矣惟其間尚有王子年十五一篇言明帝不能辨宣王

之奸輕以愛子付託最爲深永當時以德施方當明兩之

地嫌于甄錄耳　其源本諸離騷而鍾記室以爲出于小

雅

夜中首　注每有憂生之嗟按籍之憂思所謂有甚于生

者注家何足以窺之

二妃首　此蓋托友朋以喻君臣非徒休文好德不如好

色之謂也　結謂一與之醮終身不易臣無貳心奈何改

操乎

嘉樹首　此詩指趣灼然略無隱避而當時得全者以其不過志于自全避禍非若叔夜之非薄湯武指斥賊臣故也

秋風吹飛藿　傷六族之被夷也

凝霜被野草二句　所謂非一木所能支也

昔日首　此蓋指賈充鍾會輩爲賊臣用事者言之謂禰衡斷喪公室自謂佐命不知行且自及也

登高首　此言人皆有死若苟求富貴者其卒亦蹈五刑車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如夷齊者爲得其所乎王經之母知斯義矣　求仁得仁借曰禍福相倚自取之也甘爲蘇秦李斯之續者彼實見利忘患趨死之不顧吾又何歎哉

開秋首　首聯言典午以臣逼主陰盛而陽微也

微風吹羅袂二句　猶屈子之言獨淸獨醒也

晨雞鳴高樹二句　言巳之居亂世不改其度

平生首趙李相經過　漢書外戚傳鴻嘉後隆于內寵班婕妤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興踰制越禮寖盛于前趙李並稱當指此序傳有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之語注誤也

白日忽蹉跎　明帝崩也

黃金百溢盡二句　貲用雖多儀焉易盡失路故也倒裝句法

北臨太行道二句　司馬氏河內溫人也故上文托三河言之太行在河內之上言此道嶮巇恐不可輕失足也

昔聞首　言古人卽易代失侯可以種瓜食力何事不可固窮欲事二姓乎此又爲雖非黨惡而依違者諷也

步出首　此言惟夷齊爲歸差可自全天下忠臣義士皆

巳斬刈無餘也懿既誅曹爽七族師又殺泰初夏侯諸君子于是魏之肺腑無人矣

昔年首　此言少時敦味詩書期追顔閔及見世不可爲乃蔑禮法以自廢志在逃死何暇顧身後之榮名哉因悟安期羨門亦遭暴秦之代籠託神仙耳

徘徊首　嘉平六年二月司馬師殺李豐夏侯泰初等三月廢皇后張氏九月遂廢帝爲齊王十月立高貴鄉公嗣宗詩蓋謂此也　九月甲戌廢齊王乃十九日是月丙辰朔十月庚寅立高貴鄉公乃初六日是月乙酉朔師既定謀而後白于太后則正日月相望之時也　末句言詩以言志後之誦者致是歲月論我之世則所以詠懷者見矣

還顧望大梁　大梁戰國時魏地借以指王室也

炎暑首　首聯以春秋代謝喻易代　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常道鄉公即皇帝位改元景元月之二日也故云三旬

灼灼首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豈獨名汚青史爲可慮乎末言已寧沒身下位不附司馬取尊顯也　西日喻魏室也磬折忘歸句即君非賈豫州子耶之意

獨坐首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窮途能無慟也　孤鳥離獸喻逃死吳蜀者

北里首　焉見王子喬四句　言輕薄閑遊者不足以見之也注非

湛湛首　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靈侯比曹爽嗣宗爽之故吏痛府主見滅王室將移也朱華句爲私取先帝才人爲伎樂高蔡句謂兄弟數出遊也

遠望令人悲二句　已向謂望此則知春氣不留故悲也按當春而悲則無時非悲者不如向注

謝惠連秋懷詩　一往清綺而不乏眞味

金石終消毀至末　金石丹青方爲憂患之媒故寧無志

而爲目前之適性末云聊用布親串正爲此等之爛熟欲
親厚者味此苦言耳

歐陽堅石臨終詩抱責守微官　以匡正有隟

潛圖密已構二句　勸允事未行

嵇叔夜幽憤詩民之多僻　此引司馬叔游誠祁盈語以
況呂安事也

古人有言四句　生今之世可爲座右銘也　嗣宗至愼
卒得保持非薄湯武徒騰口說亦何爲哉蓋悔之也

曹子建七哀詩　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窮也

明月照高樓二句　明月喻君徘徊比恩之易移而仍冀
其遠照

浮沈各異勢二句　蓋望文帝之悔悟復爲兄弟如初也

賤妾當何依　依烏皆切白詩中猶如此用

王仲宣七哀詩路有飢婦人六句　杜詩宗祖

驅馬棄之去六句　欲棄去而復顧念京師然安得明王
賢伯一拯此患乎

荆蠻首　前詩哀王室之亂此又自傷羈旅也

山岡有餘昳　餘昳之在山比天子微弱流離播遷光曜
不能及遠也

羈旅無終極　與前篇方搆患首尾呼應言亂靡有定也

張孟陽七哀詩恭文遥相望　後漢靈帝紀靈帝所葬者
曰文陵則注中文帝乃靈帝之誤也漢道始衰于安而極
弊于靈故舉恭文言之

潘安仁悼亡詩　悼亡之作蓋在終制之後荏苒冬春謝
寒暑忽流易是一期已周也大功去琹瑟古人未有有喪
而賦詩者　首云僶俛恭朝命後云攸服從朝政又云投
心遵朝命謂釋服而復出也當晉時禮敎已壞然期喪猶
解官行服

荏苒首蔗幾有時衰　反結上文言無時而衰也

躍靈首朔望臨爾祭　禫而後祭也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文帝旣誅徐傅乃追還顏謝及慧琳道人　流連往復字字悽斷

顏延年拜陵廟作　顏詩大抵長于鋪陳　讀老杜昭陵二詩乃歎延年爲陋

幼壯困孤介二句　收轉晩達

謝元暉同謝諮議銅雀臺詩　詩可以怨作者其知之矣前一絶諷充奉園陵之愚後一絶仍歸于忠愛此篇爲兩得之　有哀有歎一味嗤笑味反短矣

任彦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故出傳舍而爲位以哭也　位高年促有哀有諷隱約言表末句仍爲時惜而不徒以其私也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　吕向曰子篤與仲宣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仲宣贈以詩按詩有濟岱語則向所云還會稽者乃憑臆妄撰也

王仲宣贈文叔良　猶有古人贈言遺意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昔我首　元后豐沛之語殊傷詩教

余嬰首　敘致款曲淸利可誦　十餘句所謂告滿百日也

贈徐幹　魏志云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此詩有仰視白日之語疑此時作也步出北寺門或楨方輸作于北寺耳

贈從弟　此敎以修身俟時首章致其潔也次章厲其節也三章擇其幾也峻骨凌霜高風跨俗要惟此等足當之

曹子建贈徐幹　發端言歲月不居與後久字相呼應和氏刖足以明玉而已不能力進偉長故云有慾也然而

彈冠結綬意豈有間哉君其俟時而已

與文自成篇　幹著中論二十餘篇

贈王粲　纚纚得風人之旨

又贈丁儀王粲　魏志曰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此其事也征魯未嘗至長安自陳倉以出散關也注誤　李氏注此詩以爲征張魯時作者蓋以魏志王粲傳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若二十三年西征爲粲已亡故也按文帝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獨不言粲則粲之亡在二十二年之後矣　若作征張魯時詩則權家愛勝謂劉曄請乘蜀新定以先聲下之時曹公不敢與劉氏爭漢中二十四年夏五月引軍還此篇非特爲內諱敗其實固善謀也

贈白馬王彪　小雅嗣音　五言可與此篇匹敵者其昭姬悲憤乎何緣錄此糜彼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按魏氏春秋載此詩極有識與六代論表裏也彪傳是時爲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乃徙白馬

霖雨泥我塗四句　不直言有司禁其同塗而托之淫潦改轍恐傷國家親親之恩也下乃言非我馬竟不能進勢固有不克俱者婉轉深厚

鴟梟鳴衡軛二句　鴟梟豺狼指監國使者

欲還絕無蹊　言欲還憩而不可得也

丈夫志四海　恐彪復以不得同宿止故憂傷成疾故復爲此語以寬之

天命信可疑　不得於君故呼天與前天命與我違反覆相應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　四言詩叔夜淵明俱爲秀絕

浩浩首　洪流則魚龍聚焉春林則羣鳥集焉此謂生才之盛然必待同志而招故思我友朋也

息徒首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二語斷章以取忘字之義蓋諷其勿入軍也

司馬紹統贈山濤　豪健不減劉越石　向謂紹統椅桐桼機寨女並為當時所重然詞旨淺迫有乖君子不知不慍遯世無悶之義後讀彪本傳高陽王睦長子少以好色蕩行為睦所責不得為嗣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博覽羣籍按此則其求知于山公益非獲已不容概譏之也

冀願神龍來二句　非山公莫能當此語

張茂先答何劭洪釣首　結言自處于知足非敢以鎮俗也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邱令僉曰爾諧　百里惡事師錫此摹儗之病也

答賈長淵　鋪陳整贍實開顏光祿之先鍾嶸品第顏詩以為其源出于陸機是也然士衡較為遒秀

吳實龍飛　曰龍飛則非僞也曰攻獻為故主諱銜璧之辱

纂戎于魯　纂戎當引毛詩戎大也

濟同以和　時譏多無禮于太子和同之語蓋有刺也

惟南有金　金以易賈故下云狂狷厲聖自謂侍宿昔相知乃敢云然也注似微遠本義

於承明作與士龍　永安有昨軌二句　永安則猶有昨軌可尋承明則悄然獨往人殊路絶矣二句極淡極悲

贈尚書郎顧彥先　水鄉之士值愁霖而憶桑梓今古同也

朝遊首沉稼湮梁潁　梁國及潁川也

贈從兄車騎　士衡之言如此而終以懷安罹患不能還

守先人之邱墓亦可鑒矣　故藪舊林雙起結但云思鳥
古人詩筆多如此
安得忘歸草　萱草只取能忘忘憂忘歸皆可
贈弟士龍　中四句分首尾合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　發端太遠
子嬰面櫬漢祖膺圖　面膺借對
僞孫銜璧　未有欲稱美其人而斥其故主者以答詩觀
之潘陸固難同價矣
撫翼宰庭　注宰謂駿也宰或作紫非也按楊賈怨敵岳
必不敢代謐爲詩顧及之也下文廊廟惟清即指誅駿事
作紫爲是
潘正叔贈侍御史王元貺　膏蘭孰爲銷二句　遙呼結句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　深婉得陳思一體
麟趾邈難追至末　言二人並貴公子早歷華要自覩非

其匹也以尸素自謙實亦諷之我雖不以戚屬之故介爾
並進然退耕于野亦望王道清夷可以獨樂惟汝二人身
侍省闥當懼不稱其服勉盡職業耳
郭泰機答傅咸　按詩乃贈傅非答也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佳麗良可美二句　奈何先薄待
其夫耶此等最乖詩教　因其夫之思已而以此明其感
恩則固無害于詩教矣若爲怨望之詞即不可也本集謂
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此但錄其答詩故耳
浮海首總章饒清彈　後漢書獻帝紀總章始備八佾之
舞注云總章樂官名古之安世樂是女伎兼領于總章耳
王僧虔論三調歌今之清商實由銅雀然清彈謂清商樂
也
答兄機　注士衡前爲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按
選詩者偶分兩卷耳遂以爲贈答異時固哉李叟之爲詩

也

答張士然·通波激枉渚　陳浩然杜詩注曰此詩枉渚以斜曲爲義非武陵湘潭之枉渚蓋用士龍此詩中枉渚二字善注非李周翰謂曲渚者得之

劉越石答盧諶　書詞慷慨有建安諸人韻詩則二雅之變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　注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按所謂陽九之義只如此注漢書者失之

埤儀舟覆　即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

逆有全邑四句　夏落冬敷不忍斥言故用此也其一既言晉朝則此無完都者乃指晉陽之陷也下其三忠陷孝隕俱並承上二章言之

逸珠盈椀　珠即謂竹實

重贈盧諶　慷慨悲涼故是幽并本色　越石時爲匹磾所幽故有白登鴻門之語前史所謂以張陳激諶者也下二聯則謂所志惟在輿復晉祚比績桓文不計黨讐欲諶深達此意于匹磾使其顧念前好同奬王室我終不以被幽爲恨如小白于管仲何嘗閒從前射鈎之事也

盧子諒贈劉琨　書中云貢詩一篇此贈字後人所題書詞非不翩翩但多陳言耳

濬哲惟皇　注謂懷帝也按當指愍帝

三台摛朗　時琨爲司空故云

王室喪師　注爲劉聰所敗也按此乃用殷之未喪師

妙哉蔓葛　古妙與眇通

契闊百罹　毛傳契闊勤苦也

尤彼意氣使是節士　注云尤而使之按此文義乖違甚矣若云尤其爲意氣所使差爲可通當如五臣本作猶是

爲允

每憑山海二句　言巳往依段氏亦志在獲雪讐恥如土壤細流憑山海以成高深用以少謝存没也山海似不專指越石言之

收跡西踐衛哀東顧　西謂并東謂幽

承此衛飈　以喻已之不能固畱非喻亂

亦志厥餌　注以餌爲筌則當從荃如司馬紹統之訓然自宋本已誤從竹

先民顧意六句　此一轉尤變化

肝膽楚越　注謂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按楚越之語必當時有以譖之去而議之者故下文謂惟大觀如越石乃能信其不二也若帝王大志之語唐時所修晉書紀載甚明似可爲據亦不得截取臧書以牽合被謗

贈崔溫李牧鎭邊城四句　李牧趙奢即指越石鎭并州而言亦衍

徒頌飛子御　飛子葢指越石言之

倪寛以殿黜至末　倪寛何武應前賢士風　言朔鄙多俠自古以武健爲理謂地固宜然自惟短弱欲於喪亂之後與之休息寛其賦斂簡其擊斷雖入非倪何素志若此顧非我良儔莫之訴也

答魏子悌俱涉晉昌艱　注引王隱晉書曰惠帝以燉煌土界濶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匹磾爲此職諶在匹磾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按晉昌艱即指越石晉陽之敗越石父母爲令狐泥所害諶父母兄弟亦爲劉聰所害陽與昌音相近傳寫誤也　晉雖設晉昌護匈奴中郎將考匹磾生平未爲此職安得而附會之況晉昌乃燉煌所分遠在隴右而匹磾方爲幽州

刺史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謝宣遠荅靈運　後半淺促

於安成荅靈運華萼相光飾　唐時華萼相輝之樓本此

萎葉愛榮條二句　與發端相應

復禮愧貧樂　謂康樂

窈窕承明內　注靈運謂秘書監故云按靈運爲秘書監在嘉元中義熙時乃秘書丞也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　凊便婉轉此等詩亦復憲章陳王但比之康樂爲差弱耳

今宿浙江湄　入西陵

屯雲蔽曾嶺二句　重在康樂故至此始入遇風

西瞻興遊歎　應邀送

東睇起悽歌　應念離

積憤成疢痗　積字收盡全篇欵曲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此等詩眞初日芙蕖

偶與張邴合二句　見本志固在舊園所謂情素也

焚玉發崑峯　謂盧陵

如邛願亦愆　穿漏一筆

長與懽愛別　對顏范

閩中安可處　東越郎號閩中猶言蠻中也

事蹟兩如直四句　謂中間得還東山

感深操不固　中仍乖張邴之微尚

曩基即先築四句　如話

雖非休憩地　對東山

息陰謝所牽　謂終還東山不更扳纏也

探懷授往篇　往字收盡今昔

酬從弟惠連　陳王緩步謝公同行獨冠元嘉不當以其模山範水

逼眞贈白馬王篇

巖壑寓耳目　反覩下句

辛勤風波事二句　括盡小謝一篇

顔延年贈王太常　方流圓折九泉丹穴國華朝列邦懋鄉耆拉雜而至亦復何趣

庭昏見野陰二句　近野先暝遠峯忽明二句連看咏雪獨絶郎寓遲王之至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側聽風薄木二句　頂上獨静和謝監靈運　和還舊園作也　顔詩中最淸新之作要非謝匹

弔屈汀洲浦六句　謂謝在會稽始寧

何用充海淮　淮從濰省惟唯維皆可讀陳芀以爲當讀熙非是

謝元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結構何迢遰　從高齋起

已有池上酌二句　入閑坐以下是答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元暉俊句爲多然求其一篇盡善葢不易得如此沉鬱頓挫故是壓卷之作　元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等語鍾記室抑揚之詞不可據也其名章如此詩尚揮援未盡耳

大江流日夜二句　江流不返故憶西府而心悲耳

秋河曙耿耿　淒斷

引領見京室　起高翔

思見昭邱陽　西府

風雲有鳥路　以下自明不得已而去西府也

常恐鷹隼擊　謂王秀之輩

訓王晉安　注晉安郡太康三年置郎今之泉州也按唐初泉州今之福州

廬韓卿奉答內兄希叔嘉惠承帝子二句　帝子王孫皆

指竟陵下又照銅龍乃言遷官平津孟嘗始指王晏

歸來翳桑柘二句　言中間罷歸又歷溫凉注非

相如惡溫麗　注引西京雜記云長卿首尾溫麗按西京雜記梁時書不當以注齊詩也爲溫麗二字無攷耳

范彥龍贈張徐州稷疑是徐方牧八句　流風迴雪託室固最得其如此

恨不具雞黍　恰是范張當家事

古意贈王中書搏飛出南皮　南皮以魏文比竟陵王子良也結句亦有諷其勿知小謀大之意

任彥昇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此當是之新安途中作結句索漠宜乎不反

潘安仁河陽縣作　安仁氣質高于士衡數倍陸蕪潘靜故是定論也

登江中孤嶼　放眼江天脫屣遺世與象殆欲參靈

江南倦歷覽二句　南北起中字

亂流趨正絕二句　妙在上句一頓　舟行兀兀忽推蓬遠眺心目俱曠敘寫生動

表靈物莫賞二句　景物靈曠尚莫能賞況埋照而蘊眞者乎

初去郡貢公未遺榮　貢禹終爲當世所縻卒于御史大夫之官故曰未遺榮也

牽絲及元興　注應璩詩曰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按此牽絲二字用之郎署尤妙

野曠沙岸淨二聯　耳目心神爲之爽易極有初字與味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羽人絕髣髴　羽人謂華子期

恒充俄頃用二句　張銑注少時爲樂不足爲長久之事於文義較明

徼身首連陪厠王寮　連五臣本作遊言在陪臣之列也

今掌河朔徭　謂爲河陽

顏如樆石火二句　慷慨

日夕首朱博糾舒慢六句　晉初綱紀不立豪貴奢僭論

政者欲糾之以猛安仁則謂民和而俗自化終前篇示民

不佻之意

陸士衡赴洛詩覊旅首撫劍遵銅輦　注銅輦太子車飾

按長吉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輦用此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實自寡昧語涉儲隷必見甄錄

當時欲侈爲美談耳

元晃無醜士二句　語太陋

陶淵明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作　第五句入始字

終反班生廬　終字反對始字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注沈約宋書曰所

著文竟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按集當云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詩自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穫稻一篇外無復書者丙辰義熙十二年也又三年己未恭帝立改元元熙又一年庚申六月宋代晉改元永初　塗口一作塗中按塗當爲除郎滁字也

謝靈運過始寧墅　自然流出

且爲樹枌檟　以示老死不出亦所以息徐傅之猜也

富春渚且汲富春郭　且汲當從宋本作旦及

遡流觸驚急六句　皆托意徐傅

平生協幽期至末　既以重險比執政之見排復言適協本趣固非干木季友所得輕重萬事零落則終於無復當世之志曲折三致不卑不激

七里瀨遭物悼遷斥二句　上句結上下句起下

義門讀書記第三卷 文選 詩

長洲　何焯　屺瞻

顔延年北使洛　擬士衡赴洛詩與下還至梁城首在顔集中亦爲清拔

還至梁城作　擬赴洛道中作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清壯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　字字清新句句奇

登艫眺淮甸　一頓妙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次聯固自警絕然其得勢全在首聯出字向字無不貫注

既懽懷祿情二句　上句是之郡下句是出江

雖無元豹姿二句　之郡收　以廉節自厲使事無迹

休沐重還道中　還卬歌賦似二句按還卬義取家徒四

壁言遊宦以來有相如之四壁無袁紹之兼輛所以思歸
耳重闈之戀非其誠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首聯可作用事之法次聯三山在
金陵西故向晚而西顧之日轉明也
喧鳥覆春洲二句　喧鳥雜英以比當日得路之人去國
已可悲況滯淫而佳期不可必乎
邱希範旦發漁浦潭　步趨康樂而未届精微所工特模
範間矣　體物工矣興象不逮　杳障下插出村童埜老
一聯與櫂歌鳴鞞縈拂則結處坐嘯臥治氣脉皆貫穿生
動然後模山範水亦紆餘不直矣　邱方出守永嘉未容
先事遊覽也峰傾嶼難傍五字不惟叙致窮折亦可隨勢
脫卸出後四句書家所謂意在筆先也
沈休文新安江水至淸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休文素
被文惠太子親遇鬱林隆昌元年由吏部郞出爲東陽太

守此詩蓋不能無望于中矣
淸濟涸無津　續漢書郡國志温蕪子所都濟水出王莽
時久旱枯絕非用吳越春秋事
紛吾隔囂滓　隔囂滓自言此生辱在泥塗也注非
寧假濯衣巾　假當從文苑英華作可爲是乃與隔字相
應無斥京師爲囂滓之理也
王仲宣從軍詩　按詩所言亦不止二十年事當是二十
一年從征吳時作也
徒行兼乘還二句　如此何異作賊何如昌黎士飽而歌
馬騰于槽八字爲有雅頌風格也　詩取紀實亦不爲病
孰覽夫子詩二句　建安二十一年操進爵爲王殺中尉
崔琰斥尚書僕射毛玠當時必有高蹈以避禍者故粲之
言云
凉風首戒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魏志建安二十一年

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

朝發首　許歷爲完士　史記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完當作軍傳寫之誤也善以爲全具張銑又解爲凡士六臣之庸妄如此　司馬貞史記索隱載江邃解完士之語云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亦復過於迂曲然相仍作完固已久矣

悠悠首　上半篇皆反與譙郡激射

顏延年宋郊祀歌　不採錄漢郊祀房中諸篇者與此書文體不相入　雅與題稱麗不病蕪揚班儔也康樂亦復不能兼

古辭飲馬長城窟行　兩地難會面兩情終如一輾轉生出結句長字

綿綿思遠道　伏長字

枯桑知天風二句　桑常經風雖枯猶知之水常經寒冽

海猶知之若新少年不通人情各自媚悅於君子誰爲我言離思之苦乎

客從遠方來　應前遠字

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亦先尊者而後及已私　長相憶應前思字

長歌行　何等筆力

魏武帝短歌行　猶是漢音　宋書明明如月一解在呦呦鹿鳴之上斯爲文從字順　觀後半則發端乃傳所謂古之王者知詩命之不長故並建聖哲蓋此詩之旨也

何以解憂　反言之也

唯有杜康　說文帚字下注云古者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

苦寒行　此篇征高幹時作

魏文帝善哉行　丕他日詩云壽命非喬松誰能得神仙

遨遊快心志保已終百年其言如此其偷也復有子孫黎民之遠圖哉　詩以言志文帝之志固已荒矣風俗衰敝不待何晏王弼之徒出也

高山有崖二句　崖與枝以比氣類之同注非

燕歌行　秋風之變七言之祖　魏世已作燕歌行十六國之機兆動矣極于梁元帝而文武之道盡于江陵之敗

曹子建樂府詩　四篇不無托寄一一牽附反失之矣

箜篌引　此篇亦長歌短歌之義

置酒高殿上　高殿猶高堂

美女篇采桑岐路間　豳風之采桑者女公子也故以自比

珊瑚間木難　上云明珠交玉體則珊瑚當從廣雅木難廣雅其色黃出東夷

行徒用息駕二句　用羅敷詩中語

借問女安居二句　不惟其才身又托在親藩非若幽陋難於上達豈宜反見遺也詩靜女俟我于城隅傳云以言高不可踰

盛年處房室二句　植求自試而不得故其言云

白馬篇　此即所謂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者也

仰手接飛猱二句　倒裝句身俯則馬馳故迎于前也

名都篇　結處四句言不能垂功名于竹帛而徒游戲以須老爲可歎也

石季倫王明君辭　逼似陳王　此詩可以諷失節之士

序匈奴盛請婚於漢　時陳湯斬郅支傳首呼韓邪單于復入朝非薦女和親也强盛請婚殊乖本事後世作者多謬宜也

昔爲匣中玉二句　世之不安爲匣中玉而甘心爲糞上英者多矣如昭君自向掖庭令請行其鑒也

君子行　語甚質直却近于風雅　前三聯君子之事後
三連則聖賢之歸前則自律之嚴後則與人之周也
瓜田不納履　邱光庭兼明書云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
曲禮曰俯而納屨正義曰俯低頭也納猶着也低頭着屨
則似取瓜故爲人所疑也履無帶着時不必低頭故知履
當爲屨傳寫誤也
陸士衡樂府　數詩沉着痛快可以直追曹王顏延年專
寫彷其典麗則偶人而已
猛虎行　起手反古詞之意宋人翻案實祖述於此　自
日歸功未建以下所謂多苦心也末云俯仰愧古今惟恐
有愧於俯仰所以一食息而不敢苟也
君子行　較之古詞尤爲深切　去疾苦不遠二句此即
發明古詞不處嫌疑間之意乃下所謂近情苦自信也禍
鍾有兆以下言天命之不可知禍來誠無所避人事可以

自主猶可無愧于心傾冠之難掩于朗鏡皆自取之是以
君子常防未然豫遠疑似於兆端未著之時卒能自求多
福順乎夷簡之天道也注家未暢作者本意
從軍行胡馬如雲屯　應北戍
越旗亦星羅　應南陟
豫章行遠節嬰物淺　遠節謂向時
飲馬長城窟行　後惟老杜前後出塞可以追配之
未德爭先鳴　左傳師克在和故以爭功爲末德也
門有車馬客行　悲涼古直
君子有所思行　此君子以戒有位者也　以此與鮑明
遠相較則遺山詆士衡爲布穀真不知量也
齊謳行南界聊攝城　南字必爲西字之誤而李善必爲
曲說以解之何哉
長存非所營　師尚父桓公之業所當及時自勉長存非

所營也
悲哉行　緣情綺麗斯爲不負　此入洛之後爲北士所
輕而賦
長秀被高岑　秀樂府作莠亦澗松山苗之意
傷哉遊客士　遊客樂府作客遊然似與發端遊客二字
相應也按宋本亦作遊客
吳趨行　曰昌門曰吳邑所歌專在一縣不爲吳郡作也
泠泠祥風過　祥當作鮮江淹雜擬許徵君自序詩注中
引此句作鮮風樂府及吳郡志皆作鮮如詩度其鮮原之
鮮詁爲善風亦與泠泠相貫慶雲恰對
王迹隤陽九　以下言昔惟爲侯國今乃出天子也
矯手頓世羅　世羅猶言世變也呂向注以爲舉手下羅
天下英賢而用之亦非也
禮讓何濟濟二句　收泰伯季札密緻

短歌行　華不再陽　華日華也
豈曰無感六句　忘憂所以合歡無荒所以知節
日出東南隅行或曰羅敷艷歌　注引崔豹古今注羅敷
爲千乘王仁妻採桑于陌上趙王見而悅之欲奪焉羅敷
作陌上歌以自明按詩中不見自明之意玉臺只題爲艷
歌行
照此高臺端　高臺指在上之人此刺晉之無政淫荒遊
蕩王公以下皆不能正其家當以令升之論同觀與羅敷
本解殊旨
塘上行　注古詞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
按以本詞爲甄皇后造者近之
謝靈運會吟行　會謂會稽也吟猶咏也　擬吳趨行
樂府詩宜讓明遠謝公不嫻斯體他章亦無可觀　曩疑
吳趨行既述泰伯仲雍之化復述大帝剏業四姓夾輔所

謂樂操土風也靈運此詩旣序大禹及句踐舊蹟當舉永嘉南渡名臣將相出於會稽以徵邦彥之盛且文靖常居會稽而獻武又爲內史乃皆畧之未免舉典而忘其祖後細玩詩中亦故有微旨首敍禹功及句踐伯業不敢忘其在上者也自范蠡以下皆客遊之杞梓則所以增土風之重固隱然在南渡諸賢矣不明言近事恐一摹白項烏張其喙耳往時於斯藝實粗致滋妄議

會吟自有初二句　會稽以大禹得名

兩京愧佳麗八句　會稽之初安得有此

梁鴻去桑梓　事止於明帝時則吳會未分之始也

鮑明遠樂府　詩至明遠巳發露無餘李杜元白皆從此出也　鍾記室謂其含景陽之俶詭兼茂先之靡嫚知之最深然亦具太冲之瑰奇」太白退之學鮑處多他家則求味兼採耳鮑不及謝行路難諸篇却是七言之祖與此書之體不合故未甄收

東武吟密途亘萬里二句　語極奇然烏有是理

將軍旣下世八句　波瀾甚濶巳爲老杜啟行

腰鎌刈葵藿二句　晦翁謂此二語分明說得個倔强不肯甘心之意

棄席思君幄四句　言欲如晉主之不捐棄席田子之不棄疲馬也文義本明注者自擾

結客少年場行　結語作悔艾之詞於詩教合矣

東門行　直追十九首又近景陽　鮑詩中過事夸飾奇之又奇顧少餘味此篇佳處乃在眞朴也

一息不相知二句　驚心動魄

苦熱行　可敵景陽苦雨

白頭吟世議逐衰興　恒言興衰倒作衰興與韓詩用字多如此

放歌行　八篇之中此作無愧風雅矣

小人自齷齪二句　即下所謂遲迴也

夷世不可逢二句　曠士所懷則如此也

今君有何疾二句　結得婉有味外味

升天行　似景純

解玉飲椒庭　解玉謂服玉屑

繆熙伯挽歌詩　注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接五百人不難自殺乃至不敢哭耶周奈何以小人之腹量君子　風俗通義言漢末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欙酒酣之後續以挽歌又後漢書周舉傳陽嘉六年三月上巳日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於洛水酣飲極歡及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蓋漢末尤尙之故魏武父子皆有此作論其出拔莫過陳思王首錄熙伯拘限本詞也

謂挽歌始于田橫賓客恐亦不然纂文云薤露今之挽歌也宋玉對問已有陽阿薤露矣推而上之左傳哀十一年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注云送葬歌曲莊子亦有紼挽之文司馬紹統注紼引柩索也挽哀歌也　詞極峭促亦淡以悲

陸士衡挽歌詩卜擇首　按虞殯本謂啟殯將虞之歌此爲得其本意也

殺子非所能　此用芊尹申亥事

雜歌　荊軻漢高祖二歌不可以詩格論

劉越石扶風歌　此詩疑爲段氏所幽而作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擬怨歌行　陸士衡之樂府雖本前人之意實能自[illegible]氣所以可尙韓卿生永明天監之時而規橅前人略不能自出新意豈非所謂失肉餘皮者乎

古詩十九首行行首胡馬依北風　比興下所謂顧返也

浮雲蔽白日　風刺

努力加餐飯　忠厚

青青河畔草首　草與蕩子柳與美人

昔爲倡家女二句　昔爲倡家女閉之總章晚嫁復遇蕩子則是終身不諧也

西北有高樓首誰能爲此曲二句　水經注引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明月皎夜光首　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下孟冬寒氣至則爲夏令故古詩非一時一人之詞也

秋蟬鳴樹間　自比如秋蟬之悲吟也

冉冉孤生竹首　孤竹是興女蘿是比劉彥和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

迢迢牽牛星首脉脉不得語　脉當從見從目亦可通從月則乖其義廣韻嗼字下箋列此作嗼嗼不得語

迴車首榮名以爲寶　榮名以名之不朽爲榮也彥曰人貌榮名

驅車首萬歲更相送六句　深言之卽退之謝自然詩不越此矣彼儒者之文詩人忌語切耳

去者日以疎首　此亦當時緋謳也

生年不滿百首　唐李石爲文宗說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會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乎

孟冬寒氣至首　月令季秋命有司曰寒氣總至其皆入室康成曰總猶猥卒也此篇則夏時之孟冬矣

李少卿與蘇武詩　子瞻辨蘇李之詩皆爲後人擬作然

固非曹劉以下之人所辨也
良時首長當從此別四句　已自知當別而惜良時之不再忽復忘己身之莫可偕往也
嘉會首　幽咽怨亂
臨河濯長纓　羡其揚名匈奴功顯漢室也
獨有盈觴酒　容齋隨筆云盈字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東坡云後人所僞爲可信也
携手首遊子暮何之　遊子陵自謂也暮字與第一首中欲因晨風發晨字相呼應何之者言我欲乘風送子然君臣之義已乖將安歸乎徘徊終日遂已別隔生死
行人難久留　行人謂武也
安知非日月二句　此設爲子卿慰之之語
努力崇明德二句　自悲無可奈何而祝故人益崇明德也

蘇子卿古詩　子卿歸以始元六年庚子少卿死以元平元年丁未又十五年神爵二年辛酉子卿年八十餘病卒注甚疎
骨肉首昔爲鴛與央　指同仕漢庭時
今爲參與辰　左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日尋干戈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杜預注后帝堯也辰大火也
邈若胡與秦　指同在匈奴時　注胡秦之義猶胡越也按史記大宛列傳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當時塞外謂中國人爲秦人猶魏以後謂之漢人也胡與秦中外之辨非胡越比
我有一樽酒四句　胡秦既判知復何言然子雖爲遠人而故者無失其故惟有樽酒之贈用舒其憂以敘昔年同仕漢庭之舊意也　言我與子昔爲朋友今各事敵國矣

惟以離別之故盡晉時之歎洽耳
黃鵠首何况雙飛龍　退之雲龍之喻本此
念子不能歸　反應請爲遊子吟
願爲雙黃鵠二句　言本願固爾其如子自不可歸哉
結髮首　上篇言念子不能歸此復動以吾君之舊恩而
冀其復來歸也
參辰皆已沒　言將旦也晨起踐嚴霜則卽路矣自有次
第
行役在戰場　謂少卿也
生當復來歸　家雖被戮天不可讎沒身異域所謂一慚
之不忍而終身慚矣故旣云念子不能歸仍招其復來歸
也
燭燭首征夫懷遠路二句　征夫憚遠遊子戀歸則不顧
蒙犯霜露也

寒冬十二月　漢書本傳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則與
少卿詰別在五年之冬也
俯覩江漢流二句　江漢浮雲一去不復返一分不復合
以比離別不得以地非塞外爲疑
隨時愛景光　少卿詩曰皓首子卿報以隨時亦不欲其
沒身異域示之以不可長也
張平子四愁詩　四愁之作所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者也自東而南又自西而北言終歲愁望以四方比四時
也
一思首欲往從之梁父艱　注梁父喻小人按梁父似不
得喻小人若以泰山比王朝梁父比河間亦得但難例之
下三篇耳
二思首我所思兮在桂林二句　注舜死蒼梧葬九疑故
思明君按惟美人謂君耳若泰山桂林指明君則漢陽雁

門將何以解之
王仲宣雜詩風飈揚塵起二句　謂值衰亂而獻帝播遷
也
劉公幹雜詩　人不當如晉人之虛薄然覊鞅官人讀此
詩如六月北窻下涼風至也
釋此出西城六句　所謂公幹有逸氣於此見之
魏文帝雜詩　注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按子桓
不從西征集云枹中作者亦後人妄加也
漫漫首　俯視一聯淸新萬古
西北首　此篇恐子建奪嫡而自言欲爲泰伯而不能也
南行至吳會　注當時實至廣陵按旣云至黎陽作則非
自謂征吳而至廣陵也　吳會陸務觀以爲吳郡與會稽
也按秦置會稽郡治吳故謂之吳會吳書朱桓傳除餘姚
長遷盪寇校尉使部伍吳會二郡此吳會爲吳與會稽之

明徵
曹子建雜詩高臺首朝日照北林　注朝日喻君此言是
也其他太繁雜反入於晦　孤雁南飛以下言欲附書以
達意耳
南國有佳人　本詩漢有游女故曰南國
嵇叔夜雜詩與爾剖符　剖符乃同樂之意不謂仕也
傅元雜詩　亦只隨人作計然自淸麗
張茂先情詩　二詩疑爲荀馮所搆而作
曹顏遠感舊詩　淺薄無餘味　殷領軍誦之而泣下蓋
各有所感耳
廉藺門易軌　注引史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
車避匿云云按因廉公客去之事并藺牽連及之不用相
避事也
素絲與路歧　素絲應前奪移路歧應前易軌

褎道彥雜詩　擬仲宣從軍

張季鷹雜詩嘉卉亮有覩二句　胸懷本趣

張景陽雜詩　胸次之高言語之妙景陽與元亮之在兩晉蓋猶長庚啟明之麗天矣　詩家鍊字琢句始於景陽而極於鮑明遠　於建安能者而外復變創斯體鍾記室品目之云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不為妄歎也

大火首　骨氣挺拔不徒工於造語

忽如鳥過目　身輕一鳥過蓋本諸此

朝霞首叢林森如束　鍾記室所謂巧搆形似之言

昔我首邑人皆下節　下節似擊節之意

朝登魯陽關首　文中子曰與其居險而運奇不如宅平而無為亦景陽此詩之趣也

陶淵明雜詩結廬首悠然望南山　望一作見就一句而言望字誠不若見字為近自然然山氣飛鳥皆望中所有非復偶然見此也悠然二字從上心遠來東坡之論不必附會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不為高格後半尤穢褻

擣衣詩　簪玉鳴金無乃不類　結語托意高妙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孟夏非長夜二句　此本楚詞之意而反用之蓋楚詞所謂晦明若歲者乃言秋夜之長望夏夜之短而不得也

齋中讀書懷抱觀古今二句　起下達字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茂林詩　所引楚詞參觀王逸注乃知此詩托意之遠

庶特乘日用　特當作持用當作車以日為車而遊六合之外則屈子之遠遊也

謝元暉始出尚書省　與下直中書省一首皆祖述顏光

祿
防口猶寬政二句　言昭業凶暴防口尚爲寬政朝士懼
禍者餐荼亦如薺也善注全乖文義劉良注得之
黃旗映朱邸　明帝爲揚州刺史輔政
直中書省　結語亦學公幹
風動萬年枝二句　承上彤庭　萬年枝卽詩山有杻疏
中所謂萬年樹葢檍也
玲瓏結綺錢二句　承上紫殿
紅藥當階翻　從宏敞生來
蒼苔依砌上　從陰陰生來
春物方駘蕩　三輔黃圖駘蕩宮言春時景物駘蕩滿宮
中也
觀朝雨　元暉之言如此而卒不免自蹈暴腮之禍者葢
淸雨曉涼萬慮俱息能戰勝俄頃之間而不覺旋惑於富

貴之途也行之維艱亦可悲夫
戢翼希驤首四句　是戰　卽所謂貧賤常思富貴富貴
必履危機者也
郡內登望　晦翁賞寒城一以眺十字以爲有力
借問下車日二句　逼出登望　言匪直數月而已經歲
故下云心已極魂屢遷也
山積陵陽阻四句　是郡內
結髮倦爲旅　爲旅二字起末句避世之意王弼云仲尼
旅人則國可知矣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孫權嘗都武昌復徙建業　無
句不妙然比之前人意味力量自殊此退之所以并掃齊
梁也　鮑明遠太麗謝元暉太工皆求勝前人而反不及
鵠起登吳山　吳山顏氏家訓作吳臺爲姑蘇也
鳳翔陵楚甸　紫入武昌

文物共葳蕤二句　葳蕤葱蒨與下故林一聯借映
從賞乖纓弁　亦切楚事
頁書限聞見　注頁書謂伏詩按下芳音乃謂伏詩注非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向疑何以不用苻堅八公山草木
皆疑晉兵事豈王詩已及之耶王詩今不傳細玩詩中已
用宗袞此事何必瑣屑又晉書中以爲禱於蔣侯而然固
宜在所棄也
西距孟諸陸　注孟諸澤在八公山東按睢陽乃今歸德
八公山在今壽州則孟諸在西也
長虵固能翦二句　注長蛇喻融夆鯨喻堅非也蛇鯨總
謂苻堅耳
和徐都曹曰華川上動二句　川上承上蒼江草際承上
青郊　二句妙是昧旦即目
和王主簿怨情掖庭聘絶國四句　是怨

花叢亂數蝶四句　是情
生平一顧重二句　如此說怨情方見身分力量
沈休文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小庾以降必無此力量
一詩中戶隙樓闈軒門房七事可抵小賦　三四一大一
小五六一憂一樂七八一高一下　高樓一聯自小庾至
玉溪皆奉爲使事之法
夜靜滅氛埃　頂華字
方暉竟戶入二句　頂滅氛埃　說文閒字下云隙也從
門從月注當引此
高樓切思婦二句　以思婦自比以上才比思遠　劉彦
和曰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思婦上才
一憂一樂理殊趣合者也　又從細處寫
網軒映珠綴二句
清光信悠哉　收足華字悠哉二字括盡達曙事

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結有萬鈞力

詠湖中鴈詩　闔葵湖雁詠物之祖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東出千金堰　頂洛陽

西臨雁鶩陂　頂長安

清晨戲伊水　頂洛陽

薄暮宿蘭池　頂長安

寧憶春蠶起四句　諷刺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擬古十二首遠不如樂府十七首

擬今日良宴會首　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華亭鶴唳復可得聞乎

張孟陽擬四愁詩　集是四首昭明欲備儗詩各體遂錄其一亦編集文章變例也

陶淵明擬古詩　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傅謝惜不早聞斯言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當是與廬陵周旋時所作惟陳徐二詩爲可觀　首篇眞副君語矣不在貌似也儗古變體

序建安末　末當爲中　按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二十二年事也

魏太子首　栢梁發唱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起手從此出也　起二句有蓋世之氣結句縕藉有餘味

王粲首　此篇自比

公子特先賞　注公子謂曹植非也公子明兩皆謂子桓

既作長夜飲二句　言終于此而已矣自傷止以文義見賞不參權要如仲宣在建安中也

徐幹首　棲集建薄質　李周翰注中有延及之語則建者逮字傳寫之誤也

永夜繫白日　以注觀之繫字當作繼如五臣本此又以
音同傳寫誤耳
劉楨首貧居晏里閈六句　言適當本州不能遠引
旣覽古今事佪　注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按非此意
也言古今逢亂失所何事不有緣此互相解譬雖乖平生
之素亦安之也
應瑒首調笑輒酬答二句　皆飄蕩不見禮不勝後生末
契之感也
平原侯植首中山不知醉　中山用漢書中山王勝事
願以黃髮期　植贈白馬王彪詩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
期
養生念將老　注引左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按
序所謂憂生之嗟通指後事言之然如本注亦得
袁陽源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音節悲壯近太冲

劉休元擬古詩　注世祖時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
毒殺之按二詩亦懼孝武之猜忍而作
鮑明遠擬古十五諷詩書首兩說窮舌端　此句起下
五車摧筆鋒　句顧上
解佩襲犀渠　佩佩玉也
卷袠奉盧弓　袠書帙也
學劉公幹體　不過當識時之意
代君子有所思繡甍結飛霞四句　伏下滿字
選色遍齊代四句　伏下厚字
服理辨昭昧　收所思
范彥龍傚古遲留法未輕　注遲或作逗按當作逗留爲
是
江文通雜體詩　所儗旣衆才力高下時有不齊意製體
源罔軼尺寸爰自椎輪漢京訖乎大明泰始五言之變旁

備無遺矣雖孫許似道德論泉明爲隱逸宗亦並别搆成
是揔雜唯永明聲病不在舊列也
古離别　擬古詩殆欲遠跨士衡不在多少也
李都尉從軍悠悠清川水四句　河魴以味美獲薦結髮
以命舛遠隔注非
魏文帝遊宴小儒安足爲　黜出文帝
陳思王贈友　擬陳王亦自遒秀
延陵輕寶劒二句　過下葵藿
處富不忘貧二句　應前禮賢
阮步兵詠懷精衛銜木石　阮公知己
張司空離情玉臺生網絲　玉臺似指鏡臺
左記室詠史　左之詠史大抵賓主相形此作旣以衛霍
諸公形容仲蔚乃復以韓梅發端不已贅乎　太冲本詩
雖用事錯雜而指趣瞭然此則徒倣其體不復能文從字

順特進侍宴　擬顏遂蹈困躓然顏之詩體本爾
謝法曹贈别子衿怨勿往四句　激昂處去法曹微遠
謝光祿郊遊凉葉照沙嶼　照當作照呂延濟謂秋葉黄
故云照
雲鬱石道深　名句
鮑參軍戎行　明遠之奇麗是其天才絶倫固非文通所
能到也
鷦鵬不能飛四句　亦自凄壯
休上人怨别　看其層次　勝本詩
悵望陽雲臺　陽雲當作雲陽在雲澤之陽也

順矣

張黄門苦雨　苦雨本趣在乎悶窮凝者殊不及此

索居慕儔侶　風雨思友朋

劉太尉傷亂　氣味逼眞

秦趙値薄蝕　成都王穎据鄴河間王顒据關中皆王室

懿親故謂之薄蝕

千里何蕭條二句　所謂日暮途窮也

功名惜未立二句　覆裝以起下文

郭宏農遊仙　亦失本趣

海濱饒奇石　奇石如丹砂空青琉黄之屬可錬藥者

許徵君自序　采藥白雲隈入句　有此卽虛實相間不復

苦其平典此擬議之變化也

殷東陽興矚　稍革孫許之風餘有虛無之趣推移方始

實之惟肖

直置忘所宰二句　清曠如接仙真

謝僕射遊覽　極似叔源

陶徵君田居　擬陶能得其自然

歸人望煙火二句　詩中畫

素心正如此二句　陶詩問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結句欲起古人而從之托意於三益耳

謝臨川遊山　模範之巧工細無敵兼以一幽一顯更互成奇妙是謝公屐齒淹留非復尋常登眺

平明登雲峯四句　總領大槩

桐林帶晨霞八句　一巖一壑一顯一幽

夜聞猩猩啼四句　分寫鳥獸草木寒暄朝暮亦盡淹留之趣

且泛桂水潮二句　反映遊山轉餘興會卽應轉江海遭迴映月映轉備盈欽兼映平明也

義門讀書記第四卷　文選

長洲　何焯　屺瞻

騷

屈平離騷經　賈生曰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若用此語去經之名則無吳楚僭王之疑矣

恐年歲之不吾與　此恐字謂身之修

朝搴阰之木蘭兮二句　朝夕卽若將不及之意

恐美人之遲暮　此恐字謂君之正

既遵道而得路　緣上先路來

夫唯捷徑以窘步三句　道之者非故至于捷徑窘步也

恐皇輿之敗績　此恐字謂國之安

忽奔走以先後兮　緣上馳騁來

傷靈修之數化　化與訛同數訛屢訛其路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四句　此卽上文注中衆芳喻羣賢也

故有九畹百畝之多注頗兩意紛錯
各興心而嫉妬　恐其復用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　緣上不難離别來
長太息以掩涕兮四句　以涕替首尾相叶　即申上一
節言之
終不察夫人心　萬民好善惡惡之心
鷙鳥之不羣兮至及行迷之未遠　言吾自行吾之義豈
可以讒謗之來遽自引去故復屈心抑志忍尤攘詬悔向
之不難離别者相道之不察也
忍尤而攘詬　攘取也
固前聖之所厚　厚重也遲迴鄭重不遽引決也
進不入以離尤兮二句　欲處身於進退之間已不斷其
節國亦猶有人也
女嬃之嬋媛兮四句　身雖在野而節愈高望愈歸則忌

者必不能釋女嬃所以復以鯀死羽野戒之也
就重華而陳詞　所謂依前聖以折其中節也
周論道而莫差　可証論道經邦是古書之詞
跪敷衽以陳辭兮四句　可以告於神明豈不可感格其
主故復幡然上征欲少留靈瑣也
鸞皇為余先戒兮至好蔽美而嫉妒　多方以遇主而小
人多方以敗之史記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而無
如懷王之終不悟也正此段之意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至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此辭難通
處無如求女三節然寄情屬望之懇到全在此段歷來注
家莫有得其説者王逸注稍近而指未明惟吾師安溪先
生云楚辭所謂求女者非求君也欲其君之得賢臣焉爾
始也哀高邱之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繼而相下女之可
貽猶望其有處于下位而備進用者也乃求女如宓妃者

而不可得相與驕傲淫遊而已上下相習大小成風亂國之朝其勢固然於是思遺佚之士日庶幾其登進乎乃爲媒者鴆已毒矣鳩猶巧焉隱逸之賢安能以自通鳳凰既受他人之詒而不爲吾國媒則有娀之佚女必爲高辛之有而非高陽之有矣雖然望未絕也使少康而有賢配脩所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者乎奈何媒理之妬蔽無異於前則事既可知而原之望於是絕矣蓋是時懷昬而不悟襄淫而失道原固灼見之而惓惓之誠不能自已焉他日天問之作反復於鯀禹啟少康之事夫亦此志也按此宓妃貴女以喻貴臣佚女以喻遺佚之賢少康以喻嗣君二姚以喻嗣君左右之臣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若至決上下之無人將遂棄而遠去是豈忍以明言者原之滑稽其不忍明言之心乎彼以求女爲失喻幽昬爲無禮者葢未窺尋及此耳吾師此論實有以究難言之隱發前賢所未發當與作者共千古矣

雖信美而無禮兮　無禮猶言不恭也

余猶惡其佻巧　拙如鳩者猶惡其巧言佞人之多也

欲自適而不可　鴆鳩既蔽賢已又無力進賢故云

理弱而媒拙兮至好蔽美而稱惡　庸猥不能進賢至嫉蔽則又其甚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　閨中女所處也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終古言沒世不可待也

求矩矱之所同　則無不量鑿而正枘之患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四句　此所謂衆芳之蕪穢也本爲同類而信道不篤隨俗遷貿不忍斥言故託爲巫咸告我若是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　注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按此卽承上來何必求其人以實之

芳菲菲而難虧兮二句　緣上昭質未虧芳菲彌章來
何離心之可同兮二句　言不同他焉者可離吾將者彷
徨瞻顧之詞猶前猶豫狐疑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二句　發軔天津扶桑析木之津也夕
至西極以比日西方暮也
陟升皇之赫戲兮四句　陟升猶言升遐此終言至死不
能或忘楚國反應前焉能忍與此終古之辭也
屈平九歌　越人鬼而楚人禨其俗固然漢書郊祀志載
谷永之言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卻秦軍
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則屈子蓋因事以納忠故寓諷諭
之詞異乎尋常史巫所陳也
東皇太一・蕙肴蒸兮蘭藉　蒸當作烝進也
疏緩節兮安歌二句　安歌升歌也浩唱間歌也
五音紛兮繁會　合樂也

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　太史公雖與日月齊光之語本
屈子之詞
湘君望涔陽兮極浦　涔陽者漢之陽也史記沱涔既道
斲冰兮積雪　冰雪塞道比小人當路不可復行也
將以遺兮下女　不敢言以遺湘君故托之下女猶言君
之下執事也
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四句　渚與下爲叶
少司命與汝遊兮九河二句　猶言江漢以濯之也
竦長劍兮擁幼艾二句　幼艾嗣君也革其舊而新是圖
庶可易亡爲存耳
卜居　卜居漁父九辯招隱王注皆有韻可讀
用君之心三句　雖悟主不可期而臣道無可變不疑何
卜哉
漁父・子非三閭大夫歟　稱故官者明與世推移之道非

已所獨昧顧宗臣非若漁父避世之士可比耳
宋玉九辯皇天平分四時首去白日之昭昭兮二句　驚
心動魄實是開闢以來美句
何時俗之工巧首故駒跳而遠去　駒跳楚詞俱作駶跳
據朱子云作駒跳者非
招魂　靡史云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
美顏秀領之列瓊漿胾羹之烹新歌鄭舞之娛日夜沉湎
與象牙六博之樂夫所以警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
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正倘或以解其後耳又曰賞罰
當只尙賢士只國家爲只尙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政
者也後五語皆大招之文讀此篇者亦當以此意求之
一夫九首至其身若牛些　然則如後世夜叉之說古已
有之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　頂上樂字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帶上一句
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帶此一句勢乃不直
歸來歸來反故室　又一頓
涉江采菱發揚荷些　注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按
此非喻也前言容餙此言歌舞戲劇前是不若此是宴會
崑蔽象棊至揳梓瑟些　歌舞之中忽開以戲劇總不令
文勢直也
劉安招隱士　注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
山澤無異按招隱之作與原何與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四卷　騷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五卷　雜文
長洲何焯屺瞻

枚叔七發　數千言之賦讀者厭倦裁而爲七移形換步處處足以回易耳目此枚叔所以獨爲文章宗　劉彥和以宋玉對問枚叔七發揚雄連珠爲雜文之祖

楚太子有疾至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此一段猶賦之序

龍門之桐以下　要言妙道在末一段中先之以此者見極天下之樂不如親正士爲能起疾蓋叔方客遊諸侯故爲文以開喻之也

原本山川至離辭連類　四語作賦之大略也

然闕于師曰似神而非者三　波瀾相推才情橫溢

曹子建七啟　啟亦發也　七啟之作可以希風乎子

晁无咎見蘇子瞻子瞻爲稱枚乘曹植七啟七發之文引物連類能究情狀于是擬之爲七述是此體北宋人猶知貴之

珠翠之珍　注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按珠柱似即江瑤柱

寒芳苓之巢龜　注寒與韓同按此韓乃三韓之韓亦有韓羊韓兔

張景陽七命　七命隸事煩富然秀不逮曹王至七發因楚太子有疾故有僕病未能之言而景陽招隱之辭亦承而不革不亦疎乎　細讀之其淵博眞不可及宜乎枚曹之外獨存此八篇

木既繁而後綠二句　便是一篇梧桐賦

翦䕌賓之陽柯二句　用經當如此脫化

追逸響于八風四句　括盡律呂源流後人那得有其根抵

乃有荆南烏程　注吳錄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按既云荆南則與吳之烏程不相及　荆豫是借對字高似孫緯略第十卷中所辯得之

圓棲三足之烏　尋注反哺之語烏當作鳥但韻不叶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　大手筆唯退之平淮西碑與之角耳　此篇視漢書中張竦爲陳崇稱莽功德奏精力不逮而體之雅潔過之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　此文不當在選欲修陳乃考功烈耳

建武維新至嘉庸莫疇　四語難掩其爲齊明帝佐命矣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秀才之科始自漢武帝元封五年時名臣文武欲盡乃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與明經各殊此連類及之非本

意矣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若閑宂畢弃至則坐談彌積　元長王謝子弟乃見及此

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四句　此問在江右尤爲知務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又在元長之下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　伏蒲事謬用始此

孔文舉薦禰衡表　章表多浮此建安文敝特其氣猶壯

諸葛孔明出師表。誠宜開章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此句對後興復　高明光大之本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此句對後規益　涵養成就之助

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　主於遠小人故先以作姦犯科爲言

將軍向寵　此下承不偏于內

親賢臣至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漢後漢各指東西治亂之君而分言之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攸之等管機密陳震等統庶政任分內外故別而言之後但言攸之等者內職諸臣專以成就君德爲務震等乃代理留府事皆惟公裁決也

臣本布衣　此下承忘身于外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至以告先帝之靈　收第三節

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　收第二節

陛下亦宜自謀至深追先帝遺詔　收第一節

咨諏善道　四字對開張

察納雅言　四字包規益

曹子建求自試表。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注引呂氏春秋云云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

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按秦本紀蜚廉子季勝之後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由此爲趙氏蜚廉子惡來之後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以其栢翳後邑之秦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然則秦固嘗爲趙矣不特爲其同祖也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　此文可匹出師表而文彩辭條更爲蔚然世以令伯表仰希葛相者非知言之選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　先疏後親事與堯反

至于臣者人道絶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　通親親自致意

近且婚媾不通至殊于胡越　承人道絶緒

今臣以一切之制至常有戚戚具爾之志　承禁固明時

臣伏自惟省至實在陛下　因致其意中間包親親在內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至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鹿鳴謂明帝棠棣謂諸王伐木謂宗族蓼莪謂太皇太后四年崩

若降天地之施三句　應則天

今之否隔至末　又從親親中帶結自致意

李令伯陳情事表旣無叔伯至形影相弔　先明無人可代

本圖宦達至有所希冀　又明非有僞託以解逋慢之責

庶劉僥倖二句　報劉

臣生當隕首二句　報國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收責催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此文亦學蔡中郎讓高陽侯表

身登三閣宦成兩宮　注引晉令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按所謂臺閣者此也唐之鳳閣鸞臺則當爲閣字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注陛下謂成都也按此表自上惠

帝并成都也觀表首稱陪臣可見是時王衡從成都在鄴下魏郡太守治鄴故詔書下魏守守復遣丞授之耳兼以表末便道之官等語証之其義尤明李注恐誤

五情震悼　方氏韓文舉正云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引五情震悼句爲証然顏魯公祭姪季明文震悼心顔只作悲悼也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至燕祭齊廟　得體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至多有過望　從加恩孫氏子孫引入語便易入

伏見平吳之初至欲封其墓　又舉詔書以見事之相符

二君私奴多在墓側　按堅傳云還葬曲阿不知何以吳令請之後讀吳主傳大書太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柏斯拔其在吳無疑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與二王不平詞多激烈其才氣頗銳

是以前後二漢至可爲寒心者也　觀元規之意非志存退讓但欲以箝天下之口耳

東京六姓　注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順烈梁后桓思竇后靈思何后按六姓幷馬氏言之章德桓思本一姓也馬光亦自殺

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　意指二王言之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亦自遒健

殷仲文解尚書表　情詞亦自曲盡

于時皇輿否隔　謂桓乎刼以西上

傳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敘致曲折復自遒緊季友章表故有專長猶有東漢風味　若使宋不代晉則讀此文者有不感激涕下者乎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質直詳盡
內難亦薦　內難謂劉毅劉籓諸葛長民司馬楚之也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彥昇表章此篇
頗健不減傳季友也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豈宜妄加寵私至授受交
失　六句似彈文不似讓表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勢門上品　謂王暕
英俊下僚　謂王僧孺
字思晦　注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
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
字思叔文憲公次子王筠爲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
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按碑亦有誤然則歐公謂據碑可
以証史者未盡合也
李斯上書秦始皇　戰國之文楚人頗工爲辭李斯本楚

產故其文華艷而文選錄之爲祖師云
竊以爲過矣　一句折倒截斷以下歷舉用客之利見不
當逐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至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今字對前昔字只昔字今字對照兩大段文字前舉先
世之典以事証後就秦王一身以物喻即小見大于人情
尤易通曉也
必秦國之所生以下至佳冶窈窕趙女不列于側也　漢
以後文字筆力必不能若此馳騁所以飾後宮以下一意
翻作兩層
夫擊甕叩缶至適觀而已矣　反覆洄漩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至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一應明過矣前動以利此怵以害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已之節不可變王之聽不可偏只

二意反覆言之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　忠信在士無不報不見疑則在王二句包下二層意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注張晏曰不敢斥王也按下文皆言爲左右所排非避指斥也左右謂勝詭之徒

皆信必然之畫至故不能自免于嫉妬之人也　此言已所以見憎左右之故

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至無愛于士　此言王所以使左右得伸其冢之由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篇當深切章奏當以此爲準矱

枚叔上書諫吳王　頗似老子

夫以一縷之任至間不容髮　語語危竦

任彥昇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昉啟　昉一作君呂延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按六朝諸集書啟多作君啟君白之語呂說得之下文君于品庶之君同

沈休文奏彈王源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　宋大明五年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當時與工商雜戶爲婚蓋有明禁後所謂黜之流伍也

風聞東海王源　風聞言事本此

豈有六卿之冑至于事爲甚　此風于今爲甚管庫謂爲吳郡正閤主簿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若仲宣之擅漢表至斯皆然矣　答今之作者云云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至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答好人譏彈云云

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言特未更孔子刪定耳

若比仲山周旦之疇　注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甫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按定是一時誤使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三句　答莊夫不爲云云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至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答劉力
上國云云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答惠子知我云云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若乃邊境有虞至非其任也　暗入
自已即後所云展其用也
往者孝武之世至則徐生庶幾焉　賓主錯綜
但欲保身敕行不陷有過之地　對前不愼其身
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　注引梁典云是任昉之辭按
梁書邱遲傳以此牋爲遲作與梁典異
李少卿答蘇武書　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京斷乎無
是　即自從初降一段便似子卿從未悉其降北後事者
其爲擬托何疑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功大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罪小不察
當享茅土之薦　蔡邕獨斷云漢興惟王子封爲王者得
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此
言當享茅土之薦故是後人語也況漢法非軍功不侯丞
相封侯始自公孫弘之恩澤博望裂土事由導軍茅土千
乘之云雅殊事實燕王上書亦以楊敞無勞爲搜粟都尉
相提言之可知武雖守節無緣得侯自唐以後承用多誤
若夫定陵之侯乃出亂政不容相難也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　以下
言推賢進士非已責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以下辨用流俗之言爲非得已而
兼以抒其憤懣
僕少負不羈之才　言不合禮法也注謂材質高遠不可
羈繫者非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以下言已非平日不慎于接物
重爲天下觀笑三句 結上起下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以下言已亦非隨俗流
轉不自樹立顧自有足以垂榮百世者欲少卿知其心之
所存勿責望以不師用其言也
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 次字衍言不得與死節
者比耳注迂謬
僕竊不遜 猶言當仁不讓耳注非
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少卿所謂用流俗之言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 打轉前文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此書在建武中興之初而
列建安七子之伍誤矣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筆殊健
魏文帝與吳質書 按魏志質時爲元城令

而偉長獨懷文抱質至此子爲不朽矣 先賢行狀稱幹
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
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與箕山之云爲合若文章志之云則
幹嘗出而仕矣且文帝言其著中論二十餘篇而文章志
止言二十篇皆不足據 七子之文獨推中論可謂知輕
重
旣痛逝者行自念也 橫插此句爲年行長大以下伏脈
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 與子建並稱曹劉以此譽
也
但爲未及古人 其未及古人建安能者自知明矣
年行已長大至良有以也 德薄位尊年長才退所以彷
徨歎息也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氣燄殊非阿兄敢望
僕少小好爲文章 言少小者非謂自少篤好蓋言故吾

非今吾也是以篇末又引子雲壯夫不爲之語
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　不閑者不可加以妄詧不逮
者亦不畏其妄毀樂相知之譏彈異流俗之好尚此作者
自信于心者也
敬禮謂僕至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言吾自得潤飾
之益後世讀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耶今人多因相字誤
會失本意矣改定猶言改正定亦改也虞松定五字義同
如今人解則與卿何所疑難句意不相貫屬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　蓋以仲連屬德祖
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　鄭康
成解論語云雖執鞭之賤職吾亦爲之耶叔明引周禮秋
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辟趨條狼氏下士故云賤職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　非湯武薄周孔不過莊氏之舊
論耳而鍾會輩遂以此爲指斥當世赤口青蠅何所不至

然適成叔夜之名矣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黃門不男者也癸辛雜志引佛
書甚詳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自是大才不減孔璋其源
出於辭賦故雅麗過之
飲馬南海　注引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爲單于畜兵養
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按此書尤鄙倍
委巷小人語何事引之然杜子美自平篇中却採用收珠
南海四字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雞鳴戒旦至艮不可度　後人行役
詩百方翻騰不越此數語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孝標不能引短推長見惡武
帝淪抑宄散而其文章録于副君之選蓋當時是非之公
如此其難泯君父莫之奪也　孔坦臨終與庾亮書亮報

書致祭古人雖一書不以存沒異也　此似重答劉書之
序
値余有天倫之戚　當是其兒孝慶云亡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昔唐虞旣衰　陶唐旣衰而後
有劉累衰字有本
孔德璋北山移文値薪歌于延瀨　延瀨似指延陵季子
値被褻公事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皆非陛下之意也三句　先釋其驚
恐下乃復喻以自反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至以不教誨之過　旣得伸其
使指又不重以驚恐則國體無損民怨亦徐弭矣
悼不肖愚民之若此　得體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因贓假位　假一作買范書宦者
傳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至翊衛幼主　紹不聽郭圖沮授
言天子在曹陽去鄴甚近不肯奉迎乃爲曹操所先及見
詔書每下有不便于已者始悔其失故檄中極意彌縫之
操因其未破至厥圖不果　後漢書注引獻帝春秋云操
引軍渡河託言助紹實欲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
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至可不勗哉　收得辣切有力亦
以彌縫不奉迎天子之謬也
檄吳將校部曲　文甚凡冗何事濫存
五道並入　按使征西將軍至搖蕩庸蜀本是一道所以
斷蜀之援吳也不應拆而爲二樓船橫海直指吳會乃是
二道吳郡會稽地皆濱海故分命舟師從海道入耳注誤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至能負析薪　後漢書黨錮傳魏朗
字少英會稽上虞人當是叔英也虞仲翔父名歆爲日南

太守周泰明是周昕字周榮會稽典錄作周林吳夫人傳注中引典錄名騰吳範傳及注中作滕

鍾士季檄蜀文　當時事勢固然筆力却無過人處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今割齊民以附夷狄至不識所謂此皆假以諷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至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以武帝而復爲此言所謂諷一而勸百也

且夫王者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者也　此寓亦當與民休息之意應前天下晏如句

宋玉對楚王問　此文見于新序　氣𤼵自非小才可及

東方曼倩答客難上觀許由四句　上觀許由天下不貪也下察接輿從政不殆也計同范蠡忠合子胥有子胥之強諫亦能爲范蠡之早退也

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二句　不知權變收前後惑于大道計功而不道其常也

揚子雲解嘲　詞古義深子雲文如此篇固退之所當遜避進學解不能及也　本之東方之體然恢奇深妙過之

故有造蕭何之律至末　此借以自寓己所抱者唐虞三代之道不可時施則甘守吾元也

班孟堅答賓戲　麗過于揚其氣質則遠不逮要非崔蔡所及　此體止于賓戲而裁莛旨應間釋誨得之

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　退之餘事作詩人本此

昔者咎繇謨虞二句　對下夷惠孔顏

殷說夢發于傅巖四句　對下陸董劉揚

近者陸子優游至法言太元　此所友也

辯章舊聞　平章也

皆及時君之門闈二句　時君則但及門闈言不用其身也先聖則深究壼奧言不限其進也

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 至 孔終篇于西狩　此所師也
實又不問和氏之璧四句　全其質
不知其將含景曜三句　發其文
若乃牙曠清耳于管絃八句　此則一藝故不爲
漢武帝秋風辭　湛淵靜語云武帝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立祠脽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詞中物色考之曰木落雁南蓋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爲正十一月卽夏正九月詞作于此時無疑時方有事于五嶽四夷而文中子以爲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何也史記漢書藝文志皆不載　呂延濟注佳人謂群臣也
陶淵明歸去來　雖去騷人已遠而詞旨超然自覺塵埃不到
田園將蕪胡不歸　一篇波瀾從田園二字生出

奚惆悵而獨悲　悲與樂首尾相應
三徑就荒 至 撫孤松而盤桓　敘其所得于園者
眄庭柯以怡顏　朱子語錄載張以道曰眄庭柯以怡顏眄讀如俛讀作盼者非此說甚異當更考之　秦少游詩昔同裴博士酌酒俛庭柯
策扶老以流憩　中山經龜山多扶竹傳卭竹也高節實中中杖名之扶老竹
雲無心以出岫 至 撫孤松而盤桓　因物起興生出下段其出也無心其還也不改感王室之將微願守其後彫之節也
農人告余以春及 至 感吾生之行休　敘其所得于田者西疇之西當讀爲先卽農服先疇之畎畝也西與先古通用　木欣欣二句因物起興又生出下段
富貴非吾願　本不足願何待世之遺我哉

聊乘化以歸盡二句　親戚琴書有待而樂也乘化歸盡復何待哉　淺言之而銷憂深言之而樂天庶幾其不爲形役者歟

孔安國尚書序　此文似東漢人所作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詳明典核此先儒之說經也

將令學者原始要終至然後爲得也　數語非好學深思者不能道可爲讀書要訣

賈景伯父子至末有潁子嚴者　賈逵父徽字元伯授業于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潁子嚴名容陳郡人皆見正義

故余以爲感麟而作至爲得其實　此說最穩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　世說注此序及劉注即太冲所自爲蓋托之勝流以重其價也按太冲賦序其卒章曰聊舉一隅攝其體統歸之訓詁則注明是太冲所爲又魏都注或云張載今文選中仍題劉逵參差不合孝標之言未爲無據　此序結處竟沒收煞

石季倫思歸引序此曲有弦無歌至末　琴曲之不必諧乎律呂自晉以來則然觀此引可見矣

陸士衡豪士賦序　當時之體然懇切動聽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二句　驚心動魄之言

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　時王豹致箋于冏亦引周公流言爲戒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亭林云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爲病愈爲已亦此意也周公謹癸辛雜志以爲戊己之己者非按古人上丁上辛皆取十幹亭林之說疑非亦本之仲遠　劉昭續漢書禮儀志補注云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蓋此二會及右軍之臨河敘皆一時偶修也　顏王二序皆出班張　顏

猶有制王則以夸以麗欲以掩顏而轉見畢究宋齊文格不止判若商周也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序記雜文遂與辭賦混爲一途自此作俑其藻愈肥其味愈瘠使人思顏之妙

昭華之珍旣徙二句　序禪代新妙

虎視龍超至羌難得而稱計　并用賦家音節可謂不善變矣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　任筆爲有重名亦以在當時稍爲質健特不能離去俗格故高出有限耳大略昭明輩猶思上追元嘉也　直是一篇四六行狀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工用相得也　屢提得字

故世必有聖智之君二句　一綰

休徵自至至末　因之諷喻　漢書是時上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文各有體此固頌也不得以浮靡薄之

揚子雲趙充國頌　百餘字耳敘致詳贍可爲後人法戒所以爲作者

史孝山出師頌　文雖曰頌其實刺也騭先敗冀西再敗平襄辱國數弃議棄涼州稱引古烈所以愧之太后臨朝不加之罪反迎拜爲大將軍失政刑矣末又深著天子篤念渭陽使自知其非據而思所以善其後也

況我將軍至功銘鼎鉉　羌之初叛揭木負柴非勍敵也故但言其遠且不過鼓無停響旗不蹔褰則勞而無功更在言外下便歸本渭陽錯陳薦錫之隆所謂具文見意

我出我師至路車乘黃　前止敘授戟出餞平樂并于此詳之此作者位置之妙微旨攸存也

劉伯倫酒德頌　撮莊生之旨爲有韻之文仍不失瀟洒自得之趣眞逸才也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至亞跡蕭公　爰淵爰

嘿謂清淨寧一也從學問說到武功結句收轉亞跡蕭公即位次而相業亦自在其內

曲逆宏達　孔氏雜說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文選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當是五臣注也按漢書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軍于曲遇破之小顏注曲音邸羽反遇音顒文選緣此遂讀曲爲區句反且忘遇之爲顒而讀爲遇其失甚矣又後書郡國志章帝醜其名改爲蒲陰則當讀如本字審矣

規主于足二句　作贊用此等語恐未高雅

覩幾蟬蛻二句　不類

矯矯三雄至舍禍取禍　注三雄謂韓信彭越黥布按信越誅夷于此贊中總見此文章變化處

王信韓孽至寧爲亂亡　韓信盧綰合爲一贊

奄有燕韓　兼勃平燕王盧綰及擊破王信下晉陽兩事言之

滌穢紫宮　按周勃傳臣無功請得除宮二句乃東牟侯與居語勃無此言自乃與太僕滕公以下云云皆敘興居事與勃無涉注誤引也滌穢句葢謂勃之能誅諸呂以清宮禁之亂乃文帝未至以前事故下繼云徵帝太原耳注中勃日以下數語皆可刪

陽陵之勛至俾亂作懲　傅寬靳歙合爲一贊

無知廱敏至唯生之績　魏無知隨何合爲一贊

紀信誑楚至後嗣是膺　紀信周苛合爲一贊

皇媪來歸　按高紀但云歸太公呂后無歸媪之文善注未詳何據惟項羽傳中有歸漢王父母語皇媪句殆本之此耶然高祖母實已先亡無留楚及來歸事高紀十年太上皇后崩一條下如晉二說辨之甚核羽傳本不可據也晉氏既定高紀中載太上皇后崩一事於文爲長則羽傳中母字其誤無疑矣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序　平原厭次人也　地理志平原郡富平縣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小顏注本傳云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其來久矣前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于此致疑斯未通也或漢初本名厭次中更富平至明帝乃復其故中間曲折失其傳耳厭一涉反又一琰反

魏建安中　建安猶是漢年漢雖寄府烏可桼之魏耶誤無疑也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贊勝士衡高祖功臣頌序亦激昂晉代之佳者贊雜質勝陸然陸甚變化

公達慨然志在致命　致命謂與鄭泰何顒謀誅董卓垂就而覺卓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卓死得免也

魏志九人　不及幼安嘗以其不得而臣也

司馬長卿封禪文　符命諛佞之祖

非唯雨之至懷而慕思　本之以功德善其始也

上下相發至末　仍申之以規戒善其終也

顧省闕遺　非謂不封禪也

揚子雲劇秦美新　上覽古在昔至而能享祐者哉　此數語即劇秦中帶起美新意貞明若古者是也此解若古作順字義

帝典闕者已補二句　并帶漢家

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　此即本相如泰山梁父設壇望幸之語

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　舊一作奮前言仲尼不遵用春秋因斯發此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雄蓋以自負也

班孟堅典引　靡而無實故味不長然自一時之極思也

系不得而綴也　起引字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至光藻朗而不渝耳　襯出典字頂

誥誓來

乃始虞鞏勞謙　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將絣萬嗣至用而不竭　此數語是引

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四句　應誥誓所不及收轉典字

于令升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字宋人定爲干

晉紀總論　平允失裁

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至豈不哀哉　此段直用過秦膧

子

葢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以上說民情風教以下

忽說取天下當積德累仁段落不清

昔周之興也至如此之纏綿也　敘周事亦過于煩

而其妃后至有純一之德　此段對後宮貴主放恣而言

然其段落不清

然懷帝初載至末　以下致亂極思治之意

淳耀之烈未渝　司馬氏重黎之後也故云

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

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此說疑出緯書

逸民傳論　此篇抑揚反覆殊有雅思可以希風班孟堅

也

處子耿介至多失其中行焉　言王氏二姓篡竊義憤遠

引斯爲得中若亂世暗君遠同作者則已過也

同乎作者　注引論語注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

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按七人之列有石門儀封人

焉則隱于下位如陳實者亦高士也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注休文修宋書見靈運是文

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按有宋文章

靈運爲冠故系之耳

若夫平子艷發 至 久無嗣響　司馬以後平子尤爲秀出特舉斯人固是眞賞

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詩品以公幹配陳王而子意獨在仲宣及得此論益歎休文權衡之審

縟旨星稠 至 事極江右　謂對偶漸盛也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浮聲切響即是輕重今曲家猶講陰陽清濁

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　胡廣當作匡衡以前後漢書攷之可見注家無改正者若伯始亦當作稚圭

晉魏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以上論恩澤以下論佞倖

賈誼過秦論　自首至尾光燄動盪如鯨魚暴鱗于皎日之中燭天耀海

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不弱

皆明智而忠信　不愚

于是廢先王之道 至 陳利兵而誰何　以攻之道爲守

天下已定 至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頓挫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 至 遷徙之徒也　趺宕

材能不及中庸　愚之無益

率罷弊之卒　弱之無益

試使山東之國 至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又一層勢乃紆餘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收出過字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天符旣章人瑞又明　二句提綱

是以北狄賓洽三句　即帶起人瑞

班叔皮王命論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至幸捷而得之
此段皆措拄隗囂之説乃論所由作也注引囂語惜不詳
著題下
若乃靈瑞符應至非人力也　讖起于哀平新莽遂以符
命簒盜故並舉瑞應以折之
曹元首六代論　注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
也按冏係中常侍兄叔興之後　從馬之秦楚之際月表
班之諸侯王表議論中來段成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
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按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
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憤孤立常著論欲上以身屬親
籓嫌爲已地至身没而元首以貽曹爽歟
晉書曹志傳武帝嘗閲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
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
帝曰誰作對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

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托帝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
足以爲審可無復疑按允恭最稱好學豈有先王所作必
待尋按目錄乃定是非且素知元首假托何不即相證明
待帝再問耶或緣此論于司馬氏後事有若燭照方身立
其廷恐以先王遺訓致招猜忌故遂詞説對耳觀其累吏
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游獵聲色自娛示無當世之用可知
其晦跡遠禍非一事矣至異日爭齊王攸不當出藩則又
依然淵源此論而爲晉效忠者也　反覆痛切其才力亦
當不減過秦、
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　此轉無滲漏
兆發高祖　謂東南有反者豈汝耶
尾同于體猶且不掉況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明辨
至乎哀平至豈不哀哉　昔之代魏已如燭照
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至而佻倖無疆之期　轉接緊健

于今二十有四年矣　云二十四年則此論當齊王芳正始四年上也又六年爲嘉平元年春曹爽誅滅魏祚遂爲司馬氏所據

嵇叔夜養生論　晉書阮种傳云弱冠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今此文無之殆不止一篇

李蕭遠運命論雖仲尼至聖至而莫敢闘其言　蘇子瞻韓文公廟碑變化此段文意却自瑰奇

顏冉大賢　注冉求字子有按此謂仲弓非子有也

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　二語已盡情變

陸士衡五等論使其並賢居治至則過有深淺　並賢兩愚合五等與郡縣言之注失其意

劉孝標辨命論　全篇多有激之談收束情懵德音乃殊莊叟之談蕩而不歸也

廣絶交論　文中子見此論曰惜乎譽任公而毀也任公于是不可謂知人矣其旨可謂深遠然他日又謂門人曰五交三衅劉峻亦知言哉蓋雲雨飜覆雖賢者亦難以情恕理遣也噫

范張款款于下泉　注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按七哀所謂下泉非及泉也注贅

馳騖之俗至其流五也　此段尤爲痛快

寄命瘴癘之地　瘴三國志皆作障周靖云本是由嵐之氣後人乃轉爲瘴字

陸士衡演連珠日薄星迴首是以百官恪居至以要克諧之會　似是可否相成之義注未晳暢

利眼臨雲首　注引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于盡天何爲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按玉川月蝕詩出于此

尋烟染芬首　似是服子規矩律呂之說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能盡以約所以爲大手

朱旗絳天　注引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蔽日
按此書又不知見于何書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冒頓對高老上對文非
苟下語
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　仁之施也
陸佐公石闕銘　序亦規撫元長前頌武功故爾辭費銘
非極工能搆形似
戴記顯游觀之言　戴記之名本于此
潘安仁馬汧督誄　簡汰其半則遒烈矣
顏延年陽給事誄　合後陶徵士誄及祭屈原文觀之殆
過其詩
陶徵士誄南岳之幽居者也　南岳謂廬山
糾纆斡流　注何異糾纆纆字當作纏乃節錄鵩賦中語
非還與纆爲韻後人謬改耳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殷淑儀當時傳爲義宣之女
此言毓德素里蓋諱之也
翼訓姒幄贊軌堯門　廢帝不恭翼訓贊軌之義故幾于
見法
世覆冲華　謂晉陵王子雲
潘安仁哀永逝文　會悲引泣文以情變
重曰已矣至末　結得變惟悲之甚故不得已爲是言也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無繁長語
方江泳漢載謠南國　言其在江陵時也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　八字故自一篇體要
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懷豐沛之綢繆兮　蕭氏陵在
武進故云豐沛
繼池紵于通軌兮二句　太祖紀云梓宮于東府前渚升
龍舟

始協德于蘋蘩兮　謂歸自潛邸也

哀日隆于撫鏡　注引西京雜記云云按于時佛法未入中國安得身毒寳鏡爲甲觀之佩明是六朝人附會之書也撫鏡當引明帝覩陰后鏡奩中物事

蔡伯喈郭有道碑文　伯喈朱公叔諡議傻于此文

禀命不融　毛萇詩傳曰融長也

陳太丘碑文臨没顧命　顧命古人通用不避

文爲德表範爲士則　魏志鄧艾傳作文爲世範行爲士則非是

王仲寳褚淵碑文頻作二守　注蕭子顯齋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按晉書丹楊郡丹楊下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是楊之從木審矣惟唐以來潤州丹陽乃作陽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　簡栖之名當作㠯古文左字也

步中雅頌驟合韶濩　注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按三語撿禮記不得蓋今日所見又非唐初之本矣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稷契身佐唐虞至神基與極天比峻　規模宏遠

都會殷負至曾何足稱　當時吳郡奢靡巳爾

牛酒日至至夷歌成韻　此等敘致後人那能彷彿

方欲振策燕趙至侍紫蓋于咸陽　一振勢有起伏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肇允才淑闡德斯諒　被出而有斯語無愧者尠矣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碑版行狀之文自蔡中郎以來皆華而無實唐梁肅李華獨孤及權德輿輩欲變而未能至昌黎而始一洗其習劉乂稱爲諛墓特一時相譏之言細讀諸碑誌此言非實也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漢書高紀求賢詔書曰詔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云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後則太常議諡史官紀事皆取之首行必書幾歲猶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爲人所刊削汩亂也

爰造九言 至 申爛戒于茲日　敘致實事使人不復可曉亦一蔽也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文曰吾婕好伎人 至 學作履組賣也　百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此建安十四年作銅雀臺時令也奈何猶有不從其治命且至狗鼠不食其餘者乎

雖龍飛于文昌　文昌卽操所自謂吾其爲周文王也注非

憤西夏以鞠旅 至 彌四旬而成災　按此言操以西征無功發憤疾作與魏志不同蓋諱之也諸葛武侯正議云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以此互證知武侯之言也信

援貞吝以惎悔　貞謂持法者謂小忿怒大過失注非

旣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魏志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所謂遺累薄葬也

謝惠連祭古冢文 合葬非古四句　他人意所不到處所謂波瀾老成也

義門讀書記

陶靖節詩　一卷

長洲何焯屺瞻

時運山滌餘靄宇曖微消　二句含下風字

榮木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斯人豈徒頹然自放者耶

贈長沙公族祖　族祖二字衍雖同出大司馬而已在五服之外服盡矣長沙謂淵明爲族祖也傳寫誤衍二字閻百詩云自昭明誤讀陶命子詩以祖與考係於陶侃之下及作淵明傳遂謂侃乃淵明曾祖其實不然又贈長沙公詩敘中長沙公於予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大字當作右卽漢高時功臣舍也云云按顏延之陶徵士誄云韜此洪族抑彼名級可證此詩序中大司馬斷指士行非漢初開封侯陶舍以右司馬從高祖訛右爲大也延之與淵明同時安得云傳文昭明誤讀命子及此二詩乎

命子　於赫愍侯六句　前漢書高祖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擊燕代侯子夷侯青嗣

亹亹丞相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孝景二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免

在我中晉　漢季稱東漢爲中漢此中晉所本也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字之求思企孔思也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　欲其勝父眞如孔思也

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末句警儆并自悼也

歸鳥　雖無昔侶衆聲每諧　隣曲妻孥雖不如中朝舊侶爲多才然眞趣則相入也

游不曠林宿則森標　不曠林而森標則深潛山澤物色不至已起末二句

形贈影　此篇言百年忽過行與草木同腐此形必不可恃尚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立善也

神釋　此篇言縱欲足以伐生求名猶爲願外但委運以全吾神則死而不亡與天地俱永也

日醉或能忘二句　對首篇

立善常所欣二句　對次篇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道喪向千載四句　上二句一揚下二句一抑

從我潁水濱　魯兩生不肯起從漢高況見此季代篡奪乎故勸之從我爲箕潁之遊也

乞食　感子漂母惠二句　雲起龍驤非我所處矣

銜戢知何謝二句　胷中亦將以有爲也冥報相貽則不事二姓以遺逸終焉之志亦已久矣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收斂不盈廛　毛詩一夫之居一廛

連雨獨飲　句句折

移居春秋多佳日首農務各自歸　插此句起結處
此理將不勝　言勝絶惟此也
和劉柴桑歲月共相疎　我棄世世亦棄我也
和郭主簿藹藹堂前林首遙遙望白雲二句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所謂望雲懷古蓋西方之思也懷安止足皆遜詞自晦耳
與殷晉安別　方熊曰殷已爲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晉安蓋先作長史掾者晉所命也題即有意
語默自殊勢　不曰出處而曰語默公之遜詞也
悠悠東去雲　東下
良才不隱世二句　應語默
贈羊長史愚生三季後二句　托意非常
得知千載上六句　言僅以書知之餘迹向者未之見也
九域甫以一二句　逸輿高騫　義熙十三年八月平姚泓
擁懷累代下二句　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武羅於羿浞之域想王躅於亡齊之境聊以寄其難言之隱也
歲暮和張常侍窮通靡攸慮四句　民生多以愁苦自賊若自以年至氣衰窮通不一關其慮久矣然亦有撫已慨然者則冉冉老至修名不立也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近瞻百里餘　應前望字
巽坎難與期　巽坎以代風水謂下連用風浪字也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篇發端皆自言躬耕非始志下半篇則申時不可爲不事伯朝之本趣
屢空旣有人　言已不足以當之也即下章難逮之意詞有輕重下字尤工

卽理愧通識二句　自詭通識而至喪節乃吾所羞也正
言若反
瞻望邈難逮二句　此謂道不可行聊爲農以沒世也
雖未量歲功二句　妙絶　仍不一於憂貧故言近旨遠
行者無問津　此句寓遯世之意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微雨洗高林二句
奮迅出塵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形迹憑化往四句　形骸猶外而况
華軒所以遺守都盡而孤介一念烱烱獨存之死靡它也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遙遙沮溺心二句　本非
沮溺之徒而生乎晉宋之交避世之心乃若與之符也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姿年逝已老二句　似此
老而好學故有年逝未乖之喜
飲酒・衰榮首・邵生瓜田中二句　先世宰輔故以邵平自
比
達人解其會四句　邵平可遊蕭相之門淵明何妨飲王
宏之酒在我皭然不滓則衰榮各適而不相疑也
積善首九十猶帶索四句　當年壯時也今都下語猶爾
言老彌戒得則壯盛之厲節可想所以使百世興起也
此又自言其可得而同不可得而離
道喪首有酒不肯飲　直是有人不肯做之託詞耳百年
幾何奈何不及時自立也
持此欲何成　惜其情而不反則是忘其性也
結廬首欲辯已忘言　辯字與前問字相應
在昔首恐此非名計　恐墜固窮之節也
顏生稱爲仁首　前後自作客主志士不忘在溝壑則陶
公篇末所自矢也裸葬猶可又何枯槁之恨哉
死去何所知二句　曲折頓挫

有客首規規一何愚四句　張雎陽有言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不明大義則醒者何必愈於醉也

少年首敝廬交悲風四句　謂不見治平也

子雲首有時不肯言四句　可得而親不可得而雜政所以待王顏輩也

羲農首終日馳車走六句　終日狂馳則汩沒聲利將貽名教之憂所謂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又不若沉飲者反與眞淳之意差近矣此反言以激之也

止酒　昔昏而今明故曰將止扶桑涘

述酒　此詩眞不可解

責子　老夫耄矣子又凡劣北山愚公竟何人哉此責子所爲作也

總不好紙筆　人不學安知忠孝爲何事陶士行後人遂爲原伯魯之子此公所以俯仰家國而感嘆於天運如此也

天運苟如此　國亡主滅何暇復恤子孫爲門戶計故歸之天運也

有會而作　後半言蒙袂揚目者誠過然斯濫可戒當以固窮爲師也

斯濫豈攸志　攸亦所也變文作對

蜡日　梅多用一枝未有用一條者

擬古日暮天無雲首　似詠懷

少時壯且厲首伯牙與莊周　鍾期與惠施陶公所自託也

種桑長江邊首　此言下流不可處不得謬比易代

柯葉自摧折　倒裝句

雜詩人生無根蔕首　金源劉從益和陶詩以此篇合榮華難久居爲一篇日月不肯遲合我行未云遠爲一篇

丈夫志四海首　歎老嗟卑則常自托於志在四海於是
冰炭交戰至死不悟吾知空名爲無益故不知老之將至
而目前莫非眞樂也　行路難中有一篇用其意
罇中酒不燥　燥字新　只將孔北海語易一字
憶我少壯時首　沉着痛快中年人讀之始覺味長
無樂自欣豫　妙妙與徂歡無復娛反對
日月不肯遲首素標插人頭　險語
代耕本非望首　拙生失其方自謂謀道不謀食也
嫋嫋松標崖首　舊注東坡和陶詩無此篇
詠貧士　詩以言志君子固窮七篇皆自道也
萬族各有託首　孤雲自比其高潔下六篇皆言聖賢惟
能固窮所以輝耀千載逈立於萬族之表不可如世人之
但見目前也
淒厲歲云暮首　患難不失其常　陳蔡見圍仲尼不疑

吾道之非況止於飢乏何爲不追古人而從之乎
榮叟老帶索首　非獨遠於人情生不逢堯與舜禪則宜
以榮期原思自居求無媿於仲尼而已如子貢所以告二
子者姑舍是可也
安貧守賤者首　死生不攺其操
非道故無憂　貧賤不以道得者不去陶公誠造次顚沛
必於是者矣
袁安門積雪首　苟求富樂則身敗名辱有甚於飢寒者
故不戚戚於貧賤但恐修名之不立也
採莒足朝飡　莒疑作稆後漢獻紀尙書郎以下自出採
稆注云稆音呂與穭同
仲蔚愛窮居首　自言事在詩外有不易其介者俟後人
論其世而知之
昔在黃子廉首　妻子不撓其慮　言終不爲妻子所累

貶節而復出也

詠二疏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此千載心期也

離別情所悲四句　洗發

詠三良箴規嚮已從　含下厚恩

臨穴罔惟疑　惟思也

詠荆軻心知去不歸二句　抑揚三致

讀山海經玉臺凌霞秀首　王母自謡耳豈爲周王亦自

道一譚一詠與世俗了不相關也

迢遞槐江嶺首落落清瑤流　當作洛洛清瑤流按山海

經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注水流下之貌淫音遥

夸父誕宏志首　妙在縱其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也

餘迹寄鄧林二句　其爲夸也死猶不悟

精衛銜微木首　周益公云宣和末臨漢曾紘謂形夭無

千歲當作形夭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証甚明已而再味前

篇專詠夸父事次篇亦當專詠精衛不應旁及他獸今觀

康節只從舊本則紘言似未可憑矣按尤延之所開山海

經作形天

桃花源記　此文極古

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　曰邑人則先世固所謂彼都人

士者也

詩嬴氏亂天紀　謂以十月爲正塞一端以槩其餘也

雖無紀歴誌　與亂天紀相對兼收足遯世

怡然有餘樂二句　暗藏淳字　於何勞智慧世外之淳

也爾縫使其淳名教中之淳也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一卷　古詩一

長洲何焯屺瞻

宋景濂爲俞默翁杜詩舉隅序以爲註杜者無慮數百家大抵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附會梲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詞無非忠君愛國之意至于率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說說者雖多不出于彼則入于此遂使子美之詩不白于世余謂此言蓋切中諸家之病而明人注杜則又多曲爲遷就以自發其怨懟君父之私其爲害蓋又有甚焉者矣景濂譏劉辰翁于杜詩輕加批抹𡚁辭翁豁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不遠元人皆崇信辰翁莫有斥其非者此實自景濂發之而注杜者從未有一言及之何耶默翁名浙字季淵宋開慶己未進士蓋因生不逢辰有所托而爲之

者序言其各析章句于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二致意
焉亦必有可觀惜余不及見也
奉贈韋左丞丈　觀唐代贈送之詩惟老杜篇篇意思深
長此篇發端二語氣象褊迫早年詩如此　此詩兼帶齊
梁氣調
賦料揚雄敵一聯　儒者之華
致君堯舜上一聯　儒者之實
此意竟蕭條　提起
此意竟蕭條至到處潛悲辛　出則出處則處若不行道
而徒餔啜豈不可羞乎
朝扣富兒門四語　非身歷京華不知其言之悲扣門二
句并縈拂紈絝
主上頃見徵四語　透出多誤
每于百寮上　謂林甫之前也

竊效貢公喜一聯　望其如王陽乃彈同子貢二句寓意
深婉
焉能心怏怏　言不能與衆伍也心怏怏應潛悲辛
秖是走踆踆　應行歌三十載
今欲東入海　應隱淪
尚憐終南山至末　終南頂去秦一飯并縈拂杯炙末句
收入海并碩縱鱗誰能非傲世語蓋雖去仍望如韋者能
馴之誦于百寮何不言之主上乎終南山屬意大臣清渭
濱屬意主上不可以悻悻一決之詞例之也
白鷗沒浩蕩　志林宋敏求謂鷗不能沒改作波字按小
謝集有往敬亭路中聯句云鷺鷗沒而遊此沒字所本不
必泥鷗不能沒之說
送高三十五書記　無窮轉變起伏
脫身簿尉中　當是由封邱尉爲掌書記也

十年出幕府二句　以封常清前例期之非虛設也

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　何當歸有餘力應休王師無迹

贈李白　太白初放還山時作

亦有梁宋遊二句　雙收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二句　用兩層叠注逼出末句有力

陰壑生虛籟　初夜　撇過遊字

月林散清影　月升

天闕象緯逼二句　指宿　天闕謂伊闕也注改闕字死對無味境之奇在龍門遊宿在寺中四句寫龍門以寺起結界畫輕重自見　龍門是最高處却從下方衆壑襯起林開而象緯入牖籟發而衣裳覺冷四句中次第相生恰又倡出覺字晨字

望嶽　首尾實中四句虛

岱宗夫如何　嶽字倒起夫如何三字盡望之神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俱雄麗則一李長吉耳趙閑閑記前輩論詩語

齊魯青未了　望字

造化鍾神秀二句　指嶽

盪胸生曾雲二句　是第二層望

會當凌絕頂　反醒望字

一覽衆山小　收嶽　句出法言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天寶初邕爲汲郡北海二太守

東藩駐皂蓋　駐字直貫注落日句

濟南名士多　邑人在坐

交流空湧波　言水波湧起在空中也

落日將如何　起難重過

從公難重過　陪字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同李邕作　圓荷想自昔　當指東

湖故事記酉陽雜俎有之更考

芳宴此時具二句　關鎖上下

不阻蓬蓽興　同字

元都壇歌　開長吉

青石漠漠常風寒　蕭爽

鐵鑕高垂不可攀二句　子午道從杜陵抵終南公本杜

陵人而故人長往遂高不可攀故歎羨其獨能致身福地

也

今夕行　今之輸後之贏者也進者乃退退者眞進笑者

無遠見耳只說半面有味

邂逅豈即非良圖　良圖即在輸處

兵車行　咸陽橋即中渭橋此詩自爲河隴用兵而作或

謂刺南詔之師非也

塵埃不見咸陽橋　此不見虛字實用後二不見實字虛

用作章法映帶

行人但云點行頻　但云藏下申恨一層目前一層意中

也

邊亭流血成海水　血流入青海故稱海水也

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　君指過者　言山東二百州

已包天下矣

千村萬落成荆杞　起索租借秦人以包天下

況復秦兵耐苦戰二句　曲折穿漏不直亦有賓主　借

秦人口中帶出以所見者包舉所不及見者也

長者雖有問　重喚過者作一頓挫　雖字與上但字暗

相呼應雖有問當云雖無問易一字即怨而不怒也

役夫敢申恨　敢之爲言不敢也

信知生男惡四語　迴顧爺孃送哭中間健婦句仍不漏妻子

君不見青海頭至末　君指過者　咸陽橋青海頭人哭鬼哭首尾相對　篇中逐層相接纍纍珠貫　弊中國以邀邊功農桑廢而賦斂益急不待祿山作逆山東已有土崩之勢矣況織輸根本亦空虛如是一朝有事誰與守耶借漢以喻唐借山東以切關西尤得體

高都護驄馬行　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少隨父至安西累擢副都護四征都知兵馬使天寶六載虜勃律王及公主還代夫蒙靈詧爲四鎮節度使九載討石國平之獲其王入朝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群胡務面割耳請留制復留思順以仙芝爲右羽林大將軍公詩蓋作于此時惜其屢立大功而終老于環衛也

猛氣猶思戰場利　縈拂臨陣

萬里方看汗流血　束遠字即起何由出

青絲絡頭爲君老　顧伏櫪

何由却出橫門道　正結　應來向東

天育驃騎歌　西馬徒存而真馬老死槽櫪不得爲天子用公詩蓋寓葉公西龍之嘆乎只說時無王良伯樂不使其流及上

矯矯龍性合變化二句　是健字精神乃稱其爲天子馬也

遂令大奴守天育　胡仔曰東坡書此詩作字天育拔作守乃與別養合特設天育一廄專官守之也作字不與養字重複乎

張公歎其材盡下　以張公與良樂

嗚呼健步何由騁　顧走千里

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縈拂張景順雖欲盡力于天子

誰知之者

白絲行落絮遊絲亦有情二句　極其眩曜而後折之

秋雨嘆堂上書生空白頭　後時也

第三首秋來未省見白日　結出本意

醉時歌　目空一世而不露輕肆之迹人但以爲曠達耳

先生有道出羲皇四語　卽下儒術孔徒也下以同襟期

三字束住則此四語亦自譬也

杜陵野客人更嗤二句　野客被褐并不得爲廣文先生

矣故更爲臺省食肉者所嗤

日糴太倉五升米　日糴太倉亦不如先生猶月請俸歲

縻粟也

燈前細雨簷花落　燈前頂上夜沉沉　簷花落頂上春

字

相如逸才親滌器　歸則無所不堪

子雲識字終投閣　不歸恐有甚者

石田茅屋荒蒼苔　言猶可力耕自食

孔丘盜跖俱塵埃　紛紛衮衮孰非跖之徒歟俱爲塵埃

而我二人雖儒術轗軻自信身後名高萬古則亦不須慘

愴無疑樂飲也

生前相遇且銜盃　身後名生前酒兼而有之我二人高

歌曠達眞天下窮極貴盛之人矣卽餓死何不足況勠荒

力作其窮辱僅比于相如之滌器亦非腐鼠所能嚇乎勸

其并去此官與已同也

醉歌行詞源倒流三峽水　能綴文也

筆陣獨掃千人軍　指草書

只今年纔十六七　更小于陸

暫蹶霜蹄未爲失　承驊騮

會是排風有毛質　承鷙鳥

風吹客衣日杲杲至末　風吹二句言別之苦貧賤句收轉落第兩路夾出酒盡獨醒來此時卽望以一醉遣懷不可得也對酒如此況會散乎不欲傷勤之意故聲出復吞然躑躅之間涕零有莫能制者矣

贈衛八處士　句句轉

訪舊半爲鬼　暗藏衛八之父在內

夜雨剪春韭　雖然倉卒薄設猶必冒雨剪韭所以見其恭也

新炊閒黃粱　宋子京書作聞黃粱非常生動

苦雨奉寄隴西公所思碍行潦　指隴西公

式瞻北鄰居　指王徵士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方云皇州以上十六句形容塔之高凡山頂日夜大風故廟宇皆用鐵瓦老杜烈風無時休非身歷至高處不知其妙也仰穿二句謂塔中磴道盤旋而上每級之下必以邪拄枝撐幽矣旣至塔頂身在半空北斗若挂其戶河漢若聞其聲羲和少昊彷彿可覩秦中諸山從高望之皆若培塿俯視一氣瀰漫皇州且不辨況涇渭二水乎此段形容其高俱可解回首八句方屬風刺

自非曠士懷一聯　次聯難接最是曲折變化　二句固是行文曲折處然亦暗爲後半伏脉

仰穿龍蛇窟一聯　接語工細登字不枯

七星在北戶一聯　是跨蒼穹

羲和鞭白日二句　收到慈恩

迴首叫虞舜四句　從上皇州二字忽然轉入諷刺比興相緯暗移不覺

黃鵠去不息二句　言欲褰裳去之也

君看隨陽雁二句　結語暗與雁塔相關隨陽又頂日晏來　迴首以下或有所托前半若如三山老人遽妄爲穿

穴是忘題目之爲登塔也

示從孫濟　娓娓惻惻宗老訓誡之詞中入比體似歌似謠兩漢風流宋張表臣珊瑚詩話云萱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藩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葵傷而不芘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興

竹枝霜不蕃　蕃作翻字佳

九日寄岑參兩脚但如舊　陳后山本作雨是也作兩則中間無根矣

所向泥活活　先起寄岑

思君令人瘦　風雨思朋友

吁嗟乎蒼生　申前苦雨

大明韜日月四語　鄭之雞鳴曹之候人此作者之體源所自出

是節東籬菊　指九日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似用太白體

深山大澤龍蛇遠四句　虛景作襯

自是君身有仙骨四句　言我自惜巢父之爲人非如俗流欲以富貴縻之也

惜君只欲苦死留　應不肯住

南尋禹穴見李白　太白刺貴妃辱力士被讒還山亦掉頭不屑富貴人也

飲中八仙歌　董彥農云每人爲韵句中各見仙字意然以太白爲綱領　白傳因此詩而附會八人未嘗如昔人爲竹林之遊也

道逢麴車口流涎　道逢改路見從白氏長慶集注

李白一斗詩百篇一段　獨多一句點出眼目八人中太白尤與公論交酒鑪者也　通章皆嘆諸子之不得志有托而逃言外亦自寓已之沉飲聊自遣也八人中焦遂獨

無官位詩亦以是終猶之杜陵有布衣也　凡三人兩句
四人三句一人四句相雜成章

曲江三章第一章白石素沙亦相蕩　層次深淺

麗人行　前半鋪揚處皆詩人君子偕老之體

紫駞之峯出翠釜二句　交互對

簫鼓哀吟動鬼神　帶敘一句

後來鞍馬何逡巡二句　卽指丞相蓋謂國忠也

當軒下馬入錦茵　言其一無所避分明指斥其男女無
別故只用虛敘却留向末句中點破

楊花雪落覆青蘋一聯　暗指諸楊覆亡貴妃賜死之事
此篇蓋追賦以爲後世鑒末句就本事收轉言要津鞍馬
炙手可熱者徒以雄狐之醜遺臭萬世五家車騎曾眼不
知所往也若後多費烟墨卽與題不稱味亦無餘故畧以
廋詞櫽括耳

樂遊園歌　于今爲南內于漢不嘗爲樂遊乎芙蓉園夾
城仗有時而盡而吾詩可以垂之無窮然則何以無歸爲
悲哉結句又以自解也獨立二字不但爲會散寂寞言之

煙綿碧草萋萋長　此句中暗伏無歸與結處呼應

曲江翠幕排銀牓　對無歸

拂水低徊舞袖翻　對獨立

只今未醉已先悲　貧賤如昔又加以老安得不未醉先
悲乎

聖朝亦知賤士醜　醜謂以有道貧賤爲恥也

一物自荷皇天慈　但荷天慈則不被君恩可知措詞微
婉

渼陂行　縮本江海賦

天地黤慘忽異色　與自非曠士懷登玆翻百憂同法
晉李顒涉湖詩黯藹天時陰岧嶤舟航舞長川廣澤雲氣

呑吐風浪迴旋往往然也
鼉作鯨呑不復知　爲萬頃起伏
舟子喜甚無氛埃　一半明
宛在中流渤澥清二句　中間界劃
下歸無極終南黒　一半晦
半陂已南純浸山　頂終南黒
水面月出藍田關　迴舟月出于敍景中暗暗帶出
此時驪龍亦吐珠二聯　上二連水中之影此二連水中
之氣萬頃之奇非此不能參靈極妙亦暗與前驚慘憂思
相應也
渼陂注　入潦水潦當作澇說文亦無此語
渼陂西南臺懐新目似擊二句　謝家句法
乘陵惜俄頃　乘陵謂乘扁舟而陵長風也俄頃對後彌
年

外物慕張邴　張是張長公舊注以爲留侯與邴曼容不
類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賴有蘇司業　賴作近近字與
三十年呼應
時時乞酒錢　亦差勝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耳
夏日李公見訪貧居頼村塢　幽也
客意已驚秋　已字注庶字
巢多衆鳥鬭　頂遠林　以下六句從遠林長流四字更
轉一層自作客主極文之變
苦遭此物聒　反起靜字　巢多衆鳥鬭四句偷蟬噪林
逾靜鳥鳴山更幽反用之此宋人翻案法所自也但公不
肻一概生拗耳
水花晩色靜　頂長流又見不假淸風而自凉也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說者爲指祿山事乎尚未喻

東山氣鴻濛　湯泉

閶風入轍跡四句　轉入湯東靈湫明皇常與妃子行幸湯泉駐蹕靈湫褻舉祀禮詩乃紀其事以起諷

王命官屬休　揷入郭給事

百祥奔盛明二句　此當時獻諛之徒爲是語下文出見蓋有由則公與給事所見也

坡陀金蝦蟆以下　或賦當日靈湫所見或因靈湫而感事寓言亦頗似之

金蝦蟆注　隋書蕭吉傳房陵王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于宣慈殿設神座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撲太子座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于未地設壇于四門置五帝座于時至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座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不見上大異之上言太子當不安位

夜聽許十損誦詩愛而有作　誦詩渾遊衍　似指其言之多溢此詩蓋戲之也

人間夜寥闃　倒結夜聽

橋陵詩三十韵因呈縣內諸官　前半布置好

坡陁因厚地　沃野開也

却略羅峻屏　崇岡擁也

雲闕虛冉冉八句　寫得陰沉慘淡

高岳前嵂崒六句　本呈縣內諸官却兼寫縣外形勝詩爲橋陵作也

王劉美竹潤四句　指縣內諸官

驄馬行　賜者太常梁卿李鄧公乃後得故賜馬本事至後始出

鄧公馬癖人共知　指題中注愛而有之

夙昔傳聞思一見　伏後

顧影驕嘶自驚寵　晴藏賜馬

銀鞍却覆香羅帕　轉出賜馬

卿家舊賜公取之　卿家指梁卿

此馬數年人更驚　迴顧夙昔傳聞

不與八駿俱先鳴　縈拂賜馬極詠歎淫液之致

雲霧晦冥方降精　大宛之種　漢書大宛馬其先天馬子也　艮驥老始成言其成與八駿俱鳴言其用方降精句言其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紆迴頓挫極温柔敦厚之味所以異于鄙儒之大言也

老大意轉拙　詠懷起

白首甘契濶　未遇堯舜故

非無江海志二句　對下巢由不憂

生逢堯舜君　對稷契句

葵藿傾太陽二句　將稷契堯舜一縮

顧惟螻蟻輩　螻蟻輩即同學翁之事干謁者下之盜朝多士衛霍食客皆此曹也

胡爲慕大鯨　鯨魚于海公之志則然曰胡爲者反言之亦若自嘲其拙也

以兹悟生理　言自知不得不與螻蟻爭榮

忍爲塵埃没　承老大白首

沉飲聊自遣　言吾誠笑螻蟻之卑亦少愧巢由之高矣然終未能以吾之性易彼之節所以進退躑躅沉飲自遣也

放歌頗愁絶　放歌所以爲歡而翻云愁絶者爲有失業徒遠戍卒隱憂方大難以自遣也　鮑詩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公促作一句

霜嚴衣帶斷　對形庭分帛

蚩尤塞寒空　此天戒也　蚩尤竟天對後遠戍民之失
業尤本病也故語有詳畧
鞭撻其夫家　指民怨　此等語秦中吟之祖
君豈棄此物　分帛而不分憂則如棄之也
多士盈朝廷　迴顧當今廊廟具二句
況聞内金盤二句　指國空　此又言好武功而寵邊將
舉其奢淫驕恣可知也
煖客貂鼠裘四句　二客字乃所謂無恥而事干謁者也
又對下十口飢渇
路有凍死骨　應霜嚴等句
群冰從西下　群冰與前疾風嚴霜皆比群小之盈朝也
老妻寄異縣　應布衣濩落
庶往共飢渇　赴縣
豈知秋未登二句　末作禾歳自豐稔貧家倉卒偏以餒

死也
生常免租税　對前出帛
名不隷征伐　對下遠戍
黙思失業徒二句　收窮年憂黎元
憂端齊終南　咏懐結　二句言士之窮若此況下民與
戍卒乎此憂又有甚于一家十口者故不可掇也　中間
就温湯一事言之可憂已有數端況通計民生失業五大
在邊其憂真有百端交集者故曰齊終南也　自首句至
愁絶句皆自叙其志尚也竊比稷契而不遇而猶覬此志
之伸至于取笑而不顧者蓋雖有江海之好而不忍忘君
雖非廊廟之材而不可奪志故也仕路之徒如螻蟻之求
穴鑚營趨附我則又所慕者大恥事干謁所以至于老而
不遇猶不能變其夙志以徇巣由之節可謂窮矣故向之
浩歌激烈者今又放歌而愁絶也歳暮至再述叙其經行

所見宴遊之事所聞奢靡之風以感切時政壯遊詩所謂
舉隅見繁費引古惜興亡者意此類也北轅至末敘已歷
險赴家而有飢餓之慘因以念窮民而憂國事蓋應第二
節路有凍死之意又終首飾所謂嘆息熱腸者于是不久
而祿山之難作矣 系安溪先生評

奉先劉少宰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 畫障
怪底江山起烟霧 是新畫
畫手亦無數六句 皆有新字在
得非元圃裂四句 大槩寫
反思前夜風雨急四句 跌斷插入四句新障變化曲折
并奉先少府亦不漏畧
野亭春還雜花遠 言其明
漁翁暝踏孤舟立 言其暗
滄浪水深青溟闊 言其平
欹岈側島秋毫末 言其側 野亭以下六句細寫〻兩
層相對逐層不亂
自有兩兒郎 帶敘
大兒聰明到二句 畫其高處
小兒心孔開二句 畫其下處 四句又將大處細景補
出
青鞵布襪從此始 暗應新字結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崇岡相枕帶二句
雖有崇岡枕帶而所處既高則曠野皆如咫尺二句曲折
善形容
泉聲聞復息 泉聲是動復息是靜含下動靜二字
有似懼彈射 起下隱字
為我炊雕胡 對旅食
相對十丈蛟 十丈蛟承上長松言之

何得空裡雷二句　形容松濤也
崑崙崆峒巔二句　烟霾霧擁則山若增而高故云
人生半哀樂二句　一綰
三川觀水漲二十韵礧磈共充塞　充塞字與南池篇用韵同
不有萬穴歸四句　接法奇變
及觀川源漲二句　出意反襯　江海猶懼其覆則平陸何可復見奇之又奇
悲青坂　落句深傷中人督戰以致一敗塗地也
哀江頭輦前才人帶弓箭四句　無賢才廢武備皆暗寓其中
翻身向天仰射雲二句　仰天一箭而翼墜雙飛此指陳元禮請殺貴妃事其云輦前才人者姑隱避其詞如聞比興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欲人思而自得之耳

去住彼此無消息　去謂上皇住謂肅宗
哀王孫長安城頭頭白烏二句　烏生八九子猶哀鳴相呼天子出走獨不能庇其子孫乎
屋底達官走避胡　曰達官不忍斥言也
金鞭斷折九馬死　曰馬死代爲之解諱莫如深也
不敢長語臨交衢二句　頓斷不直
朔方健兒好身手　此朔方謂幽燕非朔方軍也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格詩
黃鸝度結構二句　暗入花邊
第二首取用及吾身　對下潤字
第三首　此篇雖謝元暉無以過
玉繩迴斷絕二句　鐵鳳橫亘於玉繩之中若中斷
第四首童兒汲井華　根上首塵沙來
明霞爛複閣　根上首天黑

側塞被徑花　根上首地淸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愛客滿堂盡豪翰　承交有道

坐中薛華善醉歌　承文章有神

近來海內無長句四句　唐初七言歌行多用齊梁舊體至公等乃專法鮑明遠行路難極于道壯故詩中專以長句爲言也岑參有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御詩

萬事終傷不自保　顧垂老遇亂

如何不飮令心哀　收轉綏憂

晦日尋崔戢李封尸寢驚敝裘　伏嬾字

晩定崔李交　崔李蘇鄭是切對

況因令節求　點晦日

草牙既靑出二句　春氣和柔

濁醪有妙理二句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出此

雨過蘇端久旱雨亦好　正苦無食可堪久旱喪亂流離

得雨一身可延雨亦好三字頂久旱包含結處

濁醪必在眼二句　入眼只有濁醪欲假以抒懷不覺盡醉二句意亦曲折

紅稠屋角花　顧雨字

喧閙慰衰老　暗對妻孥隔軍壘

況蒙霈澤垂　抱雨

糧粒或自保　應無食

喜晴靑熒陵陂麥　熒貼陵靑貼陂

迴首白日斜　收晴字

述懷一首　誓報主恩以贊中興家之在否所不暇顧深杯歡會盡謝不與故結云云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長驅振凋敝　振凋敝者中興之本而驅之爲賊用困吾民也

南伯從事賢　按笄鶴齡云南伯謂山南主將

生知七曜歷　續漢律歷志劉洪爲七曜歷　此句天時
手畫三軍勢　此句地利
至尊方旰食二句　言不如人和也
塞藉長久計　長久計欲其于征斂之中勿浚民生以鳩
集之致滋凋敝庶能如後漢興復長世不然則賊雖滅而
民不懷旋有英雄起于草莽矣
居人莽牢落至末　凋敝之實即離叛之原徵數目見以
明吾論之非迂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崆峒地無軸二句　轉入安西
爲畫長久利　當時惟仗靈武一軍爲興復根本安西存
則朔方固故欲其畫長久之利使反正得遂也
踴躍常人情四句　畏人二字精神透出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昔沒賊中時　伏下
沉字

今歸行在所　伏下浮字
偪側兵馬間六句　壯其激烈閔其險艱用意深長
張目視寇讐　伏下憤激
鑾輿駐鳳翔八句　言防禦之重
走馬仇池頭　指同谷
古色沙土裂二句　伏下馳林邱
羌父豪猪靴十句　言防禦之難
吹角向月窟二句　即下橫戈尋也
鳥驚出死樹二句　即下無人境也
且復戀良友至末　抑何敦厚　此望盡復承平舊規非
不急語也無公之胸次亦道不到此所謂諸葛君眞名士
也　結善頌善禱
塞蘆子　黃鶴云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
子關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入者故有此作按鶴注爲得

公意
五城何迢迢　迢迢反對速字莫謂其遠爲寇不能至止
隔一水耳
思明割懷衛二句　割懷衛言思明亦隨秀岩而西恐其
意不專在太原
崤函蓋虛爾　足上句意空國而來豈徒然哉
疾驅塞蘆子　疾驅對速字
岐有薛大夫四句　乃憑險扼寇之比例
深意實在此　公之遠圖正望于靈武之預爲備也
彭衙行早行石上水二句　名句　望見白水以爲[illegible]
幾墮深澗還指蹤躅以爲郵落僅宿空林深山間道[illegible]
之苦盡此十字矣
故人有孫宰　有者言奔竄以來獨有此一人也
煖湯濯我足　緣上泥濘

翦紙招我魂　此句言始歸也　命垂絶而忽續如招我
魂而忽歸也
衆雛爛漫睡二句　徒步既久驟得安處無暇索食投地
鼾睡字字眞景
別來歲月周　收轉憶昔
北征皇帝二載秋二句　書二載秋者都人士之望已久
園陵淪賊洒掃廢闕不可泄泄也閏八月秋且向盡正當
順肅殺之氣成收復之功也後云禍轉亡胡歲勢成禽胡
月與起二語相應
杜子將北征二句　開出前半篇
君誠中興主二聯　伏後半篇
憂虞何時畢　何時畢幾時休皆中間綫脉撥動歲月句
靡靡踰阡陌　以下北征
迴首鳳翔縣　指行在　時肅宗在鳳翔

前登寒山重二句　漸次脫卸
蒼崖吼時裂　言若吼則崖裂也
菊垂今秋花　切閏八月　二句言干戈滿地幾于無花
數道出師幾于塞路寫出深山最深處
青雲動高興十句　最頓挫曲折
雨露之所濡四句　乾坤瘡痍呻吟蕭瑟此獨各遂其性
若別一身世也
坡陀望鄜畤　先望見
我行已水濱　頂上谷字
我僕猶木末　頂上岩字　三句脫卸錯綜
鴟鳥鳴黃桑四句　并無復人烟矣
況我墮胡塵　隨勢跌落
經年至茆屋　經年從與妻子隔絕計之非久居道塗也
以下問家室

見耶背面啼四句　垢膩非復玉雪故見耶而反背面也
脚不襪透出寒意纔過膝則亦跣足矣男女異詞用筆之
細如此
嘔泄臥數日　一作數日臥嘔泄日字韵重從之爲是
那無囊中帛二句　閏八月授衣候至此亦生理之不可
少者
似欲忘飢渴　忘飢渴中不惟志喜已起下生理句
問事競挽鬚　暗渡
翻思在賊愁　應墮胡塵
新歸且慰意二句　從家事轉到國事
幾日休練卒　應東胡反未已
仰觀天色改　轉到肅殺
慘淡隨回鶻　注回鶻作回紇是蓋德宗時方請易爲回
鶻也

其俗善馳突　善字直貫注鷹騰箭疾
送兵五千人二句　方云胡人長于騎射其取勝獨以馬
故一人有兩馬此古法也按魏主燾帥輕騎兼馬襲擊柔
然胡三省注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兩馬也
聖心頗虛佇至末　朝議所恃者回紇助順顧我所卜皇
綱未墜者則在上皇悔過足以感人心太宗德澤入人者
深但至尊能以宣光自待東胡未必久也
胡命其能久　鎖胡反
皇綱未宜絶　鎖中興即開下　言興復責在肅宗況上
皇亦非亡國之主也
姦臣竟葅醢四句　國忠先爲士卒所殺而後妃子賜死
敘得井然
宣光果明哲　應君誠中興主
桓桓陳將軍　先言明皇能處敗始歸美元禮得體而不
失實
寂寞白獸闥　悲君側諫諍之無人也
煌煌太宗業二句　歷敘皇綱未宜遽絶歸本開創責望
于中興者愈切矣
玉華宮　太宗所建　梅聖俞曰玉華宮近有苻堅墓
直刺太宗結句引歸自己身上不許露
溪迴松風長　伏萬籟
蒼鼠竄古瓦　望見
不知何王殿　前王侈殿謬云不知詩人譎諫之意也
陰房鬼火青　入尋
壞道哀湍瀉　顧溪回
萬籟真笙竽一聯　妙用反襯接得不直
美人爲黃土　真中有假
況乃粉黛假　粉黛指塗壁丹艧言之

故物獨石馬　假　按石馬封演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麒麟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爲儀衞其在唐有制

冉冉征途間二句　用木葉落兮長年悲　天地四時運行不窮人生其間百年旦暮在虛空則假者或眞有形象則眞者乃假憂來無方欲浩歌自遣而不覺淚之盈把也雖然此豈自我一人始哉吾但與天地四時委蛇觀化固已解憂矣末二句則所謂莫繫于去來復歸于無物也

九成宮立神扶棟梁　顧上崖字　立神言其初倘鬼神爲之也甘泉賦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

鑿翠開戶牖　顧上斷字

其陰宿牛斗　顧上迥字

紛披長松倒　顧上風字

羗村三首　俱似脫胎于陶　敘述家人及鄉隣情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彌哀婉而彌深厚

第一首世亂遭飄蕩二句　跌宕

第二首且用慰遲暮　顧歡趣

第三首傾榼濁復清　頂上各字

偪側行贈畢曜　學鮑

十日不一見顏色　對速字

此心炯炯君應識　起相就

已令請急會通籍　起相就飲

辛夷始花亦已落　逼出速字湘靈云始花之始照月令讀作試言初開之花尚且落矣況我與子原非壯年乎一字亦有呼應

送李校書二十六韵衆中每一見四句　少年而廗高門据清貫有盛譽皆儕各之媒也前半非復泛然鋪敘此四句正見愛之深故蒍之切

乾元元年春　此等健句最不易得
已見楚山碧　碧字似用春草碧色與後綠野相應
歸期豈爛熳　伏遲字
小來習性懶二句　懶慵二字暗代驕亢
如覺天地窄　苦言
行已能夕惕　夕惕者少年所難公欲以為贈故先以身
歷者警之羨其能者正慮其未能也可謂詞不迫而意獨
至矣
迴身視綠野二句　此即孟嘗君所謂使文立為亡國之
人者也
時哉高飛燕至末　及時高飛下復敘重來道途所經反
起勿遲頓挫有力
長雲拂衰斜二句　戒行李事細只留作結
衰疾悲夙昔　夙昔已衰況過此乎

洗兵馬收京後作　齊梁體　類本云四段六韻　却不可截
然分開
中興諸將收山東二句　曰收山東其實所收只兩京耳
自注正合春秋書事之法也
祗殘鄴城不日得　鄴在河南尚不能下乃遂一葦可杭
乎危之也
獨任朔方無限功　獨任朔方則兵馬可洗公蓋知廟謀
已不專委郭相故因已成之功期後效也
已喜皇威清海岱　已喜者刺其天下未平但收兩京志
已驕盜起下小心深謀之意　淸海岱謂收地僅至淄青
滄景以北仍為賊藪也
常思仙仗過崆峒　此管子所謂願君無忘在莒也
三年笛裡關山月二句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宿兵于外
民不得有家室之樂何得以收京自安也

成王功大心轉小六句　指諸將
東走無復憶鱸魚二句　此謂朝士
鶴禁通霄鳳輦備二句　此謂靈武倉猝本出權宜自今
兩宮相見當極天下之養也
汝等豈知蒙帝力二句　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
紀綱甲兵未戢所憂在汝等耳
關中既留蕭丞相以下　勸帝與南衙大臣謀扶顛之策
勿聽宦豎邪說致中興之業不竟也
青袍白馬更何有以下　皆所謂安得親見其若是者非
已然之實事也
淇上健兒歸莫嬾二句　淇上健兒卽鄴城之將潰者也
歸莫嬾與三年不日遥應戒其將有輿尸鬆逆之患而托
其詞于莫嬾又不忍遽料其然而託于室家愁思夢魂變
異微婉深厚

安得壯士挽天河二句　兩京雖收河北之平尙未有期
師老而權分公知鄴城之將喪師而洗兵之難冀也故因
頌而致善後之思焉
留花門百里見積雪　回鶻皆白帽故望之若雪
病後遇王倚飲贈歌麟角鳳觜世莫識二句　對後命如
綫句言此飲殆可續命也
酤見凍餒不足恥二句　非病後則是嗜飲食人矣古人
作詩皆存品格也
遺人向市賒香粳六句　其誠敬欵曲如此故下云情味
誰似
令我手脚輕欲漩　一收足續命
老馬爲駒信不虛　借作返老還童用收足續命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 蔡本題上有冬末以事之東都七字　前十二句敘事後六句感慨一路將虛字

點擬文機翔舞情事活躍
駐馬偶識雲卿面　遇字
嬾迴鞭轡成高宴　指復歸
照室紅爐簇曙花二句　就冬盡春回上點化上承艱難
下起同軌
天開地裂長安陌　冬末　自子而丑也易闢為裂古人
用字常有此體
寒盡春生洛陽殿　之東都
人生會合不可常　艱難故也
庭樹雞鳴淚如綫　用祖劉事兼寓雞棲樹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王倚姜侯俱當公失意
時能加敬禮故可佳
河凍未漁不易得二句　鄭重為設字着意
偏勸腹腴愧年少　周禮籩人注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

以啗所貴　二句方見特為公設所謂情屢極也
落碪何曾白紙濕　束無聲二句
放筯未覺金盤空　束偏勸二句并起飽字
新歡便飽姜侯德二句　重在設鱠清觴異味只用帶敘
欲別上馬身無力　戲之也
不恨我衰子貴時二句　少府微官獨重其情耳豈結納
他日哉亦戲之也
戲贈閿鄉秦少公短歌去年行宮當太白　作用寓此二
句中
毎語見許文章伯　伏下多才
昨夜邀歡樂更無　為樂止于昨夜則他日之悲可知也
多才依舊能潦倒　同為兩省官今年則杜為功曹秦為
縣尉俱以直廢艱危扈從時清而反不錄無所歸咎故相
戲以才為身累也　出之以戲故曰可以怨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相士失之貧相馬失之瘦通篇託意在是

朝飲漢水暮靈州　朝飲漢水過金牛也暮靈州見天子也

義鶻巨顙拆老拳　鶻之擊物以拳非借用語

死亦垂千年　千年修虵一朝而斃耳

物情有報復　此句指鷹

急難心炯然　透義字

功成失所在二句　足上意非有所利益見其爲義也

畫鶻行颯爽動秋骨　動字頂上生字

乃知畫師妙二句　從丙字兜轉生字

充君眼中物　又顧上見字

烏鵲散樛枝八句　生字餘韵

寧爲衆鳥沒　反對恐字　沒猶斲[illegible]沒之沒言意不在逐禽也

人寰可超越　言仍不可拘

緬思雲沙際四句　以生鶻結　一篇波瀾寄託總在拘攣句內生出

瘦馬行英華作老馬　作老馬非也　此詩以爲自謂者得之

驊騮不慣不得將　不慣即所謂我不慣與小人乘也

新安吏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不曰關以內而曰新安不曰詔書而曰府帖諱之也

次選中男行　六歲曰中

何以守王城　王城謂洛陽即下所謂舊京也

瘦男獨伶俜三句　更無送者徒有白水雖隔青山猶聞哭聲也

白水暮東流　白水謂河水

天地終無情　言天地無情以抒其怨言僕射父兄以寬

其憂
僕射如父兄　此汾陽所以收再造之功也
潼關吏大城鐵不如二句　高與厚二句中互見之
胡來但自守二句　能守潼關尙恐自河東徑渡無補西都之存亡況如哥舒之不能扼險乎但自守句又暗藏一面議論在
愼勿學哥舒　若似哥舒築城何爲潼關天險患不得其人爲守將無事此勞費也
石壕吏有吏夜捉人　按胡震亨曰人如延切列女傳有此叶
老婦出門看　蘇潤公本作出看門蓋疑看字爲不叶不知眞文元寒山先同收上齶音古詩如此爲叶者多矣近世名儒又或疑此句爲無韵更拘滯也
室中更無人二句　兼點中男之故

如聞泣幽咽　婦思其姑也而兩寫到
新婚別父母養我時以下　專寫別
雞狗亦得將　比體
勿爲新婚念　又將新婚一喚　上下詞意句句是新婚
仰視百鳥飛二句　起結俱比體
人事多錯迕二句　收別字
垂老別長揖別上官　旁襯別字
憶昔少壯日　思太平也
無家別寂寞天寶後二句　自天寶以後困于徵發逃亡已多及祿山亂後則生民畧盡矣發端原其本始言之
日瘦氣慘悽　日瘦言其光之薄也
但對狐與狸二句　狐狸敢于鼓怒向人則已成鬼窟可知也
縣吏知我至二句　方欲斬刈蒿藜而復名習鼓鞞子遺

僅存何從得食生民之窮至此眞無所復之也

內顧無所攜　無家

人生無家别二句　天下之民至于不復能有其生人主安能復有其民哉結句危痛之甚無以加也

夏日歎　二詩亦逼似漢魏

陵天經中街　舊注中街黄道之所經也

王師安在哉　與上蒼無雷相應

眇然貞觀初二句　本思貞觀之主而但羡貞觀之臣得體

夏夜歎茂林延疎光　夏月妙句疎字卽帶風在內

仲夏苦夜短　上顧禾日下起筋發

虛明見纖毫　顧月

羽蟲亦飛揚　顧風

立秋後題　落句按本傳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西客秦州此詩殆欲棄官時作

貽阮隱居車馬入隣家　伏下榮貴

褭褭踏寒雨　恐逢俗客又雨窗可以靜對耳

避喧甘猛虎　避喧避車馬也　慕榮貴則能動而不能靜人物所以日陋阮生嘉遯蓬蒿避喧境之靜也鬚眉蒼古貌之靜也苦心近道中之靜也隣家車馬自以爲榮貴亦知世所數者乃此阮生乎

遣興三首第一首安得廉恥將　廉者不貪殺人之功恥者不逢時主之欲　能廉不剝下知恥不避難如此封疆自安矣

第三首春苗九月交二句　日至皆熟也此篇本子建艮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幽人幽人見瑕疵　見作在字佳　在瑕疵與上內懼相應如指李泌文不從矣因草堂本敘荆潭詩內故有此說

五湖復浩蕩二句　望其不來而悲終前失羣之意

佳人合昏尚知時　按漏刻銘合昏暮卷注合昏槿也二句比賦參錯

在山泉水清以下　言門戶雖衰節操益厲庶幾幽居自守以完晚節斥賣珠玉不御花卉婢牽蘿躬采柏不憚勞瘁期保歲寒而已

牽蘿補茆屋　有終焉空谷之志

摘花不插髮　不復事人也

天寒翠袖薄二句　依草木也

赤谷西崦人家　如畫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第一首捫蘿澀先登一聯　方曰絕似康樂廻顧眺左狹

要求陽岡暖以下　無一語是死景字字有尋置神味在

第二首幽尋豈一路　始點尋字　此首絕唱

寄贊上人　石田又敗足　顧兼士

夢李白二首　李白以永王璘累竄逐公每作詩懷憶蓋身雖完節而于故交如李與王鄭者猶惓惓然表其心迹不忍遐棄此蘇李之遺音厚之至也　是時公在秦州白在江州相去數千里不得消息故作此詩

第一首明我長相憶　與下首情親見君意呼應

何以有羽翼　頂上魂來

落月滿屋梁二句　橫亙在中間生動曲折

水深波浪闊二句　頂上魂返　夢疑非覺復疑是恍惚淒切

第二首告歸常局促二句　將前篇來返倒轉

冠蓋滿京華二句　從苦負平生志句借夢境慨歎實事此我所以常惻惻者也　白寄元云舉目誰能不惆悵高車大馬滿長安蓋出于此也

孰云網羅𨽻 應前篇在網羅天道不恢免爰雉羅不能致君徒焉憶友所謂苦負平生志不獨久要之云也

千秋萬歲名二句 言身後之名正以傷當時之政公子君臣朋友之誼可謂兼至矣

遣興第二首林茂鳥有歸二句 呂氏春秋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二句以起下劉表之不足事也 用成語以變化本詞又一法也

第四首客子念故宅 故宅卽下篇洛陽

生涯能幾何二句 可悲

第五首丈夫貴壯健二句 自悲自解

遣興朔風首 從獵無猒化自五陵刺在上者政事廢弛惟習馳逐也

猛虎首 此刺酷吏

朝逢首 人云近陶我謂似鮑

前出塞九首第一首戚戚去故里四句 遠戍則一身死于兵亡命則父母罹其禍無故興得已之役民莫用命徒爲法令所迫强赴程期耳

棄絶父母恩二句 交河遠戍旣已棄絶父母莫報罔極之恩矣況敢亡命以累父母乎是以吞聲卽路也

第二首走馬脱轡頭以下 言不復顧恤父母之身也

第三首欲輕腸斷聲二句 言不待聞隴水而腸斷也

第四首送徒旣有長 顧程期

生死向前去 緣上篇當速朽

不復問苦辛 生死各不能顧無暇復問苦辛矣

第五首隔河見胡騎 隔河卽上交河

我始爲奴僕二句 緣上篇圖麒麟

第六首挽弓當挽强四句 緣上篇樹功勳

射人先射馬　所以制侵陵之要一言盡之

殺人亦有限四句　如王嗣忠不肯貪石堡之功蓋開元將帥猶有持重而不苟爲僥倖之意　四句真圖麒麟人語

列國自有疆　出塞則踰越漢疆也

第七首　旣一剏之築城要路制勝在我不敢侵陵矣下篇則單于恐我城之立復空國來爭也

第八首單于寇我壘四句　以逸待勞閉壘不出俟其飢疲短兵步鬭彼之弓矢馬力無所用長故大奔也

第九首從軍十年餘二句　應樹功勳

欲語羞雷同　衆人以殺傷爲功而我志在安邊故以雷同爲羞也前云但欲制其侵陵此更反之內治意蓋深遠矣

況在胡與戎　況猶言豈也

丈夫四方志二句　寧無功而不爭苟得所以不辭固窮若旣棄父母之恩又釀公家之禍焉得爲丈夫乎

後出塞五首　前出塞征戍之人猶戀田里而憚行役風俗甚厚後出塞則天子好武不已天下化之其勇悍無賴氣象不待祿山作逆已知天下之將亂矣

少年別有贈二句　惡少群起看劍相笑無復父母井里之戀矣

第二首　此篇以朝暮二字結搆悲笳復動從暮字轉到來朝軍動也行軍對陣前九篇已詳此又補出中夜安營之事但歌軍容明無戰績又其分也

落日照大旗　望纛而集

馬鳴風蕭蕭三句　騎兵環外爲衛步兵列幕然後各歸其伍也

借問大將誰二句　去病敢深入此句乃正按出塞起下

篇四夷孤軍也　恐是言外正見非其人也　漢書霍去病傳注服虔云音飄搖小顏乃俱作去聲讀耳

第三首遂使貔虎士二句　曰遂使者尤之也奸雄惡少孰非自在上者發之哉

拔劍擊大荒　所收非要地也

日收胡馬群　所獲非名王也二句言逢迎欺蔽慕虛名而受實禍也

第四首獻凱日繼踵二句　非言出師之功效也奚契丹同羅寶韋之屬本未嘗蠢動邊帥邀功生事日戮不侵不畔之小夷自以為功天子不知見其獻凱接踵真王兼鎮封崇亂階其實兩蕃固無虞耳

漁陽豪俠地六句　極形容幽薊富強尾大偏重然後轉到將驕

第五首　本圖遠略欲開元寘之北豈知外重變生京師失守六郡良家之地俱為空村然則六合一家何苦重高勳而致畔亂乎此篇暗藏兩京淪沒重為開邊者戒仍止就出塞之士二十年妄思立功歸于僅免一身兒孫遂與兵終始言之詩人所以為無罪也

窮老無兒孫　與首篇及壯當封侯呼應蓋始期及壯封侯豈知窮老無後亦可謂樂禍生事者鑒矣　上恤其私而盡人之情則為采薇出車下苦其役而自抒其怨則為前後出塞故正得失者莫近于詩也

別贊上人豆子雨已熟　熟字以屋與職同押　豆子句未詳

萬丈潭閉藏修鱗蟄二句　造幽幽字餘韵

何當炎天過二句　發與興字餘韵又反應壓字　結以潛龍之見自喻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音在鳳翔都至所以分白黑

言當國家紛紜之際慎恤無辜即所以安反側招攜貳使之長居臺諫未爲無補不必事外遠索

閉口休歎息下　注樊本仲尼一聯在朝廷一聯下按當從樊本言吳固安之于我則多負諍臣也意更曲折語更從順

余時忝諍臣以下　言一夫無辜猶必剖析況宰相誣枉斥逐乎公意蓋歎兩省不復有如吳郁者共救房琯故追論其事而謂昔實負之不留與同諫諍也

發秦州 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

漢源十月交　頂無衣

況聞山水幽　此句對人事稠

下有良田疇　頂無食

實恐人事稠　顧懶拙

塞田始微收　顧生事

豈復慰老大　顧我衰

日色隱孤戍四句　題中發字

大哉乾坤内二句　發字餘音遠勢　此詩以衣食二字爲眼漢源四句言其地之暖可以有衣也栗亭四句言其産物之多不須憂食也客竹四句言風景之妙可以旅寓也此邦八句言秦州之不可居也日色八句乃發秦州之時也

赤谷　秦州至成都皆行萬山中險艱自赤谷始故曰方自玆村墟炊烟少未免飢餓加以貧病零落故有性命之憂非久客者不知其痛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　已藏慘字

硤形藏堂隍　堂字

壁色立積鐵　鐵字　山形似堂壁立如鐵故謂鐵堂峽山氣陰塞重以冬月故行哀壑而徒旅悲澌層冰而我馬瘏也

鹽井官作旣有程　起下知足

汲井歲榾榾　顧有程

出車日連連　起下喧闐

我何良歎嗟二句　小人道長必漁利以病民若欲轉移其待君子當路乎此公之所歎也

寒硤野人尋烟語　謂山硤中無不向火之人則泝沿者之寒可知也

法鏡寺　畏途之中忽得清凉世界　前此山行深寂悄然神傷作經崖寺旅愁頓破故清晨而入亭午而出遂忘前路之久待也

嬋娟碧鮮淨　䗸藏雨後

冥冥子規啼二句　收轉神傷

靑陽峽憶昨登隴坂　即塞外也　後半極好

龍門鎮　過古鎮而見戍卒旌竿慘淡白刃繡澁歎彼鎮戍阜此屯龍門豈相及哉故宿其地而閔之中夜飲泣也

石龕　起四語四面皆石西出龕字天寒日淡遠道絶壑怪石四合皆如奇鬼猛獸森然搏人非公不能刻酷伐嶮寫此難狀之景

仲冬見虹蜺　仲冬猶虹見則陽氣不收無以伸肅殺之威使蒼生安枕也

苦云直簳盡　篠簜且盡師老無成故假伐竹者以抒其悲

積草嶺　卜居尚百里而茆茨已如眼中見以來書眷我之深也　同谷諸彥公尙未面先以書候之報章欣然相迎故有此喜

食蕨不願餘二句　言粗有居食便可息肩不必更投足百里之外矣眼中見三字敘致變化即指倦休之地也

泥功山　起本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乃將汨沒同　注作及此不如乃將二字佳
小兒成老翁　方云小兒陷于泥中不能自出亦似老翁
之力竭也
哀猨透却墜　說文透跳也
鳳凰臺　此詩極變
西伯今寂寞　對後王者
群盜何淹留　與上西伯寂寞彼此暗暗激射亦以二老
天下之父自待也　按公之志蓋在長養人才以光中興
之業而自傷爲小人所忌不得入朝又不欲斥言故托之
群盜爲梗阻絶淹留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七歌以儗四愁其音節
則胡笳十八拍而奇健勝之　七歌以第一篇作領下六
篇乃分言之
第一首歲拾橡栗隨狙公　拾橡栗與下劚黄精皆言不
可倚仗他人囿窮獨立之意
中原無書歸不得　爲下弟妹遠隔起本
悲風爲我從天來　與末篇仰視皇天白日速首尾相應
知我者天亦惟自守以俟天命而已　方曰七歌結句俱
有深意其言爲我者四悲風自天天憐之也隣里惆悵人
憐之也林猿晝啼物憐之也溪壑迴姿地憐之也至皇天
白日速天不我憐人物又何問焉前後互應用意殊慘
第二首隣里爲我色惆悵　隣里反對弟妹
第五首白狐跳梁黄狐立　狐指祿山作逆兩京皆爲賊
藪也
第六首南有龍兮在山湫三句　龍之蟄也時至則伸自
比也
蝮蛇東來水上遊　比盜賊小人
溪壑爲我迴春姿　迴春則蟄者起矣　或云此篇爲明

皇作鑿甚
第七首　言若我未亂之時得致卿相則天下當不至此
此其詰夙昔懷抱增傷也然天意亦當厭亂矣　白日速
者迴春不久也
嗚呼七歌兮悄終曲　七者復之數也今我悄然其悲懸
知有終期矣
木皮嶺再鬪虎豹鬥　帶上艱險
白沙渡　層次無一字不工細
差池上舟楫　渡字
水清石礧礧　醒白沙
迥然洗愁辛　頓挫　洗愁辛反對畏途
高壁抵嶔崟　對上渡口下絕岸
攬轡復三歎　攬轡不漏我馬　復三嘆則前途仍可畏
也　退之示張籍詩乃規仿此種聯為長篇不露痕迹耳

水會渡微月沒已久　路暗也
崖傾路何難　地險也
歌咲輕波瀾　反對下千憂
霜濃木石滑一聯　即下文陟巘
迴眺積水外二句　朱云言水勢洶湧非登岸而迴眺水
外幾不知天水之為二也下句奇句　湘靈曰舟行積水
衆星皆濕猶言日月沐浴出入昆明則今登山四眺始知
是乾耳
飛仙閣棧雲闌干峻　至所歷高　閣道雖險而結構堅牢
闌干在旁故奔濤出其下亦不足畏也惟是歇鞍後四望
所歷始覺其高峻
梯石結搆牢　雖知其牢然勢則危矣曲折入神
萬壑欹疏林　起風字
歇鞍在地底二句　倒醒飛閣妙妙

往來雜坐臥　方云是日暮投店之景
我何隨汝曹　安溪云汝曹何隨我倒裝法按言我何相
隨有汝曹乎
五盤　謂棧道盤互有五重
俯映江木疎　襯出閣道之高
地僻無網罟　頂上俯字
野人半巢居　頂上仰字
喜見淳朴俗二句　已伏故廬歸思
成都萬事好二句　結句已到自然
龍門閣仰望垂線縷至末　蜀道之龍門與天對峙仰望
雲天只一線縷耳不知何人鑿此滑石以磐浮梁過渡時
頭目搖眩稍失足則不可起矣往聞瞿唐大庾之險而未
經今歷此險之後無數恐懼當從此起也
浮梁裊相拄　閣字

目眩隕雜花二句　寫險艱乃爾細麗
石櫃閣　唐子西詩話最愛瞑色帶遠客五字
信甘孱懦嬰二句　言山水幽異處不能停息往探其奇
雖由行李催迫亦因吾身孱懦無濟勝之具耳所以深有
愧于陶謝也
桔柏渡江永風蕭蕭　永字起下連字
連笮動嫋娜二句　刻出渡竹橋時景
急流鴇鷁散二句　方云流急故散岸絕故驕
高通荊門路　承上東逝二句就渡字一縱不測　言寒
江東逝尚得朝宗若余則方竄走窮山西轅未知所稅也
妙在隱躍有餘味
前登但山椒　指西轅
劍門　宋子京知成都過之謂人曰老杜連山西南云云此四
句蓋劍閣實錄也

兩崖崇墉倚　門字

一夫怒臨關　設險天下

百萬未可傍　顧壯字

珠玉走中原　顧北向

岷峨氣悽愴　顧抱西南　氣悽愴所謂漏天也二語言

其險而富

并吞與割據二句　盜賊據險君失其德之罪也

恐此復偶然二句　到此說明不得故謬其詞　默惆悵

三字包緼無限意思

鹿頭山及茲險阻盡　顧慰飢渴

冀公柱石姿　慰飢渴

斯人亦何幸二句　踰歲月而已爲幸者傷前此非人而

又恐公去而無其繼也

成都府　正用仲宣七哀之旨落句故謬其詞

翳翳桑榆日二句　明皇毗而幸蜀改名曰南京升爲成

都府故云

大江東流去　故鄉在東下云側身望川梁自恨不如此

水也

喧然名都會　府字

信美無與適　大所謂信美非吾土也

鳥雀夜各歸　如此街與下覊旅應上未見故鄉

初月出不高　臣子一例故以肅宗比月　按此時肅宗

之立已久厚齋說乃宋人喜附會耳　厚齋云初月出不

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　初立之說固

非然作者託辭自在王室微弱故結句云云此曾連所謂

衆人不知止爲一身者也

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

第二卷　古體

長洲何焯屺瞻

石犀行　就正道中又有本末隄防者隨時補救之方調和元氣則先事而圖于未形也

安得壯士提天綱二句　總收天人二字

杜鵑行　不如鮑明遠

贈蜀僧閭邱師兄（太常博士均之孫）　多士盡儒冠　暗藏乃祖

吾祖詩冠古二句　發明兄字緣起

相遇卽諸昆　出兄字

泛溪秋色有餘凄　醒上荒僻

衣上見新月　清新

濁醪自初熟二句　言酒自熟而人無好懷也

戲題畫山水圖歌赤岸水與銀河通　伏下遠勢

中有雲氣隨飛龍 一本無之

舟人漁子入浦溆二句 乃風雨欲來之景則中有雲氣句不可少

尤工遠勢古莫比 顧能事

焉得并州快剪刀二句 收出戲字與促迫反對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老夫清晨梳白頭 梳白頭三字含平生好奇并貫注四皓

憑軒忽若無丹青 下文良工心苦仙客意親兩層俱起此句真有神助

偃蓋反走虬龍形 反走二字從却承二字生出蓋松爲巨石所碍乃橫致成偃蓋也偃蓋二字卽生出松下偶坐二句妙不直接斷續變化

已知仙客意相親 仙客指李

時危慘淡來悲風 風字抱畫松

戲爲雙松圖歌韋偃 絕壁長松起纖末 虛勢先含下枝交錯 起纖末先從松針寫起 一本作絕壁長松

兩株慘裂苔蘚皮 入雙松起下白摧朽骨二句

白摧朽骨龍虎死 承上皮裂透出古字

黑入太陰雷雨垂 承上枝迴

葉裡松子僧前落 終前風起

已令拂刷光凌亂 光凌亂并映前風起

請公放筆爲直幹 反對屈鐵交錯絕筆放筆前後關鎖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赤縣官曹擁材傑 指兩縣諸子

軟裘快馬當冰雪 快馬二字暗對飢臥

南山豆苗早荒穢一聯 從寒字中抽出飢

飢臥動卽向一旬二句 從飢轉到寒

空墻日色晚 五字寒氣陰凝

病柏 石林以爲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然不敢定其

然也

豈知千年根以下　千秋恨事

病橘　此比民生窮悴若更愁有司急貢賦則將群化爲盜賊當以天寳前事爲鑒也

吾愁罪有司　鍾惺曰正恐罪及百姓耳故末引荔枝故事以爲戒

憶昔南海使四句　按注謂天寳歲貢取之涪者公借以諭未必然

枯柟　此與古柏行同意

丈人山緣雲擬住最高峯　絕世獨立

掃除白髮黄精在　劚黄精卽煮茯苓之意薑桂本性非主人所得衣食也

百憂集行　方云公之來成都以裴冕爲地主冕爲公作草堂于浣花谿上未幾冕去而爲崔光遠之客光遠驕縱特甚公不得已折節事之故曰强將笑語供主人而光遠絕無周卹之意故四壁蕭條妻子凍餒如此又不敢明言姑以少健衰老起興而中間微露其意亦可悲矣

戲作花卿歌用如快鶻風火生　起下身輕

見賊惟多身始輕　變化小敵怯大敵勇

柟樹爲風雨所拔嘆行人不過聽竽籟　䏻起新詩　湘靈云茅屋猶可葢柟拔不復生矣公安能久留于蜀乎是以明年有下峽之興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元氣淋漓自抒胸臆非由外襲也

歸來倚杖自嘆息　自歎息三字直貫注結處

風雨不動安如山　風字帶收前半

大雨流惡邑里清　將邑襯野　有此句方曲折且使勸耕句皆有根

沉痾聚藥餌二句　將人襯物

溪漲當時浣花橋　當疑作當

不意遠山雨二句　前此溪漲之由在此點出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感此氣揚揚二句　一束作前後眼目

語多雖雜亂　縈拂酒酣

仍嗔問升斗　透出泥飲、

喜雨穀根小蘇息　顧上農事

沴氣終不滅　顧上兵戈

漁陽漁陽突騎猶精銳　漁陽用光武事此指朔方軍也

天邊行　此篇亦以屋沃覺藥陌昔職通用

大麥行　類本云前四句如童謠

苦戰行別時孤雲今不飛二句　因雲飛而思猛士

遣古三首進退固其宜　固字註作因不如固字自在

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此詩是其註脚

第二首秦時任商鞅二句　此刺元載第五琦之屬

第三首　似陶

觀打魚歌魴魚鱍鱍色勝銀　爲作鱠先提一句

衆魚常才盡却棄二句　衆魚爲人棄赤鯉不可拘兩層

波濤䚕出銀魴變化入神

潛龍無聲老蛟怒　又頓此二句結住打魚

徐州禿尾不足憶二句　爲綿州點綴

既飽歡娛亦蕭瑟　亦蕭瑟已寓不然之意後篇所謂聖所哀也

又觀打魚東津觀魚已再來　點又觀

主人罷鱠還傾盃　前篇已詳只一帶以見縱樂

日暮蛟龍改窟穴　與前篇潛龍無聲老蛟怒相應

鳳凰麒麟安在哉　猶云鳥亂於上魚亂於下鳳凰不栖其國麒麟不游其囿

暴殄天物聖所哀　暴殄天物出尚書戴記

越王樓歌　起語雄傑千鈞之力

碧瓦朱甍照城郭　顧磊落

君王舊跡今人賞二句　古人雖作宮室亦不肯爲不終日苟且之計言外深歎今人不能然世運降事力薄皆含蓄在内

姜楚公畫角鷹歌梁間燕雀休驚怕二句　反跌畫字妙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本州從事知名久　知名久亦謂見面新也用筆敏妙

黄昏始扣主人門　倒敘此句變換生動

百年未見歡娛畢　奇傑

光祿阪行山行落日下絶壁二句　日下壁則曛矣却接云西望千山萬山赤抑何變化而閒暇也回思闕二字之治如日之方中并末二句亦籠罩於凝眸注望中矣

樹枝有鳥亂鳴時二句　鳴字一作棲按日已瞑但聞鳴噪而知枝間皆鳥也作棲則複有字亦是死句下瞑色二字接得不生動矣無人二字即生出下二句因草動而馬驚又是倒裝句不憂者憂有甚于此也

陳拾遺故宅此堂豈千年　言此堂歸于必敝而千載不朽者以盛事會于一時也

感遇有遺編　感遇詩皆言僞周變革之故微月生西海即指武氏本爲貴公子指敬業玉馬去朝周指相王樂羊爲魏將指李勣聖人秘元命指李淳風穰侯富秦寵指无忌聞我言者疑其鑿讀此詩結句可渙然矣碎胡琴而出感遇詩人贈一編小説之不可信者即王適事亦失實也

謁文公上方野寺隱喬木　上方

絳氣横扶疎　先寫風光

窈窕入風磴　應隱字

庭前猛虎臥二句　出文公亦藏風字

俯視萬家邑　醒上方

煙塵對階除　仍帶風來

無生有汲引　汲引二字雙關上文

兹理倘吹噓　吹噓二字又暗映前半之風字逼首結搆之客如此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盡目窮壯觀　一作盡日按下雖有夕字上已云亭午矣作盡目佳即盡十五里也

山色遠寂寞一聯　山色漸淡江光轉白從上生層陰句逐層生來愈見其佳

過郭代公故宅　結句以郭詩沉埋無用自況也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仰看垂露姿　書也

又揮西方變　畫也

到今色未填　填塵也言未起塵也

此行登壯觀　收觀字

不知百載後二句　百載後公以郭薛自比也作千字謬矣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詩筆亦如舞鶴

低昂各有意　顧十一

佳此志氣遠　起下

豈惟粉墨新　束上

羣遊森會神　寫十一鶴

曝露牆壁外　壁後

赤霄有真骨　襯得妙　有真骨應寫真結處迴抱久欲盡猶出塵化工仙韵其中又有一作詩人在也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滿空星河光破碎　借天寫水奇妙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顧攜王趙兩紅顏二句　戲惱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斫地歌莫哀　呼而告之徘徊哀歌真長醉耶

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　公不居銓衡而曰我能拔爾教之使自拔於使府耳

豫章翻風白日動　豫章勝任明堂

鯨魚跋浪滄溟開　鯨魚濯鱗天池

且脫佩劍休徘徊　脫佩劍棄所授之官也

仲宣樓頭春色深　春色深言王路方平可以高衢騁力不必輕踏侯門也

青眼高歌望吾子二句　碌碌侯門者皆公所白眼視也

吾老不能去王郎少年何爲淹留此乎　類本云末三字欲後語言無有能用我者矣與西得諸侯相呼應　世亂多猜不敢竟其詞焉故命之曰短歌行

短歌行送祁錄事後生相動何寂寥二註勳一作勸按才足動人一見輒記後生如錄事寂寥不可多得也作勸字了無意味矣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迴策匪新岸　頂上深字

目存寒谷冰　句虛言恍如坐對冰雪也

出塵閟軌躅　顧上雲端

勞生共幾何二句　結語渾括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此樂或難朽　顧上厚字

有使即寄書二句　悲涼

山寺得開字章留後同遊使君騎紫馬　入留後

公爲顧賓從　插同遊

吾知多羅樹四句　發明上信字

以茲撫士卒　顧樹羽靜千里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此篇以平入逼押皆入鼻音也

梓潼使君開一束　章留後

路幽必爲鬼神奪　與上江妃水仙惜不得波瀾映帶

愼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　變化葛陂使事無迹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二句　自比老棄南荒不得扶持國步也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方云通篇敘曹將軍獨後有韋諷一句點綴韋諷泯然無迹可悟詩法　起處以畫字眞字雙起以後縈廻相間組織變化奇之又奇

國初以來畫鞍馬二句　先以江都引起將軍

入間又見眞乘黃　出觀字

曾貌先帝照夜白　先以畫他馬引起九馬

昔日太宗拳毛騧二句　又以二眞馬引起畫馬

今之新圖有二馬　入畫馬

其餘七匹亦殊絕　補七馬作兩層寫

借問苦心愛者誰二句　支遁倒襯韋諷與江都引出將軍相對支愛者眞馬又與前後相對

憶昔巡幸新豐宮　又從先帝生波

騰驤磊落三萬匹二句　映九馬以眞馬映畫馬

自從獻寶朝河宗　舊注河宗句以穆天子事比元宗之升遐也

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栢裏二句　泰陵在金粟堆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叅軍　操持紀綱地　錄事

當令豪奪吏　當令從注作因循爲是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類本云此等太史公列傳也多少事多少議論多少氣魄

將軍魏武之子孫　名畫記霸曹髦之後

文彩風流今尚存　見與畫工別也
學書初學衛夫人二句　帶敘正跌出畫爲古今第一也
　羅隱云書法二王爭巧拙便平
富貴于我如浮雲　伏後窮途
開元之中常引見　此可以富貴之會
將軍下筆開生面五句　曹尤以畫馬著名故前後略敘
　畫人中間獨詳寫畫馬
褒公鄂公毛髮動二句　有神
畫工如山貌不同　貌字任淵黃詩註中作邈不同邈字
勝與下眞龍句屹相向句呼應
迥立閶闔生長風　伏下畫骨
意匠慘淡經營中　一頓挫一筆
斯須九重眞龍出　有神
一洗萬古凡馬空　一洗畫工凡筆也

榻上庭前屹相向　屹字應迥字
圉人太僕皆惆悵　言皆爲之茫然失氣自顧日與馬習
　不如畫者獨得其眞也
弟子韓幹早入室　無過右軍弟畜韓幹前後波瀾相對
亦能畫馬窮殊相　惟窮其相尚失其眞猶去之邈然也
卽今飄泊干戈際　帶起窮途
屢貌尋常行路人　與凌煙功臣對
途窮反遭俗眼白　與至尊含笑對
但看古來盛名下二句　杜征南之子孫亦猶是矣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靑城縣得昏字節往顔色昏
　奇句傑思
今我送舅氏以下　私恩公義曲盡眞小雅之遺
嚴氏溪放歌行豈免溝壑常漂漂　藏下志字
嗚呼古人已糞土　言古來志士無不視此曹如糞土不

受其豢養雖放歌而必假古人以爲言忠厚之至也
獨覺志士甘漁樵　言願侶漁樵也
喜得與子長夜語　喜字對上慽慽
知子松根長茯苓二句　言不甘隨之豕腐呑腥寧相從于溝壑煮茯苓并無薇之可採矣餓死可恐也慽慽羈旅奔走于驕將之前一日不可忍也夜闌明志出口入耳他人不與焉又見公之危行言孫也

南池　用韵與客堂篇同
所向盡山谷　伏下羈束局促
芰荷入異縣二句　襯出萬頃
南有漢王祠　方輿勝覽南池在高祖廟旁

寄韓諫議　程嘉燧以此詩爲李泌而作者得之
身欲奮飛病在床　身病故轉望之韓
濯足洞庭望八荒　望八荒恐其將長往不返不止潛迹衡岳也
影動倒景搖瀟湘　影景本一字此句恐有訛
似聞昨者赤松子　昨者聞其從赤松故上言不在旁也
國家成敗吾豈敢　吾豈敢言泌敢自棄也
周南留滯古所惜　此句應身病
南極老人應壽昌　南極老人以勉諫議致泌還朝
焉得置之白玉堂　焉得置之四字一貫

憶昔二首　類本云用韵疎密有法
鄴城反覆不足怪　指郭令失利言之
張后不樂上爲忙　此句前輩多議其徑率
至今今上猶撥亂二句　亂本在關中乃今上仍求之四方是再蹈覆轍而至今不悟也
爲留猛士守未央　猛士即朔方之士　留猛士謂罷郭子儀兵柄入宿衛也　紀綱雖亂爪牙猶在留猛士於內

非徒河北賊不去并致西羌入犯矣
百官跣足隨天王　跣足下殿用梁武事却以百官隨走
言之直而有體　是從春秋中先言會溫後言王狩得此
句法
願見北地傅介子二句　身坐御牀安得頭懸北闕故願
見介子也　昔猶能用回鶻以驅東胡今則致回鶻與吐
蕃連兵入寇是以喪亂以後又成今昔之變況如次篇所
憶太平之日也
第二首　連昌宮詞本擬此篇才力相去誠如子由論長
恨歌之于哀江頭也
九州道路無豺虎二句　上男耕下女桑二句横插在中
與後亂離呼應變化如龍
復恐初從亂離說　妙妙
冬狩行 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校獵亦似觀成功　言方與
西戎角逐弋獵之娛則待功成之後耳胡爲乎遽似觀成
功也此句暗寓諷刺并後篇無不呼起
清晨合圍步驟同　伏下整肅
有鳥名鸜鵒　感此起興　鸜鵒跦跦公在乾侯此起後
天子不在咸陽宮也
使君五馬一馬驄　兼侍御
況今攝行大將權　留後
釋悶　此篇方萬里刻入律髓注云此亦所謂吳體拗字
失道非關出襄野　天子奔走
天子亦應厭奔走一聯　是料風塵之當清
但恐誅求不改轍一聯　是料風塵之不可復清
江邊老翁錯料事二句　風人諷諫然豈終不復見老翁
自眼暗耳　以眼暗不見自釋則此悶何時可釋耶　到
不忍更言處忽謬其詞愈婉愈痛　亦借用世適不眼更

明事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少入愼莫投　此卽所謂
苛政猛于虎
閬山歌　元宗諱隆基先天二年正月詔改隆州爲閬州
松浮欲盡不盡雲二句　景色無窮縮作二句奇絶
已覺氣與嵩華敵　氣字虛活作勢卽死亦不復與上句
相應矣
閬水歌閬中勝事可腸斷　雖有勝事然中原格鬬留滯
五蠻豈願見此哉故曰可腸斷也
閬州城南天下稀　咏嘆一句無窮曲折　落句山谷酷
摹而去之轉遠湘靈云落語竹枝體　末二句與閬山歌
同意可悟虛實變換之法
三絶句第三首　殺人明不殺賊也殿前兵馬忍爲盜賊
投鼠忌器故于末章始見之

草堂布衣數十人　作布衣十數人
眼前列杻械四句　宛然一李自成
飲啄愧殘生二句　可悲
四松　曲折多情味
會看根不拔　對後無根蔕
聊待偃蓋張　反對千葉黃
勿矜千載後　勿矜應配爾句主人所以自負也　千載
後對三歲
滌淡蟠穹蒼　應根不拔
水檻　無限曲折
人生感故物二句　又轉
破船仰看西飛翼　顧平生
所悲數奔竄　顧避亂
營屋東偏若面勢　挿入營字

蕭蕭見白日　頂浮雲句

洶洶開奔湍　頂積水句

寂無斤斧響　反結營字

除草江色未散憂　一折

霜露一霑凝　又轉

自茲籓籬曠二句　可悟文章疎密相間爲佳

揚旗（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我公會賓客　府堂

駊騀揚旗旆　出題　駊騀字本文選李義山襲用之作

紅駊騀　駊布可切騀五可切說文馬搖頭也

迴迴偃飛蓋　下篇字

來纏風飇急二句　寫出練字

虹霓就掌握　下卷字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復歸成都草堂時作　詩極

謹嚴命意則微覺太過爲後來合闢詩篇之祖　奢僭縱

横目不忍見不覺一吐胸中感憤故非艮時好會無端合

闊可比

嘆息當路子五韵　似可省豈以蜀中奢僭自擅不復識

上下之分故因事以諷曉之耶

媿客茹藜羮　從終宴句來

莫相疑行　湘云此與赤霄行皆爲郭英乂作也是年四

月嚴武薨英乂爲成都尹公雖與有舊然志不相合遂欲

去草堂矣按赤霄行當别有謂以牛况尹不若是其易也

不爭好惡莫相疑　汝自好錢好官職我自好聲名功業

文章所謂不相爭也

客居葱青衆木梢　頂萬㝷

蜀麻久不來二句　先起商旅

客堂　嚴云此章叶韵不可解按屋沃覺藥陌昔職收聲

均入鼻故唐人得以通用

棲泊雲安縣　客字

客堂節敘改　出客堂

具物對羈束　具物未詳

悠悠日動江二句　悠悠當作潫潫漠漠當作莫莫詩淇水潫潫音由流貌維葉莫莫成就之貌

營葺但草屋　顧堂字

石硯詩平侍御者其滑乃波濤　不澁筆也

聯坳各盡墨　不拒墨也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東城抱春岑二句　水閣

崔嵬晨雲白二句　朝霽

雨檻臥花叢六句　皆閣中事

晚交嚴明府二句　公至雲安皆在舟中此則嚴令之水閣也因言晚交明府得以居此閣中況于此而數相見乎感謝之也

三韻三篇　一二短章却有千鈞筆力第三刪

近聞渭水透迤白日淨　無風塵之驚也

折檻行　公以捄清河公被斥朱雲折檻蓋自况也

古柏行　李義山作詩者乃是惠陵旁廟中柏篇中明云憶昨路遶錦城東其爲夔州作明甚

霜皮溜雨四十圍一連　材大

雲來氣接巫峽長一連　材大　雖夸飾語然巫峽句是東川雪山句是西川不拉雜下語也

憶昨路遶錦城東以下　因君臣際會之難而托古柏以見意

先主武侯同閟宮　見昔時之際會

崔嵬枝榦郊原古二句　言徒有古柏不見古人也

落落盤踞雖得地四句　見長養實難而此柏實能當造化之栽培不爲無意

大廈如傾要梁棟二句　從有其材轉到又値其時
萬牛迴首邱山重　言莫肯致之為梁木也
不露文章世已驚四句　言知遇雖遲而此柏已為鸞鳳
所棲宿不應終棄
苦心豈免容螻蟻　言為不知者所陵藉也
志士幽人莫怨嗟二句　言果如孔明之求志俟時則中
興搆厦舍子而誰難為用者惟材之大故也落句公蓋自
慰云
縛雞行　句句轉　張王元白具體而微
負薪行至老雙鬟只垂頸　顧嫁不售
野花山葉銀釵並　帶負薪
面粧首飾雜啼痕　顧抱恨
最能行　錢云最能夔州水手之稱　二詩在夔州偶有
所觸信筆而書自是大家數　此詩尤近漢魏樂府

瞿塘漫天虎鬚怒　鬚疑作牙
寄裴施州　三四語自佳裴冕乃足當斯語耶
霜雪迴光避錦袖　頂上裴
龍蛇動篋蟠銀鉤　頂上書
鄭典設自施州歸　列郡宜競借　注借一作借音迹本用
借寇作借是也廣韵二十二昔中有此下注假借
渚拂蒹葭塞　注塞一云寒按作塞乃與拂字相應亦與
下句穿字冪字相對
柴門衆水爲長蛇　收歸海帶欹斜
散居高士着　言不敢差肩高士只守分而已
迴首猶暮霞　收乾旱
貽華陽柳少府　柳侯披衣笑　注作嘯嘯字佳言柳方傲
然無所屑意見我乃降顏色也披衣二字暗起清曉
並坐石下堂　注一云堂下石一云石堂下宋如作石下

堂乃與絶壁句映帶

文章一小技　小技對上長策

徑微山葉繁　應喬木間

故里今空村　應戎馬存

火　陸渾山火此其祖師　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

爆嵌魑魅泣二句　承燒蛟龍從低處敘起

崩湊嵐陰昈　昈赤文也音戶

羅落沸百泓　顧經月

青林一灰燼　漸高

雲氣無處所　鑿空而出　寫高處仍與雷雨相關布景

方不脫毋

河棹騰烟柱　漢皐詩話河棹應作河漢爲是

光彌焮洲渚　仍收到低處是遠景

腥至焦長虵二句　挽到蛟龍上

遠遷誰撲滅　更遠以極經月之勢

七月三日亭午以後較熱退晩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今茲商用事　七月

餘熱亦已末　末無也

筋力蘇摧折　虛含穩睡留在結句

園蔬抱金玉　金玉當作金石九旱土堅不肯發生抱塊欲枯也

臨軒望山閣　元二十一所居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俊拔爲之主　俊拔二字書家三昧盡矣

念昔揮毫端　念昔二字繳到云亡

不獨觀酒德　草聖酒德首尾相映他人以此發端變作掉尾用不獨二字頓上逸氣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天寒大羽獵　對十二扇

贈李十五丈別　揚論展寸心　束上

壯年過飛泉　生下

課伐木序列樹白菊（一作蔔）　白菊白蔔皆可作故實用之

賓客憂害馬之徒　賓客二字對府主言之

藉汝跨小籬二句　虛竹苦未能當仗故跨木于籬上

乳獸待人肉　獸當作虎序中不諱

虎穴連里閭四句　本是刺苛政故紆其旨則言之無罪
所謂可默息也

雷雨蔚含蓄　承壯字含煩促

季月當泛菊　即借白菊反收長夏灑然善變

園人送瓜　傾筐蒲鴿青　蒲鴿青疑是瓜名未詳出處

仍看小童抱　收送字

園人非故侯　送瓜非故侯之託以自隱奈何盡取之而
絕其生資乎

種此何草草　詩勞人草草又曰矜此勞人毛傳草草勞
心也鄭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此篇亦刺詩

信行遠修水筒　秉心識本源　雙關

何假將軍佩　將軍蓋用曾肅事

行諸直如筆　行諸句疑有誤

槐葉冷淘　以槐葉汁和麵爲冷淘

汁滓宛相俱　淘字

經齒冷於雪　點冷字

開冰清玉壺　收到冷

君王納涼晚二句　結稍近癡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清新可愛

主守問家臣　行官張望

分明見溪伴　名信臣有分水法伴依注作溪畔自佳

鷗鳥鏡裡來二句　百頭千畦成此壯觀點染處皆有血

脈
催宗文樹雞柵稀間可突過　馮云相如上林掉稀間
未似尸鄉翁二句　結反應旅次　此篇頭緒太煩
園官送菜畦丁負籠至　收轉送菜
上後園山脚勿謂地無彊四句　言惟此地少得陰凉不
如雲水之寛潤魚鳥之遂性也
石櫃遍天下　櫃一作原
敢爲蘇門嘯二句　蘇門嘯聲在半嶺中梁父則泰山下
也結仍晴映山脚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
阿段往問上天無偏頗　方云洗發耗字
有生固蔓延二句　申非類戒荒二語
督領不無人　方云指行官
西成聚必散　應前免亂常　只西成二語可見其用心

之仁竊比稷契豈虛語哉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壞舟百板坼　公前有破船詩
虛徐五株態　五株指甘
喜聞樵牧音　雨作則樵牧不得出也
雨峽雲行清曉　起句用朝爲行雲與後楚宮相關
風吹蒼江樹二句　陸深曰以實字作虛字用法樹樹立
之樹晦菴以爲誤欲改作去對來是恐未然東坡有美堂
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本此
高鳥濕不下　峽雲
居人門未開　清曉
雨二首第一首久陰蛟螭出二句　承上驚字
第二首漁艇息悠悠　反襯法
晚登瀼上堂　注思朝廷晚更登望惓惓欲報悵迫衰老
非怨冗散升高延首徒恐埋骨窮山不能奮飛也

故蹟瀼岸高　登字起伏深峽修聳故字與迫字相應
開襟野堂豁六句　又妙在仍寬寬說去
春氣晚更生　奇傑
四序嬰我懷　起下衰老
所思注東北　伏安得隨鳥翎
不復夢周孔　此句只是衰老
濟世數嚮時　暗藏公身壯盛之時一層
斯人各枯冢　自歎衰老恐不能如呂葛之濟時但同歸
於枯冢也
楚星南天黑一連　就晚字又轉一層楚蜀正轉歸注東
北上
迫此懼將恐　懼者懼毘輔之無人恐者恐功名之長已
不謂側足群盜之中也　或謂斯人指房嚴非是
又上後園山脚　湘云方爾止謂杜公止有望岳詩未嘗
登嶽誤也窮秋立日觀非岱宗乎
窮秋立日觀　以山頂反對山脚
蓐收困用事　言兵動也
元冥蔚强梁　言幽薊尾大不掉也注家以元冥喻范陽
則是以蓐收爲西方金神喻長安則非
雨　首六句是一幅瀟湘圖　阻雨反得曠望之趣深見
應接自畢之不堪也
消中日伏枕　頂拘悶
雨行雲遞崇高四句　是峽雨
今雨喜容易　逐層寫出德澤
問作鼓增氣　承上生意
種蒔苣藚洞青光起　神妙
信宿罷瀟灑　風雨瀟灑之瀟
宗生實於此　宗生叢生也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老病恐拘束　小園散病

秋耕屬地濕六句　將種秋菜督勒耕牛

飛來兩白鶴以下　以病鶴自比終前半老病句意兼書觸目也

鸞鳳不相待　比州府

八哀詩序　王李撥亂之材張公則圖之于未亂未危者也哀逝者則存者其可不亟委任乎

贈司空王公思禮高麗人　潁銳物不隔　司空言隔相國言留皆遠人無貧地者也

出入由咫尺　由同猶

胸襟日沉靜二句　嚴云寫出大將非豕突可擬

元帥見手格　嚴云手格即掣肘之意

悲甚田横客　爲朝廷惜非哭其私也

昔觀文苑傳以下　是傷時盜賊未息

故司徒李公光弼廣德二年七月卒　擁兵鎮河汴　嚴云公之微詞

千里初妥帖　此句代爲之解

內省未入朝　周容云就彼一時形迹心事內省兩字說盡可爲刻畫

平生白羽扇　白羽扇未詳豈即使顧榮事耶

吾思哭孤冢以下　傷時盜賊未息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永泰元年卒　小心事友生　此句已伏賓客之脈

匡汲俄寵辱二句　惜其不得入相終於節鎮也

記室得何遜二句　插入賓客　以下每篇皆兼嘆舊言之

堂上指圖畫六句　武在蜀頗好遊宴公諸詩中諷刺非

一獨于八哀諸將以追惜其材而稍回護之

身上愧簪纓　公復有散郎之除出武所薦故云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天寶九載卒 色映塞外春　注一作寒夜不如塞外佳九州之外猶被麟趾之仁也　塞外春猶言冬日之日

愛其謹潔極　臣子不致失歡於君父只是清慎耳此所謂謹潔極也非平日謹慎則諫獵之書不以爲愛君而以爲好名矣

羽旗動若一二句　欲言馬足之高却以馬上羽旗言之變化我馬旣同無迹

嚴云上言諸王射雁忽接諫獵句此立言之體也

袖中諫獵書二句　言只在苑囿而不遠獵由王所諫也

水有在藻鯈　魚藻箋云此時人物皆得其所

匪惟帝老大二句　外廷見明皇暮年希出遊獵以爲老大氣衰自厭馳逐不知皆因王諫故得頤神九重有松喬之壽耳

宛彼漢中郡　以漢中王結鄭虔篇以鄭審結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李邕以贓貶謗爲燕公所擠故前半詳叙以白之

眄睞已皆虛二句　言其多而敏

獨步四十年二句　豈惟不嫌其穢且盡仰其高如此

禍階初負謗　收轉前半言不過所得貴文人事豈知階禍于此

易力何深嚌　深嚌未詳易力猶摧枯朽者易爲力

是非張相國四句　言張燕公尚以爭名相扼又子酷吏何怪所以深哀其窮也

朗詠六公篇　此篇以六公篇結曲江篇以徐孺碑結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貧來曉爲身六句　所謂求

忠臣必于孝子之門

吏祿亦㝡賤　註晉作掾吏按作掾吏爲是

秘書茂松意至胡爲投乳贙　秘書文昌黎亦稱之當時古文道孤或反被謗傷公之所謂乳贙卽昌黎之所謂蚍蜉乎　贙字時本韵失載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親近惟几杖　言與俗人隔絕也

未曾寄官曹　寄註魯作記按作記用王子猷語也但與下句不貫

春深泰山秀　頂上懷襄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卒　劉辰翁論此詩以謂九齡大節惟論安祿山此旣不甚白而末亦不及弔祭爲失余謂子壽大節尤在拒武惠妃壽王奪嫡之謀公亦未之及也

仙鶴下人間　仙鶴是實事　風度可想與後朱鳥對映

磵石歲崢嶸　磵石指祿山

天池日蛙黽　蛙黽謂牛仙客以使典作尚書爭之不得也南衙宰相所居故以天池言之

退食吟大庭至右地惡多幸　人但知其憂讒畏譏豈識公之用心惟以不如古大臣之事君是恥乎

用才文章境　境字重押

向時禮數隔　嘆舊也杜老嘗爲其賓客舊注獨指孟浩然恐非

再讀徐孺碑二句　兼寓當如南州之哭江夏也

寫懷二首　二詩阮公風調莊蒙寓言

可歎斯須改變如蒼狗　與後三年對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　曲折三致

波瀾莫二　詩爲李十二娘作却只道公孫以感念王室

兼之波瀾莫二故也

數常于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　前輩或於數字絕句

觀者如山色沮喪　六句先賦劍器

感時撫事增惋傷　拓開

先帝侍女八千人　含下樂極

五十年間似反掌　自開元五年數之

風塵澒洞昏王室　含下哀來

樂極哀來月東出　感時撫事處只平平敘過却就自己一時上點出樂極哀來四字作斷案

老夫不知其所往二語　王室傾覆民皆無家末二句亦從自己一身上指陳再世而亂猶未弭皆春秋微而顯之法也

往在賊臣表逆節　註節作帥按節亦謂節度使但不成語

侍祠恧先露　注一作霑按似是路字

赤墀櫻桃枝至涇渭開愁容　新廟之成在乾元元年四月故收京詩云歸及薦櫻桃也結尾特紀其時以爲鑒戒所謂願君無忘在莒若京都再火則此幸不可以屢邀也

歸號故松柏二句　近臣同國休戚陵寢永安則先臣之墓木可歸守矣

昔遊吳門轉粟帛二句　合此篇與後出塞第四篇徵之可信唐之常用海運矣

商山議得失四語　當闕所疑如註以呂向爲房琯鑿甚

壯遊已具浮海航　豪字餘韻

到今有遺恨二句　頓挫

渡浙想秦皇　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謂斯時也

除道哂要章　指朱買臣

欲罷不能忘　欲罷二字便已帶起歸帆收拾門接最敏
舂歌叢臺上　趙
冬獵青邱旁　齊
脫身無所愛二句　文酒跌宕冉冉將老然終不邀時求
合蓋生平所志誠不在榮華也
杜曲晚耆舊　晚出而已爲耆舊也
國馬竭粟豆二句　明皇好鬬雞又有舞馬
爪牙一不中　蓋指淸河公敗于陳陶斜言之非謂相州
九節度之潰
大軍載草草　詩傳草草勞心也
廷爭守御牀　公此言必不誣其慷慨廷諍非獨救房相
一事史失其傳耳
鬱鬱苦不展二句　與壯字反
之推避賞從至末　國家雖有報功之典然皆人臣分所
當爲奈何必計榮華之與勲業相爲匹敵乎是犯天道之
忌而爲鴟夷所笑矣　因不用而復懷曩遊思爲范蠡五
湖之舟然范以功成身去今凶逆未定吾以此待朝廷之
英俊矣若阿諛順旨無勲業而取榮華自附靈武元從功
臣貪天功者必有天殃吾見朱門傾奪不義而被刑戮者
多矣寧病屏遠方不忍爲此態也　安溪師云人當薄於
福享而勲業有餘始不以盛滿致咎若榮華與勲業相敵
即歲暮嚴霜可畏鴟夷子功成身退不爲榮華所繫乃超
出於尋常者矣
遺懷憶與高李輩　史言高適五十稱詩以此觀之未必
果然
先帝正好武　言與高李徒負文藻而所值乃好武之主
旋遭離亂不惟所懷終於不展方且復有存沒之感然則
其何以遣此耶

寰海未凋枯　自此凋枯用一未字妙

百萬攻一城四語　詩史

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簡知我者　此篇盖深惜其去而望廟堂有留之者此黍離大夫所謂知我者非獨公之素交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字體變化如浮雲　此句中并貫注草書

秦有李斯漢蔡邕　李斯篆蔡邕分

丞相中郎丈人行　丞相中郎公詩之匹也結句美潮愈淡愈至亦變化超脫

我今衰老才力薄二句　方云此言作歌之才力不足以敵潮作書之才力也潮以八分傳公以詩傳雖自嘆實自負也　才薄將奈石鼓何卽是學此結

覽栢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䝉力自元昆　兄弟

子弟先卒伍　父子

絲綸實具載　覽詞

奉公舉骨肉　束上

方當節鉞用至末　又勉其後効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開出李賀

憑軒拔鞘天為高　言肅殺之氣滿空也

不似長劍須天倚　收刀字

王兵馬使二角鷹悲臺蕭颯石巃嵸四句　從荆南起

角鷹翻倒壯士臂二句　並提

荆南芮公得將軍至末　雙結

狄明府　因巧詆之詆偶誤作計或疑是上去通叶其實止用十一薺一韵耳

太后當朝多巧詆　多巧詆謂好議論者議其事女主也

豈知粱公末年執政尚能決策迎還房陵若其早也臣復不待五龍矣獨清茹苦惟不世之才能之奈何妄疑大賢乎

秋風二首　旗傳戍鼓長雲間　風傳之也

第二首　東流之外西日微　此暮年白髮

天清小城擣練急　從風吹衣生下

早晩孤帆他夜歸　欲乘此風也　此句急欲歸

故園池臺今是非　言仍不可歸也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前半得字亦以職韵入屋沃中

憶昔范增碎玉斗二句　未詳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安爲動主理信然　所居對下止觀

我獨覺子神充實　獨字藏自己精神一面

老身古寺風泠泠　暗指寒

妻兒待米且歸去　言飢也　妻兒待米雖欲安而何可得哉

虎牙行　虎牙山名在峽口與荊門相對

金錯旌竿滿雲直　奇句

錦樹行　垂白之年思見太平而亂猶未弭若此所以當急景而增憂也

霜凋碧樹作錦樹　興也

春草萋萋盡枯死　比也

赤霄行衛莊見貶傷其足　衛一作鮑按衛莊公傷足事則哀十六年所謂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是也成十七年則鮑莊子事詩云見貶則作鮑者得之

前苦寒行二首第二首去年白帝雪在山　卽公所云南雪不到地也

復陰江濤簸岸黃沙走二句　白者疑翻江濤黃者疑捲

灘沙豈知陰𠻳中雪隨風大作已埋山也江濤句半虛半
實怪怪奇奇
寄柏學士林居天下學士亦奔波　亦字暗藏蒼生一層
歎彼幽棲載典籍　頂學士
寄從孫崇簡武陵春樹他人迷　言惟外人不容再至耳
與汝林居未相失二句　承盡室去
牧豎樵童亦無賴二句　承他人迷　公欲依崇簡以居
故落句托樵牧以觀其意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西來有好鳥　薛判官
無心雲母屏　雲母屏非用後漢書鄭宏事卽指下卓氏
也
老夫自汲澗至夢覺有微馨　此比言已爲爭房琯斥亦
致君君未聽者也
碧色忽惆悵二句　發端𠵯字却暗爲此處伏脈

人生相感動以下　言如薛者未必果不相遇君側無人
宜急其大者勿因論一邪不能去而遂出故云休辨渭與
涇也　此詩多不詳所謂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甫也諸侯老賓客　類本云上
露一老字下因言少年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初聞伐松柏二句　常意壯語
君不見簡蘇徯百年死樹中琴瑟二句　奇偉
贈蘇四徯不得豁心胸　轉蓬之故
君今下荆揚以下　亂邦固不可居然作客豈必皆適志
若所向齟齬轉蓬不已非徒汲汲無歡亦恐誤嬰世網皆
因其不得豁心胸故喻解之
憶昔行　韓多法此　類本云今昔南北用得不覺
巾拂香餘擣藥塵　塵字故實此爲佳據
青兕黃熊啼向我　卽指風水聲

魏將軍歌　此詩亦開長吉　類本云用韻可學

北風　結句言羨其有芝可茹得以全命亂世直至時清也痛語乃曠逸出之

白鳧行　發端二語壯盛意氣遲莫擢頹讀之可哭　白鳧自況末乃指當時卿相特不敢斥言天子蒙塵故耳

朱鳳行　亦公自況于時南伯無當之者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八字下疑脫分字

顏氏之子才孤標三句　主　此才而止一尉則時可知矣然不見吾二人乎

君不見東吳顧文學二句　客

詩家筆勢君不嫌二句　言當世所知止此實可憐傷君不嫌其爲鄙事而請之則聊爲題也

感君意氣無所惜二句　因主以見客三人者皆神仙中人也然而天地閉賢人隱頭白不遇獨其同類意氣相惜耳

夜聞觱篥　結言未見我於喪亂之中重遭此險阻也

別董頲到我舟楫去二句　非不覺董君之窮其如我之欲遠就食何殊難爲懷又不得不聽其去十字中無窮縕藉

老夫纜亦解四句　言愧我亦値饑窮不能相恤視董冒寒遠求甘旨君當諒此別懷也

當念著白帽二句　窮愁語最能俊麗

送重表姪王砯評事使南海　王魏先事隱太子傳聞異詞當以史作房喬之毋爲正

入怪鬢髮空二句　方云鬢髮髻鬟四字得左氏法上自既翦而言下自未翦而言　以下敘致有法操縱詳略無不如意

秦王時在坐二句　倒出秦王作上下關紐何等筆力

五色非爾曹　非言豈非也
自下所騎馬四句　如在目前
水花笑白首　自笑相似也
大夫出盧宋　盧懐慎宋璟　方云此詩分兩段每段皆
十九韵可見前人詩格精嚴如此
𡨴懐二首倏忽向二紀　奸雄反覆赤子糜爛遂至二紀
如我者歳月蹉跎得志無期又將何語拯救之哉
高賢迫形勢四句　可痛此得志而不能行者也
夜看鄷城氣至末　豐城之劍有時騰化獨我蹉跎沉埋
莫問齒髪日衰致君無日徒託深意於苦詞耳
回首蛟龍池　言將與物化也
第二首皦皦幽曠心一連　堯舜之君不可逢即我亦欲
茍全自活獨善一身棲幽曠而異乎素矣
末辭炎瘴毒　言不惟渡湖且將踰嶺也

結托老人星　正謂此去亦何所因依也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辨眼工小字　工小字上以辨
眼綴之頓覺潤細
惻隱誅求情　惻隱含下賢字誅求含下愚字
贈子猛虎行　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蓋不願其從
誅求剽剝虎而冠者得食也
上水遣懐童穉日糊口　托童穉以糊其口也
但遇新少年二句　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窮迫挫曩懐二句可哭
孤舟亂春華　春華疑作青草
酋崒清湘石　入水
黄羆在樹顛二句　以黄羆自喻群虎則童穉也
宿鑿石浦　飄風過二句飄風暴起之風興下少恩惠句
江山雖𩔖不足投足一宿猶多疑畏也

舟楫不敢繫　若作敢不繫卽死句矣

窮途多俊異以下　謂眼見俊異多遭殘害不忍盡言故但言少恩惠也詩鄭箋草草憂將妄得罪也

聖哲垂彖繫　繫字兩義重押

過津口春日漲雲岑　南岳影在湘水中頂近字神妙

回首過津口　得風故回首已過也

白魚困密網　津口

黃鳥喧嘉音　楓林

瓮餘不盡酒二句　是言各遂其性庶幾不遂寂寞也

次空靈岸幸有舟楫遲二句　次字

迴帆覬賞延　次字餘韵

宿花石戍農器尚牢固　言及今尚可招徠只在減其征調耳

吳楚守王度　言守王度者僅存此土不當迫之散走復爲賊用也

早發有求常百慮二句　所謂百慮卽慮雖斯文以有求傷直亦爲病也結句疑悞二字收足百慮意

煩促瘴豈侵　顧病字

仰慚林花盛　無主之花尚恐輕折況因人干請乎公卒以餓死於此見其志老而彌壯而詩眞不徒作矣

薇蕨餓首陽二句　寧爲伯夷之隘而不敢藉口於南宮之粟焉蓋恐傷直性雖斯文輕有假借如早歲於鮮于太常之徒亦足病也

賤子欲適從　收慮字　結句紆迴其旨所謂言之無罪詩道之溫柔固然歟

次晚洲晚洲適知名二句　先點洲名爲次字遠勢

危沙折花當　危沙句始得旁洲瀦也如此出題明暗奇變

吾得終疎放　得者慮其不得也

望嶽渴日絶壁出一逋　如此領起望字參靈之極

未暇杖崇岡　足望字

三歎問府主　應發端

牲壁忍衰俗二句　明德維馨豈忍仍衰俗之爲而徒事牲壁

清明　當此喪亂猶以繁華相矜以樂慆憂不祥孰甚焉公意所當祓除者未有先於此也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子山體

影遭碧水潛勾引二語　好句

珍重分明不來接　是前字

寨蜂蝴蝶生情性二句　蜂蝶性情所鍾而蜻蜓不敢正視者避其勞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塔刼宮墻壯麗敵四句　二寺細學周顒免興孤　公詩中凡用周顒傳寫皆誤爲何

一重一掩吾肺腑　頂細字

別張十三建封彭城英雄種二句　𢙢帝指高祖像云渠大英雄　彭城劉之望讀者乃誤以張鎮徐州當之此貞元間事耳　上並言劉裴此乃從劉入張

羽人掃碧海　所謂海中乃復揚塵也　方云羽人句未詳予謂建封在湖南不樂吏役而去公蓋責以君臣大義勉其別後當樹功業縱外家不可似羽人凌蓬萊耳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齒落未是無心人　含下致君

使我晝立煩兒孫　含下人扶

劉毅答詔驚群臣　答詔即指可方桓靈之語對上黎元愁痛句

奉贈李八丈判官曹正獨守　貞刻正避諱

秋枯洞庭石　只換枯字便新

歲晏行　土着之民雖竭澤而漁已無所出其禍將及于客戶次連蓋以爲比也

歲云暮矣多北風　詩序北風刺虐也

去年米貴闕軍食至末　去年荒亂至今年之終仍然如故且加以錢荒之患然則竟何所終耶結句收足歲晏最深渾

汝休枉殺南飛鴻　重告莫徭

割慈忍愛還租庸　米賤傷農

往日用錢捉私鑄以下　又言雖鬻男女仍無從得錢而達官方急杼柚此土必將變起倉卒欲奔走他適恐處處皆然所以悲也

好惡不合長相蒙　汝厭酒肉民羅死亡好惡相蒙焉得不亂耶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本追答劉沼

東西南北更誰論　高詩中語

文章曹植波瀾闊　序中漢中王

昭州詞翰與招魂　序中敬昭州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韵紀異序　舟楫而已　言惟訪我之舟檝也

憶其湧思雷出至金石聲　文筆須如此

賦八韻紀異　詩但七韵

亦見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此莊子所謂逃虛者也非公之失人

今晨清鏡中　先今晨後昨夜乃有回環諷嘆之味

昨夜舟火滅　敘云接對明日憶其云云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以文爲詩題固當如是也

旄頭彗紫微　新字緣起

無復俎豆事　上不教也

嗚呼已十年二句　失墜

學者淪素志　下不學也

歘得文翁肆　虛接新字

若舞風雩至　對上志字

是以資雅材　入陸宰

渙然立新意　出新字

根源舊宮閟　以舊字永歎新字

大屋加塗墍　又細寫新學堂

始壓戎馬氣以下　收轉旄頭彗紫微點綴學堂所有兼

紀新之時也

耳聞讀書聲　重言永歎

殺伐災髣髴　言髣髴殺伐已息也喜極而反成悲咽語

不能終非公不到

高歌激宇宙　應首唱意

入衡州元惡迷是似　迷是似言借以矜恤其下也

汨沒隨魚商　魚或刻漁吳本是然夢得南謫詩中多以

商人魚父屬對也

劇孟七國畏　指蘇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楊中丞通簡臺省諸公媿爲湖外客

二句　爲客則無詩賦之權在手若中丞與諸公豈可坐

視也

沒齒埋冰炭　言愧憤交迫也

中丞連帥職　入楊

身當問罪先　力足辦賊

似聞上游兵　勿後隣道

驅馳數公子　通簡諸公

此流須卒斬　本詩國旣卒斬

抑寂豁煩襟二句　謂吾言恐不足激此哀憤庶幾天誘其衷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韵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方云此十七篠上聲韵正多不旁溢巧皓二韵故曰興盡本韵

禮過宰肥羊一連　陋生因此二語僞造爲牛炙白酒事

問罪消息眞　按此詩去公之歿無幾然汲汲惟以討賊定亂爲念可以知其所存矣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二卷　古體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三卷　近體

長洲何焯屺瞻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　發端四連直書卽目蓋有譏其不類之意不解其何故忽如此追崇也

配極玄都閟　城北

碧瓦初寒外　冬日

仙李盤根大一連　又敘明國家追崇之故猗蘭注謂以漢武比玄宗者非

世家遺舊史一連　言史家以爲老聃或以爲老萊子且不能定其人何所據而祖之

道德付今王　暗渡五聖或以爲開元二十年置玄學之事亦非

畫手看前輩一連　先接吳生從容次第　入今人手必

卽接五聖則吳生便無處安頓　惟歎息畫手之妙則此
舉之無取可以見矣
翠柏深留景兩連　又點綴冬日前半只有初寒二字一
見也
養拙更何鄉　落句就洛陽推開一語作結注家以爲有
所刺者謬也　以爲有所刺亦得但如注則非言老子之
道清淨無爲當師其意徒侈其奉則吾知老子有靈方深
潛遠引不之饗耳　于體則黷于義則誣祖宗之失不能
有改又加侈焉不顧天下之譏是唐之佞媚不如漢之善
用其術遠矣鋪陳其事所以刺也
贈韋左丞丈濟　懇懇欵欵流轉如彈丸
左轄頻虛位　方云今布政司稱左轄非也楊鐵崖有送
呂左轄詩保障東南第一功必元末詩人如此用起按元
設行省平章則鐵崖未嘗誤用明之布政承元之制相沿

稱之亦未有大謬
家人憂几杖一連　以卦名對干支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軒墀曾寵鶴一連　軒鶴畋熊
皆指翰言之只敘寵眷非有所譏六朝用事皆然注鑿
策行遺戰伐一連　方東得住
勲業靑冥上　結上述德
交親氣槩中　起下陳情
軍事留孫楚二句　謂文武惟所驅策耳
上韋左相二十韻見素　沙汰江河濁四句　望其稍稍改
紀前政
傳經固絕倫至風俗盡還淳　非謂其子乃追敘其前所
歷也
聰明過管輅　誠有如注家之說
豈是池中物　國忠訪于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

見素方雅柔而易制故公以此語激其有爲耳　舊唐書
言見素既爲國忠引用無所是非署字而已
才傑俱登用　結上
愚蒙但隱淪　生下
巫咸不可問　公此詩中亦用巫咸字
奉贈太常張卿二十韻垍　伶官詩必誦　太常
適越空顛躓以下　自敘處如彈丸幾許曲折
敬贈鄭諫議十韻　起二語知名以詩不以官敘致敏妙
築居仙縹緲　言無定居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侯伯知何等　注等吳本刊作算
言自以文章致身五等作算者避下連等級字也
義聲紛感激　轉
計疏疑翰墨　轉　二語婉約
陰謀獨秉鈞　謂李林甫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朝退若無憑　猶言如失左右手
精理通談笑　結上
忘形向友朋　轉下
何知對李膺　言龍門不足言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　長安志蓮花洞在神禾原即鄭駙馬
之居所謂主家陰洞者也
自是秦樓壓鄭谷　言今日秦樓居然兼有隱居之勝當
家舊事爲之壓倒也
重題鄭氏東亭在新安界　通首暗藏一風字
蒼隼護巢歸　起晚字
向晚尋征路　收入翠微
題張氏隱居二首　張氏隱居在今兗州記其地多紫石
英或後人因黃鶴注而附會更改之
春山無伴獨相求　舍下乘輿

伐木丁丁山更幽　似用鳥啼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二句　春猶冰雪幽深可知　此二句

獨相求也

第二首壽潭鱣發發一聯　物之得所如此眞能隱者

杜酒偏勞勸一連　用兩當家事與首連對起相應淡朴

中詩律精整

前村山路險二句　收留字每字并對時字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匱

盈尺云云　方云員外郎爲尚書侍郎之貳故稱小今郎

署云分司亦其義也按員外郎乃散郎安得即貳尚書侍

郎乎小司寇乃比部郎中之類

望中疑在野一連　題中塵外數致

惟南將獻壽　顧太夫人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眞如畫

菱熟經時雨　頂水盛

蒲荒八月天　頂候凉　菱熟當八月天蒲荒爲經時雨

兩句互文見意對法奇變

晨朝降白露　從上句帶下正收足南池之遊爽氣沁人

肌骨也

遙憶舊青氈　公父爲兗州任城屬兗落句兼寓見童舊

游意

登兗州城樓　突過乃祖登襄陽城作

東郡趨庭日　隋煬帝大業二年以東郡爲兗州卽故滑

縣乃在白馬今之滑縣也唐改郡爲州而州下復係郡名

地理志書兗州魯郡卽今之兗州府起句于先後沿革兩

無所據

南樓縱目初　先破樓字留登字作結

浮雲連海岱一連　縱目也

平野入青徐　按魯郡于禹貢爲徐州之域非古兗州地
此句亦詩人一時假借耳
孤嶂秦碑在一連　合下古意中四句先遠後近每一連
又上句山川下句都邑
從來多古意二句　思以述作繼之也　秦碑嘉頌末厠
從臣之列魯殿諷賦適當省覲之時所爲懷古躊躇者乎
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掾曹乘逸興　指劉
能吏逢聯璧　指鄭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驟雨落河魚　方云雨細則
魚在水面雨驟則沉對細雨魚兒出看方知其妙
已上人茅齋枕簟入林僻一連　是北方夏日眞景
天棘夢青絲　夢當作蔓葉石林引佛書以爲夢字之證
雖有據而不成文理
空恭許詢輩二句　馮云六朝結法

房兵曹胡馬詩鋒稜瘦骨成　相士失之貧相馬失之瘦
所向無空濶　言瞬息萬里不更有空濶也　合下可字
眞堪託死生　楊云無空濶馬之力託死生馬之德
驍騰有如此二句　方云末句歸美兵曹言有此馬可橫
行萬里矣
畫鷹側目似愁胡　方云孫楚鷹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
按魯靈光賦胡人遥集于上楹仡欺狐以雕眈狀若悲愁
于危處注欺狐大首也雕眈如雕之視也
何當擊凡鳥二句　反雕畫字兜裏趒脫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黄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
此詩用寬其意倚賴天涯釣二句　結是寬其意
夜宴左氏莊　月落露滋夜轉深矣星殘燭短將達曙矣
鳴琴檢書說劍賦詩所以終夜引滿賓主不厭倦也舊遊
因此不忘況兹夕有不往來于懷者乎

暗水流花徑　入夜羣動俱息乃聞暗水此句最妙

看劍引盃長　題是夜宴故以引盃總上言之

詩罷聞吳詠二句　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皆壯遊詩之明證也

送蔡希曾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時哥舒入奏勒蔡子先歸

上公猶寵錫　指翰留

突將且前驅　指蔡行

因君問消息　寄高也

春日憶李白清新庾開府一聯　承無敵

渭北春天樹四句　春日憶

贈陳二補闕自到青冥裏　言自然不汨沒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適　自然不可移掇他人

歎息高生老二句　達夫五十稱詩

主將收才子二句　從軍感激詩境日新自足佳句也

聞君已朱紱二句　緣此老得一官雖居幕府未能發抒其雄心猛氣然視我猶粗慰也

送裴二虯作尉永嘉　以江中孤嶼詩發端即起第六

故人官就此　令吏隱

絶境與誰同　開後三句

吏隱同梅福　裴二

遊山憶謝公　永嘉　通首轉掣如龍

城西陂泛舟　此篇似齊梁體

春風自信牙檣動　往也

遲日徐看錦纜牽　來也

不有小舟能盪槳　并收足遠字意　并無輕風生浪水影搖扇細似魚吹亦非風飄萬點花片綴筵飛隨燕蹴極寫煕春媚景澄波綺席之趣結句却借小舟反映樓船補寫一段餘興遂天遲日不碎無歸妙用反筆更搖曳多姿

也

贈田九判官梁邱 崢嶸使節上青霄 先敘迎虜得體

河隴降王款聖朝 時吐渾谷款塞詔遣哥舒翰迎之

宛馬總肥春苜蓿一聯 言雜虜方盛非翰一人所辦

次聯是危詞非疊發端致頌也如俗人解則屬死句更逼

不起後半矣

陳留阮瑀誰爭長一連 虛實對

麾下賴君才並入二句 言梁邱早在幕府嘗招合羣策

致之麾下未容以漁樵遺我也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 中二聯極寫地分清切見其

得以薦士進賢以興至治使其主可以追蹤帝王也 白

雲篇謂御製詩賦 末二句收到自己言如楊雄所云乃

不負獻納臣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白頭無籍在 名不挂朝籍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二句 反對

舊字已藏陪鄭并含遊字

名園依綠水 寫其曠

野竹上青霄 寫其奥 一望水竹便可經夏忘暑二句牢

籠中八首 方云馬上望中大略

濠梁同見招 陪字

第二首 初至絕境

百頃風潭上 頃依綠水

卑枝低結子一連 頂夏木 卑枝接葉疊韻對疊韻

鮮鯽銀絲鱠一連 頂風潭

翻疑柁樓底二句 是初至恍惚意象所謂濠濮間想也

第三首 復見異花

萬里戎王子六句 無所不有眞名園矣

異花開絕域 初入則夏木千重注視復異花獨發

露翻兼雨打　點夏意絕域異花覩若凡卉任其露翻雨打則此園無一非嘉花珍樹可見矣注謂寵任番將迂鑿不倫

第四首旁舍連高竹　旁舍舍東家高竹顧第一首

疎籬帶晚花　晚花顧第二首　旁舍疎籬迤行所漸見也

藤蔓曲藏蛇　藏一作垂按垂字佳乃借對也

山林跡未賖　雖托旁舍猶堪投老則山林之勝可知也

第五首剩水滄江破一連　殘山剩水歷覽所細賞也昔不惟全景卽拳石勺水亦居然有萬里之勢

綠垂風折筍一連　園中時物漸變也

銀甲彈箏用一連　好洽而佳伎出酒盡而金魚典始緣陪鄭今漸相得矣

興移無酒掃二句　遊迹無不到也　竹林果園與到卽移列坐竟醉矣

第六首風磴吹陰雪一連　飛瀑奔流自高來會此風潭百頃之源也雪者瀑之狀　倒裝句并已起次連醒字冷字

酒醒思臥簟一連　因冷而醒又倒裝也

只疑淳朴處二句　因其氣象淳朴不覺流連轉深開出下二首　此篇反醒夏字　此下三篇與極而步履山林之外與前詩疎籬旁舍復相映帶

第七首石林蟠水府二句　定昆下赴蟠曲百里山林居其內宛在中坻也窮源遠覽自高臨下則得此境矣幾于人踪所不到故上有野鶴山精之句清晨出者求食遠也楊云名園依綠水自外遠望也石林蟠水府自內縱覽也

第八首憶過楊柳渚二句　瀑泉怒吼石林矗立固定昆

之委也昔年走馬詎知此中更有佳處耶

醉把青荷葉　所謂碧筩也

坐對秦山晚二句　二句與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因

山林而觸撥平生幽興也

第九首　此獨專寫夜

牀上書連屋　先起三四

階前樹拂雲　起風字仍不脫山林

將軍不好武一連　非賢主人則嘯咏徑出矣不止游覽

兼道文章所以不覺其久留也

醒酒微風入　起凉字已起感秋之意

絺衣挂蘿薜二句　凉月紛紛絺衣將換經夏涉秋故追

于歸期也

第十首　人或與爾止書云幽意云云兩句突兀而起即

兩句截斷云出門云云此一轉勢也次一轉云自笑云云

又一轉云祇應云云八句之內勢變多端尺寸之間移形

換步所謂波瀾獨老成也此老不容易放筆如此

幽意忽不愜四句　幽意應幽期　自爲歸期所迫而將

軍之愛客可以相過百遍故出門迴首戀戀爲後期也

須溪云水自無佳但出何氏山林便覺景別如此最是妙

意

祇應與朋好一句　收陪字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　第五橋野竹也

花妥鸎捎蝶一連　乃自室中遥望遠聞之景

第二首　犬迎曾宿客　頂上榻

鴉護落巢兒　頂上雨

雲薄翠微寺四句　翠微寺黄子陂猶嘗過東籬而極幽

興況此地肯爲風雨阻乎　向來二字與仍在未移呼應

步屧　注一作屐屐字佳方透得極字出

第三首翡翠鳴衣桁　衣桁之上鳴鳥狎至極狀幽意

自今幽興熟　向來自今呼應又轉一層

來往亦無期　顧問訊報書

第四首頗怪朝參懶二句　從休沐生下　總不負下

手自移蒲柳一聯　句中有躭字長字　移蒲柳言一草

一木皆其胸次邱壑足稻粱賦其不貪言外則羨其無所

求于世也與下買田相對

第五首到此應常宿二句　與前吾廬句瀠抱

蹉跎暮容色以下　前遊已去而低徊後遊未別而惆悵

至于歎羨無計則追憶不置無待言矣此變化淺深之妙

也

何路霑微祿四句　將軍猶躭野趣而懶朝老我反違斯

遊而求祿買田不遂羨之眞如在羲皇以上也　求祿無

路豈但買田計未成飢來驅人即斯遊詎可常得來往無

期不易有此閒歲月故爲之茫然三歎也

杜位宅守歲盍簪喧櫪馬　虞翻豫九四注云盍聚也簪

舊讀作攢作宗公正用之義取宗族聚會耳紀聞云云恐

未必然

四十明朝過一違　虛谷云四與十對飛與騰對

飛騰暮景斜　言卽使飛騰已暮景也　阿戎或引南史

齊王思遠小字此胡儼謂通鑑注云六朝人多呼從弟爲

阿戎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飯抄雲子白　馮云佛經以稻

爲雲子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今日潘懷縣　指楊

同時陸浚儀　指崔　此篇了無意味不知補之何意取

之

贈翰林張四學士賦詩拾翠殿　拾與十杜自詩中平聲

讀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伎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發端便
已激射遇雨
片雲頭上黑　并藏風字
應是雨催詩　携伎納涼忽遇風雨大裂風景矣却云催
詩興會轉勝
第二首纜侵隄柳繫　反映放字
幔宛浪花浮　宛一作卷有死生之判
歸路翻蕭颯二句　言處處生涼何待丈八溝遠汎非敗
意語也魏文帝詩秋風蕭颯天氣涼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曲折包括
碧山晴又濕　又字暗包從前已雨接出偏字反對旱甚
使上下兩連喜字無不有力
白水雨偏多　借白水二字妙

今日醉弦歌　收政如此　久旱因明府至禱而得雨故
弦歌美政古人莫過喜其行動神明也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甫從姑子也　後半勝
漂蕩雲天闊兩連　激昂頓挫
九日曲江綴席茱萸好　九日
浮舟菡萏衰　曲江
荆門此路疑　荆門未詳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公自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儒門舊史長　東美佺期之子佺期世推史庫注家不之
及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氣衝星象表二句　三賦
儒術誠難起一連　曲折激昂
欲整還鄉斾以下　結甚緊不恨其平稍冗便弱　通篇

一氣屈注極爲豪宕

故武衛將軍挽歌三首　三篇惜不知所挽爲誰殆當開

元之初乎

第二首鳴弓射獸能　射獸用李廣事避唐諱耳

赤羽千夫膳　倒裝句

橫行沙漠外二句　乘冰深入士不齎糧射獵以給故曰

橫行神速也　次篇言人但見其晚年屛棄環衛格猛獸

射入石相與稱歎不知其當年橫行深入足稱飛將至今

名動四夷也

第三首部曲精仍銳　部曲將校經其訓練猶足以制四

夷況將軍之材武豈非人百其身者乎

九日藍田崔氏莊　前半跌宕曲折體勢最佳此在賊中

作故尤悲凉非獨歎老而已

羞將短髮還吹帽一連　點化九日故事仍雙關悲歎非

公無此神氣　今人若一意扯作兩句索然無味矣古人

命意高愈覺雄厚　笑倩句頂盡歡

藍水遠從千澗落一連　陳先生云非但寫景以山水常

在起人之常健也

明年此會知誰健　收老去

醉把茱萸子細看　收盡歡言茱萸猶恐不復重把手未

肯釋安得不盡君一日之歡乎歡之盡正悲之深也

崔氏東山草堂　此篇自是一體

有時自發鐘磬響一連　從動處形容出靜來猶云鳥鳴

山更幽也

盤剝白鴉谷口栗一連　不食賊祿也

柴門空閉好松筠　松筠二字好諷刺見幾不先自墮歲

寒之節也　落句謂有如王者有地可避所惜去不早耳

對雪　此篇沒賊時作

愁吟獨老翁　獨老翁則所對無非盜賊小人矣

瓢棄樽無綠一聯　樽無酒爐無火對句變換巧妙

愁坐正書空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獨此老翁棄置不燃使衰亂之後小人縱其殘害耶所書空者即此也

月夜遙憐小兒女一連　憶長安不正說却借兒女未解點出甚蘊藉

香霧雲鬟濕一連　襯拓獨字逼起落句精神百倍轉變更奇

雙照淚痕乾　亂離方甚兒女尚小深閨間隔淚痕所以不乾也

元日寄韋氏妹　郎伯殊方鎮　郎伯猶言兒公

春望　起連筆力千鈞

國破山河在　望字

城春草木深　點春字

感時花濺淚　收上

恨別鳥驚心　起下

白頭搔更短二句　感時心長恨別意短落句故置家言國也　臣復無期趨朝望斷不知此身得睹司隸章服否只以不勝簪終之淒涼含蓄

憶幼子（字驥子時隔絕在鄜州）驥子春猶隔　猶字對後四句言之一冬愁憶不謂春深節換相隔如故故鶯歌正繁其愁不減于對空山老樹熙春日暖只如炙背愁睡也公詩多用倒敘尤覺曲折深苦

一百五日夜對月　與閨中獨看篇同趣皆沒賊時作也牛女有期而我無期安得不淚如金波乎金波半為仙槎我則渾是淚耳

仳離放紅蕊二句　是家中景

牛女漫愁思　合收

喜達行在所三首　從在路發端入達字始緊第二首始追敘墮賊中出喜字亦更有力

西憶岐陽信　行在所

無人遂却回　無人繼至遂復自行也

眼穿當落日　一連　眼穿起下連望字心死終上連憶字爲喜達作遂勢

蓮峯望忽開　入達字

所親驚老瘦　反喜字

辛苦賊中來　辛苦二字上包眼穿心死下含愁思凄涼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　接上賊中來　忽賊中忽行在筆勢出沒無端

生還今日事　喜達

間道暫時人　含倒極

司隷章初覩　含中興

南陽氣已新　對凄涼

喜心翻倒極　出喜字

第三首死去憑誰報二句　接生還今日事來　前此憶信不得何意竟生達耶間道辛苦忽睹中興宜乎其喜有倍也

猶瞻太白雪　掄岐陽承蓮峯

影靜千官裏　應眼穿

心蘇七校前　應心死　司隷二句是喜行在之中興影靜二句是喜身際中興次第賓主

今朝漢社稷二句　喜字足　反覆頓挫喜字在中篇點出却仍不卽正落留在第三篇作結

得家書去憑遊客寄　得字正面

來爲附家書　得字來歴

涼風新過雁　映家書

奉贈嚴八閣老　王明清云蛟龍一連見晉書載記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英乂　舊注

英乂瓜州長樂人英乂父知運嘗鎮隴右

鵰鶚乘時去　安邊

驊騮顧主鳴　扈從

艱難須上策　包含後半篇意

容易即前程　先言隴右可無須郭之亟去

斜日當軒蓋二句　是送

燕薊奔封豕八韻　發艱難一連意

幾時迴節鉞一連　錢夕公曰細玩全詩之意蓋以英乂
果決老成不用之畿輔之地而乃置之秦隴故曰幾時迴
云云官雖尊用非其地也立言婉而有直體

恥非齊說客至忍淚獨含情　言不能如酈生之掉舌而
下齊城故甘于在下如叔孫通之但進羣盜少年而後諸
生也如我之腐儒衰晚則反可依公遠去耳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絕域遙懷怒　言吐蕃來請討賊

敕書憐贊普　言天子許其和親

子雲清自守一連　雲日假對

九萬一朝摶　秋風海氣恰相映發

月　人但知望月憶家及期思代無必死之志亦念天子
蒙塵于外宗廟宮室皆爲賊據乎故干戈滿地而獨深悲
于國西結壘之士也

天上秋期近二句　互文

入河蟾不沒一連　楊云承天上上句月之外下句月之
內

只益丹心苦一連　楊云承人間上句內下句外　秋期
方近當行肅殺使干戈不再見深恐國西戰士但望月憶
家故對月之時心益苦髮添白也　明字人不能下與清

字相關

留别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一秋常苦雨　顧須往

山路時吹角　顧戎馬

晩行口號三川不可到　起晩字

落雁浮寒水一連　典起喪亂失所市朝遷變之意其言則直書卽目也

獨酌成詩酒渌正相親　破獨字妙

醉裏從爲客　兵戈遠客惟醉裏可度第三最妙

兵戈猶在眼　無可喜也

儒術豈謀身　言豈爲身謀乎　有可愧也

共被微官縛二句　既爲官縛仍兵戈不能稍弭徒以高歌深酌學野人之所爲强用陶寫所以無可喜而獨居思愧也

行次昭陵　時公以廷爭推問放還鄜州故有感于開國之納諫然而非爲一身也明皇法神堯之内禪而肅宗不如太宗之幹蠱將何以復安率土使蒼生獲息此孤臣所以流恨于行邁之日耳

識歸龍鳳質一連　史記秦虎狼之國易一都字龍鳳之姿易一質字妙在各換一字此翦裁法

天屬尊堯典　謂内禪

神功協禹謨　謂頼太宗之克家也

文物多師古四句　非獨頌美太宗乃魏相之條故事肅宗非此不足以致中興故收處有寂寥流恨之歎

往者災猶降四句　安溪先生云唐雖受命而武德之間亂猶未弭貞觀之初始致太平故曰災猶降而喘未蘇承上疲庸主一段說至于指揮盪滌則承上段爲用賢納諫之效也按此解最得本趣

鐵馬汗常趨　或引祿山事蹟云云爲鐵當作石按馬汗

猶朝享大明賦云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耳與上句皆是虛用見神靈常如在也必欲紐合附會胸中更著不得一故事矣

松柏瞻虛殿　行次

塵沙立暝途　言徘徊而不能去也

重經昭陵　此篇反覆感歎盪滌之功不能速奏無太宗之善繼也聖圖以下即北征結句之意太平可望惟恃此耳皆援開國以規切今日之聽

陵寢盤空曲　或引會要云云按自魏以後陵不立寢殿不造園邑此云寢因習俗之語連類及之

再窺松柏路二句　收重經

喜聞官軍已臨賊寇二十韻穴蟻欲何逃　喜字

五原空壁壘一連　言垂克而敗

今日看天意二句　言偶爾失利非天之未定失利只虛影者內諱敗也

元帥歸龍種　廣平王

司空握豹韜　郭子儀

前軍蘇武節二句　蘇武節有必死之心呂虔刀成破竹之勢　蘇武為典屬國即唐之鴻臚士兼蕃漢也王濬為龍驤將軍治水軍師備兼水陸也

戈鋋開雪色一連　軍容益整

天步艱方盡以下　言方乘時進軍決勝也

睿想丹墀近　指元帥

神行羽衛牢　指諸將

花門騰絕漠一連　回鶻尤為賊所畏故獨提出言之

喜覺都城動一連　官軍初至清渠失利士女為之悲憤而奪氣已而回鶻空國助順賊欲奔亡人皆歌舞悲喜二字一賓一主包括前後

只待獻春醪　春字兼紀其時　前半乃因官軍初至京師不利元帥以下又歷歷决其必滅收復之效功在漏刻以誌喜也當分兩層看

收京三首聊飛燕將書　燕將書似謂招諸畔將也若指哥舒翰以書招李光弼諸將恐非

依然七廟略二句　依然七廟者言明皇固在也就謂暫爾西幸肅宗已自取之更與萬方初乎

第二首天涯正寂寥　承上萬方來

羽翼懷商老二句　父父子子而後君君臣臣此連言改紀從前亂政當以是爲先也　當時廣平王方收兩京而建寧王已爲張良娣李輔國所譖而歸死李泌來獻詩節引黃臺之詞以爲前戒羽翼句蓋指此也

叨逢罪已日二句　上皇在蜀先脩青宮羽翼之功則兩宮相見如韋妃前事者殊足黙傷乃父隱衷况罪已當出上皇之詔今肅宗爲之是暴父之失明已之功此詔豈所以示萬古乎

第三首汗馬收宮闕二句　末首始破出收京刺僅保宮闕更無遠略收京即志滿政怠闕門之外更不問也

賞應歌杕杜　出車以勞還率杕杜以勞還役言當遍圖士卒之功也

萬方頻送喜　言不止收京

無乃聖躬勞　即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之意　前四句言當念收京之難以從前七廟灰燼爲鑒後四句言收京之後回鶻之欲無厭功臣皆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隱憂方大平吳之後更勞聖慮不謂已君臣泄泄如後世所謂恐聖人心困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如晝　宣政是正衙紫宸是便殿故二詩不同

戶外昭容紫袖垂二句　惟御便殿故有宮人垂帛引百
僚之事
花覆千官淑景移　已起退字
宮中每出歸東省　退朝
曲江二首一片花飛減却春四句　方云先追說花飛一
句初飛二句亂飛三句飛將盡　已飛一片旋飄萬點俄
而欲盡所謂暫時相賞也自初飛以至欲盡無不經眼所
謂日盡醉莫相違也
江上小堂巢翡翠二句　言但見翡翠成巢一春易過不
思麒麟列塚一生復易過乎然則何爲不亟行樂乎　曲
江南苑夾城綵仗所在轉眼而將相之華屋野鳥巢其中
苑旁之宮塡高塚起其側國家盛衰變幻不常如此況區
區浮名何爲受其絆繫不及時爲樂耶
細推物理須行樂　物理卽江上二句

第二首酒債尋常行處有二句　必爲浮名所絆待七十
致仕則行樂終無時矣尋常七十以度數借對
穿花蛺蝶深深見　方云殘春　花已殘故用深深
點水蜻蜓款款飛　方云初夏　水已滿故用款款
傳語風光共流轉二句　蛺蝶戀花蜻蜓帖水我于風光
亦復然也却反傳語風光勸其共我流轉杜語妙多如此
　上篇前四句下篇後四句總極言流轉之速歲月不可
絆行樂乃爲浮名絆則是與風光交臂失之也
曲江對酒苑外江頭坐不歸　虛含對酒
水晶春殿轉霏微　苑外也　顧云宮殿本如水晶映徹
而公久坐于此酒意漸迷望之皆霏微莫辨矣
桃花細逐楊花落一連　逐字兼字亦有霏微莫辨之意
　黃鳥句切江頭
縱飲久判人共棄　始出題

嬾朝眞與世相違　方云頹坐不歸

吏情更覺滄洲遠　反映曲江

老大悲傷未拂衣　更縱言之

曲江對雨·江亭晚色靜年芳　起風雨

龍武新軍深駐輦四句　歎其非復太平之舊且不必遽謂其父子間有所嫌猜也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舍人先世嘗掌絲綸·五夜漏聲催曉箭

早字

九重春色醉仙桃　襯出早字唐時宮殿皆植花柳此句以比主恩優厚近臣皆欣欣向榮也

旌旗日暖龍蛇動二句　日暖二字又不脫春日　以旌旗起宮殿亦本言觀其旂也　以上四句將早朝打疊後半詳敘和賈較之王岑綽有餘裕此筆力之高

朝罷香烟攜滿袖　舍人立朝班

欲知世掌絲綸美二句　他人但切舍人此更切賈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方云全首趨到晚出予謂前半自寫退朝也　第五失粘

春殿晴曛赤羽旗　宣政

侍臣緩步歸青瑣　左掖

退食從容出每遲　退字晚字一句結出

題省中院壁　腹聯的是禁署

春宿左省花隱掖垣暮　花隱切春掖垣切左省

星臨萬戶動　因左省所見景物興起言不容緩之意星動者國亂而民勞也月多者陽微而陰盛也皆當急思補衮職之闕矣

不寢聽金鑰　舍夜如何

因風想玉珂　金鑰自內出玉珂自外入

數問夜如何　夜如何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

告之以時我爲兩省近臣以言爲責豈可視王之自勤而不知所從乎問夜而興庶幾致主中興居周宣庭燎之右也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相國製文 文章落上台 指相國

不知滄海上二句 落句點化乘槎事切張司馬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 淺字未喻傳呼謂喚仗由閤門而入

春旗簇仗齊 紫宸奏事也

退朝花底散 頂春字

歸院柳邊迷 切左掖

樓雪融城濕 切春字

宮雲去殿低 切晚字呼應迷字

騎馬欲鷄棲 拈出字足晚字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自知白髮非春事一聯 與九日藍田詩意同而彼作首連更有力

送賈閣老出汝州 兩省自此無人矣起句蘊藉

西掖梧桐樹二句 惜之也 梧桐在而鳳去矣破出字高妙

去住損春心 去者賈住者我也

宮殿青門隔 閣老 青門青瑣門也

雲山紫邏深 汝州 九域圖汝州有紫邏山

人生五馬貴二句 寬之也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 謂當此戎馬而猶得生存也

重對秦簫發二句 指鄭駙馬池臺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樗散鬢成絲二句 發端見與曾受國家職恩異仕者異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　有名即所謂自天題處濕衣
有賜杜甫字也
細葛含風軟一連　藏一淸字
意內稱長短二句　稱字本用去聲義古人通押法也長
短恰稱聖情乃如臣意恩榮自天眞無涯也
贈畢四曜　飢寒奴僕賤一連　飢寒卑賤迫促成翁所謂惟憂
用老也
流傳江鮑體二句　上句應詩伯　言或後人有得志者
若吾生固長貧苦畢矣　贈畢蓋以自歎只用相顧二字
結出更無痕迹
奉贈王中允維　心雖可原迹固難解後四句諷刺嗟惜
俱備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棊局動隨尋澗竹一連　上句
杜尋旻下句旻尋杜二句即三十年舊來好事光景也
聞君話我爲官在　因許　三十年相隔只訪死生存沒
耳一在字收轉淚潺湲意足
頭白昏昏只醉眠　頭白切三十年與老去對照誰與傳
又與因許八對照　只醉眠言不復能好事如舊矣此淚
與俱也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
遺移華州椽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不無少望
然淡淡直敘怨而不怒諷刺體之聖也
此道昔歸順　金光門
近得歸京邑四句　一句一層轉折事不可解惟有自傷
而已末則仍歸于不忍忘君所以爲公歟
寄高三十五詹事適　安穩高詹事　時高以被讒分司故
云
兵戈久索居　久字起歲晚直貫注過半百

歲晩莫情疎　莫字作或字解　兵戈年長非頻仍寄書何由知其存没爲爾慣慣安穩否耶抑宦途轗軻不暇及此而相疎耶前四句皆驚疑不定之詞

天上多鴻雁一連　言不可謂兵戈之故乏信將命也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員外綰寄語楊員外　不屬意少府故寄語句直起

兼將老藤杖二句　更轉一層反映少字

題鄭縣亭子更欲題詩滿青竹二句　點題字別轉一層憑高愈收得足

望岳　方云無一句移得岱宗嵩衡

安得仙人九節杖　望中已含尋字

車箱入谷無歸路一連　頂諸峯　自高而下從遠望之歸路反爲岩崖塞斷也　無歸路有一門一重一掩或陷或明方是處下窺高眞景上承到字下起尋字亦非常生動　方云五六卽將望中作一轉

高尋白帝問眞源　高字疎字旣相應尊字亦對白帝字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尚書省謂之北省　題曰遣興句句是不能遣腸一日而九廻愁與日而俱永因令節而觸撥尤甚耳

欲知趨走傷心地　不能遣處

正想氛氳滿眼香　寒雲白滿山非是物也

無路從容陪笑語　指兩院故人

有時顛倒着衣裳　用三百篇體于律詩中

何人錯認窮愁日二句　錯認卽下雲氣雖欲錯認得乎言我如此望帝闕而思故人不知故人亦有錯憶及我否我眞愁隨日長不可撥也

第二首　上篇曰入鵷行未覩朝時也下篇班齊之候曰侍龍顏則君在也

去年今日侍龍顏　重言之所謂趨走傷心地也

玉几由來天北極一連　此中獨少孤臣也

孤臣此日堪腸斷　不能遣

愁對寒雲雪滿山　前虛含此點破　雲氣爐烟互映作
收

得弟消息二首　血淚所結寫做其面即鈍賊矣

第二首生理何顏面一連　至于顏面不顧而仍未必可
延歲時甚矣可悲也　且歲時與招得幾時魂應

得舍弟消息　此等詩自不可規橅　前半三折

亂後誰歸得二句　起是倒裝他鄉豈勝故鄉只亂後無
一人能歸耳

舊犬知愁恨二句　言汝妾乃不如犬

秦州雜詩二十首遲迴度隴怯　遲迴伏淹留度隴伏烽
火

水落魚龍夜一連　茫茫奔竄如魚龍之失所碌碌因人
等鳥鼠之同穴借山川點化　尚書春言曰秋言夜夜亦
秋也變文屬對見滿目無非兵象起下烽火句言秦州仍
不可久留耳注家引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爲夜非詩人本
意以此證用字之穩則得之

第二首清渭無情極　言一身不能隨渭水而東故反怨
其無情也

第三首胡舞白題斜　白題從舊注引南史裴子野語然
作蹄亦得詩有豕白蹢豥四蹄皆白曰駭白蹄尤其躁疾
者喻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正與駭字
相類暗用馬與豕對也

第四首抱葉寒蟬靜一聯　寒蟬靜不敢言也獨鳥遲不
敢息也故下有何之句腹連自比

第五首聞說眞龍種一連　此歎時危市駿獨在所遺老

棄遐荒也

第六首旌疎鳥獸稀　注旌一作林按旌謂使旌也旌疎有搜抉之迹然自屬佳句自齊梁出　林疎鳥獸稀言不但轉餉艱難郎行圍亦鮮所得起下往來者將何堪也

那聞往來戍二句　言河隴已沒抽兵防河不復往來番戍所畏內憂方急僅以解鄴縣之圍并無暇東赴滄海郡也

第七首　此歎吐蕃日迫秦州方陷沒爲憂使車由此者徒貽張勝之累莫奏義陽之績烟塵何許可息也

莽莽萬重山　含獨長望

第八首　此言昔人尚能鑿空遠略今寇在門庭腹心未有平定之期爲可歎耳

第九首　思返近郊而不得無聊反言也

今日明人眼　妙起

臨池好驛亭　此起若施之內地即一字不通人

第十一首蕭蕭古塞冷　起變

第十二首清渠一邑傳　傳流傳也傳送也

秋花危石底一連　予嘗入泉林壽聖寺親見此景乃歎爲工

第十三首傳道東柯谷　伏相報

瘦地翻宜粟一連　張籍賈島宗祖也

第十六首東柯好崖谷至採藥吾將老　言若得居東柯便遂疎嬾之性吾將老焉何須鑷髭毛班乎

落日邀雙鳥一聯　落日歸翼方擬迅飛崖谷迴礙若邀留不遣也一作谷中易瞻日纔落而鳥已棲若邀之也晴天無雲而養片雲于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澤多藏蓄由用出雲皆合養守之義似新實穩

兒童未遣聞　兒童不知亂靡有定日夜思返聞此則舉

室悲歎徒亂人意也
第十七首鸕鶿窺淺井　西邊土厚水深陰久井溢反若
其淺矣　窺淺井井中皆生魚也
第十八首塞雲多斷續一連　貼秋又形容得高字出
邊日少光輝　驚人語
警急烽常報四句　所謂闘烽火而此淹留也
第十九首故老思飛將二句　國家得復經略安西則河
北之平可知矣
第二十首曬藥能無婦二句　應發端悲生事
爲報鴛行舊二句　應此淹留歎當時同在兩省者竟任
一老之播棄也
月夜憶舍弟　秦州作　時公之三弟在許徐二州
戍鼓斷人行　與未休兵
秋邊一雁聲　與寄書

月是故鄉明　點化隔千里兮共明月家人皆不在側獨
月色與故鄉同耳
有弟皆分散二句　正捻憶弟
宿贊公房京中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湘靈刪當以其無據
朧月向人圓　應來此
東樓　師徒撓敗鼓角戰塵內侵日偪無他方略但厚遇
其使如奉驕子耳
雨晴天水秋雲薄　從注洪氏隨筆作天汞勝水字遠矣
寓目　秦州詩
山寺　秦州詩
麝香眠石竹一連　頂山園　麝以香賊鸜鵒以言囚自
非遙岑絕磴人迹不到之地安得眠食遂性耶此亦所謂
意外之巧也次連寫淒寂之景如此細麗眞小庾嗣音也
亂石通人過　頂細路

懸崖置屋牢　顧高字

上方重閣晚　就高字收轉

百里見秋毫　并收野字　上六句皆細寫結忽拓開然

云見秋毫仍歸于細先着晚字然後折出見秋毫更不直

卽事和親事却非　和親本冀以紓國難豈知公主復歸

羣凶猶熾至是始悟其非不已徒貽社稷之耻乎

人憐漢公主二句　不追論和親之非仍以公主生還爲

已功大臣無恥誤國可戒可怒故反覆責之

遣懷　歷亂無端全似風騷豈得以起承轉合求之

夜來歸鳥盡　夜來卽謂此日之夜　玩全篇曰霜露自

春而秋也曰日斜自朝至暮也無時不悲無計可遣失栖

之鴉無家之客悲啼淸淚那得不盈睫乎

天河　句句比興偏字字着題

常時任顯晦二句　一起便是天河　暗寓亂世識忠臣

也

縱被浮雲掩一連　是河不是星月

含星動雙闕一連　頂出永夜中四句有一老杜小影在

内

牛女年年渡二句　刺先據要津之人不已吝也

初月微升古塞外一聯　頂影斜

河漢不改色　頂光細

關山空自寒　用關山月與河漢屬對新

庭前有白露二句　本詩零露團兮　後四句承隱字皆

以甲夜卽無月反襯初字

歸鷰春色豈相訪　方云預望其來所謂祉日遠看人是

相訪也　春色句是生生世世　反對霜雪

衆雛還識機　衆雛句是子子孫孫　反對儔侶稀篇中

豈字還字儻字會字愈活愈醒

擣衣　如泣如訴　前四語俱在題前落脉
一寄寒垣深　深字能與不返二字呼應
促織草根吟不穩　頂哀音兼微細
久客得無淚　頂動人
放妻難及晨　猶言秋天不肯明也
悲絲與急管二句　亦顧起二句
螢火　刺詩仍帶憫惜故味長　起四句四折
幸因腐草出　楊云起句暗點螢
敢近太陽飛　次句反點火
未足臨書卷　實事翻用
隨風隔幔小一連　先寫出一層飄零
十月清霜重二句　結更轉得有力何處歸與上點衣隔
幔傍林層層呼應
蒹葭體弱春甲早　古人入聲字收入平上去三聲如甲

字白可作平聲讀也道昇先生之論如此然亦有上去作
平者
苦竹味苦夏蟲避　頂守字
叢卑春鳥疑　頂弱字
除架　公自注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　自稀以至于除
寒事今牢落二句　落句直言曾不如秋蟲暮雀猶知懷
舊也　因除架悟人生消息之理有初必終不必說盡
秋笛　後四句忽然轉折非此老筆力其誰敢爲
送遠　定翁云末二句未喻按江淹詩送君如昨日簷前
露已團
觀兵　李泌請命郭子儀並塞北出直擣范陽公持論與
之暗合落句即李泌取蔡之策
天末懷李白　悃欵　落句疑白已死地下當與三閭相

贈答也

魍魎喜人過　稍叔夜恥與魑魅爭光此句指與白爭進者言之　鬼神忌才喜伺過失古人四聲多轉借用之非過從之過也此解出安溪先生最有意味蓋以比惡俊異皆文雅之徒

獨立　水鳥猶慮搏擊微蟲尚有網羅況人事有甚于此者乎

空囊　翠柏苦猶食　古人有食柏而體生毛羽者翠柏句與下無衣對

吾道屬艱難　謂必擇所依也

蕃劍　文非珠玉裝　妙在此句呼得氣字身字起

虎氣必騰上　一連　夕公云虎邱嘗有劍氣狀如虎延平津劍躍化爲龍

銅瓶　容齋極稱其曲折宛轉細讀果是異人

百丈有哀音　從深字生來　無中生有更入神也

側想美人意　此句追想走向活路便空濶詩須如此脫化

猶得折黃金　得失二字照應　井廢殿摧人往銅瓶反因失水幸在治亂得失意外相反重旨隱躍

覩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用意始如神　謂因材駕馭老馬不遺知道之能飢鷹不成飽颺之患則人人可以臨危授命風塵不足靜也　安溪先生云老馬夜知道者經多而熟也蒼鷹秋著人者時至而厲也臨危即用蒼鷹意久戰則用老馬意兼此二者用意始能如神蓋練事明而決機速兵家之要盡于此矣

第二首心肝奉至尊　語不可學

竟日留歡樂二句　待命　此即之子于征有聞無聲之意

送人從軍　秦州詩

野望　葉已稀而風更勁則望中彌曠日沉而山勢加長則層層陰晦中四句皆承發端二句而又次第相生自遠而近也

葉稀風更落　含林字

山迥日初沉　含晚字

示姪佐　佐草堂在東柯谷　滿谷山雲起一連　承茆屋趣谷中雲滿澗瀑忽懸深山絶壑陰晴互異句法爲有神也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如何措筆乃爾蘊藉

人說南州路　覓字已藏許字

爲寄小如拳　遂字位置

童稚捧應癲　反駭字并應小字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字字精到

畦蔬繞舍秋　先位置此句妙　即帶出秋日

盈筐承露薤　盈筐三十束也承露藏秋字

不待致書求　致字從對面反出

束比青芻色　出束字

哀年關鬲冷二句　并及情味　楊明遠作扁豆五言古詩長篇予謂當檢本草并以性味之良作一連或頗嗤之試看老杜于八句內尚不遺漏也

秦州見勑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此篇段落尚未詳

獨慙投漢閣一連　公之自責如此于摩詰廣文有恕詞焉可謂忠厚之至

宮臣仍點染　指司議

柱史正零丁　指監察

喚人看騕褭　方于上句乚分謂喚人以下乃公自喻令從之

旅泊窮清渭　指索居

隴俗輕鸚鵡　自謂

原情類鶺鴒　指二子

秋風動關塞　指索居

高臥想儀形　喜遷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時患癰病前賢命可傷　此句以寓今我獨凄涼也

諸侯非棄擲　指高使君

半刺已翱翔　岑為長史故曰半刺

客子鬥身強　注鬥一作問當是鬭字之誤白詩中用之最熟

羇旅推賢聖　用仲尼旅人

有靦屢新粧　有靦句似指避鬼而復屢至郎上所謂不銷亡也趙與時賓退錄所謂不惟避之而且塗抹其面

盡室在邊疆　秦州

荆玉簪頭冷　指岑

巴牋染翰光　指高

更得清新否　可見清新二字詩家最上一乘法具此矣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元白代書百韻之祖

討胡愁李廣　謂老將數奇無功也

奉使待張騫　謂未有回鶻之助也

廬修水戰船　謂昆明池落賊中也

蒼茫城七十　謂君出走

流落劍三千　謂陵被發　用魚腸之劍三千

畫角吹秦晉　晉注一作塞秦塞謂桃林之塞賊自潼關入也譁兩都連破但舉近郊言之

花動朱樓雪二句　含下壽景

衣冠心慘愴二句　合下悲風　四句言雖宇宙重開然收京非可賀之事如此立言乃爲得體

宮莎軟勝綿　注莎刋作花按宮莎出太所踐也花字不通

舊好腸堪斷一連　綰上起下

翠乾危棧竹　指巴

紅膩小湖蓮　指岳

朱綠有斷絃　此用直如弦死道邊也

地僻昏炎瘴　指岳

山稠隘石泉　指巴

典郡終微眇　指嚴使君

治中實棄捐　指賈司馬

去去才難得一連　轉接渾化

他鄉饒夢寐一連　綰合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曹植休前輩　頂上詩興

張芝更後身　頂上草書

世祖修高廟一連　按此借漢晉以爲喻而宗廟之焚燬闕廷之匡復盡于十字中矣敘事簡妙若此眞攢簇五行手也

商山猶入楚一連　招隱抑何蘊藉

存想青龍秘三韻　當天翻地覆之時豈若結草想青龍而騎白鶴靜者之妙如此此數句隱顯映帶其妙處未易名言亦可以悟作律之法

鼓角淩天籟　分外清新

關山信月輪　方輿山人相關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筆落驚風雨一連　非此頂仙人不出

未負幽棲志一連　關照前後事

蘇武先還漢　句未詳

莫怪恩波隔二句　落句反用天不可問之意　此篇不獨惜其才且爲白其節古人厚於友朋如此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四卷　近體

長洲何焯屺瞻

蜀相錦官城外柏森森　破蜀字

映堦碧草自春色一連　與下淚滿襟反對自字空字呼
應最微

三顧頻煩天下計以下　深歎其止以蜀相終也見隆中
規取荆益以爭天下豈知創業未半而崩永安受遺北伐
又不及擒獻馘懿丞相先鞠躬盡瘁天下之才僅爲偏安
輔佐所以一瞻廟貌而不禁涕之無從也

出師未捷身先死　捷注一作用按順宗實錄中作出師
未用身先死未用未展其用也作未捷了無意味矣讀袁
子論武侯語自知

卜居東行萬里堪乘興二句　東行萬里當指萬里橋耳

方公以爲落句公中有所不自得雖卜築而已欲去誤也
二泉云用王猷事暗指裴公　草堂在西却縱言東而澄
江之可以銷愁則水西幽勝言外益見如此詩法使人何
處捉摸

一室　大巧若拙乃此等也

應同王粲宅二句　江船空見獨滯一室也

梅雨　梅雨是及時之雨不得一例怨咨如昭諫長安有
貧者爲瑞不宜多便覺偏枯淺薄

湛湛長江去　妙爲結句生根

茅茨疎易濕　點眼

竟日蛟龍喜　暗藏苦雨之人在內

爲農錦里烟塵外　照去國賒

圓荷浮小葉一連　寫時令將有事于農也

爲農去國賒　爲農只一點

遠慚句漏令二句　收爲農脫灑　末句言去國無祿衣
食累之不得不爲農也所謂味在鹹酸之外

有客（草堂本作賓至）　詩紀編客至後二詩體勢相似意味各別
公詩所以妙　方云江干僻地老病才盡聞人足音而喜
幾於清談不爨矣

幽棲地僻經過少一連　先敘主　反破有字

漫勞車馬駐江干　破至字

竟日淹留佳客坐　始出賓字

百年麤糲腐儒餐　百年麤糲猶云家常茶飯也

不嫌野外無供給二句　結嫌以文章自居故但回顧幽
棲而云看藥欄也江干遠訪淹留清坐其人亦應妙解書
味知其不緣簡率興盡乃復因其至之疎期其至之數云
耳

狂夫　清風峻節固窮獨立比賦相參不全詩露

萬里橋西一草堂　一草堂猶言家徒四壁意

百花潭水卽滄浪　卽滄浪三字含後半所謂世人皆濁我獨清也

風含翠篠娟娟靜一連　風雨起下故人碧篠紅蕖襯出潭水之清娟娟冉冉風雨相關句法之工細乃爾　曰娟娟風中有雨曰冉冉雨中有風此羅大經所謂互體

欲塡溝壑惟疎放二句　只自嘲怨而不怒

賓至（草堂本作有客）　七言幽棲地僻一篇稍廓而大之

喧卑方避俗　對下情親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　如話

堂成　句句是初成語

緣江路熟俯青郊　草堂在西郭故曰俯青郊小謝詩結軫青郊路善注引周禮東方謂之青

榿林礙日吟風葉一連　以竹木襯出新堂之高項上俯字　榿從人易求竹隨時可移新居所有眞景也　吟風滴露交互對

暫止飛鳥將數子一連　室家有定飛鳥依人腹聯暗藏得一面在　言外自比避地偶托

旁人錯比揚雄宅二句　本非蜀士而自守泊如頗同揚子故曰宅誠錯比嘲亦懶解也

地僻懶衣裳　承清江曲

田舍草深迷市井　承古道

鸕鷀西日照二句　收足江曲

進艇南京久客畊南畝　成都嘗爲南京

晝引老妻乘小艇一連　言尚得團圞可無歎恨

西郊西郊向草堂　向字生出腹聯暗藏往來踪迹在內

市橋官柳細　往西郊

江路野梅香　路注作岸岸字方是郊　只有官柳野梅

舍下無人競三字

傍架齊書帙二句　來草堂

疎嬾意何長　長字收足時字　暗藏營競短半面

所思苦憶荆州醉司馬　崔自吏部謫司馬

可憐懷抱向人盡一連　對屬渾化

江村自去自來梁上燕一連　頂幽字　中四句皆一句

內一句外若云分屬江字村字則不通矣

多病所需惟藥物二句　藥物之外更無求于斯世吾將老于江村矣

野老漁人網集澄潭下　下下網也

賈客船隨返照來　賈客來者只隨返照則東路未通也

片雲何意傍琹臺　片雲公自謂也　舊注琹臺詩引成都記云在浣花溪之海安寺南　此句猶云不意自全至此

王師未報收東郡二句　我野老也猶可漂泊息肩于此若天子幸蜀則如所謂公出在野豈可狃于奔竄西京並置不急收山東乎

雲山京洛雲山外　含下望鄉

神交作賦客　作賦客謂如屈子之南放也

白鷗元水宿二句　將白鷗襯出哀字妙有味外味白鷗無上所云云而猶有餘哀則公之哀其可盡乎宿字比留滯不能去

北鄰愛酒晉山簡一連　山水借對增一晉字作對政自無妨

南鄰錦里先生烏角巾　呼後半　角巾隱居之服是不出戶人也

園收芋粟不全貧　乃政言其貧也　莊子山木篇衣皮褏食杼栗此句似用此又徐无鬼篇居山林食芧栗釋文

本亦作芧栗芧音序作芧者字之譌
慣看賓客兒童喜　兒童猶喜賓客則其好事可知
得食階除鳥雀馴　鳥雀皆爲之馴則其接物可知二句
見先生故貧所以尤難也
野航恰受兩三人　注航魯直作艇音平聲方言云小舟
也按淮南子越舲蜀艇注艇一版之舟魯直惜不據此故
明人疑爲臆說杜更有進艇篇可知當作艇也釋名三百
斛以下曰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乘行也兩三人亦惟
艇字爲穩
相對柴門月色新　對注作送棹舟過訪月生而未厭相
對作送字反覺意味殊短　落句襯出竟日淹留無迹
出郭遠烟鹽井上　無人烟也
斜景雪峰西　無村落也
還與舊烏啼　頂亦字言舊則夜啼非自今始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看君多道氣　更酌數隨皆緣道氣
縮結上下見不但境幽可愛也
恨別　成都作
草木變衰行劍外　頂四千里
兵戈阻絕老江邊　頂五六年
思家步月清宵立一連　清宵立白日眠兼寫出老態來
若使賊仍不破此恨不復可以年計矣
聞道河陽近乘勝二句　近字急字並應五六年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雪片一冬深　此句虛對實嶺
外梅花十月即發非獨桂林一冬作雪獨不炎熱
江邊送孫楚　指段參軍
逢唐興劉主簿弟　劉杜同出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老夫貪佛日　貪佛較佞佛
新甚

敬簡王明府 神仙才有數　頂葉縣

流落意無窮　頂周南

建都十二韻 蒼生未蘇息四句　先從萬國將翻國恥未雪說起

恐失東人望　婉至

雖倚三階正　質直　三階句深罪宰相非人將復至覆國

牽裾恨不死以下　因國論之非而深悲不得身與雲臺之議也

遙憐湘水魂　即公自謂

隨事有田園　匹夫羈旅隨處可立田園有國者一敗塗地別無弃竄之方也

顧枉長安日　枉注作駐駐字尤有力枉回也與後篇未枉周王駕亦兩義　或謂追憶房琯分鎮之策非也此詩直謂肅宗不當議遷若不能雪恥自強則胡馬牛天下江陵豈能免乎落句又言五陵北原祖宗陵寢在彼不可輕棄爲晉元帝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淡然初不着題的是早梅後人何由可到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似吳叔庠

賓客滿堂上二句　兼以自歎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 僧來不語自鳴鐘　含下聞寂

獨愁

孤城返照紅將斂　頂暮字

知君苦思緣詩瘦二句　言我病不能往君何憊乃爾豈緣詩瘦耶然亦當念交遊如此聞寂即一可語之僧亦無處覔也近解作思我緣詩而瘦者非

散愁二首　欲散而愁愈結也

百萬傳深入一連　不知有對屬
第二首老魂招不得　收久客
客至（喜崔明府相過）舍南舍北皆春水二句　反打開去惟公能
之賓至起相似　風雨則思友況經春積水繞舍日惟鷗
鷺羣乎極寫不至則喜字溢發紙上矣
花徑不曾緣客掃　反點客字
盤飧市遠無兼味一連　市遠家貧惟恐我喜之無以將
也
肯與鄰翁相對飲一連　留之不聽其去以應至之難也
呼取對飲令共此喜也
遣意二首　方云二詩雨後作一晝一夜分別觀之始見
其妙　上六句逐層頂接
囀枝黃鳥近　含花落
泛渚白鷗輕　含水生

漸喜交遊絶二句　收遣字
第二首簷影微微落　夜景
宿雁聚圓沙　草堂即事詩宿鷺起圓沙見火而起此處
若作起字尤飛動并與野船細火相應
鄰人有美酒二句　收遣字　賒酒與前篇催釀呼應
漫成二首眼邊無俗物二句　妙語
春夜喜雨　及時之雨而又無所不遍所以爲可喜也野
徑江船錦城以見雨之霑足都非漫下
好雨知時節　喜字
潤物細無聲　好雨
野徑雲俱黑　此句暗
江船火獨明　此句明二句皆剔夜字
曉看紅濕處二句　細潤故重而不落　結春字工妙
春水已添無數鳥二句　方云一夜水起便有衆鳥爭浴

惟久居水上者知之
春水生二絶　山谷只法此種
江亭雲在意俱遲　一在字人更不能到
邨夜邨舂雨外急　指水碓也
早起帖石防隤岸　頂春字
童僕來城市二句　除却沽酒無復一事與城市相關政
足幽字
可惜　生前酒身後名吾自兼之然少壯雖可惜何嘗不
可同陶潛之任達也
落日芳菲緣岸圃一連　便覺有風刀無邊意
徐步花蘂上蜂鬚　花蘂注作蘂粉佳
把酒從衣濕一連　正寫徐步
高柟江邊一蓋青　破高字妙
遊脩覺寺　馮云以遊字結搆

禪枝宿衆鳥二句　仍映帶花竹
後遊寺憶新遊處　新字生動
客愁全爲減二句　是後遊結　後遊皆寫寺外
題新津北橋樓望極春城上　惟樓故所望彌遠寫高處
正做遠字做遠字又是襯近郊幻甚
白花簷外朶一連　頂近鳥巢　朶字有居高俯下之景
池水觀爲政一連　指近郊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水如海勢驚人之景乃止短
述漫興云爾
新添水檻供垂釣一連　略捻值字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老恥妻孥笑　宜從注
作老被樊籠役
東郭滄江合　與樊籠反
文章差底病　應詩態句　注引匡謬正俗云云按今江

陰入猶有此音正作都禮反古音之存于今者在所不同
不必以匡謬正俗之說爲疑
野望因過常少仙　隨筆云唐人稱縣尉爲少府此少仙
用梅仙事名更新
竹覆青城合一連　惟見碧竹清江是秋望也
入村樵徑引　是因字妙
嘗果栗皺開　是過字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此篇當是高爲蜀州時詩
送韓十四江東覲省　黃牛峽靜灘聲轉四句　一路俱有
水聲樹影兵戈之後幾無孑遺正見尋訪之難然不可不
努力也　各努力者必欲尋訪同歸補人間之缺陷而後
已也弟妹必欲其見况吾親乎　上二句是送　各字雙
收我字君字
酬高使君相贈　如話

草堂即事　獨樹老夫家　草堂
雪裏江船渡四句　即事　極寫風雪嚴寒偪出須酒來
徐九少尹見過　窗端飄飄絕塵
賞靜憐雲竹一連　頂晚景
何當看花蘂二句　爲新字餘韻照字妙的是梅花又與
晚景反映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　如話
暫往比鄰去　去注作至至字佳言急至爾已成客歸也
不爲複齊梁句法多如此
幽棲誠簡略　闕展待
衰白已光輝　特枉駕　已光輝三字頓挫得妙
野外貧家遠　難其重來
村中好客稀　望其重來
論文或不媿二句　則直邀之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如此事何足便爲賦詩特爲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而喜也前四句開濶有意

白屋寒多暖始開　白屋寒多仍先破出草堂寒多二字已寓正宜有酒詩律之細也

江鸛巧當幽徑浴一聯　反映許而不至

繡衣屢許携家醖　指侍御

皂蓋能忘折野梅　指使君

戲假霜威促山簡　請邀同到

須成一醉習池迴　至草堂　幽棲無侶白首忘形前半閒淡寫來自促携酒便請邀賓正覺無所不可也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卧病荒郊遠二句　竟字神味

人人能領客　先出同過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二首褰裳不涉往來通　往來之人免入水也

天寒白鶴歸華表　即日成

日落青龍見水中　竹橋　青龍是用竹杖化龍與青龍卧橋上無與註說非

合歡却笑千年事　合歡言萬人鼓舞不獨我與司馬也

驅石何時到海東　驅石對竹橋何時對即日

野人送朱櫻野人相贈滿筠籠　贈對賜筠籠對金盤玉箸野人對宫省

數迴細寫愁仍破　寫去聲

此日嘗新任轉蓬　曰轉蓬則又將不止居蜀也

即事　成都詩

贈花卿　刺其僭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第一首　山水出得不平
緣是碧海圖也
第二首方丈渾連水一連　趍妙至此
人間長見畫一連　接得奇變
范蠡舟偏小一連　妙就畫上指點生動　八句中離合
斷續不可捉摸
第三首　起二句頂掛圖
題桃樹　因桃樹而傷今思舊也
五株桃樹亦從遮　鮑明遠行路難中庭五株桃一株先
作花今人熟用五柳未有用五株桃者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　元白小律多類此
贈別鄭鍊赴襄陽把君詩過日　但把其詩則不見其人
矣轉出別字最妙
試覓姓麗人　麗公不肯爲劉荊州屈者殆以此勉鄭耶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詩清立意新　又奉和
層城臨暇景一連　艱難之際身當分閫重寄寸陰可惜
遊覽賦詩非所先也立言重中丞不可粘晚眺曰暇景曰
餘春皆有體要
天潤樹浮秦　暗入望京意接出帝念
征南多興緒　應詩清
嚴中丞枉駕見過地分南北任浮萍　二泉云自蜀望長
安爲北
扁舟不獨如張翰　頂浮萍
何人道有少微星　二泉云歎知己之少若自謙而實自
負也按何人二字鬆得妙言微嚴公誰復知之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譚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衛
青開幕府　廣州于五管爲大府故曰開幕府
漢節梅花外一連　嶺外樓邊點化工妙

絶句漫興第四首莫辭身外無窮事　莫辭言無得辭也
此元白所本曲而有直體
第六首呼兒日在掩柴門　日未落而掩門方顯得出懶
惰俗本將日字作自字妄作如此
第七首　白氎青錢元白最好寫仿其流遂有放翁
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走覓南鄰愛酒伴二句　馮云南
鄰已出洗題中獨字　獨空床三字見其醉卧時多顯出
愛酒妙絶
第七首　此等詩卽在老杜亦非佳語
三絶句不如醉裏風吹盡二句　老見亂離不若太平先
逝詩人所謂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也
第三首會須上番看成竹　馮云上番猶言頭潑凡二三
潑筍多蛀折不能成竹
戲爲六絶句第三首龍文虎脊皆君馭　龍文疑作龍媒

麗春　非近體也編者以類相從耳
鸂鶒　與下花鴨皆在嚴公幕中作　王人失路托身使
府自畫小影
花鴨階前每緩行　是鴨
黑白太分明　花字熨貼
畏人　前半虛含畏人卽所謂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
也不斥薄俗而遜詞于褊性其益厚且愼歟然非我之輕
絶故人萬里三峯曾不我顧其實待之無可待耳　起四
語空濶渾淪
三年落日低　年字從注作峯三峯落日所居者西郊也
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　望字
南浦淸江萬里橋　野字
海內風塵諸弟隔　伏人事蕭條
惟將遲暮供多病二句　不言家國之棄才而惟以病不

能報致此四郊多壘自責不以身不在朝歸咎于愛莫助之也

跨馬出郊時極目　收望字

不堪人事日蕭條　願須臾無死早見興復何堪日甚一日耶按松維没于吐蕃但見西山白雪三城戍守曾無藩籬之固蜀中殷富徵調旣繁但見南浦淸江橋名萬里東道阻絶故曰人事日蕭條也

官池春雁二首　依嚴于成都時作未入幕也

第一首旦休悵望看春水二句　言所憂不但無歲恐亂離阻絶歸期無日也

水檻遣心二首　第一首中二連皆一高一下對

城中十萬戸　應去郭

此地兩三家　應無村

第二首　後半篇是遣心

屏迹三首用拙存吾道　伏心字

幽居近物情　伏迹字

心迹喜雙淸　謝詩心迹雙寂寞

第二首晩起家何事　倒喝勢宕

竹光團野色一連　上句暗下句明上句聚下句散

一月不梳頭　應晩起無營　言無營則迹屏而心與之俱寘矣承上雙淸來但得醉已足而不少爲妻孥計所謂拙也

第三首衰顏甘屛迹　點題

幽事供高卧　承晩起

猶酌甘泉歌　對家何事　至此則其貧益甚然信道彌篤寧爲其拙而屛迹以終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懶性從來水竹居　本非野人然懶性適得所便也

奉引濫騎沙苑馬　頂拾遺
謝安不倦登臨費　起旌麾
阮籍焉知禮法疎　應懶性
草茅無徑欲教鋤　收野字　注引孔毅父續世說云云
按鵷鸞侍中所冠嚴詩自言杜二曾作拾遺何以自名野
亭豈得如禰處士徒以能賦爲榮觀乎故公酬之云雖常
奏書而濫騎官馬野性本其從來之素也謝安以下酬其
末句與發使君灘之語言猶能如阮公之對晉文脫略禮
法罄一日之歡耳續世說妄有穿穴附會可以一笑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竹裏行厨洗玉盤　攜酒
饌
花邊立馬簇金鞍　枉駕　二句言方治酒饌中丞已至
必欲作竟日之歡也
非關使者徵求急　使者即謂携酒饌之人徵求急謂急

于烹調陳設也
百年地闢柴門迥　草堂
五月江深草閣寒　仲夏
看弄漁舟移白日　終上禮數寬
老農何有罄交歡　對攜酒饌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日臨公館靜　嚴公廳
劍閣星橋北一連　大手筆腹聯展拓更濶遠所謂居然
有萬里之勢
興與烟霞會二句　綰入宴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句句筋兩字字精神
鼎湖瞻望遠　舊恩
象闕憲章新　新寵
四海猶多難　時危
中原憶舊臣　衆望

自昔有經綸　生平

從容靜塞塵　機會

南圖迴羽翮二句　入朝

漏鼓還思晝四句　先位置蜀民一面　成都曾作南京故有宮鶯之句　玉帳術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于其方置帳則敵不得犯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

江潭隱白蘋　方入本身

此生那老蜀四句　亦欲入朝不徒送公也收轉前半詞高意足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野興每難盡　先爲惜字作勢

稍稍烟集渚二句　承落景層次洗發惜字

不勞朱戶閉二句　惜字淋漓　以河沉對映落景

九日奉寄嚴大夫不眠持漢節二句　是時徐知道反以兵守劍閣武不得出故云

黃草　時公在梓閬黃鶴注最當

懷舊悲來望白雲　望雲事朋友亦可用

不見（近無李白消息）飄零酒一盃　言致此飄零豈不由酒　不過伴狂縱酒遂致世人欲殺獨此駭機眞可哀也然鴻飛冥冥弋者何慕但拂衣歸山吾詩自足不朽今者不見又安之乎深諷其自愛也

題元武禪師屋壁錫飛常近鶴　禪師壁

似得廬山路二句　鍾吟云若大歷以還決以畫結此詩亦同結到畫却瀟洒擺脫不可及按非爲擺脫也無末二句題者伊誰凡詩中無自已乃大病也

客夜卷簾殘月影一連　輾轉不寐遂見月殘明日求睡又聞江聲無限曲折頂得何曾着三字出　後四句都從

客字貫注
應悉未歸情　時公家在成都故以成都爲歸卽并州故鄉之意
客亭秋窗猶曙色　亭字起
江流宿霧中　此句曉光也日出則霧消矣
飄零似轉蓬　客字結
秋盡籬邊老却陶潛菊一連　工室微諸侯橫無白衣送酒之王宏爲伏地行酒之康成懷抱可知矣
不辭萬里長爲客二句　懷抱之惡豈獨爲一身遠客公詩所以深遠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如龍　二泉云後半喜之極故言之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愁何在言妻子皆非復向時之愁歎也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花遠重重樹一連　羨字出　望之何異登仙
天涯故人少　繫客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雙雙新燕子二句　從春風轉下言無家之人不如營巢之燕也
西原
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憑高送所親
野花隨處發二句　惜芳辰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郞中季明若逢岑與范　岑公孝與范孟博齊名無一字無來處爲報各衰年　各字妙古人所謂不可知無可奈何者皆在其中然則君方得路我方流落如之何不急相援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四十年睽隔一見卽又言別故不暇喜而但有悲也然路乃入朝返命義不顧私則愁緖千端

獨我留滯劍南者而已結句得體有味
更爲後會知何地　先起別字屈折有力
上牛頭寺何處鶯啼切二句　結得變化正與意不盡暗
應
望牛頭寺春色浮山外　望字
傳燈無白日　無白日不以白日而火不傳也
上兜率寺　馮云以上字結搆
江山有巴蜀　頂知名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艷曲二首贈李第
一首上客廻空騎　泛江故騎廻也
佳人滿近船　在諸舫
第二首立馬千山暮　應上客句
廻舟一水香　應佳人句
使君自有婦二句　戲贈

登牛頭山亭子春谷遠含風　春和景麗當若悲風颯至
眞深谷也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鶯花
隨世界一聯　一倒轉便不凡
送何侍御歸朝　次連是比體
春日垂霜鬢一連　無對屬痕　通篇淡而有味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方云次連句中有三層景
寺下春江深不流　上下二字呼應　起連先說寺下涪
江
含風翠壁孤雲細一連　說寺上石壁夾出山腰意　二
句是上
小院廻廊淸寂寂　正敘它閣又起下之鳧鷺上之藤蘿
通篇無一句不切山腰也
浴鳧飛鷺晩悠悠　此句是下　晩字旣承背日又起昏

黑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有戲述）　曰戲皆責望之詞也

第一首忍斷盃中物二句　戲述　斷酒用晉元帝事座右銘只斷章八短巳長二句

自醉逐浮萍　落句從第六句轉下言非王之不巳思也巳所短在就酒姑且萍梗飄飄自適巳事遂不能追逐昔遊耳

第二首　言一別五秋且暮入地王猶覩其萍梗不我許留乎下四句又言成都取醉固有餘樂然終不如依王于梓州也

巳知嗟不起一迹　出之以戲故無迹

第三首　言王雖斷酒今何可遂不巳思乎

羣盜無歸路二句　言巳豈眞沉湎者哉姑以此陶寫耳歸路謂歸朝也

猶記酒顛狂　猶記者王猶以酒狂為嫌也妙在是戲

魯衛彌尊重四句　當肅宗朝故曰魯衛　交分不淺久要難負魯衛親賢當為朝廷惜才自徐陳徂謝人物益稀如我者萬一天子詔徵之如漢武之安車召枚乘而乘死可不亟拯其窮老乎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寇盜狂歌外一連　謂狂歌痛飲庶幾寇盜之憂虞形骸之拘忌皆可忘也起結句

出號江城黑　出號二字未詳

此身醒復醉二句　朝命不通寇盜充斥雖逢高宴食不下咽眞窮途也曰不凝者微詞婉諷耳

臺上何須把官燭　應月光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扶侍南還孝子之恩不可奪然艱危中不得貪其幹濟惜別又何能已兩面俱到

青青竹筍迎船出二句　猶似用事耶

倦夜　顧陶類編題云倦秋夜

卒悲清夜徂　此詩前三句上半夜下三句後半夜以徂字結裹以見徹夜不寐悲且倦也

悲秋　此篇妙在淡

涼風動萬里二句　函蓋無限國家事在內

愁窺高鳥過　頂爲客　倒裝句起妙變動

老逐衆人行　方云老至居人下更怏然不如此句之渾厚

始欲投三峽二句　以家遠結收足悲字

對雨　首連領得起　直籠章到繩橋雪嶺

西戎甥舅禮二句　言恃其不背恩而不薄我于險則兵與將皆不足用矣因雨而危遽可知

警急 時高公適領西川節度　才名舊楚將二句　言人與地違非所以弭邊警詞與而實不與也　適自淮南移西川故云舊楚將

玉壘雖傳檄六句　玉壘傳檄況望窮討青海西戎飽飛去來自如中國將帥非人誠無如之何耳　松州危急擁兵不救所恃西戎或飽欲自去耳達夫故舊公不得已而隱躍致譏彼固深于詩冀幸可以一悟玉壘羽書其少紓乎

王命　漢北豺狼滿二句　漢北巴西賊氣充斥則蜀中之亂可知也　前半歎蜀中遭亂不即王誅

牢落新燒棧　言職貢不入

蒼茫舊築壇　言將帥自立　如此使事意味乃長

深懷喻蜀意　此句斷章取自擅不討之義耳

有感五首　首篇言將帥不思報主次篇以下則言主上制御六合當以不能弭亂自責不可獨諉之下也先責諸

將而後採本言之可謂盡其體要矣

第一首乘桴斷消息二句　言吐蕃孔熾求將帥之中有一如張騫之開西域者絕不可得而徒以賊遺君父蒙恩澤而不思報爲可感也

第二首諸侯春不貢二聯　諸侯不貢由失制馭之方乃使者徵求往來屑屑略無大體又何以服其心哉即起下不行儉德意　兵分則威削五六論平亂當有序姑先其所急即欲從事于內師老氣竭亦復難用不如息戰務農養威伺釁也

第三首　欲平河北當駐洛陽宏衛文大布之衣以收小民之心以厲將士之氣何有深拱關中泄泄沓沓日復一日洛下之峙儲且盡河北逆亂蟠結遂忘上下之分豈復能有爲乎公詩與汾陽所論形勢微異

長令宇宙新　如下所云行儉德以與宇宙更新也

第四首　言分封費重不可猝辦豈知但取僚屬遂入畢宮示儉何不可也　但言强幹而至枝葉盡凋則朝廷勢弱何以彈壓不臣者哉親賢受鉞卒成往事畢宮出鎭遙遙不聞豈封建果不可復耶

丹桂風霜急二句　用襯出方是緣情之體　注以丹桂言王室青梧言宗藩者得之

終依古封建二句　方云反言見意得諷諭體

第五首　諸侯不朝不貢由朝廷有以致其猜阻然不可以質言之也故但以登壇絕假解諸將之疑而責内臣節有所未盡也諸將得以要脅天子由朝廷無恤民之政從亂者相繼若實心存撫以起瘡痍彼欲爲亂將誰與哉須郡一連是諸侯所以奠朝之故弱者則懼鄰道并吞不敢離其地彊者則借多事爲辭諸侯理非皆畔故借二者言之也　此篇直繳應發端四句顧聞哀痛詔則終上以行

儉德爲本也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二句　數折

晉室丹楊尹四句　溫太眞自河北奉表江左　言元如

溫尹之乃心王室蜀將如子陽之井蛙自太順逆異趣使

露詞色則殆矣故以莫論兵戒之

章梓州水亭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城晩通雲霧一連　引

起水亭妙

近屬淮王至　漢中王

高門薊子過　席道士

荊州愛山簡　章梓州　仍以習池暗點水亭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淸　玩字遠致

浮客轉危坐　方云浮客出康樂詩正貼玩字

歸舟應獨行　起下驚字

欲得淮王術　收王

風吹暈已生　收玩

登高　遠客悲秋又以老病止酒其無聊可知　千緒萬

端無首無尾使人無處捉摸此等詩如何可學

風急天高猿嘯哀　發端已藏獨字

艱難苦恨繁霜鬢　頂萬里作客

潦倒新停濁酒盃　頂百年多病　結淒壯止益登高之

悲不見九日之樂也　前半先寫登高所見第五插出萬

里作客呼起艱難然後點出登臺在第六句中見排奡縱

橫

遣憤　雷霆可振威三句　言當自強以定難勿復乞師小

夷致宦臣有釁血之辱也

薄暮　高秋心苦悲　歲暮

鬢髮白成絲　以齒暮結悲痛

西山三首第一首　言老師費財與賊相望直書其事而

庸儒無能可知矣
築城依白帝　白帝謂金天也
第二首　腹連酷寫畏縮不前之狀
第三首　前四句言人疲粟盡無尺寸之功子弟自往元戎自歸關城自閙凱歌自奏將帥非人以敗爲功乞和飾勝脫身危彊而已口舌和親不如力戰決勝今乃踵和親之謬飽胡人之欲幸其自退乃奏凱冐功侈然若伸威萬里者此將誰欺乎
城上春動水茫茫　名句
羣臣從武皇　若將第六句稍稍穿鑿則爲子盜父兵矣論詩正不得爾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鵝鴨應長數二句　是檢校處　公有四弟惟占相隨入蜀此日又從公於梓遣其歸成都草堂檢校故有此囑

傷春五首第一首天下兵雖滿二句　是倒裝法言春光雖日濃天下兵方滿故可傷也
御宿且誰供　御宿不供禁旅離散從吾君者誰乎意者鬼神呵護如雲之從龍也并含末句意
殷復前王道一連　望其爲武丁之撻伐莫如平王之避狄
蓬萊足雲氣二句　責左右之臣不能輔主修德致此播遷誰執其咎也
第二首天青風卷幔　風卷幔疑兄弟之來也
草碧水通池　暗用池塘春草事
牢落官軍速　言日望官軍速爲定亂而何其轉牢落也
第三首不成誅執法二句　此歎元振不誅人無奮志也晉書天文志執法廷尉御史大夫之象所以舉刺凶奸者也

大角纒兵氣一連　陸士衡詩在漢之末皇綱幅裂大辰匿輝金虎習質　宮闕没于吐蕃天子出走內敗不書假天象以言之

賢多隱屠釣二句　斥其用宦官以致播屯也天子七尺之輿當與天下賢者共之同子驂乘袁絲變色奈何惟元振一刑餘是佐乎求賢及于釣屠況在朝之賢必無反見斥遠者親之信之則可以服武夫悍卒之心惟我役使成收復之功矣一曰郭子儀爲尚父此借文王後車事廋詞見志言幸而憖遺一老何不悉以收復寄之也

第四首復道使通秦　曰使通秦則京師未復可知此句法也

奪馬悲公主　當是用高歡奪爾朱榮妻北鄉公主馬事注家未及

蕭關迷北上　言不得歸秦也

滄海欲東巡　言復不得安處洛陽也

豈無嵇紹血二句　自傷在遠不得以死衛主也　豈無者傷其無也

第五首孤兒却走多　羽林孤兒天子親軍亦棄之而散況四方誰爲守乎

王公出御河　御河宜用爾朱榮河陰事

得無中夜舞一連　聞雞起舞者收而用之即爲忠臣當如漢祖之大度以得猛士耳

春色生烽燧　萬物發生之時不見其他但見烽燧已屬可傷況烽燧不知何時始乎方有與春俱生之勢則尤可傷也　此句總結傷春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籍甚黃丞相二句　從前籍甚能名却忘此舉不免猶是俗吏故此行尤急也

近看除刺史　指再任

老思邛竹杖六句　言所望于使君者非邛杖錦衾恤其
窮老惟最先一舉爲孰熱中一酌甘泉沉着中極變化生
動火雲三句襯出先字接得變化此我所思所要也若誤
會自注于山驛句不割斷則了無意味矣

遇害陳公殞四句　天地之英靈斯民之耳目此之不念
何以爲政言死者之可惜則生者之宜留意益可知也
遇害下言陳公殞于酷吏李如欲爲循良則此行未有先
于此也　一篇非爲陳公篇末乃點明射洪在梓州耳
注引舊書及雲溪友議云云按子昻事當據盧藏用別傳
舊書亦多失實別傳云子昻以父老乞歸歸而爲後史記
綱條粗立筆削未終會丁父憂則亦非一歲矣安得先有
父爲段簡所辱之事又章仇兼瓊鎮蜀去子昻已遠安得
爲之雪獄此皆無足取也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沙頭暮黄鵠二句　結
用此有餘味

奉待嚴大夫　八句無一句非待字意
常怪偏裨終日待　用他人待作襯
一生襟抱向誰開　收喜字

奉寄高常侍汶上相逢年頗多二句　位日崇詩日妙其
如今日所責望于高者非復汶上相逢故意必有大節壯
猷乃不負飛騰無悔遲暮也
今日朝廷須汲黯　謂歸朝
中原將帥憶廉頗　望其復出
別淚遥添錦水波　公自謂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天入滄浪一釣舟　言老而爲客
仍無家也

奉寄別馬巴州南國浮雲水上多　言但見湖光待馬則
杳然也

難隨鳥翼一相過　寄別
知君未愛春湖色　只云不愛湖色責之愈深而語愈婉
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首篇泛江次篇
就黃家亭子　首篇花鳥二字暗渡亭子次篇結句所以
終上歡娛恨白頭之意
春遠春遠獨柴荆　始出題上言春下言遠又一法
何曾劍外清　變換妙
地入亞夫營　亞夫營是反言以托諷言天子尚無如之
何我安得歸也
暮寒　起二句寒意透骨
戍鼓猶長擊　暮字
林鶯遂不歌　寒字
忽思高宴會　反寒字

朱袖拂雲和　又與腹聯相映
百舌重重祇報春　祇字便含下過時發口詩律之妙如
此
知音兼衆語　百字
花寄藏難見　已起過時
遊子　似不經意唱詠轉自深長吳門巴蜀迴環轉接一
絲不亂
九江春草外　頂出杳然
厭就成都卜　應誰語
休爲吏部眠　只是言不復卜鄰于此
蓬萊如可到　言更杳然也未見誰語
歸夢偷生惟一老　言天下生民將盡也
雨急青楓暮一連　暗入魂招不得　點求益指絜益言
之

滕王亭子（在玉臺觀內王調露年中任閬州刺史）　春日鶯啼修竹裏一連
使事無迹　楊用修云第三用梁孝王事第四用淮南王
事獨怪修竹本無鶯啼後見孫綽蘭亭詩鶯語吟修竹乃
知老杜用此
來遊此地不知還　謂滕王當日
滕王亭子　中二連極言其寂寞
鳥雀荒村暮　對鼓吹
雲霞過客情　對霓旌
尚思鼓吹入二句　以收閬州結收轉行春反對寂寞
玉臺觀（滕王造）　二篇猶有王楊氣味
渡江　宋人止能極其材力摹擬前四句却更不解作後
四句
渚花兼素錦一連　是將到岸時
戲問垂綸客二句　是已渡後

喜雨　發端是喜字遠勢
巢燕高飛盡一連　久旱逢雨云何不喜不須更破明題
字此連見飛潛動植皆含喜意也
晚來聲不絕二句　喜字餘音　夜字應朝字　按鳥雨
作則歸巢久旱又思陰雨而銜泥花雨打則辭樹久旱又
賴霑潤而發色眞徐庾神妙處也篇中纔字已字不絕字
爲朝晚夜深淺映帶上五句皆是卽目結用聲聞二字反
對律細無比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天下兵戈滿　頂竄身
江邊歲月長　頂同病
別筵花欲暮　帶起春字
爲問南溪竹二句　從春日帶出成都　時鄭公再鎭公
將復歸故有落句復期之往來草堂也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第一首直爲

文翁再剖符　文翁事非浪使奴僕旄旌詩書墻壁鄭公世胄名士再領節鎭望之以息兵氛興禮教如文翁之舊蜀民庶得休息不惟窮老故人蒙其庇蔭而已逐逐魚鳥之陣非所望于鄭公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二句　言成都可居舊所深悉然所以復來故非爲此正呼起落句也

五馬舊曾諳小徑　收再字

第二首　此篇承還揖讓句意

處處青江帶白蘋　途中

故園猶得見殘春　自閬州而言成都爲故園也猶得與上待字呼應

況復荊州賞更新　荊州卽謂山簡時以征南將軍都督荊襄交廣四州鎭襄陽也

第三首　此篇承久荒蕪句意

書籤藥裹封蛛網　室內如此荒蕪可知也

野店山橋送馬蹄　帶途中

豈藉荒庭春草色二句　言雖則已荒思行路之難則藉草一飲已有餘樂矣

第四首　以下二篇又反覆洗發總爲文翁再剖符之意

新松恨不高千尺一連　言松三年而不高竹三年而不斬也

生理祇憑黃閣老　寄嚴意在此句點　嚴以黃門侍郎再鎭

衰顏欲付紫金丹　卽下奔走三年所以遽衰也

三年奔走空皮骨　帶起第五首醒出途中有作

第五首烏皮几在還思歸　應得歸

側身天地更懷古一連　收歸字夭矯不直致于途中二字非常精神

不妨遊子芰荷衣　是潛夫野服

別房太尉墓 閬州　把劍覓徐君　貼墓

惟見林花落二句　有風颯然卻點化不覺讀者徒以為淒涼之景而已　若用松柏呼風不惟太露太熟房是藁葬暫寄亦不合也

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第一首　方云似沈宋

不成向南國二句　是卻赴

第三首眞供一笑樂二句　反結　注一笑引賈大夫事得之

山館　起連便覺山鬼欲出

雞鳴問前館　移居

倚杖 鹽亭縣作　遊吳興便知此詩之佳

舟前小鵝兒鵝兒黃似酒　破小字超

引頸嗔船逼一連　更不可移掇

登樓可憐後主還祠廟　徒為武侯立廟也

春歸　此似復歸成都草堂之作

倏忽又春華　倏忽注作歸到　又字應上頻字下文多梗有涯無不籠罩訛為倏忽了無意味矣

遠鷗浮水靜一連　鷗之任水燕之隨風即落句所謂乘興即為家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自閬州再至成都作

敗亡非赤壁　病句

錦里殘丹竈一連　敘再至沉痛王室方亂明知不可依而別無安土也

伏柱聞周史　侍御

乘槎有漢臣　客成都

淚跡同生死　同生死言生猶死也

偶然存蔗芋　蔗當亦蜀物可資生者

寄董卿嘉榮十韻　筆不停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新除司議郎兼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遠行無自若　領起

內熱比何如　內熱用莊子沈諸梁事

正是炎天濶一連　言病後不可復行　濶字妙

黃牛平駕浪二連　言舟行亦須水落也

悶能過小徑一連　轉接無痕

江清心可瑩　廻抱內熱

秋帆發敝廬　應盤渦歎　通首如話愈讀愈有神

歸來　起句非作客不知其悲

洗杓開新醞一連　所以明已之潔雖未得長給終難共爾啄腐吞腥耳

憑誰給麴蘖　憑誰者自見不輕爲人衣食也

寄邛州崔錄事終朝有底忙　底字今靖江人猶有此音

浩蕩風塵外　塵注作烟按浩蕩是江野風烟是荒遠不當作風塵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第一首竟無宣室召　是没後授官

立秋雨院中有作　與遣悶呈嚴公篇同意

禮寬心有適二句　上句反言之言所賴節爽病瘳也

主將歸調鼎二句　直言欲去則主將亦屬相知者故仍望其功成內擢庶幾稍效長者謀而引身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幕府秋風日夜清　院中起

淡雲疎雨過高城　過高城三字卽打着西郭

葉心朱實堪時落六句　青苔先生朱實時落積雨思歸歷計何日出院乃風清雲淡暮景兩銜復拘吏職故懷隱彌切也　第四句是倒裝見望晴之切下陡接復字極變化

復有樓臺銜暮景二句　言西日猶爲樓臺所銜況高城隔限卽欲從院中一望西郭豈可得乎如此則新晴況味何殊積雨故不勞晚衙鐘鼓爲報也二句透出懷西郭言外之巧

浣花溪裏花含笑　西郭茅舍結

肯信吾兼吏隱名　言吏隱不得兼行且謀舍院中而歸茅舍矣

到村老去參戎幕二句　公與武並在兩省比肩事主老而爲客屈居幕府其思返故林如痿人之願起非今人謬語恬退也

宿府　不得于中甚矣故下編遣悶一篇

永夜角聲悲自語一連　二泉云自聞之自言之自見之自賞之皆無人相和也獨宿之況如此按三四言但聞角聲之可悲不知月色之爲好起後四句不如郤說也

已忍伶俜十年事二句　言非遷操不堅直爲無路可歸耳然十年忍窮今來豈肯懷安方決去也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黃卷眞如律　黃卷似同今日黃冊

老妻憂坐痺一連　言妻女先覺其悶

分曹失異同　言在院幕者各自分曹相待之禮亦可稍示異同而今失之也

疇昔論詩早二句　言以文章則師友以名位偶仗鉞耳

寬容存性拙二句　卽所謂異同

露裛思藤架二句　詩別業

信然龜觸網二句　悶字

束縛酬知已　悶字

會希全物色　言亦須使我不失故態也

時放倚梧桐　兼以鳳棲自比　以遣字收

送舍弟頻赴齊州三首第一首　繼先祚收兄弟都在腹聯十字中如此乃暫晃郎去于情理爲不可解故曰意都迷也

徐關東海西　左傳遂自徐關入

第二首　反覆申前意以留之無如客意常在東北也安在哉三字收起二句渾成

第三首　代爲之解言于我似悤能覔諸姑兩弟復聚亦豈不善但恐徒去耳莫作俱流落代爲諱其不去也甚恨其去而終不忍傷弟之情措詞無不深穩　三首俱高妙齊州二字首篇發端暗破次篇結句明點破用順點用反以送起以望其復來收

嚴鄭公階下新松弱質豈自負　新松

移根方爾瞻　鄭公

踈翠近珠簾　階下

虛蒙清露霑　深穩語

何當一百丈二句　醒階下更妙　句句藏得一諸侯老賓客在內

嚴鄭公宅同咏竹綠竹半含籜　沃下新字

新梢纔出墻　宅中竹

色侵書帙晚一連　晚字凉字妙

但令無剪伐二句　反應新梢又結到鄭公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畫圖十韻　沲水流中座四句廳事

直訝杉松冷二句　入觀字

雪雲虛點綴兩連　畫上着精神

秋成玄圃外一連　又將岷山沲江一拓開

幽襟興激昂　以下鄭公　學杜者從此等入便有仰窺之路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高城秋自落 未詳意謂秋
水落愈覺城之高也
初冬 時在嚴公幕府 同爲遊宴獨有寒色此日多愁
南八所謂雖食不下咽也
至後 青袍白馬有何意 在幕府
金谷銅駝非故鄉 思洛陽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 溪上
蟻浮仍臘味 正月三日
白頭趨幕府 院內
春日江村五首 第一首 農務村村急 江村起
乾坤萬里眼 一連 方云萬里百年本王子安用意在心
眼二字分貼江村春日
第二首 迢遞來三蜀 頂上飄泊
蹉跎又六年 頂上到如今

客身逢故舊 謂裴冕也下乃指嚴武
發興自林泉以下 言所處雖窮亦非遽因故人求祿不
戚戚貧賤也 後半極寫興字亦暗寓蹉跎
第三首 種竹交加翠二句 言所歷非一春也
經心石鏡月二句 月經心風到面又將自秋而冬自冬
回春也暗寓蹉跎之意
赤管隨王命以下 言林泉之興可得而奪者以屈居幕
府猶服王官豈以生理艱難昧所從乎薦者嚴公隨者王
命隨字與自字呼應
第四首 前四句言本依故舊苦遭輕薄仍以林泉爲適
志耳本勉起以謀王室何有一腐鼠羣兒乃相嚇也存晚
計猶云保晚節故隱其詞耳
問我數能來 寓蹉跎意 來字反呼懷去
第五首 羣盜哀王粲二句 言雖存晚計要非終焉之地

如王實已屬不幸猶愈今所處也

登樓初有作二句　百年心驚萬里眼枯惟在長安今登樓容賦覺前席眞榮也

異時懷二子　異時含蹉跎　言二子終顯于朝不淪没處士中也

春日復含情　以春日收

絶句四首第三首　言鳥猶飛鳴得所蜀中久亂何可復戀俟雪消水生便思放船下峽也

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

第四卷　近體

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

第五卷　近體

長洲　何焯　屺瞻

哭嚴僕射歸櫬老親如宿昔　慰之也

部曲異平生　弔之也　公在嚴幕府多規切之詞釋悶諸篇亦似恨知己不盡及公薨而代之者乃至不復可與共事故有遺後追慟及諸將八哀等詩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起句奇絶

重碧拈春酒一連　方云妙絶今古山谷八句詩皆出于此按黃山谷在戎州有廖致平送綠荔枝詩誰能同此絶勝味惟有老杜東樓詩正謂此也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船經一杜觀　先下峽留眼共登臨　仍收轉待字

撥悶纔傾一盞即醺人　已呼起霑脣

乘舟取醉非難事一連 但使酒能解憂即三峽驚濤犯險往來可以不計視此非難則悶之難撥可知也無窮鬱結偏似興會飛騰公詩作用所以微也

已辦青錢防雇直 防猶備也言或以備撥悶之一法耳

聞高常侍亡 忠州作 此詩有痛有刺生不能致君死亦但修文地下耳詩名獨步別無功業可紀故曰虛歷也

致君丹檻折 言已因救房相而貶于外遂不復與高相見也金華驟失祇益吾悲惟獨步詩名長在天地間高之不死或在于此痛惜而兼以慰之也

宴忠州使君姪宅 通篇言汝雖貧富不相恤吾自以同姓故自須聊一過汝倘汝謂區區一飽便可牽率老夫則殊不然也 落句須合題龍興寺所居院壁一篇觀之

禹廟雲氣生虛壁一連 疏鑿三巴萬古如在腹聯寫得神靈颯至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七句皆寺居之由忠州使君乃公從子而莫能爲南道主人題詩以深責之

淹泊仍愁虎 兼刺其無善政

深居賴獨園 指龍興寺

旅夜書懷細草微風岸 已領獨字

星垂平野濶 頂獨字岸字

月湧大江流 顧檣字 二句只是汗漫黏天寫來雄渾生動乃爾 劉孝綽月半夜泊鵲尾詩月光隨浪動山影逐波流

官應老病休 許身稷契曾犯龍鱗豈等浮華未應漂蕩然非君之恩禮獨遺元從之外自緣老病合就屏退耳

天地一沙鷗 應獨字 此又似揚子所云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也

別常徵君 忠州詩

此別淚相忘　淚相忘猶言至哀無淚欲其細作行者知終不得相見但望悉其起居動靜也

十二月一日三首第三首郎看燕子入山扉二句　發端反對親知見面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此乃夔州詩頗不拘常格其實近體也或編古詩中非是

縣吏因封已一連　謂掊剋在位賢者屏棄

冰壺動瑤碧　起渴字

還思霧一披以下　所謂爲宗族交遊光寵也

長江二首第一首衆水會涪萬　江之源

歸心異波浪二句　言歸路爲所梗徒若江水之飛翻用反筆最妙　江間波浪兼天湧當郎用此二句箋之

第二首浩浩終不息　江之委　合源委觀之恰醒出長字品彙只選此篇便屬不解詩也　結句接上二字不可曉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第一首・一德興王後　歎歸葬不出肅宗哀榮之典至代宗始下也後謂興王之後人　落句謂前在閬州別房墓也

第二首風塵終不解一連　房相一生志在興復今旅櫬所經但見江漢之朝宗未解風塵之澒洞其有沒而猶視者乎

盡哀知有處二句　言已不能返東都也

將曉二首第二首落月去清波　去字百鍊曉色既啟波中月影漸微若作失字便味短

歸朝日簪笏　以早朝暗收曉字

懷錦水居止二首第一首猶聞蜀父老一連　驚懼子弟憂患父老蜀民亦不堪命而煽亂所恃上皇西幸時稍稍遺澤足係屬其心或不至遂畔其子耳

遠逗錦江波　逗字改投字　爾止嘗與予論詩中逗字今人有作動字用者非此本逗留之逗逗止也但此處逗字未知何義按韻會引集韻逗或作投合也

第二首錦城曛日黄　言烟火之多也

子規　后山云此等語葢不從筆墨畦徑中來其所鎔裁殆有造化也

眇眇春風見　含傍人

蕭蕭夜色淒　含愁聽

南楚正月蜂相見一連　頂異字切旱旱　箕谷云相見共聞起下離羣

杖藜妨躍馬　覆裹句

寄岑嘉州 州據蜀江外　夔州詩

不見故人十年餘二句　岑之爲補闕公所舉也公流落西南不一言之于朝出守又不遣人迎致此篇葢微諷之

泊船秋夜經春草二句　見其留之久也

眼前所寄選何物二句　言若我窮者但能致書以伸十年意見之誠而已岑則豈宜徒爾乎

移居夔州郭　中二連方是淸新生動一別一就若送若迎

農事聞人說　伏土平

山光見鳥情　伏石斷　飛鳥亦投山谿處也

且就土微平　就字對上別字若送若答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無對屬痕

石瀨月娟娟　先作上岸之勢

勝地石堂烟　望王所居　烟字含濕意

柔艣輕鷗外　補出下字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

走筆戲簡午時起坐自天明　言坐而復起起而復坐自天明待至午時也

浮雲不負青春色一連　見後期在崔身過花間霑濕好　何但不怯而已

宿江邊閣　用仲言句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城暗更籌急一連　役夫苦寒則促其更籌冀其將旦而得息而雲氣濃厚轉益陰晦起句妙得神理

稍通綃幕霽一連　頂微字

西閣口號　三四清新

西閣雨望遥添沙面出一連　言始得水落可通往來不憶又值滂沱也

不離西閣二首第一首地偏應有瘴　頂非時臘近已含春　頂冷色　月令臘在孟冬即俗所謂小春

失學從愚子一連　一開一合自難自解生出落句

第二首　既無計離此因而稍以西閣之勝遣心人今已成故亭勝事經目方自此始也

江雲飄素練一連　妙在一氣

滄海先迎日　西字

銀河倒列星　閣字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言問子肯來乃期同宿不到則負在嚴也起五字曲折之至

今疑索故要　言今夕宜可取必故約也

匣琴虛夜夜　切三度

金吼霜鐘徹　朝朝

花催蠟炬銷　夜夜　二句寫負約入神

早晃江檻底　早晃切明府江檻切西閣

雙影漫飄飄　仍望其到

閣夜　西閣夜也窮陰稍開又見兵象急景相催復起惡
聲　此詩言孑遺有幾復聞戰伐大兵仍歲農桑盡廢冬
無儲粟僅有存者不受徵發之夷獠以漁樵取給世運若
此夜何時旦然天心厭亂則雖正順如卧龍雄武如躍馬
亦空歸黃土但未知家國連續天命者人事何如徒使我
憑閣注望依依不能自已竟寂寥無足聳人觀聽猶然兵
象充塞宇宙也
西閣夜　楊云首二句將夜第三初夜第四已夜第五夜
深遠聞行夜時危既已驚心靜聽號寒民窮又恐煽變盜
賊猶存赤子無告故不免百憂交集遂爲展轉申旦矣
恍惚寒山暮二句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非高閣則不見
也
山虛風落石　興起所聞守禦之苦
擊柝可憐子二句　擊柝禦暴處處戒嚴也　村曰何處
遙聞有此村也無衣之悲則又從寒字埋根
時危關百慮二句　言從前驅民而爲盜後復假盜以剿
民蓋有難以斥言者故不得已仍致憤于盜也
瀼西寒望　朝光切太虛　自西望
瞿塘春欲至　醒寒字
入宅三首第一首花亞欲移竹一連　措初入生動
第二首水生魚復浦一連　水生雲暖頂春歸　復注音
腹與臍暗對
半頂梳頭白　半頂妙言頭已禿也
相看多使者二句　應亂後未還
第三首吾人淹老病一連　老病淹留乃不得已非卜居
貿名附才人之故蹟也
赤甲　吳體
笑接郎中評事飲二句　言致主無路聊用杜康解憂故

非卒眞自放忘其可以增疾也落句反言之
卜居　言豈惟此生欲歸將待化鶴正恐子孫長流落三
峽似桃源中人矣故吟望尤切也
莫春題瀼西新賃草堂五首第一首哀傷不在茲　哀傷
爲戰伐不定不在無家久客
第二首　畏人旅食竄身窮僻起連言非求安擇地也
全生麋鹿羣　雖友麋鹿尚見干戈
畏人江北草　草比小人
旅食瀼西雲　石爲雲根言石田不可耕也
萬里巴渝曲二句　巴渝曲言峽中三年之內無日不聞
徵發也
第三首　起連是暮景
乾坤一草亭　草堂在此篇點出　已蒼云言乾坤之大
止有一草堂非以天地爲園幕按草堂尚屬新賃所謂世
亂一身多也
細雨荷鋤立　暮春
江猿吟翠屏　與哀歌相答　落句山谷多效之冉冉老
至身世飄零幾將爲農沒世故因暮春興感也
第四首　起連言我自無能非我君少恩而致躬耕食力
也
王臣未一家　共屬王臣尚爲敵國故尤可憤歎耳　所
悲者亂靡有定未爲一家若我生有涯非所深悲也應哀
傷不在茲句
第五首欲陳濟世策二句　濟世策須北歸而陳于天子
之前今淹留使府且以尚書郎老矣郎下所謂風逆羽毛
傷也但嘗陪鴛鷺猶搆豺虎不覺躑躅感憤耳
落日悲江漢　自歎朝宗無期也
園　清新

豎子至櫨梨且綴碧　襯熟字
山風猶滿把　神來　此等句後人更不能到
野露及新嘗　嘗字即呼起欲寄
提攜日月長　日月二字妙與風露映帶長字又妙與猶
字及字呼應
示獠奴阿段　起句山木蒼蒼伏虎豹羣落日曛起入夜
第二句竹竿裊裊伏餘瀝細泉分伏爭字
傳聲一注濕靑雲　顧源字
怪爾常穿虎豹羣　顧尋字
秋野五首第五首大江秋易盛　傑句
徑隱千重石一連　說留滯寫得乃爾新麗
溪上　幽秀
古苔生迮地　地濶故迮處生苔
秋竹隱疎花　人稀故隱處藏花

西江使船至二句　自道所以不願深居必在溪上之故
樹間　六句間寫得妙
交柯低几杖　間字妙
滿歲如松碧　柯字
同時待菊黃　實字
幾廻霑葉露二句　收婆娑又即從上待字打轉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床三首第一首
背堂資僻遠　舍北
洩雲高不去　惟洩雲不去則下皆淨訖也
第二首　前四句妙是鉏斫後語
全身學馬蹄　莊子馬蹄篇也
吟詩坐廻首　移床
第三首日斜魚更食一連　是眼前無俗物魚鳥皆來親
人也日斜客散互文見意

寒水光難定　爲風多也與第六一穿非死對也
寒雨朝行視園樹清霜殺氣得憂虞　收足寒雨
衰顏更覓藜床坐行視
季秋江村遠遊雖寂寞二句　坡翁九死南荒吾不恨玆
遊奇絶冠平生分明學此却覺痕迹少味遠遊只已事投
荒不恨是以君命爲戲也
小園問俗營寒事　應本是楚人家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第三首柴荊即有焉
亦押語助以四首成章得用長詩中句法
解纜不知年　應見一川
東屯月夜　題是月夜然非玩月乃徹夜不寢見其升復
見其落耳不寢由于愁然觸于風點愁字在中間以風字
襯托兒裏細巧無匹
抱疾漂萍老二句　從東屯起伏愁字之根

青女霜楓重　領天寒
黃牛峽水喧　入風字
泥留虎鬭迹　中藏風字風從虎迹則因月皎而見也
喬木澄虛影　月中帶風
數驚聞雀噪二句　上句風中見月數驚暫睡起下不成
寢
日轉東方白　收月字
風來北斗昏　出風字
無夢寄歸魂　收足漂萍　魂亦難寄則此身漂萍愁苦
不言可知舉夜以見日也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第一首非尋戴安道　以船
襯馬
峽險風烟僻二句　既避峽險又看橘柚是所以借馬之
故

築場看斂積　收轉歸田
第二首山家蒸栗暖一連　義與風景頗相似
刈稻了詠懷　草堂本此篇編于自瀼西荆扉移居東屯
茅屋四首之後後四句即以終前移居之意非與前四句
了不相關也
寒風踈落木　刈稻之時
旭日散雞豚　刈了之景
野哭初聞戰　起無家句
樵歌稍出村　抱落木
作客信乾坤　信乾坤與峽雲水對　此詩上四句刈稻
了下四句詠懷
上白帝城江流思夏后　比祖宗開創之功
風至憶襄王　比明皇淫荒之曓
老去聞悲角一連　眞有不見太平之痛

公孫初恃險二句　却又轉言公孫躍馬意雖長而甚蹙
促吾又何爲而不見賊平哉
上白帝城二首第一首天欲今朝雨　頂變字
山歸萬古春　頂新字
八陣圖遺恨失吞吳　遺恨謂不能制先主之東伐
謁先主廟　夔州詩以此種爲極山谷不能至也　可配
謁元暉武昌故城詩
乘時各有人　各有人三字直呼後半孰字
力侔分社稷　起復漢一連
志屈偃經綸　起雜耕一連
雜耕心未已　伏雄圖屯
錦江元過楚　頂伯氣歇
虛簷交鳥道　頂空山
枯木半龍鱗　頂舊俗

竹送清溪月二句　舍換字新字
孰與關張並一連　反覆永歎非先主天授雖有諸葛亦
孰能任之不二以共濟大業使乘時立功乎
應天才不小一連　言外見我既風塵搖落不知當世亦
有才如武侯之人堪憂國之寄者乎
遲暮堪帷幄一連　堪字乃公自謙語與且字對　堪猶
言恐不堪也其謙也正其任也曰且者且以待時會也
向來憂國淚二句　又言此區區效忠之心終不能忘惜
乎寂寞至今耳　寂寞二字結束搖落風塵飄零遲暮
白鹽山　破題已暗起白字
刻畫竟誰傳　略點鹽字却不纖巧
灩澦堆巨積水中央　積注作石當如吳本作積爲是亦
沙堆也
江寒出水長　公詩善押長字

灩澦江天漠漠鳥雙去一連　除是鳥飛得過況又風雨
蛟龍雜然助其險阻耶
白帝高江急峽雷霆鬭　頂雨翻
翠木蒼藤日月昏　頂雲出
白帝城最高樓　城當雲頂日漾江中慘淡變幻弱水無
力猶隨江流朝宗歎息我老獨不能出峽也
扶桑西枝封斷石　切最高　二泉云以西言東　封斷
石亦壅塞之意
弱水東影隨長流　二泉云以東言西
泣血迸空迴白頭　迸空藏最高
白帝樓樓光去日遠　覆裹句
峽隘　每思飛去而苦道梗不得已而謬歸咎于峽路之
險隘也
聞說江陵府　即注望字

水有遠湖樹　含望字

諸葛廟　看其點綴斷續之妙

久遊巴子國二句　流落無成彌有感于劉葛之一心一德發端渾涵有味

賢聖亦同時　晏嬰聖相此聖字所本也

欻憶吟梁父二句　打轉久遊後健之甚

峽口二首　峽口即西陵荊門虎牙二山之間楚之西塞也

瞿唐兩崖　乘此險者何如落句凄愴不言自深

夔州歌十絶句第八首　何意流落直到此地

第十首　言除是崑崙蓬萊耳天下更無匹也

偶題前輩飛騰入二句　詩體態

法自儒家有二句　儒家疑作傳家謂乃祖審言也騄驥斵輪等語皆承此聯來分書傳與儒相似漢書相如傳列仙之儒有作傳者二字葢易誤也　詩工夫

永懷江左逸二句　詩源流　江左謂徐庾陰何鄴下謂建安也多病猶言僕病未能非疵病之謂　病注一作謝亦可通按顔會拜賜曰謝言已之詩體源自鄴中若拜其賜也存備一說

騄驥皆良馬六句　言古之良馬多帶好皃何己之先人斵輪有自而不克負荷致媿前賢因思展轉浮名非不傳其著作特有才無命不禁羈愁耳

抱疾屢遷移　詩境地

聖朝兼盜賊二句　兼懷也謂不能討而欲以恩綏之先生云兼字仍虛言聖朝兼有盜賊之憂與俗更就喧卑之陋也

鬱鬱星辰劍　有深埋

蒼蒼雲雨池　無騰化

兩都開幕府　謂成都江陵　三公皆武勲兼領故曰開
幕府

音書恨喜鵲　報喜多虛反以爲恨

號怒怪熊羆　爪牙莫用深以爲怪不除盜賊惟恣暴怒
故以爲怪也

稼穡分詩興　無佳句

柴荆學土宜　有離憂

不敢要佳句　要猶取必也

秋興八首　賈開宗曰少陵之詩以文選爲宗故秋興八
首其題原于盧子諒其筆取之劉太尉文詞幾于亂絲而
頭緒井然一絲不紊又本于左太冲之詠史八首熟精文
選理者當自知之按左之詠史昭明所採者適八首耳此
自以八首爲章法賈言本此者非古今詩體不同謂其筆
取之劉太尉亦附會之謬者也

第一首　題曰秋興此章乃後七章之興中四句虛實蹉
對

玉露凋傷楓樹林　秋字起

江間波浪兼天湧二句　虛含第二首望字

叢菊兩開他日淚二句　虛含望之久也　他日淚不始
于今秋也二年逢菊眼穿落日矣　故園引起望京華
孤舟浮浪都無止泊乃心則維繫于故園也

第二首夔府孤城落日斜　承上白帝城來落日斜又緣
上暮字

每依北斗望京華　後此皆望京華之事三字所謂詩眼
也　南斗當作北斗京華不見惟瞻依北斗而已

聽猿實下三聲淚二連　以夔府京華蹉對奉使句用小
庾星漢非乘槎可上八月槎言京華難返猶天上不可至
也五六二句言豈以病留兵實阻之悲笳起而粉堞隱上

承日斜下起月映忽晦忽明曲折變化
請看石上藤蘿月二句　上句言悵望不已不覺夜深所謂依北斗也　蘆荻花收到秋字月映則又依斗望京之候也　仲言日夕望江詩洛汭何悠悠起望登西樓的的帆向浦團團月映洲結處默化其語以應望字
第三首千家山郭靜朝暉二句　一日依注作百處　暮望不已朝暉復望江樓百處望之至也
信宿漁人還泛泛二句　似漁人之萍梗異燕子之知歸也
匡衡抗疏功名薄二句　少而早識尾大之徵欲痛哭而無路晚而追原外戚之咎抱忠盡而莫奏也時肅宗復偏聽張氏故公欲以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爲諫書
同學少年多不賤二句　言際此喪亂之時一斥不復流落劍外同學少年猶不容我名掛朝籍拯此多難乎　五

陵起下長安
第四首　奕碁但指置君不定非咎謀國者之無定算此詩乃追述祿山陷長安之事下二章則追述天寶以後馴至喪亂之由第宅皆新衣冠異昔皆謂陷賊之時無容穿鑿直北征西未詳意者謂喪亂以後河北陷于賊臣隴右淪于左衽而恢復無期也若舊注以爲夔府之直北上句直指隴右關輔爲言則不可通矣
聞道長安似奕碁二句　接五陵來
文武衣冠異昔時　衣冠指門第
征西車馬羽書遲　安史繼亂蜀中多故朝廷不暇致討求一安身之地而不可得故云悲失望也
魚龍寂寞秋江冷二句　魚龍公自比猶七歌言龍正蟄也秋江冷顧夔府有所思亂極而思治也
第五首　方云因提故國平居想到長安全盛之日　此

言天寶政衰外惑于神仙內蠱于女謁雖知其將有土崩瓦解之禍然方在下位又求久而去不能有所匡救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　此故國平居之盛

一卧滄江驚歲晚　顧夔府

第六首　此言盜發幽陵倉皇西幸平時歌舞佚樂自謂無虞而不知金城湯池古號帝王州者曾無藩籬之固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二句　倒起變化言我凝望之久雖萬里而遙不啻與京華風烟相接亦從一卧滄江來　瞿唐峽口即上所謂夔府孤城蓋公自言所處之地也明皇幸蜀乃至成都與瞿唐無與後見董易農說亦與余同

花萼夾城通御氣　天寶以後明皇移仗于南內聽政故曰通御氣也

廻首可憐歌舞地二句　言惜哉自古帝王之都所謂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者乃爲歌舞佚樂之故忽焉喪之即承上珠簾二句來所以示戒也

第七首　此因上秦中自古而因及其景物之盛後半又自傷僻遠不得復見向日秦中景物也凡老杜之詩雖有爲而發者爲多然亦不必每首穿穴太過

昆明池水漢時功　接上歌舞地

織女機絲虛月夜二句　澤州云遙想昆明之秋色也下二句鋪張菰蓮寂寞可悲

關塞極天惟鳥道　顧夔府

江湖滿地一漁翁　言已漂泊江湖遂成一漁翁即所謂倚薄似漁樵也或云即信宿泛泛之漁人何其固也

第八首　七八二首相連說皆昔遊之地也

紅豆啄餘鸚鵡粒六句　言豈但功名不得施即文彩亦未邉表見于世獻賦蓬萊遂爲終身榮遇求其分紅豆之餘粒借碧梧之殘枝亦白頭不可俟所以追昔而至于低

垂也　天步未夷棄置鑾徵所用反皆少年裘馬之徒識昔年之事蓋歎晚歲之流落也曰望京華曰吟望八篇之首尾也　安溪云稻餘鸚粒而梧無鳳棲佳人拾翠仙侶移棹皆因當年景物起興隱寓寵祿之多而賢士遠去妖幸之盛而高人遁跡也末聯入已事宛與此意湊泊按師說更渾融亦表裏俱徹也

詠懷古跡五首　奇才如庾宋國色如明妃英雄如劉葛皆不得志于當時五篇假以自喻也

第一首　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開徑臨江之府公誤以爲子山亦嘗居此故詠古跡及之恐漂泊羈旅同子山之身世也宅字于次篇總見與後二首相對爲章法

羯胡事主終無賴　祿山作逆更有思明懷恩內畔勾致吐蕃總言之故曰終無賴也

第二首　賢放色荒千古同感楚宮泯滅故宅長存然則

何必以遲暮不用爲悲也

第三首羣山萬壑赴荊門二句　生之難

一去紫臺連朔漠一連　棄之易

畫圖省識春風面一連　請行雖得識面長信僅可魂歸何等淒緊

千載琵琶作胡語　石季倫王昭君詞序云云特因烏孫公主以意推之非實有琵琶也公蓋承襲用之

第四首蜀主窺吳幸三峽二句　先主失計莫過窺吳喪敗塗地崩殂隨之漢室不可復興遂以蜀主終矣所賴託孤諸葛心神不二猶得支數十年之祚耳　此篇敘中有斷言婉而辯非公不能

第五首宗臣遺像肅清高　帶跡字

三分割據紆籌策一連　言其業則限于三分其人則爲法萬古不可以成敗論也　一羽毛陳李二師引漸卦其

羽可用爲儀得之
伯仲之間見伊吕一連　直判定千年大公案不特無一
字無來處
諸將五首　首篇言吐蕃次篇則言回鶻知中國空虛其
憂亦不在吐蕃下也
第一首　陵墓殘毀臣子之至痛故託言漢事第二句又
逗出千秋二字見赤眉之禍又見于今日也入關謂自蕭
關入也
昨日玉魚蒙葬地一連　經祿山之亂園陵甫得修塞可
堪吐蕃復發乎此昨日早時相仍而言之義也　蒙葬地
是旣葬者復蒙掩之也
見愁汗馬西戎逼　汗馬指石馬流汗事言方復憂此也
曾閃朱旗北斗殷　朱旗絳天此之謂殷也顧注引東觀
漢記朱旗騎馬殷天微日更考之

多少材官守涇渭　言雖有材官騎士曾不能制也多少
猶言無幾涇渭指涇源
將軍且莫破愁顏　責其善後之備
第二首　俯仰感慨無限曲折劇言借助回紇之非　當
時祿山已死安慶緒本庸奴負弑父之罪苟以計間其下
未有肯爲之用者也朔方諸軍以順討逆滅賊固在旦夕
何必借助回紇乎香積之勝李嗣業等血戰之力也新店
之戰郎承香積之餘威也回紇但利中國子女玉帛何嘗
肯與賊血戰乎新書謂太宗能用突厥者謂但用其虛聲
且使之不擾汾晉可無內顧之憂是爲得策肅宗之于回
紇用之協力以翦同羅叛胡使阿史那從禮不能擾朔方
軍之後足矣乃聽其傾國而至竭中國膏血以奉之異于
曩日之用突厥矣新書正謂假回紇之助以復兩京爲非
注家自失其旨也汾陽勳塞天地然其得失各不相掩注

家謂但當惜之訟之不應復譏議短長隨哉斯言汾陽有知不將胡盧九原乎怙恩肆掠雖庸人亦逆知之當時葢急欲資以就目前之功耳他日回紇爲史朝義所誘起兵內侵至三城見州縣皆爲邱墟遂有輕唐之志賴僕固懷恩爲之彌縫始復助順朝義既平登里可汗歸國所過鈔掠中國之兵爲之重困及僕固懷恩叛復誘回紇至涇陽雖聽子儀之言擊吐蕃以自贖而唐之被侮亦極矣假使不幸有叛人逃死于其國者敎之乘亂盜我邊鄙則朔方軍豈復爲唐有哉原其厲階莫非肅宗不善用之令得窺見中國虛實遂肆然如行無人之地無所忌憚借助之舉唐之不亡于回紇者幸也少陵留花門之詩注家豈未之讀乎

第三首洛陽宮殿化爲烽　九廟爲燼但舉其半言之

休道秦關百二重　此言秦關難恃隱顯見意

滄海未全歸禹貢　滄海指淄青

薊門何處盡堯封　薊門則通指三鎭也

天下軍儲不自供三句　諸侯不貢而畿內賦斂益急根本方撥何暇收復薊門屯田積穀農戰兼修則府兵可復居重馭輕安史餘孽剗平可待矣

第四首　注家謂以楊思勗呂太一爲用李輔國魚朝恩之前證眞善據也

殊錫曾爲大司馬一連　大司馬句謂李郭皆元勛不相統也並爲大司馬詳漢書中侍中貂句但指朝恩

炎風朔雪天王地二句　用忠臣則炎風朔雪盡入版圖任小人則兩京廟社皆不可保　何謂忠臣不求明珠翡翠以蠱君焚身者而已末句言當憂根本也　五嶺不臣事同蘚疥內任忠臣先取巨憝則閩風淸盪矣

第五首　明皇出走賴蜀以爲後圖豈可付之非人敗亂

相仍乎錦江春色逐人者自公之離成都亂者數四無復往時春色也前後持節皆倚主恩燕亭中使杯巡有數何嘗如後人剣軍實以交近習致非才當重任乎　此詩固譏代武者之非其人然逐字比較附會以實之則非矣

秋日夔府詠懐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何必定以百韻爲限元白爲遺山所譏亦有由也

絶塞烏蠻北　夔府起

登臨多物色　轉

岩排石樹圓　圓字工

拂雲霾楚氣　承樹來

朝海蹴呉天　承江來

喚起搔頭急二句　轉　胸懐抑塞終非詩篇所能陶冶故云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此一聯正轉入詠懐

秋風灑靜便　出秋日

弔影夔州僻　轉

奴僕何知禮　當指懐恩父子

熊羆載呂望二句　蓋謂代宗起郭子儀于閑廢幸而得復長安也

側聽中興主　轉　收上

長吟不世賢　起下

置驛常如此二句　插入自已定交之事

羽翼商山起　賓客

蓬萊漢閣連　監

每欲孤飛去　轉

徒爲百慮牽　詠懐

生涯已寥落　起下

國步乃迍邅　顧上

露菊班鄷鎬　一連　公本杜陵人有宅在洛陽

雕蟲蒙記憶　轉

求飽或三鱣　言除是從空墜也

借問頻朝謁　轉

困學違從衆　插入自已

行路難何有　轉　以下言我亦將由夷陵而行或與鄭李道故　雖爲百慮所牽不獲就二君于南湖東郡之間然雙峯七祖其眞詮妙敎已決招尋之興自夔之蘄途中終當與二君少欵也風期破浪至結極言其依皈迦葉之勇猛以終詠懷之事所謂奐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者庶幾賴佛法以掃除之如金篦之刮眼耳蓋士無學問以養其性情則憂傷之極徒有歸于放曠而已屈子之遠遊其著焉者也

身許雙峯寺二句　雙峯寺注旣謂應指蘄之雙峯則子美非南宗明矣北宗立神秀之弟子普寂爲七祖而南宗至德宗時荷澤始有七祖之號子美今云七祖禪則欲從度門明矣豈得以其曾救房琯而謂必偕出于頓門也哉以佛氏言之頓門固優于度門然譬如舜自言瞍之子而人必曰堯也烏乎可哉　注又謂七祖之禪門系之以求則知李華諸人所敘大照七葉者固未可剋定爲宗子矣按謂從七祖以求禪非欲爲禪門求可爲七祖之人也明人注大抵多以臆說穿鑿附會至浮屠之書尤以人所不讀得恣爲欺罔豈知詩人立言本自明白易曉後人自非有目無覩要得據以折之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喜異賞朱虛　李是宗室而官不進故云

麒麟滯玉除　玉除注作石渠是謂秘書也

飄泊哀相見二句　轉接處温厚蘊藉

對敭抗士卒　以下贈之以言

勢藉兵須用　上未喻下屬累句
一連
去旆依顏色　以下識別
鈔詩聽小胥　盧德水刻杜詩胥鈔葢本諸此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遠山朝白帝　此是西
深水謁夔陵　此是東
哀猿更起坐　爲客
伏枕思瓊樹一連　句法最生動
青松寒不落　得朋
雕刻初誰料　料猶賦料楊雄敵之料
黃覇璽書增　重押增字前謂聲價此指品秩
但求椿壽永六句　三層相頂　但猶言何但也莫猶言
莫非也
江湖多白鳥　卽白鷗沒浩蕩之意
天地有青蠅　卽虞翻之以青蠅爲弔客也

夔府書懷四十韻扈聖崆峒日　倒裝句
病隔君臣議二句　上句起下下句束上
先帝嚴靈寢　葢雖含猶視之意注非
宗臣切受遺　注指李輔國按此最穿鑿可笑飛龍廐小
兒而謂之宗臣詩人不若是其傎也盡以上下文義求之
總戎存大體一連　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故曰總戎
吏朝義旣平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迎懷恩拜于馬
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
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苟幸無事因而授之諸將各擁勁
兵自署將吏不供貢賦二句葢紀其事也東萊以總戎爲
代宗大謬公以大歷元年始居夔而復謂代宗爲總戎乎
長吁翻北寇二句　主辱也　北寇西夷其指懷恩誘回
紇吐蕃入寇之事乎
不必陪元圃一連　君臣議也　殆譏代宗倉猝出幸陝

州乎
凶兵鑄農器一連　卽下所謂以貞觀爲元龜者而惜乎
廟算之不然也先是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
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
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
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中分其所有甚或十
取八九謂之白著民相聚山谷爲羣盜州縣不能制台州
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聚衆近二十萬故下
云恐乖均賦斂又云綠林寧小患也
形容眞潦倒　年衰也
雲夢欲難追　注指來瑱之事爲是
議堂猶集鳳一連　傷答效之無日而致望于在朝之君
子也
凡百愼交綏　雖叛逆如懷恩亦始于觀望持兩端遂貽
國家無窮之禍耳故末以交綏戒之
解悶十二首第三首每見秋瓜憶故邱　故邱公自謂也
注牽率
何人爲覓鄭瓜州　似當依注作表爲長
復愁十二首第三首　如此說轉自悲涼偏留餘味復字
亦醒
第六首　此言中國習于逆亂人心不靖乃更可憂
第九首　藩鎭勢重禁兵復單寡本先撥矣此詩固自濶
於事情也
第十二首　數詩之中多感慨時事所謂意有餘也落句
自謂嘗從大夫之後視國家傾危不敢以身在事外而置
不問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絶句十二首第一首
退之宣喩王廷湊之語葢本此詩

第十首　此言降將當收之環衛縻以富貴不當復使據土地領兵馬也

第十一首　嚴云光弼不朝此詩反以諸將入朝之功歸之容有溢美不知正以刺之按光弼因來瑱之死懼讒不敢入朝事在鎮徐州時嚴說未諦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第一首　此紀吐蕃之新退

第二首　此言開元盛時本爲恭順壞于誤國之將橫挑邊釁也

第三首　此言吐蕃乘亂陷我河湟之地今爲中國所破庶幾其遠徙也

第四首　此言開元盛時安西諸蕃各貢方物今天下太平宜復畢來也　注於上二句附會可笑注杜詩乃作西域記證疏耶注下二句謂輕禮重貨亦支離拔干堆寶而僅少答之以萬匹羅蓋以誌國家威靈及遠非刺勃律堅昆之輕禮重貨也

第五首　此所謂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洞房　方云洞房八首公在巫江舟中見新月聞清漏因懷長安而作也此第一首故有今夜往時之句其餘則直述往事矣

洞房環珮冷　環珮指奉陵之人

秦地應新月一連　言月露凜秋風號陵樹影曲龍蛇也

宿昔花嬌迎雜樹一連　花與王母少兒龍與留之倚之者

落月留王母　衆妾不敢當夕月落尚留言專寵也

少有外人知　本是人無不知語妙

能畫　弄臣滿側倡優歌舞政之所由衰然若倚任有姚崇之徒則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如齊桓至于負婦人而朝

管仲得君行政猶不害伯其如倚仗者又爲林甫國忠何
由不風塵澒洞乎
時時用抵戲二句　角抵本西域胡舞故是風塵之徵也
鬥雞　首二句接上角抵來豈知遂以此爲事乎
樓前御曲長　指霓裳羽衣
女樂久無香　三事獨歸重女樂言之
寂寞驪山道　次連暗接至此點明
鸚鵡　此詩注引明皇雜錄微似附會不若他本以洞房
至提封八首同編此作另編之爲得也
紅蕖漫多知　頂聰明
未有開籠日　頂別離
歷歷　歷歷分明又言無端者爲尊者諱也　起二句結
束前四首末句數字與歷歷對照
洛陽天子初愁思　犯潼關而始知愁諷刺深矣

龍髯幸再攀　言意外之事也
驪山　驪山南苑歲晚政荒萬騎羽林手平內難功過不
掩可戒可思起結包括一卷元宗本紀也羽林舊注殊潰
潰
地下無朝燭　奉陵之薄
人間有賜金　待臣之厚
提封　萬國尚同心戴之者以祖宗舊德兼懷開元初政
也不急行儉德以新恩係結之則人困而斂益急方且不
戢自焚將轉而屬之他人矣豈止安史草竊能使所在失
守乎
覆舟第二首　落句借乘槎事反收
垂白多難身何補一連　言我今身何所補但冀匡此多
難無家而病固所不辭也
未許七哀詩　七哀詩成目終不瞑少睡非關江喧登樓

日憂王路白首不移徒以此也
草閣　此夔州詩
久露清初濕　久晴之露故下久而初沾濕淸當從注作
晴
汎舟慚小婦二句　夔俗女當門戸泛舟其常族父省齋
謂是公之小婦蕎泥于慚字耳
江月　起句光于水三字便切江月第二句舊引沈約高
樓切思婦即與結處呼應
江漢乾坤一腐儒　謂世人以腐儒見待若乾坤之內有
不加多無不加少此一老眞無復當世之用也直呼起後
四句
落日心猶壯四句　言所以思歸者非懷安也廟堂勿因
其老以安用腐儒見棄猶可以端委而折衝也
孟氏　第四句暗用茅容事

有歎　言所歎非爲羇窮壯心零落不得致主重見武德
開元之治使蒼生各有家耳
月圓　江潮夜月光彩相鮮第二句神妙襯出圓字又與
故園反對
照席綺逾依　逾依恐不如上句不定二字
中宵中宵步綺疏　用魯靈光殿賦懸棟結阿天窗綺疏
張孟陽注天窗高窗也承上百尋來
落月動沙虛　虛字不穩　并達曙矣
親朋滿天地二句　書猶不得況可因依耶雖謀去此而
未能也　茫茫天地不知所從雖欲深潛孰擇其可得乎
所以中宵輾轉也
秋淸　此等詩太嫌其頹然自放
傷秋　發端籠罩無歸
南極古城疎落木以下　一路逼到愁字

歲月蛇常見二句　言非人所居況又值亂離乎
近身皆鳥道　言山之眾也　二句先透愁字
睥睨登哀柝　古城
矛弧照夕曛　荒戍　二句轉出亂離
搖落　起二句言身方卧病不如江水能朝宗也
鷟費羲之墨　食也　一句虛　換鷟用得變
貂餘季子裘　衣也　一句實　二句總是說金盡
長懷報明主二句　承上言衣食不給非所憂但恐衰年
卧病終負主恩是以長懷深念耳
耳聾　無復歎世獨有憂生則吾衰久矣後半乃非痴狀
頑聾
黃落驚山樹　映上眼字
獨坐第一首雙崖洗更青　但對雙崖則是獨坐也
煖老須燕玉一連　老至而待種玉飢虛乃憶得萍皆言
其不可必也
遠遊江濶浮高楝一連　是遠
塵沙連越嶲一連　伏歷國
雁矯銜蘆內四句　是遊
夜　第四顧鷟字雙杵鳴謂聞砧聲也非月中搗藥之杵
七句收足旅魂
暮春　二泉云久雨長風使人鬱懣不舒如草閣野池之
景聊可遣悶而風雨又阻之其壅塞何如耶
瀟湘洞庭虛映空　言安得一覩瀟湘洞庭豁此壅塞耶
沙上草閣柳新暗一連　是暮春
暮春鴛鷺立洲渚　反對卧病壅塞
晴二首碧知湖外草一連　頂錦繡
野花乾更落二句　收晴字細麗超脫
第二首下食遭泥去一連　遭泥去而下食恨久陰而高

飛波瀾曲折劉辰翁謂其拙盖不觧其文義也二句皆倒
裝句法
日氣射江深　奇句深字妙是雨後
迴首周南客二句　收晴字濶遠又與起語相關
月三首第一首　不粘不脫筆力殊健
天河此夜新　天河露晴猶以爲喜況皎月乎
若無青嶂月一連　反接妙青嶂緊抱巫山
魍魎移深樹一連　刻畫雨後魍魎木怪是初晴語只動
半輪已移深樹二句倒裝
故園當北斗二句　申明愁字
第二首併照巫山出　照注作照亦有味羣峰歷歷故曰
併照此句月之升下句月之沈新字承首篇首句來
二十四迴明　總言兩年
不違銀漢落二句　上句頂退字下句頂進字　言月照

西秦身獨留滯巴蠻不能進退皆依朝廷也
第三首春來六上弦　獨言此歲
爽合風襟靜　貼久雨對前二篇
高當淚臉懸三句　無家之淚妙用暗收
晚晴　結句將晚字又一染色
更題　更題夜雨也與上篇語意相承
歸　落句言只以詩篇自娛悅也與吟詩解歎嗟意同
返照　起二句用倒裝更錯綜可喜
歸雲擁樹失山村　解上黃昏二字
熱三首第一首　起二句諺云雷聲大雨點小
第三首十年可解甲　言可曾解甲也
日暮　北征賦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悟怨曠
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此不題曰日夕而曰日暮也
起二句破日暮卽籠起非故園詩于役鄭箋云言畜產出

入尚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否也
石泉流暗壁一連　作倒裝句流水對看更有意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詠月四篇中皆有夔州在
第一首　上半夜
歸心折大刀　破十五夜
水路疑霜雪　明鏡
此時瞻白兎　滿目
第二首　下半夜
刁斗皆催曉二句　將曉猶清方是八月望夜月
張弓倚殘魄二句　收歸心兩首如一自謂思歸之情無
異從軍之士
十六夜玩月　下語皆切玩字　十六夜與十五夜月無
大異故自破題後只平平說去
舊挹金波爽　切十六夜
皆傳玉露秋　切玩月併起夜半
關山隨地濶　當空正圓高下深阻一片皆明故曰隨地
濶
谷口樵歸唱二句　甲夜
巴童渾不寢二句　丙夜　玩月不寢却借巴童點出又
照顧夔州
十七夜對月　將月之光彩在後半細寫不惟避前三篇
亦是十七夜夜久漸上神理也後四句著意寫半夜是十
七夜
秋月仍圓夜　十七夜月
江村獨老身　反破對字
卷簾還照客　對字出
光射潛虯動　句中有眼　潛虯顧江村
清切露華新　有眼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題中字字出
柴扉隔徑開　北舍
欲棲羣鳥亂二句　晚過　貧家客過不能設食顧視日
影無以爲情此連寫生入妙
明日重陽酒二句　應媿字　俚俗語轉多雅韻　淸坐
相看暗藏一媿字中以明日綴出作用之妙獨爲蘊藉
雲　上六句都是憑高下視之雲氣非身在千岩萬壑中
點綴不出
龍似瞿唐會　雲之所起
收穫辭霜渚　承終年句
分明在夕岑　承每夜句　五六轉將無雲時反襯上連
終字每字更覺精神
月　發端二句山字樓字兩句中照應得妙
斟酌姮娥寡二句　以奔月自比竄身在遠

雨四首　每首皆切微雨
第三首　落句深渾風雨思友朋也
夜獨坐親雄劍一連　親字起壯字歎字起遣字哀歌承
獨坐短衣承雄劍如此氣脉王李何曾夢見
烟塵繞閶闔　從風字生來
晨雨　譚友夏云俗傳晨雨易晴詩中皆易晴妙境不曾
說出而氣象浮動其內
小雨晨光內　光字含後四句句句是晨句句是小
亭午未全分　收晨字
反照　三四一承半無來一承半有來
荻岸如秋水　荻花映日一片水明此句明處似無
松門似畫圖　松門浮光相錯金翠此句暗處似有
向夕深山催短景　向字妙
雷龍蛇不成蟄　承十月

却礙空山過二句 承巫峽動

何須妬雲雨二句 言中宵驚覺不成夢也 山谷專學

此種所以偏枯

雨直覺巫山暮 收寘寘

兼催宋玉愁 收尤連

朝二首第二首 前四句都是雨後結句收出以昨夜反

醒朝字

雲晴欲半迴 本庾子山山晴雲倒回

昨夜有奔雷 藏過暴雨只說奔雷變化

夜二首第一首 後四句不眠妄想姑以撥遣旅懷蠻歌

觸耳忽又百端交集凡有三層轉折

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第五卷 近體

義門讀書記杜工部集

第六卷 近體

義門 何焯 屺瞻

宗武生日自從都邑語二句 宗武當日亦應有小杜之目

人傳世上情 傳誦止屬世情不足自恃須勤苦以求古作者精意乃不負堂構也

熟精文選理 文選篇篇有理溫柔敦厚作詩故具有深蘊妄人自不求精也

又示宗武覓句知新律 伏文章

試吟青玉案二句 李善文選注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爲天子所恃紫羅囊用謝安事注莫引

假日從時飲二句 慈嚴具備

應須飽經術 起下

已似愛文章　縉上

十五男兒志二句　許身比稷契立志躋游夏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熟食即寒食

消渴遊江漢　老病遠客也

羇棲尚甲兵　逢亂

松柏邱山路　祖廟

汝曹催我老　子孫　邱山注子美先塋在洛按便下襄陽向洛陽自注田園在洛

社日兩篇第二首歡娛看絕塞　言看峽中之人自歡娛也

九日五首闕一第一首抱病起登江上臺　伏衰謝

殊方日落元猿哭　伏干戈

第二首但愧菊花開　即所謂潦倒新停濁酒盃暗出更妙

茱萸賜朝士　收舊字

第三首野樹攲還倚　無花

秋砧醒卻聞　無酒

九日諸人集于林舊采黃花賸　非老翁所宜故黃花俱成賸也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為客無時了　起句撇得起

悲秋向夕終　三十日

瘴餘夔子國四句　不與故園同也　下二句言無秋意北人遠客豈堪此風土乎所以尤可悲也

年年小搖落　年年收轉無時了　秋盡而小作搖落也

應悲秋

不與故園同　應為客

十月一日有瘴非全歇二句　望冬甚難瘴仍未歇

舊俗自相歡　藏獨不歡一面在內

孟冬破甘霜落爪二句　頂多事

暫喜息蛟螭　以暫喜反見無歡也

小至刺繡五紋添弱線二句　頂陽生

岸容待臘將舒柳二句　頂春又來

覽物　白詩之祖

憶在潼關詩興多　伏高歌

巫峽忽如瞻華岳二句　伏形勝

舟中得病移衾枕二句　伏風土

愁强戲爲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　言草又生而終不得歸也

興渭水

巫峽冷冷非世情　興秦山

盤渦鷺浴底心性二句　乃樂子之無知意

晝夢　亦吳體

桃花氣暖眼自醉二句　頂晝分眠

故鄉門巷荊棘底二句　遇此只有愁眠但求一好夢亦不可得耳　卽所謂不獨爲夜短也

覽鏡呈柏中丞渭水流關內　身墮豺虎窟不能隨之而去也

終南在日邊　帝都淪于犬羊徒望終南切日而吾君不在也卽含下一連

起晩堪從事　起晩謂不能晨入夜歸堪正自謂弗堪也言雖故人萬一憐我而我爲喪亂所摧衰謝如此難以相助矣此自以身本王臣中丞戎帥蟵起不肯輕就幕府故託詞豫却之也婉約無痕可以言矣

行遲更學仙　正足上意言除是學仙乃堪從事決言其不能也

鏡中衰謝色　倒裝句

卽事江中風浪雨冥冥　風雨指小人爲亂者亦水深雪

霧之意

悶　起句浮字起牆字

卷簾惟白水一連．伏滯字

猿掛長難見一連　與滯反

有鏡巧催顏　此偏不滯所以悶也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第一首舊識能爲態　能字有味

第二首畬田費火聲　畬田今浙中卽有之其人皆藝種

謂之畬客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颯颯開啼眼　啼眼畏風

喜望却開也

喜觀卽到復題短篇二首第一首．巫峽千山暗　暗字反

映卽字有力

病中吾見弟　是意外驚喜之詞猶及病中是卽到也

來經戰伐新　代解其遲反醒喜其卽到也

第二首待爾嗔烏鵲　以嗔襯喜

應論十年事二句　愈見卽到之可喜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兩篇第二首　後四句一氣

流出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絕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第二首影著啼猿樹　承淹江漢

魂飄結蜃樓　思杭越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第一首消息眞

傳解我憂　但傳消息已解我憂況其達也

朱紱卽當隨彩鷁　言我方當就汝也

第二首巡簷索共梅花笑　方云梅花笑三字隋煬帝詩

冷蘂疎枝半不禁　半不禁言似知人意不待春而發也

第三首　眞切濃至夔州詩之極筆

卜築因同蔣詡徑二句　言但兄弟團圝便與故國不異

也

江雨有懷鄭典設　阜晩來自楚王宮　以雨來耿鄭之不來

亂波分披已打岸　覆裝風字在內

龍光蕙藥與多碧　切春雨　寵光本光風轉蕙

王十五前閣會　更無難狀之景不化之事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第一首極樂三軍士二句　言厚士如此士忘其死雖百戰不知爲難也

醉客霑鸚武　陪字　鸚武杯也

佳人指鳳凰　指鳳凰言相對而引之使前也

幾時來翠節　指中丞　幾時來言向者所未有也

第二首繡段裝簷額　排場

金花貼鼓腰　樂器　方云庾信詩細管纏鐘格圜花釘鼓床杜祖此

一夫先舞劍三句　奏技　以上四句層次寫出觀字

江樹城孤遠二句　此惜中丞在遠朝廷未及知也

漢朝頻選將二句　言頻聞選將不及中丞豈所用者乃不恤將士如霍去病之徒歟反應上極樂三軍士用意甚深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第一首高棟層軒已自涼　水樓

秋風此日灑衣裳　七月

絕壁過雲開錦繡二句　雲過松鳴皆從秋風句生來下句賸用陶隱居事點水字又切樓

看君宜着王喬履　從仙人好樓居帶下

第二首宓子彈琴邑宰日　承攝令　以彈琴與奕棊承家節操尚不泯　承次句

爲政風流今在茲　應首句

楚江巫峽半雲雨　半雲雨言外亦見欲去不得也
清簟疎簾看奕棋　又恰是七月卽目　二句只略帶水
樓便如畫圖此爲高手　舉座無一舊知一老莫爲酬和
黙坐觀棋情味可知妙在寫來仍不見其敗興意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第
一首老夫因酒病二句　言雖酒病不飲然猶堅坐竟夕
者重其有故鄉之情也
第二首高隨海上查　起下瞻字
百過落烏紗　仰瞻不已至于落帽者屢也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秋覺追隨盡
起忘年　經秋追隨九過其六故覺將盡也
過客相尋　君望晩歳刻酷學此　律中陶令
窮老眞無事二句　含問吾廬
地幽忘盥櫛四句　逼眞僻居客至時

時聞繋舟楫　收過字
及此問吾廬　尋字
簡吳郎司法雲石熒熒高葉曙二句　頂疎豁
又呈吳郎　二泉云公堂前有棗鄰婦得取以爲食及吳
郎來居則婦不敢至而吳又編籬以斷往來故公賦此囑
之
祇緣恐懼轉須親　二泉云此婦心懷畏怯非反親之彼
安得安心取之耶
卽妨遠客雖多事二句　言原此婦之意因吳郎遠客恐
其見阻不來撲棗雖爲多事緣吳郎之意編籬以别嫌疑
其意甚眞眞正也視公所處則欠委曲矣下句放吳郎一
步
已訴徵求貧到骨二句　言婦前日嘗訴官府徵求貧已
極矣時我正思天下兵戈若婦之困窮者甚衆爲之墮淚

欲兼濟而不可得況此一人可不少濟之乎此二句亦倒
用法
覃山人隱居南極老人自有星　山人非其人也
予見亂離不得已四句　我厭亂離而思處子未悟傾覆
而求出然何不問之已經歷者徒效周子之僕僕也　第
六句委婉曲折盍其人亦非碌碌乾沒也但惜其不量時
耳
柏學士茅屋　寫若居深靜淸曠更無塵雜經心到眼也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第一首　後四句言我滯留
江漢方爲爾曹口講指畫庶幾後生復窺風騷旨格拔出
朱門流俗之外也
第二首個個五花文　指兄弟
別崔潩因寄薛據孟雲卿 內弟潩赴湖南幕職　不害其爲議論
爲報欲論詩　謂干戈息而詩書復盛正濟時之成效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石出倒聽楓葉下　點染秋字
舟行石下葉墜石上故倒聽也
櫓搖背指菊花開　菊爲石蔽舟過乃見故背指也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行李淹吾舅二句
行李誅茅猶飲子懷君對法
靑眼只途窮　生世不諧雖所向降心仍無恤其飢寒者
傳語桃源客　指朗州
送覃二判官遲遲戀屈宋　肅宗于公雖一斥不復然錄
用之恩思報之其子迹似屈宋之事頃襄王也
肺肝若稍愈　應病字
亦上赤霄行　應謁字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比來相國兼安蜀　鄉
字出
早聞黃閣畫麒麟　言黃其閤而又畫像麒麟也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
王衛公幕燕辭楓樹日　發寒塘
雁度麥城霜　至江陵
遙憐似葛強　田將軍
送王十六判官　次連帶與頭借對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接近與名藩　自萬而巴故曰接近
他日有殊恩　應注意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寵渥徵黃漸一連　以腹連觀
之乃非熟俗
湖南安背水　言中丞能安于外不以棄遠爲嫌也
王室仍多故四句　言朝廷正當之才不得已而有借寇
之舉落句望其求賢自輔共獎王室濟此多難天下事非
一人所能獨任也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方云土婁在今偃師四十
里
平居喪亂後　伏十載
爲歷雲山問　憑覔
十載江湖客二句　收足無辭意見憑仗不淺也
別蘇徯赴湖南幕　五年前遊荆揚則贈詩誠以養蒙此赴知
已之招則勸以論事公于蘇蓋無所不盡也
他日憐才命　他日已爲命屈況十年後乎
消渴今如在　故人也
數論封內事二句　言雖棄擲屈迹幕僚然孰非王臣當
裨贊府朝以分主憂若但竊食而已則局促卑下亦非所
以顯親也
贈爾泰人策二句　此老夫所望于故人有子也
存沒口號二首第一首席謙不見近彈棊　沒
畢耀仍傳舊小詩　存

第二首鄭公粉繪隨長夜　没
曹霸丹青已白頭　存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少年疑杜史　少年
對下白頭
多術怪仙公　多術對下疾痛闢是自傷也
祇應吾道窮　先位置道窮何體勢變化生動
哭王彭州掄矌望渥洼道一連　妻亡子遠乃爾蘊藉
巫峽長雲雨　地遠
秦城近斗杓　天高
憑唐毛髮白二句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見螢火　寫得歷亂飛揚又何句是見字
巫山秋夜螢火飛　對下滄江白髮
忽驚屋裏琹書冷　冷字與火字關應得妙
復亂簷邊星宿稀　訓火星已西流

滄江白髮愁看汝　收出見字　楊云滄江白髮又因螢
火照出映帶絶妙
來歲如今歸未歸　東山之篇不歸者感熠燿宵行故有
此句
吹笛風飄律吕相和切一連　緊頂起句作風月爲是
後半不覺爲用事
孤鴈　此篇亦自喻差池流落遠去王室也
鳴噪自紛紛　應孤字
鷗却思翻玉羽一連　陡將春暖之戲翻轉作襯感慨起
伏極妙若作結意即減價
雲暗還須浴一連　承寒字
幾羣滄海上　對江浦拓開
雞　此刺素附君子而以喪亂敗其度者
玉腕騮（江陵節度衛公馬也）頻驂飄赤汗　言其駿

跼蹐顧長楸　言其馴
舉鞭如有問　荆南
欲作習池遊　寓銷兵歸馬之意非閑語也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
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
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　方云二篇各點羅者久取未
能得之意上首以第三句下首以第五句
第一首雪飛玉立盡清秋　此首白者　雪飛玉立指毛
一生自獵知無敵　指骨
第二首　春生避暖于第二首總見　此首黑者明點
正翮搏風超紫塞　指毛
金眸玉爪不凡材　指骨
遠懷舍弟穎觀等江漢春風起一連　猶似對屬耶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舟楫因人

動　言其貧
形骸用杖扶　言其病
俗薄江山好　刺籓屏
時危草木蘇　悲民生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無句不妙　無
限起伏
正月喧鶯末　末無也
雪籬梅可折　雪字梅之色
風樹柳微舒　風字柳之態
人日兩篇第一首雲隨白水落二句　日被埋照白者惟
水雲復蔽之　二語寫出凄凉引起白頭
蓬鬢稀疎久二句　稀已不堪況加白乎無勞比語妙
第二首佩劍衝星聊暫拔一連　設爲將有用我之詞引
興無憂

直道無憂行路難　言無憂者正有憂也且直如此道耳
江梅　以梅起以江結
庭草舊低收葉舉　萎則四垂氣至復立收字誰人能下
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
漂泊有詩凡四十韻觧纜獨長吁　放船
死地脫斯須　出峽
前聞辨陶牧　江陵
縣郭南畿好　時方以江陵爲南畿
衰遲賢與愚　起下甲卒書生
邱壑曾忘返四句　言本不求仕但文章當作爲雅頌薦
之郊廟雖躭邱壑未擬窮途深婉有意味四句無窮起伏
卧疾淹爲客四句　所爲出塵歷塊之根也
灩澦險相迫　亦自北也
喜近天皇寺四句　兩連扇對長詩當如此變法沈詩中
已有之也
先披古畫圖　對上灩澦二連
同泣舜蒼梧　對上卧疾二連
朝士兼戎服四句　亦扇對也兼字對初字
出塵皆野鶴　對樸直句
歷塊匪轅駒　對延評句　二句頂書生
伊呂終難將　刑法志伊呂之將作降者非
韓彭不易呼　呼用如呼小兒之語　二句頂甲卒
山林托疲薾二句　反應勞心依憩息二句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
題小詩留于屋壁　接宴身兼杖　承久病來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白髮煩多酒　煩注作
須　須言何須也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以

今朝行色可卜相合以老人多病又恐不宜然業已渡江無暇復爲擇審故聊以此詩試觀其相待之意落句深婉之至

春鷗懶避船　下水而復得風船至鷗不及避却用懶字妙

行色兼多病二句　有說不出寫不盡情事在内讀之不禁涕零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巢燕得泥忙　對萍漂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絶句久拚野鶴如霜鬢　若說霜鬢如野鶴即凡俗語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收得深渾有餘味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佐愛弟傳書彩鷁新　指别駕將命

遷轉五州防禦使　遷轉即謂問俗而出

楚宮臘送荊門水二句　頂彩鷁

報與惠連詩不惜　從弟佐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星辰北斗深　指入京　深字穩愜

烏臺俯麟閣　烏臺指侍御麟閣指正字

長夏白頭吟　以夏日收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此老于峽後詩每淡乎寡味亦才氣衰退之驗矣　託末契于後生游宴則厭其老耄又强求其詩句以爲名高後生亦自有無窮感歎在言外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奇峯硉兀火雲升　所謂夏雲多奇峯也

山陰野雪興難乘　反結執熱

水宿遺興奉呈羣公弱纜且長隄　水宿

童稚頻書札二句　暮年久客屈意童稚而無一人應其

緩急者公抱負何如而到此安得不悲憤耶　一二語當哭

水宿伴鳧鷺　出題

同人惜解攜　羣公

巨海能無釣以下　皆姑以自遣也

江陵望幸　諱避狄而曰望幸先明此都之可仗而終之

曰起涸鱗若眞待其幸者不露痕迹

地利西通蜀一連　言收復之便

風烟含越鳥　指南

舟楫控吳人　指東　二句言儲備之易

未枉周王駕一連　醒望幸

江邊星月二首第一首金波耿玉繩　金波言月玉繩言

星

天河元自白一連　元自向來承明雨後以天河襯出江

邊氣脉承接一綫　江浦切邊字

映物連珠斷　星

緣空一鏡升　月

餘光隱更漏二句　包下半夜又暗藏一客舟　露華兼

收到清秋

第二首起二句　上總破此分破上逆此順解纜別船暗

醒邊字又爲客字藏針

客愁殊未已二句　收應辭別二字

舟月對驛近寺金刹青楓外　近寺

朱樓白水邊　對驛

舟中　此湖南詩

遣悶　遣悶者不可遣也

哀箏猶凭几一連　言欲遣不得

氣銜看劒匣一連　反呼踴字

妖孽關東臭　桓温所謂遺臭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

同作碧窗宿霧濛濛濕一連　頂出氷雪生

杖鉞褰帷瞻具美　包府使判官

自公多暇延參佐二句　承有餘清收縮

又作此奉衛王　前詩與嚴同作故再賦

遠開山岳散江湖　頂出雄字　升高矚望羣峯但見其

尖故下騁字衆流歷分其境故下散字眞意外驚人語

推轂幾年惟鎭靜二句　奉衛王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飄然去此都　舟出江陵

百年同棄物二句　悲凉

雨洗平沙靜　南浦

南征問懸榻二句　南征東逝不知所適俱從更欲投何

處生下

江南逢李龜年　方云開元盛時今已久矣不意江南復

與龜年相逢故與感焉四句渾渾說去而世運之盛衰年

華之遲暮兩人之流落俱在言表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艱危衰職陪　北衰職郎指房琯

始爲琯所推奬及琯被讒與之同貶共其艱危也

罪戾寛猶活　領起通篇

伏枕因超忽　結上　超忽即上所謂催變也

扁舟任往來　生下

九鑽巴噀火　用欒巴事與下楚祠借對

望帝傳應實二句　分頂蜀楚　望帝四句借蜀楚事見

岳牧之僭横所在皆無君也

秋雨漫湘水　水深雪雰比小人

陰風過嶺梅　言此日湖南羣小自擅兵氛且徧嶺外也
苦搖求食尾　含飢愁
常曝報恩腮　頂名業
飢藉家家米二句　家家處處藏一衆字
任受衆人咍　即指下羣公也
得喪初難識二句　咍我者以榮枯劃分然得喪在榮枯之外非衆人之識所該也
差池分組冕四句　頂得字
漢庭和異域二句　暗指李揆使吐蕃元載死東市　頂喪字
霸業尋常體　尋常似用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取武夫爲腹心爪牙
聖慮窅徘徊　言不知所倚仗也
數見銘鐘鼎以下　言當任賢相同宗子且寬其文法勿加操切以期羣賢畢登共致太平不可專倚武夫悍卒也
此十句一氣湧出所謂詩看子建親者此類是也
祝網但惙惙　言罪廢者亦當收用勿以一眚永棄則自有什伯于羣公者出戢干戈而銘鐘鼎以慰聖慮矣
赤雀翻然至一連　即指賢才輩出
賢非夢傳野四句　言我斯言豈自爲哉内顧非傅說挺生之材難爲中興輔佐心若死灰久已擺脫浮名矣所以惓惓不忘者徒念肅宗寛不即誅之恩思效忠其子如屈宋之于頃襄耳
自古江湖客　收荆南
冥心若死灰　言無餘望也　收述懷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爲客久　荆南
西候別君初　秋日

歲滿歸鳧舄　明府

聞道和親入　尚書

往者胡星孛　入頌德

材非一范睢　秦昭王臨朝嘆息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爲公意蓋指此名將猶在可以收用非若止餘一范睢也

曾是接應徐　起新文

侍臣雙宋玉　已暗渡新文

鑒澈勞懸鏡一連　對屬如丸

跋涉體何如　敘懷

休煩獨起予　從見新交結　後半轉接如龍

哭李尚書之芳　喉舌罷朝天　尚書

王孫若個邊　并切李

重題哭君余白頭　余注作餘非工拙懸絕

暮歸客子入門月皎皎　恨無酒

誰家擣練風凄凄　恨無衣　二句含下不稱意

明日看雲還杖藜　方去且預寫明日無聊拄杖藜看雲庶幾可以散愁不是説無聊　暮字反收忽然拓開筆力與胸襟相副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雅量涵高遠　自負不易知也

清襟照等夷　等夷自謙也

平生感意氣　雅量

河海由來合　清襟

水烟通徑草二句　切移居頂流年

白頭供宴語　即成佳話真可悲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遥公後世多賢　韋二少府

時危兵甲黃塵裏二句　悲壯

古往今來皆涕淚二句　如此對結何曾費力
公安縣懷古寒天催日短二句　先含維舟曲折變化
洒落君臣契二句　承上風雲二字忽然接下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正解柴桑纜
從下沔鄂起
仍看蜀道行　入蜀
南紀連銅柱　下沔鄂
西江接錦城　入蜀
憑將百錢卜二句　以送入蜀結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第一首世事各艱難　言亦無下手
處自合漂泊難比二子也
不才甘朽質二句　謙詞也
第二首戎馬今何地　言一身莫保
鄉園獨舊山　言無家可歸　舊山注作在山言無鄉園

只在三峽中矣作在山更勝
酩酊任扶還　安得不以酒自寬耶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　曉字起
舟楫眇然自此去　轉到發字
泊岳陽城下　殊不肯放下然賢于夢得者懷忠思效故
也
山城僅百層　僅餘也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泛　楚岸朔風疾
岸字藏纜船
天寒鴟鴞孤　寒字起覓酒
維舟日日孤　由纜船
因聲置驛外　鄭判官
為覓酒家壚　反醒苦風
登岳陽樓　定遠云破題筆力千鈞　岳陽樓因洞庭湖

而有先點洞庭後破登字迎刃之勢　自公安至湖南詩
此爲至矣　洞庭天下壯觀此樓誠不可負故有前四句
然我何緣至此哉故後四句又不禁仲宣之感也詩至此
乃面面到矣　上下各四句直似不相照顧仍復渾成一
氣非公筆力天縱鮮不顧此失彼　第五含下北字第六
顧上東南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湖澗兼雲霧　一句括數紙
樓孤屬晩晴　孤字移掇不動　岳陽樓是城西門樓故
恰使晩晴二字
詩接謝宣城　宣城有謝朓北樓此句亦非泛引
過南岳入洞庭湖衡山引舳艫　過岳
壤童犂雨雪二句　言中路無可留者
赦側風帆滿　入湖
才淑隨廝養　比賢者失所非內人紅袖泣之意

召平元入漢　不忠
張翰後歸吳　不智　召平入漢事二姓也張翰後歸不
見幾也此等既難復用在野者又未知名然則吾君誰與
共天下乎此時而老病萍梗所以下憂國之淚也
宿青草湖　結趦忽
宿白沙驛　一起神筆
湘夫人祠　此詩作于代宗即位之後落句公自謂也
晩泊登汀樹　是即目語人却做不到結纜排魚網亦其
類也
祠南夕望　孤舟汎日斜　夕字
目斷更雲沙　望字
山鬼迷春竹二句　祠南　寫得杳冥恍惚是夕望神致
登白馬潭水生春纜沒　妙語
叢花笑不來　對句奇

莫道新知要　方云樂莫樂兮新相知要字疑爲樂字
歸雁　起二句要是紀異
野望納納乾坤大　望字　納納二字出楚詞
野樹侵江濶二句　雪消江濶是倒裝句恰收上野望起
下扁舟也
入喬口 長沙北界　賈生骨已朽二句　言賈生在長沙不過二
載而我遲遲已及黃髮故悽惻也
銅官渚守風水耕先浸草二句　連日守風所歷
早泊雲物晦　將風
逆行波浪慳　已風
飛來雙白鶴二句　守風之閟自在言外　白字仍與上
晦字不碍鶴自飛來又醒出門風也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下詔選郎署　非牧養之防其爲盜
而始重斯選源哉其言之也

天子繆時憂　有體有味
遣騎覓扁舟　遣騎散遣車騎也覓扁舟似用劉尹傳教
覓張孝廉船事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長夏想爲情　袁羸之
人豈堪日長忍飢想爲情三字欲兩侍御念我也
誰復致盃罌　言誰復更望得酒乎
澧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杜詩如此種淡處最有味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野流行地日一連　句中
有三層景頂出壯字
層閣憑雷殷　江閣
長空面水文　對雨
雨來銅柱北二句　行營
酬韋韶州見寄白髮絲難理　承起連
新詩錦不如　承次連

千秋節有感二首　天寶七年七月羣臣上表請改千秋
節爲天長節從之仍云千秋節者紀其太平最盛之時也
吳本編二詩于潭州諸詩中葢作于大歷紀元之後按
代宗于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于東都上陽宮永泰
二年十月降誕日諸道節度使進獻珍玩名馬衣服二十
餘萬計以陳上壽自是歲以爲常大歷二年十月降誕日
宰臣及常參官率錢修齋度僧尼道士凡數百人三年十
月降誕日諸道節度使上壽各獻衣服名馬及綾絹凡百
餘萬夫千秋爲節宴賜臣民雖曰泰侈未傷國體所進止
于金鏡綬節士庶結承露囊相遺餉聊紀風俗節序今乃
不聞宴賜取貨無藝假天子生日之名以爲利不亦鄙乎
思先代亦以諷今王也
第二首御氣雲樓敞　貼八月
聖主他年貴二句　人主聚斂必藉口時艱他年此日微

詞中疾矣　注中內樂一條按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帝
御廣達樓宴羣臣奏九部樂內出舞人繩伎頒賜有差又
召京兆父老等宴賜注引明皇雜錄事謬矣金鸞句則兼
指舞馬也張燕公有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
長沙送李十一　末二句周匝悲壯
重送劉十弟判官　稱十弟亦如唐十八使君得稱族弟
之義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恭惟同自出　公祖母盧氏
藻翰惟牽率二句　不復有對屬痕
天子多恩澤二句　十字可歎可味
暮秋將歸秦留别湖南幕府親友　途窮那免哭　所謂哭
不盡也
北歸衝雨雪　亂離之絕聊以病告與貶節請乞于無事
時者不同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韻素幕渡
江遠　敘事直起
長路更執紼　禮
此心猶倒衣　恩
墓待龍驤詔　縮尚書
臺迎獬豸威　送侍御
深衷見士則以下　因其盡心所事能有終始故以致君
之績期之然侍御久于戎幕頗見兵勢尚未知今日所患
不在畔臣煽誘戎狄內侵在朝廷無以服籓鎮之心順地
節將皆不用命方且助賊爲聲勢平復無期民生益困則
邦本有不可保者此則所當力規切諫乃盡對揚之道耳
宦豎之竊柄未有不始于人主之怠者故曰但促銅壺
箭也
他日掃除非　掃除非謂用程元振今猶有魚朝恩是遂
非也
勳詢黃閣老　謂郭尚父
肯慮白登圍　謂永泰元年事
儉約前王體　方鎮之厚斂未有不始于人主之貪者故
曰儉約前王體也斯眞稷契自許語朝廷光輝則袞朽芳
菲矣
抱被宿何依　切表弟
眼冷看征蓋　迴抱朱幡登陸
哭韋大夫之晉　敘致入神　公在夔州有送韋中丞赴
湖南八韻觀此篇則當日乃遙送也故曰峽內憶行人
貢喜音容間　大夫
馮招病疾纏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南過駭倉卒六句　公南行依韋至則適韋已沒似踐巨
卿之約永無再見之望

犀牛蜀郡憐　言化為異物也

韋經亞相傳　大夫

帝幕疑風鷰　風鷰即石鷰　此句亦喻已之無所托也

喧卑俗事牽　追恨至之不早

誰繼方隅理　健兒擁旌相望如之晉者間以一二衣冠分閫故有誰繼之歎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朔雪夜紛紛　點夜雪

不識山陰道　舟中夜雪　又暗用夢中不識路

聽雞更憶君　懷字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盧綰須征日　謂懷恩

樓蘭要斬時　謂吐蕃

歲陽初盛動　暮冬

王化久磷緇　從王化磷緇收出適桂州何等家數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鼓迎非祭鬼　謂多淫祀也

疑惑尊中弩　入伏枕

瘞夭追潘岳二句　潘鄧岳林借對

奉贈蕭二十使君　蕭二十惜失其名以詩中所陳觀之其誼士矣　蕭之與公非獨久故其義烈亦有過人者歷敘其事正見已之不輕受人惠也

嵇康有故人　謂存嚴氏之孤也

食恩慚鹵莽二句　乃公自謂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彬州崔偉　彬州遠惡非高門清流所宜屈故先慰其勞末復勉以所至必當盡其職也

泥塗豈珠玉　應知名

衰老悲人世　應盛族

舟鷁排風影　舅

林烏反哺聲　甥

勾漏且南征　彬猶未遠

彬州頗涼冷　况頗宜人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此掌選乃土人首領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連城爲寶重　趙

茂宰得才新　之縣

燕子來舟中作如今社日遠看人　來字情味

可憐處處巢君室一連　是設爲燕語與上湖南爲客相應

歸雁二首第一首今年又北歸　又字暗藏久客在內

雙雙瞻客上一連　反從雁上帶出自已用筆敏妙

小寒食舟中作老年花似霧中看　此句貼寒食

清明二首　次篇尾句與起句接對作章法

發潭州賈傅才未有一連　賈傅褚公猶然流落豈特我遭薄俗止有岸花檣燕如相識哉

高名前後事　後字自謂也如賈褚者置其大節即文章翰墨亦一代光華然放逐流落曾無過而問之者此前後有同慨也

迴棹　前賢身係天下安危故皇皇不已若我散材或者猶繫一物是以向者亦嘗畏天憫人勞勞爲客今多無成類荊湘之放逐無魯連之排解則吾命可知自當息心迴棹不待如宿昔之嘗試矣蓋前此泊岳陽城下猶有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鵾鵬之語至是乃無意于用世也

爲客費多年　不迴也

強飯蓴添滑　下滑字妙與強字相應

清思漢水上　轉入迴棹

几杖將衰齒以下　皆自私以取閑適歸于安命矣

篙師煩爾送　迴棹收

朱夏及寒泉　自私處　寒泉即上漢水峴山

贈韋七贊善　湖南詩　所謂同病相憐也

北走關山開雨雪　指韋　言當歸之時也

南遊花柳塞雲烟　杜自謂

洞庭春色悲公子　指韋　公子即所謂秦川貴公子也

蝦菜忘歸范蠡船　范蠡船杜自謂　蝦菜亦何足以擬陸海乃至以此忘歸則秦川之荒亂饑饉可知矣言韋而杜之自悲在其中

酬郭十五判官藥裹關心詩總廢　頂卧病束上

花枝照眼句還成　頂春生起下　按郭詩序云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句還成指前所示郭詩也

自得隋珠覺夜明　酬字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斧鉞下青冥　大夫

北風隨爽氣　下青冥

日月籠中鳥二句　自傷垂老飄零却翻作壯語眞怪怪奇奇也日月不居長似籠中之鳥乾坤至大還同水上之萍下三字皆喻公之身世遭亂流離雖欲歸朝不能奮飛也若解成籠鳥比日月水萍比乾坤成何文義耶

王孫丈人行　指李

垂老見飄零　結句更不須多語言如此顯位加以故舊而忍視其窮老耶

長吟江飛競渡日　江疑作虹

瞿唐懷古西南萬壑注　水

勍敵兩崖開　山

地與山根裂　下

江從月窟來　上

削成當白帝　首

空曲隱陽臺　尾　空曲對削成不弱

送司馬入京　曾忝從臣猶以爲恥況兩省之長久侍丹墀曾無獻納使賊遺君父往日憂時之態將以誰期欲其匡君國而畏友朋也

久客羨歸秦　羨歸秦非懷安爲致君耳

與嚴二郎奉禮別·商歌還入夜　伏旅人

遙聞盛禮新　指奉禮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第一首·朝來減半愁　半注作片按半字有味

遣憂　前後一片說憂只領連見遣字意

臨危憶古人　憶古人自咎不能如古人之納諫　按顧陶本作故臣第七句留作營則是指明皇也然此篇云亂離又甚自屬代宗幸陝之事可憂甚矣所可遣者受柳抗之諫起郭子儀于閑廢或不至遂爲隋氏差可遣懷耳從顧本爲是注家誤以故臣爲曲江不知凡故舊之臣皆是

傳所謂今急而求子也向之所以致此變者原于拒諫諍棄元臣亂至覺悟亦已晚矣此聯望其懲而毖後患也

紛紛乘白馬　番將反者非一也

攘攘著黃巾　民皆畔矣

早花　此等氣脉雖不易學亦何可不知

盈盈當雪杏　一連　杏當似雪梅待香飄也用兩虛字貼出早意欲活耳與上未字呼應盈盈艷艷與暗字對

巴山·巴山過中使二句　中使猶自竄巴山則外廷皆不及扈從可知

天寒邵伯樹二句　注引海錄云云按舍鄭箋而引海錄好僻者爲之也　望仙臺亦當引神仙傳河上公事

羣臣安在哉　羣臣不審所在則乘輿或幾乎危矣　安在言職司何事使人主至此　落句不敢斥言之詞也

收京衣冠却扈從二句　車駕還而後有扈從之臣明前

此已不顧其君也

剋復成如此　倒裝句言成如此剋復也　如此剋復去

亡國一間若非竭力扶持京邑仍危于累卵焉耳　犬戎

內侵患猶在外衣冠悉畔則偶然變作卽京城不守矣此

深有望于數公而謂幸不可屢邀也

花底　確是花底體勢

莫作委泥沙　底字亦足

柳邊　定翁云似庾信妙在起句

只道梅花發二句　破邊字入神

漢南應老盡二句　爲邊字縱言之也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鳴橈總發時　下

白狗黃牛峽　峽

朝雲暮雨祠　旣下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前四句敘不能相過以見悶之

難遣也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因題零雨詩　零雨切會送孫

子荆詩云傾城遠追送也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雖曰偶然推薦亦必克舉其

職但威嚴又不可概施後四句凡三層意

聞說江山好　閬州

憐君吏隱兼　隱字承江山

寵行舟遠汎　東津

怯別酒頻添　送

推薦非承乏　攝

操持必去嫌　錄事

他時如按縣二句　結歸錄事上黜化得風雅韋杜名駒

豈容以鄉里小兒面向人也

客舊館　非此公無此曲折

風幔何時卷　初秋尚有
寒砧昨夜聲　重來始聞
無由出江漢　舊館
愁坐終日憂奔走　反映坐字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刺詩　此篇疑非公語
異方初艷菊以下　又就秋晚致慨歎娛銷日功業陵遲
此公所爲以無補自責者也
去蜀五載客蜀郡　伏已黃髮
如何關塞阻　伏安危
轉作瀟湘遊　伏隨鷗
世事已黃髮　伏淚流
安危大臣在二句　正言若反　前四句卽所謂小臣議
論絶老病客殊方也
放船收帆下急水二句　誰能如此突然而起

卷幔逐回灘　卷幔起第三暗字
已泊城樓底二句　地險入絶驚懼萬端遇城卽泊何待
曉耶　夜色句與暗字反應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起二句言平生故舊惟二君最
憐我今誰復可得也
夜臺當北斗　蘇
泉路著東吳　鄭
得罪台州去　鄭
移官蓬閣後　蘇
穀貴沒潛夫　八哀詩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道消詩興廢　應文章句
心息酒爲徒　應豪俊句
許與才雖薄　天寶中
決勝風塵際　收京後

慘淡閟陰符 蘇

擺落嫌疑久 鄭

天地日榛蕪 應誰憐我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衣冠起晩鐘 晩鐘動衣冠皆起也

避地詩書遂墻壁 遂言豈遂以此終耶

奴僕且旌旄 且言且待其後也與下會見二字呼應

神堯舊天下二句 謂成都復爲吐蕃所陷當是永泰元年詩趙本云至德二載疑誤

朝享太廟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鸑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 四語又是大明以後格調

有事于南郊賦 三賦中此篇爲多然未能粹然及于古也賦料揚雄敵不乃夸乎

鵰賦 通篇自寓得晉宋作者風力

唐興縣客館記 亦有志于復古特力之而不至

杜工部集終

第六卷 近體

義門讀書記 李義山詩集 朱鶴齡箋註本

卷上

長洲何焯屺瞻

晚唐中牧之與義山俱學子美然牧之豪健跌宕而不免過於放學之者不得其門而入未有不入於江西派者不如義山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爲多 馮定遠先生謂熟觀義山詩自見江西之病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西崑只是雕飾字句無論義山之高情遠識即文從字順猶有間也 義山五言出於庾開府七言出於杜工部不深究本源未易領其佳處也 七言句法兼學夢得

錦瑟 此悼亡之詩也首特借素女鼓五十絃之瑟而悲泰帝禁不可止以發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次連則悲其遽化爲異物腹連又悲其不能復起之九原也

曰思華年曰追憶指趣曉然何事紛紛附會乎　錢飲光亦以爲悼亡之詩與吾意合莊生句取義于鼓盆也但云生平不喜義山詩意爲詞掩却所未喻　亡友程湘衡謂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次聯言作詩之旨趣中聯又自明其匠巧也余初亦頗喜其說之新然義山詩三卷出於後人掇拾非自定則程說固無據也

重過聖女祠　次連乃是聖女祠移向别仙鬼廟不得

玉郎會此通仙籍　玉郎疑是自謂

寄羅劭興燕重遠兼泥　兼作嗛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翫月因戲贈　第二句說字不落空次連是西掖底月寫月即寫出翫字意末二句因直宿而思薦達足戲贈意

崔處士　馮定遠云上六句先將崔處士似先賢事迹寫透末二句結出便通體皆靈

自喜　定遠云已之寄形宇内以天地爲逆旅猶蝸牛也妙在第二句又爲物所寄便是莊子逍遥游齊物諸篇見解活潑潑地那得不自喜　第三言有竹第四言有花第五言近山第六言近水末二句言又有酒也

題僧壁　蚌胎未滿思新桂　是未來

琥珀初成憶舊松　是過去

異俗二首　第二首似有刺貪之意

和孫樸韋蟾孔雀歌都護矜羅幕　宋黄休復茅亭客話云蛇與孔雀交偶有得其卵者使雞抱伏即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緑毛二年生尾小火眼三年大火眼其尾乃成人欲　此必行役既久而切求歸之思故云

華山題王母祠勸栽黄竹莫栽桑　按穆天子傳則黄竹是地名不知作者何所承也

華清宫　言明皇幸免驪山之禍耳末二句反言之所以

爲絞而婉也
楚澤　第二句伏後早寒三四是澤中
潭州　此隨鄭亞南遷而作第三思武宗第四刺宣宗五
六則悲會昌將相名臣之流落也楚詞以蘭比令尹子蘭
蓋指白敏中言之
今古無端入望中　此登潭州官舍樓而作所望者故園
人耳今目斷鄉關而潭州已事歷歷在目無端二字從空
樓寫出絶妙章法
湘淚淺深滋竹色二句　入望古今
陶公戰艦空灘雨二句　雨中壞艦風中破廟令人不堪
回首　譌作傳
目斷故園人不至　收望字
贈劉司戸・已斷鴈鴻初起勢　謂下第
更驚騷客後歸魂　謂遠貶

哭劉司戸二首・酒甕凝餘桂　王建集中有與去華絶句
言其病酒故有此句
江風吹鴈急　言已哭之哀也
第二首・已爲秦逐客　謂下第
復作楚寃魂　謂遠貶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通首不離悼傷後三字
北齊二首　上言其一爲所惑禍敗即來下言轉入轉迷
必將禍至不覺用意可謂反覆深至矣首章最警切　又
按上篇嘆其不知不見是圖下篇笑其至死不悟
南朝　此篇亦非楊劉所及　南朝偏安江左不思勵精
圖治以保其國乃徒事荒淫宋不戒而爲齊齊不戒而爲
梁陳因梁亂而篡取之國勢視前此尤促乃復不戒而甘
蹈東昏之覆轍如恐不及且宼警大戒儼然不知安得不
滅乎倚乎不特此也前此宋齊不過主昏于上江左猶爲

有人故命雖革而猶能南北分王至陳則君臣荒惑一國
俱在醉夢之中長江天塹誰復守之落句深嘆南朝由此
終無一豪傑能代興者非特痛惜陳亡也
元武湖中玉漏催　指宋
雞鳴埭口繡襦迴　指齊
誰言瓊樹朝朝見一連　誰言不及吐屬殊絞而婉致
亦錯綜善變
敵國軍營漂木柹一連　蓋所謂天地人皆以告而王不
知戒也　此等詩須細味其高情遠識起連便是南朝國
勢必爲北并況又加之陳叔寶乎二十八字中敘四代興
亡全不費力又其餘事也
鄠杜馬上念漢書　曰人間所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也
曰輿罷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如
是而踐天子位以承天地之眷顧宜有深仁厚德貽億萬
無疆之慶乃王伯雜用使漢家之元氣日削再世之後冢
嫡屢絕丁傅華軒而王氏得以乘之豈非宣帝之咔于貽
厥哉意思深長非一覽可竟
渭水天開苑一連　言祖宗所傳繼者乃天開地獻之乾
坤也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縈紆鬱悶四句中無窮曲折
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　腹連言相隔之遠也
送崔珏往西川年少因何有旅愁　跌宕
千里火雲燒益州　白公書通州事云四野千重火雲合
卜肆至今多寂寞二句　年少無愁
好好題詩詠玉鉤　加好好二字者正見其年少無旅愁
也不然首句無着落矣
陳後宮　定翁云每讀宋初宮體轉嘆此君之不可及也
妙在中四句形容得惟日不足　此詩極深于作用自

覺味在鹹酸之外

飲席戲贈同舍　左思吳都賦翡翠列巢以重行謝惠連雪賦對庭鵾之雙舞程瀕于補註義山詩集引以証珠樹二句則重行雙舞俱有着落

西溪　第二句便含岑寂意第三句因病廢詩第四句時方喪偶也

謔柳　上四句寫柳下四句寫謔字字淋漓

北禽　此詩作于東川義山自北來居幕府故曰北禽以自況也　中二連皆憂讒畏譏之意末有羨于雕陵之鵲其爲周身之防至矣

楚宮　落句與鄴杜馬上同一結法

韓碑　可繼石鼓歌　字字古茂句句典雅頌美之體諷刺之遺也

行軍司馬智且勇　獨提一句帝曰汝度功第一　提明晉公功第一以明其詞之非私也

古者世稱大手筆四句　此等皆波瀾頓挫處不爾便是直頭布袋

濡染大筆何淋漓　濡作擩

離思　通首是寫離中之思非單寫離字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　寓情之意全在言外

贈歌妓二首下　蔡城危莫破顏　雋妙

寄令狐學士　以飛卿投蕭舍人詩相較兩人眞相去不啻三十里

曉飲豈知金掌迥一連　洗發崔嵬二字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流落人間者九關萬里夢不得到而君則曉飲夜吟其中固不啻濁水汚泥淸路塵也

漫成三首　此在桂林幕府思北還也

槿花第一首　腹連與晉昌李花同

哭劉蕡巫咸不下問銜冤　以文義論之當作巫陽殆因老杜巫咸不可問之語而誤　記六朝人亦有作巫咸者甘泉賦選巫咸兮叫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從來用巫咸者殆因此而訛

何曾宋玉解招魂　不必將下師友句粘着宋玉說其取義只在作誄招魂四字耳

杜司勳高樓風雨感斯文　含下傷春

短翼差池不及羣　含下傷別　高樓風雨短翼差池玉谿方自傷春傷別乃彌有感于司勳之文也

荆門西下　末句楊朱泣路岐下却羨二字正見洞庭之險惡也

碧瓦霧唾香難盡　霧疑作露

酒是蜀城燒　燒字押得奇

公子歌好惟愁和　妙甚只欲家妓擅場惟恐更有和者非公子無此心情也

少年　封字出韵

藥轉風聲偏獵紫蘭叢　宋玉風賦獵蕙草

杜工部蜀中離席　起句尤似杜　鮑令暉詩人生誰不別恨君早從戎發端奪胎於此　一則干戈滿路一則人麗酒濃兩路夾寫出惜別如此結構真老杜正嫡也　詩至此一切起承轉合之法何足以繩之然離席起蜀中結仍是一絲不走也　此等詩須合全體觀之不可以一句一字求其工拙荆公只賞袍次連猶是皮相

隋宮　無句不佳三四尤得杜家骨髓　前半展拓得開後半發揮得足真大手筆　發端先言其虛關中以授他人便已呼起第三句　着玉璽一聯直說出狂王抵死不悟方見江都之禍非出於偶然不幸後半諷刺更覺有力

二月二日　兩路相形夾寫出憶歸精神合通首反覆咀味之其情味自出　隋宮籌筆驛重有感隋師東諸篇得老杜之髓矣如此篇與蜀中離席尤是莊子所云善者機

前半逼出憶歸如此濃至却使人不覺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也　其神似老杜處在作用不在氣調

東風日暖聞吹笙　即溫詩併起別離恨似聞歌吹喧之意

新灘莫悟遊人意二句　同一江上行也耳目所接萬物皆爽不免引動歸思及憶歸不得則江上灘聲頓有淒淒風雨之意筆墨至此字字化工　杜荀鶴詩云此時晴景愁于雨是處鶯聲苦似蟬落句當以此意求之

籌筆驛　議論固高尤當觀其抑揚頓挫處使人一唱三嘆轉有餘味　不離承祚舊論却非承祚本意讀書論世真難事

猿鳥猶疑畏簡書二句　一揚　簡書切籌筆儲胥切驛

徒令上將揮神筆二句　一抑　破題來勢極重妙在次聯接得矯健不覺其板

管樂有才終不忝　此句又揚

關張無命欲何如　此句又抑

他年錦里經祠廟　對驛字

梁父吟成恨有餘　對籌筆

武侯廟古柏葉凋湘燕雨一聯　發古字儁壯麗

即日　一歲之花遽休一日之光遽暮真所謂刻意傷春者也金鞍忽散惆悵獨歸泥醉無從排悶不得其強裁此詩真有歌與泣俱者矣觀江間之文疑亦在東川時所作

五六言并不使我稍得淹留也落句言風光易過不醉無以遣懷然使我更醉誰家乎無聊之甚也

九成宮雲隨夏后雙龍尾一聯　對仗之工楊劉所能也

其平平寫去不恤民依之意自見言之無罪聞之足戒則
楊劉無此作用　按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次連用事
可謂精切　此聯頂避暑
吳岳曉光連翠巘一聯　寫九成
荔枝盧橘沾恩幸二句　紫泥天書只爲荔枝盧橘風刺
極刻然又不覺
少將　馮云此詩佳在後半
烟波別墅醉一聯　似吳叔庠
詠史　未詳何所指以爲思文宗則青海馬句終無着落
贈白道者　贈一作送
無題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風二句　定翁云起句妙馮已
蒼先生云妙在首二句次連襯貼流麗圓美酉崑一世所
效義山高處不在此
無題四首　此等只是艶詩楊孟載說迂繆穿鑿風雅之

賊也
第二首颯颯東風細雨來　風作南
芙蓉塘外有輕雷　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聲似君之
車音
桂林路中作　村小一聯確是題位
無題莫近彈棊局二句　似借用王丞相以腹熨彈棊局
事
蝶三首初來小苑中首　此必所詠之人小字爲蝶非必
賦蝶也
長眉壽陽二首　應作無題
無題二首八歲偷照鏡首　爲少年熱中干進者發慨
懸知猶未嫁　猶字對上已字妙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
不去因寄吏無人處簾垂地二句　指悼亡

稿氏幼男猶可憫二句　兒女滿前身兼內外之事欲片時宴飲亦復不可然則此懷豈能遣也

萬里西風夜正長　西風加萬里夜長加正字皆極寫鰥鰥不寐之情

隋宮九重誰省諫書函　省作削

春風舉國裁宮錦二句　借錦帆事點化得水陸繹騷民不堪命之狀如在目前

落花　致光惜花七字意度亦出于此

李花　第六湊泊

柳　末二句言不甘淒涼所以望秋先零

留贈畏之　前四句言居禁中者際會淸時并不須早霜趨朝淪使府者漂零萬里更加以左川跋險所以一日九迴也後四句言通顯不如固已迴腸骨肉之間畏之又獨際其盛思咏霓裳豈非雲泥之判乎

中禁詞臣尋引領二句　引領言可望不可親遂以中禁詞臣之態待至戚同年也　梓潼在東川故曰左川歸客郎君下筆驚鸚鵡　郎君謂瞻之子冬郎即致光也

第二首　執政皆其所憾獨一至戚同年在中禁而又不足恃則何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耶　從第一篇自迴腸三字𧏮昧則作者之微情但畏之都不能解或冬郎却曉耳　難於明言而托于狎昵之詞此離騷之法也

第三首　二篇𠤎出一得意一失意相對情味來讀之可以泣下也

無題東風無力百花殘　已蒼云第二句畢世接不出

接此句言光陰難駐我生行休也

夜吟應覺月光寒　覺作共

碧城三首　此以咏其時貴主事唐初公主每自請出家與二教人媟近商隱同時如文安潯陽平恩邵陽永安義

昌安康諸主皆先後丐爲道士築觀在外史即不言他醜

於防閑復行召入頗著微詞味詩中蕭史一聯及引用董

偃水精盤故事大指已明非止爲尋恒閨閤寫艷也戊籤本說

第一首女牀無樹不棲鸞　鳴女牀之鸞鳥東京賦中所

用山海經也

第二首鄂君悵望舟中夜　註引歌詞云心悅君兮君不

知蓋自恨不得爲洪崖也

對雪二首晴之東欲　細看其層次　集中最早之格

留待行人二月歸　反結之東

第二首輕于柳絮重于霜　言漸積也

侵夜可能爭桂魄　言連宵也

忍寒應欲試梅粧　言達曉也　此一聯不過雪月交光

梅雪爭春兩事却點化得生動如此

腸斷斑騅送陸郎　以之東收

蜂趙后身輕欲倚風　移用不得

辛未七夕　起便翻新出奇

壬申七夕日薄不嫣花　碍夕字日疑作月

玉山　戊籤云似爲津要之力能薦士者詠非情詞也

牡丹　飛卿作乃詠花此篇亦無題之流也起連生氣湧

出無復用事之迹

錦幃初卷衛夫人　花

翠被猶堆越鄂君　葉

垂手亂翻雕玉佩　葉

招腰爭舞鬱金裙　花

牡丹壓逕復緣溝二句　方是牡丹大觀

終銷一國破二句　方極牡丹身分此富貴之花寒餓人

一字來不得

鸞鳳戲三島二句　牡丹非豪家不極其致窮巷寒餓之

士所見不過一兩蕠如腹連亦懸想出

詠史　四句中氣脉何等濶遠

北湖南埭水漫漫　今人都不了首句爲風刺

鍾山何處有龍盤　盤遊不戒則形勝難憑空令敗亡洊至寫得曲折蘊藉

一片榆莢散來星斗轉二句　伏下後期

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非時裛裛香　十一月

素娥惟與月　中旬

讀任彥昇碑不得蕭公作騎兵　中書堂裡坐將軍也奈何他不得

馬嵬二首第一首　末二句言其覺悟之不早也

第二首　縱橫寬展亦復諷嘆有味　對仗變化生動起聯才如江海老杜云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義山足窺此秘五六倒敘奇特看溫飛卿作便只是長恨歌節要不見些子手眼落句專責明皇識見最高此推本言之也

可歎　未詳所指何人

趙后樓中赤鳳來　后作氏

宓妃愁坐芝田館二句　言宓妃之事猶較此爲未甚所以深嘆之也　詩固工妙但一首中五人名未免獺祭之病

富平少侯　此詩刺敬宗漢成帝自稱富平侯家人三四言多非望之濫恩反靳不費之近澤已蒼云猶諺所謂當着不着

當關不報侵晨客　不一作莫按作莫字方是少侯之意作不字只是闕人拒客耳

曉起擬杯當曉起　起作氣

呵鏡可微寒　可作有

隔箔山櫻熟　熟作發

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人世死前惟有別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

宮妓　定翁云此詩是刺也唐時宮禁不嚴託意偃師之假人刺其相招不忍斥言直微詞也

瑤池　此首及王母祠王母廟兩篇皆刺武宗也

義門讀書記卷上 李義山詩集

義門讀書記卷下 李義山詩集

長洲何焯屺瞻

題漢祖廟　宅八荒者可以自起新豐戀池隍者終不能故鄉晝錦相形最妙

東阿王　詩之指未詳吳喬云此義山自悔其婚于王茂元因而見擯彭陽終身淪落也　從吳說亦得

聖女祠　前二連分明如畫

過景陵　似亦刺學仙之無益

野菊　湘衡以此篇與九日詩同旨細讀之近是　紫雲新苑移花處二句　收野字

銀河吹笙　未詳

楚宮二首第二首　一刻水天閑話舊事　按此篇賦當年貴主之事而不可攷矣

和友人戲贈二首第二首明珠可貫須爲佩　韓詩外傳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落句見往還既久烏龍亦不復作妬媒也

有感二首　上篇深斥訓注下篇則哀涯餗元輿等重有感一篇并懼文宗將有望夷之禍而望藩鎮協力以救之

第二首古有清君側以下　古有清君側之義本爲國家今多老成之人宜爲平反豈可以涯等本非素心而聽閹人誣罔族誅之如今日者無名之舉乎末句不特譏閹讒用樂蓋深嘆文宗明知其冤而刑賞下移不能出聲也

重有感　第六用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第七幽謂王涯等十一族顯謂士大夫不附宦官者也末句星關二字未詳

中元作　五六承上金條脫句結句承上玉鏡臺句

楚宮　宮疑作厲　按開成元年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于城西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于渭水此詩蓋傷其事而托言屈子沉湘困于腥臊也渭水至清故曰色滲滲涯等被族無後故以泰厲爲比落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

宿晉昌亭聞驚禽楚園吟雜橘村砧　園作猿

明禪師院酬從兄見寄　腹聯言歲月不居也

崇讓宅東亭醉後沔然有作　即王茂元宅

晚晴併添高閣迥　句微晦言晴後憑高所見愈遠也

越鳥巢乾後　切晴

歸飛體更輕　切晚

迎寄韓魯州同年　次連悲涼古直羈旅中偶一吟諷便爾即目皆驚心也

一片　本是連城光價況又良工雕琢乃偏不值錢豈能
無慨于中乎
鄭州獻從叔舍人褒　三四是從叔入道五六是舍人入
道　第三從祖父說到今日叔姪分誼落句根脉在此
安定城樓　第二言滿地江河欲歸即得五六言所以垂
泪與遠遊者豈爲此腐鼠而不能捨然哉吾誠永憶江河
欲歸而優游白髮但俟迴旋天地功成却入扁舟耳此二
句亦是荆公一生心事故酷愛之
隋宮守歲　落句既脫守歲又非隋事　定翁云隋宮用
金蓮事可戒也
利州江潭作　武氏見駱賓王檄文猶以爲斯人淪落宰
相之罪義山爲令狐綯所擯白首使府天子曾不知其姓
名有不獲與后同時之恨故因過其所生之地停舟賦詩
落句蓋言已之漂泊西南曾不如羅子春之獻燕脯于龍

女猶得乘龍載珠而還也
茂陵　八句中包括貫穿極工整而不牽率
漢家天馬出蒲梢　梢作捎　定遠云蒲捎馬名已蒼云
首句亦有病
苜蓿榴花遍近郊　點化工妙　起二句指用兵
內苑只知含鳳嘴　指畋獵
屬車無復插雞翹　指微行
玉桃偷得憐方朔　指神仙
金屋修成貯阿嬌　指聲色
誰料蘇卿老歸國二句　落句只借子卿一襯風刺自見
於言外　此詩始不甚愛之後觀西崑酬唱集求如此者
絕不可得乃嘆義山筆力之高
鏡檻　陳無己謂昌黎以文爲詩妄也吾獨謂義山是以
文爲詩者觀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門法

待烏燕太子　待烏謂烏棲也
駐馬魏東阿　洛神賦日既西傾車殆馬煩
洞庭魚　下半好三四足可拾之意
驪山有感　末句太露
別智元法師　言不能隨智元住山反致所向泣歧學楊朱之道也
日日　日日春光鬥日光　驚心動魄之句
過楚宮　微生盡戀人間樂　微作浮
淚　定遠云句句是淚不是哭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次連言昔客江南黃蘆徧地然年壯氣盛自視立致要津曾無搖落之感此日流落而爲關外之人不覺凄兮其悲因蘆葉之梢梢而百端交集也腹聯皆是所感末句指叢蘆
淸聲不遠行人去　遠作逐

一世荒城伴夜砧　世作任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覩項斯于鵠之寒窘乃嘆義山才情過人落句用韓憑事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前半自是變體
月過迴塘萬竹悲一句　月字西溪叢話作風二十九日安得有月耶
豈到白頭長只耳二句　猶言庶幾有時衰莊年猶可擊
贈從兄閬之　中四句畫出絕人逃世落句一歸字收盡歸者歸于荻花村裏石蘚庭中及幽徑寒塘內也
寄蜀客　第二聯翻案　以無情詣金蔽殊妙若說文君無情便同嚼蠟矣
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矮墮綠雲髻　矮作倭
越鳥誇香荔二句　似桂林幕中所作末句蓋有謂也
魏侯第東北樓堂郢叔言別聊用書所見成篇　周賀送

瑯山人腹聯云夜濤鳴柵鎖寒草露船燈似本落句
白雲夫舊居　義山之平生誤識白雲夫致光之若是有
情爭不哭皆是言外巧妙
墻外萬株人絶跡　外作柳
同學彭道士參寥　亦寓自傷之意
小桃園　第六似柳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　此真鬼詩大似長吉手筆
房中曲　最古
汴上送李郢之蘇州　起二句是汴上第三是之蘇州第
四仍說汴上
贈鄭讜處士寒歸山觀隨碁局一連　此身反隨逐碁局
釣輪乃真似浮雲浪迹也
越桂留烹張翰鱠一連　伏下故人
復至裴明府所居求之流輩豈易得一連　此等要非佳
處
覽古　未詳
空糊赬壤真何益一連　言金湯不可恃
子初郊墅　起連中便籠罩得子孫世世相好在買舍耕
耘恰從腹連生下更無起承轉合之迹　第五所以息機
第六所以發興曲盡郊居之樂　中四句一片烟波孟德
所謂以泥水自蔽也
亦擬村南買烟舍　村南作城南方是郊外
漢南書事　此指討黨項事第三責宰相也用汲長孺刀
筆吏不可爲公卿語
當句有對　每句中有對所謂當句對格也此游戲之筆
井絡　第一句便破盡全蜀第二是門戸第三是東川第
四是西川四句中包括後人數紙三四一聯若不點出東
西二字只是成都詩耳　堪嘆一聯言以世守因餘猶歸

于泯滅況么麽草竊耶喝起落句有力　此篇若作于元和初劉闢據蜀之後更有關係在義山之世止當賦杜元潁悉怛謀兩事也　觀西崑成都三篇何其瑣屑補綴如此工緻却非補紉義山佳處在議論感慨專以對仗求之只是崑體諸公面目耳

障圖東聚燕江口　燕作夔

寫意燕鴈迢迢隔上林　伏思鄉

人間路有瀼江險二句　正披寫其不思鄉而不可得之故

日向花間留晚照　朱晦翁云西北邊多陰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西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元稹通州酬白居易詩有州斜日易晡未酉即桑榆之句

三年已制思鄉淚二句　一路逼出此二句

宋玉　此題下缺一宅字　此作者自謂　落句澹澹收

仕自有無窮感慨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義山與畏之俱爲茂元之壻玩前後詞意似乎義山悼亡之後王氏待之差異往日故云

新緣貴壻起朱樓　切新居即帶戲

一名我漫居先甲　戲也

雲路招邀迴彩鳳二句　西迎家室

南朝禁臠無人近　戲也

瘦盡瓊枝詠四愁　按畏之有四樂茂元愛之一也仕宦通顯二也新居三也迎家室四也義山皆反是安得不瘦盡瓊枝乎

賈生　末二句即詩人名彼故老訊之占夢意

鈞天昔人因夢到青冥　庸才貴仕皆所謂因夢到青冥者也

却爲知音不得聽　何嘗知音偏忽梦到是真可痛耳

王昭君　怨爲黃金不顧人　顧一作爲

舊將軍　此似爲石雄而發

所居霜日縣衣輕　輕字豈可代單字用

高松　落句自傷留滯也玩無雪句必在桂林所作

訪秋　中四句疏上望字

昭州虎當官道門　道英華作路爲是

哭劉司戶蕡　起句言行道爲之傷嗟也

空聞遷賈誼一連　精切　公孫宏再舉賢良乃遭遇人主而至相位而去華不及待第四尤精切

江濶惟迴首二句　是哭

春雪滿黃陵　長沙地暖而方春雨雪非君子道消陰氣盛長乎落句深痛去華之寃也

陸發荊南始至商洛　靑辭木奴橘　切荊南

紫見地仙芝　切商洛

陳後宮　已蒼云黎法駕者爲渚蓮犯勾陳者爲沙鳥宿臨春者爲江令君臣淫酒之狀極意形容　定翁云次聯妙又云如此詠史不媿盛譽

小園獨酌　句句生動　與小桃園詩皆是宮體

獻寄舊府開封公　五六逐臣讀之定皆雨泣

商於新開路　崎嶇古共聞　反映新路

路向泉間辨　是新路

更誰開捷徑　是新路

夜飲　如此學杜亦似不病而呻

涼思　起聯寫水亭秋夜讀之亦覺涼氣侵肌

鸞鳳　此亦悼亡之作

即日　第三未詳

漫成五章第一首　歎世之宗仰三十六體者僅以對屬

為能事而莫窺其風刺之妙也
第二首　此嘆已之不遇時主如李杜也
第三首　身既錮廢生子又劣所以深悲所遇之奇蹇也
第四首　此言反不如武夫猶得拔用于草萊也
第五首　此嘆貧賤以終又將并失清平之適也
射魚曲　自射魚曲至景陽宮井雙桐皆仿長吉雜長吉
集中幾不能辨
秋日晩思　蝶去螢銷止剩寒冷只是頂上兩餘寂寥郎
此已足興感不必又苦穿鑿
平生有遊舊二句　對寂寥
春宵自遣陶然恃琴酒二句　是自遣
幽居冬暮曉雞驚樹雪一聯　工於比興
過姚孝子廬偶書拱木臨周道　過字
魚因感姜出一聯　切廬頂得出

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
事一章柳飛彭澤雪六句　寫悉已芳茂
學植功雖倍　寫自栽
南潭上亭讌集以疾後至因而抒情　次第如畫
偶題二首第二首　落句風刺隱秀
夜冷樹遶池寛月影多　含下敗荷
正月崇讓宅　此悼亡之詩情深一往
不覺猶歌起夜來　楊文公詩云風細傳疎漏猶歌起夜
來正用其語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待得生金後二句　恩門非尋常
可報惟此文使托以不朽而已落句意微旨遠非細讀無
由知欲收到碑文却與彭陽公無關然梁陳詩體亦多有
之
北青蘿獨敲初夜磬　寫孤字　初夜頂殘陽來而路幾

層亦透落句不惟迴顧孤字兼使初夜深山迷離如覩

戲贈張書記　心知兩愁絕　迴顧起處

幽人樵歸說逢虎　正見塵迹隔絕

星斗同秦分二句　秦分漢陵含下衰興

東流淸渭苦二句　言恒人屢閱興亡幽人不知代謝秦分漢陵不以寄邇而妨其獨善斯眞高尙其事者也

念遠牀空鄂君被一聯　對仗工

曲江　此亦感憤文宗之禍而作注所引甚當特未盡作者之意蓋此篇句句與少陵哀江頭相對而言也

若比陽春意未多　陽作傷爲是

咏雲河秋壓鴈聲　句更新

柳　勝飛卿作

九日於東逢雪　粒輕還自亂　是秋雪

僧院牡丹　僧院于中間一點起結止賦牡丹不可以大

歷後常體論之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牧之以氣節自負故有第五落句言朝廷著述推渠手筆比之于已未爲不遇也

羊祜韋丹盡有碑　祜作祐

送豐都李尉　固難尋綺季一聯　頂泣歧二句用筆之妙百讀乃知

山晩更參差　參差二字收歧字足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公云云　第七自謂

賦得桃李無言　得意搖風態　似柳

登霍山驛樓　弱柳千條露一連　弱柳衰荷以興劉積之易取

題小松　此篇不似義山手筆　落句殆有夢得不得看花之感耶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頗似夢

得相門才子稱華贍篇　落句尤有開寶風氣然恨其少
言外遠致
水齋　一病忽忽疑已入秋及見飛燕拂水螗蟲打牕始
覺猶是夏令寫病後眞入神更閱已披之書仍斟昨夜之
酒水齋之中病夫所以遣日者賴此如此寂寞無聊不能
出戶惟望故交時時書至以當披寫亦字字是多病人心
情也　前四句或作多病之後日想秋爽而恨其猶然夏
令亦復佳　落句或地主病中疎濶相接故云爾
捲簾飛燕還拂水一聯　簾已捲而飛燕拂水不入戶已
開而螗蟲打牕不休是多病晏起卽目事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之作　次連只可施
之新創移撥泛題河亭不得所以尤佳　唐六典造舟之
梁四河三洛一蒲津浮梁河之一也故有第六句
獨留巧思傳千古　新創
長與蒲津作勝遊　河中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中字衍
贈田叟·荷蓧衰翁似有情　蓧作莜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本自功臣之後材又足以威遠
懷外奈何少恩至此一路逼出末句第四用霸陵夜獵收
前字通鑑會昌二年秋以蔚州刺史契苾通將兵詣振武
通何力五世孫卽其人也注契苾種帳太和中附於振武
故有鸊鵜泉畔之句　典麗極矣但少題中一別字
夜捲牙旗千帳雪　捲作捲
人日卽事　楊劉只學此種　齊梁中本有此體今變爲
七言耳
文王喩復今朝是　此句是破題
舜格有苗旬太遠二句　襯出日字
春日寄懷·未知何路到龍津　陳後主詩岸草發青龍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郢曲先傳白雪英　和字見示字
素色不同籬下發二句　移字
偏稱含香五字客　切馬郎中
從茲得地始芳榮　移字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
極似夢得
燕臺四首　四首實絶奇之作何減昌谷惟夏一首思致
太幽尋味不出
絮亂絲繁天亦迷　奇句
河內詩二首湖中首　結句從王孫遊兮不歸芳草生化
出
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　洋洋大篇仍自一氣呵成
莫能尋其段落之迹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空拳轉鬥地　拳作劵爲是

數板不沈城　沈作沉
壇上揖韓彭　揖作挹
此時惟短劍　此句轉
和鄭愚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碧嶂愁不行二句　用
遏雲意
殘雪　勝前作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云云依然五柳在
二句　使夢得子厚爲之便無此風致
不憂懸磬乏二句　是大鹵平後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高安翡翠巢　巢字出韵
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韵　氣味逼古後幅純乎漢魏樂
府
君時臥振觸　入本趣
榆莢亂不整四句　以比小人之得君多援

偶成轉韵七十二句贈四同舍迴看屈宋由年輩　年疑作平

此時閒有燕昭臺以下　指盧宏正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韵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驚人肯再鳴　會昌四年七月杜悰自淮南節度使入為同平章事帝以其不肯遷揚州倡女得大臣體也一鳴驚人蓋指此事

後飲曹參酒二句　如此使事西崐所未窺　郎伏下爭澤潞窮兵事言不為蕭曹之畫一而為鹽梅之相濟也此長詩中提挈細讀乃知之

叩額慮興兵　時方討澤潞劉稹將郭誼殺稹以降李德裕以為稹阻兵拒命皆誼為謀主力屈又賣稹以求賞不誅何以懲惡帝然之詔石雄以七千人入潞州誅誼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帝熟視不應所謂叩額慮興兵也五年五月悰遂罷相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後徙西川事詳通鑑及唐書本傳

感念殺屍露至公意本無爭　惡草似讚皇門下諸人錢龍惕誤以殺屍趙卒之語指大和中不受維州之降戮悉怛謀于界上以悰為西川節度使收復維州當非執政所喜非也悰本牛黨時執政者白敏中馬植魏扶皆與悰善廟堂之上方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何人言之可畏哉寄詞收的博一聯乃指悰收復維州事

上杜僕射寶瑟和神農　農字出韵

安禪合北宗　宗字出韵

轉覺季心恭　恭字出韵

驕兒詩爺昔好讀書以下　若無此段此詩便無謂

行次西郊作及門還具陳　此下皆述具陳至末方自發議論章法絕佳

晉公忌此事　唐之亂源開自李林甫
常恐値荒迴二句　灾荒之時兵卽爲盜千古一轍
我聽此言罷　終具陳此下寄慨作收得法　此等傑作
可稱詩史當與少陵北征並傳
井泥四十韵　後半與牧之杜秋詩極相似
集外詩夜思消瘦滯非鄉　非當作他
思賢頓　詠明皇天寶之事　次連借舞馬鬬雞二實事
暗寓重兵在邊宿衛單薄之意　漢宮儀宮中不畜雞汝
南出長鳴雞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唱
無題　此篇未詳
有懷在蒙飛卿哀同庾開府　頂索居
瘦極沈尚書　頂移疾
五月十五夜憶往歲秋與徹師同宿　十五夜當作十六
日

朱槿花二首　第二首題當作晉昌晚歸馬上贈　按戊
籤次首刻云勇多侵露去恨有碍燈還嗅自微微白看成
杳杳殷坐忘疑物外歸去有簾閑君問傷春句千詞不可
刪
寓懷　義山有極似庾子山處不可以白公之清流繩之
星機呈容緒　呈作抛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回中爲安定地則此詩作于
依王茂元于涇原之時詳味二篇領句似皆有所思而托
物起興者其亦爲甘露罹禍者而發耶舒元輿以牡丹賦
知名于諸相中最爲早達下苑莫追榴花浪笑雖不敢强
爲之說世有知言之君子必將有以解予之惑也庚午夏
後細讀牡丹賦無一語與此詩相涉則非爲甘露罹禍者
發也下苑句乃自言未得曲江看花耳庚午十一月又記
謝往桂林至形庭竊咏城禁將開晚　詩眼

燒香曲　長吉詩雖竒然指趣故自分明若義山則徒令人循誦而莫喻其賦何事耳

送從翁東川宏農尙書幕　振溺休規步　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拯溺無待于規行

宇宙昨還淳　以上敘唐業之興

纘祖功宜急二句　轉

晉昌晚歸馬上贈　此篇戊籤刻西北朝天路多侵露去云云乃朱槿花次首也

哭虞州楊侍郎虞卿　齊民困未蘇　民作人

旋踵戮城狐　楊虞卿之貶發難于李訓鍛鍊者舒元輿也

義門讀書記李義山詩集卷下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

祖應登生員妣陸氏

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

先生諱焯字屺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間以義行旌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强識敦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名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愼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絶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一年冬

聖祖南巡駐涿州　名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

李公以先生薦遂　名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
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𨽻　命侍讀皇
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
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
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安溪相國遊得
成宏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
勸勵其窮六經翫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藴爲著文之根本
李相國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
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
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誠諄諄以此
指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羣籍擇所載治法之
善者類爲幾編更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
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
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視昔尤粹云五十
二年冬再以李公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
又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即　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
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月無有聞
有識笑士大夫著作詬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厠
辭吳縣令餽金札稾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　命内侍詣獄詰責
先生各據實奏辨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
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銀鐺
中正襟讀易聲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
服及仍直武英殿益感　恩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怠
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　詔賜醫藥以六十一年六月九
日卒年六十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深可憫

惜遂復原官　特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歸喪　命
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著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
說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眞僞是非密疎隱顯
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
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
名乾隆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
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徹其表
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略者必本其國
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葢先生才
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毎讀書論古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
詳審絶倫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眞行書並入
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奬　命即鋟
板會

上崩未須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從唐之
作者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爲之繫獄時門
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弆於家云先
生事親孝謹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雖親故不妄受而
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晩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其不
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恒飲食於家而教之凡著
錄者四百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
公佐聖孫女亦讀書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子壽餘一名
雲龍生員彤遊先生門五年承其學行頗有所記憶先生
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寖多戊午己未間史館蒐天下
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莫爲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
其大且要者考核而詮敘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傳之采
擇乾隆九年八月朔旦門人吳江沈彤謹狀

伯祖義門老人幼頗魯年十四遊道院倚石欄見蝴蝶飛則心開自時枕經葄史十行俱下殫洽爲士友冠二十四歲交閻徵君百詩主其家上下論議宵分索巨燭軏達曉徵君惑何爲伺其出發篋閱之迺即紀日間互詰語也百詩嘆服私謂此君且盖代中年問業安溪先生隨侍保定益收儒先夙道之義辯晳豪芒匪直爲深博無涯涘而已性最勤日坐語古小齋中丹鉛不去手蠅跡細楷必謹舟車南北未始一晷輟其苦心如此康熙壬寅捐館舍遺書充棟時孤山學叔甫九歲書賈百計購評本風馳電捲百無三四存其得之者强半皆維揚富人秘不出承學士喁喁引領以爲大戚歲庚午祖述二叔始謀開三傳名曰義門讀書記會忠相正以膺薦入都僅受校後漢書蓋此書爲老人最愜心之筆望溪方二丈嘗手自繕錄詫爲絕倫者也餘卒卒未遑吾友蔣八兄硯溪家多藏本與同志更

互紬繹次第開雕用以慰四遠嚮慕之誠而老人一生意理血脈得班班天地間自喟門祚衰薄無力以揚清芬而憑藉同志戚友以大其傳尤予小子之額手且下拜者也硯溪謂相當䟦後於分義無可辭世有如吾硯溪之傾倒篋笥表章前哲嘉惠來茲大有造於藝圃者哉書以志勿諼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六月姪孫忠相謹志

先君子捐館都門雲龍年甫九齡藐無知識插架萬卷一時雲散囊中著述耗矣無存既長恨不能讀父書輒思網羅遺帙冀綿先志於一綫因偕族兄子未有讀書記之葺而從兄祖述慨然以剞劂為任時隨事遷僅畢六卷賫志未逮惄焉傷之年表蔣君硏溪杜門汲古孳孳不倦蓄意博採先人微言大義嘉惠後學蒐討有年由經史而下錄成一十八種不惜重貲盡付開雕雲龍讀之終編感深以泣竊嘆墜緒茫茫吾子孫既弗克世守其業獨賴通門賢者廣其傳於斯世能不悲夫因雪涕而書諸卷尾男雲龍謹誌

義門讀書記

歐陽文忠公文　鹿門選本

上卷　　長洲何焯屺瞻

準詔言事上書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至少則勝之明驗也　三事亦未審其實如王尋之事亦所謂偏敗衆攜耳

其四曰禦戎之策　兵將財用皆不具雖有禦戎之策將安所施哉公言真紙上空譚也

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　半年安得遂可用耶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其意之曲折似陸相氣之清潔似李侍郎　五代史記宦者傳論與此文略相近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可以裁去其半不必乃爾辭費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至而人君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冒頭太冗

論選皇子疏　得進言之法有體有味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至其可黙而不言　工于發端
其優游宴樂也三句　陪說處婉而不迫
居外則無一人可親三句　凄婉動聽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切而不激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是則陛下雖隨自聖心至積漸
稱譽之力也　透骨此英主所不免況仁柔之主乎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辨析條暢字字皆合
情理如此論事方能開悟人主
陛下自臨御已來至中外驚疑　張長史云從聽言有異
上起疑一層
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至不宜有此　張云從進言有
異上起疑一層
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于其君者至此不可不察也
若泛言當優容臺諫不別白其言之無他與剖破人主
疑臺諫挾私妄言之根未有能動聽者也　張云論聽言
者之異一層
自古人主之聽言也至則聽言易也　張云論進言者之
異一層
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至則可知其用心矣　張云明聽言
之所以有異一層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至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
張云明進言之未嘗有異一層
議者或謂言事之臣至以作威勢　所謂左右之助者此
等是也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明辨懇款　慶歷五年乙
酉公時爲河東轉運使
論修河第三狀　指陳利害鑿鑿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其言慶歷之失策亦後來籌邊者之龜鑑也

故吾兵雖衆至不得不敗也　要語

表啟　歐公四六對屬流轉變化有如彈丸而矯枉已過學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風致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此篇更有情味

謝賜漢書表方經衡石之程　此句不類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啟　變調佳在不作長句

謝進士及第啟　少作風逸既不如唐又未變新體槩錄

眞憒憒也

上范司諫書　歐公上范司諫書與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皆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文勢如雲之出岫愈轉愈妙

故士學古懷道者至與宰相等　議論崢嶸可以振作諫官之氣

宰相尊行其道至言行道亦行也　足賀字正以起責字懼字

九卿百司郡縣之吏至亦任天下之責　遂層遞入一束上二段

夫七品之官至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　又作一束轉到希文身上　長史云掩一句接下

幸而城爲諫官七年至何所取哉　又將已五年二句翻覆說透以見有待之不然

又曰彼非我職　帶前一句

與高司諫書而足下廁其間三句　此何庸牽綴及之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至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此一段頗失之冗況王章事尤比類失當

上杜中丞書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至中丞之舉動也

此段申明不可隨以爲非
與陳員外書　太辭費
與郭秀才書　雖勉其進而不已然未嘗示以所當進者何業異于韓之直道也
與石推官第二書　語太煩
與荊南樂秀才書天聖中天子下詔書至是直齊肩于兩漢之士也　長史云言昔之時文浮華而已今古文之學既行而學之又足以致名兩得之計非特爲異論已也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其自負既隱然有在而求士之道亦宜然公文之最近韓者　言外多諷切亦忠告之遺意
此一端也　拖起下意
士雖貧賤至士不爲用　長史云此是歐公本意
顧用之如何爾　仍紆餘不迫

若修者恨無他才二句　兜裹前幅仍不許露
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　憤恥等語俱有照應
答祖擇之書　更鍛鍊則尤高古
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　名言讀書則得古聖賢人以爲師矣
答李大臨學士書　儘曲折
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　事字張改得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模擬而無自得此公早歲文爾大抵歐自夷陵蘇自黃州以後皆以謫處窮僻有餘閑致力於經史乃彌深厚也　荊川謂架空累層之文按須問其累層所發明者何語荊川論文亦止于皮相也
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　歐公始稱仲舒
正統論上　古今論正統者當以公爲第一特下篇稍有

冗語未盡削耳　居正者實也一統者名也二者不可得兼以居正爲治世之本一統爲傳世之號分而言之可也既冠之以正而蘇子又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則又失之偏矣

傳曰君子大居正至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以經爲案

　長史云先原正統二字來歷

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　長史云發明論者之失此二句一篇之總

秦親得周而一天下至其可疑者三也　長史云數語櫽括後篇之旨

正統論下天下大亂至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　長史云此段即是申明晉隋之爲正統

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至而正統明　不易之論亦語有斷制　長史云以上伸己論之是以下辨諸論之非

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至則始皇未可廢秦也以下更有翦截筆力使高看子厚封建論是如何

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至況欲于天下之統哉　賊在國而不能討則謂之無臣子若東晉但不能報讐與討賊又不同類也

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至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

　魏非眞能修文德也不過以江左文物所在入豔稱之亦改華法制以自文代北之陋爾然行之未久而國亂非如三代王者創制立法使數百年民被其澤也論其志亦曰彼善于此云爾功則未也

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　孝文不當晉宋之代

春秋之時齊桓晉文至聖人有所不取也　直以其不能一天下而黜之是也若援桓文吳楚爲比則斯時之爲周者誰歟

及契丹之北也至漢乃殺之而後入　許王者唐明宗之子又豈可以存晉乎八句亦可刪

鹿門評云統之在天下未嘗絶也按正統有時而絶歐公千古特出之見而朱子所謂三國南北五代皆無統之時實因之也以統與蜀與晉又因南軒之例而不絶因餘之統雖有爲爲之而較之歐公所論則尤宻矣鹿門不通古今妄欲判此大公案眞可笑不自量也　朱子雖有正統之餘亦予之統一例然魏吳皆漢臣子漢中王旣承漢緒魏吳不得而抗也晉之琅琊雖不能仗義討賊如諸葛之屢耀其武然五胡皆常伏屬于晉晉祀不絶彼雖桀大名不容假也若宋之與金則本爲敵國畫淮爲界又不得以遼事爲比準之南北並書乃爲至公不知後世有朱子者作又何如耳　長史錄王子充正統論于此篇之後亦以歐公之說爲斷建炎南渡亦不予之以統

爲君難論上　能燭理則可以知人矣能知人則可以用人矣

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至何必更問羣臣　文子曰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清泰帝之徒太原所以異于憲宗之平淮西也

本論上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　明道景祐之水旱豈天地之氣獨鍾于人而生大賢乎

本論中　文章漸嫌皮肉太厚人言曾文沓拖我謂曾視歐爲健也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　氣實

其慮民之意甚精至又奚暇夫外慕哉　說三代法制教化之妙亹亹可味

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至末　不如韓云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二語表裏兼備

春秋論上　勁健有家法公文之至者
春秋論中　兩意淺深反覆析理明暢
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　長史云難明
二字又進一層
其不爲正君者幾何至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長史云此
言是非難明則正名尤急
其生也志不克伸至亦何望于春秋乎　長史云此言善
惡難明則求情實尤重
隱實爲攝至則隱決非攝　以公遇弑而祔于廟安得不
以公書不可以此而難非攝也
泰誓論　明辨不冗
朋黨論　自是會做文章然久讀反覺其虛誇寡味此歐
文之近蘇者　無誠意少和氣　宋仁宗資性寬厚愛人
所病者多疑爾故公可以此論進若雄察之主方以朝士

植黨爲疑驟聞是說必謂其敢爲黨比又巧爲異說以自
飾自炫言者乘之其不以誣罔不敬受禍者鮮矣有朋而
不黨是君子所以自處人主宜迹其生平行事之素别白
用之乃顛撲不破之論不必新說而後可悚聽也
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能辨是本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　以下指陳君子小人之
情狀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此轉又透上一層翻
說惟君子爲有朋尤足破人主之惑　長史云孟子賢者
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文全是摹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　以下舉自古人
主能辨不能辨之得失治亂以証之
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跌宕
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上已極透快故

只用澹澹一句收結　此段終是縱囚論然安知夫縱之去也至所以復來乎

刻深但言其不可爲法則得之矣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至此又不通之論也　此却責備得是卽使其誠亦不過意氣之相感何如禮義之化使人不入于惡乎

唐書兵志論及其末也至曰禁軍　禁軍自唐之盛已有之不待末年

唐書藝文志論　四類平起方是唐書藝文志論蓋于是始分爲四也

帝王世次圖序　更簡勁尤佳

以孔子之學至宜其失之多也　數語可謂通人之論蘇子由不知此而復爲古史其亦謬矣

而舜禹皆壽百世　添毫

外制集序　用筆極有頓挫言外亦感慨無窮

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　又申歎上兩層

蓋王者之訓在焉二句　語重收煞得住

蘇氏文集序　子美困杜公之壻然當時借以起事尤在范文正公故事甚微而斥逐不少貸前輩論此文都不甚分曉禍作于李定而張方平王拱辰之徒皆承呂許公之風旨者歐公于序文緣有所避不曾盡情說破

而集錄之以爲十卷　今作十五卷者又非歐公所編之舊矣　豈公于子美之詩別爲編故誌中首敘集錄遺稿之事後又稱其詩也

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至末　不惟不加愛惜并見廢亦非其罪及他人得路而子美獨前死此尤可悲悼者瀠迴反覆言盡而意不止

江鄰幾文集序　旣銘其墓又序其文公于故交亦止三

魯直謂從婦翁得句法則亦本于此也　景初名師厚

其後十五年　以下又公他日所續書

謝氏詩序　此等文韓柳不爲

昔衛莊姜許穆夫人至其不泯沒矣　太大太遠南宋後爛套實基于此

釋惟儼文集序曼卿嘗曰至則賢者安肯顧我哉　前後客主相配成章

然嘗竊怪平生所交至尚安能酣豢于富貴而無爲哉

下云以此誚其坐人若無此數語則難從不交妄人一段轉接耳

釋秘演詩集序　穆伯長尹師魯皆與演善見于師魯文集亦謂其好論天下事衣冠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云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　長史云從自家起　老少盛衰四字作關鍵

人耳故此文以蘇梅陪說

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三句　對蘇

與夫仕宦連蹇二句　對梅江

獨其文章尚見于世者　轉入文集

故余于聖俞子美之歿至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蘇梅二序妙處公已自發其蘊

仲氏文集序　此文殊少佳處後半亦不謹嚴

梅聖俞詩集序　得意之作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二句　跌宕

輒抑于有司　窮久

年今五十　提出將老

不求苟說于世至樂于詩而發之　一句一折

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　跌宕

其妻之兄子謝景初　景初之詩頗工葢其淵源有自

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四句　長史云又入自已

予亦時至其室　長史云又入自已

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二句　跌宕

章望之字序　亦學韓然太直

送徐無黨南歸序　用立德立功立言之語而稍變之其意蓋在言不能以徒立必附于德與功而後能必其不朽然轉至要處却不能說出師古聖賢之實于此見歐之本領規橅去韓甚遠也

予欲擢其盛氣　擢字收全篇有力

送楊寘序　此似學送王秀才序而不如者不獨筆力簡古爲難韓乃簡古中旨趣深遠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長史云歐公論梅聖俞詩詳于書聖俞稿後一篇與此序同時所作其後序其詩集十卷所謂詩乃窮而後工而最後作墓誌卽書此數語曰聖俞以爲知言也作詩序惜無人能薦聖俞作墓誌又悲聖俞之屢薦而終不見用也

送曾鞏秀才序況若曾生之業至可怪也　駭其文

思廣其學而堅其守　壯其志

而有司又失之　帶前

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二句總結所以許生者悠揚不盡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長史云極似昌黎送王秀才序本其先世立說也又云大抵歐公文從脩五代史處極有得力　其中無味與昌黎絕遠發端語亦太冗

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從萬州發端先着此句方不散漫

用兵不過萬人　欲誇功德之盛而語非實錄文字必歸無用乃書生之陋也未有師少于三萬人而能攻一國者

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　郎紐

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至末　雙綰

傳易圖序易之傳注　以下又論傳注及師承

詩譜補亡後序　雖少深旨而文頗醇潔

夫不盡見其書至其能使之必服乎　善論

刪正黃庭經序　明白條暢

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　轉到黃庭

若夫雅君子則豈取于此　收歸無仙本意

韻總序　發端迂遠諱其所不能而姑為大言以張之此

作者之大病

故儒者莫暇精之　非儒者之莫暇也近世小學廢矣

禮部唱和詩序　此等文未能喩其佳處

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　宋時試期之寬如此故校閱宜

精且有餘力唱和也

集古錄目序　使子瞻為之必不若此費力　自不逮寶

繪諸記

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　上既不聚多必散之語此

轉似贅

予對曰足吾所好至末　回抱前半亦不見筆力

桑懌傳以免短使送三班　免短未詳

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　名言

仁宗御飛白記　較東坡文為深厚公事仁宗久自然尤

言之沉摯也

蓋以遭時清明至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　長史云從高

一層說來

余曰仁宗之德澤至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　長史云從

低一層說來

御書閣記　晦翁以此為公文第一　開元以老子為祖

且有道舉而太宗未始崇信其說特以前代帝王嘗賜御書因而賜之此可見祖宗好尚之正而彼得之尤爲光寵絕盛之事以此立論轉到興復上亦可作一篇文字

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　挽上開元

相州晝錦堂記　題無深意特高一層起論施諸魏公獨不爲夸　荊川云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反題格也按反題却愈切題所以佳　閻云爲時名卿謂父國華官右諫議大夫有列傳歐公爲作眞贊　臨大事六句宋史取以爲列傳論

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　此志字淺

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提過本意

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　長史云言公少時之志便如此

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　有此証佐則前半方不涉客氣若不量輕重只要高處立濶處坐便成亂道矣

有美堂記　通篇以虛景成文

峴山亭記　長史云前半篇俱是後半篇影子　言外有規史君好名意葢叔子是賓光祿堂却是主也　史君非其人而尤汲汲于名公葢心非之妙在微諷中有引而進之之意仍歸於敦厚也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　起句用襄陽耆舊傳見世說注

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　長史云爲後人針砭亦是爲後人放寬

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爲後其爲人與志之所存伏脉　無自待者厚二句便義理不圓足文章亦徑露少味矣歐公此等處尚得韓法也

因以君之官 至 並傳于久遠　據事直書諷刺自見

君皆不能止也　諷

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 至 則君之爲政于襄
者又可知矣 長史云有諷有頌 立意好而文法太早
熟

李秀才東園亭記 本不足記故但書其不能忘情于園
亭者

修友李公佐 至 命修志之 下方詳敘隨之風土先點出
爲亭作記方不散漫然亦嫌其語太煩也

隨雖陋非吾鄉 六字收束前二段

泗州先春亭記 有用文章筆亦峻健

泗之民曰 至 以食役者 長史云以出米助役爲民之意
說得有體

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 長史云此却說是
張侯之[illegible]

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 至 末 補明因其舊益前政

亦知所先者不欲没其人因可歸重堤上也

眞州東園記 園之廣百畝 至 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 先
撮記園之大略

芙渠芰荷之的歷 至 甝虒鳥獸之嘷音也 細記園之景
物就廢興上相形逐段裁剪文字始不平衍又得當時
郎闊指點神貌

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 覷筆生動

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 來遊不記三人但記
士女并爲結處無辛苦愁怨之聲伏脉

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 至 吾亦不能言也 補寫
圖外之景趣是文章染法彌有餘情

其爲我書其大槪焉 落到作記此虛後實此正後反皆
有層次變換

眞天下之衝也 應起處當東南之水會句又轉出一層

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　即總收前文所載
而又協于其職　從相得二字中結到園之可記而非徒
以其眷眷于是也
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　包括
首尾　結處故非溢美此園之所以可記也
乃爲之書　記字結
海陵許氏南園記　長史云南園者許君之鄉園也故本
其居家之孝友以風示其鄉之人亦在鄉言鄉之義也
海陵去眞州密邇以發運使還臨本州爲小園于郊居旣
不足鋪揚且有桑梓之敬又不可泛入與民同樂議論故
從許氏世有孝德能化其鄉意推而論之非漫然翻案破
壞記事文體
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 至 亦不足書　將園字撇開
從海陵許氏四字着意

凡海陵之人 至 登其臺榭　于記園仍善抱不脫
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　從上文世字生下
將見其園間之草木 至 不擇予而哺也　張云似昌黎董
生詩　又作此一層文勢方不單薄于園上亦有餘味
叢翠亭記　早歲學唐之文　似柳
蓋其名在祀典以下　此處尚少煩
見山之連者 至 若鬬若倚　寫出叢字
菱溪石記刺史李濆爲荇谿記　李濆荇谿新亭記見文
苑英華此句疑脫新亭二字
予感夫人物之興廢　一句結上生下
亭負城而近　荇谿新亭記云得古溪于郡之東北十里
桴槎山水記　前後意不相屬浮槎之水安知非前人所
未親歷而龍池或至宋而壞也乃遽發怒于又新何哉
以吾郡言之虎邱石井唐人品爲第三今不可食天平山

白雲泉發自范文正公今水味亦減矣使歐公爲文又作何語耶

游儵亭記　翻得好

吉州學記　意思氣象俱勝　句句切慶歷吉州之學其中照應極綿密　長史批分三段看前言宋之學久而後立而歸美于天子次言吉州之學不久遂成而歸美于李侯後言學之道又必久而後成以深致責望後人之意尤覺神理警動

學校王政之本也至須其久而後至于大備歟　長史云此于立學遲久之故特作一段回護

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　長史云李侯治吉在未舉詔書之時此作者着意處見其賢于他人

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至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長史云此是記事正面

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　長史云上句遠應下句近接

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　公于本論下篇亦云然

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　長史云收起處

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作記只一句結出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長史云是廟記不是學記

釋奠釋菜至獨春秋行事而已　長史云廟以祭而設故從祭祀說起是議論有原本處

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至何其謬論者歟　此層議論徒欲駕韓之上不知乃犯駁題之病行文亦少撿局矣

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至可勝歎哉　長史云有此一段方見廟之不可不修方見修廟者之功

豐樂亭記　和平深雅　余嘗過清流關者其嶺甚卑不

爲絶嶮特以介南北之衝取滁之所必爭故耳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至闢地以爲亭　此一段先記亭
曰明年則旣在歲物豐成之後矣
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盧舍共樂
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　本其山川　以下記
豐樂之所以名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至何可勝數　此段意思甚好但
下字亦寬緩須如東坡表忠觀碑纔得精神　必說到殺
人盈野殺人盈城着在百姓身上乃見今日休養生息朝
廷功德之深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插入山與泉一筆
今滁介于江淮之間　道其風俗之美
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　地僻
民生不見外事　事簡

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俗之安閒
而孰知上之功德　宣上功德
乃日與滁人　共樂
風霜氷雪刻露清秀　南山逼冬轉淸瘦刻露圭角出崖
竅公二語從韓詩出也
樂其歲物之豐成　破題
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　其字從東坡書此記
反應五代之際二句反覆以宣上恩德意
刺史之事也　應治滁
遂書以名其亭焉　結句是記事之體
醉翁亭記　長史云通篇命意在醉翁之意四句下分兩
大段摹寫　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云有疑淵明詩篇篇
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公此篇中用其
語　獨孤至之瑯琊溪述云公登山樂山者爭同無小無

大乘與從公又云時時醉止與夕烏俱明月滿山朱轓徐

驅亦採用而變化出之

環滁皆山也　起句是法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以下　第二層又寫瑣屑事

臨溪而漁至太守醉也　還題中醉字

泉冽而酒香　泊宅編云東坡書此文改泉冽而酒香作

泉香而酒冽按倒轉則句響亦本月令水泉必香也

樹林陰翳三句　無此一層即意味索然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至末、　逐層帶轉　兼取濠上之

意

畫舫齋記　善于洗發後來如戴帥初輩專效此種

豈真樂于舟居者耶　樂字即反起下一段

峽州至喜亭記　江出峽始漫為平流　按漢書地理志夷

陵下注應劭云夷陵山在西北是夷陵之所以名也歐公

乃云峽口之嶮至此而始平夷無乃未之攷歟

故舟人至此者　出至字

相賀以為更生　起喜字

夷陵縣至喜堂記　前段極言始來而不樂之由皆為下

文既至而後喜之地中間因朱君待公厚而堂又為公作

也故插敘能變陋俗以致歸美之意末仍以此作收文字

照應處得大體所記雖止一堂仍非獨為吾一人之私也

夷陵者楚之西境至而詩人亦曰蠻荊　上皆敘細碎事

着此三四語點染乃質而不俚

義門讀書記　下卷　歐陽文忠公文

長洲何焯屺瞻

偃虹隄記　王得臣塵史云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洲步無艤舟之所入甚病之慶歴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常欲起巨堤以捍怒濤使爲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于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于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隄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然則文中云用民力若干及上于朝廷決之三司之語何以書也姑採之以存疑　長史云前段敘次又是一法　眞州東園記只在許君口中作一大段敘出此又分作數次問答逐段零星更不雷同　凡記之正面皆從使人口中敘出後半只以望後人不至怠廢發論抒柚特變

王彥章畫像記　擬書張中丞傳後
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　長史云用兩語引下
其記德勝之戰尤詳　長史云先提此句下復插入他語
然後接出　總撮家傳敘過然後獨提德勝之戰洗發抒
寫胸臆
公之攻德勝也　重提起
是時莊宗在魏至已不及矣　反襯生色
奇在速速在果　與四夷相持當務持重李牧之事千古
不能易也邊將以輕入屢敗其說正在速而果耳歐公此
論蓋不知事勢之異而慕爲奇所謂以口擊賊者也
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長史云又用兩語引下
又得公畫像而拜焉　長史云亦先出畫像下復插入寺
名所由然後接說畫像
至今俗猶以名其寺　終人死留名之意而歸重于忠義

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　收前一段
而予尤區區如此者　打轉中一段
樊侯廟災記鄭之盜至侯怒而爲之也　先記其事　怒
而爲一篇總破此句
禮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祠之者歟　以下明侯之必不爲
是以病民而駭之
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　以下又見亦非侯之所
能爲也
有司者　三字爲句　猶陳平云有主者
蓋鬭陰陽之氣至疑有不和而凝結者　又從怒字轉出
陰陽之怒一層還他個爲之者有此方能持論不輕淺
不然則喑嗚叱吒至末　不直不盡　破得倒仍不似村
公語　末一轉正反復以見其不由于侯却不作煞語故
有餘味

明因大師塔記　亦學坊者傳
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至爲太平之幸人　爲浮屠矣轉
搬此等語何爲
因并書其常語予者　不欲爲外氏之說又嫌文太寥落
故出此變例然了無眞味
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多精彩處而恨其過于煩　德用
當附王超後删取此文三之一爲傳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至豈多言哉　眞知兵矣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三句
鹿門謂此處序得少㥂按此王旦碑也可復煩乎
寇準爲樞密使至豈可求耶　或謂此事宜諱寇公亦賢
相也按寇公旣有此不學無術之事生平專主北人擯排
南士故歐公不復爲之諱爾
諸孫十四人　書孫幾人而不詳其名晏元獻碑亦然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
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　誌之他日
以捨欲于一條鞭之外議加者可也
銘　皆發明勞字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丁父憂去官至求去官服
喪不許　起復與不許服喪皆非美事碑中略之可也
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　明著其事者見
罷之非罪爾
孫十有三人　書孫幾人
資政殿學士戸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敘范呂本
末斟酌稱量特微而顯公文之至者
公少有大節至吾豈苟哉　此段先敘公之志行其後立
朝皆事事與其言相符
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至以全大德　見不擇利害爲邀

舍
當太后臨朝聽政時至其事遂已　其事遂已四字東坡
嘗質之于公以爲誤
於延州築青澗城至又城細腰胡蘆　築城據要害之地
有險可守而又營田以足食訓練以足兵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備邊之長策也若寡謀輕舉鮮不敗事
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　州兵萬八千人一將
所訓練三千人
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于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
及　見公非不能戰
一日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　機事密
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　儲備預
戰而賊走追勿過河　料敵審
公居三歲至復靈武　此見公非止以自守方俟制敵有

餘徐規進取
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至而紓西人饋輓之勞　禦
邊非參用民兵不可習其地利知賊虛實又愛護宗族鄉
黨人自爲戰也然悉點以爲軍則兵休事息不可復爲平
民而養兵之費亦難以支矣銷兵省運尤公策之要者故
帶敘于後
自公坐呂公貶至遂起而不能止　數行中無窮轉折中
間呂雖借用公以困公然其事非失衆也故平心而進之
可謂得春秋書事之法矣
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　厲階
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流毒
然事有先後三句　見公之爲政本與更張無漸者不同
但爲忌者百計撓之耳
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　與前朋黨之論遂

起而不能止二句暗接　元昊請和而遽召歸邊事不竟
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
其用也參政纔一歲而復出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政地
不竟其用也皆與公自言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
不能必相應

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文中但詳于言職邊備政
地故知七州以二語包之

亦公之志也歟　收轉有志于天下句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孫女五人　并書孫女幾
人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介介然有仁
者之勇君子之剛　虛提

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　此實其剛勇之大者故
另敘

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　即蘇子美事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文特遒
勁

及爲曾氏而歲參元酉始有聞于後世　歲古類字史記
仲尼列傳如此

而亦有所不得載也　此句暗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自杜赫爲秦將軍　敘杜
氏當自杜周始

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　京
兆之杜以何時徙越亦不可無據

公治吏事至則簡而易行　明敏則易略故審覈爲難推
析豪髮則易煩故簡易爲難

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　而已猶而後已

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

至不如因而撫之　此不可不審若彼不肯分反爲所笑
耳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郭
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至以釋天下之疑　詳此段郭后
之疾已非一日其詞文應酖之者亦非也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往時閩人多好學至作五戒以
敎諭之　對明知風俗句
三司開封府世稱省府至遂拜三司使　留開封事與三
司同敘廻應精明句
來者有譽　來疑作疾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初舉進士
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　茅云衆進士何以
得讓按舉進士乃漕試也
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　王審知據閩時無名租也茅謂
即五代王建之後者謬
若何而拜乎　善于立言　湘山野錄載此事曰簡肅公
闕右人語氣明直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
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直道當時詰極有生
氣如歐公云若何而拜耶便無力此并不如李習之作韓
文公行狀手段也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至于咸平景德之際
尤爲詳焉　提筆
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至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　守
境而不出師是承平備邊良策若輕舉以致喪敗則事不
可爲矣但當擇將以任之爾李文靖詘梅詢之請老成碩
畫非喜事少年所知也
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至而河北之兵解　前二邊
並提此處雙應

還判三司開拆司　還朝
復直集賢院　還朝
召爲龍圖閣待制　還朝
入知通進銀臺司　還朝
已而失職逾二十年至不復言兵矣　又將前後一鎖灤
洄有情
享年七十有八以終　二十六至七十八五十二年白首
擯抑結此句有無窮悲慨
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言所得于斯世者僅壽考爾葢深
悲其不遇也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通篇以論兵
作主
公嘗爲御史至貶監舒州酒稅　此是公立朝大節故亦
另敘

拜著作佐郎　先總一句
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
子見前不重敘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
公墓誌銘初舉進士至再舉進士及第　得同學究出身
者舉進士不中而以明經出身至八年則再舉而及第也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蒙趕率僞將相數
十人以其衆降至君即上書引咎　既納其降柰何復盡
戮之蠻亦人類耳若希範窮走被擒醢之以懾羣蠻可也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過鳳翔謁其府尹至以謝
君　俯伏庭下何其賤也責尹慢士何其妄也陳家小兒
特紈袴中之無賴子弟耳此何足書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請高塞粟之
價下南鹽以償之　似明朝商屯之法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趙元昊寇邊至遂以敗死　此邊將所當知唐與茅皆喜談兵亦不知斯言爲可取何歟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　讀李牧傳自見

君歎息憂悲發憤至已而以疾卒　蓋以道作李挺之傳言予漸以哭李過哀而死蓋其中本以時事抑塞適會哭李乃發病也蓋之文見賓退錄

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亦悲憤亦深遠

湖州長史蘇公墓誌銘　是公極用意之文精神筆力兩到　長史云寫子美事見其關係却大其意亦直以史筆自負　悲當世無人拯子美于既廢之後聽其一斥不復身後僅賴一婦人能守其文章則所得于斯世者何疎濶耶文章須識變不可執徂徠明允諸例繩之也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　或疑起手爲失體謂蘇君豈僅以妻重者按宰相杜公壻句難點故先伏在此若至後始見則似范公因杜公故而薦矣作者各有苦心難與村漢道也

又號泣于其父曰至皆以書來乞銘以葬　內言不出于閫張圓之妻無宗族子方在抱故可以木亡人之辭爲請若宰相之女叅政之家子又長矣可自言非歐君不可銘其墓耶鹿門議之謬矣

其上世居蜀　亦欒城之別耶

少好古工爲文章　上已敘過集次文章故此處略帶長史云此句只略敘因已見文集

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至乃以事中君　長史云通篇只着意重寫此一段亦可窺見公史筆之大槩也　集序中所謂意不在子美句于誌乃暢言之　祁公雖爲宰相尚非小人所深忌故先敘范富更張秕政而後帶出

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　長史云奏用二

字書法
大湎肆于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歌詩　長史云此獨詳
其能詩
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　長史
云以史筆自負
銘辭　深歎仁宗聽之不聰而不許露
荒孰問兮杳難知　此句即屈子天問之意也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其氣象甚宏偉然後來廓落之弊
亦自此開不如胡先生墓表爲穩當而稱情也
先生貌厚而氣完至吾勇過孟軻矣　長史云提出先生
直道取禍處先重寫一大段
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　長史云此處虛提
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
長史云死後事倒提在前　以奇禍中傷大臣謂朋黨

也
先生世爲農家至乃詩之所斥也　長史云敘次事實亦
于作詩一節獨用詳寫
先生年二十七舉進士甲科　石與公同年一甲進士
乃作慶曆詩至子禍始于此矣　長史云此處實敘
先生自閑居徂徠　發明所以稱徂徠先生
及在太學　長史云與前爲直講相接
其斥佛老時文至亦以是教于人　長史云插入此段敘
其著述及所爲教法
以是行于己亦以是教于人　終前以師道自居之事
杜祁公薦之天子至乃直集賢院　敘杜韓之薦暗終前
欲中傷大臣借以起事
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至末　長史云公之直亦甚矣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有蜀君子曰蘇君　張

云昌黎敘孔司勲法　是用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文法
所謂國士無雙也
君之文博辯宏偉至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　張云又
提出寫其所以爲文因及其人以實其爲君子
而君少獨不喜學至故號老蘇以別之　張云再詳寫其
爲文之始末
蓋其稟也厚四句　透出前純明篤實四字
初修爲上其書至未報而君以疾卒　張云然後敘其出
處
三女皆早卒　温公程夫人墓誌銘云長男景先及三女
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旣嫁而卒旣不
著其所歸而此文又止云三女所未詳也
君善與人交四句　張云補敘其爲人
蓋晚而好易至未成而卒　補敘著述在晚年者此與卒

葬相連故補敘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　張云補
蔡君山墓誌銘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至何以塞吾
親之悲　亦用歐陽詹哀詞之意永叔之于韓其尊信蓋
亞于六經云
梅聖俞墓誌銘　唐荊川曰一準貞曜誌按視孟誌已冗
矣
嘉祐五年至皆有以賻卹其家　敘此者正以哀其窮而
不遇知之者如此其衆而僅以詩鳴爲可悲也
至聖俞遂以詩聞至而聖俞詩遂行天下　長史云從其
有詩名先寫一段
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至辭固而狹陋也　長史云又
從其所以爲詩處重寫一段
其應于人者多　帶上段一筆

至于他文章皆可喜　補此句伏後唐載諸書

聖俞爲人至可謂君子者也　長史云寫其爲人仍不脱詩

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至惟梅某爲宜亦不報　長史云敘其平生遭遇又特提出寫此一段總在能詩處着眼

聖俞初以從父廕至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　長史云然後總敘平生仕宦

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至書成未奏而卒　長史云然後及他著述曾奏御者此與官蹟相連故先敘

余嘗論其詩　長史云仍以詩結

銘詞絶妙檃括書聖俞稿後之意而尤渾雅雖韓公不過也

江鄰幾墓誌銘　雅潔不煩濫

君子治人至冀以感悟　用之不盡故僅舉其略著書則所由以改官者神告一篇爲當時切務故提出另說

黄夢升墓誌銘尤以文章意氣自豪　通篇以此四字爲眼目

張子野墓誌銘　此又一張子野非張三影也

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爲無纇時之盛　此句刻得好

初在洛時至可哀也已　摹倣馬少監誌

尹師魯墓誌銘　謹嚴而淒婉　師魯誌外子美誌爲勝

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　意所謂息戍者不外乎此

家無餘貲　此句兼寓不辨之辨

銘詞非公自言之同末易窺其用意之深如此也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如此古雅峻潔何必減班孟堅

勝徂徠文

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至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于士大夫　學史記極生動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　首尾以治春秋爲結構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此非歐公得意之作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不作可

書其子孫之衆五句　他墓誌孫不書故自發明變例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見其鬢髮垂白至皆潁發而秀好

太涉摹擬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女子又早亡故不得不寫虛景

于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　言繼室則非夫人歐公似讀左傳不熟蘇文忠富公神道碑亦誤

石曼卿墓表幽燕俗勁武至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

長史云先總提一段

曼卿少舉進士不第至遷爲校理　長史云先總敘平生

皆略而不詳

莊獻明肅太后臨朝至則人人皆勝兵也　長史云此乃表其大者

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至稱其意氣　長史云應起處一段

其施設之方三句　其所負者大

退而質其生平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　其自顧也重

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　此與世難合

官其一子使祿其家　長史云亦與起處照應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至故吾于周君有所取也　發端太冗

胡先生墓表　極鄭重而又不失于夸大此歐公之文所以情味獨至也

其在湖州之學至取旁官署以爲學舍　長史云詳敘湖

學太學兩節乃是表其大者

其言談舉止　至　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文氣一收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　至　又以太常博士致仕　長史云然後總叙平生倶略而不詳　論樂只輕敘　遂居湖學廼居太學仍居太學此三句是眼目

東歸之日　至　路人嗟歎以爲榮　長史云亦是收束其世次官邑三句　長史云倶略而不詳此是墓表之體

瀧岡阡表　孔蕟栽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歐公所述崇公之言全本于此

自吾爲汝家婦　至　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先虛提四句歐文往往如此

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　劍今本作抱按抱字是不知者妄改鄭氏曲禮注劍謂挾之于旁洪容齋隨筆五卷辨之甚明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　遥接有待句

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　韓吏部行狀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公蓋本此語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鹿門云丁元珍失守端州一節生平瑕指處歐陽公曲意摹畫以覆之按曾子固政要策云宋興既斂兵于內盜賊輒發而州郡無守備急則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爲適然故盜賊起輒轉劫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由此觀之此文蓋適得其平非曲爲解也不可以明制有衛所之兵有城守之責議論前人文字

祭蘇子美文　激昂

祭梅聖俞文　眞至

祭石曼卿文　擬柳子祭呂化先文　無味不知人何以
多好之
祭丁學士文　施之元珍亦過情
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　太劇傷雅
秋聲賦　雖非楚人之辭然于體物曰工至後乃推論人
事初非純用議論也譏之者只是不識公于文章變而不
失其正爾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至胡爲而來哉　先賦聲
又如赴敵之兵　與後殺字相映
四無人聲　人聲二字上顧赴敵下爲在樂一段起本
蓋夫秋之爲狀也至乃其一氣之餘烈　此賦秋
故其爲聲也　合到聲字
亦何恨乎秋聲　反結悲哉句
但聞四壁蟲聲唧唧　以細聲結　韓子云以蟲鳴秋結

仍渾成該括
怪竹辯　頗似論衡無一結則爲小兒語矣　欒城云歐
公碑版今世第一怪竹辨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論尹師魯墓誌　意謂舉世無可告語至詩人之意也　銘
詞非公自言固不能遽得之也總之古人文章其來源甚
遠非深考六藝未足以知其深處
不辨師魯以非罪至自然知非罪矣　其祭師魯文已極
言其寃矣此亦在可以互見之例也
則前有穆修鄭條輩　厚齋云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
其文金斗集
及有宋先達甚多　如柳開孫僅皆學韓開之徒又有張
景也
記舊本韓文後　則喟然歎曰至以償其素志　立志之始
亦志乎久而已矣　應素志

故子之仕至而所學者宜然也　昌黎云非其文之好好其道焉爾公亦謂吾所謂文必與道俱此五語者學韓之本也

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　暗收久字

讀李翺文　此文免不得學陋心粗四字

此中庸之義疏爾　中庸言致中和而習之欲滅情以復性正墮于佛氏之說而與中庸相反以是爲中庸之義疏亦歐公知言者淺也

恨翺不生于今　透出一今字已爲後半地

況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至則不復云矣　此數語過于抑揚遂似此賦後半公未之見者無論李非韓匹也宋人文字中大病皆自公開之

然翺幸不生今時四句　此是作文主意借河北以比遼夏也

可歎也夫　與前兩歎字呼應收住

書梅聖俞稿後　疑送孟東野序　詩本出于樂伯後半于和字無所發明不若昌黎所謂鳴其盛鳴其衰說得有分曉也